征服中亚史

第一卷

〔俄〕M. A. 捷连季耶夫著

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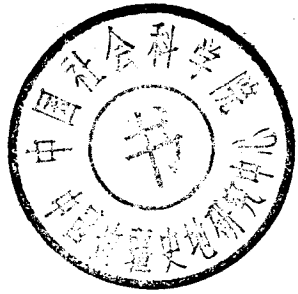
K1

征服中亚史

第一卷

〔俄〕M. A. 捷连季耶夫 著

武汉大学外文系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0803261

M. A. ТЕРЕНТЬЕВ

ИСТОРИЯ ЗАВОЕВ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Типо-литография В. В. Комарова

1906

E 40 0

征服中亚史

第一卷

〔俄〕M. A. 捷连季耶夫 著

武汉大学外文系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9⅜印张 457千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册

统一书号：11017·467 定价：1.80元

《征服中亚史》中译本序言

本书作者捷连季耶夫是沙俄征服中亚的狂热追随者和鼓吹者。他当时在俄国侵略军头目、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手下任职，参加并吞中亚各汗国的侵略战争。他利用土耳其斯坦地方档案馆收藏的“大量无人知悉的新材料”（见原书作者序），于1869年底开始写作此书，1899年脱稿，1906年由圣彼得堡B.B. 科马罗夫印刷所出版。

一

全书分三卷，共五十五章，约一百五十万字，主要写沙俄并吞中亚各汗国（布哈拉、希瓦、浩罕）和侵占中国西部领土的经过，目的在于炫耀沙俄的“武功”，总结侵略战争的经验。

第一卷在简略地叙述了俄国征服亚洲北部的情况后，随即转叙中亚。作者从彼得大帝谈起。彼得以查明产金河流为名，派出远征队，把侵略的矛头直指中国的巴尔喀什湖和斋桑泊，并四次出兵攻打希瓦。从1730年起，吉尔吉斯草原（即哈萨克草原）上的大、中、小帐（即哈萨克西、左、右部）在俄国侵略军的铁蹄下，逐渐丧失了独立。作者列举了十九世纪初以来的十四次（从1807年起至1838年止）“著名的远征”，详细记述了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如何使吉尔吉斯人屈服于俄国的实际控制和统治，然后着手实现彼得大帝很久以前制订的征讨希瓦的计划。彼罗夫斯基于1839年11月率兵远征希瓦失利，此后，俄国便向中亚各汗国玩弄和战两手，一面在谈判桌上施加压力，一面在这些汗国领土上强行构筑

工事，作为侵略的据点。

1853 年，彼罗夫斯基又秘密出征，攻占浩罕的阿克麦切季要塞（今克齐尔-奥尔达），并开始修筑维尔纳（今阿拉木图）工事，进一步侵占伊犁河流域，掠夺中国领土。1864 年，俄军攻占土耳其斯坦和奇姆肯特。

1866 年俄国完全征服了锡尔河右岸，吞并了半个浩罕。俄国于 1865 年占领塔什干后，即转而打击布哈拉。1868 年，俄军攻占撒马尔罕。不久，布哈拉遂完全为俄国所征服。

第二卷开头，作者别有用心地叙述了从 1757 年至 1863 年的“中国西部的暴乱”，恶毒挑拨汉族和回族之间的关系，为沙俄侵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辩解。作者还写了俄国于 1871 年占据中国伊犁地区，并与侵占中国喀什噶尔地区的阿古柏匪帮勾结，觊觎中国领土的情况。

本卷主要是叙述俄国吞并希瓦、浩罕的经过。1869 年底，俄军即已占领里海东岸的克拉斯诺伏斯克湾。1873 年，高加索、奥伦堡、土耳其斯坦三方面的部队同时出动，征服希瓦。1876 年，浩罕并入俄国版图，俄军侵入中国领土阿赖地区。1881 年俄军夺占阿哈尔-帖克。

第三卷前九章叙述俄军向阿哈尔-帖克绿洲推进。这次远征结束，“俄国获得了一块有五万人口，将近二万八千平方俄里的辽阔领土”（第 3 卷第 217 页，此处指原书页码，见本书切口，下同）。

本卷前后各章穿插叙述了俄国在占领区修筑铁路的情况。1899 年，建成横贯中亚、具有很大“战略价值”的克拉斯诺伏斯克-安集延铁路。

这一卷还写了伊犁问题和帕米尔问题。作者极力歪曲事实，为俄国侵略中国领土辩护。最后两章写安集延暴动。

本书比较详细、系统地反映了俄国兼并中亚诸汗国和侵占中国西部领土的整个过程，并引用了大量原始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作者是站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立场上，为沙俄的对外扩张唱赞歌的。此外，不少地方写得很琐碎，或与事实不符。

二

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出，俄国是怎样处心积虑对中亚进行军事侵略的。从十六世纪末叶(1587 年)修筑托博尔斯克要塞起，就暴露了俄国侵略者并吞中亚的狼子野心。此后，他们沿额尔齐斯河推进，陆续修筑了塞米巴拉金斯克(1718 年)、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即铿格尔图喇，1720 年)等要塞。到十八世纪末，俄军以各地的工事、要塞作为环节，建立所谓"防线"，如雅伊克河(即乌拉尔河)防线、奥伦堡防线、伊施姆河防线和额尔齐斯河防线。十九世纪建立了锡尔河防线和西伯利亚防线（伊犁河和楚河沿岸防线)。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又将西伯利亚防线和奥伦堡防线连接了起来。俄国人就是这样修工事，筑要塞，建立防线，步步进逼。一条条防线，就象一条条铁链套在中亚各民族的身上。俄国的"军事边界"就"以锁链的形式向前推进"（第 1 卷第 52 页)。侵略者在向前推进中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要塞和军队是使民众驯服的最好手段"(第 1 卷第 58 页)。

从这部书中也可以看出，俄国是怎样专横残暴地进行政治侵略的。一是推行所谓"民政建制"，在吉尔吉斯草原"设置一系列类似当时帝国内部已建立的机构，把半野蛮的臣民拴在共同的国家制度上，深入亚洲草原，开辟一条通向进步和文明的道路"(第 1 卷第 69 页)。所谓"进步文明"，不过是美化了的高压政策罢了。二是"分而治之"，草原划分为州和乡，实际上"是将一个大汗王分为若干个小汗王"(第 1 卷第 85 页)，以便于制造分裂，煽动人民互相

仇视，挑拨各个居民阶层以至各个民族互相攻击，互相残杀。1734年，沙皇政府外交事务委员会指示“著名远征队”的长官基里洛夫监视巴什基尔人和吉尔吉斯人，“在发生骚乱时，要利用一个民族去对付另一个民族，以便保存俄军实力”（第1卷第47、61页）。俄国人用这个办法达到了两个目的：“借巴什基尔人之手大大削弱了吉尔吉斯人，并驱使他们离防线更远；借吉尔吉斯人之手彻底制服了巴什基尔人。使他们从此以后寂然无声，默默无闻”（第1卷第60页）。

从这部书中还可以看出，俄国是怎样予取予求地进行经济侵略的。俄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就赶紧修筑铁路，着手开发资源，在当地搜括民脂民膏；它每征服一个汗国，就立即强迫签订条约，规定俄国商人永远有权在该汗国境内修码头，建商站，设办事处，自由进行贸易，不缴纳任何捐税，不承担任何徭役，免税经过该汗国领土向各邻国运送自己的货物等等。1873年俄国同希瓦订立的和约共十八条，其中直接同经济侵略有关的占八条之多（见第2卷第286—287页）。俄国人还竭力控制吉尔吉斯人的夏季牧地和冬季牧地，甚至说什么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吉尔吉斯人应永世游牧，既是牲畜、兽皮、油脂、兽毛及其他原料的生产者，又是俄国的粮食和手工业产品的消费者（见第1卷第91、93页）。

本书有些章节还涉及到文化侵略。书中强调要对“野蛮的化外之民”“运用道德感化手段，施行教育”（第1卷第92页）。具体措施是：在塔什干“为男女儿童开办俄语小学”（第1卷第359页），“在吉尔吉斯人的游牧学校里采用俄语字母注音……”（第3卷第304页）。这完全是为了贯彻“草原俄罗斯化”，对中亚人民实施“奴化教育”。

俄国侵略者还假仁假义地宣称：“我们的战争目的在于促进俄罗斯邻邦的和平与安宁”（第1卷第473页），使中亚人民获

得“幸福”(第 3 卷附录第 26 页)。还胡说什么中亚各汗国是“自愿归并”、是“心甘情愿地臣服”(第 1 卷第 319 页)的。尽管他们说得天花乱坠，谎言终归是谎言。只需援引这部书中有关俄国入侵者的暴行和中亚人民的抗暴斗争的一些叙述来加以对照，他们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俄国侵略军蹂躏中亚，罪行累累，下面仅举一些突出的事例：

1775 年，巴什基尔人开展反对俄国侵略的斗争，遭到残酷镇压，纷纷逃进吉尔吉斯草原。俄国“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并将其妻室儿女赏给吉尔吉斯人，结果男人都遭到屠杀”(第 1 卷第 8 页)。

俄军攻打治扎克时，“城门边人尸和马尸堆积如山。幸存者想越过这座尸山也是枉然，因为俄国人的子弹不断地把他们撂倒在大尸堆的上层；从这个尸堆里，时而伸出一只人手或人腿，时而露出一个马脸或马蹄”(第 1 卷第 381 页)。

1873 年，考夫曼给俄军下达一道命令，要求“迅速消灭土库曼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第 2 卷第 268 页)。作者在摘录了这道命令的一段原文之后概括地说：“看来问题相当清楚了：没收土库曼人的财产，消灭土库曼人的家小”(第 2 卷第 269 页)。

考夫曼还发布了“彻底消灭不驯服的部族”、“消灭希布察克人及其家属”的命令。在追击约穆德人时，沿途烧光了十六个村庄(见第 2 卷第 270、273 页)。

俄军有时派出一支别动队去执行放火的任务，有时则派出“手持火把的放火队”(第 2 卷第 377 页)。

“为了严惩市内暴乱……军队获准进行掳掠”(第 1 卷第 470 页)。

“军队把沿途所有村镇里的粮堆都毁掉了，……未收割的庄稼也毁掉了”(第 3 卷第 109 页)。

……

俄国强盗到处烧杀掳掠的暴行激起了中亚各族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他们同仇敌忾，接连不断地掀起反对俄国侵略者的斗争。

巴什基尔人抗交实物税，从 1735 年起举行暴动，达六年之久（见第 1 卷第 8 页）。

1755 年，巴什基里亚爆发了“叛乱”（见第 1 卷第 59 页）。

1765 至 1768 年，吉尔吉斯草原上不断发生大“骚乱”（见第 1 卷第 62 页）。

1791 年，吉尔吉斯人袭击俄军防线（见第 1 卷第 72 页）。

从 1822 年起，草原上又开始“骚乱”和袭击（见第 1 卷第 77 页）。

在奥伦堡边区实施“草原管理条例”，“引起了 1869 年和 1870 年的暴乱”（第 1 卷第 90 页）。

1868 年，沙赫里夏勃兹人、中国希布察克人、市民及城郊居民共六万五千人围攻俄军占领的撒马尔罕城寨，持续七天，俄军伤亡“占驻防军总人数的四分之一”（第 1 卷第 470 页）。

1875 年，浩罕人纷纷计议组织全民武装，进行反对俄国人的圣战（见第 2 卷第 335 页）。

同年，安集延人为反对俄国人“掀起暴动”。作者承认：“他们不是手捧美味食品，而是用子弹欢迎我们的”（第 2 卷第370、375页）。

……

中亚各族人民的抗暴斗争如火如荼，狠狠打击了俄国侵略者，使他们惶惶不安，疲于奔命。他们见大势不妙，产生了无穷的忧虑。奥伦堡方面担心中亚各族人民的“政治联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个首领一声令下，从中国西部到里海之滨这片土地上的全体居民都会行动起来”（第 1 卷第 56 页）。

面对正义在胸、长缨在手的中亚人民，俄国侵略者吓得神经错

乱，浑身发抖了。这个庞然大物原来是一只笨拙的熊！

三

沙皇俄国的黩武政策的终极目的在于征服整个世界，使俄国成为世界帝国。彼得大帝一上台，就把争夺世界霸权作为俄国的基本国策。征服中亚，是俄国称霸欧亚的总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后的沙皇遵循彼得制订的侵略方针和路线，一心要南下，“奔向太阳和大海”，即霸占温暖的海域。

作者在书中，承认了沙皇俄国的侵略野心。他说：“……彼得决定乘机征服中亚各汗国，名副其实地征服。为了控制俄国通向俄国商人尚未涉足的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富国的唯一通道，他为俄罗斯的进取指出了从里海前进和从额尔齐斯河前进的两条路线。”（第1卷第19页）。“彼得决定从里海和西伯利亚两方面举兵远征，与其说是为了黄金，不如说是为了把中亚最大的一条河流阿姆河引向里海，并以此开辟俄国同远方国家交往的方便的通道”（第1卷第21页）。后来，这位“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① 认识到沿上述两条路线进军中亚，困难重重，于是他选择了第三条路线，即通过吉尔吉斯草原的路线。在彼得及其后继者的心目中，吉尔吉斯是“通向所有亚洲国家和领地之咽喉及大门”（第1卷第42页）。

1801年，保罗一世下令顿河军首领集结军队，由奥伦堡经吉尔吉斯草原前往印度，并且事先把印度赐封给哥萨克人，必欲得印度而甘心。当时英国的兵力在地中海占优势，沙皇同英国争霸的打算是，不同地中海的英国舰队交锋，而从陆地上调动军队，经阿斯特拉罕渡过英国人尚未染指的里海到阿斯特拉巴德，再经赫拉特、坎大哈和喀布尔直取印度。保罗下令后不到两个月便去世了。

① 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37页。

但以后的沙皇并没有善罢甘休。作者认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人“占领浩罕确实是朝印度方面前进了一大步”（第2卷第317页）；占领浩罕这样一个富饶地区，不仅补偿了占领费用，而且“还带来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好处，这就是我们攫取了进攻中国甚至进攻英国属地东印度的一个最好的基地”（第2卷第425—426页）；攻打格奥克-捷佩，是为了“建立通往印度的第一个兵站基地”（第3卷第187页）。恩格斯曾经指出：“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些征服地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由于它们而为进攻印度建立了作战基地的核心；的确，自从俄军这样深入中亚以后，从北方进攻印度的计划，已经不再是模糊不定的意图，而是具有相当明确的轮廓了。”①

1839年，俄英同时出兵中亚以后，两霸的争夺愈演愈烈。英国为了保住印度这块殖民地，竭力防御俄军南下，并不断渗入中亚各汗国，煽动希瓦和布哈拉反对俄国，还要以阿姆河为分界线，同俄国划分势力范围，把阿富汗划为中间地带。俄国人则对阿富汗进行威胁利诱，企图把阿富汗挟持在自己一边。彼此明争暗斗，都想独霸中亚，垄断中亚市场。俄国“草原委员会”主席吉尔斯在检查考夫曼工作的报告书中就提到：“众所周知，其所以发动征服中亚……目的是要给俄国的纺织工厂提供市场，以销售它们的产品”（第3卷第324页）。俄国征服布哈拉后，于1872年派出财政部人员前往布哈拉。据作者说，“他的主要任务是弄清一个问题，即布哈拉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受我们操纵以及抵制英国货物进入市场的时机是否成熟”（第1卷第487页）。考夫曼在谈到俄英势不两立时，就表现出了沙皇俄国的忧虑和图谋：“我们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现在遇到的和可能发生的一切困难，都是来自英国方面。……只要我们在中央亚细亚能够及时地壮大我们的势力，我们在巴尔干半岛和

① 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41页。

小亚细亚就能够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第 2 卷第 464 页)。

书中除反映了俄、英互相争夺的一面外,也描绘了它们互相勾结的另一面。在考夫曼给陆军大臣米柳京的一封密信中谈到俄、英在亚洲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敌人——伊斯兰教,接着强调指出:“亚洲人战胜英国人,必将对我们不利;亚洲人打赢了我们,也必然会置英国于死地……因此我们在亚洲的事务中应和英国携手并进”(第 2 卷第 523 页)。俄国人甚至厚颜无耻地宣称:“俄国和英国几乎控制着地球的一半,两国之间的冲突会给千百万人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因此,俄国宁愿跟英国保持友好与和睦”(第 3 卷第 403 页)。于是彼此勾搭,互相利用。他们暗中达成协议:俄国将达尔瓦兹对岸一些伯克领地换取阿富汗占领的罗善和什克南。他们还成立了所谓俄、英、阿综合勘界委员会。但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两伙强盗背着中国和阿富汗私分帕米尔,瓜分中国领土。作者嚣张地说:“中国人被排挤到萨雷阔勒岭以外,阿富汗人被赶到喷赤河彼岸”(第 3 卷第 423 页)。

必须指出,强盗们的勾结,不过是权宜之计。今天的勾结,包藏着明天更激烈地进行争夺的祸心。捷连季耶夫在《征服中亚史》结尾断言:“俄国将依旧同英国迎面对峙,也许还会把自己的边界挪得更近……到那时,很可能我们将会看到全世界充满着和睦与友爱。”原来如此!谁要是不懂什么叫“俄国逻辑”,听他这么一说,就全盘明白了。俄国人侵略得越狠,友爱的气氛就越浓。“亲善”的妙谛就在这里。

四

本书也反映了俄国不仅力图往南,即向印度、阿富汗和波斯方面扩张,而且要往东,即向中国的伊犁和喀什噶尔方面扩张。它在并吞中亚各汗国时,不断掠夺了中国西北的大片领土,又越过阿赖

岭侵入帕米尔地区，强行霸占中国西部土地。

1847 年和 1854 年，俄国先后在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强行修建了科帕尔和维尔纳两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建立所谓“新西伯利亚防线”，逐步占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七河流域的大片中国领土，并继续南进，侵入伊塞克湖、楚河流域中国布鲁特族居住区，甚至妄图并吞中国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地区。俄国政府指使侵略军造成霸占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然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1860 年）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 年）等不平等条约，割去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以后进一步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1881 年）和“中俄伊犁界约”（1882 年）等勘界议定书，又掠夺了我国七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叙述俄国侵略“吉尔吉斯草原”、伊犁地区和帕米尔地区时，竭力歪曲历史事实，混淆是非。

作者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吉尔吉斯草原，应属于吉尔吉斯人，而不属于中国人”（第 1 卷第 88 页）。这里所说的“吉尔吉斯草原”，实际上是指“伊犁河沿岸和楚河沿岸整个地区”（见第 1 卷第 88 页）。这一地区只是“吉尔吉斯草原”的一部分，是在巴尔喀什湖以南。

两千多年以前，这个地区就同中国其他部分发生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就对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乌孙地区，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唐朝隶属北庭大都护府的崑陵都护府下属咽面州、温鹿州、洁山三个都督府的辖地，正是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区。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后，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逐步设立了直属中央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

在俄国侵占伊犁的问题上，作者先说什么“应当帮助中国”，“恢复中国的合法政权是我们最好的愿望”，继而声称要“在俄国的

旗帜下保护伊犁”(第2卷第57页)。这里的“保护”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俄国熊闯进中国的大门；它意味着俄国侵略者对伊犁各族人民进行残暴掠夺和血腥统治。

可是，为什么俄国熊后来又乖乖地退出伊犁呢？是不是贪欲得到了满足，“保护”就没有必要，伊犁地区就可以交还给中国呢？不是的。沙俄从“保护”伊犁到归还伊犁，是有其苦衷的，迫不得已的，这乃是由于它在财政上捉襟见肘，无力支付大量的军事占领费用，并指望借中国之手约束那些敌视俄国的“中国穆斯林臣民”(见第三卷第262页)。

在帕米尔问题上作者胡说：“属于中国的只有萨雷阔勒”(第3卷第397页)。这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帕米尔同中国其他部分发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新疆考古工作者曾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北郊的香宝古墓地，发现了一批两、三千年前的少数民族墓葬，获得很多古代少数民族文物。这一发掘成果证明，活动在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这个地区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① 我国古代称帕米尔为“播密”。西汉时设西域都护府直接管辖。唐代在帕米尔及其以北地区设有至拔州、鸟飞州等都督府，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清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叛乱，曾在雅什里库里湖三战三捷，并在湖边立有刻着满、汉、回三种文字的御碑。1879至1885年间，清政府在这个地区陆续设立了七个卡伦。作者在书中也不能不提到，1888年，清军“在离萨雷阔勒很远的阿克苏河谷派出了步哨；1889年，他们进抵流入雅什里库里的阿尔楚尔河；1891年，他们的流动侦察班到了帕米尔最中心的地点——雅什里库里湖”(第3卷第404—405页)，而就在这一年，中国边防军还在雅什里库里以北约十里处添设

① 见1977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第4版。

了“苏满卡”。历史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1884 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明文规定：在帕米尔地区，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往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可是，1892 年，俄国又出兵帕米尔地区，进一步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作者认为：“这样一来，俄中边界不是象 1884 年那样转往西南，而是急转往东，占领了郎库里绿洲和所有从中国通往俄国一边的山口”（第 3 卷第 415 页）。1894 年 4 月，中俄双方换文，中国政府被迫同意沙皇政府的建议：暂时保持双方军队各自的位置，直到帕米尔问题最终解决为止。但中国政府当时就作了明确的保留，并严正声明：“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它认为应该保持此项以 1884 年界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1894年 4 月 5—17 日中国驻圣彼得堡使团的口头照会。）沙俄政府自知理亏，不敢坚持以萨雷阔勒岭为边界。作者胡说什么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的东部界线“是沿萨雷阔勒岭延伸的”（第 3 卷第 415 页），真是荒谬绝伦。

本书第一卷由武汉大学外文系翻译，第二卷由新疆大学外语系翻译，第三卷由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参加翻译和校订工作的有：武汉大学邱榆若、娄力、戴经纶、顾英如、杜家驹、李正柯、王金华（译第一卷），刘麟、阮珅、戴经纶（校第一卷）；新疆大学季文慧、刘德思（译第二卷），何世英、季文慧（校第二卷）；甘肃师范大学王安泰（译第三卷），孙静轩、唐重光、冯艳（校第三卷）。此外，三个院校的同志还集中进行了互校，全书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龚书铎进行了专业审校。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译文一定会有不妥和错误之处，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阮　珅

1979 年 5 月 10 日

参考资料

1. 杰麦宗　阿布尔·加齐所写的蒙古人与鞑靼人的历史(圣彼得堡，1875 年法文版)。

2. A·列夫申　吉尔吉斯哈萨克或称吉尔吉斯凯萨克草原记述(1832 年版)。

3. O·雅金夫　中亚诸民族史料汇编。

4. A·H·波波夫　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与希瓦及布哈拉的关系(«帝俄地理学会会刊»，1853 年第九期)。

5. H·B·哈纳科夫　布哈拉汗国记述(1843 年版)。

6. 同上　围困赫拉特(«亚洲资料集»，第 16 卷)。

7. 维谢洛夫斯基　希瓦汗国历史概况。

8. B·纳利夫金　浩罕汗国简史。

9. Л·Ф·科斯坚科　卡尔梅克人历史统计资料。

10. 同上　中亚及从俄国输入的文明。

11. H·马耶夫　1732 年至 1868 年吉尔吉斯民族历史概况(«土耳其斯坦新闻» 1871 年第 3、4 期)。

12. 同上　土耳其斯坦边区统计资料(1873 年第 2 册)。

13. A·И·马克舍耶夫　锡尔河下游地区记述(«海军汇编»，1856 年第 9 期)。

14. 同上　土耳其斯坦历史概述(1890 年)。

15. A·H·库罗巴特金　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历次战争概述(第 3 卷第 2 册)。

16. 同上　喀什噶尔历史和军事地理概况(«陆军汇编»，1897

年第 11、12 期和 1878 年第 1—4 期)。

17. Д·戈洛索夫　1717 年普列奥勃拉仁斯科耶近卫军大尉亚历山大·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率部远征希瓦（«陆军汇编»1861 年第 10 期)。

18. Ф·Н·洛贝谢维奇　奥伦堡、该城居民及其他(«陆军汇编», 1861 年第 1 期)。

19. 同上　锡尔河防线(«陆军汇编», 1864 年第 8 期)。

20. 同上　奥伦堡历任省长(同上, 1872 年第 5 期)。

21. 同上　攻克希瓦(«欧洲通讯», 1873 年第 8 期)。

22. 同上　远征希瓦(同上,第 10 期)。

23. 同上　进军希瓦(1898 年版)。

24. Н·扎列索夫　1841 年尼基福罗夫大尉出使记(«陆军汇编», 1861 年第 11 期)。

25. 同上　1836—1843 年俄罗斯与布哈拉的外交概况（«陆军汇编», 1862 年第 9 期)。

26. 同上　1842 年达尼列夫斯基中校出使希瓦（«陆军汇编», 1866 年第 5 期)。

27. 同上　伊格纳季耶夫上校出使希瓦与布哈拉(«俄罗斯通讯», 1871 年第 2 期)。

28. Н·А·谢列达　1838—1847 年吉尔吉斯苏丹肯尼萨尔·卡西莫夫之叛乱(«欧洲通讯», 1870 年第 8、9 期和 1871 年第 8 期)。

29. М·Г·切尔尼亚耶夫　给«新时代»编辑部的信(1885年第 3490 号)。

30. 同上　肯尼萨尔苏丹与司迪克苏丹(«俄罗斯通讯»,1889 年第 8 期)。

31. Г·Л·伊凡宁　1839 年侍从将军彼罗夫斯基率领俄军

远征希瓦(«陆军汇编», 1863 年第 1、2、3 期)。

32. 同上　1839—1840 年冬季远征希瓦记述(1873 年版)。

33. И·П·伊凡诺夫　1839 年远征希瓦(1873 年版)。

34. А·菲洛诺夫　奥伦堡远征 («顿河军队新闻报», 1859 年)。

35. 列萨尔　麦尔夫汗王奥多诺凡 («新时代», 1883 年第 2765 期)。

36. Г·А·阿兰达连科　土耳其斯坦闲话(1889 年)。

37. Г·З·杰穆罗夫　1879 年 8 月 28 日坚基利-捷佩堡下的战斗(«史学通讯», 1881 年 3 月)。

38. В·Н·塔季谢夫　古代俄罗斯与现代俄罗斯。

39. П·纳扎罗夫　出征希瓦与布哈拉两汗国草原回忆录(«陆军汇编», 1864 年第 4 期)。

40. И·扎哈林　1839年冬季远征希瓦(«俄国档案», 1891年第 4 期)。

41. 同上　1842 年出使希瓦记 («史学通讯», 1894 年第 11 册)。

42. В·И·达利　远征希瓦途中致友人书 («俄国档案», 1867 年)。

43. В·А·彼罗夫斯基　(远征途中) 致А·Я·布尔加科夫书札(«俄国档案», 1878 年第 2 卷)

44. 兹科夫　1839—1842 年间的希瓦战事 («俄罗斯言论», 1862 年第 3 期)。

45. А·К·根斯　吉尔吉斯概论(«陆军汇编», 1865 年第 1、6—8 期)。

46. 同上　关于穆斯林居民即中国西部东干人的暴动(«陆军汇编», 1866 年第 8 期)。

47. A·格连 《彼罗夫斯克》炮台来信(《陆军汇编》,1859 年第 12 期)。

48. M·维纽科夫 远征中亚草原札记(《陆军汇编》, 1860 年第 12 期)。

49. 同上 草原征战(《陆军汇编》, 1862 年第 4 期)。

50. 同上 土耳其斯坦问题(《俄罗斯思想》, 1899 年 9 月)。

51. B·波托 论草原征战(《陆军汇编》, 1879 年第 4、5、7 期)。

52. Л·迈埃尔 卡拉套山脉西端概述(《陆军汇编》,1862 年第 10 期)。

53. 同上 奥伦堡辖区的吉尔吉斯草原(1866 年版)。

54. 同上 里海东部地区概况(《亚洲资料集》,第 15 卷)。

55. E·斯米尔诺夫 锡尔河地区(1887 年版)。

56. H·金格利什捷特 土耳其斯坦边区水利研究经验(1893 年版)。

57. H·Б·捷伊赫 1897 年兴建塔什干化学实验室史略。

58. A·孔 费尔干纳盆地史料(《陆军汇编》, 1876 年第 4 期)。

59. Д·И·罗曼诺夫斯基 中亚问题简评(1868 年)。

60. A·霍罗什欣 土耳其斯坦边区论文集(1876 年)。

61. M·雷科 1868 年泽拉夫尚盆地军事行动概述(《陆军汇编》, 1871 年第 5—8 期)。

62. 切尔卡索夫 1868年撒马尔罕保卫战(《陆军汇编》,1870 年第 9 期)。

63. 齐诺维耶夫 围攻乌腊提尤别和治扎克(《俄罗斯通讯》, 1868 年第 3—6 期)。

64. M·A·捷连季耶夫 俄国和英国在中亚(1875 年)。

65. 同上　俄英争夺市场的斗争。

66. 同上　俄国在中亚的贸易(«工商协会会刊», 1874 年)。

67. 同上　土耳其斯坦与土耳其斯坦人(«欧洲通讯»,1875年第 9—11 期)。

68. 同上　英国的贸易政策(«欧洲通讯»)。

69. 同上　中亚俄罗斯的统计资料 («帝俄地理学会会刊», 1875 年)。

70. 同上　斯凯勒与麦加恩 («俄罗斯世界», 1876 年第 288 期)。

71. Ф·马尔坚斯　俄英在中亚。

72. А·Н·马斯洛夫　阿哈尔-帖克之征服(1882 年版)。

73. П·И·霍穆托夫　影响信徒生活的伊斯兰教(翻译本)。

74. В·Н·托罗茨基　1873 年远征希瓦史料(1884 年版)。

75. 卡西扬诺夫　«回忆录»(中亚通讯, 1896 年 7 月)。

76. В·А·波尔塔拉茨基　«回忆录»(«史学通讯», 1895 年第 2 期)。

77. 尤金·斯凯勒　土耳其斯坦 (1876 年英文版)。

78. 赫顿　从亚利安人到哈萨克人的中央亚细亚 (1875 年英文版)。

79. 麦加恩　乌浒河的战斗及希瓦的陷落 (1875 年翻译本)。

80. А·А·麦耶尔　沙漠中的一年。1880—1881 年远征阿哈尔-帖克札记(1886 年版)。

81. А·В·谢尔巴克　1880—1881 年斯科别列夫将军远征阿哈尔-帖克(1884 年版)。

82. С·斯莫林斯基　1870 年 7 月 25 日恰格莱角附近二十名哥萨克的行动(«陆军汇编», 1873 年第 10 期)。

83. 俄罗斯的土耳其斯坦 («史料汇编»)。马耶夫与托罗茨

基主编。

84. B·M·冯利亚尔利亚尔斯基　一个传令官关于1877—1878年战争的回忆(«俄国古代»,1892年第5期)。

85. 维列夏金　家居与征战。

86. 卡赞斯基博士论帕米尔。

87. B·A·图甘·米尔扎·巴拉诺夫斯基　1879年俄国人在阿哈尔-帖克(1881年版)。

88. A·尔热武斯基　从梯弗里斯到坚基利-捷佩(«陆军汇编», 1885年第3期)。

89. BЛ·切列凡斯基　战火纷飞(«编年史»,1896年版)。

90. EГ·扎别尔金　工兵军士谈远征阿哈尔-帖克(«克琅施塔得通讯», 1882年第120、121期)。

91. C·科季涅茨　失败的远征(«史学通讯»,1900年4月)。

92. 别努阿-麦申男爵　记1883年麦尔夫之土库曼人(«亚洲资料集»,第6卷译本)。

93. 别利亚夫斯基　从采萨列维奇湾经乌斯提尤尔特到孔格勒之路(同上,第15卷)。

94. 1882年11月15日伦敦地理学会会议(同上,第13卷)。

95. 贝尔的喀什噶尔史中1845—1869年的东干人(同上,第16卷)。

96. H·格罗杰科夫　土库曼战争。1880—1881年斯科别列夫的远征(1884年版)。

97. 同上　参谋总部格罗杰科夫上校经赫拉特到阿富汗之行(«亚洲资料集»,第5、6卷)。

98. И·Я·亚沃尔斯基　1878—1879年俄国使团漫游阿富汗和布哈拉两汗国(1882年版)。

99. Л·索鲍列夫 1878—1880年英国与阿富汗的纠纷(1882

年版)。

100. B·科罗斯托夫采夫　阿赖山谷与帕米尔概述(《帝俄地理学会通讯》,1877 年第 4 期)。

101. H·A·阿里斯托夫　英印高加索(圣彼得堡,1900年)。

102. 1884 年俄国档案第二卷(关于别兹诺西科夫将军)。

103. 帝俄地理学会会刊 1863 年第 1 卷有关沟通黑海和里海的问题。

104. 该刊 1869 年第 2 卷有关同一问题。

105. 斯卡洛夫斯基　论博斯普鲁士海峡影响下的黑海区域自然地理条件。

106. 圣·阿尔诺元帅的信札(1885 年)。

107. 查尔斯·纳皮尔　在印度的远征军(《陆军杂志》, 1850 年第 111 期)。

108. A·谢列勃里亚科夫　远征浩罕的经过(《陆军汇编》, 1901 年第 10 期)。

109. 拉扎尔·布达戈夫　土耳其一鞑靼方言辞典。

110. 日尔曼·万培里　察合台语言研究　莱比锡 1867 年。

111. 土耳其斯坦历任总督冯·考夫曼、罗津巴赫和弗列夫斯基的奏摺。

112. 锡尔河、泽拉夫尚、费尔干纳和七河各省省长的年度报告。

113. 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部的机密卷宗(1871 年第 1 号,关于远征希瓦)。

114. 同上　(1878 年第 34 号,格罗杰科夫上校休假问题)。

115. 该司令部的卷宗(1875 年第 40 号,远征浩罕)。

116. 同上　(1876 年第 25 号,同上)。

117. 同上　(1878 年第 28 号,关于斯托列托夫将军出使喀

布尔)。

118. 同上 (1879 年第 1 卷第 54 号)。

119. 同上 (1882 年第 47 号)。

120. 同上 (第 1 号,关于海军部门有关小舰队问题)。

121. 同上 (1894 年第 13 号,关于帕米尔的标界问题)。

122. 土耳其斯坦武官省长办公厅卷宗 (1878 年第 63 号,关于斯托列托夫将军出使喀布尔)。

123. 参政院监察委员会三等文官吉尔斯的奏折(1882—1883 年)。

124. 土耳其斯坦军区法院档案 (1896 年第 37 号,关于霍乱病疫区的暴乱)。

125. 同上 (1898 年,关于费尔干纳地区土著的暴动)。

126. 锡尔河省法院卷宗(1895 年第 137 号,关于唆使奥利耶阿塔叛乱的问题)。

127. 同上 (1896 年第 5 号,同上)。

128. 锡尔河省法院卷宗(1898 年,关于告发伊尚伊兹拉耶尔煽动宗教战争的无辜受罪者凯里姆·阿里等人的调查情况)。

129. 同上 (第 216 号,关于 1878—1881 年间萨文科夫、古尤斯等人的舞弊问题)。

130. 七河省署的档案(1898 年第 56、64、65 及其他各期关于力促吉尔吉斯人定居的问题)。

131. 攻克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 (《陆军汇编》, 1860 年第 11 期)。

132. 攻克亚纳—库尔干 (同上, 1861 年第 12 期)。

133. 科尔帕科夫斯基中校在外伊犁边区击退浩罕人 (同上, 1861 年第 1 期)。

134. 攻克奥利耶阿塔和阿兹列特 (同上, 1864 年第 9 期)。

135. 攻克奇姆肯特 （同上，1864 年第 11、12 期）。

136. 伊坎附近的战役 （同上，1865 年第 3、5、7 期）。

137. 攻克尼亚兹别克要塞 （同上，1865 年第 7 期）。

138. 攻克塔什干 （同上，1865 年第 8、9 期）。

139. 布哈拉战役 （同上，1866 年第 7 期）。

140. 攻克霍占 （同上，1866 年第 8 期）。

141. 塔什干并入俄国 （同上，1866 年第 11 期）。

142. 攻克乌腊提尤别和治扎克两要塞 （同上，1867 年第 1 期）。

143. 1880 年 12 月 23 日一役 （同上，1881 年第 10 期）。

144. 法律全集，第 43 卷（第 13649 号）。

145. 同上，第 10 卷（第 7347 号）。

146. 同上，第 10 卷（第 7514 号）。

147. 奥伦堡地形（1762 年版）。

148. П·И·季沃娃 日记（1838 年于彼得堡）（俄国古代，1902 年 9 月）。

149. 米坚多尔夫院士 费尔干纳盆地概况。

150. 新时代（1903 年 1 月 21 日和 3 月 1 日安集延通讯）。

目　录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 7

俄罗斯的东进：彼尔姆（巴列米亚）、维亚特卡、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俄罗斯守卫着欧洲。继续东进的性质。居住在伏尔加河中下游东岸的各部落。巴什基尔人（别谢尔格人）。雅伊克河哥萨克人。卡尔梅克人。哈萨克人（凯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准噶尔人。哈萨克人臣属俄国前的历史概况。四卫拉特联盟在噶尔丹策零向锡尔河推进前的历史概况。吉尔吉斯人退至俄国边境。佳弗卡汗、凯普苏丹、阿布尔·海尔苏丹及希瓦汗王请求臣属俄国。

第　二　章 …… 30

希瓦臣属俄国。关于阿姆河及叶尔羌河产金的传闻。加加林公爵、和卓涅费斯、扎马诺夫和别科维奇。布赫戈列茨和利哈列夫远征队溯额尔齐斯河而上。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远征队由阿斯特拉罕出发。对阿姆河故道的勘察。古老的雅克萨尔特的传说。返回圣彼得堡。彼得一世的新敕令。新远征队的组成。里海东岸修筑的要塞。同科任的争吵。由古里耶夫出发。别科维奇举止乖僻。卡拉加奇附近四天的战斗。和约。希瓦人背信弃义。俄国人的惨死及被奴役。土库曼人进犯丘普-卡拉甘和克拉斯诺伏斯克两要塞。两座要塞弃守。彼得一世的进一步图谋。1718年弗洛里奥·别涅维尼的出使。被拘留于舍马哈。俄国使团同舍马哈汗王的军队交战。在布哈拉停留。脱逃。在希瓦停留。希瓦大官们蛮横无理。

关于金沙传闻的证实。侍仆尼科洛·米涅尔的远行。别涅维尼的奏折。政府对别科维奇的惨死漠然置之。布兰克纳格尔于1793年、苏勃甘库洛夫于1818年以及别克丘林于1819年出使希瓦，试图同希瓦建立友好关系。俄国选择经由吉尔吉斯草原进入亚洲腹地的新路线。彼得一世和保罗一世关于这方面的意见。经奥伦堡远征印度。

第三章 …… 58

哈萨克各帐自臣属俄国到废除汗王称号期间的历史概况。小帐。捷弗克列夫的功绩。奥伦堡的建立。基里洛夫的计划。草原上的混乱局面。巴什基尔人的进犯。汗王加冕礼。塔季谢夫。乌鲁索夫。格拉迪舍夫和穆拉文奉命在锡尔河口选择城址。我们在阿布尔·海尔部落中确立继承权和嫡长权。汗王在草原上微不足道的影响。巴什基尔人暴乱，为吉尔吉斯人所平定。利用这一民族削弱另一民族。卡尔梅克人逃离伏尔加河。普加乔夫暴乱。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措施。吉尔吉斯人的民众大会。共和。伊格尔施特雷姆改变了信念。共和首领瑟雷姆遭受迫害。吉尔吉斯人的报复。我们的防线。末代汗王希尔加齐。加冕礼。1824年以来的封爵苏丹。中帐。省长乌鲁索夫公爵在同阿布赍和阿卜杜勒·马哈茂德谈判中所暴露出的无知。连接奥伦堡防线和西伯利亚防线。准噶尔人的压迫。拒绝吉尔吉斯人避难。中帐吉尔吉斯人臣服中国。立阿布赍为汗王。1821年瓦利(阿布赍之子、末代汗王)之死。斯佩兰斯基的方案。大帐。同邻国不睦并逃入我国境内。塔什干汗国。1819年大帐臣服俄罗斯。1847年科帕尔城的建立。1850年攻克托乌楚别克工事。阿拉套吉尔吉斯人归顺。1854年修建维尔纳工事。草原委员会。回顾。

第四章 ……113

叶卡捷琳娜二世措施失败的原因。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

治理草原的情况。禁止吉尔吉斯人定居。苏赫捷林。彼罗夫斯基。修建工事。哥萨克骚动。火灾。远征布扎奇半岛。草原风潮初起。搜捕匪徒。十九世纪初以来历次著名的远征。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商队。贝格。列别杰夫。同希瓦交恶。关于卖到希瓦的俄国俘虏问题。扎伊奇科夫。维特克维奇。在奥伦堡扣押希瓦商人。交换俘虏。宣言。特别委员会关于去希瓦进行搜索的决定。舞弊行为。物色一位新汗王。英国人的担心和他们在中亚立足的企图。西莫尼奇伯爵。驱逐英国福音传教士团。为什么决定冬季开始远征？威灵敦。远征计划。部队的建制。司令部。彼罗夫斯基对士兵生活关怀备至。吉拜葛和眼罩。粮食储备。军火储备。巴什基尔人奉命转运储备物资。在天然界线丘什卡库里选择地点修建仓库和工事。格克和热姆丘日尼科夫。在恩巴河修建新工事。吉尔吉斯人提供骆驼。吉尔吉斯人从工事附近偷走马匹。工事里的病疫。草原进军的经验。

第 五 章 ……165

出征。彼罗夫斯基严于治军。讲述是否真实？行军队列。两位学者。暴风雪。不善于照料骆驼。运送病人。希瓦人进犯丘什卡库里工事并袭击叶罗费耶夫上尉的运输队。驼夫骚动。部队的恶魔——齐奥尔科夫斯基。各种病疫。大批骆驼倒毙。深雪中行军的困难。侦察乌斯提尤尔特。不能继续前进。部队中的偷盗行为。下令回师。送冬节。部队的伤亡。惩罚在里海烧毁我船只和在抓走译员阿伊托夫事件中犯罪的吉尔吉斯人。残部返回奥伦堡。指望再一次远征。奖赏。齐奥尔科夫斯基之死。英国人短暂的胜利。远征失败的原因。

第 六 章 ……208

希瓦汗王的使节。艾博特和阿伊托夫的恳求。汗王的敕令。释放俄国俘虏。再论扎伊奇科夫。尼基福罗夫大尉

的出使。给他的训令。俄国使者和希瓦使者之间发生龃龉。汗王的近臣们的特点。接见使团。谈判失败。使者的行为。我国使者的强硬口气。最后的谈判。吉尔吉斯人的代表会议。使团归来。达尼列夫斯基中校出使希瓦。汗王之死。1843年的义务条约。布捷涅夫出使布哈拉。为康诺利和斯托达特斡旋。奥勃鲁乔夫出兵剿伐肯尼萨尔。修筑奥伦堡斯克、乌拉尔斯克、卡拉布塔克、拉伊姆和科斯阿拉尔等工事。锡尔河上的第一批轮船。哥萨克定居于炮台。肯尼萨尔之死。江和卓请求奥勃鲁乔夫占领希瓦和阿克麦切季。希瓦人袭击拉伊姆。迎面而来的野火。1843年6月哥萨克中校伊凡诺夫的功绩。奥勃鲁乔夫关于占领希瓦和阿克麦切季的方案。奥勃鲁乔夫被撤职。彼罗夫斯基不同意前任的观点。他的行动和观点的矛盾。吉尔吉斯人的不满。

第七章 ……251

浩罕人进犯我沿河地区的吉尔吉斯人。苛捐杂税。侍从将军安年科夫关于连接西伯利亚防线和奥伦堡防线的计划。阿克恰布拉克附近的战役。1852年勃拉拉姆贝格上校对阿克麦切季进行搜索。奥尔斯克要塞司令官遇害。1853年彼罗夫斯基秘密出征阿克麦切季。沿途修筑炮台。围城工事。工事修筑进度缓慢。占领朱列克。强攻阿克麦切季。可笑的作战方案。我方的伤亡。关于浩罕人集结的传闻。鲍罗金的侦察。1853年12月18日在彼罗夫斯克炮台附近什库皮大尉指挥的一次出色的战役。连接西伯利亚防线和锡尔河防线的第一步。占领伊犁河流域和楚河上游。1854年修筑维尔纳工事。东方战争期间土耳其和英国的阴谋活动。奥伦堡草原上的混乱局面。伊谢特·库捷巴罗夫。十五名粮秣员在捷米尔河边的功绩。1856年8月普洛特尼科夫中校的搜索活动。江和卓暴动。侍从将军卡捷宁。大赦。卡捷宁对发展吉尔吉斯农业的关注。侦察亚纳河。侦察里海东岸。侍从武官伊

格纳季耶夫上校出使希瓦和布哈拉。瓦利哈诺夫出使喀什噶尔。西伯利亚方面的出征准备。浩罕人进犯卡斯捷克工事。1860年7月9日吉连艾格尔河边的战役。8月26日占领托克马克。围困皮什彼克，9月4日该要塞弃守。浩罕人进犯新防线。10月21日乌宗阿加奇附近的战斗。惩罚叛离我国的吉尔吉斯人。

第八章 ……305

侍从将军别扎克。修筑朱列克工事。1861年9月23日攻克亚纳-库尔干。10月20日粮秣员在朱列克附近的功绩。浩罕人修筑金-库尔干，1861年1月20日我军攻克该工事。浩罕汗王麦利伯克之死和汗国的混乱局面。我国管辖下的野石帐吉尔吉斯人围困皮什彼克。我们的部队向皮什彼克推进。围困和攻克该要塞。觊觎王位者马哈茂德苏丹。布哈拉埃米尔穆扎法尔干涉浩罕事务。侦察卡拉套山脉和锡尔河中游。1863年占领苏扎克和楚拉克-库尔干。汗国摄政王毛拉阿利姆库尔。浩罕人的军事准备。锡尔河防线地区的混乱局面。1864年6月4日切尔尼亚耶夫攻克奥利耶阿塔。6月12日维廖夫金占领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部队和奥伦堡部队在行动上缺乏统一和联系。新浩罕防线的建立以及部分奥伦堡军队归切尔尼亚耶夫指挥。

第九章 ……333

西伯利亚部队从奥利耶阿塔、奥伦堡部队从土耳其斯坦同时向奇姆肯特进军。吉尔吉斯民团。7月14、15日迈埃尔被困于阿克布拉克。切尔尼亚耶夫前往救援。同阿利姆库尔谈判。侦察奇姆肯特。围攻该城。萨伊拉姆城居民因背约袭击而受到惩罚。切尔尼亚耶夫攻打塔什干的计划。1864年10月2日强攻该城失利。土耳其斯坦省的建立。阿利姆库尔进犯土耳其斯坦。12月4、5、6日哥萨克大尉谢罗夫在伊坎附近打的漂亮仗。土耳其斯坦

要塞司令官热姆丘日尼科夫中校不体面的行为。奉派去救援的苏科尔科少尉胆小怕死。切尔尼亚耶夫的不满。

第 十 章 ……357

我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计划。攻克尼亚兹别克。1865年5月9日大败阿利姆库尔于塔什干城下。围困塔什干。6月7日进攻失利。6月15日的攻城作战部署。攻克该城。豁免捐税。结束对浩罕的战争。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的政策。1868年和约。

第 十 一 章 ……374

切尔尼亚耶夫建议布哈拉埃米尔征服浩罕。布哈拉人占领霍占。布哈拉人对塔什干垂涎三尺。逮捕布哈拉商人。在外奇尔奇克边区采取行动。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到达。误会。宣布塔什干独立。该城有声望的居民的贺词。布哈拉人的诡计。向布哈拉派遣使团。使团被拘留。切尔尼亚耶夫冬季远征治扎克。打捞沉于奇纳兹附近的大炮。撤退。撤换切尔尼亚耶夫。撤换的原因。切尔尼亚耶夫充当其继任者罗曼诺夫斯基将军的传令官。切尔尼亚耶夫离职。

第 十 二 章 ……391

给新省长的指令。经费困难。营地的惊慌。抢劫。民团的建立。绵羊之战（4月5日）。司迪克的侵袭。伊尔贾尔附近的战斗（5月8日）。进军霍占的原因。围攻霍占（5月24日）。来自浩罕和布哈拉的使团。被布哈拉拘留的我方使团返回。庆贺皇帝陛下遇刺无恙的祝词。塔什干的自治。麦赫克麦的设置。1864—1866年间偿还政府债务的清算委员会。

第 十 三 章 ……418

侦察奇尔奇克河上游。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征服浩罕的

计划。克雷扎诺夫斯基到达塔什干。同谁打仗都一样。已征服地区并入俄罗斯。同布哈拉谈判。1866年10月2日围攻乌腊提尤别。有关云梯的事。纳扎罗夫和近卫军。我军伤亡巨大的几个原因。进军治扎克。侦察。围城作业。守敌的军事活动。为什么总攻时间不定在拂晓，而定在正午？枪骑兵中尉库齐明斯基的遭遇。攻占治扎克后的掳获物。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和罗曼诺夫斯基将军离开边区。侍从将军冯·考夫曼上任。一本金书。

第十四章……446

布哈拉流寇的活动。司迪克。安乔科夫。和谈。曼陀菲尔将军主张占领亚纳-库尔干工事前沿哨所的理由。1867年5月26日的战斗。擅自行动受到嘉奖。布哈拉人的措施。6月7日的战斗。7月5日的战斗。来自安杜尔的印度使者。斯卢任科少尉被俘。同布哈拉人重新谈判。治理边区的章程草案。组织委员会。同浩罕签订的和约。肃清前沿防线抢劫活动的措施。侦察努拉塔山脉北坡。1868年3月7日乌胡姆附近的战斗。马申少尉在吉兰乌蒂峡谷被袭。总督准备前往彼得堡。埃米尔寻找同盟军未果。民众的不满。宗教界人士和伯克们在布哈拉非常会议上制定的法令。宣布圣战（加扎塔）。

第十五章……471

开战前锡尔河省的兵力。埃米尔的兵力。伊斯坎德尔汗的阿富汗部队向俄国投诚。我军向前沿防线集结。独特的司令部。进军撒马尔罕。间谍使者。阿克-库尔干谈判。护送军使的哥萨克的逃跑行为。5月1日撒马尔罕（恰潘阿塔）高地的战斗。城里派来代表团。俄军开进撒马尔罕。颁发奖章和长袍。军中的疾病。攻克乌尔古特和奇列克。总督关于撒马尔罕的设想。布哈拉人指望时来运转。

第十六章……494

加固城寨的碉堡。5月13日的军事会议。进军卡蒂-库尔干及占领该城。和谈。撒马尔罕犹太人的恐惧。阿勃拉莫夫进军卡拉提尤别及其失利。撒马尔罕居民的行动。我军的轻信、疏忽和自负。布哈拉人袭击卡蒂-库尔干城郊驻军。6月2日泽拉布拉克战役。未进行侦察。与敌军突然遭遇。皮斯托利科尔斯的方案。战斗后的侦察和休整。返回卡蒂-库尔干和撒马尔罕。当地的趁火打劫分子。关于撒马尔罕居民叛乱的消息。

第十七章……519

宗教界的阴谋。撒马尔罕城寨驻防军的实力。各碉堡崩裂倾圮的情况。加固碉堡。沙赫里夏勃兹人来犯。6月2日对城寨的进攻。纳扎罗夫中校在布哈拉门附近的军事行动。6月3日的强攻。我驻防军出击并扫荡开阔地带。6月4日的强攻。向总督递送关于驻防军陷入困境的情报。6月5日的出击。伊朗人族长的帮助。6月8日卡蒂-库尔干部队到达。肃清市内的暴乱者。我方的伤亡。传令全军。掳掠城市以示严惩。我们占领撒马尔罕的必要性。埃米尔提出投降，但未被接受。和约。部队返回塔什干。埃米尔之子卡蒂·丘里亚背叛其父。我军配合行动，占领卡尔希并将其归还给埃米尔的军队。埃米尔之子丘里亚·江（阿卜杜勒·法季赫汗）出使彼得堡。请求归还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划定边界。通往希瓦的道路。匪徒巴班。斯科别列夫的行为。诺索维奇、斯特鲁维和科尔扎科夫出使布哈拉。

第十八章……557

1870年夏侦察泽拉夫尚河上游地区。两支部队分别从撒马尔罕和乌腊提尤别出动。马恰的伯克不怀善意。从波利多拉克向泽拉夫尚河的冰川地区进军。回师途中。坚

涅特中校的部队遭到袭击。坚涅特向扬格萨巴克峡谷迂回运动并严惩敌人。阿勃拉莫夫进军伊斯坎德尔库里。6月25日库利卡兰高地的战斗。马恰的伯克表示归顺。浩罕汗王为坚涅特部队的伤兵和阵亡者家属筹集优抚金。我方对沙赫里夏勃兹不满的原因。总督的决定。我军从撒马尔罕出动。侦察沙赫里夏勃兹都城(沙列和基塔布联合城)。围城作业和8月14日的攻城。我方的伤亡。攻占的都城移交给埃米尔派来的伯克。占领伯克领地马基安和法拉勃并将其并入泽拉夫尚军区。浩罕汗王引渡逃入其境内的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们。

序

中亚细亚或中央亚细亚，一般是指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个汗国而言。但在不同的时代，这三个汗国的疆域大小不同，所以“中亚细亚”[①] 作为地理术语是个有伸缩性的概念。吉尔吉斯、土库曼和卡尔梅克等游牧民族，有时臣服于邻国，有时远离邻国几千俄里之外，如无人阻挡，他们就占据别国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夏季牧地和冬季牧地，这些地区水草都很丰茂。要是新遇上的邻国不是听之任之，而向在辖境内游牧的野蛮人征收贡税，他们就得向这一邻国交付夏季牧地的贡税，向另一邻国交付冬季牧地的贡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称为“双重纳贡者”，而且，根据我们的资料，他们时而归附希瓦，时而归附布哈拉，时而归附浩罕，时而归附中国。因此，“中亚”的概念就扩大了：西至乌拉尔，北抵西伯利亚边界，东临中国，南达波斯和阿富汗的边界。种族特征是不持久的、不稳定的。所以，理应以地域特征为依据。如果把这片广阔的地区包括在北纬 35°—50°和东经 70°—95°（从第一子午线起）的范围内，那末上述三个汗国，以及不仅在现今的土耳其斯坦及半独立的希瓦和布哈拉汗国境内，而且也在波斯、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和中国西部游牧的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恰好都在其中。

这片土地，南部以波斯的厄尔布鲁士山脉、阿富汗的帕罗帕米苏斯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为界，直到我们的帕米尔[②]，再往前约五

① “中亚细亚”简称“中亚”。——译者

② 帕米尔本来就是我国的领土。从 1876 年起，沙俄侵略军开始霸占这个地区。作者在下一段的招供：“这片土地大部分已被我们征服”，恰恰表明他所说的“我们的帕米尔”是无稽之谈。——译者

十俄里，就是中国的昆仑山脉。真是相当不错的天然疆界。

这片土地大部分已被我们征服，我们现今的疆界是相当令人满意的，但我们取得这样的进展，经过了三百年的顽强斗争。俄罗斯就曾多次遭受中亚各野蛮游牧民族的可怕袭击。我们的先辈早就熟悉这些眼睛细小、颧骨突出的恶棍。但是当俄罗斯国家一旦形成和巩固，它也就转入了进攻。

本书所附的历史地图清楚地说明了从伊凡雷帝时代起我们向东逐步推进的过程。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鲍里斯·戈都诺夫、瓦西里·舒伊斯基、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女皇安娜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他们都在亚洲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旧帐已清，牢固的秩序取代了自由放任和强盗袭击，各个滋事邻国的边界尽可能从俄罗斯其他地区移到了偏远之处，而俄国移民如浪潮一般涌向这些地方，似乎是要报复以前的入侵。

1869 年底，当时的土耳其斯坦总督、已故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冯·考夫曼，曾委托我写一部《征服中亚史》，预定把它作为当时已开始编纂的土耳其斯坦边区大型纪念册的历史部分的附录来出版。

列夫申在 1832 年以前，伊凡宁在 1840 年以前，扎列索夫在 1842 年以前，谢列达在 1847 年以前，都已经充分利用过奥伦堡的档案材料，所以我只得在土耳其斯坦的一些地方档案馆里收集材料，这些档案馆是 1847 年、即自从在锡尔河岸构筑第一座工事拉伊姆时才开办的。我沉浸在工作中，发现尚有大量无人知悉的新材料，很难决定取舍。我感到所有材料，即使是一鳞半爪，都是重要的，宝贵的。何况进行这场巨大斗争的不是伟人，而是一些平凡的俄罗斯人。我要根据每个人的业绩，一一予以表彰，而不忽略任何

一件哪怕是最微小的功绩，但我常常用个人的呈报来核对作战报告。不写出全部真实情况，就不值得写历史。让读者看一看有着各种弱点和缺点的活生生的人吧：事情他做了，痕迹他留下了，而由于他同我们一模一样，因而他对我们显得更加可亲。

娓娓动听的作战报告值得了什么！有这么一个例子：1853年12月18日，一万三千名浩罕人，带着十七门大炮攻打尚未竣工的彼罗夫斯克炮台，炮台司令官是奥加廖夫中校（他又是锡尔河防线左翼的指挥官），他决定在开阔地带迎击浩罕人，便委派什库皮大尉率领三百五十名步兵和一百九十名哥萨克带四门大炮出击，"按照要求并审度局势"行动，"务必"击溃敌人。什库皮击溃了浩罕人，夺取了他们的营地，缴获了所有的大炮。但是在奥加廖夫的作战报告中，什库皮的功绩全被抹煞，似乎战役的全过程是由未出炮台一步的奥加廖夫指挥的。尼古拉皇帝破格提拔奥加廖夫为将军，而什库皮与其他军官一样只晋升了一级……但在档案里保存着奥加廖夫的命令和参战者的报告，我依据这些报告恢复了事实的真相。

过错和失策也是有教益的，虽然是从反面起作用。为此要用部下的鲜血白骨作为代价，所以不应重复，然而还是经常重复。例如：1717年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就是这么干的，1871年警察署长鲁金中校又在小范围内重蹈覆辙：他也离开所部，孤身深入敌群进行"友好"谈判，同样毁灭了自己的队伍，虽然他本人不愿偷生而举枪自杀了。毋庸置疑，鲁金作为一名普通的边防军官，甚至从未听说过别科维奇及其不幸的遭遇。我们知道一支相当庞大的部队的指挥官，他认为是斯科别列夫在夺取格奥克-捷佩之后占领塔什干的；而不久前，即1902年10月间，有个近卫军上校在一家大报上用自己的全名声称，攻克撒马尔罕和希瓦的是切尔尼亚耶夫！而这些人在某种程度来说还是军事专家……。

因此，我不愿做作战汇报的奴隶，而是批判地使用它们：我不

打算写颂词，也不怕说出真情，很少考虑某些早已驰名中亚沙场并备受赞扬的人对此是否称心。

我得以结识最近几次战争中的一些主要人物，这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是很难得的。我想趁此把本书中涉及他们的部分送请他们一阅，除考夫曼外，还有克雷扎诺夫斯基、切尔尼亚耶夫和科尔帕科夫斯基各位将军。应该承认，只有科尔帕科夫斯基一人深表满意……考夫曼将军对描述1868年他远征撒马尔罕一事十分关心，极不满意我的"批评"。1872年我把已经脱稿的三卷《征服中亚史》（写到这年为止）交给了他。后来又把一份描述一系列突击和作战、并附有平面图和地图的简明摘要交给了参谋总部一位军官，作为"修改"之用，至今下落不明。不过后来我整理了我所收集的同邻近各汗国的外交关系方面的材料，经考夫曼将军允许，于1875年分成两部出版：1.《俄国和英国在中亚》；2.《俄英争夺市场的斗争》。

当时，开始远征希瓦，所有塔什干人对此心向神往，跃跃欲试。我未被任用，不久就辞去了参谋总部的职务，离开了边区。二十三年以后，即1895年，我才重新转到塔什干服役，又继续撰写《征服中亚史》。征服希瓦、浩罕、阿哈尔-帖克，牵制东印度，向阿富汗派遣使团，把伊犁[①]地区交还给中国人，费尔干纳的暴动——所有这一切又写成四卷，于1899年脱稿。

最近几次亚洲战争给俄国赢得了无上的光荣，获得了大片的土地。参加这几次战争的主要人物，如考夫曼、斯科别列夫、克雷扎诺夫斯基、科尔帕科夫斯基和切尔尼亚耶夫，这时都已退出了舞台。第二流人物，如阿勃拉莫夫、戈洛瓦乔夫和特罗茨基，他们也已与世长辞了。活着的只有那些三十年前尚未名列前茅的年青人。

① 原文为 Кульджа（固尔扎），俄国人以此指伊犁地区，见《中俄伊犁条约》。——译者

看来是揭开帷幕、让我们看清我们光荣的军事长官们战功的详情及其过错的时候了。凡是想在中亚服役的人都必须了解这些情况，以便借鉴我们前辈已经取得的经验，避免重犯以前的过错。仗一天比一天更难打了，而我们现在的邻国已非二十年前可比。然而第三流人物至今还认为1881年将伊犁地区交还中国是件"机密"，因为那时有关这件事的换文都是"秘密"进行的。尽管就此发表了文告，所有地图也都把伊犁地区画在中国一边，而我们那些聪明人偏偏想加以隐瞒。鄂木斯克档案馆拒绝向我出示关于交还伊犁地区的临时换文，其原因也在于此。

1878年斯托列托夫将军的使团派赴喀布尔，也是如此，尽管亚沃尔斯基医生就此发表了诚实的、可贵的论述①；尽管英国人劫夺了阿富汗埃米尔②外交事务办公厅的来往公文，并且郑重其事地宣称埃米尔接见俄国使节而不接见英国人是战争的起因，而我们那些聪明人始终不能将自己的视线离开赫然印在每份公函和报告右上角的有魔力的"机密"二字……向俄国人谈这些事还早着呢！……英国人对这一切早就了解得一清二楚，甚至斯托列托夫的条约都已搞到手了，难道对俄国人还要保密吗？

诚然，我们的社会和执政当局理应知道不加渲染和粉饰的真实情况，而谁曾经敢于向他的上司直言不讳，他也就会对现在并非是他的上司的人们更加无所顾忌。

中将　捷连季耶夫

---

① 指亚沃尔斯基所著《1878至1879年俄国使团漫游阿富汗和布哈拉两汗国》一书，见本书"参考资料"第98。——译者

② 旧译"爱弥尔"、"爱迷儿"。原意为统帅。伊斯兰教国家中君主或酋长的称号。——译者

第 一 章 1

俄罗斯的东进：彼尔姆(巴列米亚)、维亚特卡、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俄罗斯守卫着欧洲。继续东进的性质。居住在伏尔加河中下游东岸的各部落。巴什基尔人(别谢尔格人)。雅伊克河哥萨克人。卡尔梅克人。哈萨克人(凯萨克人、吉尔吉斯人)①。准噶尔人。哈萨克人臣属俄国前的历史概况。四卫拉特联盟在噶尔丹策零向锡尔河推进前的历史概况。吉尔吉斯人退至俄国边境。佳弗卡汗②、凯普苏丹③、阿布尔·海尔苏丹及希瓦汗王请求臣属俄国。

俄罗斯的东进，远在鞑靼统治时期就已开始了。

伟大的俄国土地开拓者伊凡三世(1462—1505年)为俄国今天的广阔疆域奠定了基石，他首倡东进：他在位时于1472年征服了彼尔姆(是否即比阿尔米亚？)④，然后是维亚特卡和尤戈尔领

① 在现代俄语中，казаки 专指俄国的哥萨克。中亚哈萨克(吉尔吉斯人)则称为 казахи。但在本书中，казаки 一词兼指哥萨克和哈萨克，后者有时还被称为凯萨克(кайсаки)，概念混乱。为明确起见，凡指俄国哥萨克者，一概照译；如实指中亚哈萨克，则径译为哈萨克。——译者

② хан，或译"可汗"、"汗王"，中亚各国及阿富汗某些统治者或官员的尊称；古时突厥、鞑靼、蒙古的至高统治者的称号。本书中，хан 连在人名后时译为"汗"，否则译为"汗王"。——译者

③ 苏丹，意为"有权威的人"，伊斯兰教国家统治者(君主、国王)的称号。——译者

④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比阿尔米亚即现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而彼尔姆和尤戈尔领地是同一个地方。诚然，斯堪的纳维亚编年史曾经指出，比阿尔米亚曾被诺夫哥罗德所征服，同时认为它即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和沃洛格达省，但名称的相似使人不得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彼尔姆源出比阿尔米亚，后者易名为巴列米亚，大概后来又叫

地(西伯利亚的西北部)。当瞎子瓦西里(自 1425 至 1462 年)在位时,金帐汗国即已分崩离析,但它仍然勒索贡赋,强求权力。脱离金帐汗国的喀山王国和克里木王国同它的角逐,使我们有可能同这两个王国结成同盟,挫伤了它的锐气。

伊凡三世企图消除这种可耻的压迫的余迹,便同克里木的缅格利·基烈订立了同盟,撕毁了萨莱汗王阿合马的国书,驱逐了他的使节。阿合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同立陶宛的卡齐米尔四世结成联盟,但克里木人向立陶宛发动了进攻,使它无力援助金帐汗国,于是俄罗斯的各支扈从队会同另外几股克里木人进攻萨莱,
2 并将它摧毁。而俄国与金帐汗国的主力却一直对峙到深秋,谁都不敢冒险抢先渡过隔在他们中间的乌格拉河,1480 年 11 月 7 日,双方和平撤退。这一天被认为是压迫的末日。我们忠实的盟友缅格利·基烈则于 1502 年给予希布察克① 王国以最后的打击。

由于宿敌的消灭,我们同喀山② 和克里木的关系就起了变化:这些邻国由于用不着更多地担心自身的安全,就不断地在我们的边境地区进行强盗式的侵袭。虽然伊凡三世的督军使喀山依附于莫斯科,但喀山人一遇适当机会就拒不服从。1518 年喀山的王位空缺,瓦西里指定一个"供职的"王子③ 希格·阿列伊继位,但克里

做巴尔米亚、帕尔米亚、彼尔米亚和彼尔姆。如果说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至今还是地广人稀的话,那么在四百年前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它不见得是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之间纷争的起因,其实就是现在的彼尔姆,除贵重的毛皮外,只有尤戈尔领地出产白银。

① 或译吉布察克、奇布察克、乞卜察克、基普恰克,即钦察。——译者

② 中亚有个传说,认为喀山是由卡拉卡尔帕克人建立的,但他们后来被诺盖人赶到了咸海海滨。在伊戈尔和希腊人签订的条约中有这样一条,即俄国人负责不让黑色保加利亚人从伏尔加河向希腊推进。卡拉就是黑色的意思,——这是否就是卡拉卡尔帕克人呢?

③ 十四和十五世纪,金帐汗国有一些豪门贵族和王子,经常率领扈从队在俄罗斯的某一王公手下供职。莫斯科政府将这些供职的鞑靼人安顿在东南边疆一带,其任务是防范其他鞑靼人的袭击。于是奥卡河两岸建立了卡西莫夫汗国,它是由供职的王子的名字命名的,作为一个采邑从属于莫斯科大公。

木派却与马哈茂德·基烈进行勾结，他曾于1521年对遣散了民军的俄国发动突然袭击，兵临莫斯科城下。只是三十年以后，由于派别斗争而分崩离析的喀山才重新臣服于俄国。但是，当强使它接受希格·阿列伊为王时，它又脱离俄国而独立，并且迎请克里木王子埃季格尔为王。于是伊凡四世决心消灭喀山。当时也适逢其会，罗斯归并了大诺夫哥罗德(1478年)、特维尔(1485年)、斯摩棱斯克(1514年)和梁赞(1517年)，已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继续容忍鞑靼人侵袭和为所欲为，已无必要。

1552年伊凡雷帝亲自率领十五万俄军（其中包括刚建立的常备军——步兵）包围了喀山。10月2日，用强力地雷（四十八桶火药）炸开缺口，一举攻克了喀山。

四年以后，即1556年，又轻而易举地并吞了弱小的阿斯特拉罕王国，它是在金帐汗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但克里木诸汗王对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垂涎已久，由此引起了 3
一系列的流血冲突和战争，直到1783年塔夫里达半岛最后归并于俄国为止，前后持续达二百三十年之久。

继征服阿斯特拉罕之后，沙皇于1567年派遣两名哥萨克统领彼得罗夫和亚利切夫，从乌拉尔经贝加尔湖前往北京。他们直抵日本海，详细了解了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情况就回来了。

伊凡雷帝在位的末期，俄国跨过了石带（那时是这样称呼乌拉尔山脉的）。

在荒凉野蛮的彼尔姆边区，那时才刚刚出现俄罗斯的居民点。有个富商斯特罗戈诺夫① 交了好运，他从沙皇那里领得地契，拥有卡马河和丘索瓦雅河之间的大片荒地，面积几乎等于半个现今的彼尔姆省。斯特罗戈诺夫家族负责使这片土地成为人烟稠密之

① 原文为 Строгонов。参照其他史籍，应为斯特罗甘诺夫（Строганов）。——译者

区，他们在这里开办盐场；并受权修筑要塞，配备大炮，招募一支私家军队，以保障这一地区，抵御邻国的袭击。这样一来，斯特罗戈诺夫家族俨然成了这片土地相当辽阔的采邑的领主。

他们这支雇佣军收罗了形形色色的败类：有俄国人、鞑靼人、被俘的德国人，也有立陶宛人。但他们消极地防御外乌拉尔鞑靼人（他们沿额尔齐斯河建立起独立的领地，其主要城市是伊斯克尔城，即西伯利亚城）的侵袭，是勉强够了的。

为了给这个西伯利亚城吃点苦头，我们的人必须径自越过乌拉尔山脉，直捣霸道的邻邦的腹地。斯特罗戈诺夫家族决定照此行事。他们招募了一伙土匪，这些人就是在卡马河从沙皇军队手下死里逃生的叶尔马克匪帮，它的成分是顿河的自由民，在伏尔加河一带打家劫舍，不问本族和异族。

波斯和布哈拉的使节溯伏尔加河北上至莫斯科，途中遭到袭击，因此，沙皇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对付盗匪：哥萨克一被拿获，格杀勿论。于是哥萨克狼狈逃窜。不难明白，这些罪该处死的人多么高兴地接受斯特罗戈诺夫家族的招募，他们又多么忠心耿耿地为其主子卖命：他们不仅防守城镇，抵挡沃古利人、沃佳克人和佩雷姆人的侵袭，而且还主动侵袭这些“黄皮肤的人”。

同样可以理解，雷帝对事情的这种结局不能漠然置之：他的臣民斯特罗戈诺夫家族竟敢为本应处死的人提供避难所庇护罪犯、窝藏国贼、蔑视沙皇法令，如此等等。

但是，雷帝暂时保持沉默。

4 1581 年夏，斯特罗戈诺夫家族吩咐叶尔马克翻越石带，惩办古楚姆汗。此举未经报请莫斯科批准，真是胆大妄为，因为当时在莫斯科流行的观点是夸大异族的力量和作用，甚至连奥斯佳克人和沃古利人的贵族都被当成王公，古楚姆汗就当然被认为是西伯利亚的沙皇了，如遭挫折，斯特罗戈诺夫家族就会大难临头。好象

有意安排似的，1581 年 9 月 1 日这一天，叶尔马克率领他那一伙八百四十人(其中将近三百人是被俘的立陶宛人、德国人和鞑靼人)向西伯利亚进发，而同一天，由佩雷姆人的王公招募的一群野蛮的沃古利人，向契尔登和斯特罗戈诺夫家族的领地进犯。事情果不出所料，伊凡雷帝对此事的态度极其严厉，沙皇给斯特罗戈诺夫家族的信上写道："此事系汝等背信弃义所致，汝等无视朕赐予沃古利人、沃佳克人、佩雷姆人之恩典，予以多方虐待……后竟招募伏尔加河之头领与盗贼，未奉朕谕雇佣彼等防守城堡……彼等遂以防守彼尔姆领地为名，掩盖所犯之罪行；而查其所为，与在伏尔加河时并无二致：9 月 1 日，沃古利人进犯契尔登，同日叶尔马克率领其同夥自汝之城堡出发与沃古利人作战，而于彼尔姆毫无裨益。凡此皆因汝等之盗窃及叛逆行为所致……汝等切勿再行调遣伏尔加河哥萨克、头领叶尔马克·季莫菲耶夫及其同夥离城堡开赴彼尔姆，应严加约束，且汝等亦无须防守彼尔姆各地。此后凡属沃古利人、佩雷姆人与西伯利亚萨尔坦所属彼尔姆各地，如因汝等之叛逆行为而酿成事变，朕必将汝等撤职严办，而执行汝等命令、为汝等效力、并出卖吾国领土之首领与哥萨克，则朕将下令处以绞刑。"雷帝是不爱开玩笑的。因此不难设想，斯特罗戈诺夫家族冒了多大的风险：卖国贼的嫌疑难免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然而事情是这样了结的：叶尔马克越过石带，乘平底船驶过几条河流(丘索瓦雅河、谢列勃良纳雅河、扎罗夫利亚河、图拉河)，深入到西伯利亚王国的腹地。西伯利亚人被从未见过的枪炮吓得丧魂落魄。古楚姆汗吃了几次败仗，就扔下都城，逃进了草原；哥萨克于 10 月 26 日开进了空城西伯利亚，并于春天俘获了汗王的一个亲戚，著名的勇士麦格麦特库尔。叶尔马克派他手下一名头领科利佐出使莫斯科，向伊凡雷帝俯首称臣，奉献整个西伯利亚王

5 国。雷帝不仅饶恕了哥萨克过去的罪过，而且厚加赏赐，甚至还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举动。这些本当处死的盗匪，居然擅自征服邻国，他们旧罪累累，又添新恶，而严厉的专制君主竟在皇宫里召见了这些人！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强调国家利益，讲了一句名言："得胜者不受审判。"在莫斯科一向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国家利益可以防止专制君主过分热中于纪律制裁。

雷帝去世那年，叶尔马克也死去。古楚姆利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和哥萨克的疏忽大意，潜入俄国人的营地。虽然哥萨克遭到出乎意外的袭击，仍然打退了敌人，但这时他们失去了叶尔马克。他是个高明的泅水能手，本想游过额尔齐斯河，可是雷帝赏赐给他的一副笨重的锁子甲，使他沉到了河底。

在这场大难之后，所有被征服的部落都暴动了，哥萨克被迫撤回俄罗斯，同沙皇的督军会合，重新占领了伊斯克尔。

后来，俄国政府为了保障新征服的国土的安全，修筑了许多要塞，如：1587 年的托博尔斯克、1604 年的托木斯克、1632 年的雅库次克、1653 年的涅尔琴斯克①、1669 年的伊尔库次克。东进分两路：北路由曼加泽亚出发，统领叶利谢伊·布扎沿勒拿河顺流而下，直抵河口，并到达印迪吉尔卡河；科佩洛夫于 1639 年抵达鄂霍次克海；斯塔杜欣于 1644 年到达科累马河；伊格纳季耶夫于 1646 年沿北冰洋到达乔斯克海湾；杰日尼奥夫于 1648 年乘小船绕过亚洲东端，证实它不同美洲相连，而由一条海峡分开，他后来并发现了阿纳迪尔河。1696 年阿特拉索夫的哥萨克就从这里到达堪察加。再往前就无路可走了。南路由托木斯克出发，统领科列斯尼科夫于 1643 年到达贝加尔湖。波雅尔科夫于同一时期溯阿尔丹河（勒

① 即尼布楚。——译者

拿河支流)而上，翻过斯塔诺夫山脉①，沿结雅河② 下抵阿穆尔河，③于 1644 年抵河口。他归途经由鄂霍次克海，翻过延伸至海岸的斯塔诺夫山脉，沿阿尔丹河及勒拿河回到贝加尔湖，同留在这里的人们会合。发现额尔古纳河、色楞格河及音果达河的哈巴罗夫于 1650 至 1654 年考察了阿穆尔河流域。因此，自俄国人出现在山那边五十年之后，整个亚洲北部直到堪察加都已属于俄罗斯。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亚的情况。

征服喀山之后不久，在此之前还向鞑靼人纳贡的巴什基尔人(别谢尔格人)，已臣服俄国，但他们仍肆无忌惮地对俄国进行侵袭。最后俄国人不得不在边境村庄周围构筑防御工事，甚至一村 6
接一村地修筑连绵不断的土墙。

于是，俄国在战胜了一个敌人之后，就得马上对付另一个敌人：打败金帐汗国之后，马上就要制服喀山，制服喀山之后，又得去制服巴什基尔人等等；战事不绝，好象这就是俄国今后的使命。各汗国一个接一个地窜向俄国边境，可以说是在敲打欧洲的大门，但严峻的守卫者毫不客气地撵走了这些不速之客。从这时起，欧洲听不到武装的民族"大迁徙"的不祥的喧嚣声，也听不到我国边境村民的呻吟，只有一个俄国倾听这种呻吟声，并为它感到痛苦。

希布察克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他们挨个儿在俄罗斯人民坚不可摧的威力前碰得头破血流。俄罗斯人民不仅使自己，而且同时也使欧洲摆脱了类似阿提拉④ 和拔都⑤ 那

---

① 即外兴安岭。——译者

② 即精奇里江。——译者

③ 即黑龙江。——译者

④ 阿提拉(453 年卒)，匈奴各部落联盟的首领。曾于 451—452 年率匈奴人进军欧洲法、比、意各国。——译者

⑤ 拔都(1255 年卒)，成吉思汗的孙子。1236—39 年进军罗斯东北部，莫斯科城被毁；1240—42 年进军罗斯西南部及东欧各国。——译者

样的野蛮鞑靼军队入侵的恐怖。

俄国，更确切地说，某一个诺沃舍姆申斯克①，在击退野蛮人时，所关心的当然只是自身，并没有为欧洲着想，但这个诺沃舍姆申斯克所寻求的“既非嘉奖，也非荣誉”，正象我们同部族的捷克人和摩拉瓦人一样，他们于1241年在阿罗木次城下打败了蒙古人，既拯救了自身，也使欧洲免除了一场浩劫，他们也无所寻求！

我们继续东进的历史大体上有这样的特点：与野蛮人为邻，他们除强权外，既不承认国际法，也不承认任何法律，这就迫使我们修筑要塞防线以巩固疆界；偶尔，有些野蛮部落被更强大的部落所压迫，前来请求给予公民权，即请求庇护，他们也受到这些要塞的保护；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新来的臣民竟然比敌人还要坏；我们只得严加镇压，或予以驱逐，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必须修筑许多新的工事以遏制被他们所占领的地区，于是就出现了一条新防线。这在旧时称作“界线”。例如“外卡马河界线”，起自伏尔加河，沿切列姆尚河延伸，继而穿过草原。修筑了一道土墙，还砍下树木，削尖枝桠，筑成了鹿寨。沿着界线还兴建了尖柱城堡，即村镇，四周围以粗圆木栅栏，圆木一端埋在地里，削尖的一端朝上。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当政时，这些尖柱城堡中住的是些被俘的波兰人。为了防御诺盖人和克里木鞑靼人的袭击，又设立了多道防线，构筑了连绵不断的土墙。至今在沃罗涅什省的一些地方，如在比
7 柳钦县，还保留着当时作为界线的漫长的土墙的遗迹。罗斯就是采用这种不断往前伸展的一条条防线，向东推进，劳而无功地去企求安宁。在她还没有遇见一个能尊重条约、开化到不靠劫掠为生、而且强大到足以禁止属下匪帮对我国边境进行强盗式侵袭的民族以前，她是得不到这种安宁的。由各个草原和各野蛮汗国所促成

① 小帐的阿布尔·海尔汗曾率领吉尔吉斯人洗劫喀山省的诺沃舍姆申斯克，后被俄国人击退。作者在这里用诺沃舍姆申斯克泛指击退外敌的防御阵地。——译者

的。而我们不得已予以采纳的这个计划，首先应用于巴什基尔人。当我们村镇的工事，甚至绵延不断的土墙都无法制止他们进行侵袭和掠夺时，只能决定构筑要塞来遏阻他们。巴什基尔人的臣属表现为领地主(即免除劳役和赋税者)服军役，其余的人交纳实物税。1729年给予巴什基尔人以各种优待，巴什基尔人自以为主要的优待是不受喀山督军的管辖，而直接隶属于参政院。当阿布尔·海尔使团于1734年前来谋求在奥里河上兴建城市时，参政院秘书官基里洛夫提出一项方案，由于将从奥里河向巴什基尔人的土地移民，所以在奥里河畔不应修筑要塞，而应兴建商业城市，因此也不应促成巴什基尔人同吉尔吉斯人和解①。

由于需要同俄国人建立贸易关系，巴什基尔人本身也请求在其游牧区内兴建城市。乌法和萨马拉②遂于1734年兴起。当然巴什基尔人并未想到这是给自己戴上了笼头。在此之前，我方对于他们的侵袭和劫掠，只采取一些消极措施，例如在村镇构筑工事、修筑绵延不断的土墙等等，而从此以后，他们的侵袭则招致了严厉的惩罚。

这个现在温顺的、似乎受压制的民族，以前曾使俄罗斯极为不安。例如，从1676年起，督军泽连宁曾花了三年时间去制服他们；1707年，他们洗劫了直至喀山为止的大片土地，而从1735年起，当乌法督军谢尔盖耶夫严刑拷打交纳实物税的巴什基尔人，榨取多于定额的实物税时，终于引起新的暴动，持续达六年之久。他们摧毁了沿雅伊克河(乌拉尔河)新建防线的许多要塞，虽然这条防线是为制止吉尔吉斯人和巴什基尔人之间经常互相掠夺牲畜和财产而建立的。奇怪的是，就在这一年，在暴动发生以前，西伯利亚督军塔季谢夫从昆古尔捎信到喀山，通知说巴什基尔人正有所预

① 《法律全书》，第9卷，第6564和6571条。

② 1935年以后改名为古比雪夫。——译者

8 谋，鞑靼人正在召开各种会议。这时已担任边区长官的基里洛夫则抱怨塔季谢夫不把这消息通知他，却通知不相干的督军，于是他向彼得堡呈报，认为这全是一派胡言，可他自己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那时虽已动工兴建奥伦堡城，但不得不退至乌法，因为巴什基尔人已开始暴动。留守新城的捷夫克列夫好不容易击退了暴动者，放火烧了五十个阿乌尔①，其中包括一个仓库，那里躲藏着一百零五名巴什基尔人；许多俘虏都被处死。但他这些措施更加激怒了巴什基尔人，暴动之势加剧。于是增派了由鲁缅采夫将军（扎多琐斯基②的父亲）指挥的援军，至1736年6月，巴什基里亚的大部分地区虽已成为一片焦土，但仍未平定。奉派前去换防的赫鲁肖夫将军，在巴什基尔人中抓了一些人质，但由于暴乱还在继续，人质全部处死。最后，塔季谢夫从西伯利亚方面推进，他收缴了牧民的武器，迫使他们以可兰经起誓。索伊莫诺夫奉派接替赫鲁肖夫。

这次暴乱中，巴什基尔人被打死达三万名。但有一部分巴什基尔人在1755年涅普柳耶夫任职期间又发生叛乱，上万的人逃进吉尔吉斯草原，涅普柳耶夫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并将其妻室儿女赏给吉尔吉斯人，这就使男人都遭到屠杀，幸免于死者被迫返回。

不论这类措施看来有多么残酷，但是，如果在两百年间采取较温和的手段，到最终仍不得不求助于残酷的手段，那末，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它是有效的。至于挑动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究竟搞到什么程度才算有策略，这个问题我们在叙述细节时要加以说明。我们在这里只指出这样一个理由，即如果巴什基尔人和吉尔吉斯人不会也不配成为我国臣民的话，也应该善于从他们那里获得好处，即使他们结成了同盟。

① 中亚一带游牧民族的行政单位（村）。一译"幕村"。——译者

② 意即"多瑙河彼岸"，鲁缅采夫远征土耳其时的别名。——译者

早在十六世纪，就有一部分顿河哥萨克人占领了雅伊克河(即现在的乌拉尔河)流域，而当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在位时，雅伊克河哥萨克人即已臣服于沙皇。在安娜·约翰诺夫娜当政时，开始构筑奥伦堡防线，即沿雅伊克河及其支流修建一系列要塞，切断了巴什基里亚和亚洲草原的联系，从而加强了俄国对巴什基里亚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使它避免了哈萨克人(即我们所称的吉尔吉斯人)的侵袭。

俄罗斯东南部乌拉尔河、伏尔加河及顿河之间辽阔的草原，是曾经名震一时的金帐汗国的残部游牧的地区。1630 年，这一地区 9
为卡尔梅克人所占，他们从恩巴河和乌拉尔河迁来此处，计有五万帐户。因而在十八世纪初，伏尔加河东岸草原呈现出这样一幅图景：乌法、萨马拉和雅伊克河下游为俄罗斯人所占，现在的奥伦堡省为巴什基尔人所占，巴什基尔军队现在的领地为蒙古部落和芬兰部落，比如：莫尔多瓦人、楚瓦什人、切列米斯人、沃佳克人、麦谢里亚克人、捷普佳尔人等所占；巴什基尔人后面是哈萨克人(即我们所称的吉尔吉斯人)；里海东岸是土库曼人；最后，沿伏尔加河和雅伊克河两侧是卡尔梅克人。

几乎整个亚洲北部(直到堪察加)都被俄罗斯人占领：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涅尔琴斯克和伊尔库次克是我国边远地区的居民中心；我们在这里的紧邻则是哈萨克人和准噶尔人。

哈萨克人先受到成吉思汗的统治，在他死后，落入其子朮赤之手，他们虽隶属于金帐汗国，但有自己的汗王，即享有一定的独立性。

成吉思汗的后裔的内讧，造成金帐汗国的衰落，并使占据着毛危兰纳赫尔[1]与花剌子模(即希瓦)的乌兹别克人势力大盛，但并

① 河东地区即乌浒河以东地区。(译者按：乌浒河系阿姆河旧名。毛危兰纳赫尔也译马维兰纳格尔。)

非所有因无人领导而惶惶不安的民族都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一些民族已同克里木鞑靼人联合，另一些同蒙古厄鲁斯[1]联合，还有一些同喀山鞑靼人联合，其余的则同哈萨克汗国或哈萨克人联合。后来乌兹别克人发生分化，他们的许多分支[2]与哈萨克民族融合。于是十六世纪初，希布察克和切捷草原有两个强大的领地崛起：第一个是达达姆汗统治下的厄鲁斯蒙古，第二个是哈萨克汗王阿尔斯兰的领地，他实力雄厚，能一次派出四十万整装待发的大军投入战斗。

一些东方学学者根据远近闻名的巴别尔·穆尔扎所写的笔记（察合台时代真本），推论"哈萨克"这个名称是按这一民族的生活方式而命名的，因为这个词在巴别尔笔下是当作"流浪者"的意思使用的（由它派生的词有：哥萨克化，即流浪；哥萨克式生活，即过流浪生活），但不妨认为这些新词是由部落的名称产生的，而不是相反，正如我们使用流浪这个词就是哥萨克化的意思，过流浪生活就是哥萨克式生活的意思。

10 自称为哥萨克人[3]的这个民族，在亚洲所有民族中都是闻名的，而唯独我们却称之为吉尔吉斯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吉尔吉斯这个名字在远古即已流传。阿布尔·加齐经常提到叶尼塞河的吉尔吉斯人，认为他们是强大的民族，远在成吉思汗以前很久就已存在。

关于这些吉尔吉斯人，直到我们同他们发生冲突以前，即十六世纪以前，我们一无所知。从此以后，直到十七世纪末，我们不断同他们接触，他们有时象个顺民，归顺俄国的统治，并缴纳实物税

① 一译乌卢斯，古时蒙古氏族的联合组织。——译者

② 希布察克人、凯曼人、康拉德人、贾莱尔人、坎尔人等等，至今土耳其斯坦边区的许多吉尔吉斯部落还叫这些名称。

③ 中国人称他们为哈萨克人。南哈萨克城的名称莫非即由此而来？逐字转译就是"南哥萨克"。

(1629 年)，有时又象个敌人，背叛我国，并劫掠我国的村镇。

蒙古人和准噶尔人力图征服叶尼塞河的吉尔吉斯人，经常侵袭他们，掠夺牲畜及其他东西。吉尔吉斯人则劫掠毗邻的西伯利亚村镇来取得丰厚的补偿。我们自然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对付他们。于是，吉尔吉斯人很快就处于极为困窘的境地。

结果，相当一大部分吉尔吉斯人被消灭，剩下的逃奔南方，但何处安身，却不得而知。

关于叶尼塞河吉尔吉斯人这次迁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消失，十八世纪初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一些被俘的瑞典军官不时提到。不难设想，这个受尽邻国折磨的民族抛弃了自己的土地，并入哈萨克人游牧的联盟之中，曾经遭受过原先统治者或邻国的暴力欺凌的所有部族，都先后加入这一联盟。这个设想是十分可能的，因为直到如今，西伯利亚游牧民族中间和七河省还有一些单独存在的、叫做“吉尔吉斯”的部族。

但是，叶尼塞河吉尔吉斯人对西伯利亚城镇的骚扰，使得他们的名字变得极为可怕和令人憎恶，以致俄国人不加区别地把其他野蛮的游牧民族也用同一名字来称呼，其实他们在吉尔吉斯人之后，对毗邻西伯利亚的地区造成的危害更大，尽管这些游牧民族是哈萨克人。

“吉尔吉斯凯萨克人”这个名称，很可能是由于俄国人想把金帐汗国的哈萨克人同俄罗斯的哥萨克人加以某种区别而产生的。

自从蒙古人入侵以来，吉尔吉斯草原逐渐变成被征服诸汗国各类逃亡者的避难所。统治者家族的各个成员带领亲信逃亡到这 11
一望无际的草原，同一些自由联盟相勾结，并且往往成为它们侵袭边境时的首领。大大小小的王公依靠纠集的一帮人渗透到遥远的地区，在那里建立了一些独立的汗国。

例如，十五世纪末，统治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家族中的舍伊巴

尼汗潜入秋明；继他之后，西伯利亚还出现了另外一些中亚人，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若干个公国。如埃季格尔、钦基、叶潘奇等鞑靼公国。后来古楚姆汗也来到这里，他在伊斯克尔立定脚跟，并传入了伊斯兰教。

靠侵袭边境为生的哈萨克人，主要经营贩卖俘虏的生意。从那时直至上一世纪末，哈萨克人成了同后来的土库曼人一样的奴隶贩子。抢劫商队、攻击换地游牧的异族、最后突袭邻国定居的居民，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俄国乡村里往往不是这家就是那家找不到主人，因为哈萨克人象恶狼一样到处搜捕不慎离群的绵羊。俄国俘虏经常被卖到土耳其斯坦，相反，土耳其斯坦人又被贩卖到雅梅舍夫和圣彼得要塞。准噶尔、卡拉卡尔帕克的战争，阿布赉的侵袭①，1771 年卡尔梅克人从俄国转入中国等等，在中亚造成了长期混乱，这种现象表现为我们各个工事里往往挤满了被贩卖的奴隶。这时奴隶的价格急剧下降，譬如：1757 年，在打败准噶尔之后，每个“奴隶”卖十二卢布，或换一匹骟马，另加一至六卢布；或换一件灰色粗呢农民上衣；或换五张黑色软皮（价值七卢布）；或换五俄尺② 红呢绒，价值五卢布；不等。我们的哥萨克（军人）有时自己也侵袭吉尔吉斯人的游牧屯营地、掳掠“俘虏”。要塞司令官、文武官员都挑选俘虏充作“仆役”，并且立刻使之行洗礼，因为政府从不把受过洗礼的人遣送回草原。洗礼使人陷于终身为奴的阶层……

只有斯佩兰斯基制止了西伯利亚的奴隶买卖。

吉尔吉斯哈萨克人由本族人的汗王进行统治。其中最著名的
12 有捷维克利和捷克伊（或按我们的称呼叫佳夫卡）。捷维克利在其

① 特别有名的是他对黑额尔齐斯河上游的袭击。吉尔吉斯人蹂躏了整个阿尔泰。他们有一批人直抵哈屯河畔，在塔尔巴哈台，他们深入到扎伊尔石后面，在准噶尔则进抵木扎特或汗腾格里峰（1757 年）。〔译者按：黑额尔齐斯河即拉额尔齐斯河，哈屯河现译卡童河；木扎特或译木素尔岭，原意为冰梯。〕

② 一俄尺等于 0.71 公尺。——译者

父死后于1582年立即离开布哈拉，回到本土杰什季-希布察克。1586年(按伊斯兰教纪元则为994年)，他曾经想趁布哈拉人同其南邻交战时从中取利，但刚有所成，他即被迫逃走。1588年对捷维克利来说是较幸运的一年：塔什干地区爆发的叛乱使他有机可乘，他包围了塔什干，并完全击溃了由著名的阿卜杜勒汗派来对付他的布哈拉军队。同年，督军丘尔科夫协同西伯利亚王一起俘获了捷维克利的侄儿乌拉兹·穆罕默德，并押送至莫斯科。后来，捷维克利为了营救自己的侄儿，于1594年请求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接纳他所统治的吉尔吉斯人归属俄国，但由于地处边远，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结果。

同时，同布哈拉人的斗争照常在进行着：由于受到挫折而忧心忡忡的阿卜杜勒汗，在与捷维克利发生不幸的遭遇之后不久就死去；其子接着死于刺客之手。这使捷维克利更为振奋，他从游牧于土耳其斯坦的乌兹别克人各部落招募了大批军队，控制了土耳其斯坦和毛危兰纳赫尔，即阿克苏、安集延、塔什干和撒马尔罕，直至米安卡尔。

捷维克利命其弟伊施姆苏丹领兵两万人留守撒马尔罕后，亲自率领七、八万大军向布哈拉推进，并予以包围。

但布哈拉人并不气馁，他们不断出击。在第十二天，守卫部队全体出动，打败了哈萨克人。撒马尔罕派出的增援部队只不过延长了战斗，并没有给哈萨克人带来任何好处。捷维克利被迫撤至塔什干，因伤致死。

在后继的诸汗王中，最负盛名的当推捷克伊，我们称之为佳夫卡，他控制了塔什干，同卡尔梅克人劳而无功地斗了差不多一辈子。佳夫卡是本民族的唯一立法者；依照他的命令收集了所有流传的习俗，即常规，法官可以根据历代相传的通行的习惯判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集子也散佚了。

约在1718年，佳夫卡被当时的西伯利亚省长加加林的一番诺言所迷惑，指望得到他的帮助来对付卡尔梅克人，因此，决定同另一些哈萨克汗王，即凯普和阿布尔·海尔，一起臣服于俄国政府。但是，被沙漠和仇视这些汗王的部落所分隔开的俄国，能为他们效什么劳呢？

13 过后不久，佳夫卡死去，几个汗国之间发生了内讧，这样的时机，准噶尔的君主噶尔丹策零是绝不会放过的。他于1723年征服了大帐和中帐，并把小帐从锡尔河逼至乌拉尔。1730年小帐在乌拉尔不得不归顺俄国的统治。

吉尔吉斯哈萨克人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分裂为三个帐，为什么它们叫做大帐、中帐和小帐①，它们开初居住在何处，对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吉尔吉斯人在这方面的传说又残缺不全，所以我们只得承认既成的事实。

例如，人们常说有个汗王在临死前把子民分给三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三（即小儿子）。这几个词在吉尔吉斯语中叫作乌卢、乌尔塔、基奇。而"帐"这个词是我们加上的，这是鞑靼人的词汇，一般是指"营地"、"大本营"之意。

吉尔吉斯人自己不称帐，而分为玉孜，即百户；乌卢—玉孜，即大百户，老大，按我们的说法，就是"大帐"；乌尔塔—玉孜，即中百户，老二；基奇—玉孜，即小百户，老三，按我们的说法，就是"小帐"。

吉尔吉斯人归属俄国有这样一个原因，即小帐为准噶尔人所迫，退出了锡尔河流域，朝西北方向，即恩巴河及雅伊克河方向转移。前方侦探潜入到雅伊克河对岸，给同部落的人送来一个令人极为欣慰的消息：那儿沿伏尔加河两岸有肥沃的草原和富饶的牧场。

① 我国史籍中分别称为哈萨克右部、左部、西部。——译者

在阿布尔·海尔汗的亲自率领下，一部分吉尔吉斯人抵达(喀山省的)诺沃舍姆申斯克；吉尔吉斯人洗劫了这座城池，他们虽然被驱逐，但仍抓走了许多俄国俘虏。

俄国于是又面临新的入侵的威胁……

但时代已发生变化：我国的边境已不象从前那样防务空虚，这次雅伊克河岸的防线挡住了百万野蛮匪徒的强攻。雄赳赳的雅伊克河的哥萨克们以侵袭对付侵袭，使自己的牧场免遭践踏，村庄免遭破坏，家庭免遭奴役，同时也捍卫了俄罗斯，使之免遭野蛮人入侵的深重灾难。希瓦汗王阿布尔·加齐曾撰写蒙古人和鞑靼人的历史(此书由我国外交部亚洲司所属的东方语言研习所主任杰麦宗男爵译成法文，于1874年出版)，他提到雅伊克河的哥萨克在十七世纪初对希瓦汗国的两次侵袭。在阿拉勃·穆罕默德汗即位后不久，一千名哥萨克对当时没有军队防守的乌尔根奇[1]发动进攻，14
将该城洗劫一空，掳掠一千名少女及同等数目的男孩作为俘虏，满载大批辎重向河边转移。他们在这里耽搁了七昼夜，阿拉勃汗就利用了这一时机：他从去乌尔根奇的路上折回，前去切断哥萨克的去路，并进入战壕。哥萨克奋战了两天，夺取了战壕，但希瓦人都骑了马，他们在离哥萨克退路上走了两站路程，再次掘壕据守；哥萨克在他们后面步行追击，为了抢夺战壕猛攻了五天。储备的饮水用完后，他们就喝辎重队马匹的血。到第五天，双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希瓦人转入进攻，哥萨克以大车为掩护进行防御。到第七天，希瓦人夺取了辎重，几乎砍死了所有的哥萨克人，只有一个连突围到河边，用树木堆成鹿寨，坚持了十五昼夜，但最后仍被歼灭。这次侵袭是在夏天发生的。

另一次侵袭是在1605年，也在夏天，开头也是哥萨克得胜，他们洗劫了乌尔根奇，但后来却没有逃脱，全被砍死，无一幸免。按

① 旧译乌尔赭赤。——译者

照阿布尔·加齐的说法，阿姆河在此事发生前三十年，即 1575 年，由乌尔根奇改道，流入锡尔湖，即咸海。希瓦人挡住了哥萨克到河边的去路，并趁他们焦渴难耐而失去抵抗力之际，予以歼灭。

1762 年出版的《奥伦堡地形》一书，第 73 至 78 页，记载着雷奇科夫收集的哥萨克的传说，其中提到统领涅柴和沙麦远征希瓦之事。总的来说，传说同阿布尔·加齐的叙述是相符的。但阿姆河改道流入咸海与涅柴远征正好在同一时候。此后，希瓦人"在里海海口堵塞了由咸海通往里海的入口，以禁绝今后两海之间的船只通行"。传说涅柴的队伍即"伙伴"只有五百人，沙麦有三百人。涅柴将希瓦洗劫一空，但为俘虏及财物所拖累，加之在所占领的城市里狂欢痛饮而贻误时机，来不及逃脱报复。

沙麦在草原上抓到"两名卡尔梅克儿童……要他们引路"，结果被卡尔梅克人诱入埋伏，当了俘虏。卡尔梅克人提议交换俘虏，但奉派接替沙麦的统领予以拒绝，他的理由是："他们那里统领多的是，没有司令官他们才呆不下去"。可是他们"并不重复"涅柴的路线，"而是从上游通过，到达咸海，那时他们的粮食已经吃完"……饥饿逼人，哥萨克竟"相互残杀而食，另一些人则饿得气息奄奄"。
15 他们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派人赴希瓦要求投降，结果被俘……而沙麦则在若干年后，由卡尔梅克人带到了部队。

卡尔梅克人及巴什基尔人虽然经常跟哥萨克发生纠纷，但在吉尔吉斯人入侵时，他们对我们也是有用的，因为他们保卫住自己的土地不被新的外来者强行瓜分，这也就给予雅伊克河的哥萨克和俄罗斯以极重要的援助。

凯普汗由于害怕遭到阿布尔·海尔的不择手段的袭击，向彼得大帝提出了佳夫卡汗曾经提过的请求，即请求将吉尔吉斯人置于俄国的庇护之下。

为了阐明已经开始的新的"民族大迁徙"（它后来却由于俄国

的威力而中止），有必要说一说推动这一运动的民族。

在中亚发生变革之后，由于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大部分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王朝所统治的中国北部和西北部游牧。十四世纪中叶，这个王朝被推翻，从此内乱不已，造成可怕的流血冲突。

有三个部落：绰罗斯、辉特与和硕特，它们在中国的西北部，在准噶尔游牧，结成了卫拉特联盟；后来土尔扈特人入盟，联盟就称为杰尔别卫拉特（杰尔别在蒙古语中是"四"的意思），或称为瓦剌。整个联盟由绰罗斯部落的台吉① 即首领掌管，但后来其余部落拒不服从，联盟削弱，互相倾轧，要求分立。例如 1621 年左右，土尔扈特人在和鄂尔勒克台吉率领下分立出来，他们移居到西伯利亚境内的鄂毕河、额尔齐斯河及托博尔河两岸，但他们在这里也得不到安宁，因为他们既受本部落中某些人的约束，又受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的排挤，前者力图恢复原有的秩序，后者早于 1594 年即已来此而不愿同他们分享游牧地。吉尔吉斯人称土尔扈特人为卡尔马克，即落伍者。我们又把这个称呼改为卡尔梅克，后来用以泛指其余的卫拉特人。到处受排挤的卡尔梅克人得知当年金帐汗国辖境内的俄国东南部草原的情况后，遂于 1628 年纷纷向这一带转移，共五万帐户，开始时向恩巴河及乌拉尔河，后来向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转移。俄国政府不但不制止这种肆意侵占本国边境荒漠地区的行动，反而感到满意，因为它指望这些新建的各帐汗国成为防御中亚半野蛮民族今后入侵的堡垒。但是，这种指望未免过早，因为卡尔梅克人把所占据的领土看作是他们征服的 16
土地，为侥幸取得的成功所鼓舞，梦想重建金帐汗国。于是开始骚扰城镇。阿斯特拉罕被焚毁和洗劫，但其内城却幸免于难，虽然卡尔梅克人全力猛攻，付出巨大的牺牲以至和鄂尔勒克本人的生命。和鄂尔勒克的儿子书库尔岱青继任后，侵袭仍未终止，直到最后用

① 蒙古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封号，授给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译者

武力追使他们归顺俄国。1655年卡尔梅克人的使节向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宣读誓书，表示"永效忠顺"，并协助俄军攻打克里木人及其他人。卡尔梅克人虽不经常拒绝出征，但仍继续骚扰俄国边境村镇。1661年，政府要求重新宣誓。书库尔岱青的儿子用舌舔刀，把刀放到脖子跟前，以他父亲及全部落的名义起誓，如果违背誓言，愿上帝降怒于他本人及其氏族……

佛教首领达赖喇嘛曾建议授予书库尔岱青以汗王的尊号，但遭到后者拒绝，因为他不愿引起俄国人对自己的怀疑。但他的继任者，著名的阿玉奇① 却并不拒绝接受这份荣誉。

于是，到十八世纪初，中亚草原作了如下划分：在北部游牧的是西伯利亚鞑靼人的各个分支和1594年来此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在东部是卫拉特人即准噶尔人；在南部是吉尔吉斯—哈萨克人，他们占据着土耳其斯坦和塔什干；在西部，在乌拉尔河和恩巴河两河上游之间游牧的是巴什基尔人，在这两条河的河口之间是卡尔梅克人；至于准噶尔人，他们早在十七世纪初，由于受到蒙古的阿尔登汗无休止的侵袭的压力，转移到西伯利亚，向我们的纳贡者鞑靼人征收贡税，并经常进犯我们的国土。

从此之后，准噶尔人的台吉同我国政府接触频繁，企图占据西伯利亚。

但他们频繁地向宫廷派遣使团，很快就使我国政府感到厌烦，1623年地方官员奉令不准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的使团通行，在他们已到达的城市听取其意见，给以适当的答复，并呈报莫斯科。

17 因为使团的主要任务是收受礼物，这些野蛮人又把礼物看成是贡品，所以一禁止使团通行，他们便开始更加频繁地进犯我们的国土。但过了九年我们终于作了让步，1632年命令重新接待卡尔梅克人的使节，并尽力安抚这个民族，以使它心甘情愿地撤离我国

① 他曾参加别科维奇的远征队，但刚出发他就带着手下人离队了。

国境。可见，我们承认了自己的无能，并用礼品恢复了进贡；1636年我们同卡尔梅克人签订了条约：康泰沙①（卫拉特联盟的首领）答应向我方引渡所有逃亡者，用骆驼将食盐从雅梅舍夫湖（巴尔喀什湖）运到额尔齐斯河沿岸码头，还帮助我们作战。就我们而言，如有必要，我们也必须支援卡尔梅克人。康泰沙对我们的诺言和我们的安抚的意义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他的信件并没有什么特别谦恭之处，1645年，他甚至以断绝关系相威吓，尽管他的使节在我们这里受到极其友善的款待，并携带复文，获准通行。

然而，卡尔梅克人继续欺压我们的吉尔吉斯人，即使在我军面前也无所顾忌。例如1715年，布赫戈列茨②的四千五百人的队伍在巴尔喀什湖附近修筑了要塞，卡尔梅克人当即出其不意地向要塞发动进攻。他们虽被击退，但队伍仍受包围，不得不拆除要塞，乘坐平底船顺额尔齐斯河撤走，伤亡约三千八百人。

就是这些准噶尔人，连俄国都不知道怎样同他们和睦相处，而对于还未有机地结成一个强大的联盟的自由哈萨克村社来说，显然是完全无法对付的。因此，佳夫卡于1718年提出接纳他及其所部归属我国的请求，可以认为是完全真诚的。但是，对于寻求我们庇护的吉尔吉斯人，我们却未能助一臂之力，因为我们自己只关心同当时的强邻保持和平与贸易的关系（彼得大帝于1721年1月19日发布敕令）。彼得一世本人在向里海沿岸进军时，曾亲自登门拜访阿玉奇，劝他放弃武功。

有人明确地告诉当时的康泰沙噶尔丹策零说，佳夫卡向俄国的乞求遭到了拒绝。这就使卡尔梅克人毫无顾忌地、大胆地向吉尔吉斯人的游牧地区推进，并且很快就占领了土耳其斯坦，甚至把

---

① 我国史籍中称珲台吉。——译者

② 曾受彼得大帝委派赴埃尔克特（即叶尔羌）并与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同赴希瓦。〔译者按：布赫戈列茨旧译布赫哥列兹。〕

18 吉尔吉斯人从锡尔河挤走。我们却不大愿意出来卫护吉尔吉斯人，因为他们刚刚捣毁了我边境村镇，而且，正如前面所说的，一直深入到诺沃舍姆申斯克。

吉尔吉斯人大难临头：雅伊克河的哥萨克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和巴什基尔人，都把他们从自己的牧场及游牧地驱逐出去，而准噶尔人坚持不懈地把他们从一个游牧地赶至另一个游牧地……吉尔吉斯人要躲避一切人，“就象兔子躲避灵犬一样”。这是他们自己用的比喻。

吉尔吉斯人三面受到排挤和追击，要不是远遁南方，真会全被消灭。

几乎整个大帐，加上中帐的一部分，都隶属于噶尔丹策零，大帐的残部游牧到了霍占①；中帐的大部分游牧到了撒马尔罕，小帐到了希瓦和布哈拉。吉尔吉斯人的破产景象极为凄惨：他们惴惴不安，仓皇逃命于各游牧地之间，结果畜群倒毙，人们饿得奄奄一息，男人抛弃妻子儿女，让她们听天由命。于是他们决心联合起来，推举机灵的阿布尔·海尔为首领。吉尔吉斯人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是住不长久，因为他们希望夺回原有的土地，这表现为所有三个帐同时拼命地向北推进，直到他们认为必须占领的地方。小帐进抵它原来的边界线恩巴河，但并不就此止步，却渡过这条河流，到达右岸，击溃了现在的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占领了他们的许多游牧地，直至雅伊克河。中帐向北推进到奥里河及威河，赶走了许多巴什基尔人。因此，这两个帐仍然靠近我国边境，但不能越过防线一步。唯独大帐仍与准噶尔人为邻，因此很快就被后者几乎完全征服。

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吉尔吉斯人已经占据了目前所拥有的这片土地，只是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和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的东部

① Ходжент 亦译霍德任特、霍真特。1936年起改名为列宁纳巴德。——译者

地区除外。在这两个地区居住的是卡尔梅克人和一些蒙古部落。

从此之后，各帐汗国中类似捷维克利和佳夫卡这样的汗王已不可再得，因此不妨设想，只有在哈萨克村社的旧制度下，这种政权才可能存在。自 1718 年佳夫卡死后，哈萨克分裂为许多个各自为政的集团，为了同外人交往，其中每个集团都推选某一苏丹氏族，并开始单独居住。

佳夫卡发现他所编纂的法典不能普遍推行，在临死之前附和 19
了阿布尔·海尔和凯普的主张，他们两人曾于 1718 年恳求彼得大帝接纳各个哈萨克汗国归属俄国。但佳夫卡这一希望也成泡影，因为我们对这些新属的臣民无所助益，同他们相去遥远，并且也因为我们本土的边防从这时起才开始加强。

彼得的名字在中亚具有强大的魅力，甚至连希瓦汗王本人都请求取得俄国的公民权，他指望俄国臣民的称号会使他挫败布哈拉汗王的野心，后者竟认为希瓦是他的纳贡者。

其实希瓦的指望非常简单：名义上臣属于一个国君，而由于相隔遥远，这个国君实际上不可能享有任何宗主权，这显然比臣属于一个近邻要有利得多。然而彼得却决定乘机征服中亚各汗国，名副其实地征服。为了控制俄国通向俄国商人尚未涉足的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富国的唯一通道，他为俄罗斯的进取指出了从里海前进和从额尔齐斯河前进的两条路线。

我们派赴中亚去建立据点并侦察道路的第一批远征队，就是按这两条路线行进的。

20

第 二 章

希瓦臣属俄国。关于阿姆河及叶尔羌河产金的传闻。加加林公爵、和卓涅费斯①、扎马诺夫和别科维奇。布赫戈列茨和利哈列夫远征队溯额尔齐斯河而上。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远征队由阿斯特拉罕出发。对阿姆河故道的勘察。古老的雅克萨尔特的传说。返回圣彼得堡。彼得一世的新敕令。新远征队的组成。里海东岸修筑的要塞。同科任的争吵。由古里耶夫出发。别科维奇举止乖僻。卡拉加奇附近四天的战斗。和约。希瓦人背信弃义。俄国人的惨死及被奴役。土库曼人进犯丘普-卡拉甘和克拉斯诺伏斯克两要塞。两座要塞弃守。彼得一世的进一步图谋。1718年弗洛里奥·别涅维尼的出使。被拘留于舍马哈。俄国使团同舍马哈汗王的军队交战。在布哈拉停留。脱逃。在希瓦停留。希瓦大官们蛮横无理。关于金沙传闻的证实。侍仆尼科洛·米涅尔的远行。别涅维尼的奏折。政府对别科维奇的惨死漠然置之。布兰克纳格尔于1793年、苏勃甘库洛夫于1818年以及别克丘林于1819年出使希瓦，试图同希瓦建立友好关系。俄国选择经由吉尔吉斯草原进入亚洲腹地的新路线。彼得一世和保罗一世关于这方面的意见。经奥伦堡远征印度。

还在1700年，希瓦来使就已向彼得大帝递交了沙尼阿兹汗的一封信，请求接纳他及其统治下的人民加入俄国国籍。

同年6月30日，彼得大帝复信准予所请，后于1703年又向希

① 和卓是伊斯兰教国家有特权的人们的尊称。——译者

瓦新立为汗王的阿兰·马哈茂德再次首肯，但是，希瓦汗王意在寻求庇护，以对付布哈拉，而彼得却忙于同瑞典人和土耳其人作战，顾不得为汗王采取任何有利的措施。虽然希瓦已臣属俄国，可是我们仍继续同希瓦过去所隶属的布哈拉保持贸易关系。1713年，有个和卓涅费斯来到阿斯特拉罕，他是土库曼族的一个支系萨德尔人①，同萨马诺夫公爵②过从甚密，并告诉公爵说，他想建议俄国沙皇攫取阿姆河一带地区，那里似乎出产金沙。他说希瓦人害怕俄国，填塞了阿姆河入里海的河口。但他补充说，不用费很大的劲 21
就可毁掉堤坝，使河流恢复故道，在改道时俄国人将会得到土库曼人的协助。

萨马诺夫陪同涅费斯前往彼得堡，通过近卫军上尉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③的关系，同这个土库曼人一起觐见了彼得大帝。

同时，彼得大帝得到西伯利亚省长加加林公爵的禀奏：在小布哈拉，埃尔克特（现在的叶尔羌）城附近的一条河里出产金沙。埃尔克特即叶尔羌位于叶尔羌河畔，显然，我们认为它和阿姆河是同一条河。加加林公爵在建议夺取埃尔克特城时，认为必须从托博尔斯克到埃尔克特沿路修筑要塞：第一座要塞建在雅梅舍夫湖即

---

① 萨德尔（Садыр），疑为萨雷尔（Салыр）之误，系土库曼族主要部落之一。——译者

② 他又叫扎马诺夫、西马诺夫等等，是个大骗子，波斯人，曾任吉梁的伯克（统治者），但不知何故弃官而走，信奉基督教，因此开始自称为公爵。〔译者按：伯克或译别克，是伊斯兰教国家封建主的尊称。〕

③ 别科维奇是卡巴尔达人，伊斯兰教徒称他为伊斯坎德尔伯克。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利用俄国那些一知半解的通译不能翻译别伊、伯克、汗王、苏丹等称号，死气白赖地想在我们这里钻营一个公爵。卡巴尔达被我们叫做"切尔卡斯基领地"；别科维奇，加上翻译成的"公爵"，这一由伯克而来的响亮的称号，其来源是一目了然的。这位新公爵娶彼得一世的护养人戈利增公爵的女儿为妻，因此得到沙皇的宠信。〔译者按：别伊为伊斯兰教国家小封建主和某些官员的尊称；加在人名之后意为"老爷"、"先生"。〕

巴尔喀什湖附近的额尔齐斯河畔，然后酌情陆续修建。他着手修筑要塞，派兵驻守，甚至从西伯利亚省的收入中拨款作为军费。

当时正在俄国的希瓦使者阿舒尔伯克赞同加加林公爵的见解，他建议彼得大帝在阿姆河流入里海的故址近旁修筑一座要塞，并派驻防守部队。

同查理十二世的战争结束，战果辉煌，因而彼得才有功夫专心致志地考虑他酝酿已久的开辟通向印度的道路的想法。彼得对阿舒尔伯克优礼相加，送去六门配有火药和炮弹的大炮，托他带回赠给希瓦汗王，并委托他到印度去运回雪豹和鹦鹉。

以后传闻汗王已遇害，阿舒尔伯克即在阿斯特拉罕被捕，大炮被收回，后来别科维奇出征，大概带走了这些大炮。

彼得决定从里海和西伯利亚两方面举兵远征，与其说是为了黄金，不如说是为了把中亚最大的一条河流阿姆河引向里海，并以此开辟俄国同远方国家交往的方便的通道。西伯利亚远征队由布
22 赫戈列茨中校率领，共两千人，外带数名通晓矿业、工程及炮兵术的瑞典俘虏，溯额尔齐斯河而上，于雅梅舍夫湖附近修建要塞，由此进抵埃尔克特，夺取该城，并勘探开采金矿的地点。1715 年 7 月，由两个步兵团和七百名龙骑兵组成的远征队从托博尔斯克出发，三千人分乘三十二只平底船和二十七艘木船溯额尔齐斯河而上。在塔拉，一支人数为一千五百名的龙骑兵队与远征队会合。这支骑兵沿河而行，以肃清草原上的敌人。到 10 月 1 日，远征队抵达巴尔喀什湖，并开始在附近修建雅梅舍夫要塞。

康泰沙[①]得知这个消息，并获悉我们继续前进的意图，便于 1716 年 2 月末集结一万名军队，出其不意地攻占了要塞。但俄国人重振军威，又撵走了卡尔梅克人。可是被长期围困之后，全部储

① 我们把准噶尔人和卡尔梅克人统称为四卫拉特联盟。康泰沙是这一联盟的首领。

备耗尽，坏血病和炭疽病流行，大量减员，最后毁掉要塞，七百人（就是说，死亡达三千八百人）分乘十八只平底船，于4月28日撤退。队伍在鄂木河口停下，开始修建鄂木斯克要塞①。

这次远征的失败，还由于卡尔梅克人在离雅梅舍夫五十二俄里处截获了我们一支庞大的运输队，载有粮食、金钱、各种军需品以及商人的货物。这批商人有七百人，是在一支小部队的护卫下加入远征队的。

人们顽强地战斗了一整天，可是到最后，运输队仍被敌人截走，后来还在布赫戈列茨的队伍近旁经过。储备不足，疾病流行以及孤立无援，迫使我们放弃要塞。布赫戈列茨去了彼得堡，遗缺先后由姆斯季戈列夫和斯图平接替，后者于1717年在雅梅舍夫湖畔修建了一个多面堡，建立了据点。

当时在鄂木斯克和雅梅舍夫两座要塞之间又修建了一座要塞，叫作热列津斯克，1718年又修建了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虽有准噶尔人的敌对行动，但利哈列夫少将②以额尔齐斯河上这些要塞作为据点，于1719年和1720年率领四百四十人终于打通了额尔齐斯河上游，直抵斋桑泊，甚至进入黑额尔齐斯河，后于归途中修 23
建了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③要塞。因此，在西伯利亚方面，五年之内，我们牢牢地占领了整个额尔齐斯河流域，长达一千多俄里。

另一支从阿斯特拉罕开赴希瓦的远征队，由禁卫军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团上尉亚历山大·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担任长官。

1714年5月29日，沙皇发布敕令，钦命亚历山大·切尔卡斯

---

① 要塞建在鄂木河左岸，直至十八世纪末。此后迁到右岸。

② 于1718年接替加加林，后者奉召回彼得堡，因贪赃枉法被交付法庭，并于1720年在参政院前处以绞刑。

③ 原名锲格尔图喇。——译者

基公爵前往希瓦祝贺新汗王即位，并以进行通商为名转赴布哈拉，责成御前大臣喀山督军萨尔蒂科夫拨给别科维奇一千五百名军人，五千卢布经费，此外还须刻不容缓地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同年8月13日，别科维奇到达喀山，而10月28日，部队已在阿斯特拉罕登船（两艘纵帆船、二十七艘平底海船以及一条捕鱼船）。

远征队有一千九百人，包括一千六百五十名正规步兵。11月7日，整个船队从"阿斯特拉罕平坦海岸"出海，直向古里耶夫城进发，但由于海水结冰，船只受阻，远征队被迫于12月初返回阿斯特拉罕，在乌拉尔河和捷列克河入海处各损失两艘平底船。

别科维奇要求萨尔蒂科夫在开春前派遣五百名雅伊克河哥萨克到古里耶夫城，下令补充船队二十艘新造的双桅帆船，然后动身前往他的故土卡巴尔达，开春前返回阿斯特拉罕，随即于1715年4月25日启程出海，照旧先到雅伊克河口。萨尔蒂科夫派遣的雅伊克河哥萨克骑兵队正在古里耶夫城附近待命。别科维奇最后明白无法将这些骑兵装上船，便打发哥萨克回去，只率领步兵开往丘普-卡拉甘。

在这里稍事休息，并向土库曼人收集有关引阿姆河沿故道入海的可能程度的情报后，别科维奇便派阿斯特拉罕的两名贵族费奥多罗夫和兹凡斯基同土库曼人和卓涅费斯去观察地形，他本人则去"红水"，据说那是阿姆河的旧河口，上述贵族的勘察组也应到达该地。

这个勘察组骑着骆驼沿希瓦商路前进，走了十八天到达天然
24 界线卡拉加奇，在这里他们的路线和通向阿斯特拉罕的大路会合，并发现一道堤坝，长五俄里①，高一俄尺半，宽三俄丈②。

① 一俄里等于1.067公里，等于500俄丈。——译者

② 一俄丈等于2.134公尺。——译者

当时阿姆河水泛滥，水位高与堤平。

然后他们察看了河谷，土库曼人言之凿凿，认为这就是阿姆河的故道；沿河谷走了三天，他们确信两旁有城镇和过去的水渠（引水灌溉渠道）的遗迹；尽管俄国贵族再三请求，但涅费斯担心匪帮的袭击，拒绝带领他们继续沿河谷前进。由于他的坚持，他们向克拉斯诺伏迪（红水）进发。塔拉诺夫斯基奉命从克拉斯诺伏迪前往第一组所抵达之天然界线阿塔-易卜拉欣，但他没有走多远，因为引导他的土库曼人也拒绝走得太远。塔拉诺夫斯基相信了向导们的话，认为河谷确实一直伸延到里海，即行折返。别科维奇对这次勘察也感到满意，而关于古老的雅克萨尔特的传说①，在他的心目中也成了可信的事实。

1715 年 10 月 9 日远征队返回阿斯特拉罕。

彼得一世收到切尔卡斯基关于勘察结果的禀奏后，下令派科任的船队去查清里海沿岸的情况。

别科维奇被召回彼得堡，随同彼得前往里加，他竟能使皇上确信再次远征定能取得成功，并因肩负重任而晋升为近卫军大尉。

彼得写了新敕令，共十三条，命令公爵在克拉斯诺伏斯克湾阿姆河旧河口修建一座能容千人的要塞；在天然界线卡拉加奇发现的堤岸处修建另一座要塞。

如果能把河流引回故道，并截断它流向咸海的支流，那就要毁掉旧堤，另建一道新堤。

到达希瓦后应说服汗王加入俄国国籍，答应汗位由其家族继承，并派驻一支俄国近卫军，但驻防费用须由汗王负担。如果这个条件难以接受，则军队的给养可由俄国供应，但只维持一年。如汗王同意这些条件，则在他的协助下装备两支远征队，并带商队同

① 出处不详。从上下文看来，系指希瓦人填塞了阿姆河入里海的河口的传说。——译者

25 行：一支赴埃尔克特城[1]，另一支偕同“假充商人”的科任去印度莫卧儿。两支远征队都应勘测路线，并作详细记载。

别科维奇在希瓦逗留期间，应探听有关布哈拉汗王的情况，并应向他建议提供一支俄国近卫军，因为那里几位汗王“吃尽了臣民的苦头”。

参加远征队的有下列部队：

一）步兵：由阿斯特拉罕省、喀山省和沃罗涅什省调集了三个团：库什尼科夫中校的阿斯特拉罕团，一千三百七十三人；赫鲁肖夫中校的喀山团，一千二百五十四人；冯德尔·文登中校的亚速团，一千一百人。共计三千七百二十七人。

二）骑兵：弗兰肯贝格少校的龙骑兵团，六百一十七人，由奔萨龙骑兵的五个连和阿斯特拉罕瑞典俘虏的一个骑兵连混编而成。

三）哥萨克：统领鲍罗金的十五个雅伊克河哥萨克连，一千五百人；统领巴斯马诺夫的五个格列宾斯克哥萨克连，五百人。共计二千人。

四）炮兵：炮队由二十六人组成。有各种口径大炮二十二门。

五）海军：一二百三十二人，其中有七十一名水手；一百四十六名新兵，他们是士兵和园丁的子弟；四名军官；一名领航员和十名非战斗人员。

此外，直属队部的有：一名主持修建要塞的工程师和两名见习生，四名医生，二十一名贵族，两名通译，十五名录事以及八名粮秣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官吏（其中有两人是监督其余六人的督察官）。

全队共计 6,655 人。士兵、龙骑兵和哥萨克的军粮由喀山供

① 由西伯利亚向埃尔克特推进的失利，彼得一世已有所闻。

应一年;在海上航行期间,由阿斯特拉罕供应半年。

除军粮外,每个士兵和龙骑兵发半普特[1]鱼——鲤鱼或本地产的鲟鱼,每人发葡萄酒和醋各一维德罗[2],还发一件皮大衣。

正规军的校官和尉官全年固定发给全薪,士兵每月发四十五戈比。

为前往印度的商队购置了五千卢布的货物。

远征队的船队拥有 138 艘各类船只。

远征队的装备总值为 218,031 卢布 $90^{1}/_{4}$ 戈比。 26

由阿斯特拉罕开航的那一天(1716 年 9 月中旬),别科维奇得悉妻子和两个女儿淹死,悲痛万分。这使公爵心烦意乱,以致后来影响他的思考能力。别科维奇把骑兵留在阿斯特拉罕,亲率步兵乘船前往里海东岸。丘普-卡拉甘是阿斯特拉罕和克拉斯诺伏迪之间一个适宜的中间站,加之又有优良的锚地,所以别科维奇选定在这里修筑工事,并以圣彼得的名字命名;赫鲁肖夫团即留守在这里。

但地点选得并不合适,因为在草木不生的沙滩上,根本没有淡水,打的井过一昼夜井水就变得又苦又咸,因而不得不经常填平旧井,再打新井。

从丘普-卡拉甘派出两个使团:沃罗宁和斯维亚托伊由陆路赴希瓦,达维多夫经阿斯特拉巴德赴布哈拉,须由科任护送至阿斯特拉巴德。但科任没有执行这一委托,抵达该地后,不让达维多夫及其随行人员登岸,虽然阿斯特拉巴德汗王为使团派出了向导,提供了马匹。

别科维奇将赫鲁肖夫的喀山团留驻在圣彼得要塞以后,携带十一门大炮,又航行了一百二十俄里,然后停泊在别赫季尔-利曼

① 一普特等于 16.38 公斤。——译者

② 维德罗(俄桶),俄国液量名,等于 12.3 公升。——译者

湾(不到金杰尔利湾)，这个海湾是亚历山大巴伊①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在这里动工修建另一座要塞，它也以别科维奇的名字命名为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它的地势非常便于防御，所以只留下喀山团的三个连驻守。后来当别科维奇想起要在自己的封号上增添"杰夫列特·基烈"（即王国征服者）这个更为响亮而威严的字眼时，又把这座要塞改名为"杰夫列特-基烈"。11月3日别科维奇公爵抵达克拉斯诺伏迪，在这里动工修建第三座(也是最重要的一座)要塞，扼守着巴尔干湾的咽喉。

科任也来到了这里，他欺骗别科维奇，说是阿斯特拉巴德汗王不让达维多夫少尉通过波斯的领地，原因似乎是波斯发生了暴乱。

冯德尔·文登奉命率领亚速团(即科罗托雅克团)和阿斯特拉罕团留下修建要塞，这几个团还有一半人"尚未到达，因为海上风
27 暴把他们吹散，飘流到海岸上，进入波斯山地和特鲁赫明人地区②"。

情况同丘普-卡拉甘一样，地址选在缺水和草木不生的沙滩上，井里的水"同海水很少差别，海沙冲积井内，水味过咸"③。科任和甚至拒绝指挥的冯德尔·文登都提出异议，但毫无结果。"照命令去办，继续试验"，——别科维奇作了回答，便到阿斯特拉罕去了。而驻防军为这个试验付的代价可不小：到1718年春，2,473人只剩下三百挂零，而在丘普-卡拉甘，用科任的话说，"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完全不明白，别科维奇改变彼得一世的敕令，把修建一座要塞改为修建三座，几乎把他的全部步兵、即全队最可靠的分子，都扔到这些要塞里，有什么必要……远征队的主力和大多数部

① 巴伊是伊斯兰教国家小封建主(或牧主、富商和富农)的尊称。——译者

② 1718年4月30日冯德尔·文登给阿普拉克辛伯爵的报告。

③ 1718年4月13日科任给阿普拉克辛的报告。

队，于事毫无补益地困死在缺水而又发臭的沿岸的工事里。

别科维奇选择的路线也违背了彼得的旨意，他不是从克拉斯诺伏迪，而是从阿斯特拉罕出发走阿姆河的故道……

下属人员已不再信任他，这毫不足怪。而当他穿上亚洲人的服装，把头剃光，并且采用杰夫列特·基烈(即王国征服者)的称号时，那些受他指挥的俄国人，便开始怀疑这位卡巴尔达的公爵是否背叛了……

他同一个女基督教徒、俄国一位有势力的公爵的女儿结婚，因而背叛了父辈的信仰，他的兄弟们却仍然是穆斯林。当然，象所有的穆斯林一样，他们不能照原先那样同他相处。当别科维奇的妻女死去时，无论是他的亲友或他本人，都很容易把这场灾难解释成真主为他背叛父辈的信仰而降予的惩罚……现在他对基督教还能有什么留恋呢？

既然他的两个兄弟西翁恰和阿克·穆尔扎后来带领几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贵族来到了远征部队，那末，这不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已同他和解了吗？既然别科维奇重新穿上鞑靼人的服装，剃光头发，改换名字，那末，他不是又变成原来的鞑靼人了吗？虽然这是从外表上来说，而且，在这次进军之前，他就已毁掉了全部步兵三千多人，征途中又把龙骑兵断送给了希瓦人，难道他还没有在真主面前赎清自己的罪过吗？难道他不是袭用康拉德·瓦连罗德①的办法来对付俄国人吗？

1717 年 2 月 20 日，别科维奇乘骆驼回到阿斯特拉罕，着手准 28

① 康拉德·瓦连罗德(1393 年卒)，条顿骑士团团长。据传说，他本是立陶宛人，原名阿尔夫·瓦尔脱，小时被袭击立陶宛的条顿骑士团所俘，在骑士团中长大。他念念不忘祖国，终于逃出了虎口。后来他决定打进骑士团为祖国复仇，途中杀死了一位名叫康拉德·瓦连罗德的德国伯爵，便冒充其名混进了骑士团队伍，又因屡建奇功，被推举为团长。不久，冒名的康拉德·瓦连罗德率领所部攻打立陶宛，预先把全部军情泄露给立陶宛人，使骑士团遭到惨败。——译者

备第四次进军。

科任已不愿执行切尔卡斯基公爵委托的任务，不愿参加拟议中的远征。他一再说明远征将劳而无功，而要求担任出使印度的特别任务。他从卡尔梅克人的阿玉奇汗处得悉：希瓦在集结军队，准备抵御俄国人；俄国人去后会喝不到水，也弄不到干草；希瓦人企图进攻克拉斯诺伏斯克工事；切尔卡斯基公爵派遣的急使"不会受到尊重"。

科任把这个情况奏明皇上并呈报海军大将阿普拉克辛伯爵和缅希科夫公爵，控告别科维奇企图"将俄国军队出卖给蛮族"，他本人便回到了彼得堡。可是由于这种擅自行动，他被交付法庭，但后来，当他报告的情况得到证实时，大概又免予究办。阿玉奇汗送来的消息为沃罗宁和斯维亚托伊从希瓦写来的信所证实。

沃罗宁一直受到拘禁，直至汗王远征回来。但过了一个月，汗王才准许沃罗宁前去参见，在接受国书和礼物之后，不作任何答复，也不放沃罗宁返回俄国。希瓦确实在集结军队，并已派出一千人的先头部队迎击俄国人。切尔卡斯基公爵虽已了解希瓦人在备战，但总以为能战胜他们。

被指定组成陆路远征队的有步兵：两连士兵乘马，三百人。骑兵：一个龙骑兵团，六百人。非正规军：雅伊克河的哥萨克一千四百人，格列宾斯克的哥萨克五百人，切尔克斯的贵族（包括别科维奇的两兄弟西翁恰和阿克·穆尔扎在内）二十二人，尤尔托夫的鞑靼人（卡尔梅克人）三十二人，诺盖的鞑靼人约五百人。炮兵和海军估计应为一百人左右。总共 3,454 人。配备六门大炮。随队的商队有三十五名商人（其中俄国人十三名）及 161 名仆役。

随队的人员还有：萨马诺夫（扎马诺夫）公爵，数名阿斯特拉罕的贵族、书吏及通译；向导仍由原来的土库曼人和卓涅费斯充任。

因此，全队共计应有 3,646 人，而其中步兵只有三百名；

军队领到了三个月的军粮、炮弹和其他物资；买了297匹马充作两连步兵的坐骑，二百头骆驼驮载辎重。哥萨克有自己的驮载马匹；龙骑兵每两人配一匹马；此外，还向阿斯特拉罕、克拉斯诺 29
雅尔斯克及其他地方的居民征调近三百辆牛车和不少大车以供运载之用。

1717年复活节周内，即4月底，雅伊克河的哥萨克和格列宾斯克的哥萨克，在帕利奇科夫准校指挥下，带着其他部队（步兵、龙骑兵、贵族等等）的全部马匹向古里耶夫进发，而其他部队的人员一星期后乘船前往该地。

别科维奇从古里耶夫附近的兵营抽调一百名雅伊克河的哥萨克，加强丘普-卡拉甘的驻防军，因为它一个冬天因死亡而减员达五百人（原有1,254人）。别科维奇一直想吸收阿玉奇汗属下的土库曼人以补充自己的队伍，但土库曼人诡称天气酷热，只派来十个人，随带一名向导叫卡什卡。原来土库曼人已同希瓦有了交往，在任何一方取胜之前都保持中立。别科维奇大可不必在古里耶夫近郊驻扎一个来月……部队错过了凉爽的日子，恰恰等到热天。

在此地驻扎期间，卡拉卡尔帕克人发动了一次夜袭，他们偷走哥萨克的全部马匹，还抓去了看守马群的六十名哥萨克。但别科维奇前去追赶，夺回了马群，救出俘虏，还抓了数名卡拉卡尔帕克人。

6月初，可以说是草原行军最不利的天气，部队从古里耶夫出发行军。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从行军中生还，经过多次对向导和卓涅费斯和鞑靼哥萨克乌拉赫麦特·艾哈迈捷夫进行盘问，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关于队伍出发的日子，他们各执一词，说不准是哪一天，但大约是三圣节① 以后，6月8日。

“为了饲料和饮水”，队伍没有走左边通往希瓦的大商路，而踏

① 三圣节（троица）的三圣指耶稣教中圣父、圣子和圣灵合成为一上帝的说法，该节日在复活节之后的第五十天。——译者

上了一条新的小路，它傍着海岸，跨过许多条小河。经过八天连续的急行军，一天也不停顿，走了三百俄里，队伍到达恩巴河。在这里休息了两天，队伍进抵天然界线鲍加恰特，然后沿着希瓦大路前往杜奇坎井、曼苏尔马斯井及奇尔丹井。在这里宿营时，随队来的卡尔梅克人和土库曼人同向导卡什卡一起逃跑——一部分逃回自己的阿乌尔，一部分逃往希瓦。于是和卓涅费斯一人充当向导，他把队伍带到了桑井、科斯奇戈兹井、别利亚夫利井、杜拉利井和亚尔
30 基苏井，更确切地说，是扬基苏井①。别科维奇从这里（离希瓦有八天的行程）派遣贵族克列伊托夫带领一百名哥萨克去希瓦，向汗王说明他们出使的和平目的。这完全是徒劳的，因为这同远征一开始别科维奇所采用的苏丹和"王国征服者"的封号根本不协调。别科维奇显然在博取土库曼人的欢心，他剃光了头，穿上了切尔克斯人的服装，据说他还暗示他本人可能当上希瓦的汗王。

大约有一千名马匹不好的哥萨克，外加许多掉队的士兵，留守扬基苏井。队伍继续朝舍米尔顿井、卡拉库麦特河和阿克库里河进发，据涅费斯说，这两条河都是阿姆河的分支。

上面提到的地名，没有哪一张地图上能找到，而咸海西岸的杰夫列特—基烈要塞，据当地人的传说，是别科维奇修建的，它的废墟却完全难住了研究者。马克舍耶夫教授在他的《土耳其斯坦历史概述》一书第72页上论证，卡拉库麦特河即是天然界线卡拉古姆别特，它靠近艾布基尔湖，现已干涸。而阿克库里（译成俄语是"白湖"的意思）小河也就是艾布基尔湖。要证实这一点，或驳斥这一点，都是完全不可能的，虽然不妨设想向导涅费斯能分清小河与湖泊，也不妨设想那些任意改变人们亲手安排的、流向已起了很大变化的大水渠叫做小河。我们知道塔什干近郊的鲍斯苏和乔利水渠，它们现在连小水沟都不象，人们还叫做小河。何况一百八十年

① 扬基苏翻译出来就是"新发现的水"的意思。

以前，在希瓦汗国，这种情况同样是可能的。

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十分简单，这条行军路线是根据目不识丁的土库曼向导的话记录的，由于没有地图，他可能忘记了地名，如果不是故意这样做的话。要知道，如果在盘问他时了解到他是开小差离队的，那决不会轻易饶过他的。当然，他也并不那么简单，肯于招认这一点……但无论如何，可以假定别科维奇是从恩巴河口抄近路到达咸海的，他在海岸上修建了杰夫列特-基烈工事，然后向希瓦绿洲前进。

在附录的中亚地图上，涅费斯所走的这条路线上的天然界线和水井的地名，一个也没有，而这张地图是根据参谋总部的地图多次复制（包括最近几次）描绘的。因此，地图上标的远征路线是极其粗略的：紧靠萨姆湖和阿斯曼泰湖行进，只到希瓦绿洲为止。两百年间，当然有许多天然界线和水井可能消失，又有新的出现，因 31
而假定有一片广阔的地带，城市兴起了，这片广阔的地带就不存在了。我们曾经亲眼看到咸海著名的艾布基尔湾干涸了，不只是从地图上消失，而且也从当地对原先的天然界线的称呼中消失了。

如果对涅费斯和鞑靼人艾哈迈捷夫的口供信以为真，那末在8月15日以前，队伍已到达卡拉加奇，它处于湖区，即阿姆河的泛滥区，离希瓦一百五十俄里。队伍就这样在光秃秃的草原上走了六十五天，行程1,350俄里，而且是在一年当中最炎热的季节，温度通常都在列氏40°①以上。

几乎每次休息和宿营时都要挖许多口（达三十五口）二至四俄丈深的水井，因而部队得不到休息。在6、7月这样最炎热的季节作这样艰苦的行军，当然会造成骆驼和驮马的大量死亡。途中虽然经常全天休息，也无济于事，我们发觉，在亚尔基苏井（即扬基苏井）不得不留下一千名哥萨克和疲惫不堪的马匹。被俘后得救的

① 列氏1度等于摄氏0.8度。——译者

哥萨克费奥多尔·叶麦利扬诺夫在讯问时供认，从古里耶夫至希瓦领地，“粮食扔得到处都是，一路上丢了很多掉队的马匹……路途遥远，饲料又不够，好多马匹都累倒了”。

同时，开小差离队的那些土库曼向导逃到希瓦后，希尔加齐汗立即下令把克列伊托夫及其卫队分别关进监狱，并急如星火地调集军队。为了探明来使的性质，汗王派出手下的贵族，随带奉送给别科维奇的礼物，来到远征队。别科维奇整整两天不见这些使者，因为留在亚尔基苏的一千名哥萨克还没有到达。

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向希瓦人显示远征队的力量。传说希瓦军队人数众多（其实只有二万四千人），吓得涅费斯也从俄国人身边逃跑了。别科维奇公爵获悉汗王已率兵严阵以待，便背水布阵，其余三个方面都用牛车和大车堵住。

俄国人到达卡拉加奇后的第二天，派出捕鱼的六十名哥萨克被俘；17 日，希瓦的骑兵逼近远征队，不宣而战。

战斗继续到夜间。天黑后，希瓦人后撤约两俄里，扎下了大营，以半月形包围了俄国人的队伍。

为了防备新的进攻，别科维奇在自己的营地周围挖了壕沟，筑
32 起土墙，架上六门大炮。第二天又打了起来，持续了两昼夜（另外有些人甚至说战斗延续了五天）。希瓦人大多使用弓箭，当然不能使藏在掩体后面的俄国人遭到多大的伤亡，本身反而受到我方枪炮的巨大杀伤。我方的全部损失是阵亡十人。希瓦人看到进攻失利，便开始谈判。

希瓦的使者辩解说，进攻我方不是汗王的旨意，而且那时汗王也不在军中。

同时，希尔加齐汗广采众议，提出了由他的财粮官想好的一个阴险的计划：举行谈判，引诱俄国人的首领到来，然后，以安排到各个城市过冬宿营为借口，迫使他把兵力分散成为几股小部队。

俄国军营也连续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弗兰肯贝格少校和其他军官发言坚决反对谈判，唯独萨马诺夫赞成，而别科维奇采纳了他的意见，理由是队伍已疲惫不堪，马匹和骆驼呆在战壕里，再不放牧是不行的。

会议期间，8月20日上午，希瓦人又发动进攻；当别科维奇通过一名鞑靼人要求作出解释时，汗王即率军回营，并通知说进攻是土库曼人和阿拉尔人背着他发动的；为了使我们深信不疑，汗王命令带出两名土库曼人，似乎这两人属于违令进攻的肇事者之列，其中一人的鼻孔和另一人的一只耳朵，都穿着细绳被押到军前示众。

过后不久，希瓦的两名全权代表库卢姆巴伊和纳扎尔和卓来到俄国营地签订初步和约，双方盟誓批准，两名全权代表吻可兰经，切尔卡斯基公爵则吻十字架。第二天，汗王邀请别科维奇公爵到营地参加盛大的招待会，并举行谈判。别科维奇立即出发，陪同前去的有他的两个兄弟、萨马诺夫及侍从，随行的还有七百名哥萨克和龙骑兵。汗王的军队让开一条大路，放他们走向汗王的帐幕，近旁已为别科维奇张好了帐幕。

次日，汗王接见了切尔卡斯基公爵，后者向他递交了国书和沙皇的礼物，其中有呢绒、糖、貂皮、九只大盘子、九个小碟子和九把银匙子及其他物品①。汗王向他反复说明对俄国人亲善之意，吻 33
可兰经宣誓，批准库卢姆巴伊和纳扎尔和卓所签订的和约，并设宴招待别科维奇和萨马诺夫，席间演奏了俄国军乐。

此后，汗王率军向希瓦城后撤；俄国部队也随之同行。第二天，汗王退还礼物，指责所送的呢绒是"碎料"，而沙皇的信件却写明是匹头。原来是萨马诺夫将呢绒撕成碎块（每块五俄尺），其目的是想从中占到某种便宜，"以便他们能捞点东西回去"。切尔卡斯基痛斥萨马诺夫这种胡作非为，声泪俱下。但为了掩盖事件真相，

① 在中亚和波斯的风俗中，数目字"九"表示尊敬。

宣称这是他私人送的礼物，沙皇的礼物以后再送交给汗王。

后来别科维奇真的重新向汗王及其亲信送了礼物。

在出发去希瓦城以前，别科维奇公爵派遣贵族兹凡斯基面告冯·弗兰肯贝格少校和帕利奇科夫关于汗王对他们的友好接待以及他即将去希瓦等事，并命令这两个人率领全体留守人员跟上。

经过天然界线旧希瓦城（库尼亚-乌尔根奇）和咸海耕作区时，汗王在波尔苏城附近的波尔松古尔大灌溉渠边扎营，离希瓦城有两天的路程。在这里别科维奇再次同汗王会见，又向他送了礼物。我们的主力部队驻扎在离希瓦人营地大约三俄里远的地方，因为希瓦人不让他们靠近别科维奇的大本营。第三天，汗王宣布他不能在一座城市里安置这样庞大的队伍，因此要求兵分几路，分驻在希瓦城邻近的几座城市里。

说来奇怪，别科维奇竟然同意满足汗王的这一愿望，派遣自己护卫队中的大部分人，即七百人中的五百人，同希瓦派来的带路人一起前往俄国营地，向冯·弗兰肯贝格和帕利奇科夫下达了相应的命令。

我们的军官不像公爵那样轻信，他们对这道荒唐的命令感到大吃一惊。冯·弗兰肯贝格对带来分兵的建议和领他们去驻地的乌兹别克人不满地说，指挥俄国部队的不是汗王，而是别科维奇公
34 爵。别科维奇的两道书面命令也都没有执行。这些雄纠纠的军官觉得事情十分清楚，命令的荒唐也十分明显，只是在冯·弗兰肯贝格为此特意到希瓦大本营当面向别科维奇提了意见，并且受到送交军事法庭的威胁之后，这两位军官才听天由命，把部队分成五股，让大家随着派来的乌兹别克人分头而去。

于是，俄国人的小部队，以四百五十人至五百人为一股，在希瓦人的监护下四处分散，希瓦人好象接待贵宾似地把他们分别送到宿营地。希瓦人期待的就是这一刻：切尔卡斯基刚给部队下了

最后一道命令，听任他们离他而去，还来不及下马，希瓦人就向留在他身边的一支人数不多的卫队猛扑过来，一部分被砍死，一部分当了俘虏，财物全被搜去。埃科诺莫夫、萨马诺夫公爵和切尔卡斯基公爵都被剥光衣服，当着汗王的面全被砍死。其余几支俄国部队也都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历尽艰险，含辛茹苦，英勇无畏地同大自然斗、同敌人斗，到头来却似乎只是为达其目的而蒙羞受辱地死去！

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斩尽杀绝，身强体壮的人被挑选出来充作劳动力，被驱使去开沟挖渠。传说其中最大的沟渠，如帕尔凡阿塔，就是俄国人挖的。被俘的瑞典人也曾给我们挖了拉多加运河，可见这是习以为常的。波尔苏城的居民广泛参与了对俄国人的屠杀，后来，在 1873 年远征希瓦时，他们的后代纯属偶然地遭到了残酷的报复，因为我们的人当时并不知道与之交手的正是那些欠下俄国一笔血债的人。

汗王凯旋回到希瓦城，受到兴高采烈的人群的欢迎。斩获的头颅剥下了皮，再塞满草。阿达尔门两旁专门树起了木架，萨马诺夫和埃科诺莫夫的剥制的首级高悬示众。别科维奇的首级则送呈布哈拉汗王，但他拒绝接待来使，吩咐派人在路上拦住，传言说："既然他们的汗王是吃人的生番，就让他们把首级带回给他，我不参与他的勾当。"

关于俄国远征队被歼的经过，还有这样的说法①：在谈判时，别科维奇要求堵住阿姆河流向咸海的河道，或者毁掉拦截阿姆河流入里海的大坝。希瓦人推说完成这项任务有困难，别科维奇即决定自己动手。他抓了几个人质，强迫他们带路前往阿姆河，要在那里筑坝使流入咸海的阿姆河改道。

向导领着俄国人走进无水草原，第六天，俄国人焦渴难耐，不

① 阿布尔·加齐·巴亚杜尔汗：《鞑靼人的族谱》。第 2 卷，第 345 页。

得不分兵几路，赶快找水，于是希瓦人将他们逐股消灭。

这种说法提到了引阿姆河流入里海一事，有些近乎情理，因为一旦能够对希瓦人发号施令，当然应该首先想到彼得大帝梦寐以求的理想。至于深入无水草原，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驻扎在大灌溉渠畔，离希瓦城有两天路程，就是说离阿姆河无论如何也不会超出四天行程，却走了五天，这真是怪事。而且只带了一些沼泽水，部队是无论如何不够用的。

但更妙的是，别科维奇的两个兄弟，连同随从，都被释放回国……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宽大的对待？因为他们是穆斯林，还是因为他们变节降敌？根据涅费斯提供的不太确切的材料，可以认为别科维奇的部队中牺牲和被俘者多达三千人，而从古里耶夫出发时他带领的是 3,646 人，因此 646 人的差额可算作行军途中的损失。由于极度辛劳困苦，人马必然疲惫不堪，原有人数损失四分之一，这可算是微不足道的；在最炎热的天气搞急行军，也完全不象预料的那样会招致毁灭。

过去有些人描述别科维奇远征时认为，三千五百俄军之所以全军覆没，是由于希瓦人的诡诈、卡尔梅克人阿玉奇汗的背叛和别科维奇因家庭悲剧引起精神失常而不加思考地轻信所造成的。马克舍耶夫引用了这些人的意见，在第 75 页上写道："维谢洛夫斯基在其《希瓦汗国历史概论》一书（第 173 页）中说得很对，别科维奇希奇古怪而又模棱两可的地位（一方面是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又是作战部队的首领，因而也是敌人），这也是……颇为重要的原因"。马克舍耶夫赞同这种看法，认为它是对的，因此可以设想，如果他和维谢洛夫斯基处在别科维奇的地位，也会以和平使者的身份搬
36 到希瓦营地去住，又以军事长官的身份从那里给军队发出一道道愚蠢的命令！

过错全在彼得大帝一个人身上，因为他让一个人担任两个不

能兼任的职务。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别科维奇违背了彼得一世关于在里海修建一座要塞的指示，而多建了两座毫无用处的要塞，并且还将全部步兵都关在这里“作试验”；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冯·文登的亚速团和阿斯特拉罕团的2,473人，在克拉斯诺伏迪一个冬天就死了2,173人；而且，据科任证实，在丘普-卡拉甘，赫鲁肖夫的喀山团1,254人，几乎全都受折磨而死去①，但对出征希瓦毫无建树；最后，如果我们还指出，别科维奇在第四次出征时，完全没有必要在古里耶夫附近多驻扎一个月，直到天热才开始进军，后来又在战胜希瓦人的情况下，竟把自己的部队交给汗王指挥，安排什么分地宿营，那末，这一切就很难用别科维奇的精神失常来解释。何况在希瓦的气候条件下，8月份就考虑过冬的驻地，也为时过早。应该先夺取一座城市，并在那里扎根才是。

由于这个信奉东正教的鞑靼人的瞎指挥，全部伤亡在六千人以上，还损失了六门炮。

关于切尔卡斯基公爵远征队的遭遇，首先传到了丘普-卡拉甘和克拉斯诺伏迪附近的一些新建的工事；圣彼得要塞当时尚未完工，这个悲惨消息传来时，土库曼人已开始发动进攻。军事会议决定不按原定的规模修建要塞，而以已建成部分为限，它们所占的地方用栅栏圈起来，并围以土墙。由于不能在比阿斯特拉罕更近的地方弄到木料，木料不够，不得不派出部分驻防军前往阿斯特拉罕，他们虽顺利地弄到了木料，但因海水封冻而无法返回。

早在8月份，克拉斯诺伏斯克要塞已从土库曼人那里得到了消息。土库曼人袭击了我们派出弄木料的一个小分队，俘走了二十六人。后来，他们逼近要塞时，曾向派去谈判的译员宣布，切尔卡斯基公爵的队伍已被歼灭，他们是特意来占领要塞的。9月10日，土库曼人真的分海陆两路发动进攻，虽然冲进了要塞，但还是

① 可是别科维奇报告说，这里似乎总共才死了五百人。

被撵了出去。驻防军在连接要塞和陆地的沙滩上，用面粉袋堆成
37 掩体，又打退了土库曼人的几次进攻。但十分明显，由于双方力量悬殊，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军事会议决定放弃要塞，乘停泊在要塞附近的船只撤回阿斯特拉罕。10 月 3 日部队全部乘船出海，但遇上了风暴，船只有的遇难，有的被吹到了库拉河口，只得在这里过冬，到 1718 年春才返回阿斯特拉罕，约有四百人葬身海底。

早在 1717 年 9 月，阿斯特拉罕就向参政院报告了希瓦远征队的悲惨结局；彼得大帝这时正在国外，他从国外传谕喀山省长，令其加强丘普-卡拉甘和克拉斯诺伏迪两地的驻防军，但圣旨传来已迟，驻防军早已放弃工事，返回阿斯特拉罕。

以战胜重重困难而著名的、开始时抱有美满希望的俄国第一次对中亚草原的远征，就这样结束了。

把罪过都推在卡尔梅克人阿玉奇汗、向导和其他一些人身上，是枉然的。部队开到了那里，还打了胜仗，这就说明，以往的种种欺骗勾当并不能影响事情的结局。

全部罪过应落在冯·弗兰肯贝格和帕利奇科夫的身上，因为他们不善于区别合法的命令与非法的命令，而且听命于既是半疯半癫，又是当了俘虏的长官。只有叛徒，或是疯子才能下达上面提到的那种命令。一支三千人的小部队不应在怀有敌对情绪的居民当中分散宿营，也不应被他们的仁慈和善心所软化。从整体来说，这支队伍拥有优于敌人的精良武器，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凭着这种力量，甚至不应存在被敌人的仁慈所软化的问题。如果分散宿营的命令是投靠敌人的叛徒下达的，那末，这种命令就是非法的，弗兰肯贝格和帕利奇科夫就不应执行。如果别科维奇不是叛徒，而只是精神病患者，那末，他的命令就象梦呓一样等于废话，对谁都没有约束力，执行这种命令就是犯罪。如果他搬到希瓦人的营地后，因害怕敌人而只是向部下传达汗王的命令，那末，他的命令

也还是非法的，因为这是敌人的命令。

但是，失败丝毫也没有使彼得大帝放弃对中亚的图谋。陛下从国外回来后，于1717年10月10日隆重召见布哈拉使者。使者下跪代表汗王向沙皇致意后，想从特制的小匣子里拿出国书，但国书不在匣子里。他向陛下请罪，便打发一个随从回寓所去取国书。[38]最后，当国书递给沙皇时，彼得大帝举手示意，副总理大臣沙菲罗夫接过国书。接着使者祝贺沙皇战胜了瑞典人，并代表埃米尔请求沙皇派九名瑞典人去布哈拉，同时还请求派一位“明达之士”出使布哈拉。彼得乘机任命了一个极有教养的意大利人为驻布哈拉的使节，此人曾做过外交事务政厅东方科的秘书，名叫弗洛里奥·别涅维尼。他奉命确立俄国在布哈拉的影响，“尽可能同它缔结防御同盟”，并向汗王建议提供一支由俄国人组成的近卫军。此外，别涅维尼还应收集有关商业方面的情报，尤其应查明各条产金河流的情况。

1718年9月，我国使者从莫斯科出发，在阿斯特拉罕赶上了返国的布哈拉使团，同后者商妥了继续行进的方向。决定经波斯到舍马哈（当时舍马哈属于波斯）。次年7月，两国使者抵达舍马哈。但由于波斯敌视布哈拉，使者在这里被拘留了整整一年。别涅维尼将此归罪于使节办公室的译员季米特拉卡·彼得里奇斯，此人以信使身份被派往波斯，他的专横跋扈和胡作非为引起波斯人对俄国人的愤恨。这个希腊人曾鞭笞了阿玉奇汗以前派到波斯沙赫[①]那里的一个使者，怪他没有一召就来，接着又把他禁闭在自己的寓所里，直到舍马哈汗王提出警告后才把他释放。

最后，当别涅维尼打算出城返回俄国时，使团的住房被军队包围，十六名俄国人遭到射击。开始对射后，我方被打死三人，敌方死五人。俄国人拒不屈服，以立即觐见沙赫为条件才同意讲和。

① 在波斯语中，沙赫即国王。——译者

但没有等到解决，使团就于 1719 年 8 月 11 日①，在列兹金人发动进攻洗劫城市前几小时出了城。

使节抵达德黑兰后，沙赫虽对别涅维尼遭到拘留表示歉意，答应让他立即上路，但是无休止的暴乱又使使团耽搁了半年多。由于种种延误，别涅维尼于 1721 年 11 月上旬才到达布哈拉。

39 这时布哈拉的情况很不妙。同希瓦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乌兹别克人的暴乱使埃米尔的地位岌岌可危。别涅维尼在布哈拉出使三年未能同其执政者签订任何条约，其原因就在于此。尽管布哈拉的执政者也非常希望有个协定，但他们害怕乌兹别克人。大使同埃米尔的交往，须时而通过宦官、时而通过他的姊妹或奶妈。大使在发回俄国的信中，经常抱怨当地政府的奸诈和野蛮，经过长期周折，才被放出布哈拉。别涅维尼根据接到的命令，当即出发前往波斯，打算同那时占领波斯北方边境的俄国部队会合，以便返回俄国。他到达克尔基附近的阿姆河时，为企图抢劫他的土库曼人所阻，使他只得逃回布哈拉。他在那里又接到俄国指令，允许他自行选择合适的路线返回。

别涅维尼在布哈拉停留期间，希瓦人经常派急使来请他到他们那里去。希瓦人因害怕俄国为别科维奇报仇，因此总是寻找和解的机会。别涅维尼担心在布哈拉停留过久（那里已打算同使团断绝关系），于是决心利用希瓦人邀请的机会，于 1725 年 4 月 7 日晚偷偷逃出布哈拉，朝希瓦方向走了十一天才到达。希尔加齐沙赫亲切接待了他，并在一次节日的友好谈话中告诉他一个秘密："你们的陛下不了解别科维奇公爵的企图，——他是为了个人利益进行活动的②"。这就可以重新解释别科维奇的行径了：他采用"王国征服者"（杰夫列特·基烈）的称号，又是剃光头，又是穿亚洲

① 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应是 1720 年 8 月 11 日。——译者

② 暗示别科维奇企图窃据希瓦，自立为汗王。

服装，如此等等，从上述观点看来，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汗王的亲信们却把大使洗劫一空，并想方设法刁难他。汗王的宠臣多斯图姆别伊放肆到了极点，竟敢从大使那里牵走布哈拉埃米尔进贡陛下的良马。但大使声明，他们牵走的不是他的马，而是他的皇帝陛下的马。这时他们才把马送回来。

为了免作俘虏，别涅维尼又不得不偷偷逃出希瓦。行前曾要求向汗王秘密辞行。汗王同意了，并在告别时请他转告陛下，别科维奇公爵认为自己出身于丘尔吉汗家族，自己想当希瓦汗王。 40

8月初，别涅维尼离开希瓦，走了二十五天，到达古里耶夫城，9月17日前抵阿斯特拉罕。

别涅维尼虽未为俄罗斯获得政治和贸易方面的利益，但他十分细致地查明了该地区的矿藏情况。在去布哈拉途中横渡阿姆河时，他发现沙岸上金光闪闪，所以，他在通常的奏折的页边写了密码，奏折里夹了几小撮沙子，从布哈拉送回给彼得大帝。他在该奏折里写道：虽然"阿姆河并不发源于金矿"，但是基奥克恰河汇入阿姆河，而该河发源于巴达克山附近金矿丰富的山脉。居住在该河发源地的山民所采用的淘金办法，是把羊毛剪下埋入泥沙中，过了一段时间，将羊毛取出，晾在岸上，晾干后抖动，可得纯金。用大使的话说，山里"是禁止开采金银的，当地的伯克们在周围设置了岗哨"。

为收集更为详细可靠的有关金子的情报，别涅维尼派其侍仆尼科洛·米涅尔随商队前往巴尔赫和巴达克山。从那里回来后，米涅尔以急使身份送信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使节办公厅讲述了自己的远行见闻。据他说，在巴达克山，夏季水落时就从阿姆河中淘取金银。先把沙子放在锅里淘洗，再摊在兽皮上晾干，然后用树枝敲打兽皮，这样沙子掉落，而金子留在上面。没有除净的微小沙粒，炼金时可以完全熔化。米涅尔在散布有关巴达克山出产金银、

尖晶石(红宝石)和蓝铜矿的消息时,还添枝加叶地说,听说什么卡斯卡尔①、马尔基梁②、伊季赞(是否即安集延呢?)和塔斯干③都出产金银,还出产麝香、秦椒(?)和大黄。现在我们已经占领了塔什干、马尔格兰和安集延,但在这些地方都没有找到金子。

在上面提到的向陛下禀呈中亚产金情况的密奏里,别涅维尼写道:"臣诚惶诚恐,进最后一言,陛下如欲获取厚利,充实国库,宜向臣所列举之地区开战,强权足以战胜公理。臣别无良策。不必
41 瞻前顾后,一场争夺在所难免。"大使还提到使陛下深感欣慰的另一消息,即有关阿姆河流入里海的故道的情况。他说,阿姆河原先确实流入里海,但不是整条河流,而只是它的一条支流,另一条支流历来注入咸海。由于什么原因而截断流入里海的支流,布哈拉无人对他作肯定说明。据一些人推测,由于河流逐渐干涸,以致沿河居民点人烟绝迹;另一些人认为,某个时候曾有一个尚武的民族住在河边,经常劫掠希瓦和布哈拉,因此这两个汗国一致决定,为了战胜该民族,唯一的办法就是断其水源。于是修筑了一道堤坝,后来河床一干涸,两岸很快就荒芜了。

不能不为可敬的别涅维尼的忠诚和毅力说句公道话,但遗憾的是,他的操劳没有任何结果,因为远征波斯突然中止,接踵而至的是彼得大帝驾崩。

别涅维尼抵达阿斯特拉罕时,叶卡捷琳娜一世已登上俄罗斯的皇位。

政府对别科维奇所遭受的惨祸漠然置之,可能是因为失败导致了过分夸大远征希瓦的艰难。从那时起,直到1839年,即在

---

① 米涅尔为意大利人别涅维尼之仆,所举地名因发音不准,与原地名不符,此处指喀什噶尔。——译者

② 指马尔格兰(玛尔噶朗)。——译者

③ 指塔什干。——译者

122年间，我国政府对希瓦人的背信弃义、不断抢劫和掠夺，只报之以"鄙视"。在适当的时机，我们甚至不念旧恶，竭力同希瓦建立友好关系。比如，应希瓦汗王的特别请求，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93年派遣七等文官（但到处称他少校）眼科医生布兰克纳格尔去希瓦。布兰克纳格尔发现汗王的叔父费扎尔别伊所患的眼疾为不治之症，但无礼的希瓦人要求治好，否则就要判处医生死刑。费扎尔别伊终于失明，布兰克纳格尔顿遭洗劫，关进了土牢，并判了死罪。但由于他在被捕之前曾治愈近三百名土库曼和希瓦的病人，因此他取得了其中某些人的同情，在他们的帮助下逃出了希瓦，经曼格什拉克到达阿斯特拉罕。

由于商人拉扎列夫和叶努舍夫申诉其商队遭到了希瓦匪徒的抢劫，奥伦堡武官省长埃森派巴什基里亚第四行政区的阿卜杜勒·纳赛尔·苏勃甘库洛夫中尉送信到希瓦。中尉申明自己信奉伊斯兰教，并剃了光头，才幸免于死。阿塔勒克[1]让他带给埃森一封警告信，扬言今后来使，或处死，或罚为奴隶。

42

但到了1819年，商队头目阿塔尼亚兹和六等文官、七十岁的穆斯林老头别克丘林又奉派前往希瓦。但埃森在给皇上的奏折中谈到："该员在彼处遭到怒斥，在备受侮辱的地方(?)严密关押达四月之久，最后在未听取申述，未获任何答复的情况下，被遣返俄罗斯。"

1819年，高加索的叶尔莫洛夫也组成了一个使团，由参谋总部的穆拉维约夫上尉率领，但这次尝试也没有成功，使团受到怀疑和严密的监视，而且被抢劫一空，好不容易才获准返回高加索。至少，我们的人未遭杀害，虽曾受到这方面的威胁。他们对波斯和英

① "阿塔勒克"直译为代替父亲的人，意为汗王的侍从或教养者。十七世纪时在布哈拉是仅次于汗王的官职。在希瓦属于何种官职，待考。也可作"主"或"统治者"解。——译者

国的使节一点也不客气。例如，1743 年有一个由三十人组成的波斯使团被阻于边境，并在当地惨遭杀害。关于英国的各个外交官的命运，我们将在适当的章节加以叙述。

彼得大帝意识到从远征开始时所走的两条路线（即从里海和西伯利亚出发的两条路线）进入中亚诸汗国十分艰难，所以他选择了第三条路线，即通过吉尔吉斯草原的路线。这样，俄国就必须占领贫穷、贪婪的半野蛮民族所居住的一片辽阔地区，但是，这吓不倒彼得大帝。

1722 年远征波斯时作过彼得大帝高级机要翻译官的穆尔扎·捷夫克列夫，曾在一篇札记里谈到，远征波斯回来后，陛下打算迫使“自古闻名，但当时几乎默默无闻的”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归顺俄罗斯，并让捷弗克列夫去实现这一心愿。捷弗克列夫当时已因远征中立功而晋升为上校。

但是，“如该汗国不愿作名副其实的臣民”，那么，穆尔扎也应竭尽全力，“慷慨解囊，只要能换取一纸，置该汗国于俄罗斯帝国庇护之下”，即使耗资百万也在所不惜，因为早在远征波斯和在阿斯特拉罕时，陛下曾就汗国事示谕：“该吉尔吉斯哈萨克汗国虽为轻举妄动之草原民族，但唯此汗国为通向所有亚洲国家和领地之咽喉及大门。”

43 保罗一世也把吉尔吉斯看作大门。同英国破裂后，他于 1801 年 1 月 12 日下令顿河军统领奥尔洛夫-杰尼索夫集结军队，经奥伦堡前往印度，皇上已将印度封赐哥萨克人。

共拨经费 1,670,285 卢布。1801 年 2 月 28 日，配有 24 门大炮的 22,507 名哥萨克从顿河出发。但 3 月 23 日走到半路上，在萨马拉省的麦切特诺耶村停了下来，接着返回家园，因为 3 月 11 日夜间保罗一世猝然崩殂，这次远征也就取消了。

远征印度的第一个方案，是在我军于阿斯特拉巴德附近大捷

的影响下提出来的。1791 年纳萨乌斯基亲王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呈递了法国人圣仁尼的方案。此人拟定了经布哈拉和克什米尔的路线。但是，波将金嘲笑这个方案脱离实际，无法执行。

拿破仑一世也急欲经埃及和叙利亚去印度，但是，他所遭到的失败证明，只要英国在地中海占优势，海上的行动，例如把军队和弹药运往叙利亚，是毫无办法的。于是提出了一个新方案：法兰西同俄罗斯结成同盟，从陆上调动军队，即避开英国舰队安然前往阿斯特拉罕，由此渡过英国人尚未染指的里海到阿斯特拉巴德，再从那里经赫拉特、坎大哈和喀布尔步行到印度。当还在进行口头预备谈判时，保罗就下令哥萨克经奥伦堡和布哈拉向印度进军。在法国详细制定的方案来得太迟了，因为拿破仑的副官杜罗克到 5月 25 日才将该方案带到彼得堡，这时保罗去世已两个多月，有关印度的想法已经搁置下来，哥萨克早已回到顿河。今天，如英国仍傲慢无礼并玩弄新阴谋，我们可以独自从阿姆河和赫拉特边境阵地举兵，轻而易举地进军印度。

44

第 三 章

哈萨克各帐自臣属俄国到废除汗王称号期间的历史概况。小帐。捷弗克列夫的功绩。奥伦堡的建立。基里洛夫的计划。草原上的混乱局面。巴什基尔人的进犯。汗王加冕礼。塔季谢夫。乌鲁索夫。格拉迪舍夫和穆拉文奉命在锡尔河口选择城址。我们在阿布尔·海尔部落中确立继承权和嫡长权。汗王在草原上微不足道的影响。巴什基尔人暴乱，为吉尔吉斯人所平定。利用这一民族削弱另一民族。卡尔梅克人逃离伏尔加河。普加乔夫暴乱。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措施。吉尔吉斯人的民众大会。共和。伊格尔施特雷姆改变了信念。共和首领瑟雷姆遭受迫害。吉尔吉斯人的报复。我们的防线。末代汗王希尔加齐。加冕礼。1824年以来的封爵苏丹①。中帐。省长乌鲁索夫公爵在同阿布赍和阿卜杜勒·马哈茂德谈判中所暴露出的无知。连接奥伦堡防线和西伯利亚防线。准噶尔人的压迫。拒绝吉尔吉斯人避难。中帐吉尔吉斯人臣服中国。立阿布赍为汗王。1821年瓦利（阿布赍之子、末代汗王）之死。斯佩兰斯基的方案。大帐。同邻国不睦并逃入我国境内。塔什干汗国。1819年大帐臣服俄罗斯。1847年科帕尔②城的建立。1850年攻克托乌楚别克工事。阿拉套吉尔吉斯人归顺。1854年修建维尔纳③工事。草原委员会。回顾。

---

① султаны-правители，指臣服俄国、接受俄国封爵的苏丹。——译者

② 旧译阔帕勒。——译者

③ 旧译维尔尼、威尔尼，1921年后改名为阿拉木图。——译者

前面已经讲过，准噶尔人起初千方百计地阻碍我们建立额尔齐斯河防线，虽然他们同时也寻找机会和我们通商。

噶尔丹策零看到我们只关心和平与贸易，又因我们没有接纳吉尔吉斯人加入俄国国籍而放下心来，因此他立即从额尔齐斯河抽调了大部分兵力进军西南征服吉尔吉斯哈萨克人。1723 年噶尔丹策零即已向大帐征收贡税，不久后，中帐几乎所有酋长的人质都扣留在他那里。小帐，加上中帐的一小部分，侥幸保持着独立，他们在俄国庇护下寻求生路，但又想以武力压倒庇护者，冲过我移民边界线，不过他们未能得逞。他们没有得到我们的贸然支持去攻打准噶尔人，也没有得到为他们减轻负担的庇护，相反，他们发现这个政权开始确实是宽容的，但后来一切从严，要求绝对服从，不得越轨。

从 1730 年起，这些汗国逐渐失去独立地位，因而开始了俄罗 45
斯国家制度同游牧民族原始村社的长期斗争。这些游牧民族长期不服从治安法律，因为这些法律取消了他们以前那种无限制地到处游牧的权利，连根铲除了掠夺牲畜、氏族复仇和私人复仇等等风习。

从这时起，虽然各部族照旧由各自的首领统治，但各部族之间已开始发生内讧，原因是苏丹们都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这是各部族前所未闻的事情。

为了进一步阐明，必须分别叙述（哪怕是概括地叙述也好）这三个哈萨克汗国相继遭受的命运。

小帐。受准噶尔人和凯普汗压迫的阿布尔·海尔于 1730 年怂恿一些人向俄国求援。使团带着信件到乌法去找督军布图尔林，似乎还代表全体百姓请求加入俄国国籍。布图尔林没有询问清楚，一心只想使政府高兴，瞧吧，俄国施行仁政的名声（当时比隆在俄国专权肆虐）甚至传到了野蛮人那里！于是他让吉尔吉斯人

的使节前往彼得堡。彼得堡确实皆大欢喜，因为多少年来，一直派军队到乌拉尔河和额尔齐斯河畔去制服这些人，而今天他们却自愿俯首听命，来到了涅瓦河畔。朝廷准备满足吉尔吉斯人的一切愿望：重赏了来使，还派了在彼得远征波斯时当过翻译官的穆尔扎·捷弗克列夫上校同他们一起去草原①。这时才真相大白：关于俄国官吏的情况，吉尔吉斯人连听都不想听。大家都瞧不起汗王，几次企图谋杀他和捷弗克列夫。我们的穆尔扎凭着才干、机智和敏捷，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困境，甚至还在1732年的民众大会上骗取了臣属俄国的协议。一般说来，吉尔吉斯人并入俄罗斯的事业全靠著名的穆尔扎的才干。雷奇科夫在他所著的《奥伦堡历史》中写道："捷弗克列夫雄辩得很，说服力强，使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把他视为非凡人物。"捷弗克列夫博得了几位有影响的人物的好感，但对他特别有帮助的是巴什基尔人的首领——巴图鲁（即勇士）泰马斯，此人功勋彪炳，名震草原。

尽管如此，民众对于向基督教国家称臣的言论，是不屑一听
46 的。最后，当同意召开会议时，他们向捷弗克列夫提出，要他一个人不带任何随从出席。野蛮人以为，危险的处境将迫使俄国的穆尔扎更慎重地考虑自己的提议；从而只讲那些他自己确信于人无害的事情。

这正象希腊多利亚人②的古风：凡想提出一项新法的人，必须脖子上套着绳子出席民众大会。新法要是通过，提出它的人就可以获得自由，要是遭到否决，绳套就得拉紧。这样一来，在死亡的威胁下，各种不必要的改革就无法实施了。

---

① 在穆尔扎的随从中有两名从事地形测绘的军官。

② 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多利亚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和科林斯海腰地带、克里特岛、罗德斯岛、小亚细亚西岸南部的一小块地区，建立了斯巴达、阿果斯、科林斯和麦加腊等城邦。——译者

捷弗克列夫表示同意，但他仍送礼买通了对手中一些最显贵的人，以防万一。有个吉尔吉斯首领布肯巴伊答应保护他。会开得很顺利：俄国穆尔扎的滔滔雄辩使人们都服输了。

出席大会的还有以舍米亚卡为首的中帐的吉尔吉斯人，他们也在共同决议上盖了章。但这个新臣民很快就改变了看法，并开始袭击俄国边境。

由此产生的混乱局面迫使捷弗克列夫打发随从返回俄罗斯，自己则同阿布尔·海尔一起逃往锡尔河，在那里游牧，直到已请求加入俄国国籍的卡拉卡尔帕克人（他们受尽四邻的欺凌）同他们联合时为止。这种形势影响到吉尔吉斯人，他们让捷弗克列夫返回俄国。卡拉卡尔帕克人的请求给头号骗子手阿布尔·海尔提供了借口，他于1734年又派出了以其子伊喇丽为首的使团。捷弗克列夫为解决使团入境一事前往彼得堡，使安娜女皇的内阁大为震惊，因为大家都以为穆尔扎不是牺牲了，就是当了俘虏。外交事务委员会甚至为此汇款到乌法，以便将他赎回。

宫廷十分乐于赞同接待使团，尤为高兴的是，连"某些卡拉卡尔帕克人"也在寻求当俄国的臣民。

阿布尔·海尔在宣誓臣属俄国时提出保证：(1)维护与其汗国领土毗连的俄国疆界；(2)保护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俄国商队；(3)必要时提供一支由小帐人组成的辅助军队；(4)用皮毛货物支付实物税。为此他要求俄国政府做到：(1)确认他及其氏族的汗国称号；(2)在奥里河与乌拉尔河汇合处修建要塞，以便危急时他可前往避难。除实物税外，其他条件都已接受。同时我国政府想把乌拉尔河作为不让吉尔吉斯人越过的疆界，还打算在咸海配置战船，船只可先在乌拉尔建造，但暂不装配，待城市建成并同小帐人确立联系之后，这些船只便可由冰路运走。而且决定只给阿布尔·海尔火药和枪炮的援助，不让他控制军队。

这时，参政院秘书官五等文官基里洛夫，于1734年将有关治理吉尔吉斯人的体制的两个方案呈交给政府。两个方案都获得批准，并由制定人付诸实施。基里洛夫以通晓地理知识著称，曾绘制过一些地图，并以熟谙北亚情况而闻名。

基里洛夫被任命为"著名"远征队的长官，他带去了一大批事业家。他属下的编制人员中有历史学家、植物学家、写生画家、一批斯拉夫—拉丁学校的学生等等。此外，他请求再给他一些武备中学毕业的军官，"他们可随着他学习亚洲语言、熟悉亚洲人的风俗习惯，以便将来可以当该地区的长官①"。列弗申还补充说，基里洛夫这样考虑问题使他享有先见之明的声誉，堪为楷模。这一评价是不能不同意的。

基里洛夫奉命监视巴什基尔人和吉尔吉斯人，"要是谁起来骚乱，就利用这一民族去对付另一民族，以便保存俄军实力"。

还要监视不让准噶尔人向那些双重纳贡者（即有时转到我们这里，有时转到他们那里的游牧民）征收赋税。最后，基里洛夫还要为我们的骑兵购买草原马，并寻找矿藏和金沙。

基里洛夫的计划并不复杂：开辟通往中亚的商路，建立咸海通航系统，发展同各汗国的贸易和政治关系。

执行基里洛夫计划以划定边界为起点。基里洛夫将乌法龙骑
48 兵和其他龙骑兵组成两个龙骑兵连后，即从喀山顺流而下至萨马拉，转往萨克马尔斯克城，然后溯雅伊克河（即现在的乌拉尔河）而上至奥里河口。他下令巴什基尔人和麦谢里亚克人服役，指定捷普佳尔人担负在此处建城的劳役。因此，1735年在奥里河口建立了奥伦堡城和一个土筑的要塞，但在1739年塔季谢夫任职期间，该城迁到一个新地点，即迁到现今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镇的所在地；而旧城称为奥尔斯克，但吉尔吉斯人叫它"贾曼-卡拉"，即劣

① 列夫申，第2卷，第112页。

城[1]。在1742年涅普柳耶夫任职期间，倒霉的奥伦堡城第三次迁移，即迁到现在的地点，萨克马拉河同乌拉尔河的汇合处。就这样，每个省长都把自己的城市迁往新址。从1736年起，开始沿乌拉尔河和沿奥伦堡至萨马拉的交通线上修建了一些工事。于是就出现了塔贝恩斯克工事、古别尔林斯克工事、奥泽尔工事以及三个小炮台，这些工事后来构成了奥伦堡防线和乌拉尔防线。

奥伦堡城建成后，"著名"远征队改名为奥伦堡远征队。被迫提供劳力的巴什基尔人对我们建立这些工事十分不满，曾几次袭击工地。捷弗克列夫、鲁缅佐夫、赫鲁肖夫和索伊莫诺夫相继统领的新军，在吉尔吉斯人的配合下，才平定了部分巴什基尔人。

1735年春，巴什基尔人对基里洛夫的第二梯队的一次袭击非同小可。当时该梯队从乌法去奥里河口修建奥伦堡城。梯队由沃洛戈茨基团的五个龙骑兵连组成，归奇里科夫中校指挥。这位中校远远走在龙骑兵前面，只带着牧师、录事、十八名龙骑兵和四十二名非战斗人员，未加任何戒备。其辎重车队又拉成了一条长线。

离乌法一百六十俄里处，约三千名巴什基尔人向奇里科夫猛扑过来，进攻的消息还未传到龙骑兵那里，巴什基尔人刹那间已把疏忽大意地跟着奇里科夫走的人全部歼灭干净。接替奇里科夫指挥部队的格鲍耶尔大尉将部队摆成营方阵，反击敌人一整天。他采取了军事预防措施，继续行进，就这样打了一百三十俄里，直到 49
7月10日，在离乌法二百九十俄里处同基里洛夫会合。

基里洛夫所期望的边疆移民，在他任职期间是以一般的方式开始的，即利用流浪人(逃亡的农民)，但是参政院得知此事以后，立即下令：凡属逃亡农民，一律由收容他们的长官出资遣返，原先

① 确实是个不方便的地方。奥尔斯克建在乌拉尔河左岸，即建在草原上，乌拉尔河将它同俄罗斯分隔了开来。而且地势低洼，1854年就只剩"碧石"山未被大水淹没。由于疾病蔓延，驻防军每隔半年就得换防一次。

有关命令作废。但允许收容小俄罗斯人①。

两年后，吉尔吉斯人置1734年的誓言于不顾，又开始在新建立的雅伊克河防线上洗劫俄国移民。他们冲过防线，掠夺已归顺我们的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并掳走许多人。第二年，又同样地袭击了卡尔梅克人。吉尔吉斯人因未受丝毫惩罚更加嚣张，竟不仅俘虏卡尔梅克人，而且还俘虏俄国人。叛乱的吉尔吉斯人推举阿布尔·海尔为汗王。当时阿布尔·海尔才娶了一个巴什基尔女人为妻。他同一大群信徒进了奥伦堡，在这里设立法庭，妄加诛戮。要塞司令官对他说，不能这样胡作非为，他却回答说："城是我的，是为我建的，谁不听命，就砍谁的头。"

参政院行政官基里洛夫临终前的日子都罩上了这种混乱的阴影。他于1737年死于肺病，来不及完成已经开了头的事业。这一事业就听其自然，按后继的省长们的意愿去办。

知名的三等文官塔季谢夫，继任了基里洛夫之职。他首先在缅泽林斯克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索伊莫诺夫将军，各团指挥官及乌法的督军舍米亚金。会议决定宣布大赦，把叛乱头目扣留在乌法，但要押解示众，让人们知道这些人还活着；给督军们规定薪饷，以免他们受贿②，并将这一地区划分为若干个省。只有舍米亚金一个人坚持督军和法院书记有受贿的权利。后来塔季谢夫采纳了阿布尔·海尔的提议，让吉尔吉斯人进入巴什基里亚，"但是要他在对付不听命者时不要牵连忠于俄罗斯的巴什基尔人"。阿布尔·海尔希望为自己过去袭击过俄罗斯赎罪，并从自己的宿敌——巴什基尔人身上捞点好处。在这里他不问无辜还是有罪，一味抢劫。

这引起了新长官对他的不满。

① 法律全书，卷10，第7514条。

② 同上，第7347条。

1738 年 7 月，阿布尔·海尔听说塔季谢夫率领军队前来奥伦 50
堡，因害怕报复而实行戒备，结果完全是虚惊一场。其实塔季谢夫只是为汗王举行隆重的宣誓大典而来的，并给他带来了宫廷的厚礼。汗王游牧到要塞附近，不敢前去会晤，推说他身为藩王，拜访塔季谢夫有失体统。捷弗克列夫向他说明，他不是到将军那里去，而是到皇帝的大本营去。这使汗王去掉了虚荣心了，恐惧感也立即消失，因为小帐的全体民众都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汗王，却在约定的日子（1738 年 8 月 3 日）受到塔季谢夫十分隆重的接待，这就有损俄罗斯的尊严，而使吉尔吉斯人更加确信俄国当局是软弱无能的。阿布尔·海尔的行径不仅未受到半句严厉的申斥，反而得到一把华丽的镶金军刀，上面刻有“仅对付俄罗斯之敌”等字样。塔季谢夫本来有权向臣民提出要求，例如要求交还被吉尔吉斯人抓去的全体俄国俘虏，但他却向臣服我们的汗王一再乞求。汗王自然一切都答应下来，但在场的吉尔吉斯人都很清楚，汗王无力实现自己的诺言。庆典是以下列方式进行的：一名少校带领一连龙骑兵、两排掷弹兵、乐队以及十二匹骏马前去迎接汗王。其余的军队夹道列队。当汗王驰近时，鸣礼炮九响。汗王在塔季谢夫的帐篷旁下马，由中尉迎接，少校在门外迎接，上校在门内迎接。省长在侍从簇拥中等候。

汗王说了一些竞尚词藻的话，意思说俄国女皇胜过所有的沙皇，她象太阳一样照耀着一切，汗王虽然远隔关山，不能去瞻仰她，但心灵感受着她的恩典。汗王还把塔季谢夫比作被女皇的光辉照亮的明月，对他表示俯首听命，祝贺他旗开得胜，并祝他今后取得同样成功。塔季谢夫答应一定将此禀奏女皇，并提议汗王重新宣誓，汗王表示同意。这时拿来了金色地毯。汗王按吉尔吉斯人的方式坐下（先跪下，然后坐在脚后跟上），聆听阿訇宣读誓词，吻了可兰经。这时塔季谢夫给他佩上华丽的镶金军刀，其余的吉尔吉

斯人由捷弗克列夫主持，也在别的帐篷里宣誓。

庆典在又是碰杯、又是鸣炮的盛大宴会中隆重结束。这出傀儡戏对塔季谢夫及其许多同僚来说，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政治步骤：
51 因为我们如此崇敬这个统治者，也就抬高了他在野蛮人面前的身价，赋予了汗王的封号以应有的作用，并使汗王的地位较为巩固。从另一方面来说，汗王"跪下来"宣誓……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他的归顺呢？

但一切适得其反：吉尔吉斯人照样不尊重阿布尔·海尔，大部分人不承认自己是俄罗斯的臣民，认为阿布尔·海尔只是代表自己宣誓，也就是说，只他一人是俄国的臣民。吉尔吉斯人把俄国人对汗王的崇敬当成阿谀奉承，俄国人显然感觉到、并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他们不仅不能保卫自己免遭袭击，而且甚至不敢对此表示谴责，不敢要求交还俘虏，因此只能带上礼品，卑躬屈膝地对蛮人匪首致以沙皇的敬意。他甚至还能坐着宣誓！我们说过，吉尔吉斯人是跪着坐的，这把奥伦堡的典礼官们也弄糊涂了。由于过分担心尚未部署就绪的整个东南边疆，使我们在对待吉尔吉斯人的政策上盖上了胆怯的烙印，我们却把这种胆怯称为怀柔，正是在这种怀柔政策之下，混乱局面才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对吉尔吉斯人进行温和谦恭的规劝（间或也有宽厚的斥责），同我们对其他臣民进行严厉斥责和残酷镇压相对照，就连野蛮人都懂得，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是出于不得已，完全是由于我们无能为力，迫于情势，不得已而为之。

诚然，我们在无边无际的草原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能够统治它的只有野蛮的游牧民族。他们可以习惯地骑在马上，冒着四十度的酷暑，缺水缺粮，毫不在乎地从草原这一尽头飞驰到另一尽头。俄国人，甚至连雅伊克河半定居的哥萨克，都无法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原上追上那些野蛮人，更何况他们是在自己的家里，他们记得每

一口水井，每一小片草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象对待巴什基尔人那样，用一长串工事连接成一条铁链封锁住游牧的吉尔吉斯人。但是，首先要有足够多的使铁链固定起来的牢固环节，而这样的环节却没有。俄国移民刚刚在此创业，因此将工事远远挪到移民线以外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应忽视找谁来效劳的问题，要是某个尼热哥罗德人不能适应草原远征，就应找到能适应草原条件的人。

这类人近在咫尺，就是巴什基尔人和卡尔梅克人，他们当然同 52
大俄罗斯人一样有责任保卫共同的祖国，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在草原上同吉尔吉斯人周旋。他们之间有着长期纠纷和掠夺牲畜的历史旧帐。只有利用他们的相互仇恨，用巴什基尔人和卡尔梅克人去遏制吉尔吉斯人的进逼，而用吉尔吉斯人去平息前两个民族的叛乱。这种情况很快就出现了。

1735 年开始的构筑各处工事的工程任务，象实物贡赋一样沉重地压在奉令当劳工和车夫的巴什基尔人身上，引起了该民族的暴动，直到 1742 年才勉强平息下来。与此同时，草原上又出现了混乱局面，那里的汗王不顾他们抵押在我们手中的人质的命运，公然抢劫巴什基尔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和我们的商队，还拘留我们的使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报复吉尔吉斯人，只得对乌拉尔哥萨克人、巴什基尔人和卡尔梅克人发动的袭击视而不见，最后，由于缺乏适应草原远征的军队，政府为惩罚吉尔吉斯人掠夺牲畜和打家劫舍的活动，不得不策动卡尔梅克人和巴什基尔人去对付他们。

在这样有组织的袭击的压力下，汗王有时也被迫屈服，来奥伦堡请罪，重申原先的誓言，但拿了厚礼回到草原后，就故态复萌。他们不无根据地认为“奥伦堡远征队”无力彻底制服他们。例如，阿布尔·海尔就曾于 1732、1738 和 1748 年先后三次宣誓。而我

们不知何故总以为只要得到汗王的誓言，就足以在小帐巩固我们的权力。

平定巴什基尔人以后，塔季谢夫撤除了外卡马河防线，而建立吉尔吉斯边防线。于是，我们的军事边界以锁链的形式向前推进，夺取了相当大的一块草原。如上所述，塔季谢夫在克拉斯纳亚山旁建立了奥伦堡新城，还在要塞附近设了交易所，开了许多店铺，招徕商队。

1739 年，塔季谢夫请求赴彼得堡述职获准。但派了乌鲁索夫公爵接替……塔季谢夫因受贿罪在彼得堡被交付法庭，革职查办，并于 1740 年监禁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但不久比隆倒台，
53 塔季谢夫于 1741 年获赦，被派往察里津当了卡尔梅克人的督军，不过仍受监视。赃款则不要他退赔。这样，乌鲁索夫公爵（1739—1742 年）就于 1739 年补了塔季谢夫的空缺。为了控制巴什基尔人，他修筑了一道道工事防线，穿过他们的游牧地，从奥伦堡经上乌拉尔斯克、车里雅宾斯克至威斯克要塞，此外，还恢复了被塔季谢夫废除了的外卡马河防线和萨马尔斯克防线，号召移民再迁往这些地方。

冒险家阿布尔·海尔臣属我国以后，不仅成了自己小帐的汗王，而且还成了大帐的汗王，但不久就因寡廉鲜耻、横征暴敛而被赶走。于是，他就去巴结准噶尔人，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噶尔丹策零，接受下了作为彩礼送给他的土耳其斯坦城，但大帐的吉尔吉斯人又把他从那里撵走。后来，他再次请求为他在扬肯特的废墟上（在现今的卡扎林斯克附近）建立城堡，打算据守锡尔河下游。奥伦堡行政当局过于天真地认为，这种请求是吉尔吉斯人要求定居的迹象，其实汗王只是想在拥有大炮和驻防军的俄国要塞里找个立足点。然而，吉尔吉斯人不仅没有想过要同俄国人一起定居，而且根本没有想过要在任何地方定居。1740 年，龙骑

兵中尉格拉迪舍夫、地形测绘学家穆拉文、还有工程督造纳齐莫夫，带了几名哥萨克，奉派前往锡尔河。吉尔吉斯奇克林人在卡拉库姆把他们洗劫一空，并抓走了两人，在放走其余的人时还宣布说："只有阿布尔·海尔·汗一个人当了俄国的臣民，他为此把儿子也送往俄国，所以经常领到犒赏，但我们都不是俄国的臣民。"这绝妙地说明了所谓阿布尔·海尔的臣民们的看法。

汗王游牧到阿拉尔斯克领地（即现今的道卡拉，在希瓦以北）。我们的使节也去他那里。当时波斯的纳迪尔沙赫① 清算了希瓦人的强盗行径，绞死了他们的汗王尤尔巴尔斯（译成俄语是老虎的意思）。希瓦人推选了作为俄国臣民的阿布尔·海尔为汗王，以为这样一来情况总会有所好转。穆拉文被派往纳迪尔沙赫处，请求饶恕已臣属俄国、并应受俄国庇护的希瓦。沙赫非常友善地接待了穆拉文，但要求阿布尔·海尔亲自前往霍普基（波斯大营所在地）。汗王本打算去见沙赫，但截获了营地的一封信，担心遭到尤尔巴尔斯同样的下场。汗王请求其臣民打开城门，让他去同沙赫会晤，但刚放他出城，他立即朝另一方向急驰而去，那些受骗的臣民便开枪追击。其子努喇丽被推选出来接替他，不过希瓦还 54
是被波斯人占领。波斯人曾将自己的伯克留在希瓦，可是不久就被努喇丽汗杀害了。1742 年，格拉迪舍夫带着一份誓词再次前来希瓦，送给作为俄国臣民的汗王宣誓。但努喇丽汗没有接受这份誓书②。

同时，阿布尔·海尔因奥伦堡不同意调换其当人质的儿子，而同奥伦堡当局发生争吵，其实这些人质只能使我们开销更大，而在发生叛变时，我们从没有断然按亚洲方式处置这些人。当时伊

① 波斯霍腊散的大封建主，1736 年即位为波斯国王。——译者

② 格拉迪舍夫在小帐找到一个潜入此地的英国商人约克，在他那里买了些商品给卡拉卡尔帕克人送礼。

丽莎白女皇已登基，涅普柳耶夫被派到奥伦堡（从 1741 年至 1759 年）当省长[①]，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呈请将奥伦堡迁往新址（即现今的所在地）。1842 年[②] 10 月 18 日迁移得以实现。塔季谢夫所废除的基里洛夫的一切旧令，他都一一予以恢复。汗王亲自唆使吉尔吉斯人在 1743 和 1744 年间大肆掠夺牲畜。涅普柳耶夫让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作入侵草原的准备，这才迫使吉尔吉斯人暂归平静。送交给卡尔梅克汗国首领敦多克台吉的国书（1744 年 4 月 24 日）中，命令他们在阿斯特拉罕领取火药和铅弹，随即进军吉尔吉斯草原；卡尔梅克人能从吉尔吉斯哈萨克那里攫取到的全部战利品，都归他们所有。但这份国书未按指定收件人送发，由于担心噶尔丹策零进犯（当时他正向我国边境移动），所以这次入侵吉尔吉斯草原也未能实现。

为了遏抑卡尔梅克人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好斗心，只得诉诸极刑……他们才平息了下来，但吉尔吉斯人又猖狂起来了。1746 年，吉尔吉斯人从里海踏冰袭击卡尔梅克人和俄国人，打死我方近一百人，俘虏了近七百人。1747 年，他们再次沿同一路线前来袭击，但卡尔梅克人已离开该地往他处游牧；吉尔吉斯人只得空手而归。当时冰已开始解冻，又必须通过乌拉尔河，而雅伊克河的哥萨
55 克早已守候在那里……许多吉尔吉斯人在交战中沉入冰底，因为冰承受不了大批人群的重压……

阿布尔·海尔开始同波斯打交道。忠实的捷弗克列夫又在这里出头露面了，彼得堡派他调解汗王同涅普柳耶夫之间的不和。奥伦堡最后作了让步，并于 1747 年同意调换人质，但必须是嫡子[③]，即汗妃所生之子。于是，阿布尔·海尔来到奥尔斯克，以另

① 涅普柳耶夫善于逢迎，是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宠臣，也是奥斯特曼和比隆的心腹。伊丽莎白即位后，作为比隆分子，他立即被远放奥伦堡当省长。

② 原文如此。按上下文应为 1742 年。——译者

③ 阿布尔·海尔想以自己的庶子当人质。

一嫡子艾丘瓦克调换和卓·艾哈迈德为人质，答应交还俘虏，并具结画押，保证小帐今后不再侵犯俄罗斯……显然，奥伦堡省长根本不理解自己的任务，也不懂得使用现成的武器：即不在背叛的汗王面前示弱，只要向吉尔吉斯人宣布推翻他，大功也就告成了，因为民众对这个阿布尔·海尔已无法容忍了。

这个不安分的冒险家终于在1749年的一次内讧中丧命。他打算抢劫卡拉卡尔帕克人，正好遇上了中帐的巴拉克汗，后者在交战中将他杀死。涅普柳耶夫立即派官员前往汗国，以便左右选举，让死者的长子努喇丽汗继位。

因此，赐给吉尔吉斯人选举权的做法成了一出空洞的喜剧。

1791年立伊喇丽为汗王时还要简单得多：先向聚集在奥伦堡的首领们宣读女皇关于选举伊喇丽的敕令，然后下令举行各种选举仪式。我们一次就犯了三个极其严重的错误：第一，定下了必须立阿布尔·海尔的家族为汗王的规章，而吉尔吉斯人是憎恨他的；第二，我们实行了长子继承的法权，即立长子为继承人，而吉尔吉斯人的风俗是按年岁顺序，弟继兄位；第三，我们经常压制民众自由选举的意志，这就使大批人对我们不满，弄得毫无好处。我们不立品行端正的汗王，却看中了坏傢伙，只要他是前汗王的长子就行，而这些长子，好象有意作弄似的，一个个都是坏透了的。

此外，这些汗王很快就习惯了我们所制定的长子继承的法权，认为自己被立为汗王，不是由于俄国的恩典，而是依照法律的规定，他们开始蔑视这种不切实际的附属于俄国的地位，甚至还视为累赘。

我们支持这种法权达一百年之久，而且没有对这些新臣民收 56
税派捐，只满足于一般的荣誉。当那些乌七八糟的汗王及其使节们想去乌法寻欢作乐，并用俄国政府的钱添置新长袍时，我们就慷慨地一一馈赠。

努喇丽的母亲、汗妃帕派促成了其子当选继位。她很有威望，甚至还有私人印章，这在妇女被奴役的民族中，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女皇陛下赐予她一块金色锦缎，以表彰其功绩。

1749 年 2 月 26 日的国书直接称努喇丽为“吉尔吉斯哈萨克人的汗王”，未加汗国的名称。原来，在他派来彼得堡的代表团中，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帐的代表。当时中帐是臣属准噶尔人的。冒充为该汗国代表的形形色色的穷人，只不过是阿布尔·海尔的奴仆，他们早已脱离了自己的氏族。

政府为使汗王的称号在野蛮人心目中显得更加庄重，规定此后立汗王宣誓时，必须举行隆重盛大的典礼。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描述 1812 年立希尔加齐汗时所举行的这类典礼。

珲台吉（或称康泰沙）噶尔丹策零向新汗王索娶其妹，因已故的汗王已将此女许配于他，并收下了土耳其斯坦城作为彩礼。努喇丽生怕因同准噶尔人发生联系而和俄国人交恶，不知所措。奥伦堡方面对我们的汗王同准噶尔人的康泰沙结成姻亲关系表示担心，是不无根据的，因为这种关系能导致政治联合，这在野蛮人中间是常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个首领一声令下，从中国西部到里海之滨这片土地上的全体居民都会行动起来。

为阻止努喇丽和噶尔丹策零接近，捷弗克列夫又奉命前往。他受命可以作出一切让步，甚至可以更换人质。但这时有消息传来，汗妹凑巧死去，事情也就这样了结。

上面已经谈过我国政府是如何理解吉尔吉斯人请求在草原上修建工事和城市的意图的。吉尔吉斯人并不打算定居，他们需要俄国人的工事作为据点，以便在遭到不幸时能有个安身之处。我国政府因为错误地理解了吉尔吉斯人的这一愿望，就抓紧每一个
57 时机坚决推行游牧民族迁移定居的事业：如 1749 年，当努喇丽汗请求允许在其父亲（阿布尔·海尔）的墓上立碑时，就拨给他修建

墓碑的资金，但有附带条件：墓要迁到奥伦堡防线，还要吉尔吉斯人在墓地附近建一城市并定居下来。但遭到吉尔吉斯人的断然拒绝。这说明他们就是不愿在防线附近定居。因此，作为让步，又提出要他们在伊列克河岸自行选择定居的地点。吉尔吉斯人连这点也不同意。于是又建议他们在恩巴河岸建城，但他们还是坚决不干。然而，我国政府却不愿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即对吉尔吉斯人来说，从游牧的生活方式过渡到定居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人为的措施是无法导致这种变革的。长久以来，我们始终不放弃那个通过吉尔吉斯人的定居来实现草原移民的方案。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还多次提出过这种设想。

同时，在吉尔吉斯人看来，推选努喇丽汗是非法的，由此导致小帐大部分地区拥立另一汗王苏丹巴蒂尔，其子当时是希瓦的汗王。这位汗王也同奥伦堡当局打交道，但当局持回避态度。于是吉尔吉斯人一仍旧辙，以抢劫进行报复。我们采纳了努喇丽汗想出的巧妙办法：按他的指点拘留几个来防线进行实物交易的吉尔吉斯人作人质，直到他们的伙伴交还抢去的东西为止。但这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更激怒了吉尔吉斯人（因为汗王所指点的都是他所仇恨的人），还扼杀了我们同吉尔吉斯人刚刚发展起来的贸易，此后他们当然不再前来交换货物，贸易也就转到了布哈拉人和希瓦人手里。

我们给了中帐的民众以选举自由（诚然，因软弱无能而出于不得已），就没有遭到象干涉小帐的事务时所遭到的种种麻烦。这就足以证明，上述那些措施是毫无道理的，并且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威望。例如，1760 年中帐的阿布赉汗，下令本汗国人交出了全部俄国俘虏，并送回我国，而小帐的所谓“臣民们”却年年抢劫我们，由我们扶植起来的汗王却从未实现过我们提出的交还俘虏的要求和他们自己许下的诺言。

总之，吉尔吉斯人的臣服是很奇特的：他们不交任何赋税，不
58 负担任何徭役，而我国政府却总是讨好他们，硬要支撑身为吉尔吉斯人的统治者的门面！不只用厚礼，而且从1750年开始用薪俸来拉拢引诱这些汗王臣属俄国。这些吉尔吉斯人的汗王，抓住每个机会，派出络绎不绝的使团，前来骗取贵重的礼物，简直就象敲诈勒索。这实在具有年贡的性质，所以政府只得规定来使的期限为两年一次，以免年年支付这笔新贡赋。

礼物不够满意时，还引起诸如侵袭和掠夺牲畜这一类不愉快的后果；为了避免这类事件重演，我们不得不讨好那些汗王，可以说是在向他们购买和平……吉尔吉斯人怎样看待我们从蛮人那里学来的、每遇机会就送礼的蛮风呢？从下面这件事就能看出，例如，中帐的汗王巴拉克苏丹派使节前来宫廷，并打算亲自来奥伦堡，但后因去他那里的官吏所送的礼物，在他们看来过于微薄，这位苏丹一气之下立即游牧到草原上去了。

姑息忍让真是无以复加；一提出要求，立即调换人质，甚至连三岁的小孩也当人质接受下来！①

现在很明显，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吉尔吉斯汗国是一个既危险又令人讨厌的邻邦，而不是附庸国；如何同这个汗国相处，如何对付它，以免受侵扰，边境当局是不懂得的，因而政府所采取的全部措施也只是一连串失败的尝试，只不过失败的程度不同而已。每个行政长官当然都清楚地知道，要塞和军队是使民众驯服的最好手段，但没有一连串防御工事和居民点来保障要塞之间的联系，是不能直接把要塞建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的。而这是很花钱的事，因此，移民工作也就只能通过一般的慢慢来的办法进行。此外，也

① 阿布尔·海尔的儿子艾丘瓦克换为阿季利，到1750年又换成努喇丽汗的五岁的儿子；这个人质不久就死了，又送来了汗王的第二个儿子，但这个人质又死于1769年，汗王认为这是看护不周所致，就再也不肯送人质，虽经一再邀请，他也不再到奥伦堡来。

没有足够的军队去守卫横贯草原的防线。只有那些沿着边境或与边境平行的防线才是可靠的堡垒，同时也是进攻的基地。例如，我们在西伯利亚有很多沿经线的，而不是沿纬线的防线，它们好象是悬着的，因此这些防线只是作战路线，而不是作战基地，就是说，只 59
能袭击，不能围剿。

有些行政长官喜欢不时地派遣快速部队去草原惩罚罪犯，夺取战利品，抓些俘虏（为了交换自己的人）。但是，这些快速部队很少追上罪犯，而且只能掠夺一些无辜的人。他们因没有什么过错，所以得知俄国快速部队前来的消息时，还心安理得地动也不动，没有赶快跑开。被洗劫一空的吉尔吉斯人也就只好在防线上打家劫舍，掠夺牲畜。这样一来，掠夺牲畜的事就层出不穷，旧帐未算，新帐又来，每个人都认为别人欠了自己的债，报复得还不够，双方都逐年贫困起来。抢走的牲畜通常跑得精疲力尽，加上不能长时间停下来喂食，当然大量死亡。即使我们的快速部队从吉尔吉斯人那里夺回一些牲畜，也都当作战利品，部分杀掉吃肉，部分拍卖，很少交还原主。

我们曾试图在汗王迫使吉尔吉斯人交还抢劫的财物以前，扣发汗王的薪俸，但这也无济于事。总得有人作出让步：或是我们撤到伏尔加河，或是吉尔吉斯人从乌拉尔河后退——别无其他选择。于是涅普柳耶夫决定先利用时机彻底平息叛乱，先平定我们一直对付不了巴什基尔人的乌拉尔河这一边，然后再平定乌拉尔河对岸。

1755年，巴什基里亚又爆发了叛乱。有个伊斯兰教毛拉[①]巴蒂尔·沙散发了许多传单，谴责伊斯兰教徒屈服于基督教徒。巴什基尔人就骚动起来。涅普柳耶夫立即派兵前往，并向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捷普佳尔人和麦谢里亚克人宣告，将听任他们洗

① 伊斯兰教教职，其职司为讲解教义和法典。——译者

劫巴什基里亚。于是开始了一场流血的悲剧。为了煽动吉尔吉斯人，又寄给他们一封假信，装成是奥伦堡的阿訇写的。信中夸奖了巴什基尔人的起义，但表示担心，他们若摆脱了俄罗斯，就要来对付吉尔吉斯人了。这封信（我们就称之为外交手腕）再好不过地达到了目的。但似乎没有这种"手腕"，吉尔吉斯人也乐于进行掠夺，至于掠夺谁，他们是无所谓的！巴什基尔人无力抵御这种侵袭，只得带着妻子儿女，共五万人逃往乌拉尔河对岸，渡河时死了许多
60 人，余下的人都藏身于吉尔吉斯草原。为了不让巴什基尔人同吉尔吉斯人联合起来，涅普柳耶夫采用了极其狠毒的、但按当时的情况又是非常适宜的措施：他把所有逃往吉尔吉斯草原的巴什基尔人的妻子儿女都赐给吉尔吉斯人。于是，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吉尔吉斯人碰到一个巴什基尔男人就杀，并将他们的财产和妻女占为己有。只有少数人幸免于难，逃回俄国境内。不幸的哭诉激荡着整个巴什基里亚，复仇的人群满怀愤怒和敌意，请求长官让他们渡过乌拉尔河。涅普柳耶夫宣称女皇陛下不许越过边境，而同时又密令各边境长官睁一眼闭一眼，不必阻挡巴什基尔人擅自迁往外乌拉尔草原。巴什基尔人利用俄国边境哨兵队的有意疏忽，大批越过乌拉尔河，猛扑吉尔吉斯人，挥动手臂，杀个不停，对他们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地进行报复！

努喇丽汗向涅普柳耶夫控告这次袭击，但得到的答复是：这是吉尔吉斯人自己惹的祸，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阿乌尔里收容了背叛信仰的逃亡者，而整个巴什基里亚也同样想大干一场。吉尔吉斯人便自动武装起来，开始回击，展开了一场无休止的内乱：野蛮人象一群饿狼争夺猎物似的相互咬起来，而俄国雄鹰却在一旁静观这场血腥的残杀！

涅普柳耶夫就这样善于耍各种"手腕"，挑动两个不安分的邻人相斗。当这项恶毒手段充分施展，斗争双方元气丧尽时，涅普柳

耶夫感到我们的长期安宁已有保障，于是就决定去制止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残杀。

对巴什基尔人作了严格规定，不让他们越过乌拉尔河，让吉尔吉斯人离乌拉尔南下；并命令各边境长官，再不准任何一方越境，为此还加强了步哨。

但是，敌对双方久久不能和解。这两方被激怒的、破了产的仇敌，都想靠掠夺牲畜来搞点钱，恢复自己的家业。为了把他们拉开，俄国后来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鲜血。虽然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流血有所减少，但他们的敌对情绪持续至今。

我们用这个办法达到了两个目的：借巴什基尔人之手大大削弱了吉尔吉斯人，并驱使他们离防线更远；而借吉尔吉斯人之手彻底制服了巴什基尔人，使他们从此以后寂然无声，默默无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是有充分根据的。早在1734年，61
政府就作过指示①，提出要监视吉尔吉斯人和巴什基尔人，在发生骚乱时要利用这一民族去对付另一民族，以便保存俄军实力。伊丽莎白就曾给卡尔梅克汗国的首领敦多克台吉下了国书，任他洗劫小帐。叶卡捷琳娜二世也遵循这套办法，她在1763年5月10日给卡尔梅克的首领乌巴锡② 的国书中责成他：一旦小帐的吉尔吉斯人突破防线进入俄国境内游牧，就用武力制止他们，并可对其进行洗劫。③

不过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指责当时我国政府残酷无情，看来他们宁愿让俄国人去镇压卡尔梅克人、巴什基尔人和吉尔吉斯人，他们为了对“野蛮兄弟们”表示理想的爱，似乎还准备宁可让俄罗

① 外交事务委员会给基里洛夫的指令。

② 亦作渥巴锡、乌布沙。土尔扈特族汗王和鄂尔勒克的第六世孙。他极力反抗俄国人的残暴统治，于1771年率领土尔扈特人东归，返回伊犁。——译者

③ 这两份国书都留在奥伦堡。第一份因噶尔丹策零进犯，第二份因吉尔吉斯人没有越境，都未送给指定收件人。

斯人作出牺牲，也不让巴什基尔兄弟流血。但是这些人不是俄罗斯的爱国者，他们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空间，忘记了奥伦堡边区辽阔领土上各个不同部落间的利害冲突，他们忘记了守卫边境的军队不够，还有，他们也忘记了俄国只能牺牲两者之一：或巴什基尔人，或俄罗斯本族人。如果俄国为了拯救后者而牺牲了前者，当然不应因此而遭到谴责。有谁不同意安居于邻国的庇护下而让这些邻国去承担遭受进攻的全部后果呢？当年假若有谁能代替我们去承担金帐汗国的打击，我们宁愿付给他高昂的代价！

省长经常更换，他们都把奥伦堡看作荣誉流放地，因此都是匆匆忙忙地安排自己的事务，匆匆忙忙地离任"回俄罗斯"，这对治理该边区的工作影响很坏。每一个新省长都要对前任所做的一切来一番除旧布新，所以政府的措施缺乏稳定性，不能妥善地实行并巩固下来。治理奥伦堡边区达十七年之久的涅普柳耶夫，单就这一点而论，就比别人做得多，所以他确实也留下了名声。

但就是他，面对草原的混乱局面，也得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因而在需要吉尔吉斯人去制服巴什基尔人时，就得对他们一再让步：
62 给那些汗王支付薪饷（从 1750 年起），只要他们一提出要求，马上就调换人质，差点连三岁的婴孩也当人质来换！

希瓦汗王凯普是歼灭别科维奇队伍的希尔加齐的亲戚，他对 1752 年奉派随商队从奥伦堡出发的译员（大概是古利耶夫和丘切洛夫），"不但下令拘留，而且残暴相待"，但由于希瓦对我们来说是鞭长莫及的，所以"按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意见，对汗王持蔑视态度"（奥伦堡要塞司令官津布拉托夫 1783 年 7 月给乌法和辛比尔斯克总督的报告）。虽然天性脆弱的希瓦人，对这种蔑视的惩罚极其敏感，但这也无济于事！

新长官达维多夫（从 1759 年到 1763 年）采取了新的方针：他对待努喇丽汗持较为傲慢与蔑视的态度。1759 年，努喇丽汗偕同

其兄弟们到达奥伦堡，省长接待他们十分冷淡，连普通的礼物也不赠送，使这些被娇宠惯了的野蛮人气愤已极，他们十分委曲地返回阿乌尔后，立即进行报复：拦截去奥伦堡的商队，开始袭击和掠夺。直到 1761 年，最高当局无视达维多夫所持的见解，不但给汗王，而且给其弟兄们一一规定了薪俸，他们才停止了袭击和掠夺活动。俄国人卑躬屈膝到了极点，只要能免受袭击，竟给半野蛮的邻国进贡。显然，吉尔吉斯人不再认为自己是俄国的臣民，例如，叶卡捷琳娜二世登位后，他们同中国和阿富汗都打上了交道，以后又开始抢劫，直到 1767 年，因最后我们派了一支强大的部队去草原，才停止抢劫活动。

彼得三世逝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后，有名的沃尔科夫（彼得三世的机要秘书①）被远放奥伦堡，出任省长（从 1763 年至 1764 年）。但沃尔科夫只干了一年就退休了，他不愿“磨洋工，当盗窃薪俸的罪人”，因为他看到舞弊之风盛行，而他的职权受到限制，不能有所作为。

在其继任者三等文官普佳京公爵任职期间（1765 年到 1768 年），草原上不断发生大骚乱，依靠军队才勉强得以平定。这时，努喇丽的儿子阿勃莱苏丹在奥伦堡当人质，他因热恋公爵的女儿而改信了基督教。由于此后他当然不能再在草原上起任何作用，而 63
野蛮的汗王是不配同俄国公爵结亲的，所以普佳京毫不犹豫地让努喇丽领回其子，另换人质。

普佳京是最后一个文官出身的省长，从 1769 年，即从任命赖因斯多普中将起，开始任命了许多武官省长。

当时，在俄罗斯正酝酿着许多事变，要是吉尔吉斯人和巴什基尔人能参与这些事变，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指的是卡尔梅

① 彼得三世极其信赖沃尔科夫，命令所有奏折上都写上“致机要秘书大臣沃尔科夫”。他起草过颁赐给贵族豁免肉刑的特权证书和关于废除机密办公厅的方案。

克人的迁移和普加乔夫暴乱。

为了更确切地估计当时的情况，必须了解地方当局所拥有的实力。

奥伦堡省的驻防军只有五个营：一个在斯塔夫罗波尔，四个在奥伦堡。从奥伦堡调往乌法、伊列茨克要塞和特罗伊茨克要塞三个连。整个西伯利亚有驻防军七个营：托博尔斯克三个营，托木斯克和伊尔库次克各一个营，色楞格斯克两个营。

奥伦堡防线从雅伊克河到兹维林诺戈洛夫斯克要塞长达一千三百多俄里，只有包括驻防部队在内的三个兰德米利茨基骑兵团守卫。雅伊克河的哥萨克尽管在同野蛮人无休止的交战中受到锻炼，但不能算在内，因为他们经常骚动。奥伦堡的哥萨克只能承担治安和递送文件的工作。

西伯利亚防线从兹维林诺戈洛夫斯克要塞到库兹涅茨克，相距 2,072 俄里，只有八个劣等龙骑兵团守卫，他们不适于追击"轻举妄动的民族"。在外贝加尔和色楞格县，部署了 1764 年由波兰人和逃兵组成的雅库次克轻骑兵团——这些人极不可靠！

往下，从库兹涅茨克到阿穆尔河长达三千俄里中，连一个士兵也没有，防守任务交给非正规军队，而在整个西伯利亚，这种部队同异族人加在一起，总共只有九千多人。实际上是中国人在防守边疆。为了加强防线兵力，军事委员会① 提出了一个正确的想法，
64 即"不必用大量兵力，而应该用组织良好的正规军战胜轻举妄动的民族"，决定改编边防部队，组成三个兵种：步兵、骑兵和炮兵。当然，这就使它们有较大的独立性，如果遭到袭击，要塞司令官们也不至于把时间浪费在要求增援的公文来往上面。

1772 年建立的一些轻野战队包括：由 272 人组成的三个火枪兵连，由 48 人组成的轻骑兵队，由 60 人组成的半个龙骑兵连和

① 见法律全书第 43 卷第 1 册第 186 页，该委员会第 13649 号报告。

32 名炮兵，配有四门独角炮（炮弹重十二俄磅[1]）。总共 556 人。

阿斯特拉罕、奥伦堡和西伯利亚的边防军的人数增加了 5,226 人，而国库开支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由于龙骑兵的裁减而少了 40,010 个卢布又 24 戈比。这些队伍守卫边疆的时间不长，因 1772 年同土耳其爆发了战争，加上担心同瑞典开战以及波兰发生的混乱，军事委员会决定把东方边境的兵力全部撤走，以加强西方边境，因此轻野战队从奥伦堡、雅伊克和伊列茨克等防线逐步调往波兰、波罗的海边区和芬兰。

用陆军上将比比科夫的话来说，只留下了一些"吝啬鬼和无耻之徒"来保卫国防和维护国内秩序。一旦发生了骚乱，由这些吝啬鬼和无耻之徒组成的"不中用的驻防军"，"都不敢露面"，他们只会一个劲地写些"骇人听闻的报告"。后来只得把轻野战队调回来。这些部队白白地闲逛了一阵，于 1773 年重回奥伦堡边区。

卡尔梅克人从我们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安全和自由，因而物质财富大为增长，牲畜大量繁殖了起来，就是他们的人口，也在那段时间内因不断有移民迁入而增加。准噶尔地区长期以来的混乱局面和吉尔吉斯人的蹂躏是造成移民不断增加的原因。1755 年，伊犁地区的居民（杜尔伯特人、和硕特人、厄鲁特人以及辉特人）纷纷移居俄罗斯，他们都被安置在乌巴锡盟里，统称为新土尔扈特人。卡尔梅克人共八万帐户，但根据以土尔扈特人自己的记述为依据的中国史料，有 92 万帐户。由于不敢担保俄国数字是否可靠（因未对卡尔梅克人作过任何统计），所以我们以后都只引用中国的数字。

从十七世纪末以来，由于卡尔梅克人受基督教洗礼，在我们和卡尔梅克汗王们之间产生了不融洽的情况。那些汗王要求将受洗

① 俄磅（фунт）一译"俄斤"，或音译为"丰特"。一俄磅等于 0.41 公斤。——译者

65 礼的人当作逃犯交出去。后来，阿玉奇汗在世时，因立谁为继承人的问题而引起骚乱和内讧。彼得一世拜访阿玉奇汗后，提高了他在民众舆论中的身价，因而制止了骚乱。大家开始明白，俄国沙皇将支持阿玉奇的儿子们。

阿玉奇死后，他的寡妻想改嫁，又因选谁为配而引起了内讧。塔季谢夫被赦后，来察里津治理卡尔梅克人，但他们的首领（台吉）不愿听命于他，并向彼得堡提出申诉。塔季谢夫的命令被取消了……

塔季谢夫曾奉命为卡尔梅克人编辑司法条例，而他要求敦多克台吉送一本民情风俗集。编辑这样一本集子当然是有困难的，而且还要有时间，因此谁也不肯动手，只是相互埋怨。最后，参政院派来了监察官斯皮津上校，他查出了那些离间督军和台吉的人，把他们送往彼得堡，其中一人在那里受了鞭打。而给敦多克·奥姆鲍的寡妻，即汗妃贾娜及其子女举行了洗礼①。卡尔梅克人的这场内讧就于1744年这样了结。

1761年，阿玉奇汗的后代又因争夺汗位而发生内讧，同时还起来骚动，对抗俄国政府。

于是决定沿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萨马拉河和捷列克河修筑工事，包围汗国。

当时，俄国同普鲁士不断打仗，便要求卡尔梅克人按照协定派出辅助军队。这一新情况使那些新移民惊骇不已，他们还指望继续休养生息哩！厄鲁特人的舍楞（首领）暗中唆使其他人返回伊犁。他说，否则在俄国人统治下，土尔扈特人难免要遭殃，在俄国的各次战争中本来就死了近八万人，现在女皇又要求十五岁以上的人全部出动，这明明是要灭绝土尔扈特人，迫使他们定居，而将土地收归官家！这些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卡尔梅克人惊恐万状，

① 敦多科夫公爵家族即渊源于她。

他们开了许多秘密会议，决定利用1771年初冬的严寒，踏冰越过伏尔加河。但冰期来迟，因此只有那些在沿岸草原上游牧的人走成了。我们计算这样的帐户有三万，而据中国史料记载，有四十六万。俄国境内只留下了约一万三千帐户，这些帐户因未能渡过伏尔加河，故来不及同逃跑者会合。于是我国政府宣布废除汗王的爵位，按氏族或厄鲁斯划分的卡尔梅克人都隶属于各自的诺颜①。

66

本来我们未必会用武力阻留卡尔梅克人，但他们当时竟洗劫了我们四个移民点，屠杀了近千名在各个厄鲁斯营生的俄国商人和工匠。

特劳本贝格将军奉派从奥尔斯克出发追击，他虽追到乌卢套山，但仍未追上他们。由于粮食不足，马匹疲惫不堪以及疾病蔓延，他甚至无法从那里返回奥尔斯克，而只能直奔乌斯季威斯克镇。很难指望什么出色的作为，因为奥尔斯克部队是在卡尔梅克人离开游牧地三个月后才勉勉强强组织起来的。整个这段期间，长官之间都在进行频繁而无效的公文往来。赖因斯多普中将曾请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少将调西伯利亚军队援助奥尔斯克部队，但是落了空，因为这位少将虽在一个月后集中了两连骑兵，但又改变了主意，没有派出。这些军队自己正用得着哩。吉尔吉斯人虽已奉命截击卡尔梅克人，但他们乘机抢劫，有意放走逃犯，以便不必交还抢劫的东西。特劳本贝格奉派前往雅伊克河，率领那里的哥萨克追击卡尔梅克人，但哥萨克对原有的优惠待遇受到限制早已怨声载道，这时就拒不听命，特劳本贝格因坚持成命而被害。后来调来以弗赖曼将军为首的正规军，才用武力平息了叛乱。肇事者都受到鞭答，流放西伯利亚，哥萨克警署也就此撤销。

---

① 卫拉特人的整个统治阶层通称为诺颜。按卫拉特语（即卡尔梅克语）的意思是老爷、统治者、长官、首领。诺颜这个称号开始只有成吉思汗的后代及其同宗兄弟可用，但后来汗王们的旁系远亲也都自行冠以该称号。

人们的思想动态是很清楚的："等着瞧吧，我们还没有大显威风呢"。在每个哥萨克村镇都能听到这样的话。对统治者的更替都要加上神秘的色彩，编造一连串的有关当朝人物驾崩的轶闻——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民族的弱点。波兰基督教徒的阴谋，正是乘1762年政变之机极为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弱点。彼得三世的
67 废黜、叶卡捷琳娜二世登上"先祖的"宝座以及先皇的猝然去世，这些都成了传奇故事的题材。关于沙皇"脱险"和逃亡的轶闻众口相传，以致社会动荡，人心思变。因而出现了许多自称为王者，但他们一个个都被拿获处决。

1772年初，一个名叫鲍戈莫洛夫的兵士，从开往莫斯科的新兵队伍里逃到伏尔加河，冒充彼得三世。这人不久就被捕，关进了察里津的监牢。一星期后，这里便发生了暴动，但要塞司令官齐普列捷夫未发一枪就驱散了人群，捉拿了几个暴动者。鲍戈莫洛夫被秘密押往阿斯特拉罕省长处，经审判后押回察里津处决，但他死于途中。

对鲍戈莫洛夫的下落又揣测纷纷。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被捕者在阿斯特拉罕被官府认作真正的彼得三世……

这些流言蜚语在愚昧无知的民众中广为传布，谁也不提异议，也无法反驳。这样，在察里津出事七个月后，在马雷科夫纳村（即现今的沃尔斯克城）又出现了一个彼得三世。这是个逃犯，是齐莫维斯克镇的顿河哥萨克，名叫叶麦利扬·伊凡诺夫·普加乔夫。

绣有（旧教的）交叉成八个角的红黑十字架的白旗，吸引着雅伊克河的哥萨克，他们蠢蠢欲动，因为普加乔夫许下了诺言："赏给他们十字架和胡须、草地和河流、金钱和粮食、铅弹和火药以及永久的特权！"一下子就这么多好处！

两星期后，普加乔夫占领了七座要塞。他的队伍里有近三千名骑兵和步兵（来自"不中用的驻防军"）以及二十多门大炮。我们

不去细述这一著名暴乱的各个细节，只要说出下面一些情况就够了，如伊列茨克城、奔萨和萨拉托夫被占领，喀山被焚，只有小小的雅伊克城和奥伦堡抵住了叛乱者。卡尔梅克人的逃亡和普加乔夫暴乱都压在普佳京的继任者、奥伦堡的第一任武官省长赖因斯多普中将的身上。由于多次发生的冒充彼得三世的事件很快就平定了，并不怎么费力，所以开始时政府未对普加乔夫暴乱特别注意。1773 年 10 月 5 日，普加乔夫到了奥伦堡城下，命令赖因斯多普：放他进城，不许反抗，要把他当作真正的皇帝陛下一样来迎接。赖因斯多普退回信札并亲笔写上："面交真正的恶棍、违背上帝的顽 68
民及魔鬼的崽子。"

赖因斯多普放火烧了城郊的大村庄，经常出击，骚扰叛乱者，但并不是每次都得胜①。他一直坚持到戈利增公爵在离奥伦堡七十俄里的塔季谢夫要塞附近打了胜仗，奥伦堡才解了围。普加乔夫率领五千人马带十门大炮越过萨克马拉河逃往草原，在科洛维尔特谷地被自己人出卖给哥萨克中尉哈尔切夫。哈尔切夫又把他交给雅伊克城的苏沃罗夫，于是他就被装在木笼里解往莫斯科。叶卡捷琳娜饶恕了哥萨克人，但于 1775 年 1 月 15 日下令废除"雅伊克、雅伊克的"等名称，代之以"乌拉尔、乌拉尔的"等等。

赖因斯多普的一些过错经常遭到指责，例如：他曾宣布普加乔夫是个逃犯，是打了烙印的苦役犯。普加乔夫就利用这点，证明自己不是普加乔夫，因为没有烙印！赖因斯多普曾派有名的强盗赫洛普沙去同普加乔夫谈判，但这人未回尖柱城堡，却投靠了普加乔夫，后来对俄罗斯危害不浅。

在这次暴乱期间，吉尔吉斯人持观望态度，直到看出那一方占上风时为止。

---

① 1 月 13 日驻防军出击时，有许多军官和士兵阵亡，四百人被俘，还损失了九门大炮。

诚然，普加乔夫的主要同情者是雅伊克河的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他们都是吉尔吉斯人的宿敌，因此，与其认为吉尔吉斯人会站在自己的冤家对头方面，不如说会站在帝国方面，而且事实也说明，不管吉尔吉斯人持何动机，他们总还保持着所谓"武装中立"，只是在边境附近大量集结而已。吉尔吉斯人的不介入，当然大大减轻了政府平息叛乱的负担。不过，他们对防线的抢劫和强盗式的袭击一仍旧辙，直到 1774 年我们派军队去草原时才停止下来。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促使吉尔吉斯人定居的意图宣告失败和卡尔梅克人逃亡以后，认为事出有因，在同游牧民族的交往中我们大概奉行了某种不适当的规章。因此，她立即改变交往的性质，并于 1775 年禁止派军队去乌拉尔河对岸。但到了 1779 年，又不得不取消这项禁令，因为事情弄得很糟，以致任何怀柔政策都无法达到目的。

69 但是，政府仍继续进行已经开了头的事业，即设置一系列类似当时帝国内部已建立的机构，把半野蛮的臣民拴在共同的国家制度上，深入亚洲草原，开辟一条通向进步和文明的道路。

例如，1782 年设立了管理游牧民族的特别机构"边境远征队"，准许吉尔吉斯人进入俄罗斯境内放牧过冬，拨款建造商队旅舍、学校和清真寺。但尽管如此，袭击仍不断发生，所以在 1784 年到1785 年间不得不装备远征队，进军草原，同时释放了许多俘虏。

从 1781 年到 1796 年，奥伦堡省改名为乌法总督辖区。

1784 年设立边境法庭，审理吉尔吉斯人和边境居民之间的案件，但没有任何人去那里诉讼，到 1799 年，法庭只得关闭。至于学校，校舍虽已修好，但都空置着，最后全部倒塌……

步兵上将伊格尔施特雷姆男爵(1785—1790 年)①看到吉尔吉

① 他出身里夫兰贵族之家，曾两度治理边区：从 1785 至 1790 年以及 1796 至 1799 年。中间那段时间在波兰任总指挥官。他是个好色之徒，为妇人所迷，所以无暇顾及 1794 年的波兰革命。退伍后住在里加，直到保罗一世即位。

斯人四分五裂，汗王政权无力将其联合成一个整体，曾建议给每个氏族敕封一名特别长官，逐步架空本已不起作用的汗王，然后将其废黜，而以那时治理各省所设置的机构为基础，在草原上稳步施行和俄罗斯相同的制度。散发了致民众书（汗王除外），规劝停止袭击防线，停止进行内讧性质的掠夺活动。吉尔吉斯人举行了民众大会，苏丹一个也不准出席，推举了当时有名的盗匪瑟雷姆为首领。大会一致宣誓效忠俄国，条件是阿布尔·海尔的后裔永远不得承袭汗位。民众大会期间（1786—1787 年），未发生过袭击事件（第一年只抓走了十二个俘虏，第二年只抓了两个），而在 1784 和1785 年，每年俘虏人数达 176 人；1788 年又开始了袭击，俘去 43 人。大会第一年，曾准许 45,000 个帐户进入俄罗斯境内过冬，他们后来秩序井然地返回乌拉尔。看来一切顺利，我们找到了同不安分的 70
臣民和睦相处的秘诀，即让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实行自治。最好应这样继续发展下去。被召到奥伦堡来的努喇丽，后来又被送到乌法居住（1790 年死在那里）。汗王政权已名存实亡。但努喇丽的儿子袭击了民众大会的首领巴图鲁瑟雷姆的阿乌尔；瑟雷姆不久获释，并得悉省长又要扶汗王上台，并已上奏彼得堡。我们的政策这样出尔反尔，当然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一切其他的措施之所以不能奏效，也就可以理解了。

1787 年建立了五个农民特别法庭，这是照顾民众风俗的诉讼机构，但又要求必须书面处理案件，而庭长都是些文盲，案件处理当然也就落在毛拉的手上，这下就全完了。三个氏族各推一名主要的首领和若干名副首领监督秩序，为的是让几个小首领来替代大汗王。

1786 年准许吉尔吉斯人定居，国库为此还拨了补助金；1788 年准许他们迁移到俄罗斯境内已划定的土地上；1789 年修建了供儿童膳宿的官办学校。同年 4 月 30 日敕令根据民族风俗制定法

典　这些措施无疑是很好的，但不是执行时走了样，就是根本没有实现。只是到了1871年，几乎过了一百年，4月30日的敕令才受到重视，才在小帐根据民族风俗建立了管理机构，但这也是在土耳其斯坦总督辖区取得出色的经验以后。

伊格尔施特雷姆的所有措施之所以不能生根，部分是由于执行者未能很好地把这些措施运用于实际，而主要是不久后伊格尔施特雷姆本人为了努喇丽汗的女儿、迷人的公主托伊·卡拉而背叛了国家的利益。这个女人聪明美丽，曾嫁给边防委员会的官吏，她具有上流社会的风度，举止文雅，但总是一身亚洲人的装束。托
71 伊·卡拉征服了这个老色鬼的心①，把他拉到她家族一边去了。再加上瑟雷姆遭到了诽谤，吉尔吉斯人的自治就到此结束。

苏丹们在汗国里失去了作用，他们当然要竭力中伤巴图鲁瑟雷姆。他们之所以得逞，是因为土耳其人一同我们开战，就竭力煽动布哈拉人反对我们，而布哈拉人又答应以武力援助吉尔吉斯人，还邀请他们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异教徒。埃米尔的檄文在吉尔吉斯人的首领们手中传阅，最后到了瑟雷姆手里。他便采取任何一个汗王都可能采取的那种做法，含糊其词地答复了埃米尔，说他毫无反对战争之意，但在布哈拉军队开到之前，他本人不能首先发难。显然，这完全是托词，目的是搪塞过去，赢得时间。但是，这却被说成是具有公开背叛的性质。要在别的时候，伊格尔施特雷姆对此情况当然是毫不在意的，但这时有了托伊·卡拉，这个老色鬼也就为她牺牲了自己原来的信仰、荣誉以及国家的利益！他忘记了，阿布尔·海尔汗曾不拘礼仪地同我们的敌人准噶尔人来往，我们饶恕了他违背誓言的行径，也饶恕了他对我们防线的袭击；他也忘记

① 伊格尔施特雷姆那时已六十三岁，但喜欢打扮成年轻人，硬说自己只有四十七岁。有一次，他恼怒地扔掉自己的履历表，原因是一个不久前才调来办公室任职的官员，因不了解这位男爵的怪脾气，竟敢在他去年的年龄上加了一岁。

了，1762 年我们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待努喇丽同中国皇帝的交往，甚至对他带头臣属中国的事也既往不咎；但那些人都是汗王，而这是个普通的巴图鲁，一个民主因素的代表；

在政府看来，在吉尔吉斯民众中进一步发展民主因素，会使我们陷入困境，因为属于"黑骨"阶层的首领们要比属于"白骨"阶层的代表们（汗王和苏丹们）具有更大的影响，所以，借重民众所厌恶的、但对我们没有危险的苏丹们来管理吉尔吉斯人，要安全得多。

奥伦堡当局刚一表露出对巴图鲁瑟雷姆的不信任，后者马上就改变了准备协助当局实现计划的态度，而当伊格尔施特雷姆着手另外物色一个汗王，以填补在乌法病危的努喇丽汗的位置时，瑟雷姆显然对此决不会无动于衷。从这时起，他真的求援于布哈拉的埃米尔，并煽动吉尔吉斯人起来反对可恨的苏丹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奥伦堡。总之，又出现了以前那样的混乱局面。政府立即采取了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撤换省长。这 72
次接替伊格尔施特雷姆的是佩乌特林格中将（1790—1794 年）。

1791 年努喇丽死后，其弟伊喇丽被立为汗王。民众提出抗议，说我们曾答应过不立阿布尔·海尔的后裔为汗王，佩乌特林格置之不理。于是他们又开始袭击防线，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到 1794 年，我国政府终于屈服了：撤换了佩乌特林格，同时也决定废黜汗王，这一次才算考虑到了民意。经了解，原来大家都爱戴阿布尔·加齐·凯波夫。新省长维亚兹米京诺夫中将（1795—1796年）不同意这一选择。在他的支持下立了被废黜的伊喇丽的哥哥伊施姆。伊施姆苏丹虽然十分忠于俄国人，但在草原上既无作用，又无名望，因此实际上对我们毫无用处。不满的吉尔吉斯人又起来造反：汗王甚至一步也不敢离开防线；作为对民意的让步，汗王之外又另设谘议会（季凡），但这也无济于事：1797 年瑟雷姆袭击汗王的阿乌尔，杀死了汗王，将其财产抢劫一空。维亚兹米京诺夫被撤

职，伊格尔施特雷姆重新上任（1797—1799 年）。但双方都进行掠夺，手段之残酷，骇人听闻。彼此都要清算旧帐。

奥伦堡当局认为必须用武力惩罚瑟雷姆。1797 年和 1798 年冬派了一支强大的乌拉尔哥萨克部队去草原，他们夺得了吉尔吉斯人的几千匹马；同哥萨克一起去的还有巴什基尔人，他们也夺得了近五千匹。

吉尔吉斯人当然立即进行了报复，搞得无法了结，旧帐越积越多。当时由吉尔吉斯人、哥萨克人、巴什基尔人和卡尔梅克人等有关方面的代表组成混合委员会，审理各方提出的要求，但是，谁也不来解决问题，却各显神通地进行惩罚。防线附近的吉尔吉斯人开始厌恶草原上的这种生活，为拯救生命财产，约一万二千帐户于 1797 年迁到俄罗斯长期定居。哥萨克人逐步侵占土地，最后强占了伊列茨克的盐矿场，因而引起了严重的纠纷。伊格尔施特雷姆本想恢复原来不设汗王的管理体制，但又无人可选，于是组成了一个六人谘议会，由阿布尔·海尔的既老又聋的儿子艾丘瓦克主持。该谘议会应在霍勃达河畔有个常驻地点，其成员由三个氏族各选
73 两名。但这种新的行政管理机构同从前的机构不同之处，仅在于以七个人取代原来的一个汗王，而这七个人仍为民众所憎恨，因为他们的任命取决于奥伦堡边区长官，并不取决于民意。小帐人当然不愿要这样的谘议会，什么事都不找它。最后，甚至情愿恢复旧体制，即恢复汗王的体制，因为一个人总比七个人好。我们对人心所向感到满意，于是不顾吉尔吉斯人在书面要求中表示的拥立卡拉泰为汗王的意愿，立了聋老头艾丘瓦克为他们的汗王，也未任命卡拉泰为汗王的谘议会主席，却任命了其弟布克伊。从这时起，吉尔吉斯人开始向别处游牧，因为他们受哥萨克人排挤，最后只得让步，退向草原深处，有一些人则向希瓦游牧，但保留对原来游牧地的权利。艾丘瓦克汗害怕丢命，逃到乌拉尔河对岸，寻求俄国人的

庇护。布克伊出于个人打算，以空头许愿怂恿七千帐户从小帐汗国越过乌拉尔河，转到卡尔梅克人 1771 年遗弃的那片地方。这一请求曾禀奏保罗一世皇帝，并于 1801 年获准。可是，吉尔吉斯人出发后不久，就想回去，布克伊立即为我们派出哥萨克连阻止他们，他们就永远留下来了。布克伊确实达到了目的：1812 年他成了内帐即布克伊汗国的汗王，从此过着暴君的生活，竟自封为邦主。他的臣民虽然在我们这里已经安居乐业，由于不堪忍受他的压迫，企图逃回乌拉尔河对岸，但俄国人用武力阻住了他们。十八世纪最末一年，撤销了边境远征队和边境法庭。

在伊格尔施特雷姆任职期间，奥伦堡、维亚特卡和彼尔姆等省的巴什基尔人和麦谢里亚克人的住地划分为若干行政区，隶属于奥伦堡边区的总长官。

巴赫麦捷夫少将出任省长(1799—1803 年)之后，所有政府机关都从奥伦堡迁至乌法，最后设立了奥伦堡教区。

巴赫麦捷夫的继任者步兵上将沃尔康斯基公爵① 是个出名的古怪人。从他长期(十四年)治理奥伦堡边区来说，本可为边区作不少好事。但这位省长的头部曾在某个时候受过震伤，因而缺乏 74
毅力和始终不渝的精神。他的治理措施有些是切实可行的，有些却是完全失败的，甚至是十分荒唐的。例如，吉尔吉斯人的牲畜到我国境内过冬，他规定要抽税：一匹马一戈比，一头母牛和一头公牛各半个戈比，一只羊每月四分之一戈比。同时他还给愿意受雇作

① 据说这位公爵经常穿长袍、挂勋章，甚至还穿这种服装上街，逗引了成群的小孩。他在城中散步时，经常在街中间停下来大小便。

沃尔康斯基收到彼得堡的公文时，首先拆开诏书，虔诚地划十字，吻沙皇的签字，但他并不捧读，而把诏书放在圣像后面，等办公室主任来处理，交给他时也只说："要妥善办理。"公爵签署公文时，也不审阅，只是先问一下："叶尔莫拉耶维奇，你看过这里写些什么吗？""看过，公爵大人。""请上帝作证！"——在办公室主任郑重发誓后，公爵就在这位主任交给他的任何文件上签字。

公爵的这些古怪举止是由于头部受了震伤而引起的，他也经常为此病而苦恼。

工的吉尔吉斯人颁发执照，但要付执照费。这就是身分证的由来。

在他任职期间，还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了新伊列茨克河防线以及从奥伦堡到西西伯利亚边境的更为重要的奥伦堡外部防线。因此，连接各条防线和封闭我国中亚边境的荣誉，属于沃尔康斯基。由于新伊列茨克河防线的建立，军队进行了改革：指令废除哥萨克受雇服役的办法，采取轮换的方式，并发给军队制服。这在哥萨克中间引起极大不满，沃尔康斯基公爵只得亲自率领部队去乌拉尔斯克规劝不听命者。

1804年，规定今后要追究抢劫行为，但要塞司令官们奉命只追捕那些闯进防线的人，而对那些已退回草原或乌拉尔河对岸的人，则不必追捕，以免惊扰。为判断盗匪遁逃的方向，便设置了西马①——沿边境插上许多树枝，如树枝倒向边境内，就立即追捕。奥尔斯克长期受包围，应该把牲畜赶到右岸，因为左岸属吉尔吉斯人，他们经常在那里伺机掠夺牲畜，我们又不能越境去追捕他们。这样一来，我们的威胁也就不起作用，因为只在嘴上说说而已。

到十八世纪末，俄国有下列防线抵御草原上的野蛮人：

1）长达七百俄里的雅伊克河防线即乌拉尔河防线，由四座城
75 市（古里耶夫、雅伊克、伊列茨克、萨克马尔斯克）两座要塞（库拉金和卡尔梅科夫）和十八个前哨组成。

2）沿雅伊克河的中上游、威河和托博尔河绵延一千一百俄里的奥伦堡防线，由二十三座要塞和二十七个多面堡组成。这些要塞是：拉瑟普、下奥泽尔、塔季谢夫、切尔诺列钦斯克、奥伦堡、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上奥泽尔、伊利英斯克、古别尔林斯克、奥尔斯克、

① 沙俄时，在亚洲边境（外高加索、乌拉尔、奥伦堡、西伯利亚）常设置西马，用来发现夜间突破口以及“盗贼”所过之处。所谓西马，就是将柳枝弯成弓形插入土中，接连不断交叉地串在一起。当人马越过这样的防障时，就会出现缺口，根据这些缺口，可以判断人马的去向，在某种程度上还可判断出人数的多少。——译者

塔纳雷茨克、乌尔塔兹姆斯克、克齐尔斯克、马格尼特、上雅伊克、卡拉盖、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斯捷普、托罗伊茨克、喀拉库里斯克、克鲁托亚尔斯克、乌斯季威斯克和兹维林诺戈洛夫斯克。

3）长达六百俄里的伊施姆河防线即苦水防线，由九座要塞组成：普列斯诺戈里科夫斯克、卡巴尼亚、普列斯诺夫斯克、斯塔诺夫、伊施姆河上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波卢坚、列比亚什、尼古拉耶夫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此外，其间还分布有十七个前哨。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都住在这条防线上。

4）额尔齐斯河防线，长达一千一百俄里。这里也住着西伯利亚哥萨克，全线共有八座要塞和三十四个多面堡。这些要塞是：鄂木斯克、热列津斯克、雅梅舍夫斯克、多隆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乌宾斯克、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和布赫塔尔明斯克。

各条防线总共有四十六座小城市（要塞）和九十六座多面堡。

为了监视突入防线的盗匪，伊施姆河防线也象奥伦堡防线一样，于1771年在靠草原的一边沿路筑起了木栅栏（高四英尺，由两道横杆相连）……1835年一条新防线从奥尔斯克延伸至威河上的别列佐夫斯克镇，全线修筑了五个工事：伊姆佩拉托尔斯克、纳斯列德尼克、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和米哈伊洛夫斯克。从1836年起沿这条防线筑了一道连绵不断的土墙，顺墙还挖了一条壕沟，以防袭击和草原火灾。但因进军希瓦，这项工程就半途而废了。

这些防线有的沿河流顺经线由南向北蜿蜒，有的沿着湖泊，象天花板上的吊灯一样悬挂着，彼此之间（即按纬线）没有联系。其结果就好象形成了一道道野蛮人可以自由入侵的走廊……当时还没有想到要把防线连接起来，并在冬季牧地中央修筑工事，而只知求助于西马、栅栏和图拉真墙①。

① 古代的一种防御工事。图拉真系罗马皇帝。——译者

艾丘瓦克汗因年迈力衰，于1805年退位，规定给他一千卢布的养老金，而由江丘里亚当了汗王。

1806年，草原上闹饥荒，沃尔康斯基公爵准许在伊列茨克防区内出售官粮给穷人，但每人一次不到一袋。此外，还发放一百卢
76 布以购买种子，但有官吏监督，这样一来，这些官吏就能干预私人经济；从事农业当然并没有成为风尚。

1809年江丘里亚为卡拉泰苏丹所杀。汗王的谘议会受命行使治理职权，但是谘议会的成员怕去草原露面，于是卡拉泰就为所欲为。最后，沃尔康斯基又决定立汗王，但除了从不幸的阿布尔·海尔家族中选出苏丹希尔加齐外，他也没有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拥戴卡拉泰的民众提出了抗议，也只好置之不理。1812年立两个新汗王（希尔加齐为小帐的汗王，布克伊为内帐的汗王）时，花了两万卢布举行庆典。沃尔康斯基得知"中选的"希尔加齐·艾丘瓦科夫苏丹被册立为汗王后，便定于8月23日为他举行宣誓典礼。

这次庆典是这样进行的：22日晨七时，要塞鸣炮三响，八时派出校官一名、尉官两名、轿式马车一辆，前去迎接汗王，另有二辆四轮马车迎接侍从。吉尔吉斯人上车后，两名军官和四名哥萨克军士走在轿式马车前面，车后跟着五十名哥萨克。"信号手"用手一挥，省长立即走出要塞，这样就谁也不用等谁。两队人马同时走到一个地点。这时军队致敬，军乐齐鸣①。

沃尔康斯基陪同汗王登上高处，向民众宣布立希尔加齐为汗王的圣旨，吩咐用俄语和鞑靼语宣读皇室证书……汗王坐到地毯上，跟着阿訇读誓词，吻可兰经，并把可兰经举到头上，然后站起来，在誓书上盖章。

---

① 在队列中有一个步兵团（驻防军）、一团捷普佳尔人、三连巴什基尔人、两个奥伦堡哥萨克连和一连炮兵。其目的在表明，在一切阶层服役以前，异族早就在服兵役。

这时，队列里鸣炮二十一响，要塞鸣炮十一响。步兵和哥萨克举枪急射。在礼炮声中举行了“汗王加冕”仪式：少将把黑貂皮帽戴到汗王的头上。上校献上金色锦缎面的黑貂皮外套，中校为他佩上镶金马刀，省长亲自授予证书。汗王吻了一下证书，并把它举到头上。

四时开始午宴，乐声和炮声响成一片，席间频频举杯为皇族和汗王祝愿。晚间举行舞会，第二天和第三天在草原上招待同汗王一起游牧过来的吉尔吉斯人。但是，不能不同意卡拉泰的意见，当时他曾指出：“公爵只是白花皇帝陛下的钱，他扶植了两个汗王，一 77
个将永远住在俄国，另一个随便到哪里都没有用处。”这也是整个草原的看法。

新省长彼得·基里洛维奇·埃森伯爵（1817—1830年）①雷厉风行地改弦更张，他开始接近有影响的人物（如卡拉泰等），瞧不起希尔加齐，最后甚至请求用旁的人（阿伦加齐）来替换他，但从1818年起，吉尔吉斯人由外交部管理，所以当时的总理大臣内塞尔罗德未予同意。

在埃森任职期间，奥伦堡为哥萨克儿童开办了学校，在乌法开办了中学，在奥伦堡还设立了涅普柳耶夫军事学堂。埃森还第一个提出了下列方案：由巴什基尔人组成十五个常备哥萨克团、成立军管机构、设立口头调解法庭以及由民众推举调解法官等。但皇帝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不同意该方案，并在埃森的报告上批示：“变巴什基尔人为官方屯民，岂不更好？”埃森的继任者苏赫捷林走得更远，他正式声明，他“认为巴什基尔人从军事意义上讲是没有用的”。

1820年，由五等文官涅格里和迈因多夫男爵组成皇室使团出

① 生于1772年，不久即充任禁卫军胸甲骑兵团的司务长。十八岁时提升为军官，八年后（1798年），即二十六岁那年，晋升为将军！

访布哈拉，其护卫队有五百三十人，配有两门大炮，由近卫军大尉齐奥尔科夫斯基指挥。该使团花费了219,495卢布(纸币)。阿伦加齐在自己所辖的草原上一路陪送使团，出了不少力，但他被诬告同希瓦勾结，因而前往彼得堡申诉，在那里被拘捕后，流放卡卢加，1833年死在那里。这是个绝无仅有的爱国者，也是个十分正直的人，但他却作了无谓的牺牲品。

草原上立即开始了骚动和袭击（从1822年起）。这是吉尔吉斯人因他们所爱戴的人被俘而进行的报复。

1824年，外交部终于同意废黜希尔加齐（他被边防委员会主席召到奥伦堡），并毫不考虑氏族聚居的原则把草原分成三块领土。每块领土由专门的封爵苏丹管理，他们领年俸一千二百卢布，外加六十俄石[①]面粉。在苏丹名下按规定可组成两百名哥萨克的卫队。但未设谘议会，所以苏丹的统治不受监督。

78 由于骚乱不止，吉尔吉斯人继续抢劫商队，所以我们于1824年组织了一个武装商队，配有625人组成的武装护卫队和两门大炮[②]。在亚内河对岸比什提尤别附近，商队遭到希瓦人、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的进攻，我们的人阻击了十三天，构筑了鹿寨，但最后只得弃货物而走。参加抢劫商队的主要是希瓦人，为了恫吓他们，同时观察一下地形，1825年参谋总部的贝格上校(后来当了伯爵、元帅和波兰王国总督)奉命侦察乌斯提尤尔特。希瓦人惊恐万状[③]，立即遣使送大象至萨莱契科夫斯克要塞，向陛下进贡。但我们未接待来使，而且向希瓦提出了以下条件：(1)赔偿全部损失；(2)交还全部俘虏；(3)今后不得向游牧民族购买俄国人。

---

① 俄国旧容量单位，一俄石等于209.91公升。——译者

② 步兵(禁卫军谢苗诺夫团的一个流放连)271人，哥萨克270人，炮兵56人。非战斗人员28人。

③ 从希瓦逃出来的俄国俘虏说，好象那里已铸好了献给俄国人的金钥匙。

汗王不同意以上条件。希瓦人惊魂已定，事情比过去更难办。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每年从里海运走俄国人达二百人之多。我们对这些臣民软硬兼施都不起作用，政府只得向他们赎回俘虏。

希瓦人如此的臣服真是荒唐……

关于武装商队和贝格出征的情况将在第四章里细述。

因处境不佳而心绪不宁的希尔加齐，于 1825 年前往希瓦。后来，他感到汗王的命令无效（汗王任命他为沿河一带吉尔吉斯人的首领，但吉尔吉斯人把这项任命当作耳边风），于是又回到草原，带着若干帐户在奥伦堡附近游牧。他于 1835 年死后，其家属领到的抚恤金十分微薄，每年一百卢布。小帐的末代汗王就这样穷困潦倒地结束了一生。

中帐（约有四十万零六千人）。舍米亚卡出席 1737 年[1]的会议时，虽同别人一起宣了誓，但是很显然，他内心根本不愿臣服俄罗斯。宣誓后不久，中帐的吉尔吉斯人就两次入侵俄国，第二次竟由舍米亚卡亲自率领。阿布尔·海尔派往彼得堡的代表团中没有一个中帐的代表。尽管如此，1734 年仍将致舍米亚卡汗的国书交给"著名远征队"的长官基里洛夫带去，女皇陛下在国书中宽恕了他的第一次背叛，并吩咐重新宣誓。 79

因舍米亚卡已死，这份国书没有送出。直到 1742 年涅普柳耶夫任职期间，巴拉克苏丹因指望我国政府慷慨好施，曾向伊丽莎白宣誓，还遣使前来彼得堡。使节确实领了厚赐，但只赐给巴拉克本人一份证书和一把镶金马刀。与通常赐予小帐诸汗王的礼物相比，巴拉克汗感到礼物太薄而负气：按亚洲人的理解，这是对他的怠慢。他断然拒绝去奥伦堡领受马刀和证书，也不接见送请帖的官员，并下令要粗暴地对待来使。如前所述，1748 年巴拉克杀了阿布尔·海尔，但一年后他自己在某个和卓那里作客时也被毒

① 原文有误，应为 1732 年。——译者

死了。

除巴拉克外，还有两个苏丹(阿卜杜勒·马哈茂德，即佳夫卡汗的孙子，以及阿布赍)曾于1740年前来奥伦堡宣誓，对他们自己及其臣民所承担的义务之轻，感到十分惊奇。原来当时奥伦堡委员会①的长官、中将乌鲁索夫公爵，甚至连邻国的地理都弄不清，对于吉尔吉斯人分为几个汗国的情况更是无知！在塔季谢夫任职期间就曾组织一个商队去开辟途径同塔什干进行贸易。这个俄国第一个商队的货物，部分是公家的(商人害怕风险太大)，所以任命了密勒中尉为商队队长，他名下还有测量地形的测绘学家。商队从奇姆肯特出发，差不多快到塔什干时，却在路上被抢劫一空。1739年乌鲁索夫奉命接替塔季谢夫时，阿布尔·海尔的两个儿子努喇丽和埃喇丽②特意前来祝贺。他们向公爵转达了其父关于在锡尔河口建城的请求。公爵大发雷霆，指责抢劫商队之事。但他得到的答复是：塔什干附近不属小帐，而属大帐，阿布尔·海尔对此不负责任。随后不久，阿布赍苏丹和阿卜杜勒·马哈茂德苏丹到达，他们在金色的地毯上举行了宣誓仪式，之后，公爵要求两位宣了誓的苏丹保证：(1)保护通过他们领地来往于俄罗斯的商队；(2)归还在塔什干附近被大帐抢去的货物；(3)停止同伏尔加河的
80 卡尔梅克人闹纠纷。可怜的公爵大人竟不知道：首先，那时还没有任何商队取道中帐所占据的西伯利亚草原；其次，阿卜杜勒·马哈茂德和阿布赍作为中帐的代表，当然既不能对大帐的所作所为负责，更没有责任为大帐归还抢去的东西；第三，同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闹纠纷的也不是中帐，而是小帐！

当然，这两位苏丹当时只好一一答应，心里却在嘲笑俄国当局

① 边区名称不断变更：有时称"著名远征队"，有时称奥伦堡远征队，有时又称奥伦堡委员会。

② 埃喇丽恐系伊喇丽之误。——译者

幼稚无知。不过，他们也没有因为称臣而捞到任何好处：1741 年准噶尔人的康泰沙因吉尔吉斯人抢劫他的阿乌尔，调动了一万五千大军进攻小帐，以示惩罚，完全无辜的中帐竟也不免遭劫。

奥伦堡要塞司令官向准噶尔人的统领宣布，阿布赍和阿卜杜勒·马哈茂德已臣属俄国，今后如对小帐和中帐不满，应向俄国政府申诉，准噶尔人自己不得随意裁决，这使准噶尔人的统领大为吃惊。这一要求只能使准噶尔人看出俄国在中帐无能为力，因此，他们把阿布赍从归途中劫走。噶尔丹策零的使节又向阿布尔·海尔要求人质，但后者建议他们一起去奥伦堡。他们在奥伦堡受到涅普柳耶夫的亲切接待，但拒绝谈判，理由是他们不是来求俄国将军、而是有求于阿布尔·海尔汗；我国政府不得不直接同噶尔丹策零打交道。密勒少校奉命同准噶尔使节一起到噶尔丹策零那里去，为释放阿布赍之事进行斡旋。这个请求直到 1743 年才实现。1744 年准噶尔人对我们的纳贡者——西伯利亚鞑靼人的袭击，迫使我们大大地加强了西伯利亚军队。治理西伯利亚边疆的全部事务委任给专门长官金杰尔曼少将。精力充沛的噶尔丹于 1746 年死后，准噶尔人便发生内讧，直到这时，我国西伯利亚边疆才得到喘息的机会。但为保障托博尔省免遭卡尔梅克人入侵，决定用许多前哨把奥伦堡防线同已竣工的额尔齐斯河各要塞连接起来。连接防线的工程沿着位于鄂木斯克要塞和伊施姆河之间的许多水味苦咸的湖泊（芦苇湖）施工，所以这条防线后来就叫做苦水防线。1752 年开始修筑下列要塞：波克罗夫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列比亚什、波卢坚、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斯塔诺夫、普列斯诺夫斯克、卡巴尼亚、普列斯诺戈里科夫斯克和兹维尼戈罗茨克。这些要塞后来变成了哥萨克的居民点，同时也成了商业点。早在 1750 年，81
特罗伊茨克城已有实物交易。到该城附近游牧的还有中帐人，他们扎起了相当多的帐篷，把这里视为固定的放牧地，以便在我居民

点保护下免遭准噶尔人的进攻。幸好这时某些民族拒绝服从四卫拉特联盟的当选首领，准噶尔人因此开始内讧。争当珲台吉（我们称之为康泰沙）的阿睦尔撒纳和达瓦齐已不能象从前那样压迫吉尔吉斯人了，有时甚至还有求于他们。阿布赍主要支持阿睦尔撒纳，但这位酋长的事业也很不景气，他不得不向中国人求援，为此向中国皇帝称臣。阿布赍转而请求西伯利亚边防长官，为某些中帐吉尔吉斯人的妻子儿女在防线内提供栖身之处。但根据军事委员会 1755 年 1 月 31 日的命令，阿布赍的这一请求遭到了拒绝。显然，由于顾忌象准噶尔人这种实质上微不足道的敌人，我们竟把自己的臣民当作牺牲品拱手交给他们。我们因此威信扫地……虽然由于涅普柳耶夫的请求，这项命令于第二年撤销，而代之以参政院 1756 年 10 月 24 日的决定，虽然也已允许吉尔吉斯人在威河防线附近游牧，并在紧急情况下还可进入防线以内，但是事情已无法挽回：1755 年的拒绝已完全把阿布赍从俄罗斯身边推开了……他从这时起一直到死，都对我们耍滑头。为此责怪 1755 年的命令，那是绝对不应该的，因为政府当时力图制止任何人侵已定界线的行为，限制任何民族迁移，不管他们是征服者或是受其他民族欺凌的被压迫者，这事实上是完全合理的。奥伦堡地区的经验使我们懂得：被压迫者很快就可恢复元气，变成我们的压迫者。最后，我们不干涉边界外的臣民同其邻人的纠纷，并让他们自行处理，正是为了达到最主要的目的：让别人为纠纷所累，以保障我国边疆移民的安全。

1757 年，中国人在阿睦尔撒纳的帮助下彻底征服了准噶尔人。但不久阿睦尔撒纳就脱离了中国，逃到草原上寻找阿布赍，但他是只身逃出的。后来他逃到俄罗斯定居，一直到死。阿布赍本人当了卡尔梅克人的俘虏，被押往北京，阿卜杜勒·费伊兹（阿卜杜勒·马哈茂德之子）为赎回他也到了北京。但赎回之事未果，两

位苏丹都宣誓效忠中国皇帝，保证不再进攻臣属中国的卡尔梅克 82
人。他们在中国军队护送下回到草原后，当着同去的官吏的面劝说中帐其他首领宣誓。中国人划定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归吉尔吉斯人，至今仍为他们所有。塔城指定为实物交易的场所，准许苏丹每七年派一个使团去北京领取赏赐（我们的期限有利得多：每三年一次）。

因此，在十八世纪后半叶，中帐对中国和俄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也许对中国还要好一些。

然而，中帐之所以至今未给我们造成任何不安，当然是因我们完全不干涉其内政所致。至于对其他邻人，阿布赍仍然时而掠夺布鲁特人，时而掠夺卡拉吉尔吉斯人①。阿布赍为了既同中国，又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向这两个强国都宣了誓，并从这两个国家都得到厚赐。例如，1762 年他向叶卡捷琳娜宣誓后，同年又派使团去北京领取赏赐。这对我们丝毫无损，但给吉尔吉斯人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有助于他们对付唯一的敌人——准噶尔人。

1771 年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逃亡，我国政府呼吁全体吉尔吉斯人竭力加以阻截，在阿布赍看来，这是俄国软弱无能的表现；震撼俄罗斯东部的普加乔夫暴乱，也使我国声誉一落千丈。

从这时起，阿布赍甚至在表面上也不臣服俄国了，竟擅自称为汗王。对我国政府关于自称汗王的质问，他答复说：他是因为战胜了土尔扈特人而取得汗王的称号的，同时又是在阿卜杜勒·马哈茂德死后由所有的哈萨克汗国，甚至土库曼人和塔什干人推选出来的。众所周知，实际上从未进行过这样的选举。阿布赍也确实在中帐起着重要作用，他能根据汗国的需要，在强邻面前做一个为本国争利的辩士，又是善于在强邻之间周旋的外交家，手法巧妙，竟能自称为两个强国的臣民，但同时又不尽任何义务，还能不断地

① 即喀拉柯尔克孜人。——译者

按期领取赏赐。由于地处两个强邻之间，游牧民族双重纳贡的情况其实是十分自然的结果，因为他们的夏季牧地在这一邻国境内，而冬季牧地又在另一邻国境内。所以，只有当我们不仅掌握了吉
83 尔吉斯人的夏季牧地，而且也掌握着他们的冬季牧地时，才能使他们完全听命于我们。

阿布赍其实已意识到自称为汗王是不对的，所以他只在同我国政府交往时才称汗王，而在汗国内部仍然称苏丹。

阿布赍的榜样引诱着其他许多苏丹，他们也想扮演新臣民的角色，并领取重赏。1775 年(6 月和 10 月)，中帐一些不依附阿布赍的苏丹，都派了使节去西伯利亚防线长官处提出称臣之事，阿布赍的儿子和侄儿也在那时请求以阿布赍为例给他们规定薪俸。叶卡捷琳娜女皇于 1776 年 5 月 25 日降旨拒绝这一切要求，理由是整个汗国早在安娜女皇在位时就已臣属俄国。而规定薪俸会使吉尔吉斯人养成一切仰仗他人的习惯。

我国政府虽然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但总想向吉尔吉斯人灌输这样的思想，即未经呈报俄国并获得批准，不得擅自称为汗王。因此于 1778 年派遣官吏去中帐，规劝阿布赍向女皇陛下禀奏请求立他为汗王。阿布赍因指望领到赏赐，就听从了这位官吏的劝告，并派其子带着奏折来彼得堡。其子在彼得堡受到十分亲切的接待，并得到厚赐。阿布赍虽经邀请来奥伦堡，或特罗伊茨克，或西伯利亚防线举行宣誓，并领受赐物和证书，但他却加以拒绝，甚至不同意在自己的游牧地当着俄国官吏的面举行宣誓。大概，怕失去中国人的信任，也许是怕自己人不信任，因为许多苏丹都认为自己并不比阿布赍微贱，他们当然是不愿受他支配的。

我国政府在这场蓄意安排的"游戏"中遭到失败，受到屈辱，因此就停发阿布赍的薪俸，并决定煽动中帐其他一些苏丹反对他，另扶植一个与他为敌的苏丹。甚至还设法捉拿阿布赍，把他押到俄

国来。总之，仅仅由于自尊心受了刺激，就要惩罚整个和平的中帐，为此就在这个汗国制造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内讧。这时阿布赍凑巧准备远征布鲁特人，所以已远离俄国边界。大量被俘的布鲁特人被阿布赍迁到西伯利亚草原的北部，有一段时间他们被称为"贾(新的)吉尔吉斯人"。 84

阿布赍死于1781年，安葬在土耳其斯坦。

阿布赍的庶子瓦利在靠近俄国要塞一带（即现在的科克切塔夫边区），拥有自己的游牧地，他考虑到能从俄国政府那里获得一些利益，所以就在自己人中间耍弄手腕，使某些吉尔吉斯人站在自己一边，接着就向我国政府呈请立他为汗王。这一请求被欣然接受，于是，1782年瓦利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当着亚科比中将的面宣了誓。这样，他就获得了统治防线附近忠于俄罗斯的吉尔吉斯人的权力，因而也就获得了掠夺他们的权力。但瓦利本人并不怎样特别忠于俄罗斯，例如，他拒绝交出被俘的土库曼人(这些人是阿布赍早在1771年袭击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时抓去的)。这就迫使我们采取坚决措施：派远征队去草原。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部队解救了被俘的土库曼人，当然同时也掠夺了隶属于瓦利的吉尔吉斯人。这位新汗王向女皇陛下提出了申诉，后因对答复不满，就于1795年冬派他儿子去向中国皇帝表示归顺，并继续迫害那些忠于俄罗斯的苏丹。1795年1月，中帐的两位苏丹、十九名首领和122,360名吉尔吉斯人，上奏女皇陛下，请求把他们从瓦利汗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由俄国政府直接管理。这已是吉尔吉斯人第二次声明不要汗王治理。十年前，小帐的一些部落曾提出过同样要求，但奇怪的是民众的请求如今仍象过去一样遭到忽视。尽管我们毫不怀疑瓦利的卑鄙和掠夺成性，却仍然让他继续当汗王。

不过，瓦利答应实现不满者提出的要求，同时，为讨好我国政

府，他提出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成立边境法庭，由吉尔吉斯人和边境哥萨克的代表组成，解决双方之间有争议的案件。1806 年设立的这个法庭，不用说，其命运同奥伦堡法庭一样：谁也不去那里起诉……瓦利照旧压迫他管辖下的吉尔吉斯人，同时由于西伯利亚哥萨克毫不留情地搜索草原，引起许多户人家迁入俄国境内。这次我国听取了他们的呼声，并于 1797 年 9 月 30 日下达命令，准
85 许吉尔吉斯人迁居帝国境内。于是立即有一万五千多帐户横渡额尔齐斯河，登上右岸。

移民们按他们自己的理解实行自治。不缴纳任何赋税，不负担任何徭役，但西伯利亚哥萨克的牧场当然要受到一些妨碍。为了照顾哥萨克的利益，决定向移民征收所谓的“幼畜增殖税”，这是 1801 年（8 月 7 日敕令）规定的，因此这些移民开始称为“哥萨克村吉尔吉斯人”。

其实幼畜增殖税并不高：不管何种牲口每一百头征收一头，即财产的百分之一。这种税后来成为实物税。

这时，对汗王不满的人与日俱增。政府既已授予瓦利以汗王的称号，就不便废除，因此有些吉尔吉斯人的首领认为，如果只要求更换一个汗王，不要求废除汗王的爵位，大概可以达到目的。于是他们请求我国政府立巴拉克的儿子布克伊为一国之主。他们估计对了。亚历山大皇帝对他们的请求表示同意，1816 年册立布克伊为汗王，但他死于 1819 年，到 1821 年，瓦利也死了。由于当时的西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伯爵的坚持，不再任命别人填补这两人的遗缺，决定在西伯利亚草原也实行西西伯利亚普遍施行的那套管理制度。由我们违背民众的习惯和愿望而亲手扶植起来的汗王政权就此废除。草原划分为州和乡，保留了按氏族划分的原则。乡由世袭苏丹管理。从法律上确立了长子继承权，如苏丹没有子孙，则由其兄弟或近亲继承，但须由全乡遴选。大苏丹三年一

选，被任命为州长官；他们在季凡（即谘议会）的协助下管理本地区。

每次选举时，由官家出钱举行庆典。庆典时，有功的人可得到奖章、长袍和其他奖品。庆贺大苏丹时，在白毯子上把他抬起来往上抛——这是一种法定的礼仪。

因此，我们是将一个大汗王分成了若干个小汗王。

在吉尔吉斯游牧地推行行政管理机构以前，中帐倾向中国比倾向俄国更甚。如果注意到，中帐的吉尔吉斯人至今还缅怀着阿布赍苏丹，许多吉尔吉斯部族把他的名字当作乌兰，即战斗时的呐喊（象我们的"乌拉"一样），那么，阿布赍理应有其追随者。 86

按照斯佩兰斯基的方案，1822 年西伯利亚划分为以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次克为中心的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由托博尔省、托木斯克省和鄂木斯克地区组成，整个西伯利亚吉尔吉斯草原划入鄂木斯克地区。草原划分为州，州由拥有治安和司法权力的州厅治理，由大苏丹任主席，另有两名任命的俄国陪审官和两名选举产生的吉尔吉斯陪审员。各州厅下面都有一个边防哥萨克小队。

州分为乡，乡长叫苏丹，其下属的法官叫比伊①；乡再分为阿乌尔，阿乌尔由族长管理。

1838 年以前，鄂木斯克是西西伯利亚的中心，当时草原上已有七个厅行使职权，厅下面成立了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的屯垦区。

草原上设立州厅后，我们不再担心中国的影响，因为我们的军队随着管理机构同时出现在草原上。

但是，由于管理民众的大权落在苏丹们的手里，我们当然就丧失了在草原上巩固势力的手段。然而苏丹这个有害的阶层迟早总得下台。在草原里设立州厅及出现哥萨克新村，引起了苏丹们的

① 一译为"比"。——译者

不满，也导致了卡西姆和他儿子肯尼萨尔[1]的暴乱，他们父子两人梦想回到阿布赉时代，恢复汗王的称号，并自立为汗王。这次暴乱迫使我们于1838—1840年期间建立了阿克塔夫斯克工事、乌鲁塔夫斯克工事和杰尔加英-阿加奇斯克工事。防线上的军队也得到加强，因此卡西姆和肯尼萨尔之乱帮助我们巩固了对西伯利亚草原的统治，也帮助我们巩固了对奥伦堡草原的统治。

大帐（约十万人）。哈萨克同盟瓦解后，大帐在中帐及小帐以南的地方沿锡尔河和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大帐没有汗王，由一些苏丹统治。在小帐的苏丹阿布尔·海尔向俄国称臣时，大帐中最有影响的苏丹首推尤尔巴尔斯。他从不谄媚逢迎，也不参加阿布尔·海尔的宣誓，虽然后者为了显示自己的作用代替大帐宣了誓。

奥伦堡当局识破（虽然晚了一些）阿布尔·海尔的勾当后，仍犹豫不决，未把写好的国书送往大帐。后来，我国政府了解到该汗
87 国离俄罗斯很远，也就不再操心使它臣属之事。还有一份有关楚河对岸吉尔吉斯人同俄罗斯通商的国书（1739年7月17日）也未送出，因得知大帐已为准噶尔人所征服。

大帐占有塔什干、土耳其斯坦和周围地区的村镇。但吉尔吉斯人不住在这些城里，只是塔什干汗王和城市长官都是从他们中间选出来的，这就体现了他们对这些地方的统治。吉尔吉斯人的统治者向定居的民众征收贡赋，但不是给自己，而是给准噶尔人的珲台吉。准噶尔人的内讧一开始，大帐的苏丹们就同中帐的苏丹们一样，起劲地参与了这场内讧。

准噶尔人同盟一瓦解，大帐的游牧地就向东推移，一部分并入中华帝国，一部分分布在巴尔喀什湖和楚河流域，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独立，他们由自己的首领和比伊（法官）治理。在该汗国对外

① 一译为"克尼萨拉"。——译者

事务中可听到一些有影响的苏丹的姓氏：例如，1771 年袭击从俄罗斯出逃的卡尔梅克人时，埃拉利苏丹就已出名。大帐吉尔吉斯人经常掠夺卡拉吉尔吉斯人和塔什干人，在阿布赍死后（1781 年）还掠夺中帐同族人，当然，这就使他们同四邻为敌，而这些邻国也分寸不让地对他们进行报复，以致到十八世纪末，该汗国的许多部落只得四散逃命：有的进入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地区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有的到了中帐，尤松诺夫部落的某些分支也就同中帐（阿克摩林斯克区和卡尔卡拉林斯克区）混为一体。

1789 年在丘雷盖苏丹的带领下，大帐约有四千帐户转入俄罗斯境内，他们被指定在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要塞周围游牧。

1793 年图古姆也带领一百帐户转移过来。

留在楚河对岸的吉尔吉斯人继续掠夺，直到 1798 年，塔什干的一个和卓尤努斯招募了一伙强悍的塔什干人，才将他们彻底压服、甚至完全征服。尤努斯发现，以善意对待吉尔吉斯人毫无用处，因为他们把怀柔和忍让看作是对他们的畏惧，是软弱的默认，于是他采取了另一种办法：俘虏一律斩首，并在敌军视线所及之处，将首级堆成金字塔。

这种情景使吉尔吉斯人胆战心惊。谁也不愿当俘虏，因此打起仗来畏缩不前，这就是所谓“左顾右盼”：只要一发现包抄或有一 88
点点危险，就乱喊乱叫，那些一度胆大妄为的吉尔吉斯人，惊惶失措地拼命逃窜。

吉尔吉斯人对塔什干的统治就这样于 1798 年垮台。现在他们反而要向以和卓尤努斯为代表的塔什干交纳贡赋……由于这次胜利，尤努斯便向吉尔吉斯人课收捐税（一百头羊中抽一头），还向他们颁布法典，审理其纠纷和争端，因此，他就成了大帐这一地区和塔什干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汗王。

但是，塔什干诸汗王保持的独立，为时不久。1814 年他们归

顺于浩罕；大帐，除那些已同中帐混合的部落，以及那些在七河地区、伊犁河及楚河流域和阿拉套山脉北坡等地游牧的部落外，这时也臣服于浩罕。在上述几个地区游牧的部落抛弃了奇姆肯特地区的牧地，很快就游牧到了中国……其实他们是不大愿意离开自由生活的。1819年阿布赍的儿子秀克苏丹向我国政府表示，他的同部族人（有数千帐户）愿意臣属俄国，因而委托他前来进行谈判。政府允其所请，并修建了科帕尔城，以保障新臣民免遭中国的侵犯。中国人认为，伊犁河沿岸和楚河沿岸整个地区，象准噶尔西部一样，都是他们的领土。他们只让向骑马到各处收税的中国人交纳一定赋税的中帐吉尔吉斯人使用这片土地，所以，为了弄清楚这片土地属谁的问题，不得不同中国打交道。我们终于确定，这是吉尔吉斯草原，应属于吉尔吉斯人，而不属于中国人①。这个决定只是到1847年才作出。当时拟订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在锡尔河上把西伯利亚防线和奥伦堡防线连接起来，一个个哥萨克新村已从西伯利亚向南伸延，谢尔基奥波利镇已经建成，接着又建起了科帕尔城，在锡尔河口也修建了拉伊姆工事，该工事后来迁到天然界线卡扎拉（即现在的卡扎林斯克）。汗国照旧实行自治，因为政府不干涉其内政，直到1868年，即在整个土耳其斯坦总督辖区内施行共同条例之前，对新臣民不征收任何赋税。大帐剩下的部族（阿德班部②、杜拉特部和贾莱尔部）和沿阿拉套山脉北坡游牧、保持独立的野石帐吉尔吉斯人③，于1845和1847年都先后臣服俄国。但是，由于浩罕诸汗王妄图统治外伊犁河边区，当地竟出现了浩罕的

① 这是一派胡言。伊犁河沿岸和楚河沿岸整个地区，在巴尔喀什湖以南。谁都知道，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从汉唐时代起直到清朝都归中国管辖。居住在这里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译者

② 哈萨克族的七部族之一，亦称阿尔班部或阿尔拜部。——译者

③ 或音译为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十八、十九世纪时，欧洲人普遍把哈萨克人称为吉尔吉斯人，又把现名吉尔吉斯族（即柯尔克孜族）称为野石帐吉尔吉斯人。——译者

税吏。浩罕为了实现其奢望，又修建了许多小要塞。为把浩罕人 89
从这里撵走，1850 年参谋总部的古特科夫斯基大尉奉派率领一支队伍（步兵五十名、哥萨克一百七十五名，带大炮两门）从科帕尔出发，这支队伍攻打了克斯克连河畔的托乌楚别克小堡。该堡为多面堡，每面各长四十俄丈，有一百五十名守卫队把守。但原来隶属我部队的吉尔吉斯盟友哗变，他们袭击了队伍。古特科夫斯基被迫撤退，后来在阿拉木图河边背水力战，击退了六、七千乌合之众。第二年，卡尔贝舍夫上校率领一支较强大的队伍再次出征，这支队伍由一营步兵和五连哥萨克骑兵组成，配有六门骑炮和一门火箭炮。浩罕人弃堡而走，该堡被炸毁，夷为平地。最后，1854 年在大阿拉套山脚下阿拉木图河畔修建了维尔纳工事，不久这里就成了俄国移民的中心。

政府的新计划非常高明：开始时不干涉臣属我国的游牧民族的自治，但立即在其游牧地中间修建十分坚固的工事，这些工事既为我们自己，也为游牧民族提供了抵御外侮的据点。

俄国工事永远标志着我们的统治权，给我们头一次带来了贸易自由，同时也使游牧民族逐渐习惯于服从我们，了解我们。臣属成了真正的现实。此外，维尔纳工事的建成使酝酿已久的计划得以实现。该计划是用一长串工事把西伯利亚防线和奥伦堡防线连接起来。维尔纳成为 1864 年军事行动的主要基地，接着又修建了一长串的外楚河工事。后来，隶属浩罕的大帐吉尔吉斯人所居住的那部分浩罕国土也被征服。历史悠久的哈萨克联盟中的所有部落，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逐渐臣服于俄国。只剩下大帐的一部分，分布在天山南坡的中国西部境内。

占领七河地区和外伊犁边区后，西伯利亚所管辖的吉尔吉斯草原，范围就扩大了，因此修建维尔纳后，草原即划分为两个地区：西伯利亚吉尔吉斯地区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1859 年这两个 90

地区撤销军事管制、开始由内务部管理，但外伊犁边区不包括在内，1862 年该边区改名为阿拉陶州。

1865 年，俄国重新把行政区划分为军区，决定改革管理吉尔吉斯人的制度。为了就近研究这些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成立了所谓的"草原委员会"，三等文官吉尔斯[①] 为该委员会主席，委员是参谋总部的三名十分干练的军官：古特科夫斯基少将、普罗增科上校以及根斯上校。该委员会成员走遍整个草原，研究他们的管理制度，制定了草原管理条例草案。1868 年，该草案获得批准，于是对全体吉尔吉斯人统一管理。奥伦堡草原也划分为乌拉尔和图尔盖两个地区。曼格什拉克小行政区也划归乌拉尔，但后来在 1870 年时归高加索总督管辖。

普选原则是新条例的基础，这使苏丹和各族汗王的后裔，总之是使白骨阶层，即野蛮人的贵族阶层，大失所望。每五十帐户选举一名代表参加由县长主持的会议，然后由这些代表选出任期三年的乡管理人员和比伊，即法官。任命一名俄国人当县长的高级帮办，一名当地人当低级帮办。乡的划分以及对帐户进行粗略的统计都靠组织委员会进行，组织委员会由各县县长、若干名俄国文武官员组成。

条例译成了地方方言，并逐条对每五十帐户选出来的代表们进行了解释。在土耳其斯坦边区实施该条例时未引起任何骚动，而在奥伦堡边区却引起了 1869 年和 1870 年的暴乱，关于这次暴乱，在阐明 1873 年远征前对希瓦所采取的措施时将会谈到。

因此，我们确立对吉尔吉斯人统治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前后长

---

① 或译格尔斯、基尔斯。1872 年任沙俄驻瑞典公使，1875 年任外交部副大臣兼亚洲司司长，伊犁谈判期间代行外交大臣职务，1881 年任外交大臣，是年 2 月 14 日全权代表沙俄政府同清政府特命全权公使曾纪泽在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条约》。——译者

达 139 年(从 1734 至 1873 年),即至占领希瓦时止,占领希瓦后,所有逃亡在外的、最后几次暴乱的头目,都来此负荆请罪,肯尼萨尔的儿子司迪克最后也不例外。因治理奥伦堡和西伯利亚的俄国各任官员的观点和措施不一致,使这段历史充满着错误、教训和矛盾。

一百多年来,我们曾试图通过汗王来制服吉尔吉斯人,甚至用暴力迫使那些独立的氏族隶属于汗王,这一切完全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些独立的氏族宁愿自行推举巴图鲁出来自治,巴图鲁都是凭个人的声望从普通的黑骨阶层中推举出来的,而不是世袭的。 91

我们为了使吉尔吉斯人从内心尊重汗王的称号及其继承权,曾故意夸大汗王的作用,给他们安排某种加冕礼,向那些愚蠢的野蛮人弯腰作揖,大方地施舍厚礼,给他们提供由哥萨克组成的近卫军,还替他们严惩那些失礼和违抗的臣民。虽然也有伊格尔施特雷姆和埃森这样一些人,他们意识到我们所推行的制度不会成功,但只有斯佩兰斯基才于 1822 年在西伯利亚吉尔吉斯草原上废除了这一制度。而在毗邻的奥伦堡草原上,汗王却为封爵苏丹所替代,这同一切不彻底的办法一样,根本就没有任何益处,只是吉尔吉斯人对白骨阶层的尊敬已逐渐为鄙视和憎恨所替代罢了。

埃森的继任者,如苏赫捷林和彼罗夫斯基等,甚至还持这样的看法:吉尔吉斯草原不能象奥伦堡一样,构成俄罗斯的一部分,而只能是殖民地;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吉尔吉斯人应永世为游牧民族,向帝国提供牲畜、兽皮、油脂、兽毛及其他原料。这些省长认为,俄国军队最好采取从防线出击的办法,使他们俯首帖耳。吉尔吉斯人把这类搜索视为掠夺,因此他们力求比俄国人更为骠悍地用袭击和掠夺来回敬。

在 1845 年奥勃鲁乔夫任职期间,为了控制吉尔吉斯人的夏季牧地和冬季牧地,才开始在草原上建立工事。直到这时,情况才发

生急剧变化。野蛮人对防线的袭击几乎立即停止了，他们象碰上避雷针一样被这些草原新工事弹了回去。携带抢劫的财物很难通过这些工事，因为工事恰好都座落在活水旁的要道上。而要想从旁绕过去，那驻防军也是不会放过机会夺回牲畜及其他掳获物的。

第 四 章 92

叶卡捷琳娜二世措施失败的原因。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治理草原的情况。禁止吉尔吉斯人定居。苏赫捷林。彼罗夫斯基。修建工事。哥萨克骚动。火灾。远征布扎奇半岛。草原风潮初起。搜捕匪徒。十九世纪初以来历次著名的远征。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商队。贝格。列别杰夫。同希瓦交恶。关于卖到希瓦的俄国俘虏问题。扎伊奇科夫。维特克维奇。在奥伦堡扣押希瓦商人。交换俘虏。宣言。特别委员会关于去希瓦进行搜索的决定。舞弊行为。物色一位新汗王。英国人的担心和他们在中亚立足的企图。西莫尼奇伯爵。驱逐英国福音传教士团。为什么决定冬季开始远征？威灵敦。远征计划。部队的建制。司令部。彼罗夫斯基对士兵生活关怀备至。吉拜葛和眼罩。粮食储备。军火储备。巴什基尔人奉命转运储备物资。在天然界线丘什卡库里选择地点修建仓库和工事。格克和热姆丘日尼科夫。在恩巴河修建新工事。吉尔吉斯人提供骆驼。吉尔吉斯人从工事附近偷走马匹。工事里的病疫。草原进军的经验。

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了控制野蛮的化外之民，通过和平手段实行民政建制和定居制度，并运用道德感化手段，施行教育，极度宽容信教自由，例如政府提出用俄国人的钱在防线各地建立清真寺，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应该到民族性格中去寻找，他们总是把不以武力为后盾的怀柔政策视为软弱和被迫让步的表现。只有在草原各地经常驻扎俄国军队，才可能不使用任何暴力制止各帐人胡作非为，并结束由于部族间的相互

仇视和复仇行为而不断发生的掠夺牲畜事件。只有建立了安宁的秩序，伟大女王的英明意图才可能实现。

我们的工事线分隔了巴什基尔人和吉尔吉斯人，并严禁巴什基尔人未经俄国当局同意不得自由迁徙，不得胡作非为和掠夺牲畜。这样，巴什基尔人就稍稍平息下来，定居营生，并接受了民政建制。这就极好地说明上面谈过的那一想法是很正确的。在亚历
93 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只进行了一项真正带根本性的改革。1824年，废除了汗王的称号，草原则划为三部分，归封爵苏丹们治理，他们都拥有一支由二百名哥萨克组成的护卫队。

1825年，在亚历山大一世驾临奥伦堡前夕，安居的吉尔吉斯人于夜间抢走了一个已故哥萨克军官的妻子，她因皇帝驾临，城里没有空房而住宿在河岸上的一辆四轮马车里面。这个寡妇被偷运到希瓦。皇帝对安居的臣民在自己驾临前夕的这种行径深感痛心，他下令用自己的钱将她赎回，并给予她的子女以"特殊照顾"。(《俄国档案》，1891年，第4卷，第523页)

在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统治时期，治理草原的制度丝毫未变；还像从前一样，全然是按照奥伦堡各任省长的兴趣和观点行事。他们的观点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大多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说：埃森极力主张建立巴什基尔哥萨克军队，但他的继任者，侍从将军巴维尔·彼得罗维奇·苏赫捷林伯爵，① 却认为巴什基尔哥萨克是一

① 从1830到1833年间统辖边区。1802年开始在纵队部（即现在的参谋总部）服务，十五岁时当少尉，以后转入近卫军骑兵队。1805年在奥斯捷尔利茨战役中头部被刀砍伤，腿部为炮弹击伤。被俘后，拿破仑见他很年轻，说道：

"哎呀，这么年轻就想跟我们较量！"

苏赫捷林反驳道："年轻并不妨碍一个人成为勇士"，接着又朗诵熙德的名言：

„Je suis jeune, il est vrai, mais aux âmes bien nées, La valeur n'attend pas le nombre des années"。

拿破仑赞道："好样的，年轻人！回答得很好！继续干下去，您的前程是远大的！"〔译者按：原注中两行诗是法语，意为："我年轻，不错，但对天生好汉，勇敢并不按年龄推算"。熙德是法国古典作家高乃依同名剧本中的主角。〕

些完全无用的人。在苏赫捷林以前，政府曾想尽一切办法使吉尔吉斯人定居，而苏赫捷林却头一个提出一种见解，认为吉尔吉斯人是应该过游牧生活的，他们只有继续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作为我们粮食和手工业产品的消费者，又是皮毛等原料的生产者，才能成为对俄罗斯有用的人。因此，防线附近的一些吉尔吉斯人要求从事农业，却得不到支持，甚至不许他们修建房屋。

这种公然违反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荒谬观点，没有谈论的必要，因为定居是国家经济条件发生变化已经不利于畜牧业时所产生的 94
通常的必然的结果，如居民的增加，畜群数量的增多，草场的不足，气候的改变和冬季的暴风雪等等。然而上述观点却长期存在，对我们在亚洲的事业贻害甚大。

苏赫捷林还想编纂一部吉尔吉斯法律手册，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吉汉格尔汗，此人编的集子杂乱无章，简直无法翻译。苏赫捷林管辖时期，在吉尔吉斯人中间还试行过疫苗接种，但也没有成功。为了避免边境上的哥萨克和吉尔吉斯人之间发生纠纷和磨擦，苏赫捷林承认了吉尔吉斯人在乌拉尔河以东地区的土地所有权，并禁止哥萨克在那里耕种。这样，他就给殖民事业，也就是给这一事业的自然进程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当然，设置这些障碍就像有人想阻止时间前进一样荒谬。

1833 年 3 月 23 日苏赫捷林伯爵暴卒于奥伦堡，终年四十六岁。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彼罗夫斯基少将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当时彼罗夫斯基只有三十九岁。在奥伦堡还从未见过这样年轻的军长。第二十八步兵师中将热姆丘日尼科夫的军衔比这位军长高，他偷偷地询问陆军大臣切尔内绍夫伯爵，是否应该去拜见军衔比自己低的彼罗夫斯基？他得到的回答是一道命令：立刻去拜见并报告说，由于自己违反了军队上下级的规定，已奉命立即申请

退伍。他退伍了，可是毕竟没有去拜见彼罗夫斯基。

由于这一轶事，彼罗夫斯基很快被提升为中将，同时被任命为侍从将军。这个出身神秘的人（拉祖莫夫斯基的私生子），没有祖先，但是与上层社会却有很密切的联系，并有强大的靠山，他在就任省长以前，曾经是海军司令部司令官办公厅主任。1853 年，即在彼罗夫斯基第二次管辖边区期间，他曾攻克阿克麦切季①。1855 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为此授予他伯爵的称号。在鲍罗金诺战役中，他右手的中指被子弹打断，以后他总是用一个长长的金顶针来遮盖这一缺陷。后来，他在莫斯科被俘，随着达武元帅的辎重队徒步走到法国，1814 年逃了出来。1828 年在瓦尔纳附近，他右胸中弹负重伤。

95 新省长精力充沛地从事安抚边区的工作。他认为唯一有效措施就是修建工事。当然，里海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可是要在它的东面沿海地带选择修建工事的地点，困难极大。而且彼罗夫斯基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某个九等文官卡列林，显然，这个人对此一窍不通，竟选中了靠近凯达克海湾的基孜耳塔什这一天然界线地区。1834 年，在这里动工修建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包括渔民居住区在内。这个工事未达到任何目的：它离商路很远，离捕鱼区也很远，因此，它不论对商业和渔业都不能起保护作用。海盗仍然象从前一样猖獗，因为不可能监视他们的活动；乘船出海又很困难，因为周围是伸展很远的浅滩，此外，井里的水很快就停滞、腐坏，因此工事里面就疫病蔓延，坏血病夺去一个又一个的生命，第九个人正奄奄待毙。一百个恢复了健康的人当中，只有五个人四肢健全，其余九十五人都成了残废。

1839 年，总参谋部希尔科夫大尉和鲍季斯科中尉奉派选择新地点。这次选中了丘普-卡拉甘，这块地方也是在荒凉的海角上，

① 即今克齐尔-奥尔达。——译者

寸草不生，而芦苇也只够牧养五十匹马和三百只羊，至于开辟菜园，希尔科夫建议从伏尔加运土来！此外，燃料也很少，水又是带咸味的。可以想象，那些在丘普-卡拉甘的新彼得罗夫斯克工事里埋头修建和生活的不幸人，陷入了什么样的困境。1846年，拆除了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1859年，新彼得罗夫斯克工事改名为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炮台，以免与里海西岸的彼得罗夫斯克工事的名称相混，使此后信件不致于误投到西岸工事。

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同古里耶夫之间由五个分布在沿岸和各岛屿的哥萨克巡查队负责联系，但这种联系只限于冬天的冰上往来，而在夏天，连紧急联络都保持不了。

彼罗夫斯基在里海修建工事的同时，还构筑了一道由奥尔斯克到别列佐夫斯克镇新防线，全长478俄里。

这一任务交给了参谋总部的热姆丘日尼科夫上校去执行，他在1836年兴建了伊姆佩拉托尔斯克、纳斯列德尼克、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和米哈伊洛夫斯克等炮台，哥萨克奉命从旧防线迁移到这些地方去。奥伦堡防线从里海起，沿乌拉尔河到奥尔斯克；但从北方沿托博尔河和威河到与威河汇合的图古扎卡河 96
以至奥里河这一段边界没有设防。在这一地带拟筑起一道像中国长城那样的连绵的土墙。这一工程由巴什基尔军队担负，按命令应在六年内完成。共耗资26万卢布。

1836年，完成了十八俄里又172俄丈的一段土墙。这段土墙起自奥尔斯克要塞北面45俄里处。土墙高六英尺，壕沟深亦六英尺。

后来，这个对十九世纪来说显得怪诞不经的想法终于搁置起来了。

建立新防线，不可能避免混乱：哥萨克拒绝迁往新地点……

如果再联系各种改革遭到愚昧无知的群众的抵制和忠于职

守、大公无私的公务人员[1]寥寥无几等情况来看，就不难理解彼罗夫斯基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了。

从1836到1837年，在乌拉尔一些军工厂里，此后于1837年，又在乌拉尔的哥萨克军队里，由于各种改革引起了骚乱，而在奥伦堡的哥萨克军队里，则由于不愿迁移到新地点去而发生了骚动。发现了一些散布谣言的人，说什么要发动移民迁往阿纳巴要塞等等。后来还出现了纵火犯……一些城市和乡村时常着火；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1839年8月，在最炎热、最干燥的日子里，奥伦堡被以纵火相威胁的匿名信弄得惊惶不安。果然，一些私人的木房子一幢接一幢地燃烧了整整一个月。把整条整条的街道烧得精光的大火就有十七起，小火更不必说了。像平时一样，人们都怀疑是当时大批被流放到奥伦堡军队里来的波兰人放的火，可是他们却认真地竭尽全力地扑灭火灾，以此消除了人们的怀疑。有的怀疑希瓦人或英国奸细等等，但其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大火并未殃及公家的建筑物，也没有烧掉远征的储备物资。供驮载用的筐、木箱和压紧了的干草都是易燃品，一旦失火，远征自然会受到破坏。纵火的原因和目的未能查清，但看来这是一个大阴谋。当时，整个俄罗斯着起了两条火路：一条从奥伦堡烧到哈尔科夫和苏梅，另一条从奥伦堡烧到诺夫哥罗德。

97 奥伦堡大火的后果是军服、军鞋的缝制工作整整停了一个月。由于组织了一千名裁缝、鞋匠和其他工匠去执行夜间巡逻和灭火等任务，这就意外地耽误了军队的行动，而且后来还得慌慌忙忙地赶制军服，因而都做得不很合身。

1839年8月15日，彼罗夫斯基在写给布尔加科夫的信中说："辛比尔斯克和萨拉托夫的纵火犯们，甚至连他们魔鬼般的心灵看

① 1836到1837年间，有120名官员，由于在民政机关营私舞弊而被提交法庭审讯。

来也转移到奥伦堡来了……在犯罪的现场抓到了几个人……其中没有波兰人。”

草原上，歹徒放野火烧干草。烧向特罗伊茨克山脉的野火，一次就烧毁了近千个帐幕，烧死了两万头牛羊和两百名吉尔吉斯人①。

这里我们列举一下十九世纪初以来我们最出色的几次远征。

1807年，格岑贝格少将奉命率一千零三十人带三门大炮，从奥伦堡出发，追捕卡拉泰苏丹，并解救布哈拉的商队，但只达到了后一个目的。

1809年，乌拉尔部队的一名统领鲍罗金奉命率领哥萨克四百人，从萨莱契科夫斯克要塞出发，追击卡拉泰，但卡拉泰已经逃去。于是鲍罗金便去进攻干海盗勾当的阿达耶夫部族，击沉了他们的二十只船。

1812年，伊列茨克的统领达尼洛夫率领一千六百人（其中包括一百名步兵，带两门大炮），也去讨伐卡拉泰，但这次他又逃脱了。

1819年，卡多姆采夫少校率哥萨克二百名，向顿格雷别尔根河进军，以解救被吉尔吉斯人围困的希瓦商队。

1821年，中尉工程师塔法耶夫和阿尔丘霍夫率领二百十四人，带两门大炮，从奥尔斯克出发，进抵图尔盖河和伊尔基兹河，以侦察卡拉图尔盖地区的铅矿。6月9日，有一千五百名吉尔吉斯人袭击了他们，放火烧了草原，夺走了十二匹马和十二头骆驼，然后逃去。部队随即撤退。这次出征耗费了28,513卢布。

由于在卡卢加逮捕阿伦加齐而引起了草原风潮，为此，于1823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由齐奥尔科夫斯基上校和贝格 98

① 灭野火的唯一办法是在下风处自己放火烧草地，然后把帐幕和牲畜转入烧尽的地方。草原大火烧到这块光地上，也就停止了。

上校率领2,374人并带六门大炮。前者由于使用的地图不准确，误入恩巴河边的不毛之地，因此不得不用十天的军粮喂了马，并把四分之三的辎重当燃料烧了(在5月)。齐奥尔科夫斯基击退了吉尔吉斯人的进攻后，与贝格会师。贝格是从恩巴河上游地区转战而来的，他也击退了吉尔吉斯人。米洛拉多维奇的部队是第三支队伍，是中锋部队，也受到袭击，损失了一百四十六匹马和二十四名科斯人。全部伤亡为:阵亡三十一人，负伤十七人。这次出征耗费了两万六千六百五十卢布。

1824年冬，又举行了一次远征。统领纳扎罗夫率哥萨克一千名，带四门大炮，从卡尔马诺夫斯克前哨出发，溯乌伊尔河而上，但只走了五百俄里，因已开始解冻，担心交通发生问题，只得返回。

齐奥尔科夫斯基上校奉命率领哥萨克七百名，带大炮两门，从萨莱契科夫斯克要塞出发，也在行军两昼夜之后撤回。因为盐沼地反潮，不可能继续前进。阿尔扎努欣上校奉命率领一百八十名哥萨克从奥泽尔斯克前哨出发，八天以后也回来了。

1824年，一支著名的武装商队被派往布哈拉，其护卫队由625人组成，带两门大炮。以出征草原多次失败而出名的齐奥尔科夫斯基上校被任命为商队的长官。1月13日，在锡尔河彼岸，在靠近比什提尤别天然界线的克齐尔库姆沙漠地带，商队遭到希瓦匪帮的袭击。据齐奥尔科夫斯基报告，希瓦人达八千之多，商队被困在峡谷之中。现在谁都知道，在比什提尤别附近根本没有峡谷。至于谈到进攻者的数目，当然是夸大了的，因为在缺水的草原上，即使是希瓦人也不可能组织这样庞大的队伍行军。按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说法，我们的商队为鹿寨所阻，被围了十二天。那末，八千名希瓦人到那里去找水喝呢？健全的头脑是不会相信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报告的。这位军官极不老实，造成了明显的恶果，这就更进一步肯定了齐奥尔科夫斯基不过是一个胆小鬼。不管怎样以缺水缺

柴为借口，但商品丢给了希瓦人，护卫队却轻装撤退了……

希瓦人又追了他六天才停止。这一行动本有希望活跃商业、巩固同中亚中心市场——布哈拉的联系，并加强我们的政治影响，但终于这样破产了。伊凡宁中将在《1839—1840年冬季远征希瓦记述》一书中，谈到齐奥尔科夫斯基"为其部下所憎恨，所以他不能 99
不担心，只要战斗一失利，部下就会出卖他的首级"。什么叫做"出卖首级"，很难理解。如果理解为部队不跟在长官后面，让他一个人走去送死，这只有在长官走在前面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但根据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性格，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这一点。如果把"出卖首级"理解为不受爱戴的长官所经常担心的某种轻率的行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齐奥尔科夫斯基冒险冲到布哈拉（这当然是有可能做到的），那末，即使丢掉了商品，他也将会对预定的讨伐希瓦的冬季远征带来很大的好处。长官挑选得不当，致使国库损失了二十九万卢布（包括给商人六万卢布的补助金），商人则损失了547,000卢布。

1824年冬，对恩巴河各河口又进行了一次新的远征，以便惩罚海盗和侦察通往希瓦的道路。这一任务交给了参谋总部的贝格上校①。五百名步兵和奥伦堡军队中四百名哥萨克带四门大炮从萨莱契科夫斯克要塞出发，三团乌拉尔部队（共1,200人）带两门大炮从古里耶夫出发。这样强大的兵力（2,310人，带六门大炮）和为长期远征作打算的准备工作，都明显地暴露了这次行动的秘密目的，即为了征服希瓦。说是测量，那只是借口而已。

队伍的辎重有872辆双套大马车，1,744匹马（乌拉尔人供给六百匹，奥伦堡人六百匹，巴什基尔人544匹），粮食三万普特。掘壕用具斧头二百把，锄头四百把，铁锹一百把。还携带了两千个图尔苏克（整张羊皮，扎紧四条腿装水）以备通过缺水地带之需。不

① 后为元帅和伯爵。

难理解，带着这样的重载要进行轻装袭击是不可能的；此外，惩罚海盗并不需要锄头。由此可以深信不疑，即在可能的情况下，队伍不局限于打海盗和进行地形测绘……

不仅在俄国人中间存在这种看法，就是吉尔吉斯人也有这种看法，他们又把这一看法转告了希瓦人。谣传说，希瓦人心惶惶，连金钥匙都已铸好了①……

100 不管怎样，12月16日部队从萨莱契科夫斯克要塞出发了，六天后，即22日，在恩巴河口俘虏了260名匪徒，一支由步兵230名、哥萨克220名带两门大炮组成的护卫队把他们押往古里耶夫。由于没有棉衣，以及重物不是用骆驼，而是用大车载运(!)，向前进军很困难。因此，1825年1月7日，贝格将剩余的步兵和四连哥萨克(带大炮两门)遣回，辎重全由骆驼驮载。到1月10日，他率领其余一千名哥萨克，带两门大炮，沿里海海岸进军。13日登上了乌斯提尤尔特，27日到达咸海，沿海南行八十俄里。2月11日，抄近路经下乌拉尔返回，3月4日回到了萨莱契科夫斯克。至此，有二十人死亡，四十二人病倒，还损失了1,842匹马。这次远征耗费了196,570卢布。成果是进行了地形和气压测量。但希瓦人却认为这是征服希瓦的失败。而刚刚制服了的匪徒们又故态复萌了。

贝格提出了进兵希瓦的新计划，他认为不设中间据点就不能前进，中间据点还可作为后备仓库之用。

贝格指定在顿古兹套天然界线一带为中间据点修筑工事，但因为他自己只是在冬天看过这一地区，那时芦苇丛和羽茅草遮没了吉尔吉斯人的阿乌尔。但他并未想到打听一下夏天是否可以在这里放牧，结果，十四年后彼罗夫斯基进行著名的远征时，又决定在顿古兹套兴建工事，大概派去的部队，一则不是全部兵力到达该地区(辎重和步兵留在半路上)；二则由二百名巴什基尔人组成的

① 指准备投降，给战胜者献金钥匙。——译者

别动队，由于无水、缺草，在顿古兹套甚至未能略事休息。因为不论在那里，总是需要兴建工事，既然近处没有更好的地方，就选中了含咸水的阿克布拉克河附近的天然界线丘什卡库里。这就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825 年 3 月 11 日，就在贝格回师时，夏波夫上校率哥萨克五百人，带大炮两门，从科什乌拉尔哨所神速出击，捣毁尤拉尚同谋者的阿乌尔，俘虏了 128 人，21 日返回。

1831 年 8 月 16 日，由根斯上校率领配有马匹的步兵五十人、哥萨克一百名、巴什基尔人三百名、带大炮两门，从基孜耳要塞出发，前去侦察卡尔特、阿亚特和苏尤恩杜克河。

虽然这些风潮和骚乱已被武力制止，但实际上，里海上的掠 101
夺和抢劫事件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了。盗匪猖狂到了极点，例如：1836 年春天，恩巴河水源监督官被抓走，秋天，第四号炮艇的指挥官和全体船员被抓，武器和小汽艇也被抢去。当时估计在希瓦的俘虏达两千人，而在敌人掳掠时、在回师途中以及被俘后服苦役而牺牲的人数大概还要多两三倍。

1836 年，进行了一次向布扎奇半岛（在里海）进军的非常出色的冬季冰上远征，以惩罚吉尔吉斯人的阿达耶夫部族，海盗和希瓦间谍大都在他们那里找庇护所。在曼苏罗夫上校率领下，由一名校官，十名尉官，九名军士和 530 名哥萨克组成的乌拉尔哥萨克部队，于 12 月 20 日从古里耶夫出发，从海上乘雪橇滑冰前往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这里已为部队储备了粮食。普罗尔文斯克群岛外的大风吹裂了冰层，一个半哥萨克连转瞬间被分隔开来，随冰块漂入大海。不习惯于这种风险的人，必将陷入绝望境地，但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乌拉尔人立刻就想出了办法；他们把长矛刺入冰中，用马套把这些冰块连接起来，这样就搭起了一座连到岸边的冰桥似的东西。他们就从冰桥上登岸，总共只损失了两

匹马。1837 年 1 月 2 日，队伍到达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第二天就以两列纵队经凯丹海湾出发。吉尔吉斯人怎么也没有料到，客人们会在这个时候到来，他们简直措手不及，因此，我们这些勇士就俘获了 53 个人和很多牲畜。冬天，在列氏零下 15°左右的严寒里，这些勇士二十天内就走了 1,200 俄里，而且仅仅死亡二人，伤数人。

彼罗夫斯基念念不忘苏赫捷林为吉尔吉斯人编写法典的意图，但把这一问题解决得既简单，又别出心裁；他没有按计划编写法律问答全书，却把法律汇编第 15 卷分送给封爵苏丹们：

1836 年，为了惩罚在大巴尔苏基沙漠抢劫我们商队的吉尔吉斯人，彼罗夫斯基从巴基什尔人中间招募了一千名志愿人员，让他们去攻打盗贼……吉尔吉斯人受到了重创，我们却一文不花。

为了鼓励巴什基尔人，给他们补充了三十名带坐骑的步兵和
102 两门大炮。全部队伍都交给德列尼亚金少将指挥。队伍于 7 月 4 日从奥尔斯克和哈巴尔纳亚出发，由骆驼驮载二十天的粮食（536 个驮包），辎重车队运输十五天的粮食，在恩巴河对岸离防线五百俄里的地方追上了抢劫犯，救出了被俘的商人，夺回了货物，抓住了首犯；俘获的牲畜一部分抵消军事费用，另一部分送给巴什基尔人。经过二十天穷追猛打，来回行军一千俄里，返回防线，却只损失一个巴什基尔人！奥西波夫哥萨克中校和格克中校的两支部队为对袭击进行报复，也前去惩罚吉尔吉斯人。帕杜罗夫中校带领两连骑兵，飞速开往霍勃达河赶走那些把我们的吉尔吉斯人搜刮一空的希瓦税吏。

就这样，甚至于“在我们文明时代，当……等等”也不得不使用女皇伊丽莎伯一世① 时代的“野蛮”措施，但这是形势所迫和必然

① 众所周知，正式印在货币和奖章上的这位女皇的名字不是伊丽莎白，而是伊丽莎伯。〔译者按：女皇名字的阴性结尾改成了阳性结尾。〕

的逻辑推论：最“文明的”和最人道的人们，如果他们面对盗匪，也会很快地忘掉自己的理论，而唆使巴什基尔人去打吉尔吉斯人。

我们那些莫罗勘教徒[①]认为，拿起武器去打近邻，甚至在军队里服役，都是犯罪行为，但当他们迁移到高加索的杰利让斯克峡谷中，当这些永久和平和博爱的信徒遭到凶恶的鞑靼人、契尔克斯人及其同伙们的骚扰以后，他们才摆脱了不切实际的论点，并且拿起了武器！契尔克斯人一伙立刻就安静下来了。

1837 年，我们决定向吉尔吉斯人征收帐户税（每一帐户交一卢布五十戈比），第一年，就得到了 23,259 银卢布，可是，这项赋税是由苏丹们征收的，他们侵吞公款是很少讲客气的。

野蛮人当然不会喜欢工事防线的控制，对抢劫行为的严惩、法律汇编第 15 卷中的伊斯兰教法典和习惯法以及税收等等措施。草原上到处抢劫便是反抗的明显表现。

从 1837 年起，在奥伦堡草原上，叛逆的苏丹凯普开始发动骚乱，很快又有两名巴图鲁——伊谢泰和朱拉曼及其匪徒和他联合在一起。1838 年，又出现了两个叛逆者：从西伯利亚草原排挤出来的苏丹卡西姆及其儿子肯尼萨尔。肯尼萨尔在 1845 年以前一直抢劫我防线并掳掠忠于我们的吉尔吉斯人。这个大胆而精明强悍的匪徒，很快就成为全草原的希望，同时也大大动摇了我们的威信。 103

1838 年，我们装备了一支庞大的草原远征队，旨在消灭伊谢泰和朱拉曼这伙势力强大的匪帮。他们人数众多（近三千个匪徒），又得到了民众的同情。

伊谢泰原是内帐的一个首领。1837 年，他逃到乌拉尔河对岸，在那里同早就逃亡的凯普·加利耶夫苏丹会合，后者于 1832 年在防线附近当强盗，而后一直到 1835 年都安静地呆在希瓦。

① 十八世纪俄国的否认一切宗教仪式的一个教派。——译者

1838 年凯普将女儿嫁给希瓦汗王，获得了西吉尔吉斯汗王的称号，便开始向当地人征收赋税。

朱拉曼早在 1820 年就从我们手里逃走了，自我们占领了伊列茨克河防线后，他就一直与我们为敌。

队伍分三路纵队前进：在格克上校率领下，四百五十名哥萨克，五十名配有马匹的步兵，带两门大炮，从奥尔斯克出发(8 月初)；继他之后，曼苏罗夫上校又率领哥萨克一百八十名，巴什基尔人五百名和步兵一百五十名，带大炮四门从奥尔斯克出发。这两支队伍都携带有两个月的军粮。格克与汗国西部封爵苏丹艾丘瓦科夫联合对伊谢泰进行突然袭击，打得他一败涂地，伊谢泰因而丧命。我们有七人负伤。

曼苏罗夫在伊尔基兹河上游活动，也颇为成功，并捣毁了丘尔特卡拉部族的一些阿乌尔，但似乎这一部族既不拥护伊谢泰，也不拥护朱拉曼……朱拉曼窜到恩巴河对岸，而骚动的主要头目凯普苏丹则逃到希瓦。

这些头目立刻为新的首领卡西姆(中帐前任汗王瓦利的儿子，亦即阿布赉的孙子)及其子肯尼萨尔所取代。

肯尼萨尔的兄弟曾被击毙在塔什干城下，1836 年，肯尼萨尔遂将四十名塔什干人诱骗到自己身边，并背信弃义地将他们全部杀死，肯尼萨尔即以此闻名。卡西姆苏丹由于需要火药和铅弹，于 1840 年，带着家眷和亲信来到塔什干。塔什干的伯克，为了替四十名塔什干人报仇，同样背信弃义地袭击了卡西姆的阿乌尔，卡西姆一家及其匪帮全被杀害……

部队挺进到大伊尔基兹河，由于没有携带棉衣(1)，人们开始患重病，因而被迫撤退。这样部队就未能达到目的，也未能平息不驯服的人们，仅将他们赶过了恩巴河。

帕杜罗夫上校的第三纵队，有五百名巴什基尔人、五十名配有

马匹的步兵和两门大炮，于7月初从尼科尔斯克部队驻地开拔，进 104
抵小霍勃达河边，没有遇到任何人，同样只好撤回。这次毫无成果的远征，看来应使人认识到，以侵袭方式去征服草原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叛乱者总是提前离开了，而留在原地的只是无辜的、和平的游牧人。能够多少达到一些目的的唯一办法，只是在叛乱分子撤退的路上修筑工事，或在这一带派出常驻部队。如果游牧人的冬季牧地和夏季牧地在我们牢固地占领着的、用工事圈围起来的地区内，那末，他们就不会时而归附我们，时而归附我们的邻居了（即不完全归附某一方）。1838年以前，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认识到，在草原上追赶从手中溜跑的敌人是不可能的。这样做，除了消耗国家资财、使边境居民都遭受破产和激怒无辜受害的吉尔吉斯人之外，我们的远征是一无所获的。但是，当周围盗贼横行的时候，我们总归不能袖手旁观，只好既无休止、又无实效地重弹旧调，重新派遣部队去进行武装游逛。

1838年3月6日，由一千名奥伦堡哥萨克、一千名吉尔吉斯人、八百名巴什基尔人组成一支队伍，带着两门大炮，在列别杰夫哥萨克中校率领下，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工事出发，向乌卢图尔盖进军，以讨伐卡西姆·阿布赍耶夫（肯尼萨尔之父）。春季前，叛乱者的马匹和骆驼十分瘦弱，不可能逃脱人数众多的轻装部队的追击，因而，我们的队伍夺得了大批战利品。但是，由于意外的大风雪，列别杰夫只好回师，没有抓到阿布赍耶夫一家人。

俄国人走远后，肯尼萨尔抢劫了我们的吉尔吉斯人，消灭了克柳切夫斯克镇附近的步哨，抢劫了特罗伊茨克的商队价值几十万卢布的财物。然后，他又扑向恩巴，偷袭了为远征希瓦储备干草的队伍，劫走三千匹巴什基尔马和一百八十头犍牛。

列别杰夫、热姆丘日尼科夫和帕杜罗夫的三支队伍立刻又奉命出击，但盗匪已不见踪影了。

综上所述可见，即使在胜利的情况下，我们的侵袭活动，也是除蹂躏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我们把碰到的吉尔吉斯人洗劫一空，这些人往往都是无辜者，他们预料不到会有这场横祸，因为罪犯几乎总是先就逃跑了，我们自己促使他们去进行抢劫，因为要不饿死在草原上，除此一着，别无他路可走。部队如果把被抢走的牲畜夺了回来，便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战利品，以主人的身份来处理它
105 们，将其拍卖，因而这些牲畜就很难再回到原来的主人那里。为了避免类似的非法行为，不使无辜者受害。政府禁止边防长官到阿乌尔去追捕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人就把这看成是长官权力的削弱，不再服从他们，并开始到奥伦堡防线哥萨克人的草场上去放牧，抢劫活动更加猖狂。当时彼罗夫斯基曾请求采取他的措施，但不是出发远征，而是在封爵苏丹协助下执法远巡。他规定不从抢劫者手中夺回牲畜，而只要他们签字具结，在某个日期之前归还牲畜及一切抢去的东西。在边防长官的要求未得到满足以前，部队一直要留在草原上。显然，在这里受惩罚的不是吉尔吉斯人，而是那些参加执法远巡的俄国人！

1834年，营舍官热姆丘日尼科夫奉命率领步兵六十名，哥萨克二百名，带大炮一门，向卡拉盖山脉进发，他在这里与封爵苏丹的两支各有两个哥萨克连的队伍会师，配合他们从奥尔斯克到卡拉库姆这一带地区执法远巡。一些阿乌尔都突然被占领了，并交了有名无实的具结……，部队等待着他们切实执行，等着，等着，最后还是撤退了，而抢劫牲畜的人们，当然是什么都没有交出来。

彼罗夫斯基看到自己采取的措施毫无成效，便一心要讨伐希瓦，照他看来，希瓦是吉尔吉斯草原上一切混乱现象的罪魁祸首。希瓦唆使臣属我们的吉尔吉斯人举行暴动，引诱他们归顺希瓦，向他们征收赋税，还向经过草原的我国商队征收齐亚克特税（关

税)①。希瓦人还制定出一个规章，即务必使我们的商队不论到中亚任何一个地方，都必须经过希瓦，在那里，必须交纳极高的税额。1833年，希瓦人飞扬跋扈到了极点，他们派了一个税官前来奥伦堡，向俄国和布哈拉的商人们宣布，如果俄国商队和布哈拉商队不经由希瓦，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抢劫。

彼罗夫斯基远征希瓦。希瓦人经常抢劫我们的商队，而且还怂恿吉尔吉斯人进行骚扰，以破坏我们在东方的贸易，希瓦政府并不以此为满足，它长期以来还庇护海盗，这些盗匪每年都在里海上劫走很多和平渔民，然后卖给东方各个市场，更多地是卖到希瓦②。 106

早在十八世纪，我国政府就开始寻求释放被囚禁在远东的俄国籍居民的办法，如1767年1月28日皇上敕令："捉拿一批人质，并迫使亚洲人以俄国被俘人员将彼等赎回。"确实，这是不得不采取的唯一措施，因为大批的希瓦和布哈拉商人可以在奥伦堡和西伯利亚防线上以及在阿斯特拉罕自由经商和居住，而我们的商人却不敢在这些汗国，特别是不敢在希瓦露面，因为有遭到一生沦为奴隶的危险。

然而，上述1767年的敕令，只允许扣留那些"经揭露曾劫走我方居民"的人；这种限制使得这一敕令毫无意义，因为揭露是很困难的，结果也正证明了这一点。

俄国政府作出了种种努力，争取通过谈判使我们的囚犯获得释放，全都无济于事，但看清了一点，即同希瓦和布哈拉政府不

---

① зякет，或译为畜牧税、牧商税，每年缴牲畜(动产)的四十分之一给毛拉、和卓等伊斯兰教上层人物，也称为宗教税。——译者

② 资料：М·伊凡宁：«1839—1840年冬季远征希瓦记述»。伊凡诺夫：«1839—1940年远征希瓦»。И·扎哈林：«1839年冬季远征希瓦»，«俄国档案»，1901年，第4卷。В·И·达利：«致友人书»，同上，1867年。В·А·彼罗夫斯基，«致А·Я·希尔加科夫书札»，同上，1878年，第2册。

可能进行任何谈判，不可能缔结往往流于一纸空文的任何条约。

最后，政府为了赎回我们的被俘者，曾拨款三千卢布；但此举也毫无结果，因为奴隶主们不管赎金多少，都不想放走这些作工的人，而采取其他行动，例如，想办法使他们秘密地通过各方面的人物逃跑出来，那也十分困难，而且太冒险，因为如被捉住，被俘者就有被处死的危险，或是遭受更残酷的奴役。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经过充分调查，关于俄国俘虏问题有下列一些情况：

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利欲熏心，在里海上，甚至于在防线上
107 绑架俄国人，并把他们卖给和他们毗邻的中亚各地。多半是卖到希瓦，那里有两千多名俄国人在受苦役。俄国俘虏摆在希瓦市场上出售①，希瓦的高官显宦都参预这项买卖，而每年都来俄国做生意的希瓦商人则住在吉尔吉斯人中间，百般怂恿他们去抢劫俘虏，并且预付定钱，大批订购。

不仅是一些伊斯兰教徒劫卖俄国奴隶，俄国人中也有不少诡计多端的坏蛋。伊凡诺夫在他的著作《1839—1840年远征希瓦》（第122页）中就描写了其中的一个人——扎伊奇科夫的劣迹。在乌拉尔河对岸，距奥伦堡十俄里处，有扎伊奇科夫的一片耕地，他雇了一批农夫耕种这些土地，同时又将这情况透露给他的主顾——吉尔吉斯人。这些人就在大路上等候捕获的对象，并把他们全家抓去。扎伊奇科夫的投机买卖是很赚钱的，可是终于暴露了出来，这个恶棍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奇怪的是，当时的社会甚至于政府当局对这一类老爷们，竟是那样熟视无睹：扎伊奇科夫只是为了做个样子从奥伦堡出发，兜了一小圈，就带着一个身份证回来了，上面写着杰耶夫的名字。于是，这个新来的商人，住到了被流放者的家里，也就是住在自己家里，大家都知道这回事，

① 体格健壮的中年男人值三百卢布，女人一百五十卢布；波斯人按此标准减半。

可是谁也不吭气。服罪时效没有规定，再加上时间的流逝(时间是最好的和事佬)，就使人们逐渐忘却了沃尔康斯基时代的功绩。如今的杰耶夫之流还是当他的商人。扎哈林也证实这一点。达利则称他为"我们的随军酒食商扎伊奇科夫(即杰耶夫)"。

俄国俘虏都处在严密监督之下，当某个人第一次逃跑被抓回时，就要被切开脚后跟，伤口中塞满剁碎了的鬃毛，或是割掉鼻子和耳朵；如果是第二次逃跑被抓回，那就要处以刺刑①。由于怕受这样的惩罚，就很少有人敢于逃跑。

我国政府希望尽量感化希瓦，便竭力与布哈拉接近，1834年，当时在奥伦堡供职的一位年轻的东方学家杰麦宗男爵被派往该汗国。布哈拉也买了一批俄国俘虏，为了不使俄国使者打听出俘虏的数目，就把杰麦宗禁锢在他的住处，由仪仗队守卫，任何人不得接近。当他正式参加交际活动时，左右前后都是侍卫，使他不能与任何人自由接触。布哈拉汗王却答应，在我们与希瓦发生冲突时，108
他将保持中立②。

为了稍许减轻我方被俘者所遭受的苦难，我国外交部一方面不准刁难希瓦臣民，怕影响我们在东方的贸易(因为在帝俄境内的希瓦人全部是商人，或是他们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在1835年，又建议在奥伦堡成立一个慈善团体(由国库秘密拨出巨款以资补助)。这个慈善团体的活动的最主要内容，是为了使俄国俘虏获得释放，摆脱奴役。奥伦堡当局讨论了这一建议后得出结论，如果泄露了秘密，如果这个拟议中的委员会的巨额公款的来源及其活动目的为当地居民即奥伦堡居民所知，而他们再把这消息传给亚洲人，那

---

① 古时一种死刑，以桩竖地，贯人其上，如制昆虫标本。——译者

② 杰麦宗按出身是瑞士人，以剑术家闻名。从前，他曾被任命为近卫军军官竞赛时的裁判员。担任过亚洲司翻译官和东方语言研习所主任，并教过康斯坦丁·尼古拉耶夫大公学土耳其语。

就会更使中亚人夜郎自大，不可一世，使他们有理由认为，俄国政府不能同他们抗衡，因而只得进贡。由于这一切原因，慈善委员会没有成立，最后决定使用武力。

上面我们谈过，贝格上校1825年冬季侦察归来后，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进攻希瓦的计划。按贝格的意见，首先必须在顿古兹套一带修建工事，并在那里设立储备站。

部队应在秋季从防线出发，在顿古兹套休息，等下了雪，再经由乌斯提尤尔特前进。这样，就可以顺利通过无水的荒原，因为雪可以化成水。

但彼罗夫斯基本人却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主张最好首先立足于锡尔河畔，在这里建立俄国移民区，然后，沿咸海东岸（不沿西岸）前进。这样，部队的辎重就可以从恩巴河或伏尔加河一带找到船只来运送。

1836年，彼罗夫斯基指派参谋总部的两名军官（伊凡宁和尼基福罗夫）编写了一份计划草案，要在锡尔河下游地区修建工事和
109 一千人居住的移民区。由于这笔建造费共需五十万卢布，于是彼罗夫斯基改变了主意，贝格的老计划又提出来了。

1835年秋，陆军准尉维特克维奇乔装为亚洲人，奉命从奥尔斯克出发，随布哈拉商队前往布哈拉。早在1823年，由于他在波兰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黑色兄弟会”，经皇太子康斯坦丁批准，他被取消了贵族身份，贬为一个普通士兵，流放到奥尔斯克。在流放期间，他学会了乌兹别克语和伊朗语，并作为译员，为1829年访问边区的亚历山大·古姆鲍利特效了不少劳。此人曾替维特克维奇申请奖励。苏赫捷林暂时派他到边防委员会工作，1830年，提升为军士，1831年，升为步兵下级准尉。1834年，彼罗夫斯基提拔他为准尉，并让他当自己的副官。

维特克维奇到布哈拉后，不是闭门索居，而是脱下便装，穿着

军官制服游览了全城。因此，情况了解得相当详尽。

1834 年在阿富汗开始的内讧，使得多斯特·穆罕默德（为数不少的小首领之一）企图到俄罗斯去碰碰运气，因为英国人支持他的政敌——南方的沙阿·舒贾，赫拉特的卡姆拉克。1836 年，多斯特的使者才到达奥伦堡。彼罗夫斯基在写给外交部的信中指示：如果我们不支持多斯特，那末，英国人就会使阿富汗屈从他们的统治，而后那些能够得到武器、火药和金钱的中亚各民族，将成为我们危险的敌人。起初，拟派维特克维奇携带赠给阿富汗人的服装、装备等物品，并率领一批装作和平旅行的教练官和军械官前往阿富汗。1837 年维特克维奇被召到彼得堡，派往波斯，听候俄国使节西莫尼奇伯爵的调遣。此时，波斯的沙赫正向赫拉特进军，这主要是西莫尼奇所策划的。沙赫把俄国逃兵组成一个营，这个营也参加了这次进军①。显然，借助波斯，我们就可以在赫拉特直接帮助多斯特。当时，用其他方式几乎无法渗入阿富汗。因此当时的亚洲司司长罗多菲尼金明确指示维特克维奇，可以答应给多斯特·穆罕默德二百万块钱和价值二百万的商品，并打算把赫拉特从卡姆拉克手中夺过来，交给已攻占坎大哈的多斯特的兄弟们，如果他们承认波斯为其保护人的话。这一谈判责成维特克维奇去进行，他还带去一封给多斯特的信。

我们曾计划同多斯特结成一个反希瓦的联盟。维特克维奇随波斯军队向赫拉特进发，到尼沙普尔后就离开了，经锡斯坦和坎大哈到达喀布尔。当时，英国外交官伯恩斯也正在这里进行关于联盟的谈判。多斯特·穆罕默德认为与俄国联盟较有利，所以赶走了伯恩斯。1838 年，维特克维奇回到驻扎在赫拉特附近的波斯军队，又从这里前往坎大哈，而后经锡斯坦转德黑兰，于 1839 年初

① 摘自 П·Г·季沃夫日记（«1838 年在彼得堡»）《俄国古代》，1902 年，九月号，但他把维特克维奇称为维特科夫斯基。

回到彼得堡，并带回许多珍贵资料如行军路线图和测绘图。他拜见了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受到了他们的亲切接待，并有希望获得各种优厚的奖赏（调入近卫军还不算他所得的最高奖赏）。在上奏皇帝的前夕，当一切希望即将实现之时，维特克维奇却在他下榻的旅馆里被枪杀了，所有的文件都不翼而飞。现场很像是自杀，或是伪装成自杀的样子。在炉子里还可以看到一大堆烧毁的公文灰烬。经侦察毫无结果……

但是，很难设想，一个为挽回官运奋斗多年的人，恰恰在最美好的幻想即将实现的前夕，在回到彼得堡的第九天，会抛弃他的前程。很多人怀疑，这一难以猜测的事件有英国人插手……还有谁比英国人对维特克维奇的文件更感兴趣呢？还有谁比英国人对伯恩斯的失败更为恼怒，对维特克维奇更加愤恨呢？他们甚至曾为此事对阿富汗发动了战争，这一战争对他们来讲，是以 1841 至 1842 年可怕的灾难告终的。总之，维特克维奇之死，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关于阿富汗的重要情报和他同多斯特·穆罕默德所签署的条约。在旅馆房间的桌子上唯一遗留下来的文件，只有维特克维奇的一封信，其中谈到这些文件是他自己烧掉的……

1836 年夏，皇上下了一道诏令：在奥伦堡和西伯利亚防线上以及在阿斯特拉罕城里扣留一切希瓦人，而且，在俄国一切正义要求得到满足之前，特别是在我方被俘者获得释放之前，不得释放这些希瓦人。

111 在奥伦堡，这一诏令是于 8 月 28 日执行的。当时，所有希瓦商人都在交易市场筹备商队出发事宜。扣留下来的希瓦人，被关在奥伦堡城里和各县城的禁闭室、牢狱和一切可以关人的公家的空房子里。每人每天发给生活费五十戈比，但按公共伙食发放，二十五戈比就够了。

一共扣留了五百七十二名希瓦人和价值一百四十万卢布的

货物。

被扣留的人们使用了各种诡计：放弃希瓦国籍，硬说货物不是他们的，而是布哈拉人的；有些人甚至声称要加入俄国国籍，但我们对这一切都置之不理。

逮捕希瓦商人和查封他们的货物，首先使莫斯科市场的商贾和伊凡诺夫斯科耶村的工厂主们大为震惊，因为这些人都曾以短期信贷的形式把货物赊给希瓦人。于是我们的商人都来到奥伦堡，洽谈关于归还他们货物的问题。人们开始分门别类地清理那些由海关官员管理，堆在棚子里的货包。由于经常把这个人的货物错给了另一个人，因此产生了新的埋怨，新的麻烦，新的纠纷。

很多希瓦商人用最简单的方法，逃脱了逮捕，他们只是像布哈拉人那样缠上头巾，就顺利地跑进了草原。

同时，我们把所采取的措施通知了希瓦和布哈拉的汗王，指出了希瓦汗王的一切敌意行动，并且声明，只有当他们那里的俄国俘虏获得释放时，这些人质才能得救。

希瓦汗王急忙于 1837 年 1 月派遣使者卡贝尔巴伊（他是半个乌尔根奇城的首领），随同我们的鞑靼信使前来。但他被告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承认他是一个使者；在进行任何谈判之前，希瓦必须释放所有的俄国俘虏；由他带来的信件全部经过审查，有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卡贝尔巴伊硬说是汗王写给皇帝的，另一封是麦赫捷尔（财政大臣）写给武官省长的；但任何一封信都只字未提释放俘虏问题。汗王在信中把一切龃龉都归咎于宫廷大臣们的个人行为，同时还抱怨我们修建了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

使节被遣返，并带去了一封副总理大臣给汗王的信，再一次坚决要求汗王交出所有俄国俘虏，不得迟于四个月。 112

不久，一位新的急使（9 月 15 日）从希瓦赶来，并带来一封给边防委员会主席的信，信中说，汗王已下令集中所有的我方被俘

人员并将他们遣回祖国；10月底，卡贝尔巴伊从恩巴河沿岸传来消息说：他将随同俄国俘虏前来奥伦堡。人们立刻筹划接待我们几百个同胞的工作，终于在11月8日，布哈拉商队来到了。随商队到达的还有希瓦使节卡贝尔巴伊，可是归来的总共只有二十五个人，而且他们都是被囚禁了三十至四十年之久的人，其中一人甚至关了五十五年，在希瓦人看来，这些人是毫无用处的。

然而，即使返回的俘虏为数甚少，也还是前所未闻的事件，所以还是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全城都在离交易市场不远的地方迎接被救出来的同乡人；牧师们作了感谢的祈祷，在露天里给归来的人洒圣水，商人们则请他们进午餐。

我们再次以书面和口头的方式向卡贝尔巴伊明确指出，在我们的全体被俘者返回祖国之前，不能释放被扣留的希瓦人。礼物退了回去，二十个商人随着使者运来的希瓦货物，盖章后退回。他们遣返了二十五名被囚的俄国俘虏，我们也立即释放了五名希瓦商人，并退还他们的全部财产。我们还交给卡贝尔巴伊一份告民众书，也就是一份告示：

“十一年前，武伊兹·尼亚兹来到萨莱契科夫斯克要塞，并声称他是由希瓦统治者派来问候的，还说，阿拉库尔汗想与俄国友好，运来了一些大象和骏马，作为礼品。

“我们遵照皇帝陛下诏令回答他说：‘谁囚禁着我们的人，谁就不是我们的朋友。把他们送回来，那时再谈友谊。我们是不收敌人的礼品的，也不同敌人进行友好的谈判’。

“当时，这一答复写在文件上，交给了武伊兹·尼亚兹。

“你们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却派来了卡贝尔巴伊，随他回来的俄国俘虏都是些病人和老人，而且只有二十五个人。在由纳古曼带回的信中，你们说，要送回俘虏，但欺骗了我们……（重复的词句略去）。

“想一想吧！你们对我们的派遣人员干了些什么？

“四十四年前，应你们之请，为了治疗盲人法兹斯伯克，我们派去了布兰克纳格尔医生。你们竟把他监禁起来，并想杀死他。

“十九年前，从奥伦堡派到你们那里去的苏勃汉库洛夫[1]中尉，你们也把他监禁起来。

“过了一年，从格鲁吉亚派到你们那里去的近卫军大尉穆拉维约夫，你们把他监禁于伊利基利季……难道我们这样对待过你们的人吗？”

往下是一些威胁性的话，说我们将发动吉尔吉斯人去攻打希瓦，吉尔吉斯人将把希瓦人赶到我们这里来，要多少就赶多少。而我们将把他们送到远方，让他们为官家干活。

“看谁能征召更多的人，是你们，还是我们？”

希瓦汗王看到希瓦人的一切非法行为遭受报应的时刻正在来临，已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只靠几句诺言了事，便竭力劝诱布哈拉与他联合起来反对俄国；可是布哈拉的埃米尔不仅拒绝与他结盟，而且派遣使节来俄国，保证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使节带来了一头大象，作为给皇帝的礼品，还交出三名从希瓦监牢中逃出来的俄国人。使者被允许去圣彼得堡，于 1839 年 10 月返回，和他同去的还有采矿工程师科瓦列夫斯基大尉和格恩格罗斯中尉，他们应埃米尔之请，前往布哈拉勘探矿藏。

就在 1838 年 8 月，又有两名希瓦使者随布哈拉商队前来，他们带回了五名俄国俘虏。在他们呈递的信中（像从前一样没有署名盖章）要求俄国派一位官员到希瓦去集中和接收我方被俘者。俄国的俘虏不是由汗王，而是由一个商人（他的亲属被扣留在奥伦堡）遣返的。

我们放走了一名使者，另外一名（带有十二名仆从）被扣留。我

① 本卷第二章中为苏勃甘库洛夫，二者必有一误。——译者

们给麦赫捷尔的信中写道:“在你们答应我们的要求之前，我们不承认你们的使节,因此不必派他们前来,否则我们将把他们和其他人一并扣留”。

尽管如此，但过了一年，到 1839 年 8 月，又来了两名希瓦使者,这次则带回了八十名俄国俘虏,其中三十二名是那年春天在里海上被抓走的。汗王把这些从海盗手中攫得的人，作为一份私礼送给皇帝。他之所以派出使节，看来是由于我们在恩巴河和阿克布拉克河边为即将远征希瓦修建用作仓库的工事之故。这次准备
114 搜索的目的，在于迫使汗王交出全体俄国俘虏和准许我们商队完全自由地进行贸易。但是尽管汗王多次作出了要释放俄国俘虏的许诺,尽管他不断地派遣使节,他却继续唆使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去抓俘虏。就在 1839 年这一年内,从海上抓走的渔民多达一百五十人。

这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抓到更多的俄国人，以便在交换被俄国扣留的希瓦人时，不致吃亏。

当时的副总理大臣纳塞尔罗德和陆军大臣切尔纳绍夫伯爵，鉴于原来的计划收效不大,不仅不赞同远征的主张,而且在这方面竭力反对彼罗夫斯基。彼罗夫斯基请求上彼得堡亲自禀奏，终于获得尼古拉一世的准许，当他对皇上谈到切尔纳绍夫的反对意见时，他以坚定的语调说道:

“皇帝陛下,我愿意担当远征的风险,并愿个人承担责任”。

皇帝回答道:“既然如此,愿上帝保佑你!”

过了几天,由纳塞尔罗德、切尔纳绍夫和彼罗夫斯基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经皇帝于 1839 年 3 月 12 日批准的该委员会的记录中作了如下决定:

(1) 立即全力以赴作好一切去希瓦进行搜索的准备，在通往

希瓦的路上，迅速建立必需的仓库和宿营地。

（2）对行动的真实目的严加保密，应把这一行动说成是派遣一个科学考察团去咸海。

（3）应将这次远征推到英国人在阿富汗的活动结束之后，以使我们的活动在中亚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并使英国由于自己进行了侵略活动，而无权要求我国政府作出各种解释，但无论如何，不得将远征推到 1840 年春以后。

（4）如果行动得手[①]就撤换希瓦汗王，起用可靠的凯萨克族苏丹来接替他；尽可能巩固秩序，释放全部俘虏，并使我们获得充 115
分的自由进行贸易。

（5）根据预算，决定为这次行动拨款约一百七十万卢布[②]（实拨 1698，000 卢布）和一万二千金币，供给部队武器和必需的弹药；准许奥伦堡武官省长使用地方炮兵和工程领导机关的补助金。

（6）授权奥伦堡武官省长覆核和最后批准这次行动的一切决算。为此，他必须对覆核手续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项规定是出于如下的考虑：骆驼、饲料、粮食和其他物品大部分都要在异族牧民那里采购，而和这些人是难以按正式手续（如开收据等等）来办事的。很明显，进行覆核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狡猾的人们也很会利用这个机会。主要的采购任务交给了齐奥尔科夫斯基少将、托尔马乔夫中将、根斯少将和罗卡索夫斯基少将、科热夫尼科夫上校和库齐明斯基上校、伊凡宁中校、近卫军大尉杰布、骑兵上尉加别、哥萨克大尉瑟丘戈夫、伊凡诺夫中尉和六等文

① 如果汗王慑于我们的备战，预先遣返了俘虏，那就决定要求他支付远征装备的全部费用，一定要在最短期限内交款，我们估计汗王是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那时战争就不可避免，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就不至于白费了。

② 从这笔巨款中立即拨出了七十万给彼罗夫斯基，但是为了保密，这笔钱不从国库中提取，而从陆军部的总经费中提取。皇上在给陆军大臣的谕令中指示："用于朕意已决、彼（彼罗夫斯基）所知悉之事"。

官达利医生。根据当时的想法，采购官物，对一个会利用这机会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份美差事。伊凡宁在《1839—1840年冬季远征希瓦记述》中，曾多次暗指过这方面的舞弊行为。他在第5页中写道："如果在远征希瓦之后，也像在克里木战争后那样，决定对舞弊行为进行一次侦讯的话，那末，毫无疑问，将查出舞弊的罪犯不止是一个人"。齐奥尔科夫斯基办事的手法比任何人都更高明：他承担了购买骆驼的任务，后来他发现租骆驼可捞到更多的油水，就把已买到手的好骆驼卖给随军酒食商扎伊奇科夫（也就是杰耶夫）。因为齐奥尔科夫斯基几乎在整个远征期间，都是同骆驼打交道，他经常调换骆驼，解雇驼夫等等，又因为骆驼的数目总是不能检查的，因此，毫不奇怪，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财产竟增加到五十万之多。这位贫寒的波兰小贵族，是步兵士官生出身，后在埃森的师部里当
116 录事，他善于博取这位将军的青睐，而当埃森被任命为奥伦堡武官省长后，他也进入了奥伦堡军司令部。后来，他担任巴什基尔和麦舍里亚克军队的指挥官，曾得到两千俄亩[①]良田的赏赐；远征后，他自己又添购到大约八千俄亩。下面的例子足以说明军队的各种装备物资的准备情况：奥伦堡第一哥萨克团团长科尔夫男爵，本应用所拨的钱款在辛比尔斯克购买一批棉手套、棉袜子和毡靴，而他却命令用各种旧废料来改制：袜子和手套是用旧鞍褥改制的，而毡靴用破旧的毡鞍垫改制。这可是一笔赚钱生意，但是这样的破烂根本不值得一缝，因为，第一，一点也不暖和，第二，很快就破。

1839年10月10日，又发布了一道占领希瓦的补充命令，同时还制定了一个有约束力的行动方案，按此在批准建立希瓦新政府之后，即停止对这个汗国的敌对行动。

正如特别委员会决议第4条所指出的，要从可靠的吉尔吉斯苏丹中物色一人来替换原来的汗王。当时，汗国西部的封爵苏丹

① 一俄亩等于1.09公顷。——译者

巴伊·穆罕默德·艾丘瓦科夫是一位最可靠的人，就决定立他为希瓦汗王。这恰好能使吉尔吉斯人感到行动的成败对他们有利害关系。在奥伦堡召开了隆重的军事会议，艾丘瓦科夫受到了特殊的礼遇，他被奉为上宾，坐在总督身边，接着主人讲明了远征的目的，问他："你想登上希瓦的王位吗？"

苏丹反驳道："这是什么样的王位？我甚至不敢用这个词来称呼它，因为俄国沙皇的皇位也是这样称呼的！希瓦的王位只能叫做便椅才正合适①！我的帐幕，我的家庭和我的阿乌尔，对我来讲，比整个希瓦还宝贵，我也不想去丢人。如果俄国的军队不去保护他们所立的汗王，那末这个汗王就什么也不是，可我不想让卑鄙的希瓦人瞧不起"。

会议认为这些理由很充分，便决定将俄国近卫军留在艾丘瓦科夫身边。这种做法也曾列入过彼得一世的计划。

从此艾丘瓦科夫获得了"缙绅大人"的尊号，直到去世。

到这时，离出兵还有一年的期限。起初，打算在1840年早春出动，但形势逼人，事不宜迟，便决定提前四个月，即在1839年秋 117
出兵。

宁愿这样作的根据是：若在1840年春初，由奥伦堡出发向希瓦前进，部队就得在酷夏季节通过无水的盐碱草原；如果是在晚秋或冬季，部队至少可以摆脱炎热和缺水这两种严酷的考验。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预见得到的。但当时出现了一个无法预见的新情况：巴什基尔人遵照命令往恩巴河运送各种储备物资，后来又构筑恩巴和阿克布拉克工事，由于缺粮而陷入绝境。他们的23,290匹马就死了8,869匹；7,878人中，约有两千人患坏血病和鼻疽病，到这时已病死199人。随着工作结束而解散了的巴什基尔人，沿途步行，像饿狼一样，抢走吉尔吉斯人的骆驼和马匹，这就

① 吉尔吉斯的双关语：便椅可指坐椅和便桶椅。

迫使吉尔吉斯人转移到草原深处去游牧，并且几乎破坏了业已着手进行的远征，因为无处可搞到骆驼。被召到奥伦堡来的艾丘瓦科夫答应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并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立刻租到骆驼，绝不拖延到冬季，否则，到那时吉尔吉斯人就要转移到更远的地方去游牧了。

彼罗夫斯基写道："看来租骆驼比买骆驼更合算，租骆驼一般连带有赶骆驼的人，而买骆驼花钱更多，此外，骆驼没有自己主人的精心照顾，大部分是经不起远征的；冬天也租不到驼骆，那时所有的哈萨克人都住在遥远的地区过冬，而只有在夏天，通过封爵苏丹的协助才能办到；正因为如此，我还是要竭力保证远征的最大需要，并不失时机地立即去租骆驼。由于下述原因，即为了节省大量花费（骆驼从租用之日起即需支付租金），又不致遭受草原缺水的困难，我将不能等到春天，大概 11 月份就得出发。实质上，这也并不违反皇帝批准的记录，因为部队到达目的地时也不会早于当地的春季"。

此外，当时英国人渗入中亚的企图及其阴谋迫使我们采取措施，以便能够在此先发制人。

118 英国人不可能知道毗邻我国的中亚地区发生的真实情况，因此他们非常关心我们在吉尔吉斯草原上的活动。他们想起了俄国人渗入印度的著名计划，想起了 1800 年，执政官拿破仑和保罗皇帝曾一度提及这个已被置之脑后的计划。英国人还想起了自己侵略亚洲的政策。由此不难断定，俄国人正是企图钻进印度，用的却是英国人的方法。

从 1824 年起，许多英国外交官不顾各种困难，不断渗入中亚，其中一部分人回英国时路经俄国。从这时起，英国人就获准以福音传教士的身份在奥伦堡移民区定居下来，可是当我们发现这些传教士的意图完全是要干另外一些活动时，就把他们赶走了。当

英国人想从俄国向中亚扩大影响的希望破灭之后，他们就主要从印度并经过波斯渗入该地区。从 1824 年起，来到中亚的有：默克罗夫特、康诺利、沃尔夫、伯恩斯和斯特连杜斯。随后，斯托达特、艾博特和谢克斯皮尔又接踵而至。

他们之中，默克罗夫特、康诺利和斯托达特死于布哈拉，伯恩斯在喀布尔丧了命。

为了监视英国外交官并和他们相抗衡，1835 年，决定派遣俄国外交官前往中亚。为了在贸易方面同他们竞争，决定成立俄国公司。这一规模不大的公司确实成立了，不过是在四十年代，也就是在远征希瓦之后。远征使草原上长期没有发生过抢劫事件，但公司却很快遭到了破坏。我们在前面说过，维特克维奇少尉被派到布哈拉去当外交官，而派往波斯的是上校西莫尼奇伯爵，此人出身于塞尔维亚，他将小伯爵改为伯爵，尽管在塞尔维亚根本没有什么伯爵。1838 年，西莫尼奇率领波斯军队攻打赫拉特，我们在前面讲过，当时与他同行的还有维特克维奇，目的在于潜入喀布尔。

英国人立即派波廷杰前往赫拉特去加固城防。如果西莫尼奇不是因为克兰里卡尔德侯爵 1838 年 5 月 4 日递交了照会而突然被召回的话，那真不知这次围城的结局如何。问题在于，维特克维奇在喀布尔已与多斯特·穆罕默德言谈甚欢，并已许诺，如他同俄国结盟，将会得到莫大的好处，还告诉他说：像波斯这样一个强国，刚被俄国打败，交付了十库卢尔图曼①，即等于两千万金币的战争赔款，现在正向伟大的白沙皇寻求友谊，甚至把自己的军队交给了 119
俄国上校指挥。

阿富汗的谢尔达尔② 立即纷纷前往赫拉特，以便眼见为实，核对这种讲法是否千真万确，在那里他们还见到了整整一营俄国军

① 图曼，波斯金币；库卢尔是金币单位名。——译者

② 一译瑟达尔，亦称萨尔达尔，中近东各国的封建衔名或总司令衔。——译者

队……但多斯特·穆罕默德决定，如果俄国能担保他占有的领地，就与俄国结成联盟。西莫尼奇不加考虑，就以俄国政府的名义向阿富汗人作出了这一保证。为了谈判联盟问题，维特克维奇再次前往坎大哈。英国人通过伯恩斯监视维特克维奇，甚至还搞到了一份他和坎大哈的政治野心家们所签订的条约的复制本。当时英国在彼得堡的公使克兰里卡尔德侯爵，在照会中向副总理大臣内塞尔罗德指出，西莫尼奇伯爵从 1836 年起，就唆使沙赫侵略赫拉特，现在又在赫拉特城下的兵营中指挥围城。俄国外交官之一，在奥伦堡司令部服务的瓦霍维奇，或称奥麦尔别伊，是阿富汗埃米尔在反英起义中的赞助者。在季沃夫的日记（«1838 年在彼得堡»，载 1902 年 9 月号«俄国古代»）中称维特克维奇为维特科夫斯基，这样，他就有了四个名字。西莫尼奇被召回的理由是，他逾越了自己的权力范围。奉命接替他的是久加麦利上校，他向外交部为其前任辩护，因该部曾指责他独断独行和越权。当时，罗多菲尼金已故，其职位由西尼亚文继任。久加麦利实际上把一切都归咎于罗多菲尼金，他证明，尽管西莫尼奇“轻率地犯了错误……”，但他是按照部里交给维特克维奇的指令行事，对维特克维奇来说，我们的贸易利益只不过是借口，实质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时的外交大臣内塞尔罗德伯爵在 1838 年 10 月 20 日的紧急情报里证实：我们没有任何反对印度的意图，也不打算签订任何贸易协定，或搞任何政治阴谋，维特克维奇出差，只不过是对埃米尔派来使团的回访；西莫尼奇却的确是逾越了他的权力范围，因而已被召回；他的继任者久加麦利已召回了维特克维奇，而尼古拉皇帝已要求沙赫交出俄国逃亡犯。英国人不等我们说理，就将分舰队开进波斯湾，占领了卡拉克岛和宾杰尔布希尔城，从而迫使波斯放弃了与俄国的联盟，并于 1838 年 8 月 28 日，撤除了对赫拉特的包围。接着，就该多斯特·穆罕默德倒霉了，英国人现在要来收拾他了。1839年

夏，他们分三路纵队前进，不到8月份，就占领了喀布尔、坎大哈和 120
加兹尼。多斯特·穆罕默德出走。沙阿·舒贾被安排在他的位置上。中亚各汗国塞满了英国外交官：浩罕有康诺利，布哈拉有斯托达特，希瓦有艾博特和谢克斯皮尔。为了排除俄国对希瓦宣战的借口，艾博特提出向汗王赎买俄国俘虏，但是，他没有现款办这件事，汗王大怒之下，一脚把他踢倒，然后把他监禁在地牢里。

同时，1839年，从中亚传到我们这里来的都是一些最不祥的消息：例如，商人和外交官都肯定地说，有二十五名英国人从喀布尔来到希瓦，建议给希瓦汗王提供军队和金钱的援助以反对俄国，这个消息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因为这时英国人已占领了喀布尔，赶走了倾向于我们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在奥伦堡，人们认为这一情况正是希瓦汗王犹豫不决、忽而同意交出全部俄国俘虏、忽而又改变主意的原因。英国人的这些阴谋诡计，迫使我们加速进行远征。

同时，英国福音传教士团被赶出奥伦堡。这个传教士团从三十年代初就盘踞在这里，以在吉尔吉斯人中间宣传基督教为借口，实际上干的是间谍活动。他们勾结希瓦和布哈拉，并煽动他们反对俄国。英国人不能带武器渗入的地方，他们就带着俄尺，如果俄尺也达不到目的，就不客气地使用福音书！

福音传教士们没有能够使任何一个吉尔吉斯人信他们的教，他们也并不力求做到这一点，不过，在德黑兰的英国大使，却很清楚地知道了科学考察团（其中连一个学者也没有……）准备出发的情况。

由于发生火灾，准备工作不能在秋季以前完成，因此留待解决的就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时间出发更有利，是冬天还是夏天？

起初都想在早春出发，在五十天内走完全程到达希瓦，大功告成后，秋天返回。步兵用骆驼运送，如果用篓子的话，每一只骆驼只能载三个人，如果用长板车，加上高车轮和宽车缘，那末，每只骆

驼就可以载八到十个人。

于是人们开始回忆历史上各次冬季进军的事例。

成吉思汗的事例：1211 年，他率领二十万大军，沿着雪地，通
121 过戈壁草原去征服中国；1219 年，在进军希瓦途中走过了别克帕克草原（在今阿克摩林斯克省境内）。塔麦尔兰[1]的事例：他总是在冬季开始进犯西伯利亚或乌拉尔，如 1391 年 1 月，他从塔什干进抵伊施姆河和托博尔河，春天，在这里养肥了马群。之后，四十天就跑了一千俄里，在康杜尔恰河附近，在今萨马拉省境内追上了脱脱迷失，并把他消灭了。还有几个事例是我们自己的经验：（1）乌沙蒂和库尔勃斯基督军于 1499 年（伊凡三世时）冬季进军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河岸，当时俄国人不得不滑雪前进约三千俄里；（2）1800 年几次经波罗的海踏冰进军瑞典，巴格拉季昂公爵从阿鲍出发，经亚兰群岛，库利涅夫再从该群岛向瑞典沿岸挺进，巴克莱·德托利从瓦扎出发，经克瓦尔肯向格里谢利加姆（两天就走完了一百俄里，但不得不丢掉大炮）进发；舒瓦洛夫伯爵从乌列奥鲍尔格出发，经托尔涅奥到达乌列奥。

1812 年的进军同样使很多人确认，“俄国人不怕严寒”。上面说过的贝格的冬季远征，也使奥伦堡的长官坚信冬季出发有利。不幸的是，我们有些人竟想和俄国元帅、铁公爵威灵敦（他本是英国总指挥官）商议，当时因他在滑铁卢战胜拿破仑而被我们认为是军事方面的最高权威。只有普鲁士人不承认这个权威，他们不无根据地把这次胜利归功于自己的布吕歇尔元帅[2]；法国人也不承认

---

① 阿拉伯人浑称帖木儿（Тимур）为“帖木儿连”（Тимур-ленг，意为跛子帖木儿），欧洲人讹称为“塔麦尔兰”（Тамерлан）。帖木儿（1336—1405），出身于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家庭。1370 年，帖木儿推翻撒马尔罕的统治者，自封为西察合台汗国的埃米尔。他在位三十年间（1370—1405），进行了多次征战，当时的邻国如伊儿汗国、印度、钦察汗国都被他吞并，建立了帖木儿帝国。——译者

② 旧译布律赫。——译者

这个权威，他们认为威灵敦本人是他们在滑铁卢附近打垮的，只是在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队参战后，战斗重新开始，法国人才失败了。

拿破仑了解威灵敦的性格，即此人总是玩弄阴谋拆同盟者的台。拿破仑估计到，如果先进攻布吕歇尔，英国人将不会去援助他；如果先进攻英国人，布吕歇尔听到枪声会立刻赶来增援，因此，拿破仑首先进攻普鲁士人，击溃了他们，然后再打英国人，也把他们打垮了。到傍晚时分，被打败了的布吕歇尔却迂回出现了，这就使英国人的情况得以好转！威灵敦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一点，他对自己的胜利感到十分惊奇。后来，巴黎有人雕刻了他的像——睁得大大的双眼露出胜利的目光。这种神态使法国人颇有感触，因而在雕像上题了这样一首诗：

D, où vient cet air d'etonnement
Sur le visage où dût briller la gloire,
C'est que le peintre a maladroitement
Peint le héros le jour de sa victoire! ①

（脸上本应闪烁着光荣，可惊异的表情从何而来？这是因为在 122
胜利的日子里，画家描绘了英雄的神态！）

威灵敦没有拒绝提意见，他为冬季进军通过无水草原辩解，说那时脚底下到处都是水，即以雪的形式出现的水。这就顺利解决了冬季出征的问题。恰巧大家还想起了别科维奇夏季进攻希瓦的事，“七月份，在酷热的日子里”，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疲惫不堪，大量减员（约达全部队人数的四分之一），但是大家忘记了一点，即他们完成了主要的任务：部队到达了希瓦居民区，击溃了希瓦军队。有待完成的只是要善于利用这一胜利，但司令官的思想不够健全，以致未能做到这一点……

① 原诗是法语。意译为：“表情何惊愕，神采失光荣？只缘胜利日，拙笔绘英雄！”——译者

大家还忘记了1602年雅伊克河哥萨克的著名远征，这次进攻汗国的首都乌尔根奇(即现在的库尼亚乌尔根奇)是为了掳掠一批妇女和战利品。当时正是夏天，却非常顺利，这次袭击结果共牺牲了一千名哥萨克，原因只是由于缴获物过多，哥萨克难以将它们拖回来，因而被追上了。

忘记提到的还有暴风雪使道路无法通行，而田野也无法给驮畜供应牧草饲料。还忘记了骆驼一般是对付不了深雪道路的，同时，它的软脚掌也不能扒开雪层去寻找秋草；由于忘记了这一点，因而没有携带喂骆驼的饲料。还忘记了，要把雪变成水，需要大量木柴，因而就需要更多的骆驼，更多的赶牲口的人，而这些人也要吃饭，因此又需要一批为他们运物品的骆驼，如此等等。

而主要的是忘记了，如果认为冬季远征更合适，那就要事先精心地喂好马匹和骆驼，因而必须早在冬天到来之前，就集结在离无水草原最近的地区，而后，当特大暴风雪和严寒未到时，趁着初雪，迅速越过无水草原。

尽管奥伦堡独立军团参谋长罗卡索夫斯基男爵是冬季远征的主要反对者，但彼罗夫斯基还是决定了冬季远征。斯坦尼斯拉夫·齐奥尔科夫斯基将军由于某种原因也赞同这一计划……

远征计划根据下列原则制定：

(1) 在去希瓦途中建立一个作为远征仓库点的工事。

123 (2) 主力部队将由五千人组成，其中三千人开往希瓦，其余两千人掩护战线。

(3) 既为了便利和省钱，又为了更好的监督，一切准备工作都在奥伦堡进行，部队主力也应从这里出发。

(4) 按照远征储备物资的准备情况，由巴什基尔军队派出大车，将储备物资从奥伦堡草原运往为此建立的仓库点。

(5) 为了掩护储备物资从防线到中间站的运输，要建立一支

特种部队，不列入主力编制。

（6）主力部队一切重物均由骆驼驮运，所需骆驼应在夏季向臣属我们的吉尔吉斯各部族征集。

（7）在占领希瓦或其他某个希瓦城市并布防之后，按情况行动。

对这次行动的成功谁也不怀疑，因为谁都认为希瓦人战斗力不强，都不相信土库曼人所组成的军队会效忠，更不相信俄国俘虏所组成的炮兵忠实可靠；没有人害怕希瓦人的武器，因为谁都知道希瓦的发火武器不多，火药也不好，炮弹又不合大炮的口径，还得往里面塞毛毡。

整个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打进这个匪巢。至于捣毁它，谁也不认为有什么困难。希瓦人是亚洲残酷的剥削者奴隶主，当要算总帐的时候，他们还不得不考虑，家眷怎么由凶狠的奴隶来伺候。

这样看来，成功是毫无疑问的了。

从陆军部总经费中拨款一百七十万卢布，还拨了一万二千金币（折合现在的行情为521,714卢布及28²/₇戈比）作为远征的全部费用；远征这一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奥伦堡武官省长彼罗夫斯基少将去执行。

参加远征部队的人员应从奥伦堡军团各部队挑选。当时在册人员为：

	校官，尉官及无头衔的官员	士兵	
		战斗人员	非战斗人员
1. 骑兵	2,002	103,566	624
2. 步兵	181	8,999	373
3. 炮兵	19	804	151
总计	2,202	113,369	148①

① 原文如此。应为1,148。——译者

124 奥伦堡军团的步兵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不仅从未参加过对敌作战，未进行过任何远征，而且甚至从来都没有到兵营里集合过。士兵中很多人都定居了，盖了房子，务农又经商，因此，正规边防营逐渐地、不知不觉地似乎变成了屯垦军。为了杜绝这种倾向，并促进奥伦堡军团步兵的军事训练工作，彼罗夫斯基将军把所有边防营都调到新地点，并开始将部分军队集中到兵营里，这样就稍许改进了纪律和战地教练。但是奥伦堡步兵的组成成分，完全不利于军事训练的顺利进行。1839 年 4 月份，在奥伦堡七个边防营中进行了统计：

新兵数目：

俄国人	582
波兰人	549
从前入过伍的波兰人	1,578
流放犯与犯过罪的人	1,694
总计	4,403

这就是说，在全体 8,999 名步兵中，就有 4,403 人、即几乎一半人是新兵或是流放犯；从这样一些步兵中竟要选三千人参加远征部队，如果把大批老兵和可靠的人都选走，那末留在奥伦堡地区的就只是一些新兵、波兰人和犯过罪的人了！

远征部队的建制规定为：

步兵三个半营，

骑兵两个团或乌拉尔哥萨克十二个连，奥伦堡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的三个连及由奥伦堡第一团调拨的一个护卫营①。共计十七个连，草原上还有约二百五十名吉尔吉斯人合并过来。

① 扎哈林似乎断定这个营是由乌菲姆正规骑兵团调拨出来的。“正规骑兵”这个词使人听起来觉得奇怪，既然整个部队是正规的，那末任何时候也不会提正规这个词。

炮兵有二十二门大炮(其中包括八门山炮,六门臼炮和两门小口径炮),还有四门火箭炮。

步兵中有五十八名校官和尉官及2,983名士兵;骑兵中有57名校官和尉官及1,721名士兵,外加1,971名吉尔吉斯人;炮兵中有十一名校官和尉官及257名士兵。

暂由部队指挥的人员,有四名校官和尉官及126名士兵(其中125五名电工兵,两名架浮桥的工兵,还有52名边防步兵和水兵作他们的助手,另有两名军官率领64名乌拉尔哥萨克)。

司令部有将军三人、校官四人、尉官15人、各级文职官员十人、司祭一人、军士、录事和医士34人及勤务兵四十一名,共计108人。

但是,根据从恩巴工事出发后使用骆驼的总报表来看,似乎校官增加了两人,尉官增加了三人。因此,不算司祭和录事等人,只算司令部所属的军官和文官就有三十七人,然而,真正的司令部毕竟没有建立起来……

在文官的人数中,有四名医生,三名通译,一名会计和两名有特殊任务的人——哈内科夫和达利。

除彼罗夫斯基外,部队里还有:托尔马乔夫中将,莫洛斯特沃夫少将和齐奥尔科夫斯基少将。

达利在他的一封信(《俄国档案》1887年第615页)中写道:"没有参谋长,没有营舍官,没有粮秣官,很多人员都没有"。碰到某种急事,谁也不知道应该去找谁。

但部队中总共有士兵5,325名,22门大炮和四门火箭炮。

部队配备了爆破器材,六只粗麻布做的浮桥船和三百个渡河用的皮囊,还有两只可以拆卸的平底船和四只带轮的乌拉尔驳船。平底船长三十五英尺,是指定为回来时渡咸海使用的,但是,它们没有能够用在水里,却用在火里了,因为在前进路上就把它们当柴

火烧了……

彼罗夫斯基对部队士兵的健康和生活关怀得无微不至：一切事情他都要加以考虑，任何意外事件他都采取了措施加以防止。给正规军士兵用吉拜葛（吉尔吉斯羊的蓬松的绒毛，当作棉花把它絮在粗麻布上，和里子绗在一起）缝成制服，还有羚羊皮（一周岁的吉尔吉斯羊羔的皮）做的短上衣，还做了呢绒灯笼裤，并在每条裤子的膝盖上绗上吉尔吉斯的吉拜葛；带前后沿的棉帽，罩呢绒裤子的宽大的粗麻布灯笼裤，因为雪不易粘在粗麻布上，而且它容易吹干；军大衣做得很肥（即宽大），以便里面还可以穿棉衣。

126 在远征期间，多半是这种别出心裁的冬装害了不少人。有人建议，为了节约，不发短皮袄，让大伙穿制服，缝上吉拜葛就可以了！我们已经谈过，由于大火灾，手艺人耽误了，后来匆匆忙忙对付着绗上了。缝线裂开后，吉拜葛全都往下垂，在下摆结成一个小轴，全身却连一根羊毛也没有了！由于笨拙的上司的关怀，使得可怜的受难者在冬天的暴风雪中，穿着夏季的服装，他们都冻僵了，经常感冒，而后死去。灯笼裤膝盖上的吉拜葛也掉了下来，一条条象绊绳似的，妨碍走路。

贴身穿的呢绒胸甲，使人直发痒，最后就变成了各种寄生虫的安身之所，而且难以同它们作斗争。

吉拜葛这东西并不坏，但是，它不应该缝在粗麻布上，而应该缝在呢子上，打上一道道细密的平行绗针，那时就连衬里都不需要了。

缝上了吉拜葛的制服和灯笼裤发了 3,458 套，帽子 3,290 顶，短上衣 3,208 件。部队实有士兵 5,162 人，就是说，关怀的并不是全体人员，除去 1,721 名哥萨克，还有 3,441 人。显然，这一切只是为了这些人才准备的。

此外，还准备了 3,360 双肥大的长筒皮靴，3,470 双高统毡筒

靴，呢绒绑腿，每条都有四俄尺长，3,462双暖和的驼绒面子的羊皮手套。

哥萨克人可以领到吉尔吉斯式的皮帽子，也就是长长的盖住后脑勺和耳朵的皮帽子，以防暴风雪，可用吉尔吉斯的木马镫代替铁马镫，以防严寒。在衣服外面都要披上像毡斗篷一样的马衣，连头带肩都可以盖住。

此外，还买了大量毡子用做铺垫，准备了一些“抽拉幕”（即小皮帐篷，或称尤拉麦伊卡），以及扎帐篷时清除积雪用的铁锹；为了预防因白雪的强烈反光而引起的眼病，整个部队都发了黑毛编织的眼罩。将毛织的小网子缝到呢绒带子上，给眼睛留两个洞，颇像一副眼镜。带着这个东西很热，眼睛上面前额一出汗，就要得风湿症。后来眼罩给扔掉了。大部分人宁愿用火药硝或木炭在眼睛下面擦上两个大黑斑，效果很好。

带篷马车共十七辆，双篷的三辆，小皮帐篷355个，铺垫用的薄毡共1,956俄丈，按每人两俄尺计算，是为2,934人准备的。 127

但这个数字包括医院用具在内：十四辆带篷马车和四十个小皮帐篷，铺垫是公用的。

就是说，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够整个部队用；显然，这只是指定发给步兵的。步兵共有2,983人，而薄毡只够2,934个人用，毕竟还差49个人的。为了驮运薄毡，从恩巴搞了131头骆驼。从奥伦堡出发时，给部队发了3,800俄尺，就是说，够5,700个人用，可是几乎有一半薄毡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清楚。

为包装物品和缝制马衣、小皮帐篷顶和驮鞍衬里，发了10,794俄丈薄毡。是不是铺垫用的薄毡拿去作修补的料子了呢？吉尔吉斯的薄毡传染了炭疽病，很多人由于得了这个病而死亡。是不是烧毁了一部分薄毡呢？

要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就要给予更多的关怀。六个月的全

部粮食供应物资计有：

	俄石		普特		维德罗①
	面包干	糁米	肉	盐	酒
供2,325人的队伍用……	8,121	765	7,566	1,997	5,406
供250个吉尔吉斯人队伍和八百名驼夫用 ……		1,208	2,415	394	
专供1,400名驼夫三个半月用 ……		936	1,873	315	
供中间站的驻防部队一年用 ……	2,800	240	2,100	700	1,380
用于损耗和无法预料的情况 ……	732	74			1,500
总计	11,653	3,223	13,954	3,406	8,286

军粮委员会奉令在阿斯特拉罕购买六个月以上的储备粮食，以防万一，并拟取海路搭最后一班货轮把两千五百俄石面粉和二百五十俄石糁米运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但后来我们知道，由于海上起了风暴和严寒来临，这批粮食并没有按期运到。

为了普遍地改善伙食，特别是为病弱者，采购了187箱脱水白菜和黄瓜，345普特克鲁特，即吉尔吉斯酸乳酪；二百普特牛肉汁；
128 一千普特羊油，192普特猪油，十二普特半干洋姜，四万头大蒜，370维德罗醋，七百普特冲蜜汤用的蜂蜜；二十普特辣椒，一些桂皮和五普特八角茴根。蜜汤一连接一连地倒在铁锅里煮，领一份蜜汤，要排成横队走过去，手里拿着一个铁杯子，在严寒中站立很久。在喝到蜜汤之前，早已冻僵了，所以很多人都不喝蜜汤。

伊凡宁对彼罗夫斯基的报表前后不一致感到莫明其妙：在第2号报表中，写的是五百普特蜂蜜，而在第4号报表中，只写二百

① 俄国液量名，等于12.3升。——译者

普特;酒也是如此,在第 1 号报表中是 8,286 维德罗,是军队和运输队运去的,而在最近一次报表中,酒没有列进去,却写了 4,198 维德罗酒精。但在第 4 号报表中,又谈到给野战医院二百普特蜂蜜,这说明,我们规定的蜂蜜总量还需要增加。

至于"绿酒",即烧酒,在注明按纵队分配物资的第 2 号报表的附录中,列出第四纵队发了 2,267 维德罗。这和第 2 号报表是完全一致的。第 2 号报表说明,2,267 维德罗随军从奥伦堡运出,其余的由运输队送去,其中包括 1,500 维德罗的漏损额。在第 4 号报表中写明,运去的并不是烧酒,而是酒精,否则就太蠢了。由运输队运去 2,500 维德罗,随部队和商队运去的有 1,338 维德罗。因此,伊凡宁论证说,如果用水将酒精冲淡,那就要多运不少不必要的东西,要多用三百头骆驼,这是很不必要的。运送的确实不是烧酒,而是酒精,而发给大家的也是酒精,这甚至成了惯例。征途上从来没有用别的方式运过酒。2,786 维德罗酒只说明军队的需要量,肉类也一样,需要量是 13,963 普特,但只运了 1,331 普特猪羊肉,还有 1,200 普特盐,其余的都是食用牲畜。

过去远征草原的经验表明:只依赖牧草饲料是不行的,必须储备饲料。鉴于有时要给马喂干草,经常还要喂燕麦,在牧草饲料不足的情况下,每头骆驼每次要喂两俄磅面粉和十六左洛特尼克[①]盐。因此准备了 15,828 普特燕麦,3,793 普特面粉和 1,925 普特盐,够用六个月。

在部队向希瓦行进途中,在比什塔马克天然界线准备了约两万普特的干草,在恩巴河和阿蒂亚克希河边也备有两万普特左右,而在阿克布拉克附近准备了约两万五千普特,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

远征用的炮弹都准备了两个基数,如两门炮弹重十二俄磅的

① 旧俄重量单位,一左洛特尼克等于 4.266 克。——译者

129 大炮，两门炮弹重六俄磅的大炮和两门炮弹重四分之一普特的独角炮，都准备了两套基数。其中一套应放在炮兵弹药箱里，另一套则应装在辎重库里的驮载箱内。八门炮弹重十俄磅的山地独角炮，除配备了两套常规基数外，还有二百发榴霰弹，六门库戈尔臼炮[①]配备了1,200发榴弹，其中一部分是装配好了才运送的。

还带了各种火箭炮弹，五十枚燃烧弹和325枚杀伤弹，还有四个炮架和一个弹槽。为了运送火箭炮弹，需要二十八个驮载箱。

准备了下列弹药：步枪子弹120万发，卡宾枪和手枪子弹二十万四千发及霰弹[②]五万发。

为了发放信号，带了710发烽火信号弹[③]，570发信号炮弹和一千发信号子弹，这些东西装了二十六个驮载箱。

此外，特别携带了一百五十普特火药，十普特铅，还有储备物资——车轮用油、灯芯、毛制弹药筒套、木炭、打火石和两所随军打铁坊。所有这些东西装了472个驮载箱。

另外，还有烟叶255普特，病人用的大车八十辆，载货马车若干辆；六十九匹马的挽具，四十个马鞍，皮制和铁制水桶，台秤，杆秤，大皮袋和皮囊（即储运用水的皮口袋）395个；双耳铁桶，木槽，曲管，磨刀石，每种各有几个，还有钉子和其他铁器，各种尺寸的度量仪器，容器，绳子，鬃套索，粗绳，桦木柴，中间站工事里做澡堂用的四十根木柱子和四百块木板，麻袋，桩子，铁炉子，铁锅，四十维德罗容量的大桶，灯，筛子，木碗和木勺子，蜡烛，信号灯，钳子，火把，渔具等等。

最后，在尼热哥罗德集市上买了许多富有亚洲风味的物品和

① кугорновые мортиры，第七章原书页码第221、247两页中又写作 кегорновые мортиры。究以何者为准，待考。暂音译为库戈尔臼炮。——译者

② 对付骑兵用的扩散弹。

③ 舰队上所用的夜间信号弹，但是陆军对此无论如何也掌握不好，常常出现混乱现象。

作为礼品送给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的各种货物。这次远征，从装备的烦琐来讲是史无前例的，它未必能作今后远征的榜样，但我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列举了这些琐琐碎碎的东西。

由于主管人员见识极为有限，部队的辎重车队[1]搞得非常庞大，以致不但在草原上，就是在有人居住、有大量饲料的地区，要给这么多驮载牲畜供应粮食，也是非常困难的。

不仅如此，在乌斯提尤尔特，所有水井都很深，每小时只能打十到十五维德罗水，一昼夜最多只能饮二百到三百头骆驼和马匹。远征部队如果因此而分成这样的小梯队，那就要遭到危险。但分 130
成较大的梯队就得在井边等上几昼夜。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就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汲水机，这种机器用骆驼驮运极为方便，它的结构是：将一些铁桶的提梁拴在直径一英寸的大绳索上，彼此之间间隔二或三俄尺。下面都钉上带小孔的卡板，又用卡板把水桶固定在这条大绳索上，使它们不致搅在一起。大绳索上可以拴十五个到三十个这样的水桶，视水井的深浅而定。用这种机器打水，其速度就如同从一俄丈深的井中打水的速度一样了。

如果当地没有石砌贮水池，那末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就倒进皮革槽或是涂了橡胶的不透水的帆布槽里，水就从这里流入小船，或流入用皮革和不透水的帆布固定在木框上而作成的储水囊里，这些水都由骆驼运送。除浮桥船、驳船、船舰、大车和运病人用的雪橇以及重型大炮外，山地独角炮也由骆驼驮载，并装配妥当，需要时，一刻钟内就可以准备好投入战斗。骆驼也运载重型大炮和弹药箱，为此就要像套牛那样用牛轭套住骆驼。

备用的骆驼也不清闲，每头骆驼要驮两名步兵，他们轮流骑骆驼，以便途中保存体力，同时也是为了使步兵习惯于骑骆驼，以便在需要的情况下，能派出部分步兵像龙骑兵一样随着别动队活动。

① 原文为拉丁语 massa impedimenta。——译者

必须指出，彼罗夫斯基简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限制军官们的行装，甚至在骆驼不够用而不得不丢掉一些储备物资时，他本人却成了为自己享受而过多地占用骆驼的典型……当从恩巴河出发时，为了驮他的行装就占用了一百头骆驼；每个将军都要用十头，校官两头，每两名尉官三头，整个司令部就占用了211头。

在战斗部队里，每个尉官只准使用一头骆驼。起初，每头骆驼的载重限制在十六普特。这样算来，彼罗夫斯基随身携带的行装共重一千六百普特，将军们每人一百六十普特……此外，还用了十头骆驼驮运礼品。

131 彼罗夫斯基用了十二匹马，而全司令部人员一共只有八十九匹。从奥伦堡出发时，彼罗夫斯基的行装用了一百四十头骆驼驮运，而从恩巴河返回时，只用了一百头，可见两个半月之内，他就消费了六百四十普特食品和酒类等等。

至于步兵，每两人骑一头骆驼，由于弹药袋占了很多位置，很快就骑不成了。同时骑在后面的人的袋子总是擦伤骆驼的后峰。达利说："压坏了驼峰的骆驼只好挨刀子"。（第424页）

巴什基尔和麦舍里亚克军队奉命将储备物资运往各仓库点。

为此目的，各行政区派遣了7,750辆三套马车，这些行政区的军队还应派出同等数目的马车夫及适当数目的军官和军士。按照命令马车夫由一万六千户轮流摊派。连军士在内，总共派出7,878人，供骑坐的马共23,290匹。大车的挽具是这样套的：车夫骑在拉套的马上，它套得比其余的马长出三俄寸①，这样他驾车就更方便些，而且在有人进攻的情况下便于自卫。

5月底，骑兵上校格克奉命去选择建立仓库点和构筑工事的地点。虽然彼罗夫斯基身旁参谋总部的军官并不少，但由于他偏爱参谋总部的上尉尼基福罗夫，他便将其他人都派走；或是派去采

① 一俄寸等于4.4厘米。——译者

购各种储备物资，或是派他们去保护这些物资，以防盗匪袭击，而一切通信往来和远征的一切部署都对他们保密，甚至对参谋总部的一些高级军官也不例外。一切都通过尼基福罗夫，实际上，他成了远征司令部的一个不公开的参谋长，公开的是伊凡宁中校，而值星官则是杰布大尉。

格克上校奉命率领一支四百人的战斗队伍和两个巴什基尔骑兵连，带四门山地独角炮。

在这支队伍掩护下，有一千二百辆大车的巴什基尔第一支运输队奉命出发。

格克将辎重留在恩巴河边，组成一支轻装队伍（由一个分乘四十辆大车的步兵排、四百名骑马的巴什基尔人组成，带两门独角炮），于6月21日率领这支队伍向天然界线顿古兹套进发。根据贝格上校（1824年，他曾在里海与咸海之间进行过水准测量）的资料，在这里有希望找到便于存放储备物资的地方。侦察表明，不论是顿古兹套，还是与它毗邻的地方，都缺少水和饲料（春季里，吉尔 132
吉斯人放牧时，草就给吃光了），不适于为大部队修建中间站。因此格克选中了阿克布拉克河附近的天然界线丘什卡库里，这里的水虽然有点咸味，但水源却很丰富，又有足够的草地，而且在离这里二十俄里的地方，还长着很多可作燃料用的芦苇和河柳丛。

格克后退了五十七俄里，随即派了三百个巴什基尔人到恩巴河去取辎重。7月5日辎重运到，7日整个部队向前开拔，第一站路程上就留下了五十辆轮子干裂的马车和疲惫不堪的马匹。

由于四千匹马饮用的水都要从井里汲出，而且在四十俄里的无水行军之前，必须休息好，所以部队休整了一天，9日继续前进。巴什基尔人储备了草料，皮口袋里装满了水。士兵们都把自己的军用水壶灌满了水，另外还装了两大桶。走了十七俄里半以后，从十一点钟开始休息到三点钟。又走了六俄里，人们都感到干渴不

堪了。

这一天非常热，又没有风，令人窒息的灰尘密密麻麻地飞扬，在队伍头顶上翻滚，太阳像在非洲原野上那样灼人，就是在阴凉地方，气温也有列氏 32°—38°，而在太阳底下，则高达 42°—45°。剩下来的掺了醋的水都发完了。军官们急忙把自己储存的水拿出来，但还是不够，很多人马都由于疲惫不堪而倒了下去，只有赶快放血，才救了他们的命。于是马上派人到丘什卡库里去取水，而部队在缓慢行进中，却在路旁发现了一个塘井（即不深的井），水略带咸味，旁边还有一些脏水洼。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些水都喝干了。最后，到半夜，一部分辎重部队才抵达丘什卡库里的井边，从这里给停在路上过夜的部队送去了水。直到 7 月 15 日，整个部队才在阿克布拉克河边集中起来，就是说，最后一部分人在这个荒原上度过了整整六天！他们马上就着手构筑丘什卡库里前沿工事。

修工事的地方选在小河边，但是，沙质的土层上根本没有草皮和树林，加上天气非常炎热，这就使作业遇到很多困难。但这三百人几乎没有休息地工作着。在 8 月 3 日前，就修好了工事（带三个小棱堡的五角工事）。同时，还在工事附近割了近两万五千普特干草，堆在一起，除四周的芦苇和河柳外，还把所有毁坏了的车辆收集起来作为燃料。

133 辎重车队在向阿克布拉克进军途中遇到很多困难；至于那种“虽有点咸味，但很充足”的水已开始损害人们的健康；而且这些人有时候干的是无益的劳动（如整平、磨光围墙等等）。上述情况后来才为上司所知，这才决定派一名专家在恩巴河边寻找修建工事的新地点。

派去的是参谋总部的热姆丘日尼科夫上校。

疾病蔓延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水质不好，而更主要的是由于格克的粗心大意和不负责任。他一向就是这样一个人。比如，1846

年，在新彼得罗夫斯克工事（现今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要塞），他让人们吃了两个多月的烂腌肉，其实，当时很容易在吉尔吉斯人那里搞到羊肉。他甚至克扣人们的口粮！这个要塞的长官自己还做生意，成立了一个渔业公司，大家因怕他压制，谁也不想到阿斯特拉罕去运新鲜蔬菜和大葱。

当这些舞弊行为被参谋总部的伊凡宁上校制止以后，驻防军的情况才好转起来。

热姆丘日尼科夫把修工事的地点选在阿蒂亚克希小河的右岸，在这条小河和恩巴河的汇合处。

9月头几天，就筑起了工事围墙（四方形的围墙，为了掩护出口还筑了一些钝角堡）。同时，在恩巴河和它的各支流的沿岸割了近两万普特干草。如果热姆丘日尼科夫能早些来替换格克，那末，夏季里，他在有许多草地的恩巴河流域定能割到近三万普特干草。当然这就一定会影响远征的结局，因为它可能使马匹和骆驼在这里养肥一些，然而，正相反，在只有两万普特饲料的情况下，它们在这里都瘦了。

热姆丘日尼科夫这个人很有指挥能力，忠诚负责，熟悉草原情况，他在1834和1835年几乎走遍整个草原。这次，他为远征出了不少力，但是，“由于尼基福罗夫一伙的阴谋，他在远征希瓦的过程中是受到排挤的”。（伊凡宁，第78页）

如果说，长官应该为国家的需要“培养”有才干的人，并在需要的时刻，把他们提拔上来，那末，排挤那些有经验和有知识的人，就不仅仅是欺诈，而且简直是犯罪。这就是欺骗皇帝，辜负他的信任，因为皇帝不可能了解所有的军官，而只能依靠高级将领。

如果承包人提供的骆驼不太好，而是半死不活的，那我们就会 134
大喊大叫，可是现在不起用有才干的军官，却重用走后门、通过上司的情妇拉裙带关系的滑头，大家倒一声不吭！

耍阴谋、施诡计和徇私情，这类事不仅过去在奥伦堡地区司空见惯，就是如今，我们能不能凭良心说，已经没有这种情况了呢？能不能说，有才干的人不偶然地结识一位正直而有威望的人物就能青云直上呢？求门拜户、自我推荐、低头乞求这一类的事，很多人是根本不会做的。“上司应当洞察下级的聪明才智，并且提拔他们，而不要凭什么三亲六故的推荐”，他们就是这样对待这个问题，并安心地留在次要的位置上……

热姆丘日尼科夫已无法纠正那些搞糟了的事情，因而后来喂骆驼的草料准备得很少。

由于部队需要大批骆驼，便号召吉尔吉斯人在远征期间，即在六个月之内自愿提供骆驼，官家发给奖金按每头十个银卢布计算。

同时，还答应对积极提供骆驼的部族在公告发布前所犯下的罪行实行大赦。

只有巴戈林人换地游牧去了，其他部族保证提供11,444头骆驼。

此外，还有内帐的江格尔汗所贡献的一千头骆驼，纳扎尔部族的吉尔吉斯人为了营救他们被扣留的族长而捐献的一百三十头，以及他们的族长图克曼诺夫所捐献的五十一头，不费一文，总共获得1,181头骆驼，全部成了远征部队的财产；部队向吉尔吉斯人买了一百一十头，又跟他们换了一百头。总之，如果所有的骆驼都如期送到的话，那就有12,835头。

但是，有些部族的骆驼未能如期（11月1日）送到，因此部队出发时只有九千五百头骆驼，还有在前几站路送来的九百来头，一共一万零四百五十头骆驼。吉尔吉斯人给它们配备了二千零九十名驼夫。每人牵四到五头骆驼。

尽管我们在吉尔吉斯人的游牧地之间修筑了一些工事，他们对此却无动于衷，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

六个月当中，在前沿工事附近只发生了三次抢劫牲畜事件，这些事件只应该看作是吉尔吉斯人的一般偷盗行为，而不是侵袭活动。第一次发生在 8 月 22 日夜间，丘米克利塔贝族人和阿拉钦族 135
人从恩巴工事附近赶走了运输队巴什基尔人的马，计三百九十八匹，其中有六十匹被夺回，由于天黑，其余的未能追上。

第二次发生在 9 月 29 日夜间，从阿克布拉克工事附近赶走了三十二匹马；第三次发生在 10 月 17 日，又是从恩巴河工事附近偷走了一百八十头食用牛。对后两次偷盗虽然进行了追捕，但由于哥萨克的马匹疲惫不堪，所以未能追到。这种情况可能使吉尔吉斯人认为有隙可乘，活动更加猖獗。特别是在秋季，这通常是他们偷盗和抢劫牲畜的季节，因而，当格克上校了解到著名的强盗马哈茂德·乌佳米索夫一夥在近旁集结时，便率领一排步兵和三十名哥萨克，带一门大炮于 10 月 30 日从恩巴工事出发，11 月 1 日直捣这些匪徒藏身的阿乌尔。乌佳米索夫事先知道了险情，在头一天晚上就逃跑了；但是，其他十个有名的抢劫牲畜犯被捕获，或者最好是说，当吉尔吉斯人确信我们的军队不会侮辱顺民时，他们自己把匪徒交出来了。

从这方面来讲，运输是有了保证，但是气候不佳和饲料缺乏却为害不浅：五个巴什基尔运输队（共 7,878 人）中，死了 199 人。23,290 匹马中，丢掉、被偷走、杀死和倒毙的共 8,869 匹，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强。调查结果表明，每一个运输队中只有一名医士，而那些巴什基尔人之所以死亡，是由于他们本是山地居民，在气候、饮食发生变化的条件下都患了赤痢病。

在巴什基尔人的马匹中也发生了鼻疽……这又传染给了很多人……病马身上的马具和大车都在阿克布拉克工事中堆在一起烧掉了，剩下了一堆铁皮和轮箍。

各工事中的情况也不妙：在阿克布拉克坏血病猖獗一时。10

月底以前，驻防军的 399 人中，就有 52 个病人，而在恩巴工事中，又是坏血病，又是热病，又是赤痢病。当时，634 人中，共有三十六人生病，其中十六人患坏血病，六人患热病，六人患赤痢，其余的患疟疾等等。

为了取得草原进军的经验，第六辎重队，或称商队，奉命携带部分储备作为先锋部队于 7 月 21 日出发，357 名士兵带四门大
136 炮，掩护 1,128 头骆驼，由达尼列夫斯基中校指挥，他在第二十三天顺利到达恩巴河，走了近五百俄里。

最后，11 月 14 日，彼罗夫斯基向集合在城市广场上的部队宣读了向希瓦进军的命令：

“奉皇帝陛下的诏令，我和委托给我的部队立即向希瓦进军”。

“长期以来，我们伟大的强国对希瓦宽宏大量，耐心等待，但它以背信弃义的恶劣行径，招致了这次灾难，实属咎由自取……”

“弟兄们！我们将遇到严寒和暴风雪以及冬季草原远征中预料不到的种种困难，但我们尽可能地准备了一切必需品，足以预防万一。而你们的热情、努力和勇敢精神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接着举行了祈祷，之后，彼罗夫斯基检阅了分列式，第一纵队就从这里进军……骑兵中唯一的告别辞是“成六路向右转！”

第 五 章

出征。彼罗夫斯基严于治军。讲述是否真实？行军队列。两位学者。暴风雪。不善于照料骆驼。运送病人。希瓦人进犯丘什卡库里工事并袭击叶罗费耶夫上尉的运输队。驼夫骚动。部队的恶魔——齐奥尔科夫斯基。各种病疫。大批骆驼倒毙。深雪中行军的困难。侦察乌斯提尤尔特。不能继续前进。部队中的偷盗行为。下令回师。送冬节。[1] 部队的伤亡。惩罚在里海烧毁我船只和在抓走译员阿伊托夫事件中犯罪的吉尔吉斯人。残部返回奥伦堡。指望再一次远征。奖赏。齐奥尔科夫斯基之死。英国人短暂的胜利。远征失败的原因。

部队分为四个纵队，每日一个纵队分别于 11 月 14 日、15 日、16 日和 17 日从奥伦堡出发。11 月 24 日，四个纵队全在卡拉万湖附近会合；休息两天后，于 11 月 27 日由此分成梯队沿伊列克河右岸向上游进发，各队之间间隔六小时或十二小时的行程，宿营时也保持这一距离。巴什基尔军队的指挥官齐奥尔科夫斯基少将被任命为第一纵队司令官；第二纵队由哥萨克骑炮兵旅旅长库齐明斯基上校指挥；第三纵队司令官是第二十八步兵师师长托尔马乔夫中将；第四纵队司令官是莫洛斯特沃夫少将，总指挥官随同该纵队出发。早在 11 月 24 日，下了一场深可没膝的大雪，27 日，冷到零

① 古代斯拉夫民族迎春的节日。希腊正教会把送冬节作为宗教节日，在四旬斋（复活节前四十日之斋）前一周举行。在这个节日期间，根据习俗要吃烤饼，安排各种娱乐活动。——译者

下26°，又刮起了猛烈的暴风雪，所有的哨兵在这一夜里都冻坏了鼻子和手脚，后来还因此而在严寒中截肢……在宿营时，规定各纵队要在自己的宿营地前面放牧自己的骆驼和马匹，以免与其他纵队放牧的牲畜相混。在 11 月 27 日那个可怕的夜晚，几乎所有的马匹都在放牧时跑掉了。只好多休息一天，部分马匹是在其他纵队里找到的，但大部分都跑到草原上去了，当然也就成了狼群的猎物。

为了不使骆驼混淆①，就在它们胸前挂上一小块呢料或小木
138 牌子。后来，当驼夫把这些标记扯下来当燃料时，就必须把骆驼都烙上印记。

按预定计划，整个部队应在尼古拉节② 前集中在伊列克河上游比什塔马克地区。

从 12 月初，又刮起了暴风雪，积雪一俄尺多深；早上冷到零下 40°。雪层冰封，划破了骆驼的脚掌。负重行走在过膝深的雪地上，是相当疲劳的。如果像齐奥尔科夫斯基那样，毫无必要地在拂晓前四个小时就把人们从宿营地叫起来，那末可以想像人们疲乏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们还不得不连续不断地捡起那些由于在黑暗中捆得不牢而掉落的驮载物，而后又得去追赶那些走到前面去了的同伴们，等等。

脚掌割破的骆驼，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人们解开绳子，把骆驼连驮载物一起丢掉。担任后卫的哥萨克把这些驮载物看成是合法的虏获物：立刻将酒精灌满自己的军用水壶，将燕麦和面包干装进袋子里，木桶当柴烧，大草席袋子和绳子都当燃料，因此在远征中哥萨克比其他人坚持得久些。

除彼罗夫斯基认为必须引以为戒的一个事例外，部队里没有

---

①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重物要选择强壮的骆驼来驮载。

② 旧俄历 12 月 6 日为尼古拉节。——译者

出过任何乱子。有一次，齐奥尔科夫斯基纵队宿营时，一名哨兵(第五营的士兵)从营地散兵线上逃走了，他扔掉了自己的武器，但是迷了路，闯进了另外一个纵队，在这里偷了一支枪，碰巧当场就被一名哥萨克信差抓住了。

扎哈林在他的著作(第 539 页)中提到的这一事件，略有出入：由于严寒和大风雪，彼罗夫斯基命令每隔一小时换一次岗，但是管岗哨的长官没有钟表，有时过了两小时才换一次岗；士兵波兹德涅耶夫就吃了这个苦头，他站在粮食包旁放哨；这个在大风雪中冻僵了的、被人遗忘的哨兵把枪紧靠着粮食包，在那里避着风坐下来，于是就这样入睡了……由一位军士(他本是被流放的波兰人)率领的巡逻队来了……这个波兰人没有唤醒哨兵，没有把这个衰弱疲惫的人换下岗来，却悄悄地拿走了他的枪，带着巡逻队离开了……哨兵很快就醒了过来，发现枪不见了，便跑到宿营最近的一个纵队去，从那里的枪架上偷了一支枪，再回到自己的岗位……换班时，波兰人带来了他的枪……波兹德涅耶夫承认了，另一支枪是从邻近的纵队中搞来的。就这样，除了睡觉之外，还有擅离岗位和偷枪的罪行。根据这种说法，哨兵似乎是明知故犯。

这一罪行性质严重，对步兵来说，必须从严处理，以儆效尤，因 139
为这队步兵还从来没有在战争时期服过役，在这一队伍中“尽管上司进行了一系列管教和开导，但还是缺乏斗志和士兵应有的绝对服从精神”①，因此，必须对罪犯执行法律上最严厉的处分：12 月 1 日他被枪决了。

可是伊凡诺夫却列举了士兵们的议论(第 103 页)：那个不幸的哨兵患羊痫疯，他发这种病也不是第一次……当行刑时，彼罗夫斯基和司令部全体人员都出席了，许多人都期待着赦免……

一刹那间失去知觉和精神失常的事，后来也出现了几次……

① 12 月 5 日彼罗夫斯基给陆军大臣的第 6 号报告。

尽管他们也经常是以死亡告终，但不是由伙伴们枪决的……很可能是彼罗夫斯基处死了一个病人。一个人跑向雪原，这是非死不可的！只有疯人才会这样做。

1878年，在卡尔斯附近，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战士伤寒病复原后，留在野战医院里当差，当他原来所在的那个团开往高加索经过这里时，他要求归队，但没有得到批准；他就跑了，追上了团队，并向长官去报到！怎么对待他呢？他不是从团里逃出，而是跑回团里来！如果彼罗夫斯基是当时的上司又该怎么处理呢？

后来，又不得不枪毙了两名吉尔吉斯驼夫，从此，在整个远征期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但是，由于人们对散兵线哨兵的职责全然无知（不会盘问过路的人，没有答应口令就放行，在站岗时间睡觉，为了躲避暴风雪而裹在大毡子里），因此司令部里所有的军官都奉令要在夜间巡视散兵线，检查岗哨。这一措施很起作用。人们都振作起来了，不许任何人通行。当彼罗夫斯基想强行通过散兵线时，有一个哨兵几乎刺杀了这个彼罗夫斯基。这件事发生在12月22日，在恩巴河边。当时，人们已经休息了三天，警惕性却更高了。

除这两起枪毙事件外，《俄国档案》的编辑巴尔捷涅夫先生，在1878年第2卷第314和315页中，还提到了有关枪毙毛拉的两个儿子和活埋一个士兵——暴动的主谋者——的事情。但是，既然谁也不是步兵暴动和骇人听闻的惩罚事件的目击者，那末这个传说应是出于某种误会，虽然作者证实，说是彼罗夫斯基远征后住在
140 罗马时自己讲的。关于第一件事他说："一位跟随他远征希瓦的毛拉，不再服从他了，拒绝说服自己的教徒送交和补充军需品。毛拉身边有几个儿子，彼罗夫斯基下令枪毙其中的一个，毛拉还像以前一样固执。枪毙了第二个儿子，他仍然不变初衷，可是，当把他的第三个儿子也拉去对准枪口时，老头子就跪倒在地上，以后一切应

该做的事他都照办了”。

第二件事是这样讲的:“步兵中开始了某种类似暴动的事。当时,彼罗夫斯基叫一个主谋者走出队列,令他挖好一个坟坑,又当着其他人的面活埋了这个人,还举行了祭祷。此后,再没有出现过任何不太服从的事”。就这样,彼罗夫斯基因为那个父亲有过错,竟把他两个无辜的儿子处死;不经法庭审判,竟使士兵遭到法律未规定的死刑!这样的事是从来没有过的。

行军队列如下:

每个纵队按给养类别清点了自己的驮载物之后,即将它们分成左右两翼,并把驮载骆驼排成十二至二十行。六至十行为纵队的右翼,另外六至十行为左翼。每一翼最边上的两行,应由重物包组成,在遭受袭击的情况下,这两行应成为枪弹射击的掩护体(例如:面包干箱,压紧了的干草,装面粉的大草席袋子及其它物品);在这两翼部队中间行走的,是四至十行炮兵辎重;在它后面,是哥萨克的辎重、教会辎重、办公辎重和司令部辎重。行列之间应保持六步或八步、十步的距离。

每个纵队都派出了先锋和后卫(由一个连或半个连的哥萨克组成)。这两部分要与纵队保持一至二俄里的距离,还向四方派出了巡逻队(离队伍四分之一俄里至一俄里),各纵队中其余的军队再分成头尾和侧翼,这样排列,使他们便于担负整理驮载物、扶起摔倒的骆驼的责任。

按这样的队列行军,几乎由四千头骆驼组成的最大的纵队,其行军队伍所占宽度为120到250步,长度为1,200到1,600步,因而当受到袭击时,可以很快作好准备投入战斗并给予回击。

规定宿营时,各纵队要摆成长方的四角形,为此,还从先锋队派出一些地形测绘员,他们将哥萨克布置在规定的地点,以便指定每一行列应停在什么地方;哥萨克的位置标明着外部防线和营地 141

的重要部分。

当临近宿营地时，左右两翼骆驼队的最外面两行(如前所述，驮载重物的)，离开纵队分别向左右两方拉成一条线，在派到防线上去的哥萨克附近绕过来，使纵队右方的骆驼组成营地的右外部，包括同它相连接的正前方和正后方的一半；左方的两行骆驼则组成营地的左外部，包括同其连接的前后方的另一半。在正前方和正后方的中间留了一个大约三十步宽的通道。

靠外边的几行队伍的货包，一个挨一个地排起来，比其他行列的货包排得密一些，左右翼其他驮包的排列，分别与营地的左右方相平行，离兵营三十步远。在这种队列部署下，最大的纵队即主力纵队，其营地的外线长约六百步，宽约四百步。

在正前方外沿货包的后面，离它约三十步远和正对着通道的地方，安扎乌拉尔哥萨克连的帐篷；在它们的左右方，分别各驻一连步兵；这些部队的辎重都在帐篷前排成一行，组成一种掩护体，在掩体后面长矛和步枪架成叉形支架；在帐篷后面是哥萨克的系马桩。

船只和浮桥放在正后方，正对着空隙处，离前沿驮包约三十步远；在它们的左右方分别各驻一连步兵，他们的驮包和武器也和正前方一样排列；船只后面是船上炮手的帐篷，在他们后面是古里耶夫哥萨克和山地独角炮的炮手；再就是拴独角炮用马的系马桩。乌菲姆团的两个骑兵连就是这样安排在正右方的后面，而奥伦堡的两个哥萨克连则安排在正左方的后面。

往后，营地中心是炮兵辎重库，接着就是司令部、野战医院的帐篷和教会辎重；再往后是随军酒食商，最后就是属于纵队的骆驼和吉尔吉斯驼夫。这样的措施，既可在敌人进攻时保证吉尔吉斯人的安全，又可防备他们在夜间从营地逃跑或哗变。

在营地的四角，在外沿的驮包后面，派有岗哨；在两个对角，按

对角线摆好武器，为了使两侧正面射击方便起见，前面的驮载物摆 142
成半圆形，形成了由土筐修成的棱堡防御工事。

夜里，由各角岗哨派出的成对哨兵，停在外沿货包堆前三十步远的地方。

四分之一的步兵与骑兵担任值班。骑兵队还派出了日夜侦察班和步哨，夜间沿内部队列的货包还设立了骑兵岗哨，以制止当场发现的盗窃储备物资的人。

由于严寒和繁重的劳动，大家的食量都增加了；官方的供给对很多人来说都不够吃。达利写道："吃饭像豺狼，劳动像苍蝇"。吉尔吉斯人，甚至于士兵们都企图从货包里盗窃食品，军官们的偷盗行为也日益增多。

伊凡诺夫讲到，人们如何到彼罗夫斯基住处去偷劈柴。问题是有人用铁桶给司令部人员做了一些火炉，柴火就全给他们用了。而士兵最后不仅燃篝火没有劈柴，就连做饭也没有木柴了。冷到零下 40°，人们的处境非常艰苦，而司令部人员对此却无动于衷。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司令部人员都这样。达利也是司令部成员，可是长期只在彼罗夫斯基的帐篷里取暖。他说道："起初三周，由于愚蠢和过于老实，我们都没有生火，没有贪图什么舒适；现在，一切都变得好起来了：我们偷柴、偷炭，并不比别人差"。用他的话说，公家的木箱和骆驼身上戴的号码牌都当柴火烧了……(《俄国档案》，1867 年，第 622 页)。

这里顺便谈一下这个科学考察团里的学者们。一共只有两位学者：列曼是自然科学研究者，瓦西里耶夫是农艺师。他们同达利和哈内科夫住在一个帐篷里。列曼是一个极端浑厚而轻信的人，因此他总是成为人们的笑料……请看笑料之一：1 月 10 日，大家都在帐篷里围坐在火边；茶壶里装的是酒精，他们把酒精倒出来，又把雪装进去，等雪化成水后用来洗餐具；茶壶放在火上。"列曼

一点也不知道此事，当他看到茶壶里顺着雪水冒出了浅兰色的火花时，他竟像骆驼一样咆哮，像狮子一般吼叫。我们却都很平静地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里的雪经常是可以燃烧起来的。 Ist es möglich? Wäre es möglich? Das wäre doch des Teufels! ① 总之，我们的学者简直智穷才竭了，他开始论证，在雪中可以找到强碱液的热粒子等等，他跳了起来，拚命地跑出帐篷，像一个激动的狂人，抓起一团雪就扔到火里去，可是雪并没有燃烧起来"……（达利，第618页）

143 后来，人们又拿给他一个羊颅骨，肯定地对他说，这是野驴头，是在古战场上发现的……列曼是否将这个颅骨收入自己的搜集品中去了，达利没有讲。

在情况紧急时，骑兵应担负起派散兵增援步兵的任务。骑兵队的哨兵（分布在内部队列货包近旁的）一听到警报，应该封锁住驻扎着吉尔吉斯人和他们的骆驼的地方。

这种队列是如此深奥和美妙，从纸上看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可惜在现实中并非如此：为了保持这种队列，就要求全部骆驼同时启程，因而驮载着重物的骆驼就不得不躺着等其他的骆驼；而平常的骆驼队，即使是几条线（或是几行），准备好了的都不等，只管往前走，可以早些走到休息地。这样的队列，如果是面临敌人，那还可以理解，可是在离敌人还有一千俄里的地方，那就不值得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仅仅为了让骆驼队走成"战斗的队形"。至于防御草原上强盗的袭击问题，那末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即警戒的队形和中间防御等，对他们说来也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12月6日，严寒超过了列氏零下32°（温度计中的水银都冻住了）。队伍在比什塔马克休息了一天，并隆重地庆祝了尼古拉皇帝陛下的命名日。

① 这三句是德语，意思是：这可能吗？这也许可能吗？这真见鬼！ ——译者

按当时的军队制度，人们出席这种仪式时，必须把脸刮干净，还要给头发和胡须抹上黑油膏(用猪油和煤烟制成的膏)，更准确些说，是涂上。人们真是吃尽了苦头，在严寒中刮脸，过后还要洗掉黑油膏！

由于严寒和刺骨的东北风，祷告仪式从简。各纵队司令官都来到彼罗夫斯基跟前，向他报告说：因为缺乏燃料，几乎一个月没吃上热饭，军队处于死亡的边缘……彼罗夫斯基允许将一切能够当柴烧的东西全部发给军队，如他们乘坐过的船只、板车和原给舰队使用的大绳索、备用的绳子和大草席袋子等等。然而这只够烧几天，于是宣布，大家可以自己用斧头从冰冻的地里去挖各种植物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发给大家当柴烧了！涂了树脂的船只和大绳索最好烧。

主力纵队于12月7日晨十点钟左右，在零下30°的天气，从比什塔马克出发。因严寒而冻硬了的雪，在脚下咯吱咯吱作响；除了河柳灌木丛外，什么也看不见。远处只现出了被太阳照得闪闪 144
发光的雪白的丘陵顶峰。队伍刚走了七、八俄里，东北风就刮起了一片迷漫的大雪飓，很快就变成了暴风雪。

在席卷草原的漫天大雪中，二十步之外什么也辨不清。还算万幸，大风并不是迎面吹来；否则的话，这样的严寒可要把整个队伍都冻垮了。风力非常大，顶着风简直无法呼吸，因为喘不过气来，寒气刺骨。马匹和骆驼都由于顶风把头扭了过去，挤成一堆，彼此蹉缩在一起。全都无法遵守行军的队列。为了不致在雪雾中失散，纵队立即集结扎营。

军队一刹那间就扒开了雪，扎起帐篷，帐篷的进口都安在背风处，并用雪将帐篷加固，这样风才不致于从底下吹进去。暴风雪整整咆哮了一整夜，直至第二天下午三时才停息。

暴风雪过后，草原上的积雪显著地增厚了，部队此时此地才真

正感受到草原上冬季远征的千辛万苦，尤其是穿过铺满大雪的山谷和凹地的时候。

徒步行走的人特别辛苦；在齐腰深的大雪里，他们好不容易才前进一步（称之为"耕雪"是十分恰当的）。如果谁想沿着骆驼的脚印走，那还得不断地走弯路，绕过摔倒的骆驼，拾起掉下来的驮载物，拴好脱开了的套鼻绳，如此等等。

当骆驼队行走时，为了使骆驼不掉队，吉尔吉斯人通常是用绳子把骆驼一个挨一个地拴在套鼻（穿过鼻子的小棒棒）上。他们拴得那么巧妙，如果稍微用力扯紧，绳子就会自行松开，因而，如果某头骆驼开始掉队时，它的鼻子就会感到微微作痛，只好加快步伐；如果它绊了一跤摔倒了，那末绳子就会自动从前面一头骆驼的鞍子上脱开，倒下去的这头骆驼的鼻子就不会扯伤。

但是我们的士兵却不习惯于这种拴法，为了使骆驼不脱开绳子，他们把它同前面的一头紧紧地拴在一起，骆驼摔倒时，如果绳子不是偶尔自行脱开，那它的鼻子就要撕裂开来。

暴风雪愈刮愈紧，大雪堆使行动更加困难。最困难的是行军医院的大货车和野战炮，它们的轮子都深深地陷进了雪里。

因此，大炮都装置了滑板，炮床离滑板有一定距离，以便需要
145 时可以再装上轮子，还可以从滑板上卸下炮架，再抬起炮尾架，就可以从滑板的炮床上挪开大炮，因此只需准备一刻钟，即可投入战斗。

由于雪深，不得不排成六行或八行的队伍在恩巴河盆地行进。历尽艰辛，终于越过了这个盆地。12月19日，队伍顺利到达恩巴河工事，同比齐亚诺夫上校的队伍会师，他们是12月9日从下乌拉尔防线开来的。在这里，备受折磨的部队非常满意地吃着新烤出来的黑面包，每天，战士们可以轮流到暖和的地窝子里去吃两顿饭——中饭和晚饭，每天可以在那里取暖两次。这里的干草和杂

草可以让骆驼吃个饱，每匹马可得到十俄磅四加尔涅茨[1]的燕麦。大家都感到如果没有这个工事，吃不到热饭，每个士兵不能间或取取暖的话，那末谁也不能从这次远征中返回了……

从奥伦堡到恩巴河工事，总共只有472俄里，队伍走了三十二天，在整个这段路程中没有冻死一个人，可是脸上、手上和脚上的表皮冻疮却长了不少。只有十五天没有刮暴风雪。

至于病人，我们既不能用躺床，也不能用圈椅运送他们，因为病人在极端严寒和暴风雪之中，只要经过一昼夜的行程，就会冻坏了的。只有一个办法：给病人做一种长两俄尺的病床，床上塞满干草或是绒毛，再用毡呢把病人包裹起来放到病床上，要裹得严严的。

这样的病床是一位著名的作家想出来的，同时还有达利医生，后者是作为执行特殊任务的官员来参加这次远征的。这种病床大约做了一百张左右。来到恩巴河后，又做了六十二张。因此，当向阿克布拉克进军时，用了八十一头骆驼驮载一百六十二张病床。躺在这种病床上，不仅不舒服、不安神，而且简直是极大的痛苦。当把病人放到床上，包裹起来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但当骆驼一站起来，那就毫无办法了。用来驮载病人的骆驼，都是挑了最结实的，而且每头骆驼只驮两张病床。为了能在近旁照顾和看护好病人，不论是在驻地，还是在途中，都需要一个既有自我牺牲精神、不怕疲劳，又有仁慈心肠的人。这样一个人终于找到了：他就是著名的旅行家，退伍的骑兵大尉奇哈乔夫，他得到许可随军到希瓦，想从那里到阿姆河与锡尔河上游去。

为了不在队伍中当一个闲人，奇哈乔夫请准了担任护理病人的工作。他不顾严寒和疲劳，以无限的自我牺牲精神担负了这一 146
任务。

① 或译格耳聂次，俄国容量单位，等于3.28公升。——译者

当病人的双脚从短短的床铺头上伸出来，踢乱了裹包并冻僵了的时候，这位最善良的，又有极好的意愿的人，能够做些什么呢？需要亲身体验躺在病床上的美妙旅行，到那时才能说这种旅行是好还是坏。伊凡宁将军赞美道：并非完全舒适，但没有一个病人冻坏过手脚（第 120 页）。但伊凡诺夫在第 158 页上是这样写的："是啊，上帝保佑！宁可在舒适的床铺上病五年，可别在这种病床上躺五天"……

他是这样描写整个过程的：停在雪地里的骆驼的两侧各放一张病床，床头床尾彼此都用绳子搭过鞍子系在一起。另外一条绳子从骆驼肚子底下套过去，捆在两张病床的横杆上。下面再引用作者的话："但是，只要打个"喷嚏"……骆驼就会跳起来，您和伙伴就会发现许多新病症和麻烦事。如果病人侥幸没有由于震动而从病床中甩出来，而且，当骆驼站起来时有力量支持住，那末，尽管他不舒服，同时又非常之冷，但总还在躺着，并等待着：骆驼就要躺下了，但如果队伍从驻地开拔了，那末，骆驼何止上十次地绊倒，伸出两条长腿扑到地上，就会把一个或两个病人一起抛出来"。如果驼夫无法把骆驼扶起来，那就得把它解开，"并将它和病人一起留给后卫"。但这仅仅是开头，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吊床晃荡起来，被摇断了；病人从里面摔了出来，跌伤了，躺在那里呻吟；而折断了的吊床，由于肚带松了，就会翻到另一边去，并把躺在那边的病人砸死！"……有时，派来帮忙的士兵会安慰您说："骆驼蹄子只把他的眼睛给踢出来了。"

虽然发高烧而失去知觉的人并不感到受罪，"但是，上帝保佑，清醒的人可睡不得骆驼上的吊床！比如说，您想要解手，那又能找到谁将您扶下吊床呢？指望队列中的吉尔吉斯驼夫吗？他们排在队伍的后头，至少有一百俄丈远。唉！您既喊不出声，又没有力气，再说，他连听也不想听，或者是听不清，或者是听不懂您说的什

么话”。

伤势很重的病号或军官，被安置在用轮子推的、有顶篷的小船上。这里一切都很好。

丘什卡库里工事(即阿克布拉克工事)按规定要撤消，因为那里蔓延着各种病疫。备用物资随军带走，病弱者送到恩巴去。为 147
了执行这一任务，在主力纵队从比什塔马克出发前几天，叶罗费耶夫上尉就奉命率领一个步兵连和七十名哥萨克前往阿克布拉克。这个步兵连有 140 人，分乘了四十部由骆驼拉着的雪橇；七十名哥萨克中只有四十名是骑马的，其他三十名的马匹都套上了雪橇。随着这支部队行军的还有一个运输队，230 头骆驼驮载着燕麦、面包干和其他食品。当主力部队到达恩巴河时，12 月 21 日从阿克布拉克传来了关于希瓦人袭击的消息。

早在 12 月 18 日晨七时，在工事的西南方出现了两三千左右的一伙人，他们疾驰到离工事一俄里半至两俄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而一些最好的骑手，大部分是土库曼人，他们和那一伙人分手之后，就直扑离工事一俄里的步哨；但步哨及时地撤了下来，退入要塞。当时，希瓦人还分成几股，同时向东、北两面发起进攻。幸好前一天，由于偶然来到这里的两位矿业工程师科瓦列夫斯基大尉和格恩格罗斯中尉的坚决要求而进行了警戒。在他们来到之前，格克什么也不关心，甚至不指定在发生警报后每个人应坚守的岗位。这两位军官是随布哈拉的使者到布哈拉去的，他们在远征前应埃米尔的请求，被派去进行地质勘探。但是，当他们发现吉尔吉斯人监视他们的骆驼队、以抓走俄国人相威胁时，他们就趁暴风雪和黑夜时分，扔掉行装，骑着两匹马，带了一个向导，疾驰而回，两昼夜半跑了三百俄里，于 11 月 25 日幸运地到达了阿克布拉克。演习警报时，人们各就各位，一一报数；工事里的部队都由军官们分工掌管。因此，当希瓦人突然袭击时，没有出现半点混乱。工事里有

130 名健康的士兵，但在危险时刻，有病的人(共 164 人)，只要能起床的，都拿起了武器，这就加强了守卫力量。由两位矿业工程师所指挥的队伍，枪炮齐发打退了希瓦人，使他们遭到了大量伤亡。尽管如此，他们一直到深夜还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进攻，企图烧毁工事外面的干草堆，但同样也失败了。

第二天，希瓦人发现盐碱地一带未架大炮，他们就从这个方向
148 袭击工事，但是，驻防军夜间已经在那里安了炮座，当敌人发起进攻时，他们就将大炮转移到这里来，并向敌人发射霰弹。希瓦人撤退到三俄里外，接着又向恩巴河迂回。显然，他们得到了关于俄国一支小部队由此向阿克布拉克运动的消息，这就是叶罗费耶夫的运输队。

遇到暴风雪的这支队伍，根本没有料到敌人已经逼近，因而也就没有想到会遭受袭击。12 月 19 日黄昏前，队伍在离阿克布拉克只有十七俄里的地方宿营；马匹和骆驼都赶到牧场上去了，而且这些牲畜都绊了前腿。人们都去寻找树根燃篝火，因为没有带小皮帐篷，所以需要烤火。关于希瓦人的问题，考虑得很少，不仅没有占领近处的小山丘，甚至没有布置散兵线……更有甚者：哥萨克的武器都套上了套子，而步兵的武器，都还一包包地捆着，装在雪橇上呢！

突然高地上出现了希瓦的骑兵。还算好，他们没有想到攻其不备来消灭这支队伍，而是奔向那些还驮载着辎重落在后面的骆驼，把它们赶走。

只有很少一群人奔向雪橇和已卸下来的货包。这里，刚刚开始用这些货包堆起平时宿营用的四角形包堆。有一个连队面对着小丘陵宿营，这个连队的鼓手恰好守卫在宿营地的正前方。他第一个发现了希瓦人，就发出了警报。疾驰到鼓手面前的一批希瓦马匹，被从未听过的鼓声惊得向一旁急转。这时，人们已经从枪套

中和雪橇里拿出了燧石枪，哥萨克上了子弹，并开了火。希瓦人急忙向后撤退，只俘去了一个在离宿营地很远的地方挖树根的士兵。

希瓦人退到小丘陵之后，打开了抢到手的货包，就开始大啃面包干，还用燕麦喂了马。饥饿不堪的希瓦人的这一场筵席，不仅给了我们摆好露营方阵的时间，同时也使我们有时间加高了雪胸墙。

希瓦人塞饱肚皮之后，蜂拥地向我们的宿营地奔驰而来。暴风雪已经停了。响起了射击声。看来弹无虚发。希瓦人抱头鼠窜。后来他们又分成两部分，重新奔驰过来，包围了露营方阵。同样也失败了……他们对马匹死伤累累，无限伤感，只好下马徒步前进。希瓦人用抢来的骆驼作掩护，把它们赶到前面。这一次，叶罗费耶夫诱敌深入，然后开始密集地射击。骆驼全部被击毙，步行的希瓦人也落得了同样的下场。

就这样，敌人无论是骑马还是徒步，都未能冲进胸墙；在部队 149
中赶骆驼的吉尔吉斯人都藏在装粮食的大草席袋子后面，他们对俄国人的沉着应战感到很惊异，这些俄国人抽着小烟袋，放声高歌，泰然自若地向冲来的敌群瞄准射击。

希瓦人在死伤了很多人马以后（有三十多具尸体扔在宿营地附近，未能收走），就停止了进攻，潜伏到小丘陵背后去了。

到了夜晚，希瓦人又企图爬近我们的队伍，但被赶走了，然而希瓦人的射击手们却在我们部队四周约五十俄丈的雪地里，挖了一些掩体，在一个方面又用雪堆起一个类似炮塔的东西，并利用我们煮食物或烧茶而点起的火光，进行了相当准确的射击，使我们不得安宁。由于部队中还有很多骆驼，于是就让它们站起来，用它们三面围住，作为掩护，而在第四方面，即敌人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地方，我们组织了一个敢死队突击雪炮塔，用刺刀把敌人赶走了；然而篝火却不得不熄掉。就用这样的方法，其他几面的敌人也肃清了。

于是希瓦人就使出了他们最后的一招：他们中间的两个人跑到步枪射程之内，开始劝告在我们部队中服役的吉尔吉斯人和鞑靼人，要这些人投靠他们，归顺同教人，还答应给这些人各种好处，但是步枪的射击作了十分坚决的回答，希瓦人终于逃跑了。叶罗费耶夫手不离枪地等了一整夜，以为会有新的进攻，但直到早晨却连一个敌人也没发现，便派哥萨克们到小丘陵上去察看四周的情况。哥萨克们根据脚印判断，希瓦人已向希瓦方向撤退。于是两名有好马的哥萨克奉派去恩巴河汇报交战情况。彼罗夫斯基非常高兴，呈请授予叶罗费耶夫带花结的四级弗拉基米尔勋章，并晋升一级，授予送来好消息的两位信使、鼓手及敢死队的十一个人每人一枚乔治勋章，呈请将指挥这次突击的军士晋升为准尉。就总指挥官的身份来说，他本来自己可以给军官授奖，但他认为，部队尚未进入希瓦境内，因此总指挥官的权力还不属于他。

后来才知道，希瓦人的部队这次是由库什别基（军事大臣）亲自指挥的。他们的战马由于严寒和缺乏草料几乎全部死去，后来他们的骑兵也大批死亡，只有七百人左右回到希瓦，样子非常狼狈。

150 希瓦人袭击阿克布拉克时，工事内没有死伤一个人，可是希瓦人却在工事附近丢下了十多具尸首，这些尸首就这样整整摆了一个冬天；在叶罗费耶夫上尉的队伍中，阵亡五人，负伤十三人，被敌人赶走了三十一匹马，四十一头骆驼；打死四匹马和十七头骆驼。阵亡的人中包括被抓去当俘虏的一名士兵，他被希瓦人残酷地折磨死了。找到的尸体已被烧焦，双膝都被刺穿，并穿进了绳索。这个不幸的士兵是被捆起了双脚和双手，吊在篝火上活活地烧死了的。

希瓦人丢下了大约三十六具尸首。库什别基为了恐吓为我们牵骆驼和送信的吉尔吉斯人，下令处决我方从恩巴河送信到丘什

卡库里而在途中被俘的一名吉尔吉斯人。经过长时间的折磨，这个不幸的人被齐腰剁为两段，尸首分放在大路两边，嘴巴里还塞满了从文件包里扯下来的、撕烂了的信件和公文的小纸片……当叶罗费耶夫的队伍从血染的宿营地转移到丘什卡库里的时候，才发现了他的尸首。

希瓦人在草原上的吉尔吉斯人中间散布了一些谣言：说什么他们的力量很强大，还说什么似乎浩罕的军队要与他们联合；希瓦汗王进行各种威胁，间谍又煽起宗教狂热，他们还把希瓦人在阿克布拉克的失败说成是战胜了俄国人。所有这些都对驼夫发生很大影响，以致于 12 月 31 日，当第一纵队集合起来，准备从恩巴河出发向丘什卡库里进军时，他们聚集了两百来人，正式宣布再不往前走了，早在前一天夜里，就有几十名驼夫带着自己的骆驼偷偷地跑回自己的阿乌尔去了。然而达利却说，只跑掉了六名驼夫，但他们牵走了十八头好骆驼，当然还带走了储备物资，否则他们是到不了家的。

尽管对骚动分子进行了多次规劝，可是人群不仅没散开，反而愈聚愈多，他们叫喊着，威胁着。彼罗夫斯基亲自出面向他们解释说：他们被雇用于整个远征期间，直到远征结束，因此他们无权擅自中途离队，特别是在这困难的时刻。吉尔吉斯人反驳道：他们已经有一半骆驼倒下去了，再往前走，其余的也会死光，尽管答应过死了骆驼要赔钱，但钱一直没付。彼罗夫斯基向他们解释说：对死掉的骆驼议定要赔钱，但要等到远征后返回奥伦堡时，而不是在这儿的草原上。

然而，吉尔吉斯人什么道理都不听，只是大叫："巴尔马斯！巴尔马斯！"——我们不往前走了。彼罗夫斯基命令军队立刻包围狂 151
暴的人群，并向他们申明，他是遵奉皇帝陛下的旨意进行远征的，因此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绝对服从命令，谁胆敢违抗沙皇旨

意，就将严惩示众。他还说：吉尔吉斯人在部队里吃得不错，领得的粮食和肉类都比士兵多，也不必害怕敌人，以叶罗费耶夫打的那一仗为例，那一次吉尔吉斯人都躲在大草席袋子后面，去厮杀的只有俄国人，因而吉尔吉斯人一个也没有死伤；接着，彼罗夫斯基就命令所有思想端正的人脱离那些狂妄分子，并站到指定的地方去。有些人看到一些工兵带着铁锹和丁字镐从他们旁边走过去挖坟坑，还有一部分兵士持着枪；他们揣度出，这可不是好兆头，于是就跑向右边。原先那一群人就渐渐少了，吉尔吉斯人一个接一个地转向指定的地点；可是还有七个人顽固地站在原地不动，并且坚决地宣布：不怕枪毙的威胁，他们不上那边去。哥萨克立即将他们包围住。彼罗夫斯基为了杀一儆百，下令立即就地枪决其中一个主谋者；这个吉尔吉斯人毫不反抗，走向坟坑，只和同伴们告了个别。响了十二下枪声，这个顽固分子倒向坑里去了……

——下一个！——彼罗夫斯基喊道。第二个人又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下一个！①

这时，其余的顽固分子和上千个驼夫都确信，彼罗夫斯基真的有权不经法庭审讯而处死他们（他们曾经不相信这一点），于是全都跪下求饶，把罪责推到被处死者的身上，并答应今后绝对服从一切命令。

彼罗夫斯基对他们说，宽恕他们是对封爵苏丹巴伊·穆罕默德的请求表示尊重。于是剩下的那几个人，就跌跌撞撞地从马群和哥萨克的长矛之间钻到右边去，站在那些老实人身边。

这一事件发生后，齐奥尔科夫斯基即被撤职：因为发现他残酷地对待不幸的驼夫，大概这正是暴动的主要原因……只是在官方

① 扎哈林（第557页）写的是一共枪毙了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只在第三个人被打死之后，驼夫才就范了。达利记载的是两个人。

的情报中，闭口不谈这个问题，而将一切灾祸都转嫁到某些间谍身上……同时，还发现齐奥尔科夫斯基曾用马鞭抽打过一名哨兵，而在战时，据彼得一世的军事法典，是绝不能姑息他的这种劣行的。

这一纵队交给了格克上校。过去，齐奥尔科夫斯基经常命令 152
骆驼队清早两点钟就要装载好，但要到六点或七点钟才出发。就是说，人们只能休息三个半小时。因而他这个纵队的死亡率等于其他三个纵队死亡率的总和。骆驼倒毙也大部分出在他那个纵队。

齐奥尔科夫斯基确实是故意地、经常地把人和骆驼都折磨得疲惫不堪，为的是迫使彼罗夫斯基赶快后撤。此人一贯凶狠而残暴，“他特意折磨和虐待有功勋的士兵和军士们，这些人都是攻占华沙时著名的银十字章的荣获者”。（扎哈林，第 542 页）例如，他在零下 35° 严寒下把司务长叶瑟寥夫的衣服剥得只剩下一件衬衫，用马鞭抽了二百五十下，只因为他的堪察加人（传令兵）没有按时打扫帐篷，而当时，司务长正在拆开从死骆驼身上卸下来的货包……

主力部队驻扎在恩巴河岸时，曾收到一份情报：十月间用十艘船运往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去的粮食，一直到深秋都被逆风阻留在海上，并被冰块堵住了；一部分停在工事望得见的地方，一部分在离古里耶夫一百俄里左右的普罗尔文斯克群岛附近；其中两艘船遭到严重损坏，不得不把部分货物丢到海里，然后返回阿斯特拉罕。

停在离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附近的一批船只得救了，粮食全卸了下来；而被冰块堵在靠近普罗尔文斯克哨所的几艘船，后来被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烧毁了。过后，这些人又冲击已归顺我们的、在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附近过着和平游牧生活的吉尔吉斯人，抢劫了他们的财产，赶走了他们的牲畜。有关当局立刻

命令阿斯特拉罕省长，要他准备一千五百俄石面包干和等量的糁米，从陆路运往古里耶夫，部分可等开航期后从海上运往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从这时起，彼罗夫斯基开始怀疑到达希瓦的可能性。

人们指责齐奥尔科夫斯基在率领大家知道的商队遭到袭击时，胆小怕死。他自己辩护说，一切全靠运气，但对彼罗夫斯基朝气蓬勃，寄希望于成功，他始终是赞赏的。队伍愈向前进，就愈可以明显地看出：英明的计谋，司令部的高瞻远瞩和巨额资金，一切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如果不走运的话……齐奥尔科夫斯基为失败所作的辩解，倒成了彼罗夫斯基失败的预兆。现在他已感到，他们陷得够深了。希瓦人野蛮地迫害被俘士兵，不仅使他一个人烦恼。伊凡宁将军在第 125 页上提及这一点时是这样说的：

153 “12 月 22 日，当部队刚刚得到这一消息时，司令部某些人的脸都沉下来了：他们满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根本没有想到会在中途遇到敌人；现在，我们的被折磨死的士兵和在希瓦受尽折磨的别科维奇的幽灵，开始闪现在他们面前。毫无疑问，在得到希瓦人袭击我们并残酷地对待我方俘虏的消息后，这些胆小鬼就开始暗中破坏部队的一切部署，为的是使部队不得不在中途返回奥伦堡。彼罗夫斯基将军错误地挑选了一些亲信，这是他的不幸，也是对他的惩罚”。

这一责难是严厉的，它用了“毫无疑问”这一成语并以间接罪证为依据。伊凡宁提出的第一条罪证是：部队滞留在恩巴，找的借口是为病人制作病床和为衰弱无力的骆驼减少载重量而重新装载。这就白白地耽误了约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雪可增加了不少，骆驼的负担却没有减轻。第二条罪证：一些人为的措施使骆驼衰弱无力（第 191 页），什么样的措施却没有讲。应该理解，指的是让骆驼排成莫明其妙的队形、白白地延长驮载的时间和缺

乏饲料。第三条罪证:齐奥尔科夫斯基奉命验收骆驼,他却将好骆驼和驼夫都打发走了,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羸弱的骆驼(第195—199页)。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扎哈林报道了一个传说(第542页),似乎齐奥尔科夫斯基还让自己的勤务兵毒死了一批骆驼。

在远征到恩巴河这段时间内,只有三天不到零下10°(中午),但有十一天是零下14°—20°,有十二天是零下20°—26°,还有六天是零下26°—32°。部队里数量不多的柴火只是偶尔用于煮饭,司令部的帐幕里却经常不断地用柴火取暖……有时,人们可以领到一些海上用的大绳索当作柴火来煮饭,天寒地冻,一连数日吃不上热饭,这种日子是难过的。酒精发得可不少,但作用不大,士兵们称它为"零下100°"。

在恩巴,纳扎罗夫部族首领——艾丘瓦科夫苏丹与部队会合了,他送来了几百头骆驼,这批骆驼都被我们租下来了。他说,往前到丘什卡库里,再往前到乌斯提尤尔特,路上雪深,实在是走不过去的。大家不相信他的话,并禁止在部队中传开来。

彼罗夫斯基来到恩巴河后,碰上了天花和坏血病蔓延,而且,在主力部队中病号都处于束手待毙的状态;在严寒中无法调剂配药,因为水都结成了冰,露天宿营,药物也不起作用,但把病号搬到 154
地窝子里去,那就更糟。

彼罗夫斯基断绝了部队与恩巴河驻防军的一切往来,为此,队伍在离工事一个射程的野地里露营。

彼罗夫斯基感到很苦恼,他责备自己,不该把冬季远征看得很美妙,醉心于它的诗意。他陷入忧郁,不思饮食……他觉得军官和士兵全都灰心丧气,人们一定在斥责他、咒骂他,不该把他们带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大沙漠里来,没有名,没有利,把他们葬送在这里……

但是,在一次夜间散步时,他听到士兵们在帐幕里聊天,他们

说:“瞧，我们的黑眼鹰憔悴了……连饮食都不进了……任何人都不想见了……”还说:“这真是不幸！如果他死掉的话，那末，我们都要完蛋了”。这可使他复活了。他了解到，人们并没有咒骂他，而是在怜悯他。他便把尼基福罗夫找来，向他询问军官们的精神状态。尼基福罗夫报告说:实际上形成了两派:齐奥尔科夫斯基及其一伙主张必须立即铲平工事，并迅速撤回。相反，莫洛斯特沃夫认为，现在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还没有侦察乌斯提尤尔特，空手返回奥伦堡，那对俄国人来讲，简直是可耻的行为。只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刻，只有到经验证明不可能继续前进的时刻，才有理由撤退，才不致玷污部队的名声……而现在，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刻。

彼罗夫斯基对此非常高兴，他热情地吻了尼基福罗夫，并决定，由莫洛斯特沃夫率领第一纵队继续向阿克布拉克和丘什卡库里进发。但是，就在出发前夕，莫洛斯特沃夫在齐奥尔科夫斯基那里喝过咖啡以后，突然病倒了……这一纵队只好交给齐奥尔科夫斯基。撇开他是不可能的，因为托尔马乔夫从比什塔马克出发时也病倒了，他双腿着了凉，行动不便。

感冒成了这次远征中一种主要的、几乎是不可摆脱的疾病，因为士兵们在深雪中艰难跋涉，又要装卸骆驼的驮载物，还要在雪地里挖草根当燃料，干完这些工作，已经汗流夹背，却又骑上骆驼①，或者一来到宿营地，就急急忙忙躺下睡觉(凌晨两点吹行军号)，另一部分人还要站岗，在那里挨冻、受寒，有时就冻坏了四肢或是感冒了。治疗这类病症最好是用发汗剂和其它类似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在严寒之中完全用不上，加之，大部分患者都突然死去。

① 驼夫都因爱惜骆驼宁可自己步行，但是当他们看到步兵们走得很劳累时，就主动地帮助士兵们爬上骆驼。并且说：饶恕这些步兵吧，发给他们马匹吧！他们以为步兵犯了什么罪，因而受到处分，必须徒步走到希瓦。

彼罗夫斯基既然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前进，便下令让所有的军官将一切可以丢下的东西都留在工事里，免得由于骆驼不足，而在路上丢掉自己的东西。彼罗夫斯基本人想给别人作个榜样，就将自己的行李全部丢下，并加入士兵的行列，但后来却出现了大批多余的骆驼，只驮着一些帐幕和驼夫的家具什物。总之，在用骆驼方面，麻烦事是相当多的：租了骆驼之后，驼夫就暗中把它们掉换了，牵出来看的是一种样子，而当要用的时候，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或羸弱不堪，或是母骆驼（在征途中它们要生崽），不能驮载物品。为防诈骗而挂在骆驼颈子上的牌子和标记，都被吉尔吉斯人扯下来当燃料烧了。最后，只得将骆驼都打上烙印，但是，驼夫在夜里还是骑着打了烙印的骆驼离开部队逃跑了……

定于1月初出发。出发前不久进行了一次用海上夜间信号传达命令的演习。草原上和海上不完全一样，被指定观察信号的人们要长时间寻找能看见信号的地点。守候信号就成了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以致某个长官甚至请求再打一个表明"今晚不再发信号了"的信号。

自12月31日起，部队开始出发。1月16日，第四纵队最后出发。从恩巴河工事到阿克布拉克距离为一百六十俄里，尽管骆驼损失极大，并且与日俱增，可是四个纵队只走了十五天多就到达了。

越过防线后，部队还有骆驼一万零四百头左右。从恩巴河工事出发时，部队带了两个月的口粮，马匹也有两个月的饲料，每日为一加尔涅茨的燕麦，由8,900头骆驼吃力地驮载着，到阿克布拉克（也就是离希瓦还有一半以上的路程），能胜任重负的骆驼只剩下了5,188头，其余的在从恩巴河到阿克布拉克的行军途中，就倒毙了一千二百头，还要去掉约一千头生崽的母骆驼，剩下来的都衰弱得不顶用了，只好把它们丢在路上。达利在描述骆驼时说了这样 156

一些话:“骆驼像雌火鸡,是一种娇弱多病的动物,喜欢温暖,死于严寒”。(第 631 页)

为了减轻骆驼在路上的负担,人们尽量为它们把小路踩结实,为此,部队只能成四路纵队,很少成八路纵队行进。此外,骑兵走在驮载物品的骆驼之前,踩出小路,而在深雪地带,骑兵必须在同一条小路上往返多次;有些地方甚至要用铲子来铲平道路,但尽管如此,骆驼还是不断地倒下去,阻碍着队伍前进。于是只得改装驮载,并踩平齐膝深的、有些地方是齐腰深的大雪,这使人们疲惫不堪;可是倒下去的骆驼,很少有再爬起来的。为了绕开这些倒下去的骆驼,只得踩出并清扫出一些新路。大炮只好由马匹来驮运,有时还不得不靠人把它从雪中拖出来;而且还不得不将滑板丢掉,因为雪又深又松,还是用轮子更方便。

不知是由于这一地带的盐碱性,还是由于刚刚过去的解冻天气,这里雪的特性是不寻常的:在一些地方,雪的表层就像我们家乡的雪一样,是柔软的,在马蹄和车轮的压力下,很易压实;而在另一些地方却相反,它简直硬得像冰块一样,马匹、骆驼、甚至发射十二俄磅重的炮弹的大炮,都可以在雪的表层上通过,随后又常常突然陷下去,因此在这一带,从雪中拖出这些骆驼、雪橇、大车和大炮是极端困难的事。所有的凹地,甚至是最深的凹地,都盖满了雪,因此当骆驼或大车没有陷入凹地时,是无法分清凹地和草原的。为了不使大炮陷下去,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雪的表层铺上浮桥板来运大炮。骆驼和马匹的蹄子都被割破了。由于这个原因,队伍后来每日还走不到四俄里,倒下去的骆驼和掉下去的货包都丢在原地。这时再刮起暴风雪的话,那是毫无办法前进的。就在前四天里,先出发的一个纵队,在暴风雪中一共只行进了二十俄里,由于无法运载,他们把大批雪橇和大车都丢在路上,后来的三个纵队,就把这些东西当燃料烧了。

最后一个纵队出发后的第二天，也就是 1840 年 1 月 17 日，彼罗夫斯基不是乘马，而是坐在暖和的车子里离开了恩巴河工事。他视察并越过所有的纵队之后，确认（各纵队司令官也使他确信）部队是无法到达目的地的。他在离开恩巴河前，就写信给外交大臣说道："我担心将被迫丢掉一些浮桥船、小船和所有大车……"（1840 年 1 月 5 日发的密码急件）。现在，他看到就连储备物资也 157
不得不丢掉。总指挥官赶上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先锋纵队后了解到：军官中没有一个人能在司令部的食堂里吃饭的，因为食堂里总是坐满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客人——被流放的波兰军士们。而且，齐奥尔科夫斯基那种为了一点小事就往往用鞭子抽人的恶劣作风，一直没有改变过来。

在宿营地，彼罗夫斯基邀请齐奥尔科夫斯基到自己的帐幕里去，但谈话内容是保密的。只在谈话结束后，当齐奥尔科夫斯基走出帐幕时，哨兵们听到齐奥尔科夫斯基带着威胁的口吻说了几句外国话。彼罗夫斯基却用俄语回答道："我不怕您，将军：我可是不喝咖啡的"……（扎哈林，第 569 页）。

第二天，下达了一道命令：该纵队由总指挥官亲自指挥。从这时起，一直到返回奥伦堡为止，齐奥尔科夫斯基都未管事。

步兵还像从前一样，什么事情也不会做：要教他们怎样把锅成排地放到铁支架上，怎样扒开灰烬，怎样用干粪块和芦苇生火，怎样杀牛宰羊，怎样穿衣、扣钮扣等等。由于没有足够的人给这些像贵族女生一样的人当褓姆，这批可怜虫就觉得这里比其他军队要多吃一倍的苦，多受一倍的罪。由于病人增多而大批减员。出现了一些莫明其妙的病症：有一种病，患者一开始就失去知觉，疯疯癫癫，有时就这样死去。另一种病更为可怕，发病快，结局总是很悲惨，患这种病的人突然害起心口痛，呼吸一分钟比一分钟困难，过后，往往痉挛而死。

彼罗夫斯基本人来到阿克布拉克时，由于肺部的老病复发，加上绝望的苦闷像肉体的创伤一样痛苦，他病倒了。彼罗夫斯基回到奥伦堡时，已是白发苍苍了。

他来到阿克布拉克之后，立即派遣乌拉尔军队的比齐亚诺夫上校[1]和参谋总部列亨贝格上尉[2]，率领一百五十名乌拉尔哥萨克，携带一门炮弹重三俄磅的大炮，去侦察前面的路途和寻找便于登上乌斯提尤尔特的小路。这支部队在通向希瓦的道路上走了约一百二十俄里，在第八天归来时带来消息说：前面大约还有一百俄
158 里的大雪地，到乌斯提尤尔特附近，雪还要深些，饲料和燃料都被大雪盖住，有些地方就是骑马也很难通过。比齐亚诺夫上校的队伍登上乌斯提尤尔特行进了二十俄里左右，这里的雪比下面少些，但还是够多的，比较松软；任何地方都未发现敌人的踪迹。

这时，发生了一桩对部队不利的事件：曾在奥伦堡边防委员会服务的骑兵少尉阿伊托夫，早在11月份，就被派向吉尔吉斯人征集骆驼。他们在乌拉尔河下游地带及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之间游牧。原打算用这些骆驼驮载粮食（本来这些粮食应该从水路运往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并把它们立即送到主力部队去替换倒毙的和已很衰弱的骆驼。阿伊托夫征集了五百三十八头骆驼，走到恩巴河工事附近；但是赶骆驼的阿达耶夫族人、伊塞克族人和别尔舍夫族人，在希瓦人唆使下，于1月8日，将阿伊托夫捆绑起来送往希瓦，并将骆驼全都送回各个阿乌尔。两百多阿达耶夫族的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烧毁了被冰块堵在普罗尔文斯克哨所附近的十二只载有粮食的渔船，关于这点上面已谈过了。他们袭击了这个哨所，但被击退后又分散到芦苇丛中，把在那里牧放的、属于我们商人的一千三百头羊赶走了。

---

① 苏沃罗夫时期的老军人。

② 部队的地形测绘员的主管人。

纵队是一个接一个出发的，人们以为后面赶路的自然要比前面的轻松些，因为前面的队伍会把道路踩得结结实实，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大雪很快就把足迹盖住了，只是根据乌拉尔人堆起来的雪柱或那些由于无用而被丢掉的骆驼及其尸体，才能勉强认出道路。

这次远征所遇到的困难和所遭受的痛苦，都是空前未有的，而人们却熬过了这一切。这并不只是纪律性在起作用，起作用的主要还是自觉性，因为长官们为了保证成功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他们关心士兵的每件生活小事，在士兵的穿着上想尽了办法，随着气候变化尽量搞得好一些，物资储备等等都很充足。

所有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梗阻在征途上的大量障碍，都是长官的权力所无法解决的。部队的任务只有一个：征服大自然。

如果说，从司令部帐幕里冒出来的烟，会激起那些在大雪中还睡在露天的人们的嫉妒心，那末，第一，士兵们看到，在他们左右的一些军官们所遭受的痛苦并不比他们少；第二，如果上司病倒了，谁能将他们从这大荒漠中带出去？于是人们就作了某些“努力”，也就是偷柴火和木炭，甚至还偷骆驼身底下垫的蒲席；再挖一些植物根子，那怕能用它们来融化一下雪地，或是烧开几壶茶也好。

159

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几个出力偷柴火的人发现军长帐篷前，有个勤务兵在劈一根大圆木，他们就请这位勤务兵指给他们看，哪个是司令部的帐篷。当勤务兵放下斧头，走去指给他们看时，有两个人就用带来的军大衣将圆木头一盖，放到肩上抬走了。他们回答哨兵的口令说：“我们抬的是尸体”，因有命令要在夜间埋葬尸体，所以可以自由通行。原来这不是一根圆木，而是一条大鲟鱼。不由分说，于是劈的劈，分的分，煮的煮，煮成鱼汤，全吃光了。伊凡诺夫在第 174 页上谈到了这件事。

队伍中的偷盗行为已发展到了可怕的程度。乌拉尔的哥萨克

在这方面作得尤为突出。他们从步兵军官那里把装罐头、茶叶和白糖的货包全偷了去，甚至把装内衣和制服的皮箱都给盗走了……

在后卫部队中的哥萨克，不满足于只得到前面丢掉的那些货包，他们在宿营地还想方设法在哨兵眼皮底下偷走装燕麦或面包干的大草席袋子。哨兵往往怕冷而躲到货堆后面，这时，哥萨克就爬到观察好了的大草席袋子前面，把一个带有细绳索的结实的钩子穿进货包，往自己的帐篷里拖。这个货包就慢慢地沿着雪地拖进了帐篷，在这里就把它给消灭了。如果哨兵发现了这种明显的鬼勾当，自然是画十字，放过了。

部队在严寒中行走了约五百俄里，越过渺无人烟、深雪覆盖的大荒原，在恩巴河工事作了短暂的停留，又从事繁重的劳动（把驮载物改为轻装），人们完全没有得到休息。之后，部队又要向更贫瘠和更荒凉的大草原进军。而这时，又出现了新的使人忧虑的问题：消瘦的骆驼咬破了树皮做的筐、大席包和大口袋，想吃到里面的面包干、面粉、糁米和燕麦，它们还揪散了压紧的干草。此后，这些干草撒掉的比吃掉的还要多。

人们试着给骆驼戴上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绳制笼口，但它们把笼口也都咬穿了。除了在骆驼身上时常发生的一些麻烦事外，宿营时还要装卸一万个驮载包，然后为了烧热或者煮熟稀饭，就要挖开成堆的雪。雪又深又硬，有些地方甚至结成了冰块，很坚
160 固。还要从冻硬的地里挖出当地的细小草根。总之，宿营对步兵来说根本不是休息。哥萨克也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安歇下来，到了二、三点钟又要起来从事新的，同样繁重的劳动。

在丘什卡库里，彼罗夫斯基不仅走访了几乎整个驻防军，而且还走访了来到这里接病号的叶罗费耶夫的队伍。病号几乎人人都是患的痢疾和坏血症。储备的干草已用完，地窝子里很拥挤、闷

气、潮湿，水中含有泻盐，工事里的死亡率很高……

在1828年土耳其战争中，彼罗夫斯基胸部曾负过伤，这一老伤口又复发了…… 1825年12月14日参政院广场暴动时，他背上给一根大劈柴狠狠地打了一下，这个内伤也发作了……这位铁打的刚强汉开始衰弱了。早在比齐亚诺夫执行侦察任务带着令人不安的消息归来之前，彼罗夫斯基已亲眼看到人员和骆驼都极端疲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能走到希瓦，那也只会是半死不活地落到敌人手里。于是彼罗夫斯基决定不继续远征了，这是并不奇怪的。

如果彼罗夫斯基在恩巴河时就打定了这个主意，那当然最好不过，至少部队不至于损失那么多骆驼。但现在这样做也很好，他没有继续固执地"逆自然力而进"。因为从丘什卡库里返回，他总还有粮食，如果还要走到乌斯提尤尔特，他在那里大概不得不丢掉绝大部分骆驼和所有的储备物资。那队伍就只好挨饿了。

最后，如果在我们准备撤退时突然出现希瓦人，那就更倒霉，他们自然会把我们的退却说成是他们自己的胜利。为了捍卫我们武装力量的荣誉，我们最好是在大自然的不可克服的障碍面前退却，而不在希瓦人这样的敌人面前退却，宁可输给自然力，也不输给可鄙的敌人。

1840年2月1日，最后一个纵队从恩巴河到达的前一天，彼罗夫斯基给远征希瓦的部队下了回师的命令。

"弟兄们！我们怀着对上帝的信赖和执行沙皇旨意的坚强决心，奉旨出征将近三个月了。三个月来，我们同不可想象的困难作了斗争，克服着严冬的暴风雪和此地也罕见的、遮没了道路和全部饲料的积雪所造成的障碍。

"我们甚至还没有体验过与敌人遭遇的愉快，如果不算那次充 161
分暴露敌人虚弱的小冲突的话。

"不管经受了多少困难，我们总是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唯一

不称心的是，绝大部分骆驼都死掉了，剩下来的也很衰弱。我们已完全无法为下一段征途运送必需的粮食。

“尽管放弃胜利十分痛苦，但这次我们必须返回国境线。

“我们将在那里等候新的圣旨，下次远征我们将会走运些”。

“我无限欣慰地感谢你们大家在经受过的一切困难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倦的努力、决心和善意。最仁慈的皇帝陛下，我们的父亲，会了解这一切的”。

侍从将军彼罗夫斯基签字

彼罗夫斯基在发出命令的前夕，在向陆军大臣呈报撤退一事时顺便谈到：

“不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考虑，当自然力的败将，总比未能给敌人任何打击就使全军覆没要好得多，以及考虑到牺牲了部队，而得不到任何利益，我怀着悲痛的心情不得不决定撤退。

“伯爵大人，我大胆地请求您设身处地想一想我现在的绝境；我清楚地看到这次出征失败后摆在我面前的一切后果。如果皇帝陛下感到不悦而对我有所斥责，我将毫无怨尤地接受，但是，我的确无法征服与我们“作对的自然力”……

尼古拉皇帝在呈文上亲笔批示：“遗憾……非常遗憾，但是应该顺从上帝的意志，毫无怨尤”。

彼罗夫斯基接着谈到自己的想法：一有可能，就将再次远征，但他认为只是不能在冬季进行。

“看来，经验已经证明，冬季远征是不可能的，是值得怀疑的；第一次失败是不愉快的事，但由于不了解情况，情有可原；重蹈覆辙，那就不可饶恕了。可以在夏季或秋季出发，还有，或者是走海路”。

1840 年 7 月 27 日，在克拉斯诺耶村附近的兵营中，皇帝陛下签署了给彼罗夫斯基的圣旨，对他保存了军队表示感激，对参加远

征的全体人员传令嘉奖。

尼基福罗夫晋升为大尉，并荣获四级弗拉基米尔勋章。 162

现在，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部队问题。2月1日宣读命令以后，人们对兵强马壮的情况都有所了解，于是立即开始按纵队清理物资。原先储存在阿克布拉克的粮食，后来改装为更轻便的驮载包，现在再一次改装成小包。凡是回师途中必需的物资，即一切可以吃、可以烧的东西，全部带走。还有一部分储藏物，具体说，就是一千五百俄石面粉和面包干，因为不能带走，就留在原地或者毁掉。某些重物如铁锚就埋在地下，以便在第二次远征希瓦时使用；面粉随风簸扬；面包干和炮弹丢进了冰窟窿。

地窝子里的所有木材，如窗框、门框、屋梁等等都拆下来了。二百五十普特肉冻，虽然决定带走，但被吉尔吉斯人暗地里扔掉了。2月3日，在出发的前夕，下令销毁所有信号弹和照明弹，火药桶放在地窝子里，2月4日早晨出发前，点燃了引信。耀眼的火景和爆炸的巨响给吉尔吉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月4日，第一纵队出发了。

虽然士兵们都乐于离开疫病蔓延的工事，虽然远征艰苦，但回师的命令一宣布，就连受苦最多的步兵也感到沮丧……哥萨克们坚决要求让他们单独继续进军。老头子比齐亚诺夫保证，只要给他两团乌拉尔哥萨克，他就可以完成这次远征。但当时已很明显，我们的骆驼连两团人的粮食也运不到希瓦，而且如果拨出这些骆驼，其余的骆驼就不能把留在阿克布拉克的部队的重物运走，那末这个部队就连恩巴河也走不到了……

各纵队走回头路都比较顺利，因为在向阿克布拉克进军时踩平的小路还没有完全被雪埋没，骆驼走起来就比较轻松，所以十天就走完了这段路程。而且在路上还用面粉、面包干和燕麦喂骆驼，这些东西在路上反正是要丢掉的。同时，还不得不把最后一批可

以拆卸的船只、浮桥板、绳子和索缆等等都当作燃料烧了。

2月9日，部队在途中遇到异常猛烈的暴风雪。10日，彼罗夫斯基出发，他比部队提前几天到达恩巴河，这时他已完全病倒了。

163 这次倒毙和丢掉的骆驼有1,780头，其中一些极为衰弱，另一些冻坏了蹄子，还有一些被尖冰刺破了蹄掌……关于这点，达利在第639页写道："不少骆驼冻坏了脚掌，许多骆驼都穿上了高统鹿皮暖靴和短靴，但是这未必有什么用处，因为已经晚了"。

不管怎样，由于不能使用的骆驼过多，所以不得不把一部分重物丢掉，另一部分由哥萨克的马匹驮运。这样，在阿克布拉克和在回师途中丢掉的或者当作饲料用掉的储备物资计有：够吃五十天的面包干和面粉，够吃二十三天的糁米，够吃两个星期的燕麦和供全部队一百零五天食用的盐。伊凡宁说得很对，与其把面包干、面粉、燕麦等白白地丢掉，还不如拿这些去喂骆驼。这样既可以保养骆驼，又不致于丢掉那么多的储备物资。可是那时，为了不让骆驼咬破袋子，吃掉面包干，还给它们套上了笼口。但也要指出，那时骆驼不愿吃燕麦，就连用冷水拌好的面团，因为冻硬了，它们也是不吃的。从以下数字可以看出，骆驼的损失是如何不断地在增加：由奥伦堡出发时，部队有一万零四百头骆驼，由恩巴河出发时，减到八千九百头，由阿克布拉克返回时，还有5,188头，而在5月1日前回到恩巴河时，只剩下一千三百头了。

在2月13日到17日这几天内，全部四个纵队都经恩巴河工事旁侧开到为他们选好的、位于萨加捷米尔河和捷格尔小河岸边的新宿营地。这里离流行天花和败血症的恩巴河工事有三十俄里。

这样，这支不走运的部队就不在进军途中过送冬节。大家对往回走的思想已经顺从了。哥萨克们搞了各种有趣的玩艺：坐在小雪橇上面相互推着跑；在严寒中脱得只剩一件衬衣摔跤；还有熊

舞，牵熊的人一边说，一边用一根长棍子痛打熊的背部，以至扮熊的人最后用俄语大骂起来，如此等等。星期日度过了送冬节，这天，三个人骑一匹马(一个人坐前面，一个人坐后面，一个人侧身坐)绕营地一周，向各个方向躬身致敬，同送冬节告别。按他们的规矩，在这一天，清醒的人遇到醉汉要摘帽，还要恭维他，称他为大人……(达利，第634页)

从达利的话看来，司令部人员的储备物资还相当丰富。2月21日他写道："我们用小烤饼来庆祝送冬节，而且这些小烤饼，我们是和鸡蛋、葱、黄油、新鲜鱼子酱一起吃的"。——这简直不像在大雪覆盖的草原上！

还在2月4日，即部队从阿克布拉克向恩巴河回师的那一天，彼罗夫斯基在给布尔加科夫的信[①]中写道，他对粮食储备和骆驼 164
的指望全落空了，因为秋天的暴风雨把取海路前往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运粮食的船打得七零八落，骆驼也都死光了。"我已预料到，我必然要遭受斥责。总得要有一个牺牲品，以便取得宽恕，为这次失败辩解，而我就不能不成为这个牺牲品。我将俯首听命，而且，对各种说法都不准备反驳"……

决定先把生病的文武官员送回去，外加少数健康人。2月24日，奥伦堡第一哥萨克团的一个营，奉派带四百二十五头骆驼护送粮草和他们一起向防线出发。3月12日，这个营到达伊利英斯克要塞，在途中遗弃了二百二十六头骆驼。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留在萨加捷米尔河的部队的粮食供应，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虽然困难很多，还是征集了一批牲畜以供应肉食，士兵们每天都可吃到新鲜肉和足够的口粮。但尽管如此，坏血病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这是由于人们的体质差，容易得这种病，因为不可能在冬季远征中保持清洁卫生，要在严寒的日

① 《俄国档案》，1878年，第2卷，第41页。

子里洗澡和常常换内衣当然是很不方便的。人们为了保温，常常把帐篷塞得严严的，里面的空气令人窒息，这也是致病的原因之一。还有，草原上带咸味的河水也是有影响的。据远征后统计，从部队向草原进军之日起，到 2 月 20 日止，在部队和工事里一共病倒了 3,124 人，其中死亡六百零八人，到 2 月 20 日前，还有 565 个病人。实际上，在这三个月内，部队里步兵两个人中就有一人生病，奥伦堡骑兵三个人中有一人生病，乌拉尔骑兵二十七人中有一人生病。死亡率如下：步兵十四人中有一人，奥伦堡骑兵三十人中有一人，而乌拉尔骑兵二百人中只有一人。

在两个工事的驻防军中，九个月内，生病的人数还要多得多，其中死亡率为：步兵二十六人中有一人，奥伦堡哥萨克部队六十八人中有一人。

以上数字都是分单位计算的，这就模糊了或掩盖了总的损失。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乌拉尔哥萨克原有两个团，即十二个连，奥伦堡哥萨克原有五个连；他们共计为 1,721 人（不包括军官），也就是说，每个骑兵连有一百零一人。步兵、炮兵、工兵部队和司令部有 3,451 人。

165 因而：

	病人	死亡
步兵中	1,725	246
奥伦堡哥萨克	170	17
乌拉尔哥萨克	45	6
在各个工事中		239
总计	1,940	498

这个数字，还得加上由部队留在恩巴休养或即将死亡和出征归来后六个月内死去的人数。

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了各个兵种对草原远征所遇到的困难的

不同的适应能力：乌拉尔哥萨克适应能力最强，而步兵最差。

然而，我们也知道乌拉尔人适应能力强的另一个原因，即他们比别的部队较少缺乏燃料和食物，因为他们是自行努力取得的……

在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统治时期，部队指挥官经常隐瞒由于逃跑或死亡而超额减员的数字，因为超额减员是要追究责任的，如果注意到这一点，那末以上所引证的减员数字还应再增加一些才是。那时，经常把这个月的超额死亡数字移到下一个月，这些死人被称为"储备人"，表面上还当作活人……，对这些人还照样发给全部给养薪俸，所有这些都进了指挥官的腰包……

扎哈林也明确指出了隐瞒减员的情况（第 579 页），他这样说明官方的数字："最近三个月来，就是说，从部队由奥伦堡出发时算起，死了三名军官、758 名士兵；而在整个部队返回以后，奥伦堡方面报告说，在进军期间，死了五名军官、1,054 名士兵，加上回到奥伦堡之后，死于坏血病的有 609 个人"。这就是说，总共死了五名军官和 1,663 名士兵；然而实际上，共死了十一名军官和三千多名士兵，因为部队从奥伦堡出发时有五千人，而归来时却不满两千人。

坏血病患者最多。为了治好这种病，病人都发给新鲜肉、热蜜汁、脱水酸白菜、葱、醋和克鲁特（即不太咸的酸羊乳酪）。洋蓟没有发，由于过分干枯，也许是由于严寒，洋蓟全都走了味。从初春起，病人就开始领到野葱和野蒜，因为草原上这种东西很多。 166

还挖好了储存冰雪的冰窖，以便到春天时给病人供应淡水。

骆驼的损失越来越大，按彼罗夫斯基自己的说法，与其把它们分为能用的和不能用的，不如分为闲时自行倒毙的和在为国家服务时倒毙的更为恰当；达利的分法很简单：即死掉了的和正要死的。必须搞到一批精壮的骆驼。驼夫抱怨说：由于母骆驼早就离

开了队列，数量很少，公骆驼简直狂暴难驯，它们扑人、咬人。由于发情，春天是它们最焦燥不安的时期，就连饿得半死的公骆驼也暴跳不已，然后转入疯狂，最后终于死亡。

为了不失时机地从尚未为这次远征希瓦提供骆驼的吉尔吉斯部落中征集骆驼，3月初，汗国西部的封爵苏丹艾丘瓦科夫中校奉命率领两连乌拉尔哥萨克前往。他是以热心公务而闻名的，对草原很熟悉，对吉尔吉斯人也很有影响；列亨贝格上尉被派去协助他。

为了惩罚那些毁坏冻结的船只和抓走阿伊托夫的罪犯，3月底，比齐亚诺夫上校指挥的乌拉尔哥萨克三个连和两门山地独角炮，也拨给苏丹艾丘瓦科夫。比齐亚诺夫和艾丘瓦科夫商讨后决定，应不失时机，不顾一切困难立即追击带着骆驼逃往乌斯提尤尔特的吉尔吉斯人。4月9日，比齐亚诺夫留下了一百五十名哥萨克和一门大炮看守辎重，带着三百五十名哥萨克和一门大炮泅渡了大水泛滥的恩巴河。经过几昼夜急行军之后，他在乌斯提尤尔特附近追上了切列诺夫族人；留了一连哥萨克在这里向他们征集骆驼，然后自己登上乌斯提尤尔特，经过六十俄里的行军后，在萨姆沙漠地带又追上了奥热列伊人和卡拉基西亚人，但这些人丢下了所有的重物和牲畜，趁着夜色深沉和哥萨克马匹劳顿疲惫之际，悄悄地逃走了。比齐亚诺夫认为继续追击毫无益处，就于4月10日返回了。

这次出色的追捕，行程六十到八十俄里，只带了九天的粮食。比齐亚诺夫用留在当地的辎重补充了部队以后，继续沿恩巴河而下，在河口附近追上了阿达耶夫族人(又走了八十俄里行程)，向他们发动了突然袭击，战胜了这伙约四百五十人的匪徒，征集了骆
167 驼，然后由分遣队把它们送往驻扎在捷米尔河边的部队，他自己则带领哥萨克们向乌拉尔河进发，5月12日到达卡尔梅科夫斯克要

塞。随着春天的到来，白雪耀眼，柴烟又熏眼(作烧柴用的小丛树在开春时节都开始返青，涨满了汁液，因而烧起来烟子很浓)，尽管带上了毛制眼罩，还是出现了眼病。坏血病在春天也加剧了，到4月22日，已有937名病人，其中648人是坏血病患者，151人是患热病的。

这时，部队积极准备出发：为病人做了吊床，用的是已撤除的恩巴河工事中的澡堂里和地窝子里的木料；为新赶来的八百五十头骆驼[1]缝制了毡鞍，还配了驮包等等。

4月1日，彼罗夫斯基带着重病号和二十名哥萨克卫兵出发，他把队伍的指挥权交给了第二十二步兵师师长托尔马乔夫中将。

二百头新赶来的骆驼成双地或三头一起套在好容易钉起来的雪橇上，上面坐的是生病的军官、士官生和后补士官生，其余二百头骆驼用于驮运彼罗夫斯基和病人的驮包。这个骆驼队花了十二天才抵达乌拉尔防线，然后就留在伊利英斯克小堡中，而彼罗夫斯基和莫洛斯特沃夫继续上路，于4月14日晚到达奥伦堡。

第二天，他们向陆军大臣和皇帝陛下呈递了一份关于这次出征的新奏折，并请求批准他拟于5月底再次进行的远征。切尔内绍夫回答说，再次远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他的办公厅长官又转达了缅希科夫公爵的意见："对本朝廷来说，这样失败的远征一次已足够了。"

彼罗夫斯基立即命令部队返回奥伦堡，并炸毁工事。

然而，还在4月19日，希瓦汗王派了几个使节带着给皇帝陛下和彼罗夫斯基的信，来到我们的恩巴河兵营。

起初，我们曾把这些使节当成奸细，因为当时谣传在我们已放弃的阿克布拉克地区发现了成群的希瓦人，但后来侦察班带来了令人放心的消息。

① 到4月1日为止，原来的骆驼只剩下一千五百头了。

168 到5月1日，共有病人一千一百三十名；其中患热病的增多了，达237名；患坏血病的病人减少了一些，还剩下613人。

5月1日前后，为了驮运部队的辎重，又征集了2,180头骆驼，加上原有的1,300头，共3,480头。5月18日，部队分两个纵队同时离开兵营取原路向奥伦堡出发，带着所有的重物，还随军运走了十六名生病的军官和1,195名生病的士兵。按照彼罗夫斯基的指令，恩巴河工事及其建筑物全部炸毁。部队出发后，坏血病的发病率下降得更快了，然而热病却加剧了。到5月22日，病人已达1,214名；他们一部分被安置在马车和牛车上，一部分安置在骆驼驮载的吊床上。

在比什塔马克，第四营、第五营和奥伦堡的哥萨克离开了主力部队，经奥尔斯克回到原驻地。剩下的第二营、第一营的两个连和炮兵组成一队，继续向奥伦堡前进，经过八个月的远征之后，于6月8日回到奥伦堡。

驮载物品的马匹倒毙了204匹，骆驼倒毙了近一万头；拨给远征用的170万卢布剩下约36,000卢布的纸币，如果把巴什基尔人为这次远征而负担的实物贡税换算成卢布的话，则他们一共损失了近六百万卢布。倒毙的骆驼值一百五十万卢布。应该补充说明：只靠金钱是不可能使雇用的一万二千辆车和一万一千头骆驼从奥伦堡往前移动的。整个远征就这样花费了九百万！

彼罗夫斯基希望在皇帝面前为自己的失败辩解，便于5月中旬启程前往彼得堡，6月3日到达。然而陆军大臣切尔绍夫很久都不让他谒见皇帝，而且也不把他到达的消息向上禀报，直到一个月以后，他才被邀请参加在米哈伊洛夫教练场举行的换防仪式……他在这里一个人站在一边，虽然陆军大臣一再提醒他要和大家一起站到横队中来。皇帝吻了彼罗夫斯基，并立即带他回宫，而让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接见换防的人员。

彼罗夫斯基亲自禀报后，所有的军官都无例外地得到了奖赏；此外还按年薪多得到了额外的薪俸。士官生都晋升为军官，士兵们都得到了金钱奖励。

齐奥尔科夫斯基获得一级安娜勋章，但是过了一周，在他未递辞呈的情况下就被免职，尽管这是出于考虑到他的家庭状况。齐奥尔科夫斯基感到这是莫大的侮辱，于是就在第二天夜里，离开奥 169
伦堡回到距城八十俄里的自己的领地上去了。但是，他在乡里并没有活多久，三个星期之后，一个消息传到奥伦堡说，他被自己的农奴们杀死了……其实，杀死他的只是一个厨子，是用枪从敞开的窗户打进去的。那时，齐奥尔科夫斯基正坐在书房里看书，子弹打中他的太阳穴，当即死去。当县警察所所长赶到时，凶手就投案自首了。

远征期间，齐奥尔科夫斯基每天都用皮鞭抽打这个厨子。他退伍以后，就把满腔的怨恨都倾泄到自己的农奴身上……直至受到这个应得的恶报为止。

威灵敦极为赞扬俄国军队的坚韧性和驯服性，他也很赞赏彼罗夫斯基的英勇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这还用说吗，我们正是按照他的英明主意才在冬季里疲于奔命的！

这次试验没有成功，当然威灵敦就在其备忘录中写上：冬季里是不应该进行草原远征的……

这次著名的、史无前例的、独具一格的远征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彼罗夫斯基还打算再次远征，还要在冬季，要一万九千人的队伍，一万五千匹马，一万七千头骆驼，九千头牛等等。为此，大约要花费一千六百万。可是，据说皇帝陛下曾对他说，在他经受了草原的严寒和暴风雪之后，不妨到意大利去晒晒太阳，于是就准他到那里去休假，给了他两万卢布的津贴，并指派侍从将军奥勃鲁乔夫到奥伦堡去接替他的职务。

毫无疑问，皇帝不可能喜欢他这种偏爱冬季的怪癖，因为皇帝本人曾主张在夏季或秋季进行远征。

英国人洋洋得意了：他们在外交上取得了一些胜利，迫使俄国召回了西莫尼奇，搞垮了俄国和波斯的联盟，把俄国的新朋友、阿富汗的埃米尔多斯特·穆罕默德从王位上拉了下来。但是他们最大的胜利是：当俄国军队在吉尔吉斯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屈辱地遭到牺牲、从半路上撤回来时，英国军队却胜利地占领了阿富汗，并在所占领国家的冬季住宅中尽情享乐！

按他们的看法，俄国是威信扫地了，而英国的威望却盛极一时了。

过去被赶出喀布尔的伯恩斯，现在又回来当上了驻札官，并从
170 街上和民房里把阿富汗妇女抢去当小老婆。其他文武官员也跟着他干尽了坏事……

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了。1840 年秋天，英国人的狂妄行径激起了阿富汗的暴动。阿富汗人到处暗杀英国人。送货的人给英国军队送去掺了毒药的面粉；英国的粮秣员每天都有被杀害的。11 月 2 日，民众袭击了伯恩斯的住宅，把使馆人员统统打死。英国人不得不在冬季撤出阿富汗，并在开伯尔山口被阿富汗人复仇的铁拳一个不剩地全部消灭了！英国人花费了近三亿卢布的这次远征落得了这样可耻的下场！

我们是向大自然的力量让步，而英国人却屈服于他们所鄙视的敌人。

这时，对分布在中亚各汗国的英国外交官的镇压也开始了。关于这点，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谈到。

英国的威信扫地了。英国人为了恢复自己的威望，于 1842 年又向阿富汗发动了新的进攻，洗劫了喀布尔，但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很快就滚回老家去了。

仔细分析我们的远征计划，就会明白：(1) 这次远征之所以选在冬季进行，是为了能得到水(化雪)，即使在无水荒原中也不例外。其实，我们在冬天走过的那些有丰富水源的地方，其他任何季节也可以通行，而选在冬天不过是为了通过乌斯提尤尔特而已。(2) 在开始远征之前，没有想到对必经的路线搜集确凿无误的资料，而只是在远征之后才进行勘察(热姆丘日尼科夫)，先后顺序恰恰应颠倒过来。甚至关于别科维奇远征的资料，也只是从 1840 年才开始搜集(大部分是从阿斯特拉罕的档案中搜集来的)。如果彼罗夫斯基早知道乌斯提尤尔特并非缺水之地，而是随处都可挖井，就像别科维奇所作的那样，那末他就会宁愿在初春进军。那样一来，部队就会在恩巴河边过冬，也就不必带上烧柴、饲料、帐幕等重物了。同时还应预先了解降雪量，那就不会用大车，而会用雪橇，也会给人们准备滑雪板了。人们可以回忆一下 1499 年的西伯利亚远征，那次雪上行军达三千俄里。(3) 没有把选择中间站的任务委托给专家，而是交给了一个骑兵军官，他竟选中了只有两万五千普特干草的碱土地带，而当想起改正这个错误、把热姆丘日尼科夫派到草料充足的恩巴河边时，为时已经晚了，在那里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储备三十万普特干草，而结果只来得及割下两万普特，这当 171
然不可能使部队中大批骆驼的饲养情况有所好转。(4) 事先所作的一切指示只有尼基福罗夫上尉一个人参加，而比他有经验的人都被竭力排斥在外，这样当然不能把事情办好。尼基福罗夫在 1833 年还只是近卫工兵营的一个中尉，有一次为了一个女人，他受到一位军官的严重侮辱……但他没有和这个欺负他的人决斗，他以同样军衔被调到奥伦堡的边防营。当时的奥伦堡边区司令官罗卡索夫斯基男爵在彼得堡时曾与尼基福罗夫相识，因而就当了他的靠山。彼罗夫斯基把他提拔到参谋总部，1839 年他便成了参谋总部的上尉，他执行各种委托，并以自己的文笔讨得上司的欢

心！在这方面彼罗夫斯基是相当任性的。虽然尼基福罗夫的文笔很通顺，但他说话太快，不好懂，他讲起话来就像爆芝麻一样，没有听惯的人几乎不可能听清楚。由于彼罗夫斯基对他异常信任，所以远征计划只有尼基福罗夫一人知道。如果这是为了保密，那末这个目的是怎么也达不到的，因为人们都很敏感，他们根据一些准备工作如采购、租骆驼等等初步迹象，就猜出了这些活动的目的，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了四方，结果就只有司令部里尼基福罗夫的同事们才什么官方消息也不知道。当已决定撤退时，彼罗夫斯基就把参谋总部的军官们都召集到一起，承认了这次远征准备工作中的某些措施是错误的。这时，他看了尼基福罗夫一眼说："这简直是做诗！"但很遗憾，承认得太晚了……(5) 为了想给这个下级军官在部队里维持一个地位，彼罗夫斯基就没有正式成立司令部，这当然就引起了混乱，因为部队里都不知道什么事应该找什么人。那时，彼罗夫斯基不但没有参谋长，就连营舍官和粮秣官也没有。(6) 伊凡宁直率地认为拒绝继续远征是齐奥尔科夫斯基搞的勾当，而且毫不留情地谴责他："这个波兰小贵族是生来有福，继承了所有的祖传的遗产，他自己挣得的产业还有：奥伦堡的房子，一万俄亩的土地和一笔非常可观的资本……这样的远征不该要他去"(第 196 页)。那两千名驼夫到那里去了呢？他们都给放走了，
172 但是要知道，他们反正不会在雪原上徒步行走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四五头骆驼，从中挑选，好骆驼有的是。齐奥尔科夫斯基却不加监督地把他们放走了…… 3 月份，饲料很充足；各处的骆驼都开始长膘了，而我们在返回恩巴河后，牧场里的三千八百头和部队里的七百头骆驼却死掉了三千二百头！！(7) 还有，既然我们在恩巴河边几乎白白地过了一个月，又没有在阿克布拉克附近乘胜派出一支哥萨克部队前往希瓦进行侦察，那末，至少在由恩巴河向阿克布拉克进军以前应派出一个侦察队，而不应让整个部队冒险前进，

此外，还有人认为，骆驼一、两昼夜什么不吃也没有关系，这种糊涂的偏见，也给这次远征带来很大损失。骆驼这种牲畜娇弱多病，喜欢温暖，死于严寒。在确实陷入绝境时，它能忍饥挨饿，三四天不吃东西也能活下来，但是那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在这个紧急关头之前，必须精心护理，把它养得肥肥的。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而要有主人公的态度！

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要使冬季远征成功，就必须做到：（1）用最少的人力，因为每一个人要有一头骆驼为他驮运六个星期的口粮；（2）用骆驼力所能及的最快速度行进，不要停顿，因为冬季里一停顿，骆驼就会瘦下去，而不会健壮起来，而且必须废除那种异想天开的行军纵队的队列，因为那种队列极大地妨碍部队行动；（3）要把路程尽可能缩短，因为要驮载各种重物前进，为此，冬季来临之前就不应从奥伦堡和塔什干等这样遥远的地点出发，而应带着队伍游牧到离无水草原边缘较近的地带，落过初雪，就急速地越过无水草原。

今后，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在草原远征中经受艰苦的考验，所以我们尽可能全面地叙述了彼罗夫斯基和别科维奇所进行的很有教益的远征。1839 年，历尽千辛万苦，无可指责的就是俄国人的奋不顾身的精神：不是言词、不是掌声、不是胜利的桂冠、不是“纪念碑上的千秋美名”、不是光辉的史册、不是有所猎取的意图，而是普通的责任心、对上帝的坚强信念、对上帝神圣意志的绝对顺从精神、以及向上帝祈祷、为沙皇祷告决非徒劳的思想，就是这一切鼓舞着这些受尽苦难的无名英雄，他们的白骨铺满了通向希瓦的大路，尽管他们意识到，不但任何一个空闲的弹唱诗人都不会歌颂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而且就连他们最亲的亲人也不会很快地、不费力地就得知他们是在某一次远征中、在某一个非常遥远的异乡死去的……

173

第 六 章

希瓦汗王的使节。艾博特和阿伊托夫的恳求。汗王的敕令。释放俄国俘虏。再论扎伊奇科夫。尼基福罗夫大尉的出使。给他的训令。俄国使者和希瓦使者之间发生龃龉。汗王的近臣们的特点。接见使团。谈判失败。使者的行为。我国使者的强硬口气。最后的谈判。吉尔吉斯人的代表会议。使团归来。达尼列夫斯基中校出使希瓦。汗王之死。1843 年的义务条约。布捷涅夫出使布哈拉。为康诺利和斯托达特斡旋。奥勃鲁乔夫出兵剿伐肯尼萨尔。修筑奥伦堡斯克、乌拉尔斯克、卡拉布塔克、拉伊姆和科斯阿拉尔等工事。锡尔河上的第一批轮船。哥萨克定居于炮台。肯尼萨尔之死。江和卓请求奥勃鲁乔夫占领希瓦和阿克麦切季。希瓦人袭击拉伊姆。迎面而来的野火。1843 年 6 月哥萨克中校伊凡诺夫的功绩。奥勃鲁乔夫关于占领希瓦和阿克麦切季的方案。奥勃鲁乔夫被撤职。彼罗夫斯基不同意前任的观点。他的行动和观点的矛盾。吉尔吉斯人的不满。

尽管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但是得益还是很大的。

阿拉库尔汗开始考虑向俄罗斯求和的途径。希瓦人同俄国的直接贸易联系中断以后，只得通过布哈拉商人和浩罕商人转手，这就严重损害了希瓦贸易的利益。我国的一切货物通过布哈拉到达希瓦人手中，价钱几乎贵一倍，而希瓦的货物则几乎便宜一半。

汗王打算让骑兵少尉阿伊托夫出面调停。阿伊托夫就是前面说过的、被吉尔吉斯人抓走送到希瓦的那个人。阿伊托夫起初的

情况很不妙，是把他当作俘虏关在牢里的，每秒钟都得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但当汗王感到需要和解时，就把阿伊托夫奉为上宾，后来甚至召见他商讨同俄国和解的办法。甚至我们的部队在恩巴河边呆了三个月、先遣送病员、让那些疲惫不堪的人恢复健康、吃掉储备的食品、征集骆驼准备返回等等，都成了对我们有利的事。因为希瓦人认为，我们的部队不是平白无故地停在那里的，说不定今天或明天又要到他们那里去作客的。

希瓦人根据种种迹象清楚地知道，俄国人并不会只试一次就善罢甘休。阿伊托夫又不断说服他们，说俄国皇帝是仁慈的，我国 174
的要求也有限等等。这样，汗王就开始倾向于谈判。

早在 4 月间，阿拉库尔汗的使者在萨加捷米尔碰上了我们的部队（部队在那里曾引起一片惊慌），汗王通过这些使者向我们保证愿意满足我国的正当要求。这是从赫拉特来的英国人指使他这样做的。英国人并不是希望俄国人得势，他们的目的是让俄国人失去继续进攻希瓦的借口。例如，我们曾谈到过，艾博特甚至建议赎买全部俄国俘虏并同英国建立紧密同盟，但有一个附带条件，即今后不许俄国人以任何借口进入希瓦领地。汗王却急于知道英国能出多少钱来赎买俄国俘虏，并要求艾博特出示办理此事的委任状，艾博特根本没有钱买俄国人，也没有委任状，因此汗王就象对付无耻的骗子和厚颜的仆从那样，狂怒地一脚把他踢开，接着把他关进了地牢。

阿伊托夫更加鼓起勇气进行说服工作，因为他本人的安全取决于汗王是否采纳他的意见。在阿伊托夫请求下，汗王把艾博特从地牢里放了出来。艾博特立即于 5 月离开希瓦，取道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前往彼得堡。

最后，汗王于 7 月 19 日发布了一道敕令，内容如下：

“胜利、战胜者与战败者之父、花剌子模沙赫有令：凡我天堂乐

园花刺子模王国臣民、各邦邦主、约穆德与恰乌杜尔土库曼各族首领、全体英勇官兵、吉尔吉斯人与卡拉卡尔帕克人别伊与元老以及功绩彪炳、名扬我王国者听命，朕已与大俄罗斯皇帝媾和，寻求其深情厚谊之心至为坚决，自本崇高敕令于我先知赐福纪元 1256 年（鼠年）夏季主麻底勒万月[①] 发布时起，任何人均不得侵袭俄国领地并购买俄国俘虏。如有违抗本崇高敕令，侵犯俄国领土或购买一名俄国俘虏者，定触朕怒，致受应得之罪。特此公布本大仁大慈敕令。1256(1840)年夏。”

175 正本上盖有汗王的印玺。

同时，汗王还释放了个人所有的俘虏，下令所属臣民照此办理，并命令我方被俘人员向阿伊托夫报到，以便阿伊托夫能够列出他们的名单，并亲自确认释放全部俄国俘虏是实。接收工作完毕后，汗王发给俘虏每人一个梯拉（金币，值四个银卢布）、一袋面粉供途中之用，每两人还发一头骆驼。汗王在准许阿伊托夫离开前，接见时许诺说，他不会只停留于遣返俘虏和发布敕令，还准备满足俄国的其他要求。

416 名俄国俘虏的骆驼队在阿伊托夫之后也出发了。和他们同行的还有英国外交官谢克斯皮尔。他把释放俄国人归功于己，并且扬言汗王正是委托他来遣送俘虏的。事实上，他倒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挤到骆驼队里来的。他同艾博特一样，到达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后就折向彼得堡。这两位外交官在彼得堡竭力干预我国同希瓦的来往，当然，他们的干预被排除了。8 月底，阿伊托夫到达奥伦堡，俘虏们到达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由此取海路前往古里耶夫城，接着被送往奥伦堡，到达时已是 10 月 18 日了。

他们在这里可以自行选择职业和居留的地点，每人还领到相应数量的补助金。这些被扎伊奇科夫卖到希瓦的俘虏们提出了控

① 主麻底勒万月为回历五月。——译者

告。侦讯表明，在夏季里，这个恶棍曾伙同其总管家菲拉托夫在萨马拉省的布祖卢克县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县雇了一批农夫农妇收割庄稼。工钱他出的不少，定金也给的多，因此大家都愿意上他那里去做工。扎伊奇科夫有几千俄亩土地，从事农垦业。

这些劳工分住在一些单独的草棚里。收割接近尾声时，夜间突然闯来了大批吉尔吉斯人，他们把睡在值班草棚里的人捆绑起来，赶往希瓦。商人扎伊奇科夫得到了双重的好处：既不要付工钱，又收了卖俘虏的酬金。奥伦堡法院判处扎伊奇科夫和菲拉托夫两人流放服苦役。但扎伊奇科夫同一个普通流放犯互换姓名（当然要有额外的条件）后，又回到了奥伦堡。

尽管他出钱建造养老院和教堂，但民众舆论仍然不肯饶恕他的叛卖行径。

作为交换俘虏，我们也释放了从 1836 年起拘留于我国的希瓦 176
商人。他们带了货物，其中许多人还带了公家发的补助金回去。同他们的骆驼队一起出发的还有我国的几个商人，他们在希瓦受到了友好的款待。

同时，我们向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宣布了大赦令，但不准许他们今后再进行掠夺和抢劫。

当时，为同希瓦最终签订和约和建立正常关系，我国提出向希瓦派遣我们的使节。汗王对此表示同意，当即发布了关于此事的特别文告。

最后一批俘虏遣回后不久，彼罗夫斯基于 1841 年早春提出了向布哈拉、希瓦和浩罕派遣外交官的意见，而且派往浩罕汗国的外交官必须先去布哈拉。

派遣临时代办一年的费用为三万二千个银卢布，而派常驻代办一年只花费二万一千个银卢布。

彼得堡审查这些提议后，于 1841 年冬下达圣旨，决定派遣临

时代办：派采矿工程师布捷涅夫少校去布哈拉；派参谋总部的尼基福罗夫大尉去希瓦，指定鞑靼人阿伊托夫为常驻代办同他一起前往。

尼基福罗夫携带了陛下的国书、副总理大臣给汗王的信、详细的总训令和几个特别训令。这些训令不仅确定了他负责进行的谈判的目的和途径，而且还指示了对待汗王及其权臣的态度。

国书中除了通常的客套话外，没有其他内容，但顺便提到，汗王今后如欲向我国阐明什么问题，可以向离希瓦最近的我国边防长官、奥伦堡武官省长提出。

至于一般的训令，其实质就是要担负重任的代办采取措施，防止今后与希瓦交恶和保障俄国商人的安全。为此，必须坚持：

（1）取缔奴役和买卖俄国俘虏，保障人身安全及其在希瓦汗国的财产。

（2）限制希瓦对自古以来臣属俄罗斯的游牧民族的非法影响。

177 （3）既要保障我国同希瓦的贸易，又要保障我国同其他毗邻领地的贸易。

代办奉令：在同希瓦汗王谈话时，对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延伸到何处的问题，应避免作肯定的说明，只提以游牧民族宣誓臣属俄国时已共同确认的地方为界。但他有权同意希瓦汗王在裁定之前管辖那些在锡尔河、达夫列特-基烈和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以南游牧的部落，并可向他们征收齐亚克特税，不过汗王应对他们的抢劫掠夺勾当负责，还必须应我方要求交出藏在他们那里的逃犯和暴动分子。

此外，代办还必须请求：（1）允许俄国商人自由出入希瓦，并在汗国城乡各地进行贸易，汗王应负责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2）对我国商人和希瓦商人运进的货物确定课以轻税，而

且只能收一次税;(3) 对货物估价抽税时,要有俄国官吏参加;(4) 禁止希瓦人在草原上强制商队停留,并拆除锡尔河附近为此目的修建的工事;(5) 不仅必须停止刁难俄国商队,而且不许刁难一切往返俄国的亚洲商队。

为使汗王相信我国的要求是正当的,代办可以提出亚洲人比其他国家的商人在俄国享受更优惠的待遇作为论据,并可举俄国同其他伊斯兰教大国如波斯和土耳其的通商情况为例。那些国家一贯只抽我国货物价格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的关税,我们希望希瓦也能照此办理,改变过去抽税达百分之十的情况。

如果汗王不同意百分之五的税率,至少也要让他答应其他几项要求。

然后,尼基福罗夫还得保证在希瓦派常驻代办。阿拉库尔本人也曾通过使者阿塔尼亚兹表示过同样的愿望。

如果谈判结果顺利,还要设法让汗王立下文据或签订条约,至少要在汗王给陛下的信中把所有提出的条件统统写进去,始能满意。

如果对方对这些建议持粗暴态度,代办也必须坚持到底,克服 178
困难;如果希瓦人妄自尊大,采取不合情理的行动,那就不动声色,等待良机。如果毫无进展希望,那就不进行任何谈判,返回俄罗斯"。

训令的结尾这样写道:

"您出使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为俄罗斯谋求一些物质上的利益,而在于巩固希瓦对我国的信任,您的一切行动都必须遵循这一目的,把它作为俄国今后对毗邻的中亚诸汗国施加政治影响的最重要的条件"。

彼罗夫斯基本人责成尼基福罗夫:(1) 收集各种有关希瓦汗国的地形和战略评述方面的情报。(2) 必须十分审慎地进行关于

汗王应对抢劫俄国臣民负责的谈判，因为训令中说明的那些根据，如果提得过分明显，就容易造成这种情况，即汗王自己将煽动抢劫，暗中同匪徒分赃，然后绞死个别人，算是履行俄国提出的条件。(3) 根本不要谈判关于自由出入汗国各城市的权利问题，或只限于要求汗王象去年一样，允许我国商人去新乌尔根奇。(4) 根本不要同意百分之五的税率，力争不超过去年对我国商人征收的税率，即进口货物实价的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货物定价必须通过俄国代办。(5) 力争按如下想法处理里海沿岸领地问题，即里海东岸直到戈尔廿河口必须无条件承认属于帝国，因为早在十八世纪，我国就在那里修筑了要塞，而且居住在沿岸地区的土库曼人曾宣誓臣属俄罗斯，再则希瓦没有海军，也就不应奢望里海。(6) 至于拆除锡尔河畔的希瓦要塞问题，如果难以达到要求，至少应撤销锡尔河附近的税卡。(7) 关于希瓦派遣外交官到我国草原的问题，可私下告诉汗王，以后对派来的任何人都要当作骚乱分子判处死刑。(8) 在行动方式上，尼基福罗夫应力求取得汗王对自己的信任，特
179 别是对阿伊托夫的信任。(9)彼罗夫斯基特别重视书面证据(实属枉然)，坚持要签订条约，并指出为了更好地说服阿拉库尔，可向他解释，我们只同那些和我们友好的、有威望的统治者如土耳其苏丹签订这样的条约。

正当尼基福罗夫准备启程时，在乌斯提尤尔特北部地区和乌伊尔河一带游牧的吉尔吉斯人中间，出现了一个希瓦官员，此人是汗王派来处理阿利穆林族、巴依乌林族和塔贝恩族之间的纠纷的，并持有汗王发的证书。这种事在以前是不能容忍的，而现在，我国使团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要求阿拉库尔根本不要干涉我国吉尔吉斯人的内政，因此这个希瓦官员就被抓了起来，交给代办带往希瓦。

从彼罗夫斯基的训令和对希瓦官员的粗暴行为中，可以看出

他追求目标的态度比外交大臣强硬得多。挑选的代办，从强硬这个意义上来讲，是最恰当不过的。

1823年，尼基福罗夫开始服役时是在沃洛格达兵团里当下级准尉，后来调去当工兵。1833年他进了军事学院，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又调往奥伦堡第二边防营，直到1835年彼罗夫斯基坚持把他调往参谋总部。究竟什么原因使他从高级兵种调到低级兵种，即从工兵调为边防步兵，谁也不清楚。

尼基福罗夫在服役期间受到的挫折和屈辱，对他病态的性格影响极大，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特别容易激动，有时达到气愤若狂的地步。此外，他还漫无节制地好酒贪杯。这位俄国代办一端起酒杯，他的个性就进一步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使团中除阿伊托夫外，还有一名从奥伦堡哥萨克部队军官中选出来的录事、两名地形测绘员、十二名乌拉尔哥萨克和十名吉尔吉斯人，奥伦堡商人杰耶夫也随同使团前往。全使团共有马十五匹、马车二辆、小皮帐篷五顶和骆驼四十一头。

尼基福罗夫领了开支费2,650个金币，约够用六个月。这些钱既用作薪饷(代办月薪五十个金币、阿伊托夫中尉月薪四十个金币、录事月薪十五个金币，此外还要支付哥萨克和亚洲仆人们的薪金)，也用于购买粮食和租用骆驼等等。其中还包括请客费三百个 180
金币、派遣急使费二百五十个金币和特别费一百五十个金币。

在尼基福罗夫整理行装出使希瓦的同时，另一个使团也准备从奥伦堡出发前往布哈拉，该使团由采矿工程师布捷涅夫少校率领。这两个使团要结伴同行至锡尔河，由勃拉拉姆贝格中校率领的特别测绘队掩护。同尼基福罗夫一起去希瓦的还有以前率随员来俄国的希瓦使者。按彼罗夫斯基的训令，我国代办必须密切注意此人。该训令还指出："而且，您必须尽量让阿伊托夫中尉出面办事，自己不要同希瓦使者来往过密，这必须当作规则对待，因为

他们习惯于把您看成更高级的官员”。

两个使团于 1841 年 5 月 3 日从奥伦堡出发，7 月 5 日抵达锡尔河。

我国使团在去锡尔河途中并非完全平安无事。此外，希瓦使者还对尼基福罗夫十分不满，因为希瓦使者已经开始思念故土，所以就嫌走得太慢（原因在于尼基福罗夫下令一路进行测绘）。尼基福罗夫对使者的态度十分无礼和粗暴。阿塔尼亚兹想和使团分手前往伊尔基兹河，尼基福罗夫就宣称要下令捆绑他。只是到达锡尔河前十二天，才允许使者往前走。

此外，有一次尼基福罗夫酒性发作，还刺伤过一名乌拉尔哥萨克。从这些事情来看，早就可以怀疑使团能否不负信任地达到目的了。

使团于 7 月 6 日渡过锡尔河后，向位于喀拉湖① 边的一个希瓦小堡进发。这个小堡原有守卫队二百人，但只剩下四十人，其余的人在俄国部队逼近的情况下，认为还是走为上策。尼基福罗夫为等待前来迎接他的希瓦官员而在这里停留了几天。

前来迎接的希瓦官员于 7 月 16 日到达，使团于 17 日渡过库凡河，8 月 4 日抵达希布察克城附近的阿姆河，8 月 9 日到达希瓦。

一路上，凡是使团经过的居民区，都有汗王派的官员出来迎接，并在住地设宴款待。此外，为表示隆重起见，还有大群骑马的
181 希瓦人和土库曼人穿梭往来，赛马射击，护送着使团。

阿拉库尔汗于 1825 年在黩武的穆罕默德·拉希姆死后开始统治希瓦。阿拉库尔的父亲曾平息了破坏汗国安宁的乌兹别克人的一切小纷争；麦尔夫、萨拉克斯、孔格勒以及毗邻的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各部族归顺希瓦（尽管有时是有名无实的），都应归功

① 喀拉湖（Каракуль），亦译喀拉库里湖，куль 即湖的意思。——译者

于他。阿拉库尔从他父亲手里接过面积辽阔而人烟稀少的领地后，别出心裁地发展定居绿洲的事业。他经常对毗邻的波斯各省发动强盗式的突然袭击，从被俘的波斯人中挑选健壮的人卖到汗国各地；他袭击在赫拉特境内游牧的亚姆希德人，掳获了七千帐户，使之移居于库尼亚乌尔根奇和曼格特之间荒无人烟的地区。1841 年，汗王年五十左右。

汗王下面最有权势的人物是麦赫捷尔[1] 穆罕默德·亚库勃巴伊。他管辖汗国的南半部和外交事务。人们谈论俄国的富强时，麦赫捷尔总是仔细倾听。在汗王的近臣中，他比谁都乐意帮我们的忙。

位居麦赫捷尔之下的是管理汗国北半部的库什别基[2]。他当时有三十五岁左右，年轻时长得很漂亮，在汗王后宫男班工作。他的状况和编撰丑闻的本领使他成为汗王的一个亲信。他的封号同麦赫捷尔的封号是在同一个宫里受命继承的。

塔沙乌兹的行政长官霍杰什·米亚赫列姆原是穆罕默德·拉希姆的一个奴隶，年轻时同主人一起被布哈拉人抓去当了俘虏，他背着主人渡到阿姆河西岸，救出了主人。因这个功劳他获得了目前的封号并得到已故汗王的绝对信任，在新汗王统治下，他没有直接参与大事，对俄国人有好感。

季凡别基，即税关长官，深得汗王的信任。他不喜欢俄国人，反对交出俘虏，但他极其贪财，只要多送些礼物给他，也会讲我们的好话。

使者在希瓦的住处安排在郊外的"拉费伊尼克"宫，它是麦赫捷尔的一个亲戚的；宫旁只住了一名特任玉孜巴什[3]（哥萨克中

---

① 即财政大臣，见第四章原书页码第 111 页。——译者

② 即军事大臣，见第五章原书页码第 149 页。——译者

③ 即百户长。——译者

尉)。使团到达后的第二天，麦赫捷尔派了一名官员前来问候代
182 办，并索取国书和其他文件；代办对他的盛情厚意表示感谢，但拒绝交出文件，声明说，这些文件必须当面交给汗王。为了稍稍满足大臣的愿望，他把带去的文件副本派人送了去。

过了一天，即8月11日傍晚，汗王通过特派官员表示愿意接见尼基福罗夫并接受国书和信件。代办在手拿礼品的使团成员和八名哥萨克的陪同下前往觐见。到达宫廷后，要代办除下武器，然后被引进一座内宫，只见汗王端坐在上，麦赫捷尔、季凡别基、库什别基、霍杰什·米亚赫列姆、阿塔尼亚兹及另外两名大臣毕恭毕敬地侍立两旁。

互致问候之后，代办作了简短的讲话，就拿出国书和信件交麦赫捷尔转呈给汗王。阿拉库尔接受国书后把它放在身旁的地毯上，又问候了陛下的健康。接着，代办在汗王的同意下传令呈献礼物。阿伊托夫中尉揭开礼物盒，讲了某几件东西的用途和优点。可以看出，汗王特别喜欢那套银餐具。

沉默片刻之后，阿拉库尔问代办，陛下给了他什么任务？回答是陛下衷心祝愿希瓦君主及其人民独立幸福，如果阿拉库尔汗同俄罗斯大国结成友好同盟并遵守睦邻原则，从而巩固贸易关系，互惠互利，陛下将保证尽力庇护汗王麾下和整个花剌子模王国。汗王听完后把手放到胸口说："感谢上帝，我不再希望任何别的东西了。"接着问了一些关于使团路过地区的一般性问题。最后又补充一句，说旅途上艰苦跋涉，需要休息；以后代办可以再同他见面，什么时候想见，只要事先告诉麦赫捷尔就行了。同时，汗王还要求自己的官员们尽量尊重尼基福罗夫并设法使他在希瓦期间过得愉快。之后，就让他退出了。

过了一天，汗王又把代办召到身边，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详细询问了英国和俄国的强盛、俄国的政府要员、土耳其的事态、

英国同中国作战的原因等等，最后表示希望拆除新彼得罗夫斯克 183
工事，以划界把吉尔吉斯人分开。

汗王后来的态度同第一次接见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也正是如此，只要代办表示要见阿拉库尔，当晚就能接见。

会见一般是在接见宫进行的，而且麦赫捷尔总是在场，有时还有其他官员。只有汗王坐着，所有其余在场的人都侍立左右；接见时经常发生热烈争论，但分手时总是很友好，汗王一般在分别时总要赏给尼基福罗夫几大块整块的糖。

每次谈判开始，阿拉库尔总要提出一个他认为是最迫切、最实际的问题，即划分吉尔吉斯人的问题，并对恩巴河、伊尔基兹河和图尔盖河提出了要求。这种要求大大超过了训令中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容许让步的限度，因此尼基福罗夫总是加以拒绝。每次会谈结束时好象已经说服了汗王，使他承认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毫无理由的，但在几天后的再次接见时，汗王不仅重新提出几天前遭到拒绝的那些条件，而且总还要提出新的要求。

使团不能顺利执行使命的另一原因，是因为国书中没有阐明谈判的原则，汗王觉得难以进行谈判。尽管代办提出论据说，如果一切都写在纸上，那就既不需要谈判，也不需要使节，因为汗王只有象接受法律一样把这些条件都接受下来。可是这个论点起不了什么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尼基福罗夫决定采取更实际的手段。在代办带来的，但尚未送给汗王的礼物中有一个铁炉子和一批走马灯①。阿拉库尔对这些东西极感兴趣，早就想弄到手。8月22日是陛下行加冕礼的日子，这天，炉子和灯，外加六普特糖和一普特咖啡，送到了汗王的面前。但是，尽管他对送去的礼物十分满意，却没有在谈判中作出丝毫让步。

很可能，汗王这样固执是他的近臣和代办之间产生的不满情

① 原文 карсельские лампы 疑为 карусельные лампы 之误。——译者

绪所造成的。尼基福罗夫在同汗王的大臣们第一次会面时就说了一些使他们难堪的话，他说："你们应当象衬衣贴身一样贴附在俄
184 国身上，因为俄国这样强大，如果要进攻你们的话，就会把你们击溃，就象我一脚踩死路上的小甲虫一样"。直接的不满是从尼基福罗夫没有为麦赫捷尔举行答谢宴会开始的，他还反常地命令哥萨克把其余的显贵们揪着衣领赶出去！尼基福罗夫就这样甚至把那些对俄国有好感的人、如麦赫捷尔和霍杰什·米亚赫列姆等都推到一边去了。不能不承认，我国代办一点不懂外交礼节，因而很难完成所负的使命。但是，他使那些达官要人垂头丧气这件事却在平民中影响很大：一个俄国军官，只带了十二名哥萨克，远离后援，对别国的大臣象对仆人那样作威作福！

虽然使团在希瓦的行动并未受到限制，尼基福罗夫经常丈量街道，测绘平面图，杰耶夫带着测绘队跑遍各城市绘制路线图，但汗王的秘密警察还是密切注视着我国官员们的活动。

每天早晨，都有人从汗王的果园里给使团送来水果，此外还经常发给每天五梯拉的伙食费。

尽管人家这样殷勤接待，可是尼基福罗夫甚至对汗王的来使也毫不客气。例如，汗王要求他出示发回俄国的第一批急件，他坚决拒绝，并佯装狂怒，当着来使的面把信件撕成碎片，接着把碎片送去给麦赫捷尔审阅。自此以后，邮件送发就不再受到公开的阻挠。

日子一天天过去，代办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由于汗王玩弄手法，在每一次新的会谈中总是推翻上一次会谈时已确定的大部分内容，致使谈判无限期地拖延。

根据第一条（7月18日发布敕令后，该条已无必要），汗王希望俄国方面也负起相应的责任，但代办不同意，理由是俄国从未压迫过希瓦的臣民。

代办在这些根本不会使俄国负任何责任的细节琐事上毫不让步，他是要希瓦人懂得，他不是为了谈判，而是为了向希瓦转达必须遵守的条件才来到这里的。这就引起了反对，随着其他几条（关于税率和边界问题）也都未被接受，至于其他内容，即希瓦在锡尔 185
河岸建立的各个要塞和对我国商队抽税的问题，还有派常驻代办这一最主要的问题，连尼基福罗夫自己也没有开过口，因为预料到会碰一鼻子灰。

尼基福罗夫看到采取任何和平手段都无法使汗王接受我方提议，于是他对汗王本人也改变了腔调。

9月11日，尼基福罗夫被允许觐见汗王，他以奥伦堡省长的名义交给汗王一份声明，并说了一通威胁的话。他说，已经归顺俄国的一切游牧民族都承认是皇帝陛下的臣民，他们游牧的土地都是帝国的地产，不管希瓦是否同俄罗斯建立友好同盟，声明中提到的那些措施总是要实行的，又说这是最后一次向汗王提出俄国的条件。接着，尼基福罗夫把一份和约草案交给汗王，并提出如果再不同意这个文件，他就要返回俄国。

这份声明的内容如下：

“俄罗斯帝国代办致阿拉库尔汗麾下：

本人荣幸地以奥伦堡武官省长名义声明：

（1）凡派往锡尔河北岸在吉尔吉斯牧民中收税的希瓦臣民，以破坏和平论罪，判处死刑。

（2）凡派往巴尔苏基沙漠、恩巴河、沿海地区、凯库纳克蒂地区、卡拉苏海湾两岸及钦克北部等地，向吉尔吉斯牧民收税的希瓦臣民，以破坏和平论罪，判处死刑。

（3）凡企图到臣属俄罗斯帝国的吉尔吉斯人阿乌尔中扰乱治安的希瓦臣民，必予逮捕，判处死刑”。

这里必须为尼基福罗夫说句公道话：他虽然因本人的冒失和

弱点而把事情搞坏，但至少他没有屈服过，始终保持着他的莽汉性格。许多人感到惊奇，尼基福罗夫在希瓦干了这么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怎么能够平安无事地过去的？答复很简单，因为希瓦害怕……勃拉拉姆贝格和热姆丘日尼科夫的侦察、目的不明的出使布哈拉（布哈拉一向是希瓦的宿敌，很容易同俄国结成同盟），所有这些都使希瓦人担惊受怕。他们自然要把我国代办的行为看做蓄意挑衅，因为遣返俘虏后我国已失去了同他们打仗的借口。

186 当面对花剌子模的专制暴君公开地、大胆地提出强硬要求，竟发生了作用。顷刻之间，汗王的傲慢声调消失了，语气缓和了，一贯很高傲的阿拉库尔恳求尼基福罗夫在希瓦再住二十五天，请他参加汗王即将出发进行的狩猎。这种狩猎是汗王巡视汗国部分地区的机会，其实质只是统治者巡视全国的托辞，目的在于审理各种主要的诉讼案件和检查各地的管理情况。对任何一个别的代办来说，这可是机会难得，既可不受宫廷礼节和谋臣们的约束而同汗王亲近，又可加深最后声明对阿拉库尔产生的有利于我国的影响，但对尼基福罗夫来说，这可是做不到的事：按照他的习惯，他只会失去用冒险换来的最后一份尊敬。不知是有意，或只是由于害病，我们的代办竟拒绝参加汗王的狩猎。

汗王于10月9日狩猎归来，应代办的要求，于11日接见了他。可能是狩猎顺利，或是土库曼人在阿拉克斯附近打败了进犯希瓦的波斯人的消息，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其他情况，使最后声明留在汗王身上的影响消失殆尽。阿拉库尔接见时，声调又和以前一样，并且一开始就问他有什么权利以奥伦堡武官省长名义发表最后声明？代表回答说，奥伦堡武官省长有权按沙皇的意旨行事。汗王坚决声称，他不能让出锡尔河，他以前坚持要以恩巴河、伊尔基兹河和图尔盖河为界是错误的，现在他认为乌拉尔河才是俄国的边界。

只要汗王能接受其他的条件，代办可以陛下的名义把锡尔河左岸让给希瓦。他还补充说，如果皇帝陛下认为有必要占领锡尔河右岸，那末占领时毋需取得汗王的同意。

“那就看上帝的意旨了！”汗王回答说。

“俄国有句谚语：靠上帝不如靠自己。上帝并不总是站在无理的弱者一边，却总是袒护着有理的强者。”代办反驳说。

接着，代办同意承认土库曼各部族属于希瓦，只要希瓦能同俄国结成紧密同盟。但他补充说，整个里海东岸都应归俄罗斯所有，因为希瓦在里海没有海军，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而我国政府需要海 187
岸，以禁止抢人活动，为此必须建立舰队监视海岸，以便击溃土库曼人的船只，把他们赶离岸边；如果希瓦不认为俄国采取这些措施是怀有敌意的话，就必须承认里海东岸草原纵深十五或二十俄里应归俄国所有。

汗王答应研究重新向他提出的这些条件，接见也就到此结束。因为临近伊斯兰教的斋期，代办在离开希瓦以前再没有见到汗王。

关于吉尔吉斯人的归属问题，汗王想驳斥我国的这一主要正当要求，便秘密地把七个最忠于他们、最有声望的吉尔吉斯人召到希瓦（其中包括匪徒尤拉曼·特梁奇克），让他们亲自对尼基福罗夫讲明，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俄国的臣民。这些吉尔吉斯人集中在汗宫的一间房里，代办也被请到这里去面谈。在场的有麦赫捷尔、库什别基和季凡别基。

麦赫捷尔解释了集会的目的后，请吉尔吉斯人向代办表明，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俄国的臣民和该不该把锡尔河让给俄国？江加齐苏丹（奇克林族）第一个发言，他说，俄国是不会占领锡尔河的，因为她象个老婆子似地行动迟缓，锡尔河又离乌拉尔极其遥远。另一个奇克林族人拉赫曼·库尔接着发言，他同意江加齐的意见，

并补充说，俄罗斯几乎每年派军队到草原来抢劫吉尔吉斯人和掠夺他们的土地，如果吉尔吉斯人是俄国臣民的话，他们当然不会这样做的。最后，巴科林族的优素普·萨雷莫夫说，吉尔吉斯人作为伊斯兰教徒是决不会臣属基督教帝国的。

尼基福罗夫认为自己是皇帝派来同汗王谈判的使者，如果亲自同国贼交谈是有失身分的，因此就授权阿伊托夫去揭穿他们的谎言。阿伊托夫当然是按照代办预先准备好的提纲发言的。

阿伊托夫阐明了吉尔吉斯人宣誓臣属俄罗斯的历史，比较了我国吉尔吉斯人同依附希瓦的吉尔吉斯人的状况，以土耳其苏丹为例① 驳斥了关于宗教信仰的论调，然后逐个地对到会者说明真相。

188 他说："如今是谁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宣布脱离俄国国籍？是你吗，江加齐？但你出生在俄国，你的父亲不仅是俄国的臣民，而且为皇上服过役，你承袭了他的少校军衔，只是在犯罪后，没有脸呆下去，同时也为了逃避惩罚，才可耻地从奥伦堡逃了出来"。

对拉赫曼·库尔、尤拉曼·特梁奇克和优素普·萨雷莫夫，也本着同样的精神加以斥责，给他们指出了他们的前辈曾在不同时期宣誓臣属俄国，也指出了他们本人背信弃义的叛逆行径。

阿伊托夫讲话结束时补充道："要揭发在座的其他人违背誓言的行为，太花时间了。但他们的沉默就是比我的讲话更好的明证，是谁被召到这儿来证明希瓦汗王的权利？我可无法掩饰对你凯普·加利和你的同伙江加齐两个家伙的特别鄙视。我不想列举你逃离俄国的那些背叛行径。苏丹们，你们只要回忆一下，你们的前辈曾统治过这个希瓦，曾坐过这个汗王的王位，如今这个汗王为了自己

① 这个例子举得很不好，本来为了驳斥穆斯林不能归顺基督教徒这种论调，举的例子却是基督教徒归顺了穆斯林！如果以我国喀山的鞑靼人或英国的东印度臣民等为例，那就好多了。

非法的利益，却使你们处于奴隶般的屈辱地位，让你们去做可耻的违背誓言的事情”。

这一席话对在座的人影响很大，惊惶失措的麦赫捷尔问特利亚乌卡巴克人乌麦尔·阿里，要不要把会议的决定告诉汗王？暗中忠于我们的乌麦尔·阿里回答道：

“我早就对您说过，这个会是毫无用处的，过去反叛俄国，现在为了同她讲和并保护自身的利益，又要拿吉尔吉斯人当牺牲品，这对希瓦来说是不光彩的。我的话应验了，请千万不要再让我们留在这里了”。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这个会对吉尔吉斯人产生的影响于汗王十分不利。会后许多吉尔吉斯人想方设法去接近尼基福罗夫，并请求俄国宽恕①。至于汗王，在阿伊托夫辩驳后，仍然象以前一样刚愎自用。只有俄国任命驻希瓦的常驻代办一事，没有遭到汗王的阻挠，特别当汗王得知这个职务将由穆斯林阿伊托夫担任时，事情就更好办了。汗王只是表示希望在阿斯特拉罕和奥伦堡有他自己的代办，以便在同税关打交道方面可以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他对税关的压榨经常抱怨。

汗王开了长时间的秘密会议，最后作出决定，不给尼基福罗夫肯定的答复，并派使者带着汗王提出的其他条件前往俄国。接着，季凡别基在商队旅舍中张贴了公告，说汗王既不会听武官省长的话，也不会听代办的话。

尼基福罗夫了解到上述决定后，觉得还是离开希瓦为好，反正近来谁也不再同使团来往了……

因此就没有同希瓦签订条约。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① 有一个随着商队从恩巴河来的吉尔吉斯人问商人杰耶夫：“俄国人要把这条河让给希瓦，是真的吗？”杰耶夫回答说不知道，于是这个吉尔吉斯人发狂地喊道：“为什么把我们的土地交出去？把我们当作什么人？难道我们是草蠢，不是俄国的臣民？”

因为希瓦并不把条约当作一回事。尽管如此，尼基福罗夫并没有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

汗王送别代办时态度十分友好。这时，尼基福罗夫又建议汗王派汗国一位大臣前往俄罗斯，以便了解帝国的实力、军队、贸易，但阿拉库尔没有同意，他答复说："等我们成了朋友，再派人去吧！"

使团回去时，汗王按照东方礼节，不仅赠送了礼物，还送了钱币。送给代办的礼物有骏马、座鞍、锦缎长袍和二百个梯拉；给阿伊托夫的有骏马、座鞍、锦缎长袍和一百五十个梯拉；给录事三十个梯拉，两名地形测绘员、五名商人及哥萨克军士每人十个梯拉，十名哥萨克每人五个梯拉，此外，每人还送长袍一件。如果加上使团回程时租用骆驼和所用饲料的钱，希瓦政府付出的全部费用达一千另三十七个梯拉，约相当于四千个银卢布。

10月27日，使团踏上归途。尼基福罗夫同后来赶上来的使者武伊兹·尼亚兹、伊什巴伊·巴巴耶夫、十六名随从和七名被释放的俘虏，从艾布基尔经乌斯提尤尔特向萨莱契科夫斯克要塞前进，走了三十六天，于12月2日到达。

阿伊托夫作为常驻代办留在希瓦。但使团走后不到两天，麦赫捷尔就派人告诉阿伊托夫，说汗王不同意他留在希瓦，甚至也不许他去其他领地，请他返回俄国。阿伊托夫不可能再留在希瓦，只得离开，在艾布基尔赶上了使团，同地形测绘员一起由此沿咸海西
190 岸、经丘什卡库里前往奥伦堡，于12月11日到达。因此，尼基福罗夫的出使并未达到任何预定的目的。

因不顺利而忧心忡忡、因患病而极度疲惫的尼基福罗夫回到奥伦堡后，没有遇上彼罗夫斯基，奉命亲自前往圣彼得堡述职。途中，他顺便到辛比尔斯克省的一个村子（瑟兹拉尼亚附近）去探望母亲，在那里病倒了。躺了两周后，于1月27日心力衰竭而死。他

的文稿打印了出来，但未加任何说明。这个已故的人生前不曾写过日记，只用铅笔在小纸块上作了些记号，就是这些记号也不过是些暗号而已……彼罗夫斯基对这个人的全部希望就这样破灭了，毫无成果，毫无裨益！

1842年达尼列夫斯基中校出使希瓦①。自阿拉库尔汗中断了同尼基福罗夫的一切来往后，关于划分边界和贸易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唯一的结果是派出了使团。汗王并不愿意同俄国决裂，所以派了使者武伊兹·尼亚兹巴伊和尼基福罗夫一道出发。这个使者带了十六名随从人员于1841年12月12日抵达奥伦堡，于1842年2月19日带了四名随从前往彼得堡向陛下呈递汗王的信件。

汗王在这封信中向"善良的好朋友、忠实的老朋友"证明，"我国臣民在宁静中饱餐法治林中的佳果，在乐善好施园中享受真正的幸福"……因此，"吾人心灵之明镜上既无不满与惊恐之尘，更无半点阴影"，"吾人心中常愿希瓦与俄国一如既往（原文如此）结成一个民族、一个王国"……"如今，感谢真主！吾人纯洁之愿望业已实现，尊敬的尼基福罗夫大尉已从专制法治圣地以使者身分驾临我处，通过我宫廷侍从递交彼所携带之友好信件，信中句句传厚谊，字字表深情"。3月10日使者抵达彼得堡，被召进宫，但他无权进行谈判，5月9日就打发他回去，赐了厚礼，陛下给汗王的国书也托他带交。彼罗夫斯基属下的骑兵中校达尼列夫斯基奉命同使 191
者一起出发，他的任务是前去结束尼基福罗夫开头进行得不顺利的谈判。

新使团的成员有自然科学家巴齐涅尔、边防委员会官员格里戈里耶夫和两名地形测绘员，护卫队由二十名哥萨克组成，队长是哥萨克少尉基皮钦科夫。达尼列夫斯基带去的礼物中有一辆四个

① 扎哈林：《1842年出使希瓦》，载《史学通讯》1894年第11期。扎哈林：《冬季出征希瓦》，载《俄国档案》，1891年4月。

座位的轿式马车，还有两匹马，都套上了镀金挽具。汗王早就想得到这件礼物。除这轿式马车外，还带去了风琴、鸟鸣钟、大烛台、天鹅绒、缎子。达尼列夫斯基共领经费五千个金币，其中七百个金币用于购买礼品，989 个金币用于机动开支。

按照外交部的指示，达尼列夫斯基必须努力使汗王相信俄国没有私心，并向希瓦施加精神影响，因此代办不必触及微妙的边界问题，但要力争把俄国货物的关税降到规定价格的百分之五以下。如果出现了有利时机，代办就可以决定沿锡尔河、咸海北岸和北钦克至里海为我国同希瓦的边界。

此外，代办还应说服汗王，使他同意我国在希瓦设立领事馆及释放一千五百名波斯俘虏。释放波斯俘虏一事是波斯沙赫请求我国政府斡旋的①。

由于波斯沙赫痛恨希瓦人贩卖波斯俘虏，因而决心准备同希瓦打仗。英国极不愿意看到希瓦被打垮，因此也参与调解此事。

在俄国和英国代表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说服了波斯沙赫，暂停军事行动，并派了使者去希瓦，波斯沙赫还派了英国使团的官员汤姆森同使者一起前往。这位官员负有特别使命极力斡旋有关波斯俘虏的事宜，但绝对不准他干预我国代办同汗王进行的有关俄国问题的谈判。

毫无疑问，英国人只不过是趁机，派遣自己的外交官以监视我国外交官，并尽可能地阻挠俄国人的活动。

192 波斯俘虏对英国来说，并无特别的利害关系。显然，那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除训令外，达尼列夫斯基还携带了以陛下名义写的国书和副总理大臣的信。

① 尼基福罗夫也曾奉命为释放波斯俘虏说情，但他却无暇顾及波斯人的事，因此这件事甚至提也没有提过。

达尼列夫斯基为人彬彬有礼，受过上流社会的教育，他还娴于辞令，选择这样的人是很成功的，因为新代办还要消除尼基福罗夫在希瓦人心目中留下的不愉快的印象。

指派有经验的地形测绘军官为使团成员一事表明，详细测绘沿途及希瓦附近地区的地形是使团的目的之一……显然，尼基福罗夫的使团在这方面也是无能为力的。

达尼列夫斯基与尼基福罗夫恰成鲜明对照，前者身材高大、容貌俊美、文质彬彬；后者个子矮小、其貌不扬、性情粗暴，而且还爱酗酒！准备前往希瓦的工作因奥勃鲁乔夫一贯行动迟缓而拖延了下来，直到 1842 年 8 月 1 日，使团才从奥伦堡出发，途经恩巴河和乌斯提尤尔特，沿咸海西岸前进。经过四十三天的行程，进入汗国境内。这时汗王正在同布哈拉打仗，使团不得不在塔沙乌兹等待了一些时日。10 月 19 日使团到达希瓦。汗王于 29 日返回，次日就派人探望代办，汗王因征途困顿不能马上接见表示歉意。但达尼列夫斯基希望当天晋谒，汗王予以同意，并于傍晚接见。

进行了例行的问候之后，代办通过麦赫捷尔向汗王呈递了国书和信件，接着赠送礼品。汗王得知礼品中有一辆马车，就走出观看。他想坐车，但犹豫了好久，后来把马车的顶篷揭开，变成了半篷式的，他就坐上去了。使团走后，汗王想在宫内试试这辆马车，但是，大家都很奇怪马车几乎拖不动。又加了几匹马，也没有用。他们便派人到我国使团来找俄国马车夫。车夫说明了原因，原来他走时刹住了车轮上的闸，没有向汗王的仆从说明车闸的用途，也没有教他们怎样松闸。

松闸后，汗王简直感到其乐无穷。他坐着马车在城里兜风，特别神气，使百姓也饱了眼福。他给了达尼列夫斯基自行提出谒见日期的权利，每次只需通过麦赫捷尔告诉汗王。

由于阿拉库尔汗患病，到 11 月 10 日才举行第二次会见。汗

王作了重大让步，并表示希望获得俄国的友谊。但这却是最后一
193 次会见，因为汗王于 11 月 23 日就去世了①。他的儿子拉希姆·库利·伊纳赫于 25 日继承汗位。

其实，汗王死于 15—20 日之间，但近臣们把这件事隐而不宣，一直等到继承人从封邑赶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汗王的其他儿子和亲戚为继承权发生争吵和内讧。继承人于 23 日到达后，才宣布他父亲的死讯。年轻的汗王接见达尼列夫斯基时态度傲慢，他等着送给他个人无法从别处得到的特殊礼物，他还认为自己没有履行先王的诺言的义务。不过后来他又改变了语调，但还是表示他身边不许设立常驻的政治代办机构，至于谈到波斯人的问题，他表示惊异，认为俄国人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不久，有个叫谢尔盖·阿加的希瓦炮兵长官秘密来见达尼列夫斯基。这个人是从高加索逃亡过来的炮兵军士。他杀死了自己的炮兵连长，逃到山民那里，又从山民那里逃到希瓦。1830 年他修理了别科维奇留下的全部大炮，做了炮架和前车，铸造了炮弹，因此就成立了炮兵连，由他指挥。

他告诉达尼列夫斯基，说他们准备象杀害别科维奇一样杀害俄国使团。达尼列夫斯基立即去见麦赫捷尔，请他召集大臣，对他们说，使团不想等待谈判结束，明天就要出发回国；路上不需要向导和护送人员，并以伟大的白沙皇的名义向他们宣布，只要任何一个俄国人受到一点点侮辱，那末，希瓦将被夷为平地。“俄国人已是第四次到你们这儿来作客，道路是熟悉的，如果他们带大炮前来，你们就无法再象你们的祖辈欺骗切尔卡斯基公爵那样欺骗他们了”。

① 近臣一味迷信，立即把阿拉库尔的死归咎于破例乘车，他们认为不该一得到四轮马车就乘坐出行，以致紧接着就得病死亡。他们把这辆车锁在一个木棚里。十六年后，即到 1858 年伊格纳季耶夫的使团到达希瓦时才打开，但这辆富丽堂皇的马车已成了一堆破烂。

这次大胆的讲话以后，又继续进行谈判，虽然拖延了七个星期。大臣们每次会后都要勒索礼品……这就说明了他们拖延的原因。但已经没有什么礼品可送了，只剩下一些金表。谢尔盖·阿加出主意说，什么也不要再给这些敲竹杠的人；告诉他们，最后的 194
礼品要等到他们在条约上盖章时再给，而且章没有盖完，表也不要交到他们手上，否则他们又要骗了东西就跑的。

达尼列夫斯基也就这样做了，他把金表给大臣们看后就宣布条件：盖了章才可以拿。他们毫无办法，只得屈服。

协商第七条时遇到的困难最大，这条内容是对经过锡尔河往返布哈拉及其他亚洲领地的俄国商队抽税的问题。

至于释放波斯俘虏问题，汗王因为同布哈拉打仗获胜而认为波斯备战无足轻重，但他只同意释放麦舍德首领的一位亲戚，并说，在波斯人眼里遣返这一个人比释放五千人还重要。

议定书文本经二十次修改，最后于 12 月 27 日盖上汗王的印玺，其内容同代办在谈判开始时提出的毫无二致。

当天晚上举行交换议定书仪式，汗国全体议员出席。12 月 30 日使团晋谒辞行，31 日从希瓦出发，途经孔格勒和阿克布拉克，以便参观汗国的北部。希瓦使者明巴什① 穆罕默德·埃明陪同使团前往。奥伦堡隆重欢迎了这位使者，象欢迎重要的官员一样，还有军队参加……然后这位使者被送到彼得堡，在皇村被召进宫里，像往常一样，他领受了各种厚礼。

由于受到礼物的引诱，希瓦的大臣们都热中于各种谈判。即使毫无必要，即使于事无补，他们也要每年一次轮流来彼得堡。而我们同他们签订的条约却是从来也不会生效的！

俄国在议定书中提出的要求很低，仅仅要求希瓦汗王保证下列各点：

① 即千户长。——译者

(1) 今后不采取任何公开的或秘密的行动反对俄国。

(2) 不再在草原和里海进行掠夺和抢劫。

(3) 不拘留俄国俘虏，并保障希瓦境内所有俄国籍臣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95 (4) 在希瓦的俄国籍臣民死后的财产应全部移交俄国边防长官。

(5) 交出藏匿在希瓦领地的俄国逃亡者和叛乱者。

(6) 对俄国货物每年抽税一次，并不得超过实际价格的百分之五。

(7) 属于经锡尔河往返于布哈拉和其他亚洲领地的俄国商人的货物，不得抽税。

(8) 不得用任何方式阻挠亚洲领地同俄国商队的贸易，并只能按规定抽税。

(9)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和睦的邻居和忠实的朋友。

代办在交给汗王的副本中附加了几条，规定俄国：

(1) 不再提及希瓦领地过去反对俄国的种种不友好行动。

(2) 拒绝在此以前遭抢劫的商队所提的赔偿要求。

(3) 保障前来俄国的希瓦臣民的绝对安全，并受法律保护。

(4) 对前来俄国各领地的希瓦商人提供其他亚洲领地商人享有的一切特权。

这个条约得到了陛下的赞许，并于 1843 年 6 月 30 日由副总理大臣签字批准。批准的文本交给了穆罕默德·埃明。

尽管我们的要求是极为适当的，还赠送了厚礼，以非常客气的态度相待，但这个条约仍然只是一纸空文：1845 年希瓦派了几个密使到锡尔河同有名的强盗伊谢特相勾结，接着立即同叛乱的肯尼萨尔结成了友好关系。1848 年希瓦匪徒竟在拉伊姆新工事近旁进行抢劫。1852 年，彼罗夫斯基未能坚持要求希瓦释放伊尔·穆

罕默德·卡西莫夫苏丹一家，却被迫用两百个金币赎回。1858年，当我国代办伊格纳季耶夫上校援引达尼列夫斯基签订的条约时，他们竟答复说，尽管仔细寻找过这个条约，还是遍寻无着，条约的内容，他们记不得了！

由此可见，希瓦根本不把神圣的条约放在心里。后来的事件也证实了这一点。

达尼列夫斯基三十五岁时晋升为将官，并调往彼得堡供职。196
他在这里热恋一位郡主，对方也爱他。郡主的父母当然不赞成她的选择，并决定把她带回家去……当时正是秋天，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去的第一个驿站上，暮色苍茫中，已经套上马车的马匹前出现了一个高个子将军，他向自己嘴里打了一枪……受惊的马匹前腿腾空、向前狂奔……马车从将军的尸体上辗了过去……这个人就是达尼列夫斯基。

同布哈拉的谈判结果也一样令人失望。

我国政府强烈要求释放俄国俘虏、降低对俄国商人的关税，此外，还要求释放英国外交官斯托达特上校。这些要求本来是很低的。

布捷涅夫的使团在麦利巴什天然界线同勃拉拉姆贝格的侦察队分手后，横渡锡尔河，沿布哈拉商路经克齐尔库姆前进。8月5日使团抵达布哈拉，当天就受到埃米尔纳斯鲁的接见。几天后，代办接到邀请，可在每周星期五晨祷前一段时间进宫，使团内的专家也得到允许可以开始研究工作。采矿官员列曼和鲍戈斯洛夫斯基及东方学家哈内科夫先后出发前往撒马尔罕和卡尔希。但纳斯鲁拉显然是在回避谈判。这样过了八个月左右，最后埃米尔在出去视察准备同浩罕打仗的军队之前，把我国使者请到身边宣布说，他已委托他的达斯塔尔汉奇① 进行谈判。布捷涅夫应这位达斯塔

① 即御膳监。——译者

尔汉奇的请求，写了一份逐条列出我国全部要求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立即由急使送给埃米尔。不久，就送来了回音。关于签订条约问题，埃米尔提出要皇帝陛下先签字，并将签好的条约文本交给定期来俄国的布哈拉使者带回布哈拉。

关于释放俄国俘虏问题，埃米尔表示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但不能在签订条约以前进行。

关于降低关税一事，埃米尔认为只有先降低俄国对布哈拉商人征收的关税，才可实行。

关于英国两名外交官[①]的事，据宣布，这两个人自己已写信给
197 埃米尔，声称他们的女皇愿同布哈拉友好相处，所以埃米尔已亲自写信给女皇，一俟接到回音，这些英国人都将直接被释放回国。这样一来，我国的要求一个也没有达到。

康诺利起先在希瓦，从那里溜到塔什干和浩罕，后来由于汗王本人的坚决要求，不得不逃到布哈拉。他的商队由三十名印度人组成，但其中两名乔装的英国人引起了怀疑。

康诺利请求布捷涅夫收容和保护他，布捷涅夫便让他住在身边。这样，两个相抗衡的强国的代表就住在一起，但后来康诺利搬到住在城外的斯托达特处。

布捷涅夫去拜访他们未遇，他们于第二天回访。大概俄国人同英国人的接近不符合布哈拉汗王的意愿。第三天这两名英国人都被关进了地牢，似乎是什么文件出了问题。

不久，英国人的仆役被带到市场上购置了衣服，随后就被赶回英国，斯托达特和康诺利的东西被拍卖，文件和地图被烧毁……布捷涅夫禁止自己的随从和卫队购买英国外交官的任何东西。

从这些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埃米尔并不愿意同俄国进行任何磋商。因此我国代办就毫不迟延地于1842年4月离开了布

① 使团留在布哈拉期间，又有康诺利大尉从浩罕逃到布哈拉。

哈拉。

但埃米尔立即派出自己的使团尾随布捷涅夫前来俄国，这个使团在我国使团返回后四天到达奥伦堡。

哈内科夫在给彼罗夫斯基的信中曾非常准确地估计了谈判取得的成就有多大："我国使团在布哈拉的成就，同自鲍里斯·戈都诺夫时代起派去的所有使团完全一样，即带回了布哈拉埃米尔的友好保证和对皇帝陛下任何一个毫不过分的要求的坚决拒绝。"

鉴于布哈拉政府采取这种侮辱性的行动，所以没有让埃米尔的使者来彼得堡，而且向他宣布，陛下对不重视布捷涅夫提出的要求很不满，最后还指出："光是口头上保证忠实，不拿出相应的行动来证明，是不足以使人相信布哈拉政府的。为取得陛下的好感，布哈拉汗王应当立即把关在布哈拉的俄国俘虏和扣押在那里的两名 198
英国人斯托达特和康诺利遣送俄国"。

但这时斯托达特和康诺利已经不在人世：1842 年 6 月 17 日，他们在广场上被当众杀害。大概，他们觉得请求俄国外交官庇护有失英国的民族尊严，有失大不列颠代表的体面，他们指望不要俄国外交官帮助而离开布哈拉。毫无疑问，假如当时他们从城外搬到俄国使团的住处，他们是可以得救的，而且可以同俄国人一起前往奥伦堡。

这两个不幸的军官就这样为自己的祖国作了无谓的牺牲。

英国作家赫顿在他所写的《从亚利安人到哈萨克人的中央亚细亚》一书(1875 年)中说："1838 年，约翰·马克·尼尔爵士把斯托达特上校从德黑兰派往布哈拉，他是个勇敢的、但又傲慢而暴躁的军人。他漫不经心地对汗王说，不列颠政府不久将派他驻节于汗王的宫廷。但过了十四个月，他还没有收到任何委任状，因而被捕入狱，并遭到虐待。他被迫改信伊斯兰教，指望借此救自己一命"。书中进一步引用了费里尔将军的话来说明，如果斯托达特同

布捷涅夫和哈内科夫住在一起，是可以救自己的命的，“但他过于高傲，不愿让俄国人来保护自己的生命”。他宁可改变宗教信仰，也不愿放弃自尊心。艾博特证实说，斯托达特的脚后跟被打得皮开肉绽。直到1858年，由于我国另一个外交官伊格纳季耶夫的坚决要求，俄国俘虏才得以从布哈拉释放回来。

我国同希瓦和布哈拉外交往来唯一实际的收获，是增加了中亚部分地理情况的资料。巴齐涅尔和达尼列夫斯基记述了希瓦汗国的情况，哈内科夫记述了布哈拉汗国的情况。护送他们到达锡尔河的勃拉拉姆贝格测绘了73,820俄里。

当时草原上的混乱局面尚未结束。步兵上将弗拉基米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奥勃鲁乔夫于1842年接替彼罗夫斯基，就积极追捕肯尼萨尔。

我们曾经讲过塔什干的伯克拉什克尔于1840年杀害肯尼萨尔的父亲卡西姆全家。但肯尼萨尔·卡西莫夫本人得以逃脱，因
199 为他和父亲是分开游牧的。他带了一小伙匪徒逃到希瓦，但在那里没有获得公开的支持。我国出师未捷以及彼罗夫斯基重新备战的传闻，毕竟使得希瓦不敢轻举妄动。肯尼萨尔便转到锡尔河游牧，想利用西伯利亚总督与奥伦堡总督之间的争执而开始谋求同俄国人讲和。1842年，他写了一封信给奥伦堡边防委员会主席，控告西伯利亚哥萨克自1825年到1840年间的掠夺和抢劫活动，并请求奥伦堡方面加以保护。彼罗夫斯基不顾西西伯利亚总督戈尔恰科夫公爵的反对，竟同意保护肯尼萨尔，为此，他们之间的争执日趋激烈。

而且，根据彼罗夫斯基的请求，肯尼萨尔被赦免无罪，并被认为是奥伦堡辖区的吉尔吉斯人。这个阿布赍和瓦利的后裔企图在西伯利亚辖区内的中帐夺取政权的希望破灭后，便开始在小帐抓权，果然得心应手。他自称为汗王，向新臣民征收齐亚克特税，进

行审讯和镇压，同布哈拉结成联盟，为报父仇而同塔什干的伯克打仗。苏赞和塔什干都被吉尔吉斯军队包围过……

当时，浩罕的使者来到鄂木斯克，他对戈尔恰科夫公爵说无法继续进行谈判，因为俄国的苏丹肯尼萨尔正在蹂躏浩罕的土地。戈尔恰科夫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彼罗夫斯基，彼罗夫斯基便问肯尼萨尔：是否未经俄国皇帝赐封就僭用了汗王的称号？是否擅自攻打了同俄国友好的国家？肯尼萨尔立即撤退到自己的游牧地，答复说，他没有僭称为汗王；塔什干确是去过，但只是为了去拯救过去跟随他父亲游牧的臣属俄国的吉尔吉斯人，这些人是1840年被塔什干人抓去的……彼罗夫斯基对这个答复表示满意，但不久后他就被召到彼得堡……

1842年，肯尼萨尔又开始对西伯利亚辖区采取不友好行动：他向中帐的吉尔吉斯人散发煽动性的檄文，接着又派遣武装匪徒窜入阿克摩林斯克、科克契塔夫、克什穆伦等地区。鄂木斯克向奥伦堡又发出公文，怒不可遏地要求阻止其属下的苏丹不要再到西西伯利亚总督辖境内去建立功勋……而肯尼萨尔又控告西伯利亚长官对他进行压制和诬蔑，请求撤销西伯利亚岗哨三十五年，还请 200
求给他封官和册立他为汗王；彼罗夫斯基这时已在彼得堡，他写信给副总理大臣，说为了强化俄国对吉尔吉斯人的统治，最好的办法是利用肯尼萨尔并满足他的要求……但这个请求没有获准。

后来戈尔恰科夫通知奥勃鲁乔夫，说肯尼萨尔又在准备同浩罕打仗。奥勃鲁乔夫不信。1843年，肯尼萨尔继续对西伯利亚辖区采取不友好行动。戈尔恰科夫便不再同奥勃鲁乔夫打招呼，而直接写信给总理大臣。奥勃鲁乔夫接到指示要肯尼萨尔离开西伯利亚边境，如果他不肯听命，就诉诸武力。肯尼萨尔没有听从命令，无休止的草原战争从此开始。

同这个著名强盗多次打交道的经验证明，无论使用什么外交

手段，无论怎样刚柔并用，对中帐人都无济于事，派部队到草原各地去追击这些狡黠而坚韧的游牧民也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在各个游牧点中间和周围建立固定工事才可能有所作为。1843年6月，哥萨克中校列别杰夫奉命率领两百名哥萨克和二十五名步兵，带了一门炮弹重三俄磅的独角炮，由奥尔斯克出发。一个月后，这支部队遇上了有五千人左右的肯尼萨尔匪帮，进行了谈判，便迅速撤退（这次出征花费了五千卢布）。同时行动的一支西伯利亚部队打败了肯尼萨尔的兄弟。肯尼萨尔在兄弟被打败后就转向奥尔斯克，同边防委员会取得了联系，请求饶恕并保证一定在指定的地方游牧等等。自然，他的请求被接受了，奥勃鲁乔夫还亲自给肯尼萨尔写了训词。奥勃鲁乔夫把肯尼萨尔转向奥尔斯克的行动看作是他归顺的表示，因为他已从西伯利亚边境撤退了！奥勃鲁乔夫请示总理大臣："如果肯尼萨尔应根斯将军（工兵将军，当时的奥伦堡边防委员会主席）的邀请前来奥伦堡，该怎样处理？怎样和他谈话？"就在这时，防线附近又出现了一些匪帮。叛乱分子在乌伊尔河岸抢劫了奇克林族人，骚扰了我国的测绘队，还把奥伦堡边防委员会的官员格里戈里耶夫俘虏过去。问题很明显，不再次出征草原，事情就不好办。奥勃鲁乔夫呈报了这个情况，通过总理大臣恳请圣旨。总理大臣感到十分为难：早上才向陛下报告肯尼萨尔已完全归顺，傍晚又得到叛乱分子威胁防线的消息！……因此，总理大
201 臣就扣压了报告，同意派部队出征草原的回文直到8月3日才送到。乌拉尔部队的比齐亚诺夫中校立即奉命率领七百名乌拉尔哥萨克从萨哈尔要塞出发，沿恩巴河向艾柳克河进军；杜尼科夫斯基上校率领五百名奥伦堡哥萨克和六百名巴什基尔人，带四门骑炮从奥尔斯克出发，向同一地点挺进（出征费用为一万三千卢布）。比齐亚诺夫身边有两百名哥萨克，遇上了带着四百五十人的肯尼萨尔。吉尔吉斯人遭到一些损失后就逃往锡尔河，边走边放火烧

掉了路旁的牧草。哥萨克不得不牵着饿瘦了的马匹步行，勉强上路，走了一百俄里又退回来。

1844年再一次准备出征。克里沃诺戈夫上校的西伯利亚部队这次很顺利：抢劫了肯尼萨尔的支持者的阿乌尔，并抓走了他许多妻妾中的一个。

奥伦堡长官很赏识列别杰夫中校，他根据多年草原战斗的实际经验制定了一套独特的作战方法。早在1839年，当他还是哥萨克中校时，他就在图尔盖抓到了卡西姆·阿布赛耶夫的亲属。这次问他愿意带多少兵力和准备用什么方案，他回答说只要一些小部队，而且要轻装，食品不用骆驼驮运，而要装在双轮车（即大牛车）上，要挑选两百名哥萨克，两百名能骑马的步兵射击手，把他们分成三支小分队。奥勃鲁乔夫稍加更动，于是由二百三十名哥萨克、一百四十名吉尔吉斯人和巴什基尔人、一百名备马的步兵组成了奥尔斯克部队，带着两门大炮，在列别杰夫率领下于5月6日出发开赴伊尔基兹。汗国东部的封爵苏丹带了一百四十名哥萨克和一百名吉尔吉斯人也开赴该地。西伯利亚方面的列杰涅夫哥萨克中尉率领二百五十名哥萨克和五十名吉尔吉斯人，带着两门大炮，开往乌卢套，法利列耶夫哥萨克中尉开往萨雷苏河，以便切断肯尼萨尔的退路。

列别杰夫的向导事先同肯尼萨尔通了气，所以未能追上肯尼萨尔，便去袭击他的一位朋友、巴图鲁巴伊卡达姆。这个人我们曾认为是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在我们部队到达后的一片混乱中，他还在若无其事地放牧①。列别杰夫有一些私人侦探，这些人为了某些事要报复肯尼萨尔，便给列别杰夫指点说，巴伊卡达姆是肯尼萨

① 有关列别杰夫的事迹引自H·谢列达的文章《肯尼萨尔·卡西莫夫苏丹的暴动》，载《欧洲通讯》1870年第8期。

尔的左右手。列别杰夫抢劫了他的阿乌尔后迅速退却，把抢来的东西分给了遭受匪害的和平的吉尔吉斯人。

202 同列杰涅夫一道行军的热姆丘日尼科夫少将（西伯利亚军参谋长）派出吉尔吉斯侦探前去寻找列别杰夫，因毫无结果而留在图尔盖河上待命返回。肯尼萨尔趁我们行动上不统一的时候，立即向防线飞驰。到那里又进行了抢劫……列别杰夫因为要受侦讯，他的部队已交给杜尼科夫斯基。7月2日杜尼科夫斯基又进军草原。7月20日夜间他在托博尔河上游，即在乌里科亚克被吉尔吉斯人包围，但他打退了敌人，并追击了五十俄里。可是肯尼萨尔在夜袭时，却把有名望的吉尔吉斯人，即苏丹们及其子弟所组成的整个先锋部队斩尽杀绝。杜尼科夫斯基本想利用他们对那些不安分的吉尔吉斯人施加影响。肯尼萨尔袭击的目标也就是这支“先锋部队”，而杜尼科夫斯基是个极端粗心和过于自恃的人，甚至宿营时连步哨也不放！后来，对这些被害苏丹们的家属发了抚恤金。

接着，杜尼科夫斯基深入草原去同热姆丘日尼科夫会合，他部队的侦探证实肯尼萨尔是往那个方向去的。但狡猾的强盗留下三百人监视我们的部队，自己却带了一千人奔向防线，不仅在离奥尔斯克二十俄里处抢劫了防线附近吉尔吉斯人的阿乌尔，甚至还袭击了叶卡捷琳娜镇，烧了三十间房子，赶走了全部牲畜，还俘虏了五十来个人。这件事立即引起一片惊慌。八月底又开始向草原派出几支部队：科瓦列夫斯基中校率领二百名哥萨克从奥尔斯克出发；格克上校也率领二百名哥萨克、一百名巴什基尔人、五十名步兵，带一门大炮前往。但这时肯尼萨尔已不慌不忙地逃到穆戈贾尔山后，热姆丘日尼科夫跟踪追击扑了空，因此部队只得集中。肯尼萨尔这时又同我们取得了联系，请求派官员前去接受他的宣誓，他本人却又集合匪帮向伊尔基兹河转移，但在那里碰上了科瓦列夫斯基的部队。科瓦列夫斯基是在九月底率领二百名哥萨克、一

百名巴什基尔人和五十名步兵，带两门大炮从奥尔斯克出发的。他追击了向卡拉库姆方向逃窜的匪帮，跟了三天，最后不见踪影，只得返回。

这一年年底，肯尼萨尔送还了被他抓去的全部俘虏。

这时布哈拉已打败了浩罕，正在同希瓦开战。这两个汗国都巴结肯尼萨尔，向他派遣使节，把他当作公认的独立自主的汗王。肯尼萨尔正梦想当浩罕的汗王呢！

他已经用对等的语调同奥勃鲁乔夫谈话了，他给奥勃鲁乔夫 203
的信，一开头就写“致住在奥伦堡的将军”。他同意向白沙皇宣誓，但要求立即派军队帮他去打共同的敌人——西伯利亚总督戈尔恰科夫！

尽管这个野蛮的自称为汗王的人来信毫无礼貌，奥勃鲁乔夫仍然于1845年向他派去了多尔戈夫使团，其中包括麦杰利医生，接着又派了参谋总部的格恩中尉，护送俘虏过来的肯尼萨尔的妻子。

傲慢的强盗竟不接见在他的阿乌尔住了将近一个月的使者，只是给他们带回了一封信，信中拒绝宣誓和臣属俄国，并要求俄国人不要丈量吉尔吉斯的土地（即测绘地形），不要修筑工事，要让吉尔吉斯人象在他的祖辈阿布赍和瓦利时代那样独立自主……

至少，多尔戈夫的使团了解到，巴伊卡达姆原来同肯尼萨尔一起袭击并蹂躏了富裕的亚帕斯人的阿乌尔。列别杰夫就是由于攻打了巴伊卡达姆而受到审讯。这时弄清了巴伊卡达姆并不是无辜受到惩罚的，法庭也就释放了列别杰夫。

各个部队接二连三地被派到草原，肯尼萨尔便同这些部队兜来兜去，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摆脱部队的追击。这终于使奥勃鲁乔夫明白了过来，如果吉尔吉斯人的夏季牧地和冬季牧地不在我们手中，那末无论封爵苏丹也好，快速部队也好，柔也好，刚也好，

通过外交途径也好，诉诸武力也好，都无法使吉尔吉斯人归顺我们。因此他认为必须于 1845 年在草原上修筑两座工事：一座筑在图尔盖河岸，叫奥伦堡斯克工事；另一座筑在伊尔基兹河岸，叫乌拉尔斯克工事。两座工事都由巴什基尔人的民工队修筑，而材料的运送则由提供了一千头骆驼的吉尔吉斯人负责。炮台附近允许进行不交税的物物交换。彼罗夫斯基伯爵在凯达克湾修筑的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完全不符合目的，而且大大损害驻防军的健康。1846 年，奥勃鲁乔夫把它迁到曼格什拉克半岛上，靠近丘普-卡拉甘角，取名为新彼得罗夫斯克工事[①]。工事附近建立了加强防御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镇。

1846 年，奥伦堡防线和西伯利亚防线又派出部队去剿伐肯尼萨尔，但肯尼萨尔并不等着挨打，却转到楚河游牧，逼近浩罕，窃踞汗位的痴心妄想鼓动他攻打这个汗国。

204 肯尼萨尔征服了塔什干吉尔吉斯人以后，就着手收拾卡拉吉尔吉斯人。1847 年，他窜到了他们的阿拉套山区，他把被俘的妇女和儿童当着他们的丈夫和父亲的面放到大锅里煮，引起了当地人民的狂怒，因此他就在这里一个峡谷中遭到了惨败，三千人全军覆没，肯尼萨尔本人和全部捷连古人（他的卫队和刽子手）都被杀死。他的头颅骨送到了戈尔恰科夫公爵处，保存在“肯尼萨尔暴动”档案里。

后来，肯尼萨尔的儿子司迪克（又叫萨迪克和瑟兹迪克）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但在 1873 年远征希瓦后他终于归顺，目前安居在奇姆肯特县。

1846 年，参谋总部的一个司，派天文学家列姆去草原确定几个三角测量点。奥勃鲁乔夫派了参谋总部的舒列茨大尉和他一起去。舒列茨闹了个大笑话：他走到锡尔河口拉伊姆天然界线地区，

① 1857 年改名为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

把嫩芦苇当作草，回去报告说，这里可收割近百万普特的牧草。

奥勃鲁乔夫十分高兴，立即呈报彼得堡，要在拉伊姆修筑工事。彼得堡不同意，但奥勃鲁乔夫力争说，如果我们不占领锡尔河下游，英国人也要去占领的。最后，上司还是同意了。1847 年，奥勃鲁乔夫亲自率领军队前往，还给驻防军带了一年给养，看到那里原来没有牧草，只有芦苇，但因为自己同几个部都打了交道，也给部队拨下了大笔经费，便不得不在这里修筑工事……因此，1847 年，在锡尔河口附近，离海六十俄里处，偶然搞起了一个拉伊姆工事①。

1848 年，在各个炮台之间又修筑了一批炮台：卡拉布塔克用来保持乌拉尔斯克工事同防线之间的联系；咸海上的科斯阿拉尔②用来支持一家私人渔业公司，这家公司添置了船只，但很快就破产了。

1847 年初，奥勃鲁乔夫在奥伦堡造了一艘纵帆船“尼古拉号”，拆散后用大车运到拉伊姆。并下令对咸海沿岸进行封锁；1848 年又送去一艘纵帆船“康斯坦丁号”③。

在盗匪的退路上修筑了一些炮台后，袭击防线的事件确确实实没有再发生过，希瓦也很少抓到俄国俘虏了。 205

奥勃鲁乔夫下的这些命令是正确的，但应该说，他对自己管辖下的人民的性格不太了解，以致有时做一些失策的事，引起惨痛的后果。在离锡尔河口六十俄里的地方修筑拉伊姆工事，可以说是实现了俄国政府多年以来的理想。早在一百年前，政府就根据基里洛夫的坚决主张派出勘探队（1740 年和 1742 年派出格拉迪舍

① 1851 年改名为阿拉尔斯克工事，1855 年迁往卡扎拉地区，为 1 号炮台，即现今的卡扎林斯克。

② 1854 年因毫无用处而拆除。

③ 布塔科夫中尉曾乘此船进行海洋测量。当时，著名的诗人和写生画家舍甫琴柯，因青年时代的不良行为受处分，在该船上当过兵。

夫和穆拉文)前往选择城址。无论过去和现在,在锡尔河流域游牧的吉尔吉斯人都认为兴建俄国城市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希瓦、布哈拉和浩罕的压迫,因此他们总是全力以赴帮助我们筑城。特别热心帮忙的是江和卓·努尔穆罕默多夫,他是一个吉尔吉斯平民,但也是指挥锡尔河流域基奇金-奇克林族人的巴图鲁,就是他首先攻下希瓦要塞巴巴江,后来又在俄国人的帮助下攻下江卡拉;但封爵苏丹们一贯仇视出身平民的巴图鲁,所以他们总是毁谤江和卓。奥勃鲁乔夫没有让沿河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归他管辖,却让一个苏丹去管。江和卓当然不服,他的吉尔吉斯人也不服,这样就造成了不满。在对待另一个叫伊谢特·库捷巴罗夫的巴图鲁的问题上,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请求在穆戈扎尔山区游牧,但只让他到小巴尔苏基沙漠去;他请求送给他一枚已经请到的金质奖章,但答复他说,要他首先表明自己的忠诚!他们就这样使这个有影响的吉尔吉斯人也来反对自己。

1847年,草原划分为五十四个区段。区段管理人的薪金很低,年薪七十五卢布,而录事只有三十卢布!显然,不可能指望这些人廉洁奉公。这样微薄的薪金是官吏舞弊和贪赃枉法的直接原因,这本应引起奥勃鲁乔夫的重视,他这个人一生都是同盗窃国家财产和各种侵吞行为作斗争的。由于他为人极为正直,因此他严厉制裁了那些贪污犯和盗窃国家财产的人。当编制某项建筑预算时,他总是不乐意把这个任务交给工程师,他说:"工程师和强盗是一路货色,区别只在于后者抢劫完毕就把这件事置于脑后,而工程师长年面对着质量不好的建筑,就得想想自己"。同年,即1847年,成立了吉尔吉斯人会审法庭,以便解决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和奥伦堡吉尔吉斯人之间的诉讼案件。

206 以前我们总是出动快速部队袭击草原,现在是运输队每年向草原各工事运送物资,只带一支人数不多的护卫队。确实,巴什基

尔人按照命令平均每年要在最繁忙的季节提供 1,140 辆大车，因此不堪负担。护送人员由于不适应艰苦的布防服役和无数不必要的站岗放哨而吃尽苦头，但实践也创造了不少减轻痛苦的办法。奥勃鲁乔夫尽管拘泥细节，倒也让各种不正规的现象合法化起来。例如，行军时，士兵只穿着衬衣，把制服、军大衣、背包都放在大车上。可以不保持队列齐整，随便地行军。他的前任彼罗夫斯基任职时，就已开始发给士兵毡毯，以便宿营时铺垫。他还取消了向巴什基尔人摊派大车的办法，改为租用牛车，这也为公家节省了不少钱。

希瓦人把恩巴河作为他们的边界，因此认为我们占领锡尔河口是侵犯了他们的边境。从拉伊姆往上走七十俄里，在锡尔河岸，有一个小堡江卡拉，他们就守在那里向沿河地区的吉尔吉斯人派捐，向到奥伦堡去的布哈拉商队征收齐亚克特税。拉伊姆工事修筑后一个月，1847 年 8 月 20 日，近两千名希瓦人向江卡拉集结，首领中有卡西姆的儿子伊尔穆罕默德，外号伊列克伊。一部分人渡过河到了我们这一边，洗劫了我国吉尔吉斯人一千多帐户，淹死了三十个吃奶的婴儿，俘虏了二十一户，之后就返回江卡拉。

拉伊姆工事司令官叶罗费耶夫中校立即率领两百名哥萨克和配备坐骑的步兵，带了两门大炮，向这个小堡进军。巴图鲁江和卓也率领七百名吉尔吉斯人前来同他会合。麦尔特瓦沃中尉（海军军官）乘着纵帆船“尼古拉号”，带着两门大炮沿锡尔河向小堡驶去。8 月 23 日叶罗费耶夫抵达江卡拉，从对岸向该堡开炮。希瓦人支持不住，开始退出小堡。这时江和卓带领二百五十名吉尔吉斯人泅渡锡尔河，把最后一些希瓦人赶出小堡，跟踪追击到库凡河边。

我们的军队没有越过锡尔河，因为这条河当时算是我国的国境线，奥勃鲁乔夫严禁部下过河。希瓦人最后还是送回了俘虏、三千头骆驼、五万头羊、五百匹马和两千头牛。

207 同年 11 月下半月，又有一万希瓦人窜到锡尔河边。他们绕过拉伊姆奔向卡拉库姆沙漠，抢劫了奇克林族人和丘尔特基林族人，杀了许多老人，把婴孩们乱扔到草原上，俘虏了妇女。他们还抓走了两个商队：一个是扎伊奇科夫（即杰耶夫）的商队，另一个是经常往来于草原的两个喀山鞑靼人的商队。叶罗费耶夫派了二百四十名哥萨克，带了两门大炮前去追击。这支队伍从 11 月 24 日到 27 日四天中共杀死三百四十名希瓦人，自己方面仅阵亡二人、负伤六人。

1848 年 3 月 5 日夜间，有一千五百名骑马的人又冲到我们岸上，其中大部分是土库曼-约穆德人。当天夜里和第二天上午，这伙强盗一直在抢劫和杀害我国的吉尔吉斯人。新司令官马特维耶夫中校无法保护他们，因为马匹都因没有牧草而在离工事很远的地方放牧。吉尔吉斯人完全破了产，有骆驼的人都转到乌拉尔斯克工事去放牧，其余的人只得靠吃鱼度日，直到庄稼收割。又过了三个月，到 6 月间，有二千名希瓦人袭击了我们从奥伦堡前往草原各工事的运输队和亚科夫列夫准尉的一支测绘队。测绘队沿着伊尔基兹河走在辎重队的前面，这个队有七名地形测绘员和一百六十名奥伦堡哥萨克组成的护卫队，还有十五辆大车和五十头骆驼。在他们后面几俄里，五百辆巴什基尔人的大车鱼贯前进，由两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掩护，护卫队由哥萨克中校伊凡诺夫率领。在他们后面相距一站行程处有一千五百辆牛车运输队，由一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掩护；离他们一站行程处还有三千头骆驼，由一个半乌拉尔哥萨克连和一门大炮掩护。整个运输队由施列伊别尔少将率领。

5 月 26 日上午十时，地形测绘队前方出现了希瓦人，亚科夫列夫立即向右折向河边，紧靠河岸，让护卫队排成方阵。希瓦人渡过河来扑向我们的队伍，取顺风方向放起野火来……野草已经枯

萎，很快就烧了起来。但哥萨克对这一招早就领教过，他们知道对付这种可怕的强盗行径的好办法：只要在自己的身后也放这样一把火，静待敌人放的野火烧近，就转到自己放过火、灰烬冷却了的地方。敌人放的野火烧到我们已烧光了的空地上，由于没有可烧的东西，随即自行熄灭。亚科弗列夫听了有经验的哥萨克的建议，就这样照着办了。

希瓦人看到放火无效，无计可施，只得开枪射击，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

与此同时，伊凡诺夫得知希瓦人出现的消息后，立即带了十四 208
名哥萨克奔驰而去，但他被强盗包围了，在第一次突围时，就牺牲了九名哥萨克。他从一个死者那里抓起一支长矛，带着剩下的五人，丢盔弃甲，奔回排成方阵的运输队那里。希瓦人不敢袭击运输队，便折向伊尔基兹河，在那里抓走了五个渔民，他们是和运输队同路来的，被抓之前在一俄里外无所顾忌地捕鱼。

伊凡诺夫挑选了八十四名哥萨克，带了一门炮弹重六俄磅的大炮，渡过伊尔基兹河，前去追击希瓦人。赶上敌人后，伊凡诺夫远远跑在哥萨克前面，手持长矛，跃入敌阵，刺死了许多敌人。希瓦人头也不回地奔逃，伊凡诺夫一直追到日落为止。

马克舍耶夫在他的著作的第 178 页中提到，伊凡诺夫“这个人头脑不太清醒，没有指挥才干，缺少文化，但却无限勇敢……由于不开通，文化水平低，写的报告不真实、不详细，使他本人受到了侦讯”。

尽管如此，但只要想象一下这个身强力壮的年青人丢掉了帽子，戴着破肩章，手持长矛，单独追赶上千名野蛮人，所过之处留下一排排尸体，我们就不能不说伊凡诺夫是个剽悍的哥萨克！

7 月 3 日，二百五十个希瓦人在锡尔河边麦利巴什天然界线又袭击了亚科夫列夫的地形测绘队，但被击退了。

希瓦人的侵袭到此结束。他们看到自己进攻草原新工事的办法不灵，转而采取外交手段，强求通过谈判铲平拉伊姆工事和新彼得罗夫斯克工事。

1849 年奥勃鲁乔夫开始让哥萨克定居草原。有二十五户移居于拉伊姆，二十一户移居奥伦堡斯克工事，十三户移居到乌拉尔斯克工事，四户移居于卡拉布塔克炮台，十五户移往新彼得罗夫斯克工事。但采取这种措施看来为时尚早，因为它使得吉尔吉斯人担心自己的土地被强占。

新彼得罗夫斯克工事附近的设防移民区——尼古拉耶夫斯克镇的命运值得一谈。这个镇住了二百名乌拉尔哥萨克和一百名步兵。他们的职业是捕鱼，过着很快乐的生活。可是他们也受到了“关怀”：到六十年代初，奉令从尼古拉耶夫斯克镇移居高加索的达四十四户，他们被安置在白河、普谢库普斯河和普舍哈河流域库班
209 军队的新村，这些渔民得从事农业，他们当然彻底破产了。此外由于气候不好，大部分人死亡，留在尼古拉耶夫斯克镇的那些人也因人数太少，无法抵御 1870 年吉尔吉斯人的袭击而遭到彻底毁灭，许多人被打死，许多人被俘，他们的船只被烧毁，财产全被洗劫一空。

高加索军队总指挥官下令给活下来的人各发一百卢布作为安家和餬口之资，但这个数字对完全破产的移民来说是根本不够的。

我们修筑了许多工事，可以说只是分割了草原，但并没有控制吉尔吉斯人的游牧区。因此这些游牧区仍然处于希瓦人和浩罕人的影响之下。他们总是煽动暴乱反对俄国人。

为了根除希瓦人的有害影响，奥勃鲁乔夫提出先在恩巴河边修筑工事。随着拉伊姆工事的修建，他就产生了占领希瓦的想法。由于修筑了许多连接奥伦堡和锡尔河口的工事，打到希瓦看来并

不困难。奥勃鲁乔夫为了同时利用咸海和阿姆河，在修筑拉伊姆工事后，立即在咸海上开辟航道。1848 和 1849 两年间，“尼古拉号”和“康斯坦丁号”两艘纵帆船在咸海上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除这两艘船外，又从瑞典的穆塔尔工厂定购了(1850 年)两艘可以抽出龙骨的轮船①，以便既可在海上，又可在内河航行。

占领希瓦已胜利在望，可以认为，我们的草原已免除了来自这一方面的威胁；为对浩罕方面也达到同样目的，奥勃鲁乔夫提出要占领阿克麦切季。

奥勃鲁乔夫在 1851 年 3 月 27 日的特别意见书中，阐明了关于占领希瓦和阿克麦切季的建议。但这些建议不仅没有得到采纳，而且奥勃鲁乔夫本人立即被撤职(就在 1851 年)，奥伦堡边区的治理工作又交给彼罗夫斯基② 负责。彼罗夫斯基对意见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指责前任的全部作战计划。他甚至感到在草原修筑工事也是不合适的，而认为自己的办法(派部队去草原)比它要高明得多。最奇怪的是，彼罗夫斯基现在连占领希瓦也不赞同了，他的理由是这个汗国太穷，毫无价值，向那里进军又很困难。 210

十年之前，彼罗夫斯基是持另一种见解的，甚至在 1839 年失败后也没有改变原来的立场，还想再作尝试。现在，在修筑了拉伊姆工事后，我国和希瓦的距离比原来近了四分之三，也就是说，进攻希瓦的可能性更大了，但这是别人提出的，因此毫无可取之处。彼罗夫斯基只同意占领阿克麦切季，但目的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进攻，以便今后能溯锡尔河而上，逐步扩大战果，直至浩罕。他对浩罕赞美得无以复加。至于对那些已经修筑的工事，彼罗夫斯基请求拆除奥伦堡斯克工事和减少其他工事中的驻防军。皇帝尼古

① 轮船拆成另件运来，价值 49,347 卢布。第一艘船“彼罗夫斯基号”于 1853 年 2 月下水。

② 这次治理边区是从 1851 年到 1857 年。

拉一世根据彼罗夫斯基的意见，在陆军大臣的报告（1851 年 11 月 6 日，编号 1206）上批示："朕虽未信服，但同意侍从将军彼罗夫斯基的意见，并令其负责"。陛下对他信任到这种程度！幸好此后不久，只过了一年半，彼罗夫斯基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锡尔河岸修筑了许多炮台，但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完全不必要的！

彼罗夫斯基已经明显地前后自相矛盾了起来，也同逻辑发生了矛盾。例如，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吉尔吉斯人世世代代只能过游牧生活，因此他就不仅禁止他们盖过冬的地窝子，而且严厉批评边防委员会，为什么以前没有在这方面阻止吉尔吉斯人和采取应有的措施？可是奥勃鲁乔夫所采取的同吉尔吉斯人和解的措施，那时有一部分已经取得了成果：奇克林族人、卡拉基夏克人和贾加尔巴伊人都聚集在别卡奇① 的墓旁言归于好。

安抚吉尔吉斯人的事似乎也不合彼罗夫斯基的心意，至少他本人在这方面什么事也没有做，甚至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挑起他们的争执，在他们中间散布敌意。这里我们谈一下对江和卓的态度的改变：这个吉尔吉斯人已请准哥萨克大尉的官衔，但他不愿宣誓；彼罗夫斯基决定教训一下这个顽固分子，便以圣旨的名义取消了他的官衔。接着，彼罗夫斯基又拉拢江和卓的对头伊列克伊苏丹。此人向沿河地区吉尔吉斯人勒索苛捐杂税，连希瓦也认为他是个坏首领，他之所以能摆脱厄运，只是因为他从已经监视他的希
211 瓦逃了出来。用伊列克伊代替江和卓是极为失策的，后来因此发生了许多灾难，引起了吉尔吉斯人的不满。他们本来已深受混乱之苦，对那些在俄国初审法庭当通译的形形色色的鞑靼坏蛋的压榨，敢怒而不敢言。这种不满情绪后来发展为公开的暴动，使我们疲于奔命，使吉尔吉斯人沦于破产。

---

① 别卡奇（Бекачи）何许人，待考。从构词法分析，可能是指担任过伯克职务的人。但原文第一个字母系大写（也许作者有误），姑从音译，不作臆测。——译者

第 七 章

212

浩罕人进犯我沿河地区的吉尔吉斯人。苛捐杂税。侍从将军安年科夫关于连接西伯利亚防线和奥伦堡防线的计划。阿克恰布拉克附近的战役。1852年勃拉拉姆贝格上校对阿克麦切季进行搜索。奥尔斯克要塞司令官遇害。1853年彼罗夫斯基秘密出征阿克麦切季。沿途修筑炮台。围城工事。工事修筑进度缓慢。占领朱列克。强攻阿克麦切季。可笑的作战方案。我方的伤亡。关于浩罕人集结的传闻。鲍罗金的侦察。1853年12月18日在彼罗夫斯克炮台附近什库皮大尉指挥的一次出色的战役。连接西伯利亚防线和锡尔河防线的第一步。占领伊犁河流域和楚河上游。1854年修筑维尔纳工事。东方战争期间土耳其和英国的阴谋活动。奥伦堡草原上的混乱局面。伊谢特·库捷巴罗夫。十五名粮秣员在捷米尔河边的功绩。1856年8月普洛特尼科夫中校的搜索活动。江和卓暴动。侍从将军卡捷宁。大赦。卡捷宁对发展吉尔吉斯农业的关注。侦察亚纳河。侦察里海东岸。侍从武官伊格纳季耶夫上校出使希瓦和布哈拉。瓦利哈诺夫出使喀什噶尔。西伯利亚方面的出征准备。浩罕人进犯卡斯捷克工事。1860年7月9日吉连艾格尔河边的战役。8月26日占领托克马克。围困皮什彼克[1]，9月4日该要塞弃守。浩罕人进犯新防线。10月21日乌宗阿加奇附近的战斗。惩罚叛离我国的吉尔吉斯人。

① 今苏联伏龙芝城。——译者

自占领锡尔河口起，我们就同希瓦和浩罕发生了冲突。特别在1847至1848年间，希瓦不断进犯，当时土库曼骑兵公然在拉伊姆城下耀武扬威。

从1850年起，浩罕人也开始骚扰我们：他们在离拉伊姆五十俄里的地方抢劫我国吉尔吉斯人的牲畜，起先是二万六千头，接着是三万头；到1851年，一次就抢走了七万五千头。最后的这次入侵迫使拉伊姆工事司令官恩格曼少校[1]向浩罕的小堡科什-库尔干方面进行了一次搜索，占领并摧毁了这个只有十人守卫的小堡，但完全无济于事。归顺我国的沿河地区的吉尔吉斯人仍然遭受着浩罕人强加给他们的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

苛捐杂税之多，令人难以置信。每个帐户一年要交六头羊、二十四袋炭、四牛车盐木、一千捆芦苇，而伊金恰（即贫苦农民）要
213 交出收成的三分之一[2]。此外，吉尔吉斯人还要负担下列各种徭役：

（1）为浩罕人做工，即耕种田地和菜园、修理要塞围墙等等。每个帐户每月要派一人自带伙食去做工一周。边远地区的吉尔吉斯人为雇佣替工就得用牲畜折价付钱。

（2）一年为要塞的马厩、畜圈等等打扫六次。这种苦役不是轮流派人去做，而是不分青红皂白，抓到那个吉尔吉斯人，那个人就得去做。

（3）在有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每个健康的吉尔吉斯人都必须自费去当骑兵，直到军事行动结束为止。

边远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当然竭力逃避如此沉重的徭役，但他们经常遭受阿克麦切季的伯克派出的武装匪徒的袭击。为了结束这种状况，奥勃鲁乔夫将军于1851年3月提议占领阿克麦切季和

① 马克舍耶夫不知为什么称他为达马斯。

② 见《海军汇编》1856年第9期，马克舍耶夫：《锡尔河下游见闻录》。

希瓦，但沙皇尼古拉一世坚决反对。奥勃鲁乔夫被撤职，他的继任人彼罗夫斯基在对待阿克麦切季的问题上却和他的观点相同，认为只有攻占阿克麦切季，才能制止浩罕人的进犯和影响。

令人惊异的是，浩罕人用什么办法以其微弱的人数使整个边区处于惊恐和顺从的局面？1852 年，阿克麦切季总共只有五十名用火绳枪、马刀和长矛等武装起来的士兵和一百来个商人；奇姆-库尔干总共只有十二名士兵；库梅什-库尔干只有二十五人，而且大部分是吉尔吉斯人，科什-库尔干只有四人！1853 年，朱列克只有四十人，亚纳-库尔干不超过三人！这些数字当然是随着情况变化的，但除了招募吉尔吉斯人外，不可能用其他办法去扩大。所有这些工事都是 1814 年以后，即在浩罕人征服土耳其斯坦以后修筑的。这些工事中最大的阿克麦切季约于 1817 年修筑在锡尔河左岸，一年后转移到右岸。

在这些浩罕要塞的庇护下，各种匪徒成群窜入我国境内，使当时阿克摩林和拉伊姆之间防务空虚的边境更加显得危急。1851 年，侍从将军安年科夫向沙皇尼古拉一世呈上自己的著作《吉尔吉斯草原概论》，其中提到早在 1837 年，从阿亚古斯[1] 到阿克摩林之 214
间曾设立过一些步哨，由于 1838 年肯尼萨尔的抢劫活动，才废除了这道防线。他建议予以恢复，并将防线的左翼推进到伊犁河和楚河，右翼同锡尔河衔接。他的期望没有落空，沙皇赞同这个想法，并把这件事交给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和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福尔特负责。彼罗夫斯基认为这个计划不够妥善，理由是修筑固定工事不足以制止汗国的内讧，还是派遣流动部队更为有利。加斯福尔特的观点却完全相反，立即下令侦察楚河以及拟议中的从乌卢套到巴尔喀什湖的防线。

但沙皇并不同意加斯福尔特的观点，下令要他暂缓修筑伊犁

① 我国史籍中称爱古斯。——译者

河岸的工事，限定只在防线的左翼，即在乌尔扎尔[1]、卡拉科尔、科克苏等处建立哨所，因为"要逐步巩固草原的秩序，首先必须确保同中国的商路畅通"。绝妙的是，彼罗夫斯基后来一直竭力反对把边境线衔接起来，甚至在情况迫使他放弃不需修筑工事的观点时，他还要反对（而1853年他在锡尔河沿岸一下子就修筑了四个工事）。尽管如此，侦察锡尔河的工作决定就在下一年，即1852年开始进行。部队长官勃拉拉姆贝格上校奉命试攻阿克麦切季，该要塞司令官阿古柏伯克是一切侵袭活动的主谋，后来他成了喀什噶尔的统治者。

这个伯克富有进取精神，1852年3月初，他集合了阿克麦切季、朱列克、库梅什-库尔干、奇姆-库尔干、科什-库尔干、甚至希瓦要塞和卓尼亚兹的守卫队共一千七百人，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向锡尔河下游推进，直抵离拉伊姆二十五俄里的地方，几乎到了我们的大炮跟前，抢劫了在艾佩里克盆地游牧的我国吉尔吉斯人近一百个阿乌尔。

拉伊姆（现已改名为阿拉尔斯克）司令官恩格曼少校只是在3月3日才了解到这个情况，他立即组成一支队伍（有七十四名乌拉尔哥萨克和二十二名骑射手），带了一门山地独角炮，于当天傍晚后出发，夜色漆黑，使他只得在离工事十俄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拂晓，部队补充了二十名吉尔吉斯志愿兵后继续前进，到下午三时在离拉伊姆五十五俄里的阿克恰布拉克天然界线追上了盗匪。

215 盗匪占领了高地。他们被我方独角炮击中两发炮弹后，便排成散兵队形前进，从四面八方包围我军，但遭到了我方准确的火力射击，又退到安全地带。只有他们的骑兵继续向哥萨克冲来，以长矛厮杀。

① 原名雅尔，清朝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驻地。——译者

交火一直持续到黄昏后，五日拂晓敌人就销声匿迹了，草原上留下了四散的牲畜，计有骆驼一百头，马一百六十二匹，羊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五只。敌人突然撤退的原因是担心自己的工事没人守卫。我方只有四人负伤(其中有个叫沙波什尼科夫的哥萨克，被长矛刺伤达三十七处，后来也恢复了健康)。盗匪伤亡达七十人，死伤者都被他们带走了，只是紧靠散兵线旁，科什-库尔干司令官的一具尸体落到了我们手中。

彼罗夫斯基把这次战役上报陆军大臣(4月8日的报告，编号484)时补充道，如果侦察证明锡尔河边确有要塞，那末在他看来，“当务之急不仅要荡平此类工事，而且应力阻左岸修筑同类工事。如容忍浩罕人和希瓦人定居于锡尔河此岸或彼岸，则我方船只均将无法通航，陛下为连接阿拉尔斯克工事和西伯利亚防线边缘哨所而修筑一系列中间哨所的意旨，亦将无法实现”。

1851年，采矿工程师叶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奉派前往伊犁，同中国人进行谈判，随行的还有另一位采矿工程师弗兰加利。谈判结果签订了伊犁条约①。按该条约规定，俄国在中国伊犁地区和塔尔巴哈台地区的两个城市，即伊犁和塔城获得通商权，在这两个城市可以设立商站和领事馆。

1852年4月16日，阿古柏伯克拦截了我国为解决新边界的走向问题而派出的侦察锡尔河上游地区的测绘队（地形测绘队准尉戈洛夫率领八十名哥萨克)。6月初，彼罗夫斯基接到这方面的报告后，便命令营舍官勃拉拉姆贝格上校立即前往阿拉尔斯克，就地组织一支部队，出其不意，陈兵于阿克麦切季城下，并不得同浩罕人进行任何书信联系，一举攻克并夷平该要塞。勃拉拉姆贝格到达阿拉尔斯克后，从驻防军中抽调了半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 216
连、五门大炮，总共有十二名军官，四百五十七名士兵，带了一个半

① 指《伊塔通商章程》。——译者

月的粮草，于7月3日出发。19日，部队抵达阿克麦切季城下。当时阿古柏伯克已去浩罕，留下要塞司令官巴蒂尔·巴瑟守卫。浩罕人打听到我军的行动后，便破坏锡尔河同别尔卡赞湖之间的堤坝，淹没了阿克麦切季周围地区，加上到处都是荆棘，大大增加了部队行动的困难。此外，部队还得渡过锡尔河的五条支流。渡河还算顺利：大炮、军需品、辎重都装在芦苇筏上运过去，骆驼、马匹和大部分人员则泅渡过河。7月19日部队在该要塞东面城墙下扎营，并正告该要塞司令官，浩罕军队不得驻扎在锡尔河我方沿岸，所有工事均须拆毁。要塞司令官指望援兵解救，要求宽限四天，但被我方拒绝，因为我们的部队不能长时间地泡在水里，而且水势还在不断上涨。

之后，巴蒂尔·巴瑟给勃拉拉姆贝格送来一信，信中提出要塞将于早晨六时前投降。但勃拉拉姆贝格没有接受这一信件，因为他奉令不得进行书信联系，他决定攻占这个准备投降的要塞！当夜开始炮轰。7月20日拂晓，敌人的小口径炮停止射击，外围城门已被摧毁，于是部队分成两列纵队发起进攻：一队冲向城门，另一队冲向城墙。尽管云梯太短，但大家利用斧头和铲子很快就爬上了城墙，不到十分钟，外围城墙就落到我们手里。我们的军队醉心于胜利，又冲向城寨。但城寨的围墙坚固，厚达四俄丈，连我们的大炮也起不了作用，冲锋不得不停了下来……这一次只是占领了外围工事，差强人意。

战斗结束后，部队抬走了自己的伤亡人员（阵亡十五人，伤五十七人），清扫了工事。在工事里，只留下几个自愿放火烧屋的士兵。第二天，部队开始撤退，涉着齐腰深的水，冒着30°的酷热，一路上铲除了浩罕人三个工事，即库梅什-库尔干、奇姆-库尔干和科什-库尔干。其中只有奇姆-库尔干有八个人守卫！其余两个炮台中的浩罕人早在俄国人到达之前就已逃之夭夭。彼罗夫斯基

在给彼得堡的报告中隐瞒了他下令攻打阿克麦切季一事，并把整个战斗说成是侦察，勃拉拉姆贝格的进攻则说是浩罕人的阴谋促 217
成的……

可是五十名浩罕士兵和一百名商人击退了强攻，并经受住了比他们强大十倍的俄国部队的炮击！勃拉拉姆贝格如不刻板执行命令，而是同意书面提出的投降，情况就要好得多……至少那十二个人① 不会死亡，那五十七个人不会受伤！

这次搜索的结局虽然失利，但我军能在远离边防工事五百俄里以外克服种种不寻常的困难，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第二年，即 1853 年，决定进行一次规模更大的搜索。出征的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当时的陆军大臣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甚至主张彼罗夫斯基印发的军部命令根本不要提及军事行动。但彼罗夫斯基及时说明了出版公报的必要性（1853 年 6 月 9 日的报告，编号 33），因为在边区，“在筹备出征的地方，无论是出征的目的、手段和行动，对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秘密”，而军部命令是军内事务，是不许翻印的，连地方报纸也不得转载。

“各种英勇事迹可以使人出名，哪怕在同事和熟人的狭小的圈子里出名也好。这种思想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真正的鼓动力”。这次彼罗夫斯基接受了 1839 年的痛苦教训，不再携带那些过去认为必需的、必不可少的琐碎东西，因此辎重较少。此外，在人员的挑选上也十分慎重：军长亲自检查每个士兵，体弱的都淘汰掉，这些人本来只能塞进军医院。

出征前两个月，即 1853 年 2 月 24 日，彼罗夫斯基写信给莫斯科邮政局长布尔加科夫时顺便提到：“一个月前，三个化了装的人在傍晚时分闯入奥尔斯克要塞司令官家中，用斧头把他砍死，又抢走了他的钱。罪犯抓到后认了罪。这三个人是不同部队的士兵。

① 原文有误，上文提到阵亡十五人。——译者

我所以告诉您这件事，因为半小时前主犯已在要塞门外枪决，观众人山人海；其余两名罪犯将在作案地点处死”。

218 该信前面还提到，1853 年 2 月 18 日匈牙利人利贝尼刺杀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使他受了轻伤。也许由于这起卑鄙暴行的缘故，奥尔斯克事件使彼罗夫斯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某些罪行来说，枪决作为惩罚手段未免过轻；糟糕的是，有时还给恶棍提供了逞英雄的机会，他面临严酷的死刑场面却漠然置之”。因此，对彼罗夫斯基再次出征一事，下令严加保密①。

沿途每到一个炮台，部队就把所有体弱的、疲惫不堪的、经受不住这种格杰松式② 考验的人都留下来；从奥伦堡到乌拉尔斯克工事的行军（乌拉尔斯克工事留下了最后一批体弱的人共一百零九人）只能算是演习，因为主要的困难还在前头，在卡拉库姆沙漠的流沙地带。出征部队最后从阿拉尔斯克到卡拉乌齐亚克行军一百八十俄里，情况良好，只有七人得病。当然，这是由于下过三次雷雨和刮风的关系，天气不十分热。

参加出征的步兵是奥伦堡第四边防营。这个营分布在各个工事里。其第三连从奥尔斯克出发，在奥伦堡斯克工事和乌拉尔斯克工事会合第四连，又在阿拉尔斯克会合了第一连和第二连，组成整个营后便向阿克麦切季进军。

骑兵有五个半乌拉尔哥萨克连，其中三个连在阿拉尔斯克等待其他连从奥伦堡开来；奥伦堡部队的四个哥萨克连从奥尔斯克出发，沿途在奥伦堡斯克工事和乌拉尔斯克工事各留下一个连代替步兵；还有巴什基尔-米舍尔亚克人的五个骑兵连从奥伦堡和

① 《俄国档案》，1878 年第 2 卷，第 316 页。

② 传说格杰松在为进攻腓利斯丁人而聚帮结伙时，故意在酷暑天气搞急行军，使他们又热又渴，再把他们带到河边，他本人则从旁观察大家喝水的方式。捧水喝的人是最有耐力的，那些急急忙忙扑到水面用嘴喝水的人则被格杰松当作不中用的人加以遣散。格杰松同前一种人一起干了不少怪事。

奥尔斯克出发。总共有十二个半骑兵连。

炮兵有三十六门炮的炮手，在阿拉尔斯克待命。他们是从阿拉尔斯克和奥尔斯克的驻防军炮兵以及奥伦堡哥萨克部队的骑炮旅中抽调来的。此外，彼得堡还派来了一个火箭队。

工兵有彼得堡派来的由近卫军工兵营的上尉奥尔洛夫斯基指挥的工兵队，还带有直流电池。

海军方面参加的有：1852 年运来、1853 年春装配起来的四十匹马力的铁壳船“彼罗夫斯基号”，由海军大尉布塔科夫指挥；另有 219
一艘十二匹马力的铁壳大艇“奥勃鲁乔夫号”，由埃尔杰利中尉指挥。

第一纵队于 4 月 25 日从奥伦堡出发，由约涅伊中校指挥，共有校尉级军官二十六人，士兵一千零八十二人，大炮六门。该纵队在卡拉布塔克炮台同帕杜罗夫少将的奥尔斯克纵队会合，后者有校尉级军官三十人，士兵一千零二十九人，大炮六门。整个部队有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十二门大炮和一百五十名吉尔吉斯志愿兵。运输工具计有骆驼二千零三十八头，犍牛二百二十八头，大车四百九十四辆。大车都用双牛、双马曳引。

帕杜罗夫是个有经验的草原通，年轻时曾在吉尔吉斯人那里当过半年俘虏。马克舍耶夫上尉是他部队中的参谋总部的军官，参加这次出征的还有彼得堡来的马尔克上校。

彼罗夫斯基本人带了十八名随员于 5 月 15 日出发，比大队人马走得晚些。他还带了由半个乌拉尔哥萨克连组成的护卫队，沿途又把留在各个工事里的一些哥萨克小队带走，以加强护卫队。彼得堡派来的炮兵少将赫鲁列夫在锡尔河边意外地赶上了他。

部队配备了良好的渡河工具：驳船（一种哥萨克船）渡轮一艘；大桶渡轮两艘；由六部分组成的平底船三艘；充气橡皮袋渡轮三艘。此外，还有架桥过沟用的各种材料。

为了保证部队一路上不缺牧草饲料，便下令禁止吉尔吉斯人在大路两旁放牧，这件事他们尽心竭力地照办了。

由四百名巴什基尔人组成的一支专门割草的队伍走在部队前面，沿路准备干草。

为了防御希瓦的袭击，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封爵苏丹们奉令远离防线深入草原，并以所属的两连哥萨克组成许多骑兵侦察班，控制从行军大路到乌斯提尤尔特的整个地区。

5月14日出征部队全部在卡拉布塔克集合，从这里再分成两个梯队前进。5月23日在乌拉尔斯克工事休息。通过无水的卡拉库姆草原时，第一梯队派出一个小队，从贾洛夫拉河起，负责清理水井，从库尔库杜克起，两列梯队都同骆驼队分开，让骆驼队走在前面。这样，就成了五列梯队。尽管天气酷热，他们还是顺利地通过了可怕的沙漠。

220 部队于6月初抵达阿拉尔斯克。从5日到9日，太阳下的气温高达49°，甚至夜间也从没低于23°，太阳升起后一小时，温度计就指到32°。所以，即使在休整日，人马也休息不好。

奥伦堡纵队四十六天走了九百三十俄里。彼罗夫斯基的随员也行军九百三十俄里，走了二十四天。奥尔斯克纵队三十六天走了六百八十七俄里，其中五天用于部队休整。

留了一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和十三门大炮防守阿拉尔斯克和计划修筑的新工事，其余的分成四个梯队于6月15、16、17日出发，溯锡尔河而上。

马尔克上校的第一梯队有一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三门大炮以及火箭炮队和带直流电池的工兵队。

帕杜罗夫的第二梯队有一个步兵连、一个半哥萨克连、六门大炮。

约涅伊的第三梯队有一个步兵连、一个半哥萨克连、六门

大炮。

哥萨克中校菲拉托夫的第四梯队包括两个哥萨克连、两门大炮和辎重队。

到阿克麦切季共四百一十俄里，走了十六天，还休整了三天。

沿途修筑了两个工事：1号炮台筑在锡尔河支流卡扎拉的源头；2号炮台筑在卡拉乌齐亚克河同查曼河汇合的卡尔马克奇天然界线。

部队在继续向阿克麦切季推进时，吃尽了苦头。所过之境，庄稼全被蝗虫吞噬一空，浩罕人还放了野火。幸而风朝着卡拉乌齐亚克[1]沼地吹去，连续两天的倾盆大雨把大火浇灭了。

最后三天行程中，部队有时行军时速不到两俄里，因为必须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填平水沟，架设便桥等等。7月2日，彼罗夫斯基率领一支包括三个乌拉尔哥萨克连、火箭队、工兵队和三门大炮的轻装部队到达阿克麦切季，并在离工事六百俄丈处扎营。

彼罗夫斯基带了几名随员骑马前去侦察要塞，一直走到离城墙六十俄丈的地方。他派人去要塞司令官处招降；但浩罕人等军使走近时就开枪射击。侦察结果证明，浩罕人接受了去年的教训，大大加固了要塞：外围城墙已经铲平，原有建筑全部拆毁，只留下一个城寨，城寨围墙已加厚，突出的棱角全部拉直，四面都改成了直线。

要塞是个正方形堡，每边五十俄丈。四个角上和四边正中都 221
筑有炮楼，共八座。往南一百二十五俄丈处就是锡尔河。东面和西面约六十至七十俄丈处，有从蓄水池中放出的水流过。环绕城寨的两条水沟，汇合成一条宽约两俄丈的水沟，放满了水。敌后间谍报告说，城墙上还有三门小铜炮，并准备了对付冲锋用的滚木和土块。

① 卡拉乌齐亚克是锡尔河支流，是附近大片沼泽的水源。

无论用那种口径的炮，无论打出多少发炮弹，都无法在四俄丈厚的土墙上打开缺口。如果用毫不掩蔽的兵力向高达六俄丈的城墙（从沟底算起）冲锋，看来也是冒险。因此决定先炮轰要塞，如果遇到抵抗，就用地雷炸开缺口，炸掉一座炮楼，再冲锋前进。

盘踞在要塞内的浩罕人和吉尔吉斯人总共不到三百名，彼罗夫斯基身边有护卫队，本来可以万无一失地等待其余部队到来，但他不知为什么害怕浩罕人，下令各梯队以急行军速度赶路。尽管天气酷热，梯队还是兼程前进，于7月3日、4日、5日赶到。“彼罗夫斯基号”铁壳船载着重物也于5日到达，停泊在离要塞两俄里处。

在阿克麦切季附近集中了三个步兵连、八个哥萨克连、十七门大炮（其中有五门库戈尔臼炮）、二千二百五十名士兵、一百名文武官员、五百名吉尔吉斯人。

7月5日在离要塞二百五十俄丈的地方，我们筑起了第一个炮垒。6日，最后几个梯队到达时，在锡尔河左岸（这里河面宽达三百十八俄丈）又筑起了另一个炮垒。8日以前已有五个炮垒可以使用，这五个炮垒共有炮弹重六俄磅的大炮两门、炮弹重十二俄磅的大炮一门、炮弹重半普特的独角炮两门、炮弹重四分之一普特的独角炮四门、臼炮五门和火箭炮一门。9日以前，部分炮垒已推进到离要塞一百五十俄丈处，10日起开始修筑通向要塞的进路。奉旨来到部队的赫鲁列夫少将，积极参与了安排炮位的事。彼罗夫斯基在7月9日的奏折中评论斯捷潘·亚历山德罗维奇时说：“陛下恩赐的这位助手和顾问，是一位优秀军官，我过去只能遐想，但不敢指望他真的能与我共事”。后来，彼罗夫斯基把占领阿克麦切季的全部荣誉都归于赫鲁列夫。

但是，参加这次攻城战的马克舍耶夫说：“赫鲁列夫无论在指
222 挥炮兵方面、工兵方面或是冲锋方面，都作了不少糊涂事。他异想

天开，把炮位安排在要塞四周，以致炮弹从要塞顶上飞过，从3号炮垒落到5号炮垒附近，从2号炮垒落到1号炮垒附近，如此等等……炮位经常移来移去，这就清楚地表明，围攻阿克麦切季时，在炮兵的使用上拿不定主意，因此，炮兵在加速攻克要塞方面没有起什么作用”……（第190—191页）。

赫鲁列夫在干预通向水沟的堑壕工事方面很少考虑到锯齿壕的方向，“例如，在正对着要塞西北面的堑壕中，就有两个锯齿壕是直对要塞的；浩罕人在这个方向架了要塞枪，只要锯齿壕里一出现人，立即遭到准确的射击（第193页）。

而且，尽管敌人的大炮比我们的简陋得多，他们却很猛烈地回击。浩罕人没有榴弹，他们把火药塞在皮球里，用细绳索或弦索绕住，嵌着榴弹管，外面再涂上油。

作战报告中提到，库齐明-科罗瓦耶夫中校、卡尔尼洛夫斯基少尉和其他五名士兵于7月7日奉派从西北方向包围要塞时，被这样一枚榴弹重伤脸部。

但马克舍耶夫证实，作战报告有意掩盖了事实真相，“事实上，炸伤是由于自己不慎，炮弹走火引起的”（第190页）。

7月13日被俘的浩罕探子被派往要塞送劝降书。

彼罗夫斯基写道：“我奉全俄皇帝之命前来攻占阿克麦切季。你们为压迫我国臣民吉尔吉斯人而在俄国土地上修筑了这座要塞”。

“尽管你们还盘踞在要塞里，但阿克麦切季已在攻克中。你们可以看到，我能把你们杀得一个不留，而不损我们一兵一卒”。

“你们修复城墙也是枉费心机：我将从大门进入阿克麦切季，进自己的要塞不需爬墙。如果城墙不是我的，那我就毫不爱惜，你们知道，我是有力量把城墙彻底摧毁的”。（以上整段复写后附于作战报告中。）

"俄国人到这里来,不是住一两天,也不是住一两年,而是长久
223 之计,决不后退。你们如果想活命,就从速求饶,如果想死在阿克麦切季,那随你们的便。我不着急,也不催促,但我重复一句: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同你们厮杀几个回合了事,而是要打败你们。城门不开,决不休兵。我第一天曾赤手空拳走到城下,本想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不料你们竟背信向我开枪,堂堂正正的军人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要求傍晚以前答复。

双方停了火。傍晚时分信使带回了要塞司令官的复信。信中说,浩罕现政府不能为前统治者希布察克人的不义行为负责;俄国军队未经宣战进逼要塞是引起对军使不友好态度的原因;最后,要塞司令官提到准备投降的事,但要求俄国人给他十五天的时间考虑,在这个期间,俄国人还应撤离要塞,否则,只要武器没有打坏,土块没有掷尽,守卫队就要固守到底。

我方根据这种情况,第二天又恢复围城作业。到14日傍晚,近敌工事已挖到离护城沟只有两俄丈远的地方。

士兵对围城作业进展缓慢感到不满,他们希望立即攻城。除了冒着酷暑挖土外,部队还有肉类供应不足的问题。原来吉尔吉斯人担心俄国人攻下阿克麦切季后立即撤走,留下他们去遭受浩罕人的报复,所以拒不向俄国人送交牲畜。为使阿克麦切季的浩罕人和我国的吉尔吉斯人确信我们将永远留在那里,彼罗夫斯基下令在营地前面建造木板房。这些房子谁也没有住过。

这件事,吉尔吉斯人都亲眼看见,他们又了解到部队还在准备牧草和燃料,看样子要留在阿克麦切季,他们就放下心来,不仅送来牲畜,而且还有一百五十人受雇参加修建用作军医院和商店的木板房。

由于生活单调,士兵们经常想出各种方式消遣。例如,要塞边

的斜堤竣工[1]后，士兵们就自行下到沟里去，毫不介意地在陡坡的台阶上休息，因为那里非常安全，子弹打不到。第四营有个叫格里戈里耶夫的士兵，由于个人的兴趣，经常同工兵一起干活。他发现炮楼塌陷处有装满了土的口袋，都是从浩罕人在塌陷处上面修筑的战壕里滚下来的。他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爬上塌陷处，把袋里的土倒掉，在敌人的射击下不慌不忙地回到了原处。后来他说，他需要口袋做内衣用，因为他的衣服已经完全穿破了。

224

巴什基尔人也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对敌人的炮火不屑一顾；他们从不在土筐或大车后面躲避敌人的子弹，他们在堑壕中走得不耐烦时，经常跑到没有掩体的地方，要不就跑到要塞下浩罕人的瓜地里去偷西瓜和甜瓜；他们给别人表演用铲子挡子弹，即把铁铲的平面遮在脸前，木柄朝下，这样就可以“不让子弹损坏公家的东西”！

彼罗夫斯基于7月16日写信给布尔加科夫说：“阿克麦切季即将攻克，也许这一仗打得不太漂亮，因为不应着眼于报纸上词藻华丽的报导，而应珍惜士兵的鲜血。我的出征是秘密进行的，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浩罕人懂得，他们已被打败，要塞已被铲平”。

敌人用竿上缠着油布片的火把照亮我方的夜间作业。后来我们也如法炮制，用火把和油盏照亮城墙，以防偷袭。浩罕人进行偷袭是拿手好戏。他们第一次二十人的偷袭是在7月19日下午三时，即在大白天干的。他们从城墙上顺着绳子滑下来，带着马刀直扑堑壕；我们的人起初以为他们是巴什基尔人，没有开枪。浩罕人抓走了我们两个哨兵，拖进要塞去活剥皮！

这时，传说塔什干正派兵前来增援阿克麦切季。因此，决定搜索通往塔什干的大路，直至最近的工事朱列克为止。7月21日，

① 这里的要塞都没有斜堤，但为了明确起见，只得沿用流行的术语。“要塞边的斜堤竣工”一语，就是指占领了护城沟边缘的堑壕。

帕杜罗夫率领一支由两个哥萨克连、五十名巴什基尔人组成的部队，带一门大炮，出发前往搜索。

彼罗夫斯基命令帕杜罗夫不能让部队有伤亡，帕杜罗夫也保证做到这一点。23日，帕杜罗夫用两只小船和芦苇筏横渡了宽二十俄丈、深一俄丈半的别尔卡赞河，停在离朱列克十五俄里处的吉尔吉斯人的阿乌尔中，并派出一名吉尔吉斯人前去通知朱列克守
225 卫队（共四十人），如果他们撤离工事，俄军将不予追击。接着，帕杜罗夫下令部队注意每匹马之间保持几俄丈的距离，沿着黄沙滚滚的大路前进，使浩罕人看到尘土飞扬，以为俄国兵力真是无法估量！这个计谋是多余的，因为浩罕人已经退出了要塞。朱列克堡被占领了，也被摧毁了。27日帕杜罗夫的部队便带着战利品（一个麾、一门小口径炮、二十支要塞枪、一普特半火药、一口袋子弹和三普特铅）返回营地。

在用地雷炸开朱列克城墙时，他们顺便想弄清楚，爆破时军队应当离地雷几俄丈？结果是，用浩罕火药制的一普特半重的地雷爆破时，二十俄丈以外没有伤到任何人，接着，用俄国火药制的三普特重的地雷，在六俄丈远的地方点燃，也只是使地雷工兵身上蒙了一层厚灰。但在阿克麦切季，赫鲁列夫同彼罗夫斯基却准备在地雷爆炸前把军队后撤一俄里呢！

22日凌晨四时，几个浩罕人从要塞西南城墙上顺着绳子滑下来，准备偷袭堑壕里的哨兵，但被我方发现，他们遭到射击后缩了回去。

25日越过护城沟。27日前，阿克麦切季城下埋设地雷作业已经完成，并安好了两个装药点。敌人企图修筑反坑道，但我们发现后随即用手榴弹把它炸毁了。

冲击的作战方案如下：27日晚十时，必须从两个点向要塞城墙发射火箭。十一时一个炮垒开火；十二时发出假警报，据守堑壕

的军队开始后撤。28日凌晨一时，另一炮垒开火，二时，堑壕中发出第二次假警报，三时发射三枚火箭；第三次警报后留在护城沟中的最后一批军队后撤，有一个连要留在有顶的堑壕中；三时半接连发射三枚火箭，最后一次爆炸后五分钟开始冲击。

冲击的作战方案是赫鲁列夫制订的；这个计划为每半个步兵排都规定了地点和任务，甚至还规定了三个射击手用什么样的短火枪进行射击……"在第一连的前头有三个射击手，携带短火枪和来复枪，归埃尔别利少尉指挥"。显然，这是古代海战中使用的接舷搏斗武器，和斧头差不多。作战方案中用各种大大小小的俄文字母表示军队在爆破前撤退的位置。可是，带了半个排的军士在夜间怎么能找到这些字母呢？

第一连和第二连占领城墙后，必须对着要塞内部开火，在第三 226
连进入要塞时则停止射击。"这时士兵们不能站立，应当趴在墙背上进行掩护射击"。但实际情况却是第一连和第二连向第三连开火……冲击时巨大的伤亡是由自己的火力造成的，而在爆破前把人撤到三百俄丈以外，就不能立即占领缺口，倒给了浩罕人以重整旗鼓的机会。

这个可笑的作战方案的制定人认为，先开枪开炮，发射火箭，把浩罕人搞得晕头转向，再用假警报迷惑他们，使他们以为当晚不会进攻，这样，守卫队在拂晓前就会放心睡觉，不去防备冲击。

作战方案中也确是写了这样的话："这样一来，拂晓前要塞中所有的人大概都将睡着"。

凌晨三时半进行地雷爆破，炸出了一个宽四十俄丈的缺口。4号炮垒和7号炮垒用霰弹对着缺口射击，接着，两个连各带五十名哥萨克突击手开始冲击。

尽管作战方案规定得十分详尽，更确切地说，正因为如此，冲击并没有使浩罕人感到措手不及。他们立即据守缺口，尽管我们

的榴弹象雨点一样密集发射，他们还是对着我们的各个炮垒和冲击部队猛烈还击。由第四边防营第一连组成的第一纵队，以一队来复枪射击手① 为前导，两次冲击都被击退，只是在第二连赶到后才夺下缺口。这两个连立即分布到城墙和炮楼各处，并朝着要塞内部开火。但第二连没有立刻爬上墙趴到墙背上，却忙于追赶从缺口处溃退的浩罕人，这样他们自己就处于已经占领了要塞两个面的第一连的交叉火力之下。由于没有按照作战方案行事而大吃苦头，于是第二连赶快爬上城墙……

第三连第一排按作战方案通过缺口去夺取要塞内部时，也同样中了趴在墙背上的伙伴们的几颗子弹。最后，赫鲁列夫在南面炮楼上挥动手帕(因为没有带俄国旗)，冲击于是结束。

四点半钟，要塞就落在我们手里了。

骁勇的要塞司令官穆罕默德·瓦利在冲击刚刚开始时就被击毙；他最亲近的行伍老友都被打死，他们曾经盟誓，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被俘的只有七十四人，其中三十五人已经受伤。

227 我们在冲击中的伤亡为：士兵阵亡十二人、负伤四十九人，阵亡的还有古里耶夫准尉，负伤的有哥萨克少尉萨文和纳扎罗夫中尉。围城期间负伤的有校官二人、尉官六人、士兵七十一人；阵亡的有士兵八人，因伤致死的十三人，失踪一人，阵亡及因伤致死的士兵共计三十三人、尉官一人；负伤的校官和尉官十人、士兵一百二十人(其中重伤十七人)；失踪一人。总共丧失战斗力一百六十五人。有关我方伤亡的数字直接引自柳鲍穆德罗夫医生的日报表和帕杜罗夫少将的报告表。这些数字大大超过了作战报告中的数字。

往返行军途中死亡士兵十人。全部伤亡应是一百七十五人。

① 由十二人组成，其中六名是“彼罗夫斯基号”船上的水手，另六名是最优秀的射击手，他们都领了来复枪。

很难解释，彼罗夫斯基出于什么原因要在报告中减少部队的伤亡数字；就是现在也不可能担保我们引用的数字是准确的。

阿克麦切季要塞内的尸体达二百三十具。守卫队共三百人，里面还有八十三个妇女，六十五个儿童。被打死的有二百二十六个男人、四个妇女、两个儿童；受伤的有三十五个男人、七个妇女、十个儿童。

我们缴获的战利品有旗麾两个、小旗八面、铜炮两门（另一门已毁坏）、小口径炮三门、要塞枪六十六支（都已毁坏，因为浩罕人在放下武器时有毁坏武器的习惯）、军刀一百五十把、炮弹一千六百发、火药五普特半、铅弹三十三普特半、马一百二十匹。

彼罗夫斯基在冲击的那一天派遣了信使向皇上禀报，同时也没有忘记把胜利的消息告诉布尔加科夫，他对这次胜利十分得意，但他特别感到苦恼的是，他的不能公开的功绩对祖国只能成为秘密。他写道："是的，我不知道进攻和夺取要塞是否能一直保密下去。但只要夺取要塞的这次出征还在保密之中，我认为从我这方面不作具体宣扬是较为明智的"……

但他毕竟还是简要地作了足够的宣扬，而且还用了这样一些话来结束这封信："一句话，这是一次辉煌的战役，大胆地说，让它默默无闻是令人遗憾的，也是无益的"。

这样过高地估计围攻阿克麦切季之役，我们不能赞同……

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炮台事实上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三百人守卫，规模又小，每边只有五十俄丈长，又没有任何前沿工事，为它所耗费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实在太多了：围攻二十二天，投入二千二百五十人、大炮十二门、臼炮五门，从离炮台围墙二百五十俄丈处就开始围城作业，还伤亡一百六十五人。我们可以把阿克麦切季同亚纳-库尔干作一比较，后者每边长五十俄丈，有一百人守卫，1861 年经七百三十三人进攻二十三小时后即投降，我方伤亡 228

各一人。相形之下，攻占阿克麦切季的荣光就黯然失色了。而同塔什干、霍占等战役比较，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从彼罗夫斯基的一切行动可以看出，他完全算不上军人，这一仗本来是很好打的，但他过分夸大了战功。

当然，攻克阿克麦切季是我们同浩罕人的第一次较量，在此以前我们并不了解敌人的特点。但就是这一点也很难为败事有余的墨守成规辩护。

波斯要塞埃里温和萨尔达尔阿巴德也是泥土筑成的，也有同样的炮楼，但每边要长二倍，要塞本身比阿克麦切季几乎要大九倍。我们的军队用了七天时间，伤亡五十二人①，就攻下了埃里温，而攻克萨尔达尔阿巴德只用了五天时间，伤亡二十二人。

彼罗夫斯基举棋不定、过分谨慎的原因，主要在于上面不断地提醒和强调出征“必须保证成功”（陆军大臣 1853 年 2 月 20 日和 5 月 3 日的答复，编号 249 和 590）的缘故。彼罗夫斯基跟在出征部队后面出发时，还请求陆军大臣禀奏皇上：“为保证胜利，我将鞠躬尽瘁，全力以赴”（5 月 15 日，编号 99）。

不管怎样，打退过多次围攻而成为锡尔河下游浩罕人最坚强堡垒的阿克麦切季的陷落，对浩罕人的影响极大。可以预料，他们将立即试图夺回要塞。

修复了改名为“彼罗夫斯克炮台”的要塞、占领了浩罕人所放弃的库凡河右岸的库梅什-库尔干工事（现称为 3 号炮台）后，我们
229 在锡尔河沿岸就有了五个工事②：阿拉尔斯克、1 号炮台、2 号炮

① 据说，这个数字还包括了一次殴斗中的死伤者（抢劫投降市民的库林人同耀武扬威地进入被征服城市的莫斯科近卫军团一个营之间的殴斗。1825 年后，这个营被流放）。高加索人不喜欢近卫军，心怀妒忌：“挖堑壕的是我们，耀武扬威地进城的却是近卫军”。

② 一年后，即到了 1855 年，五个工事只剩下三个：阿拉尔斯克工事迁到 1 号炮台，3 号炮台撤销。

台、彼罗夫斯克炮台和3号炮台，它们组成了锡尔河防线。

8月间敌后侦探报告，由塔什干的伯克萨勃丹和卓率领的一支强大的浩罕部队已经占领朱列克，并向彼罗夫斯克炮台进发。8月24日，一支225人的部队奉派前去侦察，配有大炮三门，由乌拉尔哥萨克中校鲍罗金指挥，还带了一个五十人的测绘队。敌人在离炮台二十八俄里处出现，人数达七千左右。鲍罗金的先锋部队越过别尔卡赞河挺进了十五俄里，抵达天然界线库姆苏阿特，在巴图鲁布哈尔巴伊的吉尔吉斯部族配合下，把一支二百人左右的浩罕人的前沿部队赶出了盐木林。鲍罗金匆忙赶到，我们的队伍刚在没有设防的锡尔河岸列成战斗队形，密密麻麻的浩罕骑兵，约三百名穿锁子甲的人，就在鼓角声中发起冲锋，但被我们的霰弹和炮火击退。这一整天浩罕人的多次冲锋都没有得逞。夜间停止了战斗。浩罕人把我们的队伍围困在中间，四面用火把照着宿营。我们的队伍已经有五人阵亡、二十一人负伤，情况十分不利，鲍罗金便下令筑鹿寨、挖水沟来掩护阵地，并派敢死队前去通知炮台，要求立即增援。

由于我们的部队一面临水，三面被敌人围困，所以两名哥萨克敢死队员便跳下河去，顺流泅水而下，未被浩罕人发现，幸运地到达炮台。另外三个吉尔吉斯人为了五十个卢布也从陆路奔到那里。8月25日中午时分，援兵二百人带了一门大炮赶到，但浩罕人已不见踪影。他们早在拂晓前就已拔营撤退，原地留下了191具尸体，受伤的人放在96头骆驼上带走了。鲍罗金先派哥萨克和吉尔吉斯人去追击浩罕人，午后他本人又率领增援部队前去追击，沿途又发现43具尸体。鲍罗金得知浩罕人路过朱列克未曾停留的消息后，于8月29日返回阿克麦切季。鲍罗金因功提升为陆军中校。

但浩罕人并不感到失望。11月24日，以苏菲伯克为首的一

支强大队伍从塔什干出发，12 月 4 日夜间攻占了朱列克。

230 当时彼罗夫斯克炮台的驻防军有步兵 631 人、骑兵 237 人、炮兵 95 人、水兵 42 人，在编人员共 1,055 人、大炮 14 门、臼炮 5 门。生活和战斗物资贮存量可供一年半之用，因此毫无匮乏之虞。

2 号炮台和 3 号炮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一座离彼罗夫斯克炮台二百俄里，另一座离六十俄里，即在可以相互策应的距离之外。加之，2 号炮台是野战工事，驻防军只有 116 人、大炮一门，冬季大雪封住壕沟时更难防守；3 号炮台驻防军只有 88 人，大炮一门，仍然是以前浩罕人的那个工事，由于时间仓促，只是稍为修整了一番。

12 月 14 日，有一万三千名浩罕人带了十七门铜炮逼近彼罗夫斯克炮台。锡尔河防线左翼长官奥加廖夫中校看到工事还没有修好，如被围困，于我军不利，因此，尽管力量悬殊，仍决定出击。他把指挥出击的任务交给鲍罗金中校，但鲍罗金立即称病，出击队改由什库皮大尉指挥。奥加廖夫命令什库皮大尉“必须尽力战斗，彻底粉碎并消灭敌人”，同时又给他以完全的军事行动的自由。奥加廖夫写道：“你有权根据需要，相机采取行动，以避免遭受巨大伤亡，并在浩罕人进攻时就把他们打败”。

18 日拂晓，由 350 名步兵、190 名哥萨克组成的出击队，携带四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趁浓雾弥漫之际冲到离敌人营帐仅四百俄丈的地方，占领了沙丘。早晨六点半，开始炮轰。

浩罕人惊扰了一阵以后，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先用炮火回击，后来又包围出击队，并从正面和两翼发动了几次冲锋。但都被霰弹和炮火所击退。这时敌人开始切断出击队同要塞之间的联系，为此他们不得不动用部分核心兵力和后备力量。奥加廖夫发现浩罕人包围了出击队的两翼，就派出两支分别由八十名步兵和水兵组成的小队，各带大炮一门，前往增援。这两支小队由驻防

军的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准尉和边防营的波古尔斯基上尉指挥。什库皮大尉发现敌军炮兵中和营地上的人数已大大减少，毫无后 231
顾之忧，便把三个排的步兵(110 人)和一个哥萨克连留在阵地上，自己带了六个排的步兵（230 人）和一个哥萨克连冲向前去，击退了敌人的步兵，占领了浩罕人的全部炮兵阵地和兵营。这时，留在阵地上的三个排顽强地顶住了浩罕人的猛攻，直到阿列克谢耶夫和波古尔斯基袭击敌人后方时，才把他们彻底击败。敌人仓惶撤退，溃不成军，被打死的达二千人之多。在卡拉梅舍夫中尉指挥下，四个吉尔吉斯连、部分巴什基尔人和哥萨克人并未穷追浩罕人，只追了四俄里光景。我方阵亡 18 人，负伤 49 人（内有军官两人）。这一天的战利品有旗麾四个、小旗七面、大炮十七门、火药 130 普特、许多发子弹、食品和营帐一座。

一时众所瞩目的人物显然是什库皮大尉，他完全是独当一面和出于个人的责任感而指挥若定。但是丰功伟绩还得归于奥加廖夫，因为首先是他决定出击，其次是他为出击队选择了真正威武的指挥官。

奥加廖夫直接由中校晋升为将军，而什库皮仅仅升为少校，所有的军官都提升一级，士兵每人得到两个卢布，还分发了三十枚军功勋章。什库皮没有获得乔治勋章，尽管按照勋章颁发条例，他是完全应该获得的。奥加廖夫在作战报告中完全抹煞了什库皮的功绩，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

浩罕人尽管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但并不气馁。他们在浩罕组成了一支万人队伍，在土耳其斯坦开始铸造新炮，为了造炮，城市居民的铜制餐具都给征收一空。

1854 年整整一年都预期浩罕人会发动进攻。浩罕人在西伯利亚草原地区的活动，证实了他们备战的传说。叛乱首领肯尼萨尔·卡西莫夫的儿子阿里苏丹带了七千人的匪帮也想潜入西伯利

亚草原。但土耳其斯坦的伯克不准他们过境，尽管阿里苏丹说明他曾得到浩罕汗王的允许，也不起作用。

早在 1852 年，加斯福尔特为了熟悉拟议中的伊犁河和楚河沿岸新防线的地形，进行过三次侦察。当时，西伯利亚防线就引起了浩罕人的注意。

由于我们没有采取行动，浩罕人才放了心。但到了 1854 年，
232 西伯利亚地区已经开始实行安年科夫关于连接西伯利亚防线同奥伦堡防线的计划，这又重新震动了浩罕人。

1854 年初，奥伦堡总督和西西伯利亚总督被召到彼得堡参加陆军大臣（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召集的会议。加斯福尔特提出沿锡尔河到土耳其斯坦，再由此越过巴罗尔达伊山脉和卡拉套山脉，溯楚河而上构筑一道防线。彼罗夫斯基同意这个计划，但这一次他也提了一些反对意见，比如：必须考虑我们当时的困难处境、必须立即察看地形、必须撙节开支等等，而为了集中注意独立居民占领阿克麦切季岛一事，就必须把构筑防线的计划推迟到比较遥远的将来去实现。皇上这次也支持彼罗夫斯基，但同时又允许加斯福尔特去占领外伊犁河流域和楚河上游，并在阿拉木图河岸修筑工事。这个工事就在 1854 年开始修筑，命名为维尔纳，还占领了伊犁河流域。这使浩罕人大为惊慌。他们为了引诱野石帐吉尔吉斯人和其他在楚河上游地区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参加自己的队伍，不仅掩饰自己的失败，而且还吹嘘自己“杀死了许多异教徒，尸积如山，骑马无法通过①”。同一个作者苏菲伯克还在檄文中说：“在一个傍晚和一天之内，两千名异教徒就有一千名落到我们手中。改信我们宗教者免罪，不愿当穆斯林者就要死在我们的马刀之下”。

---

① 进攻阿克麦切季时，统率浩罕军队的苏菲伯克写给萨尔巴噶什一位大牧主的信。〔译者按：萨尔巴噶什是布鲁特族的一个部落，从 1759 年起直属我国清政府管辖。〕

浩罕人向最有影响的大帐人赠送礼品并散发檄文，号召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我国的外伊犁河部队。5月初，一支八百人的浩罕部队开进离我们最近的工事皮什彼克。他们散布谣言，说后面还有几千人。他们招募了一大批于1850年背叛我国的大帐吉尔吉斯人和野石帐吉尔吉斯人，开始侵犯毗邻新防线、忠于我国的楚河对岸各乡。同时，在外伊犁河部队驻地出现了掠夺牲畜的匪帮，夜夜都来偷窃部队的马匹。我们立即追击这些匪帮，把我们的吉尔吉斯人置于防线的保护之下，并加强防线右翼（即奥伦堡草原地带）各村镇的守卫。所有这些措施，使浩罕人的各种花招都不能得逞。

当时还传说中亚所有领地结成了反对我国的同盟，土耳其苏 233
丹写信告诉布哈拉、希瓦和浩罕诸汗王说，他自己已派出大批军队同俄国人打仗，并建议诸汗王协同行动，特别在草原地带，不要让俄国人进入居民点。这些传说基本上是可信的，原因是1828年这位苏丹也曾挑动那几位汗王，而且不无成效，因为那几位汗王又去怂恿臣属我国的吉尔吉斯人，号召所有的穆斯林参加圣战。不只是土耳其人，还有英国人也想方设法煽动整个亚洲起来反对我们。用我国驻塔城领事官塔塔里诺夫的话①说，在阿富汗早就有影响的英国人曾向布哈拉汗王建议成立反俄同盟；他们要求至少也得让英国军队通过布哈拉领地。布哈拉绞杀了英国使者，算是给他们的答复。英国人为了报复，就煽动喀布尔的埃米尔阿克列姆汗继续其兄生前曾进行过的同布哈拉的战争，并向他提供武器和经费。阿富汗人占领了巴尔赫。

英国人不仅向布哈拉汗王提出过建议，而且还向浩罕汗王提出过条件相同的建议。浩罕汗王同意在英国军队到达后开始行动，允许他们自由通行，甚至还给他们指出了路线：经帕米尔、喀拉

① 见1859年8月7日他给西西伯利亚总督的报告。

提锦[1]到卡拉套山脉中的马恰(位于沙赫里夏勃兹的东北)。

1855年5月初，九千名浩罕人在皮什彼克要塞集结，他们散发了告我国吉尔吉斯人书，准备进犯维尔纳。我工事的驻防军立即得到了加强，此外，在科帕尔和阿亚古斯也集合了部队，准备向伊犁河对岸进军。浩罕人从皮什彼克出发，渡过楚河，得知维尔纳已加强防守以及增援部队已从鄂木斯克出发，加上对我国吉尔吉斯人的指望落了空，又传来布哈拉人对浩罕采取敌对行动的消息，这些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急忙撤退到皮什彼克、麦尔克和奥利耶阿塔[2]等要塞。他们的步兵都驻扎在那里，骑兵则派出去向野石帐吉尔吉斯人收税，实际上是明火执仗进行抢劫。浩罕人对我西
234 伯利亚边境的威胁只限于此。汗国的内乱和布哈拉人的干预，使浩罕人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离开了锡尔河防线。

希瓦人虽然已同浩罕联系要在有利的情况下去讨好英国，但毫无结果。

这样一来，在东方战争时期，尽管英国和土耳其玩弄诡计，我国中亚诸领地仍能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遗憾的是，由于抓不到半野蛮的盗匪，草原上长期受到骚扰，我们不能完全稳定下来。

最厉害的是著名的强盗伊谢特·库捷巴罗夫匪帮。

有其父必有其子，伊谢特是以掠夺牲畜闻名的强盗库捷巴尔的儿子，父子两个本是老搭档。父亲死后，儿子就死心塌地走父亲的老路。

库捷巴罗夫经常在抢劫时杀人，每次杀人后就慌忙窜入草原深处，有时还潜入希瓦领地。1842至1844年他就呆在希瓦，从那里回到汗国后，他想方设法隐瞒过去的罪行，竭力在俄国政府面前邀功。为此，他给边防长官提供当时在外乌拉尔草原叛乱的吉尔

① 一译喀尔提锦。——译者
② 即今江布尔城。——译者

吉斯苏丹肯尼萨尔·卡西莫夫的阴谋活动的情报，还送交了希瓦的情报。

伊谢特极其巧妙地使西部统治者艾丘瓦科夫苏丹相信了他的忏悔和忠诚，1847 年艾丘瓦科夫还为他请领了一枚安娜绶带金质奖章。但奖章还没有颁发，就传来了伊谢特又开始抢劫的消息。第二年，即 1848 年，伊谢特又带了一封信去见封爵苏丹阿拉斯兰，信中又表示忠诚和顺从。这一次他多少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悔改的诚意：信件呈交后，他还满足了吉尔吉斯人对抢走牲畜提出的赔偿要求，交出了从希瓦汗王那里领得的带煽动性的证书，送回了 1847 年从布哈拉商队抢去的部分货物；到 1849 年，他又把各个时期从吉尔吉斯人那里赶走的大量牲畜送到防线。

伊谢特用这些行动成功地获得了封爵苏丹的信任，当后者受命监视库捷巴罗夫同希瓦人的长期秘密来往时，总是袒护着他。库捷巴罗夫的这种境遇一直持续到 1853 年。那年，他又一次背信 235
弃义地唆使同族人和其他吉尔吉斯人不给出征阿克麦切季的部队提供骆驼。我们占领阿克麦切季后，为了严惩库捷巴罗夫，曾派出一支搜索部队，但这次在深秋进行的搜索没有成功。

1854 年春，乌拉尔斯克工事派出的一支部队追上了库捷巴罗夫，但不好逮捕他，因为他是自愿前来谈判的，事先已答应了放他回去。这一次库捷巴罗夫交出了藏在他的阿乌尔中的罪犯，并起誓要去奥伦堡请罪。

这个保证同以前一样没有实现。到 1855 年初，伊谢特恢复同希瓦的来往，窝藏希瓦税吏，集结匪帮。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众所周知的。就在那时，彼罗夫斯基下令乌拉尔斯克工事长官监视叛乱者的活动，又下令封爵苏丹阿拉斯兰·江丘林率领哥萨克卫队一个连及其属下的吉尔吉斯人九百名，前去草原讨伐库捷巴罗夫，并设法逮住他。这次搜索也以惨败告终。

7月7日，封爵苏丹刚刚走出奥尔斯克要塞140俄里，库捷巴罗夫匪帮约150人就直袭他的帐幕，另一部分人包围了离苏丹帐幕不太远的哥萨克部队。原苏丹属下的近九百名吉尔吉斯人一哄而散。封爵苏丹本人和汗国几名官员都死于这次战斗。叛乱者抢劫了帐幕中所有的财物，满载而逃。75名哥萨克无力追击匪徒，只得抬着死伤者撤回防线。

如果七十五名哥萨克和九百名吉尔吉斯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一千五百个敌人的话，是有可能获胜的。但现在这七十五人并没有被消灭到只剩最后一人，他们却能够从容不迫地回到远离一百四十俄里的防线，无人追击，这就不免使读者心里产生了疑问：难道这不是达成某种协议的结果吗？一方保证自由通行，另一方答应不去保护苏丹！

这种怀疑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几个哥萨克远离防线一百四十俄里之外，得不到援助，处境十分困难；其次，苏丹们经常极端傲慢地对待自己的卫队，因此受侮辱、受歧视的哥萨克当然不会特别爱
236 戴他们。封爵苏丹们的哥萨克卫队在吉尔吉斯人发生争吵时，有时甚至在苏丹们生命危急时，总是袖手旁观，几乎从未保护过他们……但对匪徒的猖獗行为不能不严加惩处，尤其是伊谢特持枪威胁安分守己的吉尔吉斯人，还散发宗教檄文，鼓动共同起义反对俄国人，更属不能容忍。

尽管夏季搜索匪徒诸多不利，因为这个时候匪徒很容易获得强壮的马匹，但彼罗夫斯基仍立即从奥尔斯克、奥伦堡和下乌拉尔防线派出了三百名乌拉尔哥萨克、一百名奥伦堡哥萨克、一个巴什基尔教导团、五十名步兵、带两门大炮进入草原。

根据边防委员会主席格里戈里耶夫的提议，上述各部队均由库兹明斯基上校指挥。

此外，乌拉尔斯克工事长官奉命从穆戈贾尔山脉插进叛乱者

的侧翼和后方。奥尔斯克要塞还集合了一个巴什基尔团共八百人作为后备。

在这种情况下，看来伊谢特·库捷巴罗夫已陷于四面包围之中。8月3日，库兹明斯基在捷米尔河和恩巴河汇合处（离防线三百六十俄里）追上了有二千人之众的库捷巴罗夫匪帮，但搜索队刚接近远程炮的射程时，匪徒们趁我方还没有发动进攻就已逃散。我们只追击了一阵，刺杀了几个人，夺得了近六千头牛羊和马匹。库捷巴罗夫及其亲信的绝大部分阿乌尔都因事先藏在大巴尔苏基沙漠和乌斯提尤尔特而得以逃脱。

马克舍耶夫在他的著作第130页谈到这次出征时说，库兹明斯基的军事才能和道德品质同他所担负的使命完全不相适应，当他追上伊谢特时，他"并不同伊谢特决战，却退到一边，不分青红皂白地抢劫所有他遇到的吉尔吉斯人的牲畜和财物，干下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坏事"。当"库兹明斯基的暴行传到彼得堡后，总督受到了质问，但他却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在解除库兹明斯基职务时，还为他钻营到一个少将军衔和退休金"。

库捷巴罗夫溃散了的匪帮很快又在交通要道上抢劫，并以不可想象的速度流窜各地。为保证我们的通讯畅通和进一步追击匪 237
徒，不得不让派出去的部队留在草原上直至深秋。整个冬季部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便三月初，在盗匪的马匹缺乏牧草瘦弱不堪时恢复搜索。

当时获得消息说，匪徒正向乌斯提尤尔特方向集结。三个独立的搜索队都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这三个搜索队之间有一些加强的流动侦察班担任联络，他们应在乌斯提尤尔特包围吉尔吉斯人，因为那里缺少水草，吉尔吉斯人无法久留。此外，乌斯提尤尔特那里已派有侦察部队，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占领库捷巴罗夫本人的阿乌尔。与此同时，还派出了可靠的大帐人去说服吉尔吉斯人，只

要他们交出杀害封爵苏丹的罪魁祸首和从犯，就停止追击，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回到通常的冬季牧地去。

8月底，库兹明斯基派往恩巴河去的运粮队（其中有十五名奥伦堡哥萨克、七名吉尔吉斯人和苏丹童加钦）在捷米尔河被五百人的匪帮所包围。哥萨克下了马，让驮载的骆驼躺下，从骆驼后面射击相距一百五十俄丈的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人用长枪射击，火力比哥萨克的滑膛枪厉害。互相射击持续了将近四小时，所有的哥萨克都负了重伤或阵亡，童加钦苏丹也被打死。

我方刚一停火，匪徒们就冲向运粮队，杀光了所有负伤的人，活下来的只有身负重伤、藏在死人堆的哥萨克伊凡·米哈伊洛夫一人。吉尔吉斯人发现他后，又用长矛刺伤了他五处，然后把他捉去当俘虏。米哈伊洛夫趁夜色昏暗，骑上偷来的马，到第四天勉强活着跑回库兹明斯基的部队。十四个无名英雄就这样光荣地牺牲了生命。

这个时期，我们一支队伍捣毁了叛乱者的阿乌尔一百四十六个，但由于寒潮来袭，天气多雨，无法继续行动。

对部队来说，这一年出征追捕库捷巴罗夫是十分艰苦的。仓促建立起来的部队，轻装出发，三个半月中，在无水的茫茫草原上，
238 每人的行程在二千四百俄里以上，既要冒着酷暑，又要顶着十月的寒风，由于缺乏燃料，往往吃不到热饭。虽然出征的主要目的（追捕库捷巴罗夫）没有达到，但不能认为这次出征是不成功的：叛乱的大帐人受到了严惩；他们中有许多人死于追捕；他们的许多牲畜被我们夺了过来；伊谢特本人落得众叛亲离，丧失了大部分阿乌尔，只得逃到乌斯提尤尔特西南去找土库曼人。他在吉尔吉斯人中的影响大为削弱。

1856年夏季以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到了6月份，为了防备万一，又派出了一支由三个奥伦堡哥萨克连组成的部队，配有一门山

地独角炮，由普洛特尼科夫中校率领。汗国中部封爵苏丹巴伊穆罕默多夫中校配合他行动。

8月初，普洛特尼科夫得悉伊谢特率领残部在阿斯曼泰-马泰沙漠附近（离恩巴河三百五十俄里处）游牧，立即派兵前往乌斯提尤尔特。行军一百六十俄里后，部队留下了辎重，由一个哥萨克连和一百名吉尔吉斯人掩护，其余两连哥萨克和二百名吉尔吉斯人都配了双马，直奔马泰沙漠，目的是要登上乌斯提尤尔特，堵住伊谢特退向辽阔的里海沿岸的道路。但在空旷的草原上，部队的行动更难隐蔽。匪徒们严格执行各种军事预防措施，一得知我们的部队前来，立即奔向咸海沿岸的不毛之地。我们的部队马不停蹄地追赶了五昼夜，最后两天在白天35°、夜间20°的气温下走了两百俄里。继续追赶已经不可能，不仅因为牧草不够，而且主要还由于逃匪一路上填平或破坏了水井。

然而，尽管情况不利，普洛特尼科夫由于行动迅速，还是追上了一部分阿乌尔，夺得各种牲畜九百头，抓到了几个大帐人，即伊谢特的亲戚，这些人都是杀害阿拉斯兰苏丹的同谋者。其中两人的罪行被揭发出来，经野战法庭宣判后，在乌拉尔斯克工事处决。当时为这件事，大批吉尔吉斯人及其首领都被召集到工事里来。

这次大搜索效果很好。整个夏天草原上十分安宁，甚至一次抢劫邮件的事都没有发生过，而在往年，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 239

就在这一年，即1856年，希瓦人放弃了库凡河岸的和卓尼亚兹小堡。吉尔吉斯人趁此机会偷走了全部建筑木料，带不走的就付之一炬。我们派去占领这个小堡的队伍，把其余的东西全部加以摧毁，就返回防线。

自拉伊姆工事移往1号炮台后，吉尔吉斯人同移民之间为阿克伊列克各地发生争执，因为他们都曾在这个地方种过庄稼。这件事又同鞑靼译员仗势欺人的事搅在一起，在懦弱而轻信的炮台

司令官身边，这个译员只要心血来潮，就为所欲为。由于呈文和告状毫无作用，吉尔吉斯人就想了一个颇有成效的办法，以便让上级机关知道他们受到下级滥用职权的迫害要起来造反。

混乱局面从1856年秋季开始，到圣诞节前，1号炮台事实上已经被围困，但锡尔河防线长官、少将菲京戈夫男爵立即从彼罗夫斯克炮台出发（率领265人，携带两门大炮和一门火箭炮）。这支队伍同1号炮台的出击队（二百名哥萨克、二百名步兵、两门大炮）会合后，在巴雷赫渠附近击溃了吉尔吉斯人。我方只有六人负伤，吉尔吉斯人损失了全部牲畜。接着又搜索锡尔河对岸，春季里又到小巴尔苏基沙漠去搜索。共夺得牲畜21,365头。

菲京戈夫的后任丹扎斯、再后的杰布，都把这种混乱局面归罪于毫无过错的江和卓。杰布命令伊列克伊去收拾这个风烛残年的八十高龄的敌人；但是谁也不愿去袭击这位几乎被视为圣人的老头。他在为伊列克伊部下所包围的土台上安详地祈祷。子弹从和卓的锁子甲上弹了回来，但到底还是有一颗命中了他的颈部，总算完成了一桩英勇的事业！

伊列克伊残暴地劫掠了敌人的亲戚和部属。

这种无益的、非正义的暴行当然不会使我们受到吉尔吉斯人的欢迎。但在撤换了炮台司令官后，他们也就停止了告状。

1857年决定再度出征，搜捕伊谢特。派出的部队仍然由那位普洛特尼科夫率领，仍然是那些兵力。队伍于5月出发，前往乌斯提尤尔特和阿斯曼泰-马泰沙漠。

但这一次库捷巴罗夫也还是沿着咸海西岸溜到南方去了。普洛特尼科夫派了一支小队追击，小队一路上发现水井都被填平或破坏，只得返回。普洛特尼科夫折向小巴尔苏基沙漠。

普洛特尼科夫的队伍刚刚离开乌斯提尤尔特，被赶到无水草原的伊谢特又带着自己的阿乌尔回到了阿斯曼泰。由于他自己破

坏了这些地区的水井，不得不向恩巴河转移，但在距离以前的恩巴河工事不远处，驻扎着鲍罗金中校的乌拉尔哥萨克三个连。鲍罗金立即沿恩巴河而下，接着转向乌斯提尤尔特，9 月 11 日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库捷巴罗夫的阿乌尔，这一次他又溜掉了。战斗刚一开始，他就带了一些骑兵出逃。他的阿乌尔照例被洗劫一空。

为了不让库捷巴罗夫重返阿斯曼泰，同时也为了掩护当时前往锡尔河的谢维尔佐夫的科学考察团，普洛特尼科夫的队伍又折向乌斯提尤尔特，在那里停留了十七天，直到 10 月 17 日才回到奥尔斯克。

彼罗夫斯基死后，他的后任侍从将军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卡捷宁认为，我们的部队再机动，人数再多，要在乌斯提尤尔特抓到库捷巴罗夫还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最好用说服的办法去影响他，并答应饶恕他，只要他肯前来低头认罪。

同时，卡捷宁还宣布所有参加过江和卓侵袭活动的人无罪。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整个夏季，江和卓的原部属纷纷向锡尔河集结，表示归顺。第二年，即 1858 年，在卡捷宁巡视草原时，伊谢特·库捷巴罗夫本人也前来向他认罪。伊谢特不仅得到了饶恕，而且后来还让他去彼得堡。可以肯定地说，并不是大赦使这个强盗归顺的（因为过去也曾多次饶恕过他），而是以草原工事为基地的部队对他穷追猛打才使他归顺的。这一次他处于包围之中，一面是卡捷宁和伊格纳季耶夫（向希瓦进军）的部队，另一面是斯克里亚宾的部队（地形测绘队的上尉）。

在卡捷宁治理奥伦堡边区所采取的措施中还应该提到的，是他特别重视发展吉尔吉斯人的农业，这一点正好同彼罗夫斯基相反。他提出了充分的论据，说明定居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进行。在锡尔河下游，贫苦农民自古以来就从事农业，他们由于缺少牲畜，无法游牧。同卡捷宁一道来草原的有著名的动物学硕士谢维 241

尔佐夫。1858年4月26日，他带了三名哥萨克从彼罗夫斯克出发去朱列克打猎，这三名哥萨克是丘普林、波洛佐夫和哈萨马耶夫，还有标本制备员古里扬诺夫。在贾尔蒂库里湖对岸，盗匪多桑一伙袭击了他们。这几个打猎的人除丘普林去给部队报信外，都受了重伤。谢维尔佐夫被俘，盗匪们动手砍他的头，但落在他颈上的两斧头没有把他的头砍下来，这时一个聪明的强盗说，抓个活的"公爵"回去比带一个首级回去可以多得些赏钱，他们便把谢维尔佐夫带到亚纳-库尔干，并治愈了他的伤。一星期后，伯克写了一封信寄到彼罗夫斯克，说他的人抓了一个自称为谢维尔佐夫的俄国强盗。丹扎斯将军回复说，这个人不仅不是强盗，甚至还不是军人，他只是个和平的老百姓，是个搜集鸟兽标本的科学家；因此要求送回俘虏，并出动了军队。伯克派了代表团前来迎接，交出了谢维尔佐夫。谢维尔佐夫共受了十二处伤，特别是鬓角挨了马刀和胸部被长矛刺穿的地方，伤势很重。1859年勘察了亚纳河（锡尔河的支流），目的是为了确定发展该地区农业的措施。勘察表明，修筑堤坝需要大量经费，因而认为，如果游牧民族对务农还没有共同的迫切要求，任何人为的或为时过早的发展吉尔吉斯农业的措施都不会有成效。因此决定把我们最主要的力量放在保障游牧民族的安全上，至于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那就让它通过自然的途径、适时地去自行解决[1]

在卡捷宁时期，重新提出了中亚各地沿阿姆河到里海通商的老问题。为了实现这一设想，必须采用以前的办法，即出征里海东岸，以便选择合适的地点修筑工事，同时向希瓦和布哈拉派遣使团，力促它们保护通商并协助商队前往里海东岸。使团也必须进行考察，如有可能，就应占领咸海边阿姆河口上的点。

察看里海东岸的任务交给了参谋总部的丹杰维利上校，他于1859年察看沿岸地区后认为，在克拉斯诺伏斯克湾附近，靠近巴

尔库伊水井处修筑工事和设立商站最为合适。但这个建议并没有 242
实现，因为伊格纳季耶夫的使团未能占领阿姆河口。派出这个使团是以回访希瓦和布哈拉为名的，因为1857年他们曾派遣使者前来祝贺亚历山大二世登位。伊格纳季耶夫必须先访问希瓦，由此再前往布哈拉。海军上校布塔科夫所指挥的咸海区舰队的船只应从咸海西岸切尔内绍夫湾起，护送使团前往，布塔科夫还应侦察阿姆河并占领河口附近的孔格勒城。

从来没有向中亚派遣过这样庞大的使团。使团团长以下还有十六名各方面的专家、医生和修士司祭。

从乌拉尔部队和奥伦堡部队共抽调了三十四名哥萨克、四名军官、四名军士（两支部队各抽调一半），从奥伦堡边防营抽调了三十名步兵、两名军官和两名军士，他们组成了使团的荣誉护卫队。步兵骑在马上，看上去好象是很出色的骑兵，驾驭马匹完全内行，也能按操典规程变换队形。此外，还有一个由五十一名哥萨克、四名军官和四名军士组成的补充护卫队。这个队护送使团到希瓦城市库尼亚乌尔根奇后，再返回乌拉尔斯克工事，同巡视草原的卡捷宁的护卫队会合。

根据事先联系，希瓦政府答应在乌尔加海角至少准备九十条大船，以便运送使团及其辎重过艾布基尔湾。但当使团到达乌尔加角时，码头上总共只有十六只小船，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才又弄到十九只这样的船。

渡过海湾后（二十五俄里，撑篙小船行了七小时），希瓦的仪仗队前来迎接使团。使团以后在汗国境内的全部活动都由该仪仗队陪同。

使团的骆驼队因没有渡海船只而只能步行到海湾口，在乌尔加海角以北十八俄里处（水深不超过三英尺）涉水渡海，其间只有一些水深两俄尺左右的坑洼。

使团在等候骆驼期间;在离海湾右岸不远处宿营了五天。7月
243 18日,使团到达希瓦,汗王于28日接见使团,8月31日使团出发去布哈拉。

阿姆河下游的勘察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但通过谈判占领孔格勒一事,因轰动全城的各派纷争而没有成功;而且我们的船只因阿姆河水位开始下降,必须赶快离开河口。

伊格纳季耶夫在希瓦和布哈拉的谈判也遭到了和以前相同的命运。使团有门岗守卫,说是担心民众不喜欢俄国人,如果俄国人在街头出现,可能会受到袭击……

伊格纳季耶夫为使团的命运担惊受怕。希瓦的大臣提醒他注意可兰经的一条禁规,即可以用一般石头或土块来对付的事,都不准使用纸头,因为纸上很可能有真主的名字。伊格纳季耶夫便经常亲自跑到院子里,沿着篱笆跑来跑去捡小纸片!这件事是教我们东方语言的杰麦宗谈出来的。这本来应当使我国政府确信,通过外交途径同这些汗国打交道总是一事无成的。

1858年6月,加斯福尔特把阿布赛的曾孙瓦利哈诺夫与伊格纳季耶夫同时从西伯利亚派往喀什噶尔。瓦利哈诺夫是1853年从西伯利亚武备中学毕业的军官,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有病。他带着商队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到了喀什噶尔,又步履艰难地从这里返回维尔纳。当时统治喀什噶尔的是1857年绞死德国旅行家阿道夫·施拉京特文的残暴的倭里汗和卓。瓦利哈诺夫后来调往彼得堡,因肺病加剧而回到故乡,死于1865年,留下了大批手稿。

在卡捷宁时期,草原上情况有了某些改善:1858年,奥尔斯克要塞和乌拉尔斯克工事之间开辟了邮路。1859年,治理草原的工作移交内务部负责,而边防委员会改名为奥伦堡省吉尔吉斯人管理委员会,但锡尔河流域的吉尔吉斯人仍象以前一样由外交部管理。

由于彼罗夫斯基坚持而一度搁置下来的连接奥伦堡防线和西伯利亚防线之事，几乎毫无进展，原因并不在于名声不好的阿克麦切季岛还没有移民居住（直至1903年的今天，这件事还没有实现），而在于情况变了，再不能由地方官府决定了。

从奥伦堡方面来说，1853年占领阿克麦切季算是实现计划的第一步。从西伯利亚方面来说，这一步是在第二年、即1854年占 244
领了伊犁河流域和修筑了维尔纳工事后完成的。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1859年1月底，在皇上亲自参加的谘询会议上，关于占领楚河上游及皮什彼克和托克马克两要塞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出征这样遥远的地方，补给工作需要克服重重困难。计划组成一支二千二百人的队伍，带上四门大炮、四门臼炮等攻城辎重。又征召了四百六十名长期休假的士兵（西伯利亚各省人）来补充军队。托博尔斯克负责供应全年的物资和军服布料，莫斯科和喀山供应其他军用品，沃罗涅什供应医疗用品，下诺夫哥罗德供应武器，彼得堡供应攻城辎重、火箭和数学仪器，埋地雷用的钻孔机器向乌拉尔各工厂定购。

正当我们运送这些材料时，浩罕的吉尔吉斯人不断地骚扰我们，1859年秋末甚至开始袭击我们的前沿工事卡斯捷克。我们的村镇都加强了防御，街上构筑了街垒，村边房屋的墙上凿了枪眼。吉尔吉斯人还放野火，想烧掉为出征部队准备的牧草，但牧草及时运到了各工事，他们只是烧了牧场。野石帐吉尔吉斯人猖狂到了极点，10月8日夜间，一共才五十人就袭击了卡斯捷克！喊声、枪声和噼啪声使工事里面出现了混乱，野蛮人又趁混乱之机，从马厩里赶走了炮兵和哥萨克的马匹，但在离卡斯捷克两俄里的地方，这帮匪徒被我们追上了，马匹也夺了回来。

为了使野蛮人的进犯有所收敛，加斯福尔特竭力在各部落之

间挑起纷争，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贪图功名的欲望来施加影响，例如，他向其中某一个人许愿，要协助此人统辖原来处于几个有影响人物控制之下的整个部族，他向这个人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袭击同我们作对的部落并抢劫他们的牲畜。此外，他大量赠送礼品，授予各种军衔，以此来维持彼此的友好关系。许多蛮人骑兵大尉和上校的长袍上佩着带穗的肩章，这不仅说明了这些荒原子孙的虚荣心，而且也说明了我们处境的困难。

245 1859 年 5 月，为了巡视楚河上游以及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两要塞，同时也为了要在卡斯捷克河岸修筑前沿工事，维尔纳派出了一支包括两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带两门轻炮和两门山炮的部队。这支部队圆满完成全部任务后，于 6 月底返回维尔纳。

原来准备 1860 年春开始远征，加斯福尔特已请求卡捷宁(1859 年 11 月 12 日发出信件)向朱列克进军，以便牵制浩罕的部分兵力，但这时政府的观点有了某些改变。当时的陆军大臣、侍从将军苏哈若尼特曾给加斯福尔特写了这样一封信(11 月 7 日，编号 199)：

“为防止西方各国对我国占领亚洲中部的意图加以指责，我国政府现认为，在西伯利亚边境上应尽可能不发动攻势，这样做是有利的”。

“鉴于上述情况，皇上宣旨，阁下不必停止出征楚河上游的准备工作，但未经特殊许可，切勿对皮什彼克采取进攻行动”。

在此之前，卡捷宁也通知说，1861 年春以前不可能开始构筑朱列克工事。但是，我们已经为实现连接防线的计划迈出了一步，浩罕人已经从中看出了威胁而决定全力回击。因此，要阻止事件发生已不可能了。浩罕人期在必胜，因为他们看到我们举棋不定，又估计我们的吉尔吉斯人会配合他们行动，这些吉尔吉斯人确信我们不敢越过楚河。

1860 年春季之前，近五千名浩罕人在皮什彼克集结。3 月初，他们把一支小队伍派往伊塞克湖①，想在那里修筑工事，并向野石帐部族征收齐亚克特税。但我们派往那里的部队已捷足先登，迫使他们撤退了。

6 月初，我们的炮兵、工兵和运输材料辎重库全部运到了维尔纳。

6 月 11 日，军长到达维尔纳，他视察了侦察归来的部队，遣散哥萨克去种地。在有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所有的部队都归参谋总部的齐麦尔曼上校指挥。加斯福尔特刚一离开，小股匪帮就开始袭击。

7 月 8 日夜间，浩罕人攻打卡斯捷克，这是他们第一次发动的 246
严重袭击，但由于事先得到了情报，外伊犁边区部队司令官齐麦尔曼上校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把乌宗阿加奇部队调来卡斯捷克、下令拴住马匹、在部队和工事的四周部署了坚强的散兵线。

敌人遇到了配合一致的火力，并看到偷袭我方不能得逞，就退回到吉连艾格尔河边的阵地。拂晓后（五点）一群群不成队列的敌人占领了卡斯捷克左岸的高地，远处（五俄里外）冒出了浓烟，这是他们在放火烧牧草。哥萨克散兵线在步兵支援下赶走了占领高地的敌人，接着整个部队转入进攻，追击迅速溃退的敌人。

部队占领了遮拦着宽阔的吉连艾格尔谷地的最后一些高地以后，所有敌人尽在眼底（约有三千人），身穿白衣的密密麻麻的塔什干人更是看得分明。他们的头目是塔什干的帕尔瓦纳奇② 鲁斯捷姆伯克。几发炮弹就迫使所有的敌人放弃了阵地，但我方没有穷追，一来没有什么意义，二来大家一夜未睡，过于疲劳。

---

① 我国史籍中称特穆尔图淖尔，又称伊斯色库尔湖，亦名图斯池。——译者

② парванач 意为元帅、大帅或大官，见第十六章原书页码第 436 页作者注。以下译为大帅。后面有些章节中，作者又把这个词写成 перванач.——译者

我方只有三匹马受伤。此外，第八边防营有一名士兵(沃恰克人)投奔了敌人。敌人被打死五十人，受伤的数字不详。

加斯福尔特怀疑卡斯捷克附近的牧草是我们的切普拉什京吉尔吉斯人放火烧掉的，便下令向他们和杜拉特人宣布：由于他们的放牧点分布在卡斯捷克工事附近，因此他们都是罪人。即使不是他们放的火，但没有及时把浩罕人的企图报告我军，也同样有罪，因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杜拉特人和切普拉什京吉尔吉斯人必须用牲畜和全部财产赔偿烧掉的牧草。

同时，部队奉令准备于8月中旬或月底出征，以荡平托克马克；如有可能，还要荡平皮什彼克。

浩罕人在吉连艾格尔谷地战败后，退到楚河对岸，并把野石帐吉尔吉斯人遣散到各个放牧点，他们自己则留在皮什彼克。不久，援兵到达(五千人以上)，这支援兵是由总司令官卡纳阿特·沙率领的。总司令官责怪大帅鲁斯捷姆伯克似乎不愿同别人分享胜利，不等他到达就自作主张开始军事行动。

247 那伙浩罕人在皮什彼克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他们吃光了周围地区吉尔吉斯人储存的粮食，被迫向麦尔克撤退，准备在那里等待庄稼收割后再对我们的边境采取行动。

在浩罕人向左翼进攻的同时，卡拉套的吉尔吉斯人也加紧袭击右翼。卡斯捷克的失败，使吉尔吉斯人多少得到一些教训，他们竭力表现得服服贴贴，巴结逢迎，以掩盖罪恶的意图。尽管如此，为了保证出征期间阿拉套边区全境的平静，我们逮捕了一些吉尔吉斯人作为人质；加强了从卡拉塔尔河① 到伊犁河之间的最重要的巡逻哨；此外，边区所有村镇居民个个都拿起了备用的旧式武器。感化力也大为提高，楚河对岸就有一个大牧主(苏姆普部族)表示愿意臣属俄国。

① 即库克乌苏河。——译者

奉令向楚河对岸进军的一支二千人的部队，由六个步兵连、六个哥萨克连、两个吉尔吉斯骑兵连组成，携带两门大炮、四门轻炮、四门轻骑炮和两门山炮、四门火箭炮和七门库戈尔臼炮，于8月23日从维尔纳分成两路纵队出发，左路纵队经卡斯捷克峡谷向卡拉库努斯河上游挺进（离楚河九俄里），右路纵队经比什麦纳克也开赴这个地区。同时，我们向野石帐吉尔吉斯人和楚河对岸的杜拉特人发布了告示，说明我军向楚河对岸进军是针对萨尔特人①的，因为他们竟敢窜入我国境内，袭击我方工事。

8月26日部队顺利渡过楚河，因为该河水深只及膝盖。

前一夜，部队就从宿营地给托克马克的司令官送去了告示。由于这张告示，我们的部队在离托克马克一俄里半的地方受到了军使们的迎接。对勒令他们投降一事，他们卑躬屈膝地请求宽限两天，以便得到他们的长官、皮什彼克司令官的答复。对此我方又向他们宣布，如果一小时后不投降，就要对准工事开炮。同时，工兵军官在离工事三十俄丈的地方进行了近距离观察。

规定时间一到，我方便派出一名吉尔吉斯人骑着马走近护城沟，劝司令官汉库勒投降。汉库勒安详地回答说，他"既不敢让工事投降，也不敢防守！"事实上确是如此，小堡里一直只是稀稀落落地射出几颗杀伤不了我们的子弹，敷衍一番。

但这根本不能阻止齐麦尔曼炮轰这个可怜的工事……五门臼 248
炮、一门大炮，从两百俄丈的距离外于傍晚五点多钟开火，炮击一直持续到暮色苍茫的时分，发射了近五十颗炮弹。炮击刚一停止，小堡中就走出一名军使，口里喊着饶命。守卫队（约七十人）被炮火吓坏了，他们躲在山坡上的土房里，全都没有受伤（一名被弹片轻度擦伤的妇女不计算在内）。只有汉库勒一人仍留在城墙上准备一死，但妇女和儿童的哭号声迫使他只得同意投降。

① 居住在费尔干纳地区的康恰基人。——译者

浩罕人的军使请求我们的部队长官给他一颗嘴里含过一下的子弹带回去，按照东方的习惯，这是饶命的表示。这个要求照办了。半小时后，汉库勒亲自出面宣布无条件投降。守卫队按命令撤出工事，之后，托克马克就被俄国人占领了。

战利品有：一面旗帜、两门小口径炮、五十八支枪、三十五把马刀、七支长矛、三十二普特半的火药、一些铅弹、小口径炮用的霰弹等等。我方没有伤亡。

守卫队得到允许可以收拾零星东西，接着我们的部队于8月27日动手拆毁工事。埋设地雷作业于黄昏时完毕，用浩罕人的火药炸毁城寨炮楼时，残片在吉尔吉斯人的惊喊声中飞向天空。第二天拆毁工作结束，傍晚烧毁了托克马克的建筑。

阿拉套边区长官科尔帕科夫斯基[1]中校带了一个哥萨克连、铁色克苏丹带了一百五十名吉尔吉斯人前来与部队会合。

8月29日，部队从夷平了的托克马克出发。行军二十八俄里后，于第二天中午一时许逼近皮什彼克。该要塞不断向我军开炮。尽管浩罕大炮可以打到很远的地方，但并未给我军造成丝毫损失。齐麦尔曼让部队停在阿拉麦金河边，在要塞以上两俄里，自己带了工兵和炮兵的军官们去进行侦察。这个要塞极为坚固，超过我们根据上一年侦察获得的情报所作的估计。城墙每边不是六十至六十五俄丈，而是长达一百零五俄丈，因此要塞几乎大了三倍。外墙高两俄丈半，墙基厚四俄丈，四周是护城沟，水面相当宽，有些地方宽达两俄丈；要塞围墙内侧筑有巨大的扶壁，可以用作避弹的横墙；射击手和炮兵分布在宽阔的围墙顶上，枪炮通过枪、炮眼发射。
249 据汉库勒说，守卫队有七百人。齐麦尔曼为了不使用无掩蔽的兵力去冒险冲锋，决定从要塞西面进攻，那里有从城墙一直延伸出来长达二百五十俄丈的果园可以掩护。其他各面都没有果园，北面

① 旧译郭尔帕科甫斯基。——译者

则是一片芦苇丛生的沼泽。部队立即转移到果园后面离要塞两俄里的新阵地，并于当天夜间不顾疲劳地开始修筑工事。拂晓以前，三个深挖的炮垒(可容大炮六门、臼炮七门)和六条散兵壕全部挖好，装备就绪。大炮通过积水四溢的沟渠拖到炮垒中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早晨五时，我方炮垒开火，一直持续到傍晚，发射炮弹达四百发。

浩罕人猛烈地回击，但午后火力开始减弱。夜间双方停火。第二夜，即8月31日夜间，挖掘了一百俄丈堑壕、一个新的臼炮炮垒和四条散兵壕。第三天，即9月1日，我方火力不如前一天猛烈，只发射了炮弹一百五十发，主要为了节省炮弹，留到近距离射击时使用。

当时成立了二百五十人组成的敢死队去散兵线值勤和掩护工兵。堑壕值勤实行了塞瓦斯托波尔式的制度。

9月1日夜间，堑壕又向前推进了八十四俄丈，并在离城墙八十五俄丈处修筑了供四门大炮用的攻城炮兵阵地。

炮垒的装备工作到白天才结束，同时还排干了向要塞流水的沟渠。这个办法其实毫无用处，因为要塞里面还有几口水井和水池，而且阿拉麦金河水几乎流到了护城沟边上。但那些沟渠断了水，不能再淹没围城作业一带地方了。

中午过后，攻缺炮垒开火，发射的炮弹不超过一百发，却严重破坏了城墙，西南角上的炮楼毁损更大。

守卫队毫不费力就修复了被打坏的地方，因为当地人用泥巴抹墙壁，动作非常快。敌人十分猛烈地回击，我们不得不经常修理炮眼，并用许多粗绳(即缆绳)作炮眼的护板。

三日夜间，作业又向攻击面的突出角推进了三十俄丈，并在那里修筑了臼炮炮垒。散兵线的敢死队搜索了要塞附近所有的地 250
方，爬近护城沟，抓到了四个准备钻进要塞的人。开始向新炮垒回

击的敌人很快就沉寂了。我们的大炮事先曾进行过试射(已拆修过)，随便那个枪眼里只要一冒出武器，马上就被我们打掉。我方的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刚好命中一门炮弹重五俄磅的浩罕炮的炮膛，紧紧地卡在里边，后来怎么也弄不出来。攻缺炮垒轰倒了要塞外第一道围墙的雉堞和所有突出的防御工事，完全摧毁了炮楼朝我们的那一面。晚上，加强了曲射火力。爆炸炮弹和榴弹一个接一个地飞向要塞；在火力掩护下，对壕作业迅速向护城沟推进。晚上十点钟，从要塞的大门里走出两个人来，口里喊着："阿曼！阿曼，伊利奇[1]！"埋伏在要塞大门对面的敢死队立即把他们抓住，带到臼炮炮垒。这两个人交出了阿塔伯克司令官的信，并说司令官请求饶命。

信中提到，守卫队"战斗了将近五天，因而没有辜负汗王发给他们的盐"，但现在确信会被打败，所以准备投降。炮火立即停了下来，不过作业仍照旧进行。同时派了一名吉尔吉斯人去对要塞司令官说，要全体守卫队无条件投降，才能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十二点多钟得到了回信，说拂晓时将有两名达特哈[2]到堑壕中来；他们的首领阿塔伯克送来了自己的马刀，并送来三位显贵作为人质。

要塞的东面和北面由哥萨克包围着。拂晓前要塞外的斜堤胜利竣工，但达特哈从要塞里走出，来到攻城炮兵阵地。他们遵照命令让守卫队撤出皮什彼克，留下所有的武器、火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工兵在护城沟上架了桥，627 名守卫队（其中有 84 人不是军人，还有五个俄国逃兵）没有带武器，只带着零星什物走出。出来的还有六十三名妇女和三十八名儿童。

---

① 饶命，饶命，使者。

② 一人是皮什彼克的司令官，另一人是从麦尔克来增援的。达特哈相当于我们的将军。〔译者按：达特哈旧译大通哈或达德华。〕

浩罕人退出要塞后，我军立即进驻。

要塞中搜出：阿塔伯克的钺一把[1]、旗帜三面、铜炮四门、小口 251
径炮十一门、要塞枪四十九支、火石枪和火绳枪 367 支、手枪六支、马刀和军刀 366 把、长矛二百零六根、火药 114 普特、要塞枪用的子弹、铁霰弹各许多发等等。从俘虏那里夺回官马一百零一匹。

守卫队死亡二十人、伤五十人，其中的重伤者受到我方医治。

我方共发射炮弹 954 发、火箭八枚、枪弹 12,869 发。敌人发射得更多，但准确性很差，所以我方只有一人阵亡，六人负伤（其中尉官一人）。

在堑壕工事右边的山岗上有一个绞刑架，整个山岗布满了被绞死者的坟墓（计有一百座之多）。死于阿塔伯克酷刑下的最后一批人是托克马克守卫队的三名士兵，他们曾于夜间奔驰前来报告托克马克被占领的消息。齐麦尔曼下令砍倒并烧掉绞刑架。

不能不对指挥整个进攻战的本领给以适当的评价。皮什彼克比阿克麦切季大三倍，有两道城墙，守卫队的人数更多，武器更精良，但全部围攻时间只用了五天，而围困阿克麦切季却用了二十二天。此外，我们在皮什彼克的伤亡只有七人，而在阿克麦切季伤亡一百六十五人。齐麦尔曼的打法成为后来所有围攻战的榜样。从此以后，我们懂得了应当怎样对付浩罕人的要塞！从此以后，我们在任何要塞面前都毫无顾虑，也没有一个要塞能用枪弹挡住我们七天以上！

皮什彼克的城墙又坚固、又厚实，内城有些地方墙基厚达五俄丈，上面厚达三俄丈半，因此铲平城墙的工程十分艰巨：派了六百人干了七天才完成，埋了 107 个地雷进行爆破，共用了火药 217 普特（其中有浩罕人的火药 128 普特）。9月 10 日夜间，在部队开拔之前，要塞内所有的建筑物中都堆满了易燃物品，然后付之一炬。要

① 权力的标志。

塞外面的建筑物，概未触动。

虽然当时楚河河水骤涨（涉水处深一俄尺半），但渡河十分顺
252 利。吉尔吉斯人让步兵骑在马的臀部渡过去。铁色克苏丹第一个做出榜样，他脱去衣服，让一名步兵骑着自己那匹马的臀部渡过了河。当他接到命令要把皮什彼克的水排干时，也是他第一个抓起铁锹，光着身子在齐腰深的水里工作，为部下作出了榜样。

攻占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的消息，在彼得堡引起了热烈的议论。其实，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第二年浩罕人又修复了皮什彼克，两年后我们又不得不第二次去攻打这个要塞。

齐麦尔曼因作战得力晋升为将军，并获得了三级圣乔治勋章。皇上赏赐该部队的士兵每人两个卢布。

西伯利亚军队，在奥伦堡方面没有协同作战的情况下，独力完成了上级交给它们的计划。

浩罕人在皮什彼克被占领后更加起劲地宣扬加扎特① 并唆使臣属我们的吉尔吉斯人起来暴动。不久后，当齐麦尔曼少将离开维尔纳时，浩罕人就开始把自己的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转移到奥利耶阿塔和麦尔克，在奥利耶阿塔和皮什彼克之间广大地区征集了大批吉尔吉斯人，这批人有些是自愿的，有些是被迫参加的。

不久，敌军两万多人，带着十门大炮，在塔什干首领兼总司令官卡纳阿特·沙的率领下，向总集中点，即皮什彼克的废墟前进。从浩罕人的檄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这次行动的意图首先是切断我们的联系，然后着手铲除我们的村镇和工事。事实确是如此，浩罕人越过库尔达伊后，迂回向卡斯捷克的西面前进，并切断了卡斯捷克和乌宗阿加奇的联系。在附近游牧的我们的吉尔吉斯人立即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

① 意即圣战。〔译者按：应为加扎瓦特（газават）。作者在这里写为 газат（加扎特），在以下各章中又写为 газата（加扎塔）。〕

这时(10月初)外伊犁边区的兵力为九个步兵连、六个哥萨克连、七门大炮和四门火箭炮，共计2,440人。这些部队的部署如下：

卡斯捷克(我们的前沿工事)有一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三门大炮(没有马匹)和两门火箭炮。

维尔纳有五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四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

伊犁斯克工事有一个步兵连。

从维尔纳到科帕尔的大路上有两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一个炮兵排①的炮手和马匹。

我们给了浩罕人一顿教训后，对自己的安全十分自信，以致卡斯捷克的军事长官对浩罕人集结的情报毫不在意，这个情报是投奔我方的吉尔吉斯人提供的。 253

但情报源源而来，虽然不怎么肯定。阿拉套边区长官科尔帕科夫斯基中校担心离维尔纳八十俄里的前沿工事以及中间的一些新村(未来移民区的中心)出问题，立即加强了卡斯捷克的部队，并把一些人数不多的驻防军从维尔纳派往乌宗阿加奇和克斯克连。但当他得知敌人主力部队到达楚河的消息后，就把乌宗阿加奇的部队调往卡斯捷克，而把一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两门轻炮留给乌宗阿加奇，而把一个步兵连、二十五名哥萨克、一门火箭炮留给乌宗阿加奇以西卡拉卡斯捷克河边的萨乌鲁克-库尔干。

10月15日科尔帕科夫斯基给几位有影响的吉尔吉斯人(铁色克大尉、江加齐少尉等)送了信，邀请他们带着巴图鲁们前来同我们的部队会合，答应把从萨尔特人那里掳获来的一切战利品都奖给他们……

但是吉尔吉斯人还在观望谁占上风，他们并不急于前来效劳

① 根据命令，炮兵营改为平时编制，所以马匹都牵到科帕尔的市场上拍卖了。

……他们甚至连敌人行动的消息也不来报告；因此我们的部队盲目行动，并不了解情况的严重性，几支小队伍满不在乎地游来逛去。

16日，派往萨乌鲁克-库尔干去的一支部队快到达目的地时，被一伙吉尔吉斯人所包围，但我部队击退了敌人，毫无伤亡。卡斯捷克的军事长官埃克勃拉德少校似乎还在怀疑，17日，他写信给科尔帕科夫斯基说："我不知道，我能否说这里可能有敌人，但一切迹象给了我这样想的权利"……

18日，科尔帕科夫斯基亲自来到卡斯捷克，路上差点当了俘虏。他也是疏忽大意，只带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卫队，在走过克斯克连十俄里的地方中了吉尔吉斯人的埋伏。吉尔吉斯人因为在黑暗中弄不清我们有多少人，包围了一会儿就跑掉了。

到这一天，我军部署如下：

卡斯捷克有四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七门大炮。萨乌鲁克-库尔干有一个步兵连和一门火箭炮。乌宗阿加奇有一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克斯克连有半个已经定居的哥萨克连。维尔纳有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半已经定居的哥萨克连。在伊犁斯克工事和外伊犁巡逻哨所有一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山炮。

254 10月18日，敌人一些先头部队几乎同时在卡斯捷克、乌宗阿加奇和萨乌鲁克-库尔干一带出现。在卡斯捷克高地上出现的敌军侦察班被我们的一个哥萨克连击溃，抓到了三名俘虏。卡斯捷克向乌宗阿加奇（二十七俄里）和萨乌鲁克-库尔干（十三俄里）派出了一些力量不强的侦察班，想把驻扎在那里的敌军引向卡斯捷克的主力。但是这几支部队都被分割开来，要会合它们必须由主力部队本身采取行动。

这里不能不提到哥萨克少尉罗斯托夫采夫的机智，他带了六

十名哥萨克前往乌宗阿加奇送命令。在离巡逻哨所五俄里的地方，他们被该哨所拥退下来的吉尔吉斯人包围。10月19日，这些吉尔吉斯人袭击了这个哨所整整一天，毫无所获。哥萨克带着一辆普通的大车，罗斯托夫采夫把它伪装成炮车。吉尔吉斯人刚扑过来，他就大声高喊："把炮从前车上卸下来！"哥萨克纷纷动手从前车上卸下大车，于是吉尔吉斯人吓得一哄而散！小分队只有三人负伤，顺利地到达乌宗阿加奇，回来时有热列比亚季耶夫的哥萨克连带了一门大炮前去接应。

20日拂晓，在乌宗阿加奇地带又出现了一群人，虽被霰弹击退，但凭着他们特别高明的骑术，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直到傍晚四点钟，卡斯捷克大路上传来了枪声，热列比亚季耶夫飞奔前去接应。原来是科尔帕科夫斯基派出乌索夫哥萨克连带了一门火箭炮前来了解，为什么没有执行昨天的命令？不能不认为，就是派出这个侦察班也是疏忽大意的，几支队伍不能前来的原因同样可以这样理解……

中午时分接到了从萨乌鲁克-库尔干捎来的便函，科尔帕科夫斯基中校立即带了一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五门大炮、两门火箭炮从卡斯捷克出发，傍晚到达乌宗阿加奇，路上会合了从萨乌鲁克-库尔干来的夏尔科夫斯基少尉的一个连。敌人在19、20日两天袭击乌宗阿加奇巡逻哨所失败后，离哨所西去，在高地后面五俄里处宿营。20日夜间，科尔帕科夫斯基给巡逻哨所留下小部分军队（七十五名步兵、二十五名哥萨克）和一门大炮，自己带了三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六门大炮、两门火箭炮，前去攻打浩罕人。原来敌人身边没有大炮，由于转移困难，部分大炮留在山脊后面的特别营地，部分（六门炮架断裂的大炮）留在山脊上，随后就从这里 255
后撤。

敌人的驻地位于维尔纳工事路北卡拉卡斯捷克河的两岸，这

里是一片宽阔的峡谷，中间有许多高地和小山，所以地形十分崎岖不平。卡拉卡斯捷克河在这里分成几条支流，河岸陡峭，但河水不深，到处可以涉水过河。

我们的部队一接近，浩罕人的观察哨就退出了前面的高地。

拂晓四点，我军刚接近敌人阵地，进入大炮射程，奥布赫上尉指挥的大炮立即推到前面开火。负责掩护的哥萨克落在后面，因此只有炮兵孤军深入到卡拉苏河岸。敌人想钻这个空子，急急忙忙扑向大炮，但霰弹迎面射去，他们只得向后猛退。这时哥萨克已赶到，步兵连也跑步前来。大炮和来复枪有效的射击（这是小口径炮和图尔基[1]无法比拟的），迫使敌人退到了卡拉卡斯捷克河对面。敌人退却时，奥布赫命令将一门大炮和一门火箭炮移到陡峭的小山上，从这里扫射附近溃退的人群，敌人遭到了惨败。我们的部队为追击败逃的浩罕人，转移到卡拉卡斯捷克河的左岸并溯河而上。

战斗开始时，浩罕方面有五千人，这时又有增援。敌军人数众多，我军四面被围。部队沿小河走了五俄里，越过一片宽阔的凹地，就停了下来，凹地北面同河谷连在一起。前面是步兵连和炮兵，还有一个哥萨克连；侧翼是火箭队和一个哥萨克连，他们的后面还有一个步兵连和两个哥萨克连；夏尔科夫斯基率领他的步兵连作后卫。最近的高地已被萨尔巴兹[2]纵队（敌人的正规步兵）所占领；其他高地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浩罕人，有的步行，有的骑马。当我们的部队等待后卫前来会合时，大批浩罕人跳下马来，横越凹地，直扑夏尔科夫斯基的连队。夏尔科夫斯基把全连拉成散兵线，不留后备队，向河边撤走。步行的浩罕人四面散开，大批骑马的浩罕人冲进散兵线……我们的好汉们或成群地或单独地同敌人厮

256

① 图尔基是一种长约一俄丈半的长枪。

② 萨尔巴兹为波斯语，意为勇敢的士兵。——译者

杀。士官生绍罗霍夫作出了榜样，鼓舞着大家。这时，弗罗钦斯基中尉带了火箭队，奥布赫带了一个哥萨克连和一门大炮赶到。浩罕人被击退。由于敌人的阵地和我军的队列平行地移动，我军便改变队形，排成战斗序列：步兵连摆在左翼，六门大炮和三个哥萨克连在中间，边防连在右翼。夏尔科夫斯基的步兵连和弗罗钦斯基的哥萨克连部署在正对凹地的一个角上。炮兵向高地开火后，科尔帕科夫斯基就指挥部队冲锋。萨尔巴兹被击溃。我们的炮兵丢下两门陷在山脚下烂泥中的大炮，好不容易登上了山顶。浩罕人迅速地从邻近的高地上奔下来直扑外沿的边防连。我军步兵排成两条密集的散兵线前进：一条在前，在战线正面，另一条在后，保卫后方。这条散兵线应当改成密集队形，并击退从后面扑上来的浩罕骑兵。

原在散兵线的军官们都以身作则鼓舞士兵，他们用左轮手枪射击浩罕人。架在山顶上的大炮使敌人遭到惨败。另一个萨尔巴兹纵队冲锋时鼓角喧天，旗帜飘扬，显得十分威武雄壮，最后也落得同样的下场。浩罕人仓惶地全面撤退。我们的部队由于同至少为自己二十倍的敌人连续作战九小时，击退敌人后，疲惫不堪，本不应再去追击敌人。稍事休息，便继续向卡斯捷克前进，以便补充弹药和给养。部队到达萨乌鲁克-库尔干时派了一个哥萨克连运送伤兵前往卡斯捷克，并从那里取回弹药。吉尔吉斯人烧掉了事先储备在这里的干草垛，还放了野火，但风把野火吹到了相反的方向。部队等弹药到后又向乌宗阿加奇前进，于深夜到达该地。一昼夜中行军四十四俄里，作战九小时。

在这次战役中，我方阵亡一人，负伤二十六人，其中尉官一人；受震伤的有校官一人（即科尔帕科夫斯基中校本人）、士兵五人。敌人的伤亡不详，但光是步兵被打死的就达三百五十人之多（其中营指挥官，或称潘萨特，即五百户长就有六人）。据侦探报告，敌人

257 伤亡共达一千五百人。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敌人在我们的大炮的出色射击下作了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他们冲锋时十分坚决，一次次狂怒地猛冲上前打白刃战。

乌宗阿加奇战役期间，浩罕人曾多次逼近卡斯捷克，但每一次都被驻防军击退。这次辉煌的战役可与1853年12月18日什库皮大尉在彼罗夫斯克炮台附近打的那一仗相媲美。当时浩罕人妄想夺回刚被俄国人占领的阿克麦切季，现在他们是为皮什彼克失守而采取报复行动。那时是携带十七门大炮的一万三千人被携带四门大炮的五百五十人的一支部队所打败，现在是没有大炮的一万六千名浩罕人被携带六门大炮的七百人的部队所击溃。

当然，上一次战役中我方阵亡十八人、伤四十九人，而在乌宗阿加奇战役中我们只阵亡一人、伤二十六人。这是因为在彼罗夫斯克炮台附近浩罕人拥有十七门大炮，而他们这次来到乌宗阿加奇却没有带大炮。不管怎样说，对浩罕人，我们记忆犹新，他们放火烧过奥伦堡人，现在又来烧西伯利亚人。从此以后，俄国人对浩罕人不再估计过高，我军同他们交锋再也不考虑采用欧洲军队制定的什么战术原则，只要跑上去冲锋就行了。

总司令官卡纳阿特·沙在关于这次战役的报告中告诉汗王说，俄国人被打死二百名，其中包括沙伊塔诺夫中校和哥萨克大尉布塔科夫，而科尔帕科夫斯基则受了致命的重伤。

后来，这些谣言传得很广，在吉尔吉斯人心目中，都认为确凿可靠。正在这个时候，野石帐部族却看见已被打死的哥萨克大尉布塔科夫率领快速部队来荡平他们的阿乌尔，不禁大惊失色。浩罕人遭受失败后就退回老家，他们把一部分正规军队留在麦尔克和奥利耶阿塔之间的丘陵地带，让大部分吉尔吉斯人回到游牧点。部分敌军从乌宗阿加奇回去通过卡拉布拉山口时，遇上了暴风雪。因为他们穿的都是夏装，所以冻死了近三百人。浩罕人策划大干

一场，就这样落得悲惨的结局。他们遇到了两个不可克服的障碍，一是大炮无法运，二是无法同俄国军队作战，俄国军队哪怕人自为战，也能在一个共同目标下行动，彼此互相支持，敌军为数众多也 258
毫不在意。

皇上在军长关于 10 月 21 日战役的报告上批示："这是一次光荣的战役。科尔帕科夫斯基中校提升为上校，授予四级圣乔治勋章"。奥布赫荣获一把镶金马刀。

有消息说，浩罕人自 1861 年春季以来就企图修复皮什彼克工事，重新窜入我国境内，而且兵力更强，由麦利汗亲自率领。

由于得到了这些消息，外伊犁部队增强了两个步兵连。入冬以后，那些在浩罕人发动进攻时背离我们、并同敌人一起行动的野石帐吉尔吉斯人和其他吉尔吉斯人，因原来的牧场上牧草不足而游牧到我国境内过冬。我们立即利用了这个机会，严惩这些吉尔吉斯人。在卡斯捷克工事集中了 275 名哥萨克，配备了一门山炮和四门火箭炮。哥萨克大尉布塔科夫率领 120 名哥萨克和 24 名骑射手，携带两门火箭炮，前往卡斯捷克峡谷打击萨尔巴噶什人。另一支部队由 155 名哥萨克组成，配备了一门山炮和两门火箭炮，由热列比亚季耶夫中尉率领，前往贾曼塔河打击克雷姆比伊管辖下的背叛部族，目的在于抓住他们的首领，并把他们的阿乌尔赶往乌宗阿加奇。11 月 9 日黄昏时分，两支部队出发，第二天到达指定地点。傍晚时布塔科夫大尉碰上了五个阿乌尔，那里的人们顿时大惊失色：坟墓里爬出复仇的人来了！吉尔吉斯人急急忙忙丢下妻子儿女们逃跑了。阿乌尔全部被焚，牲畜都被夺了过来。

在这次袭击中，我方只有一名吉尔吉斯人受伤。部队撤退时被集合起来的吉尔吉斯人追击了十三俄里，我们有一名军官受了致命重伤，一名哥萨克受了轻伤。

与此同时，热列比亚季耶夫中尉于 9 日夜间通过沉睡的阿乌

尔，10 日早晨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捣贾曼塔河上游的克雷姆本人的帐幕，抓住了他，并把另外两个有钱的首领当作人质加以逮捕，下令解散所有的阿乌尔，接着把他们赶到我们这边，同时派罗斯托夫采夫少尉带了五十名哥萨克去赶走在库尔达伊游牧的楚河对岸吉尔吉斯人的马群。

259 这个小队向库尔达伊方向隐蔽地行军四十多俄里，在几个地方共夺得 768 匹马。同时进行的这三次袭击，迫使过去散居在阿拉套山脉南坡的吉尔吉斯人只得越过楚河去游牧。这些叛逃者回到了深雪覆盖和牧草缺乏的地区，受到的惩罚更加惨痛难忍。

第 八 章

260

侍从将军别扎克。修筑朱列克工事。1861 年 9 月 23 日攻克亚纳-库尔干。 10 月 20 日粮秣员在朱列克附近的功绩。浩罕人修筑金-库尔干，1861 年 1 月 20 日我军攻克该工事。浩罕汗王麦利伯克之死和汗国的混乱局面。我国管辖下的野石帐吉尔吉斯人围困皮什彼克。我们的部队向皮什彼克推进。围困和攻克该要塞。觊觎王位者马哈茂德苏丹。布哈拉埃米尔穆扎法尔干涉浩罕事务。侦察卡拉套山脉和锡尔河中游。1863 年占领苏扎克和楚拉克-库尔干。汗国摄政王毛拉阿利姆库尔①。浩罕人的军事准备。锡尔河防线地区的混乱局面。1864 年 6 月 4 日切尔尼亚耶夫攻克奥利耶阿塔。6 月 12 日维廖夫金占领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部队和奥伦堡部队在行动上缺乏统一和联系。新浩罕防线的建立以及部分奥伦堡军队归切尔尼亚耶夫指挥。

卡捷宁平息了库捷巴罗夫的骚乱后，特别注意保障锡尔河防线左翼不受浩罕匪帮的进犯，当时浩罕匪帮以亚纳-库尔干为据点，不断顺锡尔河而下窜扰布哈拉商路，对我国中亚的贸易为害极大，同时还在我国吉尔吉斯人的阿乌尔里进行抢劫。后来他们的骚扰活动都是在塔什干的拜莱尔伯克卡纳阿特的授意下进行的。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国吉尔吉斯人的各游牧区，巩固锡尔河防线，卡捷宁认为必须在锡尔河右岸、离彼罗夫斯克炮台一百俄里的上游地区修筑朱列克工事。但卡捷宁不久死去，他的后任、侍从将军亚

① 旧译阿来姆苦尔。——译者

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别扎克[1]实现了他的设想。修筑工事的作业于1861年春开始，八月底竣工。离新工事九十俄里处，也就是在锡尔河右岸，有浩罕人的亚纳-库尔干要塞，这里是浩罕匪徒抢劫周围吉尔吉斯人的巢穴。

这样的邻居，当然对新建的工事是很危险的，对边区的安宁也是有害的。侍从将军别扎克于8月间视察了朱列克作业后，认为
261 必须占领亚纳-库尔干，捣毁这个匪巢。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即能使至今既顺从我们，又顺从浩罕人的希布察克人完全臣服我国。

为遵行皇上就此事下达的旨意，杰布中将率领校官七人、尉官32人、士兵719人（两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吉尔吉斯志愿兵250人，带九门炮（其中六门臼炮、三门独角炮）和三门火箭炮，于9月20日从朱列克出发。一个步兵排全都骑着骆驼，带了二十天的军粮同哥萨克一起打先锋，尽管哥萨克小跑步走了二十俄里，但步兵排并没有掉队。22日拂晓，先锋部队逼近亚纳-库尔干后，就用一门炮弹重四分之一普特的独角炮开火。

大队人马逼近亚纳-库尔干时，杰布将军派遣参谋总部迈埃尔上尉和工兵上校萨哈罗夫在二十名哥萨克掩护下前去侦察地形和要塞。

这时，发现二十七名骑马的浩罕人冲向要塞。为了截击这伙人并支援迈埃尔，立即派出了一连乌拉尔哥萨克，插入浩罕人的侧翼；同时，迈埃尔也带着自己的护卫队迎击。但骑着东方骏马的浩罕人竟冲进了要塞，不过被打死一人，打伤两人。我方有一名哥萨克军士和一名吉尔吉斯人受伤。

这个要塞是个不规则的方形（最长的一面约五十六俄丈），四

---

① 别扎克从1860年至1865年治理边区。他曾在皇村高等法政学校受教育。1819年调到禁卫军第一炮兵旅。一直在办公厅任职。1848年任炮兵总监司令部参谋长，后来任第三军军长。

角都有炮楼，城墙的高度和厚度均为三俄丈，不过要塞所处的地形十分不利。

首先，要塞离河有三十多俄丈，要塞里面没有水（水在任何时候总是有用处的）。旧河床的河岸陡峭，在河岸下行走就象在现成的堑壕中行走一样安全，可以走到离要塞约二十五俄丈的地方。要塞北面有一些沙丘（当地叫巴尔汉），凭借这些沙丘可以在离城墙不到 170 俄丈的地方设置我们的臼炮炮垒。

根据这些情报制订了如下的冲锋计划：臼炮炮垒设在巴尔汉后面轰击要塞，如果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就于夜间在离攻击面最近的地方挖一道和它平行的堑壕，然后在攻击面的对面挖掘加深 262
炮垒，打掉城墙上部最薄的部分，以减弱射向对壕的火力，再利用云梯越过护城沟，在崖径①内用堡篮②和束柴搭起掩蔽部，往墙里打眼，再爆破出缺口。

浩罕人对招降答复如下：三天之内，在塔什干的命令没有到达之前，要塞不会投降。杰布将军得到这样的回音后就下令开炮。独角炮于上午十一时从相距三百俄丈处开火，但是射击不能令人满意，因此独角炮又向前移了五十俄丈，效果仍然不好。火箭也只落到要塞外面，只好不用。而架在离要塞一百七十俄丈处的臼炮倒是打得十分出色，几乎刚一开炮，要塞内就起了火，一直烧到晚上。

晚上八点，萨哈罗夫上校奉令带了二百名步兵在来复枪火力掩护下去挖堑壕。作业队沿着河岸走到离护城沟二十五俄丈处，在沙丘脚下拉成一条直线，几乎与要塞的护城沟平行，到半夜一点，挖成了长约一百俄丈的堑壕。

炮击持续了一整夜，要塞内又起了两次大火。23 日晨，从堑

① 城墙和护城沟之间的狭路。——译者

② 用柳条、树枝编成的无底篮，实土于其中以修筑野堡。——译者

壕通过沙丘挖出了一条暗壕，暗壕顶头用两个堡篮掩住，代替防障。堡篮连在一起，里面塞满了毡子，这个临时凑合的防障上端也用毡子包裹了起来。这一工事招来了浩罕人不断加强的火力，但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损失。杰布中将看到浩罕人如此惊惶失措，便下令加强曲射，要塞内火势更加猛烈，要塞几乎完全沉没在浓烟烈火之中。

为了不让大火熄灭和促使要塞赶快投降，臼炮尽可能地增加发射次数，这时在离要塞一百俄丈处修筑了可容两门独角炮（炮弹重四分之一普特）的新炮垒，以便配合越沟和埋设地雷作业。但我们的炮还来不及进入用土包快速堆起来的炮垒阵地，亚纳-库尔干要塞司令官就派人来表示同意于傍晚投降。

杰布得知浩罕军队已从土耳其斯坦出发前来增援亚纳-库尔干的消息后，要求要塞立即投降，同时在停火后，下令加速作业和装备独角炮炮垒。

263 这时，一百二十人的守卫队走出要塞，并放下了武器，同时走出的还有近四十名妇女和儿童。此外，据司令官说，有一百人左右已于夜间逃出要塞。零星什物留给了守卫队，并允许他们前往土耳其斯坦。

我们的战利品计有：一个麾、两面旗、十一门小口径炮、四十支来复枪和三十支滑膛枪、一支短火枪、三十把军刀、两面鼓、两把军号等等。在查看要塞时，士兵们和哥萨克还找到了埋在土中的武器，这些武器就留给了他们。亚纳-库尔干要塞中的火药约有五十普特。大火已经逼近火药库，就是这个原因迫使浩罕人不得不投降。这些火药正好用来炸毁亚纳-库尔干的围墙。傍晚时，城墙和炮楼下的眼都已打好，9月25日拂晓时进行爆破。我方总共只有三名士兵受伤，其中一人不久就死去（还有一名吉尔吉斯人受伤）。部队返回朱列克。

摧毁亚纳-库尔干要塞后，又成立了一支由五名尉官、184名士兵、带一门火箭炮组成的部队，由迈埃尔上尉指挥，任务是侦察亚纳-库尔干、卡拉套山脉和朱列克之间的地区。这支部队奉令于9月25日出发，10月8日返回彼罗夫斯克炮台。原在亚纳-库尔干附近的其馀军队于9月25日傍晚从这里出发，28日到达朱列克。

塔什干的拜莱尔伯克卡纳阿特起初不相信亚纳-库尔干已被摧毁的消息，因为浩罕人认为它是十分坚固的。他派出亲信前去察看它的废墟，并打听我们是用什么办法摧毁它的。

卡纳阿特疑团尽释后，为平息汗王因亚纳-库尔干的失守而引起的愤怒，表示自己要去"同异教徒进行圣战"。为了尽可能出其不意地接近我们的碉堡，他封锁了土耳其斯坦城，禁止居民出城，并抓住了我们的侦察兵；接着他带了两千人马出发，起先沿着布哈拉大路行进，后来迅速折向亚纳-库尔干，在此渡过锡尔河，部分泅渡，部分用芦苇筏载送，并沿河的左岸逆流而上，又派出五百名匪徒沿右岸而上。这就证明，卡纳阿特的意图实际上仅仅在于抢劫我们的吉尔吉斯人，至于袭击我们的工事，他是不敢的。

浩罕匪帮就这样绕过了朱列克。该炮台的司令官由于不可饶恕的疏忽，对这件事毫无所知，竟于10月20日派出一支由奥伦堡第四边防营的十一名士兵组成的小队，带了十一辆牛车和有九名乌拉尔哥萨克的护卫队，沿着去彼罗夫斯克炮台的大路到十俄里以外的地方把干草运回朱列克。小队把干草装满车后就返回炮台。走了不到七俄里，望见通往工事的大路旁的沙丘上有一伙约三百名骑马的浩罕人，他们依仗人多势众，从四面八方向这几个俄国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264

但是这几个人毫不畏惧，他们以大车为掩护，等浩罕人离得最近时，便以准确的枪法迎击他们，迫使他们后退。哥萨克也下马回

击，手里还牵着马，但枪声和浩罕人的呐喊声使马受了惊，有四匹马脱缰而奔，落入浩罕人手里。在浩罕人第一次冲击中，我方一名士兵阵亡，两名哥萨克负伤。全队士兵打退了第一次冲击后，在浩罕人的视线内，仍朝着炮台前进。敌人再次向他们冲来，再次遭到射击而溃退，但小队又有一名士兵阵亡，三名负伤。激怒的浩罕人发动第三次进攻，这次也被击退，我方没有任何伤亡。

浩罕人是从沙丘上猛扑过来的，眼看离那个沙丘已经不远了。我们的英雄们从战斗一开始就决定要占领沙丘，在那里抵御到最后一个人；经过三次冲击后，我们的人丢下了九辆装草的车，大家挤在前面两辆车旁（把受伤的人安顿在车上），迅速向浩罕人占领的沙丘前进。在我们七名步兵和六名骑兵协同一致的冲击下，敌人阵脚大乱，但我们在这次冲锋中又有一名士兵阵亡。

我们的人立即在沙丘顶上挖了坑，伏在坑中又成功地击退了几次猛烈的冲击，只有一名哥萨克阵亡。浩罕人看到小队的士兵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和抵抗到底的决心，也可能是他们担心朱列克派出的援兵到达，最后找到我方阵亡者的尸体侮辱一番[1]就退走了。我们的好汉们在用完了所有的子弹，和四人阵亡、五人负伤的
265 情况下，继续向朱列克前进，走了三俄里，在路上遇到炮台派来接应的、来迟了的三十名哥萨克。他们把受伤的人扶上了马，赶紧送往医院。

到第二天，才收拾了我方阵亡者的尸体，同时也发现了以为已经阵亡的士兵安东诺夫。他受了四处刀伤（其中三处在头上）和一处枪伤（在肋部），直到晚上才苏醒过来，他本来爬着去找水，但没有找到，就裹在斗篷里一直躺到早晨被发现的时候。

几个勇士同十五倍于自己的优势敌人所进行的这场光辉战斗就这样结束，这场战斗将永垂史册，与古代最著名的功绩媲美！

① 两具尸体被割了头，一具尸体的双手齐肘割了下来。

小队的领队、士兵米哈伊尔·伊凡诺夫在战斗一开始就阵亡了，士兵亚历山大·雷兹洛夫接替了他。据伙伴们一致反映，雷兹洛夫和士兵瓦西里·伊凡诺夫以及哥萨克费克利斯特·苏佳金一起，鼓舞大家，树立了英勇战斗的榜样。这三名勇士获得了刻有名字的军功勋章。此外，防线指挥官杰布将军还把士兵雷兹洛夫提升为军士。军长把哥萨克苏佳金提升为哥萨克军士。所有受伤的人都被授予军功勋章。这样，活下来的十六人中有八人获得了十字勋章。

这次光荣战斗的参加者完全应当在我国军事编年史中占有受人敬仰的一页。下面是他们的名字：

战斗中的阵亡者

士　兵	米哈伊尔·伊凡诺夫 阿尼西莫夫 古林
哥萨克	沙明

受伤者

士　兵	基里尔·安东诺夫 巴维尔·佩尔米亚科夫
哥萨克	达胡拉·宗金 达维德·叶若夫 费利桑·谢罗夫

未受伤者

军　士	亚历山大·雷兹洛夫
士　兵	瓦西里·伊凡诺夫 基里尔·古林 费利普·列姆齐亚科夫 捷连季·沃雷宁 安东·萨别宁

哥萨克军士	费克利斯特·苏佳金
哥萨克	马尔克尔·别利亚耶夫 阿弗杰伊·皮弗佐夫 瓦赫拉麦伊·伊斯托明 伊凡·谢罗夫

这时卡纳阿特停留在锡尔河左岸卡伊尔苏阿特天然界线附近，离彼罗夫斯克炮台四十五俄里。杰布将军于10月21日夜间派出一连步兵、一连哥萨克带两门大炮，前去迎击卡纳阿特。步兵都骑在骆驼上(骆驼是在炮台附近放牧的吉尔吉斯人提供的)。这支部队刚逼近卡纳阿特的前哨，他就慌慌张张拔营撤退了。

构筑朱列克要塞和荡平亚纳-库尔干，使小股的浩罕匪徒无法行动，也使浩罕人为土耳其斯坦担忧。因此他们决定在布尔库蒂岛上修筑一个新要塞，这个岛就在刚被我们荡平的亚纳-库尔干的废墟附近，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打不到这个地方的。

出入浩罕境内的吉尔吉斯侦探报告说，卡纳阿特带着自己的一伙人就在新要塞附近，还有几千民军，从汗国各地来到他身边，因此浩罕队伍的总数达到了六千人。卡纳阿特的炮兵共有大炮十三门，其中有一门大口径炮，用的是一种特殊的、不久前才运来的贵重炮弹，每颗炮弹值十八个梯拉或五十个卢布。

卡纳阿特给新要塞起名为金-库尔干，即"信仰之堡"。

根据这些叙述就可以想象出卡纳阿特的准备工作在周围居民中所产生的影响。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引起朱列克方面的愤怒，此外，我们也不能容忍顽固的匪徒在已经捣毁的巢穴上再筑一个窝。

1862年1月19日，在金-库尔干的作业尚未完全竣工时（守
267 卫队的住房还未准备就绪，因此他们还在帐幕和地窝子里安身），就响起了俄国人的大炮声！我们的部队(五百名步兵、三百名哥萨

克、一百四十名吉尔吉斯人、十门大炮）突然出现，使浩罕人心惊胆战。虽然是零下 27° 的天气，部队仍加速前进，突袭金-库尔干，就在 20 日，经过十五小时的炮击，迫使该要塞无条件投降，并把它夷为平地。

二百五十名守卫队中被打死的达六十人，受伤的七十人。除三名叛逃的俄国人外，所有的俘虏一律释放。叛逃者中有一名叫佩日科夫的哥萨克，当过副炮长，另两人给浩罕人修理枪枝。我方六人阵亡，十人负伤。

沿着亚纳河到捷列库尔塔蒂设立的吉尔吉斯人岗哨，对付着小股浩罕匪徒，这些岗哨由骑兵巡逻队联系。

我军回到防线后，为多次失败所激怒的卡纳阿特也回到了塔什干，他开始集结军队、储备粮食，准备出兵同我们决一死战。据搜集到的情报，他那时已有军队达一万人，并且还在等待浩罕派来强大的援军。突然他得到了麦利伯克汗死亡的消息，他是被三十个有影响的希布察克人为亲戚报仇而阴谋害死的。这些人的亲戚由于和住在布哈拉的一个要塞——乌腊提尤别的胡多亚尔汗有勾结而在不久前被处死。

但是被宣布为麦利伯克的继承人的不是胡多亚尔，而是麦利伯克的侄子，十七岁的年轻人沙阿·穆拉德。新汗王立即处死了其被害叔父的全部亲信。卡纳阿特也因同欲立胡多亚尔为汗王的阴谋有牵连而担惊受怕，因此就大力加强塔什干的防御，并向汗王声明，在得到人身安全的充分保证之前，他是不会应汗王的要求到浩罕去的。与此同时，他又和胡多亚尔接洽，请他立即来塔什干。胡多亚尔于 3 月初到达塔什干。这时，忠于沙阿·穆拉德的希布察克人和野石帐吉尔吉斯人共一万四千人包围了塔什干。汗国于是开始内讧。敌对的双方都暗中请求布哈拉的埃米尔给予帮助。埃米尔穆扎法尔当时住在乌腊提尤别，他起先持观望态度，后

来看到胡多亚尔的处境恶化，就向浩罕进军。希布察克人被迫放弃围城，逃入阿拉套山中。

268 布哈拉的埃米尔就这样把胡多亚尔抬上了浩罕的王座，又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各地去掌权，本拟竭力加强对浩罕的控制，但这时沙赫里夏勃兹的居民起来骚动，埃米尔只得放弃已经开始了的事业。

埃米尔的军队撤走后，希布察克人又包围了浩罕和塔什干。他们同胡多亚尔的斗争旷日持久，不分胜负，但到了 1862 年底，由于严寒来临，终于撤除了对这些城市的包围。这时，在我国管辖下的野石帐吉尔吉斯人占领了托克马克，并包围了皮什彼克。在这以前，他们用极端的背信弃义的手段，奸诈地邀请皮什彼克司令官及其六十名随从前去度节，从而把这些人全部杀死。

但皮什彼克顽强地防守着。吉尔吉斯人把阿尔卡特的萨尔特人的阿乌尔掠夺一空，即以此为满足。这些萨尔特人是被我国驱逐出境，定居于皮什彼克附近的。五万头牲畜、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都被吉尔吉斯人抢走。

阿尔卡特人立即派了一个代表团请求科尔帕科夫斯基保护。加斯福尔特获得了有关这件事的详细情报后，便下令攻占皮什彼克，并把它夷为平地，不让我国近邻的混乱局面继续恶化，更主要的是不让皮什彼克落入野蛮民族的手里，否则在管理我们的吉尔吉斯人方面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谓的阿尔卡特的萨尔特人，都是来自塔什干和布哈拉的移民，很早以前就定居于吉尔吉斯草原，其中部分人居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而拥有骆驼群的那部分人则住在阿尔卡特山区（位于谢尔基奥波利和科帕尔之间）。吉尔吉斯人曾在 1849 年对这些放牧地提出过要求，戈尔恰科夫公爵责成萨尔特人向吉尔吉斯人支付相当数量的钱，以便有权使用占有的土地。到了 1854 年，因为怀疑阿尔卡特人窝藏走私贩和形形色色的

坏人，曾建议他们或是加入我国国籍，或是迁到他们选中的其他地方，或是返回布哈拉。抉择的最后期限到 1860 年为止，后来又延长到 1862 年，当时有 168 户萨尔特人被押送到楚河对岸。

10 月 5 日，奉令向皮什彼克进军的部队在卡斯捷克工事附近集中，共有八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三门大炮、十门臼炮和两门火箭炮，还有十五辆大车和三百五十头骆驼装运辎重。主力沿着库 269
尔达伊大路向卡瑟克渡口前进；两个哥萨克连带着两门山炮由参谋总部的普罗增科上尉率领，沿卡斯捷克峡谷向丘米奇前进，再由此直接去皮什彼克同主力会合。

横渡楚河花了将近三个半小时。

13 日，两路纵队没有走到皮什彼克就会合了，整个部队驻扎在我们过去的阵地上，即离要塞西面两俄里的阿拉尔恰河边。

从卡斯捷克出发后的整个行军期间，天气阴冷、雨雪交加，通过山口时气温已达零下 10°，使人特别难熬。吉尔吉斯人那时已离开要塞上山去观察动静。他们的首领巴伊蒂克在我军刚刚抵达时就跑来见科尔帕科夫斯基说明情况，原来另外一些大牧主只是口头上帮助他，其实却同萨尔特人有联系。

关于守卫队缺乏粮食和弹药的传说是不确实的，城墙上旗帜飘扬，说明守卫队有防守的准备。

奥利耶阿塔的伯克阿塔伯克派人送信到皮什彼克说，他将很快到达，并给守卫队带来冬衣和军粮。

围城作业于 13 日，即部队到达的那天开始。14 日晨，在离要塞 180 俄丈处已有一个可容四门大炮的炮垒和两个各容五门臼炮的炮垒准备就绪。第三天，堑壕绕过了西北角，向要塞前进了 42 俄丈。这里护城沟里的水很满，沟前的地下土又都是石质的，所以选择了外墙西面正中的地方作为进攻的目标。恰好敌人炮垒底下这块地方的护城沟是干涸的，地下土也不全是石质的。而且，水沟

从这里转了弯，几乎同城墙平行。我们把真正的冲锋点一直隐蔽到最后一分钟。

16 日，不知什么原因①，臼炮炮垒中 288 颗榴弹发生爆炸，造成七名军官、二十七名士兵的伤亡。士兵中三人受伤、七人死亡、十七人震伤；军官中有四人震伤、两人烧伤、一人受伤。官兵都因
270 惊惶失措而从堑壕中跳了出来往后向开阔地带奔逃。浩罕人起先也感到莫明其妙，后来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都跳上土墙幸灾乐祸地大喊大叫，还射击奔逃的士兵。如果不是城门已被堵死，守卫队大概还要进行出击，那我们就要遭受更大的伤亡。

到了第四夜，即 16 日至 17 日，从前沿臼炮阵地挖掘了一条正对城墙西北角的小平行壕，整条堑壕用土包砌起了许多炮眼。

通常派两连步兵修筑工事和去堑壕放哨；散兵壕中白天派步兵连最优秀的射击手，夜间派敢死队员值勤。

从 18 日起，要悄悄地在坚硬的鹅卵石层中修筑堑壕，作业进展速度十分缓慢。这时，准备坑道用的框架、云梯等等的工作也已开始。木材是从三十俄里外的阿拉尔恰峡谷中用骆驼运来的。

从第一天夜间就已开始的炮轰一直没有停过，但稍为减弱了些，因为敌人很快就沉寂了下来。来复枪表现得很出色，到 18 日再也没有一个人敢在雉堞之间露面。只在一些枪眼里射击，但每一次射击都要引起我们无数次回击，所以要塞里的火力大大减弱。18 日，城墙西北角的一个突出部出现了一门大炮的炮眼，我们的射击手立即对准它射击，使敌人的炮手根本无法瞄准，无法装炮弹，因为没有人能够接近大炮。有几个人试图接近，马上就被打死，这门大炮未发一弹，就干脆拖走了。

夜间，我们的敢死队员常常趁夜色昏暗爬向护城沟观察。19 日夜间，波波夫中尉带了十四名敢死队员下到护城沟，测定其深

① 有人认为是敌人的炮弹引起的，因为开头几颗炮弹落在很近的地方。

度，被城墙那边发现，遭到猛烈的火力射击。有两人阵亡，波波夫本人也负伤，其馀的人几乎个个都被城墙上丢下来的石块所砸伤。

为了珍惜人力和抑制他们不必要的勇敢精神，后来几夜只让敢死队员执行一般的潜伏哨任务。每天夜里都由哥萨克和吉尔吉斯人组成的骑兵巡逻队封锁要塞。

据叛逃过来的人说，守卫队确信俄国人由于炸药不够，不能进行爆破作业，他们认为16日那天炸药都炸完了。由于严冬即将来 271
临，围攻要塞的时间不可能长，因此俄国人只能强攻，而对付强攻，守卫队在几个逃亡的俄国士兵① 的指挥下正严阵以待呢！

20日夜间，守卫队里几个大胆的傢伙从城墙上顺着绳子滑下来，察看了护城沟，守卫队不时用花炮照亮护城沟，并多次用霰弹、爆炸炮弹和火箭等来阻止工兵活动，但没有得逞。

这天，要塞中发生一起大火，那是我们的一颗炮弹落在搬上牛车的火药里引起的。

21日，堑壕作业完工。22日，开始在护城沟里挖地下坑道，这样既很安全，不怕守卫队丢石头、发射火箭和爆炸炮弹，又可以出其不意地越过护城沟。

23日晨，运送直射炮弹的车队从维尔纳到达。因第二天就要爆破炮楼，并从缺口冲进要塞，所以这一天我方猛烈开火，直线射击，严重毁坏了炮楼，攻击面的炮垒也被打坏，要塞中的大炮闷声不响了。

23日夜里，坑道挖到护城沟边，开始过沟，但守卫队马上发现了我们的作业。城墙上有人讲了一句俄国话："我早就说了，会埋地雷的"。浩罕人开始猛烈射击，石块、火箭、榴弹、烧着的木头、一

① 后来查明，只有一名士兵沃罗比约夫，他被俘已经八年，其馀五人是逃避兵役的普通鞑靼人。

捆捆干苜蓿，纷纷飞向护城沟。我们的作业完完全全被埋住了，直到24日晨炮兵加强火力后才恢复了作业。通道已经掩蔽，由于城墙上丢下了各种燃烧物，整个护城沟成了一片火海。司务长马斯捷罗夫为了加速战斗进程，从对壕中跳出来，向城墙跑去，在给他指点好的地点挖掘爆破眼。上午十一时以前，坑道准备就绪，只需要往爆破眼中装火药；预定在当天爆破，冲锋的作战部署已经下达，这时要塞中喧声大作，显然发生了争吵；马上就停了火。几分
272 钟后，城墙内传出"阿曼、阿曼"的喊声，接着，城墙后面好几只手高举着一个人，那人口里不断喊着求饶。

我方也立即停火，要塞由步兵和骑兵的哨兵封锁着。到十二时，守卫队的两个长官带了司令官儿子的信（司令官已被击毙）来见我们部队长官。

这时，我们的士兵清除了堵塞城门的土块，守卫队放下武器走出要塞，其中有军官22名、萨尔巴兹554名、商人和平民知识分子82人、俄国逃兵六人，总共664人。此外，还有妇女和儿童92人。

围城期间守卫队的伤亡十分惨重。大多数受伤的人因缺乏救护而死亡。

我们的战利品有：五门大铜炮、一门大臼炮（炮弹射程为一俄里半）、一门大炮和两门榴弹炮、四门不大的铁炮、十门小口径炮、三面旗帜、12面小旗、六百支枪、一百把马刀、约二百普特火药、约七千发炮弹、爆炸炮弹和榴弹、大量铅弹和子弹。

我方阵亡十三人、伤十七人（其中军官三人）、震伤三十四人（其中军官四人）。

占领皮什彼克后，就可以更精确地判断这个要塞的实力。我们发现，总的看来它比1860年坚固多了。厚实的城墙完全能使守卫队防御直射炮弹，甚至可以防御机关炮。城墙的走向几乎保持

1860 年的样子，但城寨的面积扩大了。由于筑城用土是从城墙后面就地取用的，因此，要塞内部是在天然土层中深挖出来的，未挖的边缘就象墙一样可以防御直射。

为了抵挡曲射火力，所有的建筑物上都覆盖着挡板和厚厚的粘土层，足以很好地防御我们的重二分之一普特的爆炸炮弹，只有几处顶板被击穿。

总共发射了炮弹 2,051 发（其中包括炸飞了的 288 颗榴弹），火箭 63 枚，枪弹 31,879 发。这次远征共花费 867 卢布 31 戈比。

26 日开始拆毁皮什彼克，约五百名吉尔吉斯人参加了这一工作。

除拘禁了两名留待交换的军官和六名俄国逃兵外，其馀的被俘人员尽行释放。

在要塞中获得的轻武器，部分分给军官和士兵，部分给了阿拉 273
木图所属各镇的哥萨克。炮弹都沉到楚河中。

这里必须指出，在进攻中亚的指挥官中，无论是西伯利亚人，还是奥伦堡人，看来连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式。他们都以那套古老的高加索办法为样板，但这种办法现在连高加索也不采用了。他们袭击的办法是：攻占工事，把它毁掉就向后转。敌人重新修筑要塞，我们再度出征，再攻占它，再拆毁它……流了很多血，收效甚微，却大发奖赏。

例如，奥伦堡部队于 1860 年占领了朱列克，把它夷为平地，随即撤回；西伯利亚部队占领了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拆毁之后即行撤走；1861 年奥伦堡部队，在去土耳其斯坦的途中占领了亚纳-库尔干，把它拆毁之后也撤走了。

这时，希瓦又出现了一个觊觎浩罕王位的人，即马哈茂德苏丹。他是被废黜并被布哈拉已故的埃米尔于 1842 年处死的马达利汗的儿子。希瓦汗王早就表示同意放苏丹去浩罕，那里苏丹有

许多亲信。但他无法通过布哈拉的领地，又怕落入我们手中，不敢沿亚纳河走。但在1862年10月，他带了少数随行人员，骑着快马，趁下雪可在无水草原行动的时机，通过克齐尔库姆草原的北缘，幸运地甩掉了布哈拉人的追击，在乌什-卡尤克附近渡过锡尔河，绕过土耳其斯坦，直奔塔什干。

但当地没有人接待他，他逃入卡拉套山区后被捕。胡多亚尔汗下令将他及部分随行人员处决。

布哈拉埃米尔于1863年初娶了胡多亚尔汗的妹妹为妻，他趁希布察克人从塔什干和浩罕撤退之机，派了自己人麦赫列姆去希布察克人那里调停他们同汗王的关系，但调停毫无结果。希布察克人从2月起又恢复军事行动，使前来攻打他们的塔什干的大帅艾哈迈德遭到失败。这时，埃米尔派出由阿古柏伯克率领的约三千人的军队前往浩罕。尽管如此，希布察克人仍占上风，在进攻马尔格兰时，布哈拉军队遭到巨大伤亡。这些情况使埃米尔变本加厉地干预浩罕汗国的事务。三月份他亲自率领一万二千名军队到
274 达浩罕，指派自己人当大多数浩罕城市的伯克，甚至还在浩罕铸造刻有他的名字的钱币。但他的军事行动并不成功。希布察克人联合野石帐吉尔吉斯人和杜拉特人，很快又围困了奥利耶阿塔和奇姆肯特，几乎完全切断了浩罕同汗国其他各地的一切联系，接着就向浩罕进军。埃米尔因无法平定沙赫里夏勃兹的暴动和骚乱，同时对阿富汗抱有怀疑态度，不得不同胡多亚尔汗一起回到布哈拉。胡多亚尔汗的空缺，经7月9日的选举，由赛义德·穆拉德，即从前的汗王麦利伯克的十二岁的儿子接替。

在这段混乱时期，我们的侦察队在新任的锡尔河防线司令官、参谋总部的切尔尼亚耶夫上校率领下，顺利到达土耳其斯坦，然后折向卡拉套山脉，并于1863年5月30日占领苏扎克，该地居民表示愿意臣属俄国；6月8日楚拉克-库尔干投降，吉尔吉斯人的比

什塔姆加林部族的一部分当时也表示归顺。之后，部队同样顺利地返回朱列克。我国的轮船“威海号”和“锡尔河号”在侍从武官布塔科夫率领下，由朱列克溯锡尔河而上，也同样通行无阻地航行了810俄里，直抵巴伊尔迪尔-图盖天然界线。这次奉旨进行的侦察，目的在于沿卡拉套山脉熟悉一下计划中的国境线，共花去九千银卢布。

与此同时，从维尔纳也派出了两支部队。一支由列尔赫中校率领，向麦尔克和奥利耶阿塔进发，另一支由普罗增科大尉率领，向纳伦河挺进。当地两个浩罕炮台忠塔尔和库尔特库，未放一枪就向他投降，这两个炮台也被拆毁。

新汗王登位以后，一批希布察克人当了权，其中有许多精力充沛的有才能的人。毛拉阿利姆库尔被推选为年幼的汗王的保护人和汗国的摄政王。这人年纪尚轻，才智出众，性格坚强。摄政王的谘询会议也由吉尔吉斯人选举组成，从吉尔吉斯人中间还选出了各重要城市如塔什干、土耳其斯坦和霍占的伯克。

新政府立即关注汗国的军力和财力的整顿。浩罕开始招募军队和铸造大炮。此外，还竭力让那些切实可靠、忠于新政府的部族（主要是吉尔吉斯人）环居在汗国首都的周围。一些有影响的可靠的人（主要是萨尔特人）则被派到塔什干和其他一些较远的城市去 275
居住。塔什干的伯克把比什塔姆加林和孔格勒的别伊召到身边，以希望调解他们的矛盾为借口，强迫这些氏族缴清最近三年的齐亚克特税；还派了自己人率领一支两百名的守卫队到楚拉克-库尔干去担任伯克，管理比什塔姆加林人。塔什干的守卫队由八百人增加到四千人；土耳其斯坦则储备了大量粮食，购买了马匹，守卫队增加到二千人，还向吉尔吉斯人征收重税；城堡进行了加固和修复，而且还不断派人去商路、西伯利亚辖区和锡尔河防线各地区抢劫。伯克放肆到了极点，他竟派使者送信到彼罗夫斯克，要我们

协助他向我们管辖下的希布察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征收齐亚克特税。

草原上到处可以看到浩罕汗王、摄政王、塔什干和土耳其斯坦的伯克们的告示，答应给吉尔吉斯人各种优惠待遇，只要他们转到汗国境内游牧。

在这种影响下，苏扎克的族长们从彼罗夫斯克炮台回去时，立即带了礼物去拜见塔什干的伯克，他便在九月份给他们指派了自己的伯克，并带去十名随从。但这个伯克意识到在对自己毫无好感的居民中间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处处谨慎小心，丝毫不敢压迫居民。因此塔什干又派了司迪克带十五名萨尔巴兹去替换他，司迪克为人残暴，有决断。

浩罕政府想同布哈拉和解以及同希瓦结成联盟的尝试都毫无结果。浩罕使团甚至没有得到埃米尔接见，埃米尔发誓无论如何不迟于1864年春拿下浩罕，否则宁可战死。

1862年年底，布哈拉汗国的形势很好，埃米尔征服了几个城市和几块独立的小领地，如位于汗国东南的吉萨尔、季瑙等，这给埃米尔的武功增添了不少光彩，也提高了他在中亚的威望。土库曼人在他的煽动下起来反对希瓦的行动，不能不使他产生了彻底瓦解这个汗国或使它臣服于自己的希望。埃米尔对浩罕也怀有同样的目的，但他的努力因希布察克人团结一致而失败，沙赫里夏勃兹人这次为捍卫自己的独立也起来暴动。

276 在草原上，在锡尔河防线地区，1863年整整一年中，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来说是平静无事的：贸易畅通，游牧的吉尔吉斯人过着太平日子。抢劫和袭击事件只有如下几次：

(1) 恰卡曼匪帮在布哈拉山附近的商路上抢劫了几个从布哈拉带回少量货物的吉尔吉斯"巴扎尔奇"(即商人)；之后，比什塔姆加林匪帮抢走了亚帕谢茨人约八十头骆驼和四十匹马。

(2) 6月份，卡纳别特匪帮在小巴尔苏基抢走了吉尔吉斯奇克涅-奇克林族一百六十匹马，但大部分被夺了回来。

(3) 8月29日，在捷尔马姆巴奇山附近，强盗(大概是阿达耶夫族)抢劫了来自奥伦堡的商人普托洛夫的商队，该商队有二十二匹骆驼。

(4) 9月份，土库曼匪帮在巴尔苏基抢劫了久特卡林人的六个阿乌尔，1号炮台派出部队后即恢复平静，没有追上匪徒。

(5) 11月底，浩罕的吉尔吉斯匪徒三百人和土耳其斯坦守卫队的部分人员，路过纳伊马诺夫族的游牧区(西伯利亚辖区)和在阿雷斯附近渡过萨雷苏河时，抢走了亚帕谢茨人约八十头骆驼和九千五百只羊，不过其中五千只当时就夺了回来。

从上述情况看来，最重大的几起抢劫和混乱事件都发生在草原西部，而且主要是阿达耶夫族和土库曼族干的。

1863年，从锡尔河防线方面侦察到土耳其斯坦、苏扎克和楚拉克-库尔干等地区，从西西伯利亚方面侦察到奥利耶阿塔地区之后，决定立即沿卡拉套山脉划一条临时国境线并占领苏扎克、楚拉克-库尔干和奥利耶阿塔等城市，但只限于动用奥伦堡总督和西西伯利亚总督的经费。要在风雪肆虐的寒冬在草原上调动军队，必须增加锡尔河防线的经费，因此只得把划定新国境线一事推迟到1864年春季。在此以前，有一个步兵营和两个哥萨克连配备相应数量的大炮待命开往锡尔河防线。供应这些军队用的粮食拟由奥伦堡和特洛伊茨克运往彼罗夫斯克炮台。这些军队应当占领国境线直到楚拉克-库尔干为止。为占领奥利耶阿塔，打算由切尔尼亚耶夫率领八个步兵连、三个哥萨克连、带八门野战炮、两门山炮、七门臼炮和两门火箭炮，共68名文武官员、2,571名士兵，789匹马、3,981头骆驼，于初春从西西伯利亚出发。 277

这支番号为外楚河的部队，如期于初春从维尔纳出发。5月1

日出发后，沿途在托克马克和麦尔克设立了两个兵站，在那里留下了两个步兵连、一个半哥萨克连和五门大炮，于6月2日逼近奥利耶阿塔。切尔尼亚耶夫上校在离城七俄里的地方让部队休息后，带了由一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吉尔吉斯民团组成的先锋部队以及两门火箭炮、一个山炮排向浩罕人据守着的、能控制全城的帖克-图尔马克高地挺进。我们的队伍刚一逼近，浩罕人甚至不想进行保卫，就放弃了阵地。在城市附近的第二个阵地上他们也没有坚持多久。布成散兵线的两个步兵连迫使他们慌慌张张地渡过塔拉斯河退到左岸。敌人在左岸虽然有炮兵和正规军支持，也同样坚持不住，立即退入要塞。

切尔尼亚耶夫上校把炮兵营和骑兵营留在已被我们占领的高地上，并留下两个步兵连掩护，下令其馀部队在后面一俄里的地方扎营，并敦促要塞司令官投降，限三小时内答复。

限定的时间一过，留在高地上的八门大炮齐轰城市和要塞。

第二天早晨六时，我们的使者和一名奥利耶阿塔商人带着要塞司令官的复信回来。由于复信不能令人满意（要塞司令官竟要求给他十四天的时间考虑），所以又去信伯克，重申指定的条件，并重新开火，再增加了一门臼炮（炮弹重两普特）。第二天，运输队到达，进行了强力侦察。要塞北部及城寨位于一片高地，南部比较薄弱，附近都是果园，但这里前后有两道城墙，地势低洼，沟渠纵横。西面的城墙不坚固，有些地方已经倒坍或是没有完工，只筑了些篱笆和鹿寨，前面有许多掩体和果园可以利用；这里的炮兵力量也相当薄弱。因此，切尔尼亚耶夫决定不挖堑壕工事而直接攻城，然后
278 以城市建筑物为掩护，直取城寨。猛攻定于4日早晨六时开始。两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吉尔吉斯民团、两门山炮、两门火箭炮留在营地，其余五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八门大炮，冒着倾盆大雨渡过塔拉斯河，先从距离四百俄丈的地方射击选定的冲锋面，

后来从三百俄丈处射击，随即冲上前去，把浩罕人从城墙前面的掩体中赶了出来，紧跟在敌人后面杀进城中。步兵散兵线刚一开火，一个射击手就中了子弹，旁边的人就喊道："担架！"喊声沿着散兵线传过去，使群情激愤，不等命令或信号下达，就向前扑去，几分钟后部队就占领了城市。这一切都进行得十分自然。占领城市后，由于城墙很长，我们无法团团围住，要塞司令官利用这种可乘之隙，带着四百名骑兵从城寨中逃了出去。步行的萨尔巴兹丢下武器混杂在居民当中，从服装上很难区别他们。冲锋总共只用了两小时。我方几乎无一伤亡。这种轻易取得的胜利可以归功于炮兵极准确的射击和步兵的快速冲锋。我方轻伤三人，挫伤两人（其中军官一名）。敌人的损失为：死 307人，伤 390 人，俘虏 34 1人。我们对受伤的浩罕人进行了救护医疗。

我们的战利品有三个麾、五门大炮、六门小口径炮、十三支要塞枪、397 支火枪和步枪、513 把马刀和军刀、450 支长矛、82 普特火药、70 普特铅弹以及各种规格的圆形炮弹 415 普特。

我们进一步了解计划中的国境线后发现，卡拉套山脉作为天然国境线丝毫也没有带来什么便利，因为部队之间的联络和供应他们的给养都极端困难，而且山脉的北坡严重缺水。所以大家认为，必须沿阿雷斯河站定脚跟，还要占领奇姆肯特要塞。该要塞位于从浩罕到我国国境线的各条道路的会合点，因而是控制着从我国国境线到布哈拉、浩罕和伊犁的重要商路的枢纽。另一方面，也不能放过土耳其斯坦，这个地方是敌视我国的宣传中心，以后将给我们制造更严重的困难。关于占领土耳其斯坦的问题，早在 1857 年，根据侍从将军卡捷宁的报告就已决定，但事情一直拖到"适当的时机"。

为占领土耳其斯坦，锡尔河部队组成了一支队伍，由维廖夫金上校率领，下有四个半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十门大炮、六门臼炮

和两门火箭炮，还有吉尔吉斯志愿兵 150 名。总共有文武官员 44 名，士兵 1,593 名。根据决定，这支部队出发的时间应比预计的略早，即在奥伦堡援兵到达以前，这样可以牵制浩罕人的兵力，以减轻从维尔纳开往奥利耶阿塔的外楚河部队的压力。从 5 月 22 日到 6 月 9 日，维廖夫金的部队冒着酷热，涉过罕见的大水，艰苦行军到达土耳其斯坦。9 日，在离城九俄里处渡过卡拉伊奇克河，又在离果园三俄里处排成战斗队列，步兵同炮兵保持一定间隔，居于正中，右翼是乌拉尔哥萨克连，左翼是奥伦堡哥萨克连，他们各带一门火箭炮；后面，辎重部队排成密集队形，由一连步兵掩护。在围墙环抱的果园中，骑马和徒步的人的活动已经清晰可见。我们的散兵线在相距八百步处向着围墙和树木开火。敌人用枪和小口径炮回击。我军发射六颗炮弹，驱散了聚在墙前的人群后，便冲上前去。步兵高喊"乌拉"冲进果园，拆毁了一些墙，让后面的步兵长驱直入。

这时，乌拉尔哥萨克连在鲁金少校的率领下威胁着敌人的后方，他们发射了两枚火箭，敌人就溃不成军，窜入要塞。

浩罕人在我方的强攻下，惊惶失措，有一段时间完全停止了射击，但稍加整顿后，他们的枪支、小口径炮和大炮一齐猛烈开火，不过没有造成什么伤亡。

土耳其斯坦城四周有高墙环绕，周围长达三俄里有余。东北部耸立着城寨和著名的阿兹列特清真寺。守卫队共有一千五百人。

9 日夜间派了一百零二人进行围城作业。由一个混成连负责掩护，这个混成连布置在园墙后面我军最边上的炮垒稍右的地方，他们整夜用稀稀落落的火力吸引敌人的注意，因此围城作业进展顺利，没有伤亡。拂晓前，已有三个炮垒修好，装备就绪：一个可容四门大炮，另一个可容两门臼炮，第三个可容四门臼炮。拂晓，浩罕人看到了我方的炮垒后，立即猛烈开火，但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我们的直射在很多地方只打掉城墙上部的棱线，而厚实的城墙本身几乎完整无损。

曲射火力比较有效，它使城内几处起火。敌人向我们回击的三门大炮中，有两门在下午一时许完全沉寂了。

工兵准备了一整天的堡篮和束柴。

司迪克·肯尼萨罗夫率领苏扎克和楚拉克-库尔干联合守卫队一百二十名全副甲胄的士兵冲进了土耳其斯坦。[1] 这件事多少证实了苏扎克和塔什干的伯克要来援助土耳其斯坦的传说。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加速进攻。

11日夜间开始构筑要冲。那是个月夜，因此我们的作业很快就被敌人发觉。他们猛烈开火。十一时左右，被围困的敌人进行了出击，但他们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后撤退了，我方也阵亡三人，受伤和挫伤的士兵有二十四人，还有尉官一人。

我们趁敌人惊惶失措之际，又动工修筑一个可容两门轻独角炮的炮垒。11日上午九时许，这个炮垒就完工了，十时，独角炮开火。

11日一整天中，曲射火力又使城中几处起火。第一天就被打坏的浩罕大炮重新开火，但只打了一会儿又不响了。

部队长官下令保护阿兹列特苏丹清真寺[2]，但从投奔过来的人那里了解到，城中居民把这一情况看做是圣徒显灵而大为振奋，长官随即下令向清真寺开炮十二发。十一个弹洞就使圣灵无能为力，居民也就开始动摇起来。

---

① 未能阻住司迪克，他遭到我们派出的一个哥萨克连的截击，退到城墙下，又沿着城墙跑到城门口。

② 阿兹列特·哈吉·艾哈迈德·亚萨瓦死于公元1120年。在他死后二百八十四年，即公元1404年，塔麦尔兰修建了清真寺，作为其所钟爱的曾孙女的陵墓。这里还有中帐著名的汗王阿布赍(死于1781年)的灵柩，1778年10月22日，沙皇曾册立阿布赍为汗王。

十一日夜间，被围困的敌人又组织了大规模的出击。浩罕人悄悄地通过果园绕到围城作业后方，袭击我们的营地，但遭到我方近距离榴弹的迎击后就逃跑了。

281 接着，从右边散兵壕的后方传来了疾驰的浩罕骑兵的叫喊声，同时发现从要塞突出角那边许多浩罕步兵悄悄地爬过来。堑壕岗哨连和工兵连等浩罕人爬到最近距离时就对准他们开火，迫使他们向护城沟逃去。部分骑在惊马上的浩罕骑兵窜到我们的堑壕边，下马跳入壕中，拿着军刀和巴季卡① 扑向士兵，但立即被我们杀得一个不留。我方也有一名士兵被严重刺伤。

第一次出击刚被打退，从我方作业左侧的沙丘那边又出现了大批浩罕人，他们摇旗鼓噪，看来是想在我左翼再碰碰运气。我们等他们离得最近时才开火，刚射击几下，旗帜就应声而倒，浩罕人乱做一团，掉头就跑。遗憾的是在打退敌人这次出击时，我方在堑壕中指挥的勇敢军官、参谋总部的卡霍夫斯基大尉阵亡。

部队长官给步兵下达紧急命令，必须在最近距离开火，结果使浩罕人，特别是带头冲锋的那些人，即最优秀、最勇敢的人遭受大量伤亡。从这以后，他们就不再公开进攻了。

这时，我们作业的前部已进行到离前沿沟十五俄丈的地方，工兵犹豫不决，不敢前进，担心出击败退后，埋伏在护城沟里的敌人会进攻。接替卡霍夫斯基大尉的骑兵上尉武尔费特高喊“乌拉”冲向前去，散兵线的士兵也随着他冲到护城沟前的一片开阔地带，在极其猛烈的火力下占领了护城沟，用刺刀把敌人从沟里赶了出去。接着，我们的作业很快就筑到了前沿沟，并开始悄悄地越过沟去。

这时城墙上停止了射击，传来了要塞要投降的消息。我们利用时机，开始在城墙下挖坑道。

我们的围城作业快速地推进到城墙脚下，使土耳其斯坦的伯

① 即棒槌，一种有长木柄，头上安了铁锤、锤上又有许多棱形齿或尖刀的武器。

克穆尔扎·达夫列特怕得要死。他想到爆炸和冲锋就在眼前，又想到出击时遭受了大量伤亡，便带领三百三十名对他最忠实的人，282
以出击为名，走出要塞沿着塔什干大路逃跑了。土耳其斯坦的居民得悉这一背叛行为后，就在上午八时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商谈城市和城寨的投降事宜。

于是所有的作业全都停止，炮垒上的大炮一概卸下，俄国驻防军于上午十时占领了城寨。

大部分被围困的人在最后一夜出击时逃散了，三百三十人跟着穆尔扎·达夫列特出走。在居民的指点下，约七百个萨尔特人和吉尔吉斯人被押送出城，或由比伊担保放回阿乌尔。

在要塞里接收了四门大炮、藏在阿兹列特苏丹清真寺中的火药两百多普特、铅锭约一百普特、小口径炮二十门、要塞枪十七支、普通步枪一百多支，还有许多军刀和长矛，但最好的武器都被穆尔扎·达夫列特及其随从带走了。

整个期间我方的损失：

阵亡

尉官……1人

士兵……4人

受伤和挫伤

尉官……1人

士兵……32人

共发射炮弹1,495发，其中直射炮弹201发。

一支由哥萨克和吉尔吉斯人组成的快速部队奉派去追击穆尔扎·达夫列特。他们追了二十五俄里以上，因无法追上而返回。

几乎一占领土耳其斯坦，这里就开始流传门巴伊①(浩罕的总

① Мынбай，系 Минбай(明巴伊)之误。原书中在专有名词的拚写上，这类错讹现象不一而足。如：и 与 ы 相混、а 与 у 相混、у 误为 о 或 е 等等。——译者

司令官)率领大队人马到达塔什干的消息,后来又传说他已前往奇姆肯特,可能从那里进犯奥利耶阿塔或土耳其斯坦。

又有消息说,汗国的摄政王毛拉阿利姆库尔在鼓动民众进行圣战,他本人已率领两千步兵,带着炮队从浩罕出发。所有这些情况使得出兵苏扎克和楚拉克-库尔干的行动推迟了下来,这是为了不分散力量,也不致削弱土耳其斯坦的人力和兵力。这时,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在奥利耶阿塔继续修筑要塞,并派了一支轻装部队(有两个步兵连、几名哥萨克、两门山炮、一门火箭炮)越过卡拉布尔雪山,渗入奇尔奇克河流域,以便阻止在这一带游牧的卡拉吉尔吉斯人参加浩罕人准备发动的战役。这支部队攻下了纳姆工事(小碉堡),于7月3日以前返回奥利耶阿塔。

283 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得知奇姆肯特城下已集结了近八千浩罕军队,他认为奇姆肯特是军事路线和商路的枢纽,不占领这个地方,我国的国境线也就形同虚设。他决定攻下这座城市,并请维廖夫金将军(6月28日的信)从土耳其斯坦方面佯攻,以减轻压力。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决定于7月初出发,占领奇姆肯特后,就留在那里等待奥伦堡营到达。

从奥利耶阿塔出发后的第二站路上,他收到了维廖夫金将军7月2日的一封措词粗鲁的回信,信中说,因为要建造过冬的营房和收割干草,派不出部队;又说据可靠消息,奇姆肯特总共只有几个浩罕骑兵连,切尔尼亚耶夫自己可以对付得了。维廖夫金也不同意必须占领奇姆肯特的看法,因为该城位于阿雷斯以东约四十俄里,不在拟议的国境线内。他写道:"因此,我认为有责任通知您,没有奥伦堡独立军军长的正式命令,我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把奇姆肯特置于自己管辖之下,也不能派出一兵一卒到那里去当驻防军。如果以后有类似的命令下达,那当然要照办,但我将被迫提出特别呈文,请下令解除我在这次战役中的一切职务,以免产生严重

后果”。

三十五年以后，切尔尼亚耶夫用另一种词句叙述了这封信的结尾①，他谈到，当时他认为把这封信放入关于奇姆肯特附近战役的正式报告中是不妥当的。在引证这封信的结尾时，他用了这样的措词：“我不同意您关于必须占领奇姆肯特的意见，我也没有得到这样的命令，如果得到了这样的命令，我将立即请求解除我指挥部队的职务”。

切尔尼亚耶夫往下说：“我在这封不客气的、毫无善意的回信的影响下，想把维廖夫金的这种行为向他的部下公开，也想让部队停止前进，但很快我就克制住自己，继续前进”。

但是这种极端的答复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个死抱住自己部下利益不放的长官都有这样的感情：“西伯利亚人去接受桂冠，奥伦堡人只能去当驻防军！”然而，对共同事业采取这种态度是不能容忍的。因此，陆军大臣收到切尔尼亚耶夫关于建立一长制② 的请 284
求后，于7月17日发出电报通知别扎克说：“皇上有旨，为在新浩罕防线上统一指挥，该防线从楚多赫纳库顿河流域起，包括维廖夫金将军的部队在内，统归切尔尼亚耶夫少将指挥”。7月19日，又发出一份电报（编号2848），对上一电报作了解释，内容如下：

“为了统一指挥，切尔尼亚耶夫作为临时军事长官执行新防线部队总指挥官的权力。不言而喻，为建立和巩固防线，维廖夫金必须尽全力进行协助。为共同利益着想必须消除一切导致矛盾的口实”。

我们有意地强调了最后一句话：因为有许许多多“愿意为共

① 见《肯尼萨尔苏丹和司迪克苏丹》，载《俄罗斯通讯》1889年第8期。

② 他那时硬说，他是在从奇姆肯特撤回奥利耶阿塔以后才提出这件事的报告的，那就是说，是在7月23日以后，但米柳金在7月17日、即在撤退之前答复他。这又如何解释呢？

同利益着想的人”，给切尔尼亚耶夫制造了重重障碍……读者在读到我们描述的这些障碍时，将不止一次地想起这个句子。

不过，最初由于陆军大臣的襄助，切尔尼亚耶夫在矛盾中占了上风。在这种情况下，由所有工事（从楚河到锡尔河直到原来的亚纳-库尔干工事）连接成的新浩罕防线（7月18日命令），都归他指挥。

在接到上述电报以前，维廖夫金决定从土耳其斯坦派出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带三门大炮和一门火箭炮，由参谋总部的迈埃尔大尉率领，似乎要同切尔尼亚耶夫的部队在阿雷斯河取得联系。但土耳其斯坦未将此事通知切尔尼亚耶夫。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不急于赶到奇姆肯特，而让迈埃尔在没有西伯利亚人参加的情况下攻下这座城市……

第 九 章

西伯利亚部队从奥利耶阿塔、奥伦堡部队从土耳其斯坦同时向奇姆肯特进军。吉尔吉斯民团。7月14、15日迈埃尔被困于阿克布拉克。切尔尼亚耶夫前往救援。同阿利姆库尔谈判。侦察奇姆肯特。围攻该城。萨伊拉姆城居民因背约袭击而受到惩罚。切尔尼亚耶夫攻打塔什干的计划。1864年10月2日强攻该城失利。土耳其斯坦省的建立。阿利姆库尔进犯土耳其斯坦。12月4、5、6日哥萨克大尉谢罗夫在伊坎附近打的漂亮仗。土耳其斯坦要塞司令官热姆丘日尼科夫中校不体面的行为。奉派去救援的苏科尔科少尉胆小怕死。切尔尼亚耶夫的不满。

7月7日，切尔尼亚耶夫率领一支由六个战斗力不强的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组成的部队，总共1298人，带了十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从奥利耶阿塔出发向奇姆肯特进军，10日到达离奇姆肯特五十俄里的阿雷斯河边的天然界线亚斯基—楚。

在这里得到情报，说奇姆肯特被明巴伊指挥的六千人所占领，他们有大炮四门，又说汗国摄政王阿利姆库尔亲自统率的浩罕主力部队很快就要到达。不久，阿利姆库尔果真来到奇姆肯特。他看到吉尔吉斯人并不特别热心支持浩罕的强国之计，就把吉尔吉斯人的族长召到奇姆肯特，责怪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利益漠不关心，对俄国人俯首贴耳，并用报复和死刑威胁他们。为了杀一儆百，他下令按照英国方式把年纪最大的族长、八十多岁的巴伊扎克绑在

装了炮弹的平射炮上并进行射击……但结果同浩罕人的期望相反：只有被捕的别伊和苏丹们留了下来，所有的吉尔吉斯人都投奔切尔尼亚耶夫。尽管他不肯收留带劣等武器的人（大部分人只有普通的铁马刀），但连没有武器的人也竭力表示愿出大力。

“你们能用什么来帮助我们呢？”切尔尼亚耶夫问。

“大喊大叫嘛！”他们回答说。

切尔尼亚耶夫只收留了一千名民丁，这些人对浩罕人是毫不容情的，而且真的能大声吼叫、尖声怪叫，使听不惯的人感到可怕。

吉尔吉斯人还无偿地提供了骆驼。

286 学英国人并不能到处占便宜！

切尔尼亚耶夫原来计划留在已占领的阵地上，掩护奥利耶阿塔，如果敌人向土耳其斯坦进军，就打击他们的后方；13日夜间得到消息，迈埃尔的部队（两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二十名吉尔吉斯人、三门大炮和一门火箭炮）停在离奇姆肯特三十五俄里的阿雷斯河待命。这使得切尔尼亚耶夫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急忙赶去同这支人数很少的队伍会合。他的部队夜里就紧急集合，向前进发。

在土耳其斯坦，维廖夫金及其部下，没有一个人相信切尔尼亚耶夫提供的关于浩罕军队向奇姆肯特集结的情报，所以只派出一支力量薄弱的部队（土耳其斯坦离奇姆肯特155俄里）。迈埃尔深信部队可以通行无阻，甚至可以攻下奇姆肯特，因而有意要急速出兵，指望趁西伯利亚部队不注意之际，“抢走桂冠”。

他甚至还耍了手腕：12日到达阿雷斯河后，才从这里送了一份报告给切尔尼亚耶夫，说他在这里等待切尔尼亚耶夫的命令，其实他已冒失地向奇姆肯特进军了！

13日，经过急行军后，迈埃尔就停在夜间遇到的第一条河边，根本不考虑阵地的“战术规则”。简单地说，他驻在一个凹地

里，而没有占领营地四周的高地。这里就是阿克布拉克天然界线。14日拂晓，这支部队发现自己已处在无数浩罕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四周的高地已被敌人占领。迈埃尔慌忙地用装食品的麻袋和驮包当掩体，准备防守。八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发动冲锋。浩罕人被我方和他们自己的霰弹和枪弹① 击退后，又伏在离得最近的崎岖不平的土堆后面对射起来。我方由一些步兵和哥萨克组成的敢死队，在奥弗钦尼科夫准尉和帕弗洛夫少尉的率领下，用刺刀把他们赶走了。当天，浩罕人不再冲锋，只是用三门大炮、几门小口径炮和要塞枪不断轰击。榴弹和子弹使我方受到相当大的伤亡，于是一些敢死队员（包括三名军官）立即要求去夺取敌人的炮垒，但迈埃尔不同意，他认为还是设法躲避为好。为了个人的安全，他采取了一切措施，给部下作出了在危急关头爱惜自己生命的好 287
榜样……迈埃尔在大车的车杆之间为自己修了一个用箱子堆成的刮刮叫的掩体，他安安稳稳地躲在自己的避难所里，既叫敌人看不到部队的长官，又不妨碍他不时地下达各种命令，而且是认真考虑过的、心安理得的命令。下达这样的命令不需要爬出去察看战场……一昼夜间，部队拚命地修筑避弹壕。顺便提一下，用来筑胸墙的材料，不仅有被打死的马和骆驼，还有阵亡的战友的尸体……把他们堆在营地的四周和方阵正面，并撒上泥土……尽管铁锹很少，到早上胸墙却已筑好。士兵们用刺刀把土掘松，用手把土掏出来。15日拂晓，敌人得到正规步兵的增援，重新准备进行决定性的冲锋。队列整齐的浩罕正规军萨尔巴兹出现了。他们对我们的临时工事猛烈炮轰一阵后，从四面八方发起冲锋，但遭到我方密集的、杀伤力很强的火力阻击，以致乱了阵脚，过后就退却了。浩罕人一面不停地开火，一面派人收拾自己的死伤人员。因为子弹不够，迈埃尔利用这一时机为浩罕人作出了甚至要怜惜敌人生命

① 敌人的子弹从我方营地上空掠过，落到从对面向我们进攻的自己人中间。

的榜样，他不顾比他心肠硬些的军官们的异议，竟下令停火。

当时，切尔尼亚耶夫于 13 日收到迈埃尔在阿雷斯待命的第一封便函后，就沿着阿雷斯河右岸进军去接应他，并下令要他前来会合。这样，切尔尼亚耶夫的部队就白白沿着阿雷斯河往下走了五十五俄里，因为在阿雷斯河边已经找不到迈埃尔了。切尔尼亚耶夫当时猜想，这位狡猾的大尉一定是故意把他从奇姆肯特引开，以便不要西伯利亚人的配合就拿下这座城市。

14 日夜间，切尔尼亚耶夫收到迈埃尔求援的第二封便函。原来大尉在离奇姆肯特十二俄里的阿克布拉克被浩罕人包围了……西伯利亚人只在途中休息了几次，没有宿营就连夜赶去救援奥伦堡人。15 日拂晓前，切尔尼亚耶夫得悉迈埃尔的处境不利，便派出哥萨克中校卡塔纳耶夫率领五十名哥萨克和七十五名骑射手，带了两门大炮前去寻找他。走了三十俄里左右，就听到了迈埃尔部队的枪声，卡塔纳耶夫本人几次遭到大批浩罕人马的袭击，只
288 得停在离迈埃尔五俄里远的地方；在这里，卡塔纳耶夫运用步兵队列击败了浩罕人，十二名哥萨克阵亡、十二名负伤。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的伤亡。

“这不是战争，简直是杀人”，年迈的卡塔纳耶夫向切尔尼亚耶夫诉苦地说。

切尔尼亚耶夫听到十分密集的炮声后，带着另一个骑炮排、二十五名骑射手、三十名吉尔吉斯人，尾随卡塔纳耶夫出发，在离他很近、只有一俄里半路程时，命令炮兵扫清道路，同卡塔纳耶夫会合。但这时，土耳其斯坦部队那边原先传来的射击声也沉寂了下来。接着，大批浩罕兵马也从那里沿着大路络绎不绝地开往奇姆肯特。很明显，土耳其斯坦部队的战斗已经结束……

虽然切尔尼亚耶夫担心着土耳其斯坦部队的命运，但他无法前进，因为必须击退一开始就向他扑来的那伙人，还要让酷热下行

军四十俄里的部队休息。

在阿克布拉克发生了这样的事：迈埃尔在浩罕人收拾死伤人员时对他们大发慈悲后，眼看不能在烈日下迅速腐烂的尸体中继续呆下去，就同浩罕人进行了谈判，达成了以归还土耳其斯坦城为代价、换取安全放行的协议！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军事上的机智，因为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受权的话，是不允许签订这种条约的，不过我们的部队却占了便宜，一点责任也不负。但是，如果迈埃尔听到附近卡达纳耶夫部队的枪声就冲出来同他会合，那就更好了。

四个月后，有一支部队，兵力减少四分之三，只带一门大炮（迈埃尔带了405人、三门大炮和一门火箭炮，而谢罗夫只有一百零九人和一门大炮），几乎也在这个地方整整打了三天，不是同塔什干的大帅打，而是同阿利姆库尔本人打。部队丢下打坏了的大炮，遍体鳞伤，疲惫不堪，还是冲出了敌人的重围！当然，在我们的军队里，效法谢罗夫的人要比效法迈埃尔的人多得多！

土耳其斯坦部队在这两天的战斗中，十三人阵亡、四十七人负伤（其中军官两人）、二十三人震伤（其中军官两人）；此外，还有五名吉尔吉斯人负伤。共计伤亡八十八人，……即整个部队的五分之一！

7月15日夜间，开始为伤兵安排车队，准备出发。上午九时，倒霉而勇敢的奥伦堡人启程回家。但当他们从迹象上判断出西伯利亚部队应在附近时，就停在路上第一个水源旁边。骑兵大尉列尔赫派出的人就在这里找到了他们，传令他们向列尔赫靠拢。迈 289
埃尔把自己同敌人统帅来往公文的副本交给切尔尼亚耶夫，但没有附上最后一份有关土耳其斯坦的条约，可是阿利姆库尔在同切尔尼亚耶夫谈判时引用了它，而且部队撤退时的的确确并未遭到追击，这无可争辩地说明确实签订了这项条约。当然，只凭迈埃

尔一纸通知书是不可能不遭到追击的。该通知书中说："我奉上级之命，视察了土耳其斯坦城和奇姆肯特之间的地区，现已完成任务，正率领部下返回待命。至于收拾战死者的尸体，在俄国人看来，勇敢的敌军战士，无论是伤者或是死者，战斗结束后，都是兄弟①。"

16日拂晓，在切尔尼亚耶夫部队视线所及之处，出现了两个敌军兵营，一个有两千人左右，另一个有五千人之多，统归毛拉阿利姆库尔指挥。

我方三连步兵、一连哥萨克骑射手、带了两门骑炮和两门山炮，由列尔赫中校指挥，当即出动，前去迎击阿利姆库尔。列尔赫奉命追赶迈埃尔，力求同他会合后，立即同他一起返回切尔尼亚耶夫部队。这个任务顺利完成，没有伤亡。列尔赫抵达阿克布拉克时，只发现由马和骆驼的腐烂尸体堆成的防御工事，部队却已经撤退。当即派出志愿人员去追赶，令其返回。傍晚，两支部队会合，第二天，即17日上午，转到离奇姆肯特八俄里的阿尔登提尤别，切尔尼亚耶夫正停留在这里。本来前一天阿利姆库尔要同他进行和谈，但切尔尼亚耶夫答复说，他无权签订条约，只能停止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为了签订条约，必须由汗王派遣使团到宫廷去，并授权使团接受向它提出的一切条件。

派去送回信的动物学硕士谢维尔佐夫，极力说服阿利姆库尔，要他相信同迈埃尔签订条约是个误会，因为第一，俄国人是从不求饶的；第二，在同切尔尼亚耶夫的往来中甚至不应提到土耳其斯
290 坦，因为这是完全无益的事。尽管预先警告了毛拉阿利姆库尔，但他还是再次派信使前来，信中叙述了向迈埃尔进攻的经过，并援引了迈埃尔去信的内容："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信，信中说，他们不

① 尽管作了这样十分明确的暗示，浩罕人还是不理解，他们把我方死者的尸体挖出来，砍掉脑袋。

是来同我们打仗的，而且俄国沙皇也没有派他们到这里来，他们只是想熟悉一下道路。最后，还请求我们放行，答应回到土耳其斯坦后写信要求白沙皇把这个城市归还给我们。因此，我们没有伤害他们，放了他们回去，以便不破坏白沙皇和汗王之间的友谊与和睦。”接着这位摄政王请切尔尼亚耶夫说明，他本人能否归还奥利耶阿塔和土耳其斯坦，还是要等政府同意？对这封信没有答复，使者们立即被逐出营地。第二天，又来了一位使者，但只字不提前面的那封信，而是声称摄政王同意无条件派遣使团。但由于切尔尼亚耶夫提出的先决条件（解散在奇姆肯特附近集结的军队，释放臣属我国的那些别伊和苏丹等）没有及时得到答复，谈判陷于停顿。

迈埃尔在1864年7月17日的呈文（编号60）中，向切尔尼亚耶夫申辩说，他给浩罕人的答复是出于无奈，因为：（1）他所剩的弹药很少；（2）营地所在的沟渠中水已同死人的血混合在一起，颜色鲜红，气味难闻；（3）空气中充满了腐烂的尸臭；（4）大炮的木制部分严重损坏；（5）切尔尼亚耶夫的部队未来救援。

在进行谈判的那段时间，一直在包扎土耳其斯坦部队的伤兵，这些伤兵已经三个多昼夜没有得到认真的护理。由于没有医生，所有的伤病号（达一百人之多）全靠唯一的一名医助人员照顾。

7月22日，切尔尼亚耶夫在营地四周挖了壕沟，将迈埃尔大尉指挥下的整个土耳其斯坦部队① 留在那里掩护辎重和伤病员之后，便前往奇姆肯特进行侦察②；尽管敌人蜂拥地向他猛扑，他还 291
是进行了这次侦察。

环绕奇姆肯特的城墙不高，并有护城沟，但城寨侧面驻有重

① 切尔尼亚耶夫了解了阿克布拉克战斗的详细情况和迈埃尔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后，觉得再把这个军官留在身边是不合适的。因此，很快就把土耳其斯坦部队遣送回去了。

② 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攻打。

兵，它所在的山头地势险峻，足以凭险据守。

我们的侦察部队由六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组成，步兵连带了八门野战炮和两门山炮。浩罕人立即拔除要塞前面的兵营，出动了几个骑兵纵队。我军收缩成方阵，哥萨克排在中间。我们把四门机关炮移到前面开火，要塞中立即有八门大炮回击，接着，一伙骑兵发起了冲锋。浩罕人的狂喊乱叫对我们的士兵影响很大，但炮兵已开始战斗，先用圆形炮弹，后用榴弹，最后用霰弹。弹药就放在炮口旁的地上，为了速战速决，炮膛也不擦洗……。喊声沉寂了下来。当硝烟四散时，我们对敌人的伤亡感到吃惊。

切尔尼亚耶夫说(《俄罗斯通讯》，1889 年，第 8 期)："谁要是没有经受过亚洲人成群结队的冲锋，谁就无法想象这种非人的喊声对神经产生的作用。我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懂得吉尔吉斯人所提的要用喊声来帮助我们的建议。"

浩罕人又一次冲锋，但力量已经减弱，并退到了射程以外。战斗持续了三小时。

我方从一百五十俄丈以外炮击城市，目的是迫使敌人暴露其炮兵力量。结果得知，城中这一面有八门大炮。部队几乎没有伤亡(三名轻伤者未下火线)，返回了营地。敌人伤亡达四百人，在奇姆肯特附近的整个战役中他们伤亡达三千人。

必须指出，敌人把这几次侦察看成是被击退了的进攻，所以总是吹号鸣炮，庆祝胜利。这是在亚洲进行侦察的有害的一面，因为把敌军的士气鼓舞起来可不是明智的战斗方法，所以许多土耳其斯坦的军官不无理由地认为，个别人不声张地进行一般的侦察，要比公开的强行侦察好得多。

由于炮弹不够，我们没有攻打奇姆肯特。

切尔尼亚耶夫在营地又停留了一昼夜，于 23 日打发迈埃尔及其部队返回土耳其斯坦，切尔尼亚耶夫率领全体官兵把他们送

到阿雷斯河，由此又派了自己的一连步兵，配了一门大炮，由阿勃 292
拉莫夫中尉率领，继续护送迈埃尔①；为保证他们的安全，自己又在阿雷斯停留了一天，然后沿阿雷斯河右岸返回奥利耶阿塔，其目的是要通过谢尔加利族（该族人抢劫过我们的邮件，一般说来，他们帮助浩罕人是十分卖劲的）的浩罕吉尔吉斯人的游牧地。浩罕的摄政王得悉布哈拉人有反对他的活动，中国方面又不平静，就带着军队走了。切尔尼亚耶夫事先当然不可能了解这些情况，但即使没有这些情况，从已经出现的旱灾和牧草缺乏等方面来看，他也可以断定浩罕军队不会长久地保持这样雄厚的实力。

浩罕人在土耳其斯坦和奥利耶阿塔陷落（6月初被我们占领）后，集结了大批人马，准备反攻，但在阿克布拉克为迈埃尔大尉率领的一支微不足道的俄国军队所误。他们在切尔尼亚耶夫侦察奇姆肯特时遭受了大量伤亡，只得放弃原来计划，着手进行加固奇姆肯特的作业。他们清楚地看到，奇姆肯特正面临着危险。

必须占领这个城市的理由是众所周知的：它是商路的枢纽，是我国边境突出角上敌人的据点，还有其他一些理由。

切尔尼亚耶夫获得浩罕主力已离开奇姆肯特，该城只留下一万名守卫队的情报后，便决定在敌人还来不及在城内完全站稳脚跟之前攻下该城。

切尔尼亚耶夫抱着这一目的，于8月底率领两连步兵、带四门大炮从奥利耶阿塔出发，前往土耳其斯坦，在这里又会合了四个半步兵连，一个半哥萨克连，加带了四门大炮、两门臼炮和两门火箭炮，然后向奇姆肯特进军。同时，列尔赫中校率领四连步兵、一连哥萨克骑射手、一连哥萨克和一千名由刚刚臣属于我国的吉尔吉斯人组成的民团，带五门大炮、四门臼炮和两门火箭炮，也从奥利

① 这个连应当成为如何对待敌人的所谓“精锐部队”的有说服力的榜样，因为他们单独返回时走的正是迈埃尔整个部队都不敢走过的那条路。

耶阿塔出发，向奇姆肯特挺进。征召民团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民众中游手好闲、冒险作恶的人。这样一来，奥利耶阿塔和土耳其斯坦只留下了两连步兵和半个哥萨克连。部队带了一个月的军粮，每
293 支枪配了二百发子弹，机关炮的弹药配双套基数，轻炮配一套半；一门炮弹重两普特的臼炮配一百颗爆炸炮弹，炮弹重半普特的臼炮每门各配三百颗榴弹。

9月19日，两支部队在奇姆肯特附近会合后，立即对城寨和要塞工事进行了侦察。城墙周长为六俄里。城寨位于陡峭的高岗上。

象以往一样，我们的部队绕过城市后，就驻扎在敌人的交通线上，切断了他们与塔什干的联系。城寨耸立在这里的城墙前面，必须把它拿下来，而不应醉心于攻城，攻城是更为容易的事情。城寨控制着全城，因此，城寨的陷落就决定了城市的命运。当天（即19日）夜间，修筑了可容四门大炮的炮垒。拂晓时开炮，浩罕人以七门大炮和两门臼炮回击。切尔尼亚耶夫看到浩罕人的大炮已大大改善，射程比我们的远，就下令在离要塞三百俄丈处修筑可容六门大炮、四门臼炮的新炮垒，以便用近距离的、更密集的炮火压住敌人的炮兵。

由于土质特别坚硬，20日夜间敌人又进行了出击，所以这个炮垒未能在天亮以前完工。浩罕人看到我们围城作业进展缓慢，大为振奋，也开始挖堑壕向我们进攻；他们在堑壕中逐步移动炮垒，并把射击手派到作业前面，纵射我们围城作业的整个交通道。显然，指挥浩罕人挖工事的不是当地的工程师。这种防御方法其实对被围困者本身是有害的。工兵少校、步兵中校列尔赫利用敌人的妙着，于22日上午10时，出动大部分军队进攻暴露在堑壕中的浩罕步兵。切尔尼亚耶夫将军接到列尔赫准备进攻的第一个报告，就从营地派出两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排去增援。接着，他又亲

自率领两连步兵带两门大炮前往增援。

列尔赫中校的连队冒着敌人从要塞和城寨东部发射的猛烈炮火，快速冲向敌人，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紧跟在他们后面冲到城门口，用刺刀开路，再踏着他们的尸体冲进城中。

这时，切尔尼亚耶夫已逼近城寨，他趁敌人混乱之际，沿着架在很高的支架上的木制水槽越过壕沟，占领了城寨。 294

进攻开始后一小时，城市和修筑在难以攀登的高地上的城寨，以及由汗国最优秀的部队组成的万人守卫队，都落到了我们手中。

这次强攻中，我方士兵阵亡两人、负伤十七人、挫伤十九人；全部围城期间阵亡六人、负伤和挫伤四十一人。

这天的战利品有：麾十一个、旗帜四面、小旗二十六面、大炮二十三门（其中一门有来复线）、大口径臼炮八门、大量小口径炮、要塞枪、带刺刀的步枪、冷兵器以及各种军用品，如锁子甲、盾、战鼓、号角等等。

皇帝陛下赐予切尔尼亚耶夫一枚三级圣乔治勋章，列尔赫中校晋升一级并获得一枚四级圣乔治勋章。

在围困奇姆肯特期间，粮秣队被派到营地周围地区寻找和购买饲料，由二十五名骑射手掩护。在离营地八俄里的地方，萨伊拉姆城的居民抓走了我们一名士兵和六头骆驼。第二天，阿勃拉莫夫中尉奉命率领一支由六十名哥萨克、三十八名骑射手、一千名吉尔吉斯人组成的部队，带一门大炮前往萨伊拉姆，要求归还被抓去的士兵和骆驼。城里的首领们应阿勃拉莫夫的要求，出来迎接部队，他们认为责难他们是不公平的，但又请求给一天期限，以便寻查要他们归还的人和骆驼。于是，阿勃拉莫夫派了一些哥萨克和五十名吉尔吉斯人进城，命令他们"极力把城中所有的牲畜夺来，但不要完全毁坏城市"。居民起先让这些人进了城，后来看到他们的行动，就把他们背后的城门关起来，着手消灭这些落入陷阱的

敌人。

阿勃拉莫夫带领急忙赶到的射手扑向城门后，遭到了阻击，无法摧毁城门，只得退走。接着便运来大炮，两发炮弹打穿了城门。射手虽然费了很大劲，但还是把一扇城门推开了一点点，大家挨个儿从门缝里钻进了要塞。城门上的守卫队丢下十二具尸体，奔窜逃命。

阿勃拉莫夫推开城门，把吉尔吉斯民团全部放进城中，听凭他
295 们任意行动。两小时后全城抢劫一空……俄国军队都撤到城外，在那里等待民团出城集合。

我方阵亡两人，负伤六人，还有九人被石块砸伤。民团里有十人阵亡，其中包括尊贵的比伊、苏拉普奇准尉。敌人的伤亡不详，但估计被打死的达五十人，受伤的在三倍以上。

切尔尼亚耶夫想利用我方最近胜利的精神影响，在占领奇姆肯特后的第六天，即9月27日，率领一支1,550人的部队，带十二门大炮（共八个半不满员的步兵连和一个半哥萨克连）向塔什干进军。

这次行动看来有完全成功的希望，因为同某些愿意和解、从而倾向于俄国的塔什干人经常来往，就有理由指望得到大多数遭受战争痛苦的市民的配合。战争使他们平时同俄国通商的道路阻塞，而同俄国通商一直是他们繁荣安乐的唯一源泉。因此，切尔尼亚耶夫打算把浩罕人的守卫队从城中赶走，让居民实行自治，只要不受布哈拉或浩罕的影响，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如果居民的意见对我们有利，就派他们的代表团去彼得堡。

有消息说，在奇姆肯特当首领的塔什干的库什别基已在奇姆肯特附近被击毙，塔什干的居民不让从那里逃回的守卫队进城。

头两天的行军证实，在塔什干除了从奇姆肯特溃逃进城的军队外，还有浩罕的守卫队。这些浩罕军队还支配着上述两城市之

间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房屋和粮食都已丢弃。

离塔什干还有一天行程时，切尔尼亚耶夫派出四个过去在那里有贸易关系的人，叫他们同城里的族长们和他们所熟悉的较有影响的市民取得联系，以便打听居民的动向。

派去的人被浩罕的巡逻队扣留，他们未能进城，被关进了地牢，但过了一昼夜他们就回来了，还带来一封十分含糊、不能令人满意的回信，说是没有同某些浩罕官吏商量过，无法决定等等。信上既没有签名，也没有盖章，显然，写信的人十分谨慎小心，不愿被同胞检举，扣上通敌的罪名。

10月1日，部队从城市东面绕城一周后，停在东南角上，离浩罕大路约五俄里。塔什干城有十万居民，城墙周长二十四俄里。296
果园从城墙脚下向四郊延伸：往北延伸三俄里半，往西五俄里，往东四俄里半，往南六俄里半。

第二天，部队转移到浩罕大路上，并向城寨推进。城墙上出现了浩罕人，他们先开枪射击进行侦察的军官，接着，土墙上的三门大炮（两门口径很小）开始轰击逼近城寨的部队。

我们在可以控制城寨的、相距三百五十俄丈的高地上架了八门机关炮。在一直延伸到城墙脚下的果园的掩护下，两连步兵和一营骑兵由炮兵中校奥布赫率领，沿着浩罕大路挺进，他们也要从这个方向开火。

我方射出准确的火力后，奥布赫中校报告说，城墙已打开缺口，并请求准许冲锋。这位优秀校官经验丰富，打起仗来沉着谨慎，切尔尼亚耶夫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的身上，便答复他说："如果可以，那就愿上帝保佑"，又给他加派一连步兵和在奇姆肯特战役中特别出色的列尔赫中校一起去协助作战。接着，切尔尼亚耶夫又亲自率领两连步兵前去督阵。奥布赫中校和列尔赫中校在高喊"乌拉"指挥士兵冲向城墙时，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原来高大的城

墙仍巍然屹立，被打掉的只不过是城墙上部的雉堞……。城墙前那个不大的沙丘遮住了城墙的下部，奥布赫没有看清楚，便全然以为打开了缺口。这两个同样勇敢的校官，想利用步兵连最初的印象和士气，并为了开展高尚的竞赛，竟失去了应有的谨慎，直接让步兵连进行冲锋，而没有在部队发起冲锋之前让敢死队先冲到护城沟边，以便事先向冲锋部队发出危险的警报。敌人的子弹正纷纷飞来。

接近护城沟时，奥布赫中校受了致命伤，列尔赫中校的一只手和左肋都受了伤，因为他们都徒步走在队伍的前面。接着两名连指挥官、雷哈德中尉和科诺佩利斯基中尉也受了伤。步兵连下到护城沟后，由于失去了指挥官，又因没有梯子爬不上陡峭的内岸，只能留在沟中进行回击。

切尔尼亚耶夫带领两连步兵到达离城墙一百俄丈处，视察了战斗情况，决定放弃猛攻。没有围城作业，猛攻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297 为了救出困在沟中的军队，十二门大炮向这个方向齐轰，把敌人的射手从踏踩上轰了下来，使我们的人得以从沟中爬出，回到我方各炮垒。同时，还加强了阵地左翼的散兵射击线，那边的果园也一直伸到城墙附近，但仔细观察敌人的工事后，发现从这个方向也无法立即进行冲锋。

我们的炮火一直持续到敌人的大炮完全沉寂为止。浩罕人有一门大炮被击毁，他们蹲在里面射击的三个掩护壁也完全被打坏。我方射手近距离的准确射击使敌人损失惨重，伤亡二百人以上。

我方的伤亡也很大：阵亡十六人、负伤六十二人，其中包括四名军官，奥布赫中校和雷哈德中尉不久就死去。

这次失败后，全军一心要再发起一次冲锋，他们认为自己不是

被浩罕人击退的，而是又陡又深的护城沟坏了事，没有云梯爬不上来。

塔什干漫长的城墙（长达二十四俄里）显然圈住了大量居民，这就只能先攻打控制全城的城寨，没有别的办法。但向城寨侧面发起冲锋，需要大量兵力，而切尔尼亚耶夫所掌握的兵力满足不了需要。何况在10月2日失败后，拿塔什干城前的部队（除了留在奥利耶阿塔、土耳其斯坦和奇姆肯特的驻防军外，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兵力都编进了这支部队）去冒险，就等于拿整个边区唯一的后备力量去冒险，等于拿新浩罕防线的存亡孤注一掷。

因此，尽管部队的士气高昂，尽管他们一定要教训教训萨尔特人，要无论如何拿下塔什干，但切尔尼亚耶夫还是于4日率领部队回师奇姆肯特，10月7日到达。

敌人没有追击我们。

皇帝陛下阅读了浩罕前线长官关于进军塔什干的报告后，在报告上加了御批："此次不必要的猛攻，我方伤亡甚众，朕深感遗憾①"。

尽管遭受了失败，切尔尼亚耶夫将军还是递上了关于必须立即占领塔什干的呈文，他打算同意政府以前的不指望扩大本国领 298
地的计划，提出把塔什干建成为不受浩罕摆布、只受俄国庇护的独立领地。

政府没有批准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关于占领塔什干的呈文，但同时又设法毫不拖延地尽量向切尔尼亚耶夫将军提供一切经费，以便加强我们已占领的整个地区的防御。为此目的，1865年初，在重新占领的边区建立了土耳其斯坦省（原锡尔河防线也并入该省），归奥伦堡总督统辖。1865年，侍从将军尼古拉·安德烈耶维

① 摘自1864年12月13日陆军大臣的回信。编号8425。

奇·克雷扎诺夫斯基被任命为总督①。此外，新省的兵员总数增加到一万五千人，这就不仅使重新占领的边区有足够的兵力用于防御和在该地区进行通常都由部队承担的施工任务，而且有了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进行野战的后备力量。

奥利耶阿塔、阿兹列特和奇姆肯特的失陷，对浩罕的影响极大，甚至出现了希望签订和约的派别，但在我们攻打塔什干失败后，这个派别也就不起作用了，其主要头目都被处死。于是摄政王阿利姆库尔又想同俄国人较量，碰碰运气。

切尔尼亚耶夫将军的主力部队集中在奇姆肯特，阿利姆库尔不敢向这里发动进攻。他集合了一万到一万五千人的兵力于12月初从塔什干出发，沿锡尔河左岸前进，目的在于抢劫重新臣属俄国的吉尔吉斯人，甚至攻占只有两个半步兵连和一个半哥萨克连占领着的土耳其斯坦(即阿兹列特)。

12月3日晚，土耳其斯坦要塞司令官热姆丘日尼科夫中校获得情报，说是在六十三俄里外，在去奇姆肯特的大路上的奇利克村附近出现了一股敌人。于是他派了哥萨克大尉谢罗夫的一个用来复枪装备的乌拉尔哥萨克连(两名尉官、五名军士、九十八名哥萨克)，带一门山地独角炮和四名炮兵，前去保护臣属我国的奇利克
299 和伊坎的居民。这支部队总共只有109人和一门大炮，哥萨克每人发两个基数的子弹，独角炮则配有四十二发炮弹。由于土耳其斯坦的驻防军人数很少，不可能分出很多兵力去增援，因而派出的部队有寡不敌众的危险，所以谢罗夫奉命，如果力量悬殊，就不进入战斗，退回土耳其斯坦。

哥萨克于12月4日午饭后不久从城里出发，从遇见的吉尔吉

① 克雷扎诺夫斯基从1865年至1881年治理边区。1837年他毕业于炮兵学校。1839年任驻柏林的武官助理。1857年任米哈伊洛夫斯克炮兵学校校长；1861年还当过第一军代理参谋长。1881年由于非法分配和侵占巴什基尔土地被解职。

斯人那里得知，浩罕人已占领伊坎，他们就疾驰前进，但没有碰到敌人，他们采取了一切军事预防措施。傍晚时分，离伊坎还有四俄里，谢罗夫远远望见村子右边有火光。他猜测那就是敌人，就让部队停止前进，派了部队里的一名吉尔吉斯向导前去搜集更详细的情报。

派出的人很快就回来报告，说是在附近遇到了浩罕的巡逻队，不敢继续前进。

由于对敌人的兵力情况一无所知，夜幕又逐渐降临，谢罗夫决定退到他在后方已选好的阵地上去，在那里等着，把情况弄清楚。但部队刚撤退约半俄里，几乎在一瞬间就被敌人重重包围，切断了退路。因为中亚的军队的主要武器至今仍是冷兵器，所以在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哥萨克还是信心十足地乐于用不相等的武器同敌人较量。优良的武器，特别是步枪能把敌人阻挡在相当远的距离之外，形成均势，不为多数的敌人所压倒，而在用长矛和马刀交锋时，经常是多数压倒少数。哥萨克凭借发火武器的质量比亚洲人的优越，他们经常同人数更多的敌人遭遇（因为从未有过别样的遭遇），通常总是跳下马，把马拴住，或用三腿绊绳绊住马腿，自己走到前面，以散兵队形围住自己的马匹①，躺在凸起的地形后面回击。这一次也一样，哥萨克下马后把马绊好，开阔面都用装粮草的麻袋堆成鹿寨，然后躺在很浅很浅的小沟里。在这样筑成的营地一侧架上了独角炮。

当然，这一切都进行得很快，所以大群敌人一逼近，就遭到来 300
复枪和独角炮配合得当的射击，只得仓促退却。浩罕人第一次狂暴冲击的失败，往往影响到后来各次冲击的决心。这次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敌人几次冲锋都毫无结果。浩罕人退却后聚集成群，此后就远离我们的营地。整个夜晚，敌人只是用三门大炮、小口径炮

① 有的人还让马躺下，以便更好地保护马匹，但不是所有的马都会躺下。

和榴弹轰击，马匹和骆驼由于停在开阔地带，成了巨大的射击目标，因此死伤不少。不过只有萨尔巴兹，即浩罕的正规步兵用蹩脚的火枪射击我们的部队，但没有给哥萨克造成任何伤亡。

12 月 5 日拂晓前，敌人加强了火力。他们的榴弹和圆形炮弹不断落到方阵中，杀伤极大。有好几名哥萨克受伤。显然，敌人的大群步兵正开始从伊坎方面开来增援。这正是阿利姆库尔的主力（达一万人）。应当给这个人以公正的评价：他带着这么多的军队，当然也带着大量辎重进行冬季远征，为了严格保密，需要迅速行动，涉渡冰河，还采取了一些冒险的打法（迂回包抄我们在奇姆肯特的强大部队），——所有这些都可能给土耳其斯坦驻防军带来惨败的结局，可惜阿利姆库尔碰上了英雄的乌拉尔哥萨克连，使他耽误了三天，因而遭到了奇姆肯特的诱击。

12 月 5 日整整一天，这些乌拉尔人仍然斗志旺盛，在鹿寨中坚持，他们盼望土耳其斯坦给予援助（已有两名哥萨克潜往报告）。独角炮发射八发炮弹后，掉落了一个轮子，炮兵军士格列霍夫解决了这个难题，他把弹药车上的轮子卸下来，装到炮架的轴上，用绳子固定起来（因弹药车的轴比炮架的轴长些）。哥萨克都热心地帮助炮兵，炮兵全部负伤后，他们就来开炮，还尽量节省炮弹。

可以想象，浩罕人看到面前这么几个俄国人断送了他们预先计划好的、并已完成了一半的事业，该是何等恼怒。他们不敢用暴露的兵力向营地冲锋，就运来大量芦苇和荆棘，编成象防障和盾牌
301 一样的东西，安在双轮车上，然后推着这些活动的掩体，安全地逼近被围困的部队。

中午两点左右，从土耳其斯坦方面传来了枪炮声。这是一百五十名步兵带两门大炮前来救援。但这支队伍是由一位轻一点说毫无经验的军官苏科尔科少尉指挥的。要塞司令官还命令他，如果“碰到敌人强大的兵力，同哥萨克连会合阻力很大，又看到敌人

向土耳其斯坦转移，那就不必救援哥萨克连，而应返回”①。只有过于谨小慎微的人，才会下这样的命令，而热姆丘日尼科夫恰恰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人后来做生意，大显身手，发了一笔大财……。

这种命令完全迎合了执行者的胃口，他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与敌人遭遇，这一点他自己在12月8日（编号19）的呈文中老实地承认了。苏科尔科走到离谢罗夫约三俄里的地方，遇到了大批浩罕人，这些人象通常那样把他包围了起来，因而切断了他同土耳其斯坦的联系。这正是苏科尔科所期待的：现在他有权撤退了，可以不受责备了！

无论是热姆丘日尼科夫，或是苏科尔科都没有想到，救援部队每向前一步，就增强一份力量，因为被围困的哥萨克连也在帮助他打击敌人。苏科尔科的部队只要同哥萨克连会合，数量就增加一倍，精神力量就增加百倍。我们相信，谁也不会怀疑，在这方面英雄的谢罗夫哥萨克连得到高度的评价，完全是当之无愧的。

浩罕人包围部队的结果如何呢？他们的情况更恶化了，因为他们由此而在占据的每个点上都变得愈来愈弱。他们切断退路的结果如何呢？随便哪里，特别在亚洲的战争中，被切断、被包抄、作战的后方这些字眼，统统都应从军事词汇中删掉。后方是没有的，哪里有敌人，那里就是火线。无论走到哪里，反正四面八方都得打！

1853年在彼罗夫斯克附近，勇敢的什库皮也曾被包围过，被切断过，但他更大胆地前进，把浩罕人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的全部大炮都夺了过来！热姆丘日尼科夫和苏科尔科处在他的地位该怎么办呢？这个刻板地执行错误命令的人在撤退时，看到大路附 302
近有一个破坏了的小堡（原文如此）②，“发现里面有敌人埋伏，至

① 见热姆丘日尼科夫1864年12月9日的呈文。

② 这是牲畜栏，四面有高墙。在这里随处都可以见到这种牲畜栏。

于埋伏了多少人，我不清楚，但我为了避免遭遇，就带部队从大路往右拐，绕过了小堡”。

全部秘密就在这里：救援部队避免遭遇……。当然，这样就任何时候也救援不了任何人！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小堡，竟使当地人认为很强的一支部队绕道而走？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作出判断：当新路无法通行，不得不退回来从这个小堡旁边擦过去的时候，单是几个射手就毫无伤亡地拿下了这个小堡！他们就这样把哥萨克当牺牲品留给敌人。

浩罕人立即利用步兵撤退的时机威胁哥萨克；他们给哥萨克送来一封信，说撤退的部队已被消灭，并建议他们在任何友善的条件下投降。阿利姆库尔估计，这封信可能会使哥萨克好好考虑考虑，但英勇的指挥官决定坚持到最后。乌拉尔人受到以身作则的指挥官的鼓舞，迅速行动起来，入夜之前，就用死马死骆驼堆成了好几个新的鹿寨。到早上，一切都很平静。黄昏后，安德烈·鲍里索夫和叶基姆·恰尔诺伊两名好汉，同骑术很高明的信差冲过敌群，到达土耳其斯坦，送交了谢罗夫要求立即增援的字条，但……热姆丘日尼科夫以为，城市已处在浩罕人的包围中。第二天，即12月6日，当白昼的光辉驱散了黑夜的恐惧，当发现城市完全未被包围，“派出的巡逻队报告果园中并无一人”[①]时，这个过分谨慎小心的要塞司令官，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决定再派出一支由207名步兵和十名哥萨克（带两门大炮）所组成的部队，这一次，命令他们必须同谢罗夫会合。谁也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促使热姆丘日尼科夫这样决定的。城市的危险处境依然如故，即使不是更严重的话，因为哥萨克连的战斗已接近尾声，土耳其斯坦的驻防力量并未增加，居民照旧是一万人。那末是什么东西使他在整整犹豫了两天的事情上决定去冒险？也许，是乌拉尔人战斗了两天多的光辉榜样激

① 见热姆丘日尼科夫12月9日的呈文。

励了这位倒霉的要塞司令官？

乌拉尔人的处境极坏。12月6日早晨，敌人已经拥有约十六 303
个防弹板。看来，敌人准备在这些防弹板的掩护下向营地发起决定性的冲锋。这是些什么防弹板呢？官方的报告称之为防障，目睹者说，这不过是上上下下都绑着稻草捆的大车，浩罕人就推着这些大车冲向哥萨克，人躲在车后，枪就打不到。谢罗夫因为对救援部队还抱有希望，为了拖延时间，他就同阿利姆库尔举行了谈判，这样就赢得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谢罗夫的英勇的部下因不了解大尉的真正意图，对这种谈判大为不满，他们宁死不屈。谈判结束后，浩罕人向哥萨克疯狂开火，猛扑过来。第一次冲锋和接连的三次冲锋都被顺利地打退了，但敌人的子弹打死了全部马匹，还打死了三名军士、三十三名哥萨克和一名辎重兵，四名炮兵全部受伤，还有几名哥萨克也受了伤。

在浩罕人的几次冲锋期间，哥萨克表现得非常英勇，但部队已经十分虚弱，无法坚持到援兵到达。最后只好采取坚决措施：要么冲出敌人成千上万的骑兵重围，要么等死。谢罗夫向哥萨克提议冲出去。他们把独角炮铆住后，一致高喊“乌拉”，向浩罕人冲去……

上万人马未能压住和消灭这三、四十名顽强地战斗了三天、疲惫不堪、遍体鳞伤、又虚弱、又饥饿的徒步的哥萨克。这如何解释呢？也许是这些手中还握有武器的乌拉尔人的殊死决心把浩罕人吓呆了。事实上他们都不敢逼近哥萨克，只得用猛烈的火力欢送他们达八俄里之遥。哥萨克连剩下的人一面走，一面丢掉衣服，只穿着衬衣，带着枪枝和弹药。狂怒的亚洲人向掉队的重伤员发泄其仇恨，他们在部队众目睽睽之下，用军刀砍死伤员，割下他们的脑袋。轻伤员们（其中有的人受伤五、六处）一面互相支持，一面尽力抵御地走着，直到这些完全虚弱的伤员同土耳其斯坦再次派来

接应和救援这个英雄连残部的队伍相会合为止。

哥萨克已有两天没吃没喝了，因此一停下来休息，没有旁人搀扶简直无法站起来……。他们被扶上车运进城里。

304

伊坎附近战斗中哥萨克伤亡情况：

	死	伤
军官	1	1
军士	4	1
哥萨克	50	37
炮兵	—	4
医助人员	1	1
辎重兵	1	—
吉尔吉斯向导	—	1
共计	57	45
总计	102人	

哥萨克只有十一人未受伤，但其中四人受了挫伤。

傍晚七时，英雄们进入土耳其斯坦城。谢罗夫本人背上受伤，颈部挫伤，他的大衣打穿了八处。

其实奇姆肯特于5日获得浩罕人出兵的消息后，曾派出格列宾金上尉率领两连步兵，带两门轻炮，前往阿雷斯。当时，同土耳其斯坦和附近村镇的联系已被切断。部队派往土耳其斯坦的信差都被俘，因此这支部队一点也不了解土耳其斯坦及其周围地区战斗的真实情况。切尔尼亚耶夫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阿利姆库尔及其出兵的详细情报，但唯一使他担心的事是得不到土耳其斯坦的消息，于是他于7日下令部队渡过阿雷斯河，并立即同土耳其斯坦取得联系。到9日，才多少获得了一些有关阿利姆库尔出兵的可靠消息。10日清晨，切尔尼亚耶夫率领五连步兵，带六门大炮直趋阿雷斯，命令格列宾金向奇利克前进。

到11日，部队已接近阿雷斯河时，才得到有关伊坎附近的战

斗和阿利姆库尔撤退的消息。他之所以撤退，是我部队从奇姆肯特出动的结果。阿利姆库尔在伊坎附近损失惨重，他害怕同生力军遭遇，就渡到锡尔河左岸，慌忙向塔什干退却。

说句公道话，伊坎附近的战斗应该列入中亚历来最辉煌的战役之林。数量很少的几个勇士，在大无畏的指挥官的带领下，同阿利姆库尔的几千之众的骑兵激战了两天。这些人顶住了浩罕骑兵的冲锋，经历了枪林弹雨，前仆后继，没有后退一步。他们尽管肉 305
体上伤口淋漓，精神上受尽折磨，在对援兵失去希望又无法坚守阵地时，就冲向敌人，为自己杀开一条血路。他们几乎全都为自己的英雄气概和无比的勇敢精神付出了代价：一半人战死沙场，一半人且战且退，血洒归途。

切尔尼亚耶夫报告说[①]："尽管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但伤亡十分重大，不能不万分遗憾地承认，如果不是土耳其斯坦要塞司令官热姆丘日尼科夫中校犯了错误，不是带着部队前往救援的苏科尔科少尉行动离奇，这一仗本来可以取得完全不同的结果……

"这么几个人不管他们多么勇敢无畏，也不可能完成超自然的任务：因为英雄也有做不到的事……他们几乎都为保卫自己的阵地倒了下去，最后，到了没有人和没有东西要保卫时，才冲出重围撤退。他们完成了超过人力所及的事。如果说这一小部分人不仅抵住了一万之众的敌人，而且还使敌人遭到了巨大伤亡，那末只要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本来可以取得全胜。此外，哥萨克连也可免受重大伤亡。但整整两天中，这支救援部队没有出现。"

切尔尼亚耶夫了解了战役的详细情况后，他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他马上命令对苏科尔科少尉没有救援谢罗夫大尉的部队和毫无理由地在敌人面前不战而退进行侦讯。但侦讯尚未结束，对伊坎战役的嘉奖令已经下达，根据热姆丘日尼科夫的初步上报材

① 见切尔尼亚耶夫 1864 年 12 月 17 日的呈文，编号 1876。

料，苏科尔科竟获得了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侦讯只得中止……。这是那些卑鄙的指挥官谎报军情的新榜样……

皇帝陛下大大嘉奖了那些活下来的哥萨克，他们全都获得了军功勋章，谢罗夫则荣获四级圣乔治勋章，并晋升一级。

阿利姆库尔把割下来的阵亡的哥萨克的首级送往塔什干，又从塔什干送到浩罕，最后，把四十颗首级送到喀什噶尔，作为给阿古柏伯克的礼物。阿古柏伯克正为了复辟以布素鲁克汗① 为代表的和卓政权，刚刚到达喀什噶尔。这可是附上物证的捷报！

① 大和卓博罗尼都的曾孙，张格尔之子。清政府平定天山南路大小和卓之乱后，博罗尼都的子孙便窜匿于浩罕。1365年，阿古柏伙同布素鲁克侵入喀什噶尔。——译者

第 十 章

我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计划。攻克尼亚兹别克。1865年5月9日大败阿利姆库尔于塔什干城下。围困塔什干。6月7日进攻失利。6月15日的攻城作战部署。攻克该城。豁免捐税。结束对浩罕的战争。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的政策。1868年和约。

由锡尔河防线和新浩罕防线组成的土耳其斯坦省成立（1865年2月12日）后，武官省长切尔尼亚耶夫少将奉命采取积极措施，以保障同中亚各领地毗连的我国边界。

我国政府关于在中亚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计划（从外交部1865年2月23日第181号公函可以看出）包括以下几点：(1)在同浩罕确立睦邻关系之前，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干涉该汗国的事务；(2)只有在为了防止侵犯我国边界和贸易利益的情况下方可进行武装干涉，但我们也不应再去夺取领土，不应将我国边界线往前移动；(3)如果塔什干居民对浩罕汗国的无休止的混乱感到厌倦，急欲摆脱这种状况，获得独立，那就必须同有影响的塔什干人秘密联系，加以促进；要是发生了真正的起义，就应迅速打击敌视我们的浩罕统治者，以便起义易于成功。“不言而喻，在进行这样的打击之后，部队应返回防线，不应继续卷入这种内部斗争，也不要占领塔什干”；(4)“我们决定不把这座城市划入帝国的版图，因为就近驻扎我们的军队，可以十分有效地对它施加间接的影响，这样做，对我们极为有利。但是，如果塔什干能摆脱浩罕汗国，并且照旧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地，对我们就更为有利得多，而这是完全可能的”；(5)如果

布哈拉的埃米尔企图征服塔什干的传闻属实，那末最好能防止这
307 种意外情况的发生，因为布哈拉人一旦占领塔什干，不仅会产生对我们十分不利的精神影响，而且必然会在这个城市建立限制我国商人的贸易制度。我们至今未能取消布哈拉的这种限制。

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根据他对一些情况的深切了解，亲自给切尔尼亚耶夫作了几点应当遵循的、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指示（1865年2月25日第81号指令）。

例如，克雷扎诺夫斯基建议首先要着眼于建立巩固的防线，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十分坚强的防御阵地。他还补充指出："但因在各地，尤其是在亚洲，巩固的防御阵地往往要通过勇敢的进攻方能确保。所以在前沿据点，我指的是奇姆肯特，要有足够的机动力量，以便随时能给各个邻国以毁灭性的打击①。简言之，我们自己应处于这样的地位：使我们的敌人经常处于我方严重的进攻威胁之下，而不是我们受到四面八方入侵的威胁。"

这项指令很少限制执行者的行动自由，同切尔尼亚耶夫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从1865年春季起，布哈拉和浩罕之间又爆发了过去那种几乎是无休止的冲突，同时浩罕居民的内部骚乱也日益加剧。布哈拉的埃米尔利用浩罕发生的骚乱和当地居民对摄政王阿利姆库尔的普遍不满，入侵该汗国，并占领了霍占城。

这时，侍从将军克雷扎诺夫斯基通知切尔尼亚耶夫，说他打算秋天到新占领的省来，因此要求在他到达之前不要对塔什干采取任何行动。显然，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如能把军事行动推迟到总指挥官及其心腹们到来之后，就要慎重得多了，因为那些人期望到草原去作一次惬意的秋季旅行，他们满以为"由于天冷"不会发生特别不愉快的事，并且十拿九稳地可以得到乔治勋章……但是切尔

① 在这份指令初稿上还加了"并占领塔什干"，但陆军大臣米柳京在其上作了不同意这种做法的批注："不提占领塔什干是否更慎重些？"

尼亚耶夫不想同别人分享这份光荣，而他的那些最亲密的副手们也非常敬仰神圣伟大的殉教者和胜利者①……于是，经过共同商讨后决定，绝不能等待克雷扎诺夫斯基到来，而要赶在秋天以前对 308
塔什干采取行动。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借口要密切注视邻近诸汗国所发生的情况，认为必须在4月底派出自己的先头部队（九个半步兵连，带十二门大炮）去监视布哈拉埃米尔的行动。

为了一战即克，使塔什干听从我们摆布，决定先占领控制塔什干输水管道的尼亚兹别克要塞，夺其水源。27日，部队绕过直通塔什干的大路，第二天就逼近尼亚兹别克，劝要塞司令官投降。遭到拒绝后，便决定于28日夜间开始进行围城工作。

该要塞是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各边长三十五、三十八、三十九和四十七俄丈不等，高三俄丈，每个角上都有炮楼。要塞三面都有宽深各三俄丈的护城沟，一面紧邻奇尔奇克河，有一条暗道从城门通向河边。

攻城炮垒都已构筑完毕：一个炮垒对准要塞的北角，另一个对准要塞的西角，距离为215俄丈和170俄丈。天刚亮，炮垒（两门臼炮和两门机关炮，臼炮炮弹重两普特半，）就开了火，几小时后摧毁了敌人两个炮座，迫使敌军停止炮击。

同时得到有关大批浩罕军队从塔什干方面开来的消息。切尔尼亚耶夫将军让他的副手卡恰洛夫将军率领部分军队留在尼亚兹别克城下，自己率领其余的部队（五个半步兵连带四门大炮）去迎击占领了果园的三千浩罕军队，用炮火把他们从占领的阵地上赶了出去，迫使他们狼狈逃窜。同时，轰城的炮垒里增加了两门大炮。傍晚时分，要塞的西北面已完全轰塌，正好用作攻城点，这就挫伤了守卫队的锐气。要塞司令官得知前来增援的部队已完全溃败，便于当晚十时许交出了要塞。

① 指乔治勋章。——译者

我们的战利品有：三百七十名俘虏、六门大口径炮、七门小口径炮以及大量各式武器和弹药。我方七名士兵轻伤、三名震伤。

切尔尼亚耶夫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对塔什干的影响和监视各汗国发生的骚乱，因此他在尼亚兹别克引开了供应塔什干用水的奇尔奇克河的两条主要支流，在占领的要塞内留下了一支小部队驻
309 防，自己带领其余的部队于5月7日在离塔什干城八俄里、通向霍占的路上扎营。同忠于我们的那派商议后，决定5月8日对城市的东北面进行一次侦察，同时居民应向守卫队发起进攻，然后给我们打开城门。但这次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在约定的那天，阿利姆库尔亲自率领六千人马，带着四十门大炮从浩罕开来。他来了以后，我方营地四周开始出现小股的浩罕人，但很快就被赶跑。

第二天，即5月9日，早上六点，一群约七千人的浩罕军队在营地前出现。阿利姆库尔把自己的军队和许多大炮布置在高地上，于早上七点从八百俄丈的距离外用爆破弹朝我营地开火。由于浩罕人的大炮的口径很大，他们的炮弹都落到了营地上，但幸而未造成任何伤亡。为了从正面进攻敌人，立即从营地调出四连步兵，配上四门大炮，由鲍里斯拉夫斯基上尉指挥，另派了两连步兵从左侧包抄敌人。进攻正面的部队走到离敌人阵地四百俄丈时，准确地向浩罕人开了炮。浩罕人的炮火很快就大大减弱了下来；部署在高地上的，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纵队也开始撤退。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利用我方炮兵这一成功的行动，下令鲍里斯拉夫斯基纵队的两连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前推进，同已派往侧翼的连队一起打击从正面退却的敌人。我们的部队刚开始向浩罕人占领的高地冲上去，马上就遭到整个浩罕炮兵的迎击。尽管如此，我步兵还是快速地冲上了高地。我们的连队刚刚从敌人的正面和左侧出现在高地上，浩罕人就抵挡不住我们的冲击，阵脚大乱。浩罕近卫军抢先逃命，被我炮火挫败的骑兵紧跟着逃跑，而浩罕炮兵撤退得更

早。虽然浩罕人退得很快，但部分掉队的步兵仍被追上，当即被打死。我们夺得了两门高质量的大炮和近二百支枪。浩罕人被打死达三百人。我方计有十名士兵受伤，十二人震伤，其中包括一名 310
军官。

敌人刚刚躲进塔什干城，我军即返回营地。

5月9日一役，阿利姆库尔本人也一命呜呼。这使塔什干的布哈拉派占了优势，该派就向埃米尔请求援助。埃米尔虽已答应，但要求先把米尔·赛义德汗作为人质交给他。

不能让布哈拉埃米尔在离我国边界很近的塔什干站稳脚跟，这不只是因为外交部所指出的那些原因，而且还因为布哈拉向来是中亚伊斯兰教狂热的中心，这种宗教狂热虽因某些贸易上的利益而有所收敛，但是，如果布哈拉在北方的侵略野心不象在南方那样受到喀布尔抑制的话，这种宗教狂热对我们的危害势必有增无已。

切尔尼亚耶夫驻扎在从霍占到塔什干去的大路上，堵住了埃米尔的路，使塔什干无从依靠布哈拉，并以占领尼亚兹别克和5月9日大败阿利姆库尔的战绩动摇了浩罕的威信。可是被击溃的阿利姆库尔的乌合之众又给塔什干造成一片混乱。和我们势不两立的仇敌司迪克·肯尼萨罗夫(一个著名暴乱者之子)宣布自己为汗国的统治者，使塔什干的和平居民惶恐不安，他自然不可能是我们所希望的邻居。然而，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对形势有深刻了解，他完全明白继续征战对我们毫无益处，也充分了解尽人皆知的规律，即在亚洲夺取领地比保住已获得的领地要容易得多，因此，尽管许多塔什干居民请求赶走浩罕的守卫队，他却长时间地冷眼旁观塔什干的混乱局面。切尔尼亚耶夫按照指令未进行干涉，他想看看居民自己能否不要俄国军队的援助把这些守卫队赶出塔什干。但这种期待落了空，而我们的贸易利益当时却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因

为从 1864 年秋天起，来自俄国的商队几乎就已停止了活动。长此按兵不动，对我们是不利的，而且，由于塔什干居民逐渐看出我们不愿帮助他们把浩罕的守卫队赶出城去，布哈拉派就会得到愈来愈多的拥护者，而这决不是我们的政策所期望的结果，因为在我
311 国同中亚毗邻的各条边界上实现和平和发展工商业就将遥遥无期了。

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对这一切了解得很清楚，所以最后下决心采取行动。

切尔尼亚耶夫让克拉耶夫斯基上校指挥三个步兵连，配了四门大炮，留在事先加强了防御的萨拉提尤别老阵地上，自己率领其余部队，于 5 月 17 日转向布哈拉大路，并向位于奇尔奇克河口的、能掩护部队渡过锡尔河的奇纳兹工事进发，以便切断塔什干同布哈拉军队的一切联系，并以此让塔什干居民相信，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会让埃米尔靠近他们。

途中，在津加塔村，我们抓住了一个原准备往阿利姆库尔那里去的希瓦使者。后来这位使者携带给汗王的信和礼物经彼罗夫斯克炮台返回希瓦。奇纳兹的守卫队未等到我军到达就跑掉了。切尔尼亚耶夫得知此事后，便派出一支小部队去奇纳兹夺取枪炮火药。居民们到处都恭顺地迎接我军，并请求俄国庇护。

从要塞里运出了五门生铁铸造的要塞炮和一些小口径炮，还有大量火药和炮弹，这些东西都扔进了附近的奇尔奇克河的一条支流里。

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回师塔什干近郊之后，决定紧缩对塔什干的包围。为此将主力部队部署在离城七俄里的诺盖—库尔干，在城南的布哈拉大路上；在浩罕大路上则派了一支由两个步兵连组成的部队，带两门大炮，由格列宾金上尉率领，去监视奇尔奇克河的渡口。

有消息说，布哈拉军队正在向急需粮食和水的塔什干进发，同时也获悉倾向我们的那一派大声疾呼要投降，但被守卫队制止。切尔尼亚耶夫考虑到忠于我们的那部分居民会自动给我们打开城门，便决定发起进攻。我方对塔什干居民的支持所抱的信心极大，以致连云梯都没有准备。

6月6日夜间，克拉耶夫斯基上校的部队从浩罕门方向逼近塔什干，在离城二百五十俄丈处开了火。从南边运动的主力部队碰上了深沟，大炮过不去，所以只限于进行侦察，接着从城边撤走，这次部署在不到三、四俄里远的地方，以便更紧缩包围圈。但是，这也未能阻止居民同布哈拉人保持联系。例如，6月9日夜间，住 312
在塔什干的浩罕汗王米尔·赛义德就应约带着近二百名亲信前往埃米尔处，接替他的伊斯坎德尔伯克被任命为塔什干长官，他的布哈拉军队开进了城。漫长的城墙、许许多多的城门和一条条通向城里的道路，使我们人数不多的部队完全不可能把塔什干城包围得更加严密。6月15日以前一直保持这样的状况。当切尔尼亚耶夫获得埃米尔调兵遣将的新情报后，为了避免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便不顾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决定攻打塔什干。根据当时的资料，该城有居民近二十万。直到1868年，我们才从组织委员会的材料中了解到，较可靠的数字应是四万到六万人口。

塔什干的城墙绵延不断达二十四俄里，为一南北向的不规则椭圆形。鲍斯苏运河由北而南将该城分为几乎均等的两部分，城市犹如一座由曲径小道构成的迷宫，街道两旁几乎全是土屋。城中心及其东南部有宽敞的市场，城东北的尽头是城寨、汗王的宫殿及其大本营的所在地。很深的护城沟加强了城墙的防御作用，城墙的许多地方都适于炮兵守卫。据后来发现，塔什干守敌拥有六十三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在环绕塔什干的城墙上共有十二座城门和两条通道。北边有利亚布齐亚克门和喀什噶尔门；东边有浩罕门、

卡尔马斯门、比什阿加奇门、蒂舍克(即通道)和卡麦兰门;南边有撒马尔罕门和库克恰门;西边有塔克塔普尔门、蒂舍克(即通道)、卡拉萨莱门、萨乌凡门和察合台门。塔什干居民按十分固定的社会集团分布在城中居住,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都聚居在该城西部及中心,而东南部为汗王过去的亲信、即官宦阶层所居住,他们大都是仇视我们的军人和贵族。塔什干近郊(二至五俄里)布满了院墙环绕的果园,果园之间有许多象狭窄的街道般的小路通向各个城门。这片由果园组成的绿色地带,方圆达七十俄里。

从以上简短的概述可以断定,如果守卫塔什干的人表现出大智大勇(何况进攻者的兵力微不足道),那末攻克塔什干城几乎是
313 不可能的。敌人拥有三万武装的市民,配备有六十三门大炮。而我们总共只有 1951 人(九个半步兵连),十二门大炮。但这些人是由切尔尼亚耶夫指挥的,而且有克敌制胜的优良风尚、对长官的赤胆忠心以及无坚不摧的必胜信念!

切尔尼亚耶夫将军考虑到:(1)该城守卫队因防线拉得太长,力量过于分散,当然就不可能快速地向遭到进攻的地点集中;(2)虽然敌人的炮兵数量很多,但分散在整个城南十五俄里长的战线上,他们也不可能在受到进攻时一起发挥作用;(3)该城居民分为两大派,一旦占领城墙,忠于我们的那一派就会协助我们。于是,他决定立即用不加掩蔽的兵力夺取城市。

中尉工程师马卡罗夫在围城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侦察表明,可以选东南边的一座城门作为强攻塔什干的点;从该处进攻还有这样一个好处,即我们控制了这一地区,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城市,因为敌视我们的那一派正是在这里坚守着。

此外,攻打这一地区时,遭殃的只是武装的居民,而不是切尔尼亚耶夫所指的忠于我们的平民百姓。

上面提到过的那位军官走到护城沟的外岸多次仔细地侦察了

塔什干的城墙。侦察结果表明，最有利的进攻点是卡麦兰门。首先，因为这座城门前面几乎没有护城沟，城墙也比较矮；其次，我们还从未对该城门作过公开侦察，因此该处的哨兵可能疏忽大意；第三，还因敌视我们的部分居民被困于鲍斯苏运河和该城门之间，他们同其他居民是隔开的，当然就无法参加防御。后来，切尔尼亚耶夫把这次攻城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司迪克的无能和他自己的机智①。被选为塔什干防御长官的司迪克“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军事才能，我略施巧计，他就轻易地上了当。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我带领部队沿着约二十四俄里长的城墙兜来兜去。他不是从军队和 314
大炮（一万五千名浩罕人和六十门大炮）中抽调一部分部署到城头上去，并将其余的留作后备力量，而是将其军队和大炮全都分散到漫长的城墙上，这就使我有可能轻而易举地突破薄弱防线，并攻打其侧翼和后方”。

我方主力部队在6月7日受到挫折之后，便驻扎在城外果园里，着手准备攻城的云梯。为了便于越过护城沟，大尉工程师亚勃隆斯基装配了几辆带着小型折叠云梯的大车。为了试验这些云梯并教会军队使用，便对一座郊外庭院（这里可见到许多这样的庭院）的高墙作了一次进攻演习。云梯折断了，但材料手边就有，很快赶制出了新的。主力部队应于6月14日晚上十一点出发，悄悄地走近卡麦兰门，还要在炮轮上缠上大块的毡子。攻城时间规定在十五日拂晓。

在主力部队攻城的同时，驻扎在霍占大路上奇尔奇克河渡口附近的奎柳克村的克拉耶夫斯基上校，奉命从浩罕门（离卡麦兰门六俄里）佯攻，只限于用炮轰来支持主力部队的进攻。

主力纵队的先头部队占领外城后，应立即向右顺着环城街道

① 见《肯尼萨尔苏丹和司迪克苏丹》，载《俄罗斯通讯》1889年第8期。

运动，占领浩罕门，在这里同克拉耶夫斯基上校的队伍会合，然后夺取城寨。

由七个步兵连带六门炮（两门轻炮和四门机关炮）组成的主力部队分三个梯队出动。走在前头的是阿勃拉莫夫上尉指挥的攻城纵队，由敢死队和两个半步兵连组成。敢死队由骑兵大尉武尔费特、绍罗霍夫少尉和拉平少尉指挥。攻城纵队后面一俄里，是一支由两连步兵带两门轻炮组成的后备队，归德拉·克罗阿少校指挥；在其后一俄里还有第二后备队，由两个半步兵连和四门机关炮组成，归热姆丘日尼科夫中校指挥。之所以要拉成这样长的队伍行进，是因为果园的围墙之间只有一条曲折小路通向被攻打的城门（通向其他城门大都如此）。要转到通向被选作进攻点的城门的大
315 车路上去，必须拆除一些围墙，并带着部队穿过果园。而为了不至于在迷宫式的果园胡同里走错路，就让折而不断的树枝挂在树上作为路线的标志，任何其他标志都不合适，因为天一亮就会引起居民的注意。

切尔尼亚耶夫勉励战友们不后退，要么战死，要么取胜，他用人所共知的民间俗语“有福同享”和“有祸同当”这一类话结束了自己的临别赠言。凌晨两点半，攻城纵队走到离城门一俄里半的地方时，便从骆驼身上取下云梯，拿在手中，穿过果园，沿着路的两侧向前推进；走在前面的是人数不多的散兵线，他们利用夜色昏暗和崎岖不平的地形，从睡着的敌人岗哨旁悄悄地走到城墙脚下。哨兵发现俄国人时已经太晚了，他连自己的伙伴也来不及叫醒，扔下枪拔腿就逃。被堵住的城门前设有岗哨，这就说明城墙上一定另有出入口，所以敢死队决定利用敌人的疏忽，让他们自己为我们指路。为此，一部分敢死队员如前所述悄悄走向城墙，另一部分人稍等了一会，就用刺刀去捅醒那些疏忽的哨兵。惊惶失措的浩罕人一点也没有打算自卫，就直奔入口（这个入口是用和土墙一样颜色

的灰毡遮着的，所以从野外看不出来），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敢死队刺杀了疏忽的哨兵，爬进入口后，立即翻身攀登炮座，另一部分敢死队员高喊“乌拉”，顺着云梯爬上了炮座。这一进展使战局大为改观；我方未遭任何伤亡，就一举占领了有两座炮楼和有炮兵把守的城门。

占领城墙以后，一部分敢死队员立即清除城门口的鹿寨，砸破了城门；另一部分占领了附近的民房和果园。手持十字架的马洛夫神父在“乌拉”声中冲在攻城纵队的前面，最先钻过了由敢死队员砸开的城门裂口。

骑兵大尉武尔费特带领一些敢死队员登上城墙后，立即顺着城墙冲过去，不管浩罕人怎样拚死反抗，还是用刺刀把他们从最近的一个炮座赶走，并夺取了一门大炮，但大尉本人的手被子弹打伤。

与此同时，有二百五十人的阿勃拉莫夫的攻城纵队，冲进了已经打开的城门，并立即向右沿街推进，以便占领浩罕门，放克拉耶夫斯基的队伍进城。就在第一个炮座处，阿勃拉莫夫遭到了四门 316
大炮的轰击，有二百名萨尔巴兹埋伏在堡篮后面掩护这些大炮。“乌拉”声起，大炮便被夺了过来，当即铆好，推下护城沟。纵队继续前进，接近第二个炮座时，又遭到炮火的轰击，但这些大炮也立即落到了我们手中。接着又用刺刀夺了两个炮座。在阿勃拉莫夫顺着城墙跑过的十四俄里的地段中，其余的炮座，敌人都已弃之不顾，我们只需把夺到的大炮铆住，从炮座上推下去就行了。在一个炮座上发现了我们的一门山地独角炮，它是哥萨克在我们引以为荣的伊坎战役中扔下的。我们的士兵见到它象见到亲人一样高兴：拥抱它，亲吻它！事业的极度冒险性以及处处存在的致命危险，使所有的人心情极为激动。

阿勃拉莫夫走到卡拉萨莱门——老百姓居住区的起点，便转

向市场，以便让居民确信我们已拿下城市，否则他们就会听信敌视我们的那派所散布的攻城已被击退的流言，就象我们每次侦察之后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在第一条街上就遇到用猛烈火力进行抵御的街垒，但街垒被拿了下来，队伍接着逼近最大的市场。在这里遇到了更加猛烈的抵抗：除了设置在每个拐角处的街垒外，所有毗连的民房都被射击手占领。部队从市场出来后，在每条街上都要碰上几个顽抗的街垒，因此每个街垒都必须通过拼刺刀才能夺过来。阿勃拉莫夫几乎就是这样通过了城市的整个北半部，才进入已为德拉·克罗阿和热姆丘日尼科夫的军队所占领的城寨。

攻城开始后不久，当阿勃拉莫夫顺着城墙向右推进时，敌人才从惊惶中稍稍恢复神志，开始在卡麦兰门旁集结，抵御我主力纵队，并占领了邻近的民房和果园。当我军从这些掩体里把敌人赶走时，聚集在邻近两条街上的大群敌军步兵，擂起战鼓，高呼"阿拉"①，向我军猛扑过来。切尔尼亚耶夫将军派马卡罗夫中尉率领五十名射击手和一支火箭小队去阻击他们。有效地发射了两枚一普特重的爆破火箭，紧接着就进行白刃战，杀得浩罕人溃不成军，伤亡惨重，迫使敌人从这两条街上退走。从这时起，我左翼部队就
317 在城中站稳了脚跟，尽管在被占领的城墙上同树丛中和远处房子里的对射一直持续到天黑。

差不多在阿勃拉莫夫纵队推进的同时，五门大炮（两门骑炮和三门机关炮）也运进了城，这几门炮立即向全城开火。此后不久，紧跟阿勃拉莫夫纵队之后，派去了德拉·克罗阿少校的纵队（两个连，一门大炮），其后又派去热姆丘日尼科夫中校的纵队（两个连，两门大炮）。

虽然德拉·克罗阿是在差不多紧接阿勃拉莫夫之后派去的，

① 一译"安拉"，伊斯兰教所信奉的主神，真主。——译者

但他碰上了一些新的街垒，它们都是用大车和砍倒的树木快速构筑起来的。当德拉·克罗阿将敌人从这些街垒里赶走时，热姆丘日尼科夫也正好赶到。他们的纵队会合后，便向城寨前进，并于早上七点半(差不多与马卡罗夫同时)占领了城寨。大炮立即架在城寨上，向全城轰击。马洛夫神父带着四十五名士兵和几名军官在市场那里意外地离开了阿勃拉莫夫的纵队，他们吹起号角发出信号，但没有一点用处，听不到回响……不得不在这陌生城市的街道上乱闯，只能凭枪声来判明方向。这条路可真不好走：敌人的子弹不时在队列之间呼啸而过，因为隐蔽的敌人守在每一个角落里，每一棵树上。当这一小群人走上最大的那条街时，一阵弹雨从后面飞来，一下子就伤亡了好几个人，大家加快了步伐，但可敬的马洛夫鼓舞着大家，并建议他们最好进行还击，不然在这笔直的大街上全都会被打死。士兵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卧倒在地上，差不多是用枪口顶着密集的人群扫射，一颗子弹也没有浪费。前头的几排敌人统统倒了下去，其余的急忙奔逃。这样，我方活着的人才有可能抬着伤员在再无伤亡的情况下，同占领城寨的军队会合。

城寨很难防御来自附近果园树上的射击，加上浩罕人放火烧了汗宫侧院，顷刻蔓延的大火已危及火药库(存有二千普特火药)和数千枚装修好了的榴弹。我军只得撤离城寨。

但是出来比进去要难得多。从惊恐中恢复神志的敌人占领了城寨门附近的店铺和民房，决心不白白放过任何人。素负盛名的勇敢军官夏尔科夫斯基大尉，借口他的连队已经四散，这支拼凑起 318
来的队伍不会服从他的指挥等等，拒绝为其他人扫清道路。于是，马洛夫神父高喊“弟兄们，跟我来！”手持十字架冲向前去，顷刻间就肃清了毗邻的鲍斯苏河岸上的敌人，他自己当时险些牺牲了生命。一个萨尔特人用枪口顶着牧师射击，但火枪只冒了一下火花。多亏手无寸铁的神父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军队才得以顺利地撤

出城寨。

当时，克拉耶夫斯基上校的队伍，按照作战部署半夜里从奎柳克村向塔什干进发。为了不泄露自己的意图和不给敌人在城墙上集结的时间，他们奉命在未暴露自己之前或未听到主力部队的枪声之前，不得开火。敌人发现克拉耶夫斯基上校的队伍后，用九门大炮对准他们轰击，他们用四门大炮回击，但很快就听见了城墙那边阿勃拉莫夫队伍的"乌拉"声。接着，在主力部队提供纤绳和枪支的帮助下，克拉耶夫斯基支队的步兵开始攀登城墙。这时他得知在其右侧出现了从城里逃出来的敌人，就立即带领哥萨克和四门骑炮，飞驰前往进行截击。在最近距离内成功地发射的霰弹，迫使一群群浩罕人四散逃命。人数不多的哥萨克（三十九人）冲上去追击他们。随后出现的一群浩罕骑兵也遭到同样准确的迎击，他们也只得狼狈逃窜。

这支人数众多的敌人骑兵（五千多人），在人数不多的勇敢的哥萨克追击下，一路丢下旗帜，奔逃到奇尔奇克河边，乱哄哄地扑向渡口，互相践踏，沉江而死。

此时，克拉耶夫斯基上校的支队的步兵登上城墙，同阿勃拉莫夫会合之后，也顺着城墙继续前进。克拉耶夫斯基上校率领他的支队里的其余人员进城之后，同这时已撤离城寨的热姆丘日尼科夫会合，并按照命令，驻扎在浩罕门和喀什噶尔门之间的阵地上，即汗王的大本营所在地。

肃清了半个城市的敌人和停止对射后，主力部队便驻扎在卡麦兰门附近。

不久后，城里忠于我们的那部分人的族长们来到了部队的营地，表示完全归顺，答应明天带领全城的首领和有声望的人到营地
319 来，但傍晚时敌人又躲进了邻近的民房并向我散兵线开火。主力部队同克拉耶夫斯基的部队之间的联系几乎中断。所有的街道上和

十字路口都出现了街垒。抵抗变得更加顽强了；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两个手持艾巴尔特（一种长柄斧头）的浩罕人竟向着整个连冲来，宁可死在刺刀下也不求饶。

派往邻近街道去的一些小部队，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每栋民房的易手，都要经过拼刺刀。在沿着从城门通往最大的市场（圆帐篷）的街道上也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

在我英勇军队的共同努力下，各条街道的敌人再次被肃清了。从城门往城内推进一俄里的炮兵，整夜不停地开火。从天黑时起，我们的榴弹就烧着了一些民房，在城郊蔓延的火，一直烧到第二天。入夜前，整个部队都向卡麦兰门集中。

6月16日早上，克拉耶夫斯基上校奉命带领三连步兵和两门大炮去搜集敌人的大炮，并炸毁城寨。一路上他又遇到象前夜一样的街垒和从邻近房屋中射出的火力。街垒再一次被消灭了，民房也占领了，部队便进入城寨，又遭到了抵抗；但由于克拉耶夫斯基指挥有方，队伍完成了任务，无一伤亡，返回了营地。

傍晚时分，街道上的敌人已完全肃清。日落前，族长终于派了人来，他们请求允许该城全体首领于第二天前来。

17日，全体族长和有声望的城中居民都来到切尔尼亚耶夫身边，表示心甘情愿臣服俄国政府。

塔什干城无条件投降了，保证交出武器。全体族长和许多居民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来寻找散落在城里的武器，傍晚时居民自己送来了近二十门铜炮和三百支枪。接着，城里一片平静。塔什干被彻底征服了。

我们获得的战利品有：十六面大旗（其中有一面布哈拉旗）、许多小旗帜、六十三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其中铜炮有四十八门，包括一门精工铸造的重八普特的臼炮）以及大量枪支。

找到火药近二千普特和近万发各类炮弹。

我方伤亡：

	阵亡人数	负伤人数	震伤人数
尉官……	——	3	4
士兵……	25	86	24

据搜集到的资料，敌人的守卫队有五千名萨尔巴兹和一万名印度兵，他们大部分都已在攻城时逃跑。据极粗略的估计，守敌总人数约三万人。

这次塔什干的防卫异常顽强，在中亚是史无前例的，其原因既可以从这座城市的历史生活中得到解释，也可以从忠于布哈拉的那一派指望埃米尔的援助中得到解释。

还在不久前，塔什干乃是一块完全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人的领地，即使最近落到了浩罕手中，但在治理上仍享有极大的独立性。

塔什干从未无条件地屈服于浩罕的统治，因为它自身一向具有比浩罕多得多的独立存在的因素。城市本身规模宏大，居民人数众多，物资丰富以及商业地位重要，使它无可争议地成为中亚第一流的城市。

和我国毗邻的中亚诸汗国的首都，没有一个在规模之宏大或物资之富足方面，能同塔什干媲美。塔什干的攻城战打得如此出色，如此独特，如此富有教益，因而我们认为值得详尽地加以描述。

占领塔什干后，切尔尼亚耶夫认为，不应当再让它听天由命，当派别斗争的牺牲品，听任浩罕人和布哈拉人因我们取胜而借机对背上了忠于我国的坏名声的居民进行急不可耐的报复。因此，他在城里留下了一营步兵和两连哥萨克，还有十门大炮（八门机关炮和两门来复炮）。切尔尼亚耶夫写好了关于建立塔什干未来的行政管理机构（有独立的汗王）的呈文后，便向民众宣布一年之内豁免一切捐税，但向商队征收的捐税（齐亚克特税）除外，因为这

项捐税主要落在外国商人身上。免税措施使我们失去了相当大的一笔现金收入，因为一年的齐亚克特税（征收货物价值的四十分之一）只有三万三千卢布。后来切尔尼亚耶夫竟不得不采取这样一些办法：如向当地的豪富借钱，强行挪用俄国军官的汇款，最后连供应款和包工费都不支付，可见免税措施是一种无谓的、不必要的 321
慷慨。1867 年成立的清算委员会，工作到 1871 年，总共支付了切尔尼亚耶夫时期所负的官债 294,965 卢布 $2^{3}/_{4}$ 戈比。这种可悲的情况之所以发生，主要不是由于算账马虎和切尔尼亚耶夫进城时给民众滥发硬币所造成的耗费，而是由于奥伦堡和托木斯克根本不理睬切尔尼亚耶夫的请求，不给寄钱……

卡麦兰门附近的高地被选来修筑俄国驻防军的工事，因为城寨的防御工事都毁坏了。在尼亚兹别克工事和奇纳兹工事里，也留下了小部队驻防，这两处工事保障了我们对奇尔奇克河右岸的控制。以后，军队在整个夏天一直留驻原地，未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7 月初，中尉工程师马卡罗夫奉命带着塔什干居民献出的十二把金钥匙去圣彼得堡。陛下赐给切尔尼亚耶夫一把钻石佩剑，上题“攻克塔什干纪念”，士兵则每人赏一卢布。

为了在城外建造一个俄国式的新城寨，尽管人手和建筑材料奇缺，必须在两个半月内建造起一些大型建筑物。但在连续多次征战中善于吃大苦的军队，在施工中也一样不知疲劳。另外还从萨尔特人中雇了一批民工（每人每昼夜三十戈比），这样经过一个半月，到 1865 年 9 月，要塞里就建成了供六个步兵连住的营房和营长的起居室，建成了一座有一百五十个床位的医院，还有军需仓库和火药库。而在过去浩罕人的城寨里则安排司令部、武官省长官邸以及一个步兵营、两个半哥萨克连、一个机关炮连和一个来复炮营的营房。

322

第十一章

切尔尼亚耶夫建议布哈拉埃米尔征服浩罕。布哈拉人占领霍占。布哈拉人对塔什干垂涎三尺。逮捕布哈拉商人。在外奇尔奇克边区采取行动。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到达。误会。宣布塔什干独立。该城有声望的居民的贺词。布哈拉人的诡计。向布哈拉派遣使团。使团被拘留。切尔尼亚耶夫冬季远征治扎克。打捞沉于奇纳兹附近的大炮。撤退。撤换切尔尼亚耶夫。撤换的原因。切尔尼亚耶夫充当其继任者罗曼诺夫斯基将军的传令官。切尔尼亚耶夫离职。

占领塔什干势必使我们同布哈拉人发生冲突。为了防止或者至少推迟这种冲突，切尔尼亚耶夫早在占领塔什干以前就决定同埃米尔进行谈判，将其注意力引向浩罕。他给埃米尔的第一封信是在5月9日的战役后立即发出的，目的是先发制人，阻止塔什干居民求援。

切尔尼亚耶夫得知，正是这个埃米尔曾于1863年亲自去浩罕，打算重立其岳父胡多亚尔为汗王，他就把占领浩罕汗国北部的事告诉埃米尔，以这次大获全胜的消息打动他的心。

切尔尼亚耶夫为使自己的建议具有更大的作用，还给埃米尔许下诺言：要是埃米尔感到自己兵力不足，将呈请政府批准出兵援助。

这封信没有迅速送到埃米尔的手中。由于他不了解我们在中亚征战的目的，也许还多少有点担心自己的领地，因而便集结了大

队人马，进军霍占。

切尔尼亚耶夫通过占领塔什干来警告埃米尔，不许他渡过锡尔河，从而使他无法同我们发生冲突。

随着我们在塔什干的地位逐步巩固，对浩罕的战争可算结束。有时，这个汗国也进行一些备战活动，但后来仅通过公文来往，一切都了结了。

占领塔什干后不久，从霍占附近的布哈拉营地里送来过两封信：一封是给切尔尼亚耶夫的，另一封是给某些“俄国达官显贵”的。两封信上都盖了麦赫捷尔的印章。他在信里通知说，已派出 323
使节赴彼得堡请求“划定俄国领地和布哈拉领地的边界”，同时还要求切尔尼亚耶夫在得到答复之前离开塔什干，撤至“土耳其斯坦或奇姆肯特，或奥利耶阿塔，何处为妥，悉听尊便”。接着，麦赫捷尔还暗示指出，埃米尔已按照省长的请求释放了“自己的信仰之敌——意大利人”，希望也满足他们的愿望，否则，就要号召全体穆斯林为自己的信仰全面武装起来，以此进行威胁……

这种傲慢的、侮辱性的要求，证明了以往关于埃米尔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情报完全属实，它迫使切尔尼亚耶夫采取坚决而又严厉的措施：凡来到我们所占领的城市里的布哈拉商人，一律加以拘留。以此向布哈拉人表明，他们的威胁对我们起不了什么恐吓作用。

锡尔河防线的维廖夫金也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克雷扎诺夫斯基接到切尔尼亚耶夫关于将这一措施推广到整个奥伦堡边区的呈文之后，便立即发出相应的指示，为的是不损害切尔尼亚耶夫的全部事业。采取这项措施是要迫使布哈拉埃米尔在塔什干和奥伦堡，而不是在他经常坚持的地方——彼得堡举行进一步的谈判。一共逮捕了 138 名布哈拉人，但不久就全部释放了，条件是只要他们不离开俄国，就允许他们在各个城市里做买卖。

我们打击布哈拉商人，实质上也损害了自身的利益，正是所谓“使自己破财”。我们在同英国人竞争，但把布哈拉人推向了他们的怀抱。如果我们还能给布哈拉供应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拿这些东西去影响他们的嗜好，就象开胃的好饭菜一样，那就无往而不利，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运进去的几乎只是一些纺织品，因此就使更多的布哈拉人对贸易感到有利害关系。不管怎么样，事情总是发生了。那些在我国境内逗留的布哈拉人，是各个炮台和城市奉密令加以拘留的，所以埃米尔不能很快就知道这回事，他当时接到了切尔尼亚耶夫的第一封信，为了表示满意，还派了使节带着礼物去见切尔尼亚耶夫。这一次他的全部要求只是请我们不要渡过奇尔奇克河，因为外奇尔奇克地区的全体居民似乎都已承认
324 布哈拉人的政权，因此这条河就应作为我们的边界。

使者带着回礼和信件被打发走了。信中通知说，除非有皇帝陛下的勅令，否则，我们是不会放弃已占领的塔什干城的。这样一来，就向埃米尔提出了挑战，但是他不敢应战。他在同我们公开交战之前，先要在浩罕方面免除后顾之忧。于是他便向这个汗国进军，攻克了它的都城，并在那里扶植了自己的岳父胡多亚尔。可是遭到了一度打败过他的军队的希布察克人的顽强反抗，同时又传来了沙赫里夏勃兹暴动的消息，因此埃米尔只得再度推迟同我们公开交战。他大大降低了调门，只请求切尔尼亚耶夫让他的使团前往宫廷，并请求命令俄国军队在其使团返回之前不要越过奇尔奇克河。

果然，在7月底，布哈拉使者苏杜尔·纳吉米丁和卓带领大批随员到了1号炮台，此人曾于1859年作为埃米尔的使者到过彼得堡。

前往新设置的行省进行视察的奥伦堡总督，在卡扎拉会见了他。

苏杜尔·纳吉米丁在拜会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时声称，派出使团的目的是因前埃米尔逝世，特向皇帝陛下报丧，并告知陛下，赛义德·穆扎法尔已在布哈拉登基，最后还要向陛下陈述埃米尔的各种要求和愿望。

我国政府早就断定，让布哈拉的使者到彼得堡来进行谈判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因此，皇上授予奥伦堡总督有同中亚的统治者们进行外交往来、缔结条约、宣战等等的全权。根据这一全权，克雷扎诺夫斯基答复布哈拉来使说，他仰察皇帝陛下对中亚的意旨，愿意同埃米尔直接进行个人接触，并请纳吉米丁和卓将此函告埃米尔；在得到答复之前，要布哈拉使者留在卡扎拉。

尽管奥伦堡边区的主要长官到了塔什干，埃米尔还是回避同他进行直接接触。克雷扎诺夫斯基因没有得到对其建议的答复，就在动身回奥伦堡之前，授权土耳其斯坦武官省长同布哈拉进行 325
谈判。

在浩罕的失败和沙赫里夏勃兹的暴动，迫使埃米尔放弃了原定从霍占出兵攻打我国的计划而另作打算。埃米尔本来以为有了霍占这么个良好的基地，他那大队人马就万无一失了。

亚洲式的阴谋诡计过去常使老实人上当，这次埃米尔又使出了一种极为简单的、花样并不翻新的伎俩，即一面背地里帮助和庇护各种盗匪，以便暗中破坏，一面又要轻信的邻人相信他的友谊，相信他与这些盗匪的袭击毫不相干。这次不得不由外奇尔奇克河边区（后来改为库拉玛县）的统治者鲁斯捷姆伯克扮演暗敌明友的角色了。

他在基利奥奇站稳脚跟后，经常在全境兴风作浪并策动对塔什干周围的和平居民进行强盗袭击。结果弄得从奇尔奇克到塔什干的粮食运输陷于停顿，使城内市场上各种物品价格猛涨。城里已开始感到这种封锁所造成的种种不便，公家采办粮草也极不顺利。

奇尔奇克河两岸居民的普遍不满，布哈拉埃米尔向霍占的进军，以及鲁斯捷姆伯克为埃米尔储备粮草的活动，这一切都迫使切尔尼亚耶夫在六个边防营到达之后，决定越过奇尔奇克河进行一次搜索。一支由四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组成的部队带四门轻炮，在皮斯托利科尔斯中校率领下，于9月12日向奇尔奇克河对岸进发。13日，部队渡过奇尔奇克河，直趋托伊提尤别村，一路上，邻近村落的族长们都带着待客的食物出来迎接。在托伊提尤别村前，该村的全体族长、库拉玛的首领和吉尔吉斯人的别伊们都出来迎接。皮斯托利科尔斯答应保护他们免受布哈拉官吏的苛捐杂税的压榨，然后带领部队穿过托伊提尤别村，在村外通往普斯肯特的路上扎营。因我们到达而安下心来的居民们，立刻在营地里开辟了市场，运来了一切必需品。傍晚，鲁斯捷姆伯克派来了一名使者，他在致皮斯托利科尔斯的信中，对我们渡过奇尔奇克河的权利表示怀疑，并要我们等他得到埃米尔的批准后方可通行。皮斯托利科尔斯于14日拂晓前就进军普斯肯特，以此作为对这封信的答复。他发现鲁斯捷
326 姆伯克的巡查队没有阻挡我部队前进，便派遣两名萨尔特人去通知该城居民，要他们保持平静，因为我们只同鲁斯捷姆伯克一人打交道。与此同时，哥萨克们策马飞奔，带着两门大炮的两连步兵也跑步前进，堵住鲁斯捷姆伯克的退路。鲁斯捷姆伯克见势不妙，立即带领五百名骑手，顺着通往基利奥奇的大路逃窜。但我们的哥萨克在这座工事的墙下追上了他的后卫，夺得了几十支枪和二十五匹马，及时赶到的步兵则占领了这座工事。此后，队伍又回到普斯肯特城。几小时后，许多族长和当地居民的首领，都从四面八方陆续聚集到这里来。

在普斯肯特城找到了两门大炮。虽然这个城市很大，但部队在城里找不到适于过冬的住房，这就不得不转到基利奥奇，在那里用极短的时间改建了一些民房，砌了炉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住得

颇为舒适。

向塔什干供应粮食的运输一经恢复，各种物品的价格马上就急剧下降了。

切尔尼亚耶夫认为，为维持占领地区的秩序和安宁，只要用两连步兵、一连哥萨克，配四门大炮占领基利奥奇工事就够了，除非万不得已，不必继续推进。每月由塔什干驻防军换防一次。

这时，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同后来表现出有敏锐观察力的罗曼诺夫斯基少将一起到了塔什干。

由于在迎接边区主要长官时，切尔尼亚耶夫没有遵守某些礼仪程式，他们两人之间一开始就产生了隔阂。但是，大家都清楚，问题完全不在这里。在总督到来之前就占领塔什干，使这位大人失去了戴上廉价桂冠的机会，这才是引起他们之间极为不快的原因。所以切尔尼亚耶夫是否必须带领仪仗队站在正面的问题，不过是个次要的借口而已。有些人认为克雷扎诺夫斯基在这里只要扭转身子，一走了之，切尔尼亚耶夫就会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威信扫地，降到自己属员的水平，并且再也站不起来。这种看法未必经得起严格的批判。我们且不去深入分析这一情况，但有必要指出，纪律可以排除一切别的想法，我们在亚洲的力量就在于纪律。

由于总督掌握了分寸，误会好歹总算消除了。

众所周知，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是主张由塔什干地区组成独 327
立领地的，这里的独立指的是“独立”于布哈拉和浩罕之外，而不是“独立”于俄罗斯之外……

但是，既然同强大的国家为邻对我们不利，那末，另生枝节，使问题复杂化，对我们也毫无益处。何况我们还不得不用常备的驻防军去支持独立的塔什干的伯克，也就是将占领该地区的全部重担都压在自己身上，从中却捞不到任何好处。所以，干脆把塔什干并入帝国版图，看来有利得多。切尔尼亚耶夫改变了观点，他自己

本来就有过这样的意见。十个月以前，他曾提出过让塔什干组成独立领地，因为他不指望压服这座人口众多的城市。切尔尼亚耶夫后来写道:“考虑到莫斯科和彼得堡用于卫戍部队的数量，也考虑到维持警察所耗费的大笔经费，我不能设想，对拥有从亚洲各地来做买卖而云集起来的二十万穆斯林的塔什干城，那么一点军队和金钱就可以维持其安宁和秩序。经验使我深信不疑，如果让居民自治，那末，在与城市分开的城寨里，驻扎一个步兵营和两个哥萨克连就足以维持安宁，使他们完全顺服；警察可由居民自己担任。”

为了更直接地阐明政策，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召集了塔什干最有声望、最有影响的人士，向他们宣布，皇帝陛下乐意把他的军队所征服的城市交还给塔什干人，并让他们选择最合他们自己心愿的任何管理制度。

但是，亚洲人由于不久前臣服于浩罕的体验，加剧了对本地统治者的恐惧，致使塔什干人在 9 月 18 日致克雷扎诺夫斯基的贺词中宣称，他们宁愿做俄国的臣民，同时强烈要求不要让汗王和埃米尔再去肆意摆布他们。有个名叫赛义德·阿齐姆的富商，他每年都要光顾尼热哥罗德的集市，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从克雷扎诺夫斯基身边离开后，建议所有带了图章的人在一张“行善”的空白纸上盖章。大家都很相信他，纸上盖满了图章。然后再写上居民们并不知道的贺词!

328 可是这件事为穆斯林宗教界利用了，他们着手为自己谋求令人难以想象的特权，例如，不只在塔什干，而且在已经和将要划归土耳其斯坦省的一切地方，全部神职和司法职务都要隶属于塔什干的哈孜克梁①。

① 哈孜是司法官职务的伊斯兰教徒，哈孜克梁意为大法官，见第十五章原书页码第 423 页。——译者

显然，要是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这一愿望，那就要出现这样的局面：穆斯林神父统治整个边区，而俄国军队只去维护这位至圣的安宁！

那些签署贺词的人请求切尔尼亚耶夫将军留下来当省长，但是只让他任命族长、库尔巴希和齐亚克特奇，即低级警察和税吏。

接着，居民们请求豁免按伊斯兰教法典规定不应缴纳的赋税，同时还请求废除兵役义务制、军队留宿义务制等等。

尽管如此，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在市场上宣读告塔什干居民书时，仍然宣布这个城市独立；建议他们自己选举行政长官和官吏，并命令切尔尼亚耶夫一切照办。关于这件事，马克舍耶夫在第238页上写道："但是后者没有执行命令，他仍把塔什干掌握在俄国手中。"

克雷扎诺夫斯基没有听到战斗的枪炮声，很不乐意离开塔什干；他等了很久，以为皮斯托利科尔斯的哥萨克在奇尔奇克河那边说不定总会同居民们干一仗……。可是皮斯托利科尔斯从切尔尼亚耶夫那里得到密令：切勿声张！克雷扎诺夫斯基就这样两手空空地走了，但找了一大堆对切尔尼亚耶夫不满的口实，满载而归。克雷扎诺夫斯基是从奇纳兹乘汽船走的，他故意放慢速度，希望也许会有什么事"发生"；他给切尔尼亚耶夫打气，说他有十七个机动连和十二门大炮（9月30日从奇纳兹发出的信），还说："平时不开往奇尔奇克河对岸，全部兵力都掌握在您手里。一旦需要调动，您最多可给塔什干城里留下三个连，而让市民们去自相残杀，如果他们喜欢这样干的话……"

但这也无济于事：从奇尔奇克河对岸皮斯托利科尔斯那里得到的仍然是令人放心的消息，于是边区的主要长官只得乘汽船沿锡尔河顺流而下。

在他走后不久，布哈拉的第三个新使者伊尚[1]和卓带着埃米尔的信来到了塔什干，埃米尔指责我们在锡尔河上拘留了他派往白沙皇那里去表示友好的使团，并请求放使者到彼得堡去。

伊尚和卓一再说明埃米尔对俄罗斯怀有友好情意，似乎他因
329 至今未在自己那里见到过俄国军官而感到委曲，而他已三次派使者去拜访过土耳其斯坦省省长了。

同时，伊尚和卓还讲述了途经阿富汗到达布哈拉的某些欧洲人的情况，说他们向埃米尔提出过完全不利于俄国的各种各样的建议。

无需干练的政治家，也能一眼看出布哈拉人所施展的全部鬼蜮伎俩：俄国拘留了他们的商人，不让他们的使节到宫廷去，于是埃米尔自然想要弄到人质，所以请求派遣使团。如果不是因为需要医生（如眼科医生、七等文官布兰克纳格尔，他又是少校）或矿物勘探人员（如科瓦列夫斯基和格恩格罗斯），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亚洲统治者请求派些暗探到自己身边来。布哈拉至今还在以死来威胁每个企图深入这个国家腹地的欧洲人，因而更不可信。狡猾的布哈拉人为了更有把握地引我们上钩，编造出什么途经阿富汗到他们那里去的"某些"欧洲人来，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惟恐他人觊觎的！布哈拉人没有弄错：诱饵的魅力太大了，而何况在请求派遣使团方面，似乎还间接透露出同意在塔什干，而不是在彼得堡进行谈判。不管怎样，亚洲式的诡计毕竟占了上风……

切尔尼亚耶夫给埃米尔写了信，阐明了可以与布哈拉重修旧好和取消同布哈拉做生意的禁令的有关条件，并派七等文官斯特鲁维去送这封信，同他一起去的还有近卫军骑兵上尉格卢霍夫斯

① 旧译"依禅"。伊尚教派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支派，这一派的教主叫"伊尚"。——译者

科伊、地形测绘队的科列斯尼科夫准尉和矿业工程师塔塔里诺夫中校。

十月底，我方派出的人员启程去布哈拉。

最初传来的有关他们旅途中的消息是令人宽慰的：埃米尔在撒马尔罕隆重地接待了他们；但十一月底就传说，他们同那些在布哈拉逗留的其他俄国臣民一起被拘留了起来。促使埃米尔拘留我方使团的原因是：第一，几乎所有的布哈拉商人都冒充希瓦人或塔什干人，从奥伦堡和特罗伊茨克返回了锡尔河（切尔尼亚耶夫1866年1月12日的呈报）；第二，布哈拉的使节从克雷扎诺夫斯基的谈话中得知，使团的成员是"切尔尼亚耶夫的人"，而不是白沙皇的人……克雷扎诺夫斯基显然改变了观点，不支持切尔尼亚耶夫 330
的决定。

切尔尼亚耶夫少将因为没有收到任何报告，便于12月7日要求埃米尔作出解释。后来收到他一封措词粗鲁的回信，信上未加习用的修饰语，只简单地写上"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启"。① 埃米尔撕下了假面具，提出在允许他的使节去宫廷和返回以前，拒绝释放我们的使团。因此，我们的使团落入了圈套，变成了人质。

除了以武力使要求得到满足外，切尔尼亚耶夫别无他法。1866年1月12日，配备四门大炮的一营步兵，出发前往奇纳兹附近的锡尔河渡口。但是，这次佯攻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徒然使埃米尔开始集结军队，并同希瓦人和土库曼人勾结起来而已。

切尔尼亚耶夫将部队加强到十四个步兵连和六个哥萨克连，还配上了十六门大炮，越过了冰封的锡尔河；大炮和弹药箱因冰层

① 必须注意到，浩罕人和布哈拉人开头把这位将军的名字当作了他的官衔，所以"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就变成了他们语言中的总督或类似的意思。有时只写米哈伊尔，就是指将军。罗曼诺夫斯基从治扎克的伯克那里收到的第一封信写的就是："白沙皇新派来的切尔尼亚耶夫启"。

不厚，决定用当地的平底船破冰运送。工兵军官（布利麦林格）将两只船并成一艘渡船，但因托梁没有连接好，结果两只船分开，都弄翻了，两门炮沉入水底；当时，乌拉尔哥萨克们响应骑兵长官皮斯托利科尔斯的号召，在冰冷的河水里（事情发生在1月底，冷到零下23°）忙碌了一整夜，他们把从大车上和纤绳上解下的粗缆绳拴在大炮的轮子上，在河底拖了很久，才把两门炮拖了起来。站在岸上等候的部队高喊“乌拉！”向他们致敬。他们把平底船也翻了过来，并用手帕、毛巾、绑腿等堵住了漏洞。全体军官、士兵和哥萨克们把存有的东西拖到了新的修船厂！接着又开始渡河，但不用渡船，只用平底船。立即分发下来的火酒，多少使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乌拉尔好汉们身上感到发热了（在零下23°的天气里，本来应该分发）。第一个在河底把纤绳系到大炮上的人，从皮斯托利科尔斯那里领到了一百卢布的奖金，第二个人得到了五十卢布。大炮是通过系着炮弹的纤绳找到的：纤绳在河底拖曳时，挂住了大炮，这就指出了大炮沉没的位置。潜入水底的乌拉尔人弄清了准确的位 ⑨
331 置，便将纤绳拴在炮轮上，再在纤绳上接上绳子，绳子上再接缆绳。据说，有两个潜水的哥萨克，装模作样地在水下忙了一阵，就浮出水面，诉说实在太冷，每次都得给他们每人一杯火酒。最后，骑兵司务长报告皮斯托利科尔斯说：“你老是给他活酒，他就呆在水里不动……你给他几十鞭子，他马上就会挂上的！”皮斯托利科尔斯照他的话办了。伤心的潜水员们最后一次没喝“活酒”，潜入水底，终于挂上去了……。

1月30日，部队沿着无水草原向治扎克前进，布哈拉人把这草原看作是保卫自己边界的最好的堡垒。

切尔尼亚耶夫不慎地派出使团，上了野蛮人的背信弃义和阴谋诡计的当，但是，他担心使团的命运，不到最后关头，他是不愿动刀动枪的。因此，他又给埃米尔写了一封信，信中通知说，他这次

前进的目的不是侵占，而是迎接自己的使者，拘留他们既侮辱了白沙皇，也侮辱了他的全体臣民。

越过锡尔河后走了两站路，就收到了埃米尔的来信，信中说，他正要求俄国使者去撒马尔罕，并将立即把他们送往俄国人的营地。

切尔尼亚耶夫将军考虑到埃米尔的允诺是在我方行动的威胁下被迫作出的，可能不会兑现，他便答复埃米尔说，由于是在无水草原上接到来信的，因此无法停驻，他将在第一处有水的地方停下来等候俄国使者。队伍在离治扎克不到八俄里的泉水边停下来，因为在这里又接到埃米尔的一封信，说俄国使者已离开布哈拉城；当天就能抵达撒马尔罕。埃米尔还附带请求，在使者到达之前无论如何不要采取任何不愉快的行动。看来，切尔尼亚耶夫对埃米尔是以礼相待的，他于2月6日要求治扎克的伯克派居民卖些柴草给我们的巡逻队。伯克开始答应了，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借口没有得到埃米尔的允许。切尔尼亚耶夫答复伯克说，如果第二天还不派送柴草，就要诉诸武力。2月7日，切尔尼亚耶夫的两个步兵连和四个哥萨克连配备了两门大炮，调到城边；该部队长官奉命先要力争通过和平途径达到目的，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开枪。

逼近城边后，部队遇到了一群逐渐向城郊撤退的武装居民（约六千人），当队伍进城时，居民就从鹿寨后面朝着我军开火。鹿寨 332
很快就被夺了过来，部队在炮火下通过，但是毫无伤亡。还有两个连听到枪声后也从营地赶来。部队迫使布哈拉人撤走后，在城里收集了足够的柴草，接着返回营地。在这次战斗中，我方有八名士兵阵亡，十九名负伤，而敌人留在原地的尸首达一百具之多。

切尔尼亚耶夫立即将有关治扎克的伯克违背埃米尔声明的敌对行动通知了后者，并威胁他说，要是继续发生类似的事情，便要攻占治扎克。尽管如此，2月8日早上，一群布哈拉人不顾我方提

出要向他们开火的警告，仍然向我方营地逼近。我们发射了几炮，立即驱散了这帮人。当天，治扎克的伯克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示歉意，推说是因误会所致，并且通知说，埃米尔允许卖给我军柴草。可是这一允诺没有兑现。

过了五天，接到了第三封信，这封信再次肯定了原先讲妥的那些事；由于严寒来临和饲料不足，部队不可能继续在治扎克城下等候使者前来，因此摆在面前的出路是：或者前进，占领治扎克，在交换我方被俘使团的情况下交还该城；或者向锡尔河撤退。

具有两道城墙的治扎克，外表十分雄伟，因此在攻打它之前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失败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因为无水草原使部队与援兵隔绝……胜利也可能使老羞成怒的暴君拿我们的使节出气而杀害他们……不战而退，毫无所获，又不光彩……切尔尼亚耶夫内心的斗争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人要是处在他的地位上，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冒险一试，感到这样总比不光彩好。但切尔尼亚耶夫不是这样的人，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名声，宁愿忍受部下的非议和埋怨，还有，宁愿忍受政府的责难，也不能把那些被自己置于绝境的人的生命作孤注一掷。他决定撤退。少数人赞许这一光明磊落的抉择，可是切尔尼亚耶夫过去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表现出这样高尚的道德。真正的英雄主义不仅可以从敌人要塞的墙上看出来，而且也可以从这种困难处境下看出来。下决心撤退比下决心进攻需要更大的勇气。

333 总之还应看到，厄运好象老是缠着切尔尼亚耶夫不放：他两次到过奇姆肯特，两次到过塔什干……第一次强攻没有成功，结果被迫撤退，第二次才取得辉煌的胜利。也许，由于现在是第一次到达治扎克城下，他生怕失败，所以踌躇不决。要是给他时间第二次来到这里，他无疑是能拿下这座要塞的。

2月11日开始返回锡尔河；士兵们苦恼地面面相觑。没有下

达有关队伍出发的命令，也使军官们感到难堪。但是布哈拉人却设法使俄国士兵们快活了一阵，使他们振作了精神。

一大帮布哈拉人（约一万人）纷纷从四面八方包抄我们的队伍，其中有些人走到有效射程以内，但遭到伤亡而溃逃了。指挥骑兵的是勇敢的高加索军人、库班哥萨克军中校皮斯托利科尔斯，他非常出色地指挥着自己的骑兵：他同骑兵们留作后卫，掩护其余部队撤退，时而让哥萨克下马用火力（并用火箭）阻挡敌人冲击，时而让他们冲上去迎击敌人。两连步兵带两门大炮也自动加入后卫。已经摘下领章的切尔尼亚耶夫也骑马赶来。敌人差不多把我军送到了宿营地才停止追击。军队兴高彩烈，因为他们在布哈拉人的身上泄了恨。此后，队伍沿锡尔河行军，一路顺利。2月14日在锡尔河左岸扎下营来，等待弄清情况。

埃米尔背信弃义，欺骗成性，没有一次不食言，这激怒了切尔尼亚耶夫，他本想公布埃米尔的来信，借以破坏他的声望。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也未必会达到目的。而且可以预料，埃米尔作为一个善于欺骗异教徒的干练外交家，在亚洲人的眼里将更加提高威望。何况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切尔尼亚耶夫被撤职了。

克雷扎诺夫基斯和罗曼诺夫斯基于秋天到达时，熟悉了土耳其斯坦省的情况，对切尔尼亚耶夫作了不十分赞同的评论，就是一个预兆。

纪律、军队的训练、经济情况，一切都很糟糕。可是，既然一支没有纪律的、训练得不好的军队在奇姆肯特和塔什干城下经受住了中亚的考验，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

但布哈拉人和浩罕人是比较宽容的评判者……。

然而，切尔尼亚耶夫没有预料到会有这场灾难，因而轻率地派 334
出了使团，这就更加引起政府的不满。

陆军大臣在1866年2月8日的召回书（第23号）中通知克雷

扎诺夫斯基说，皇帝陛下认为，切尔尼亚耶夫对派遣使团和成立塔什干自治领地及我们在中亚的政策所提出的理由和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和不充分的，皇上敕令立即将他召回彼得堡述职，以解释所发生的一切误会”。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但克雷扎诺夫斯基认为还需要加油添醋。

克雷扎诺夫斯基在给陆军大臣的信（1866 年 4 月 7 日，第 247 号）中，用阴暗的色彩描绘了土耳其斯坦省的情况。他说，从 1865 年夏天起，贸易就已全部停止；派到布哈拉的使团以及我国在那里的商人和他们的全部货物都被扣留；“边区的民政管理机构尚未建立，反正也不起作用”；从 1865 年 11 月起，军队“专门为自己建造营房，而在一月份却又开始出征”，这就是说，军事训练和射击训练，“大概”还是克雷扎诺夫斯基上次去那里时亲眼看到的那种状况；财政方面无视他的一切指示、命令和敦促，“至今政府仍一无所知，可以设想大概是无账可查”；政治地位因入侵布哈拉毫无结果肯定受到损害；还有，甚至在军事方面，情况也并不美妙，因为毫无准备就同布哈拉开战，现在我们只得同军队一起呆在锡尔河上观望等待。克雷扎诺夫斯基认为，为了扭转局势，必须采取坚决行动，来结束这场开始得不适时的同埃米尔较量的战争，以便让埃米尔懂得，“俄罗斯不是希瓦和浩罕，我们是不可侮的”。为此，克雷扎诺夫斯基决定到塔什干去亲自统率军队，就地了结同布哈拉的一切事端。

撤换切尔尼亚耶夫的问题，显然早就决定了。早在 1866 年 2 月 8 日，陆军大臣就已签署了克雷扎诺夫斯基关于这个问题的通知书。被委派接替切尔尼亚耶夫职务的参谋总部少将罗曼诺夫斯基，系“俄国荣军报”① 的编辑。在他编辑的《中亚问题简讯》中，说

① 这对切尔尼亚耶夫是个最大的侮辱。这是怎么回事呢？竟突然派一个蹩脚报纸的平庸编辑来接替他！！！

来说去，不外是这样一个意思(见第 37 页)：撤换切尔尼亚耶夫的 335
决定是在得到远征治扎克失败的消息之后，和在没有等到我国使团释放，只凭埃米尔的许诺就撤退之后才作出的。但是读者都很清楚，从治扎克城下撤退是 2 月 11 日才开始的，彼得堡显然不可能在前三天就知道这件事，那时连治扎克城下的部队里，也没有人知道呢！切尔尼亚耶夫在 2 月 19 日才签署的关于撤退的呈报，也许 3 月底才能送到彼得堡……。当时还没有电报。总之，事情摆得很清楚，撤换切尔尼亚耶夫不是因为治扎克……。

罗曼诺夫斯基离开彼得堡是在 2 月 10 日，即从治扎克撤退的前一天；他于 3 月初抵达锡尔河，在这里才第一次了解到我军已经撤退和我国使团仍在关押中。这些消息使新省长非常高兴……。

在奇纳兹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切尔尼亚耶夫也不相信会被撤换。3 月 26 日，罗曼诺夫斯基几乎是化名来到奇纳兹的，在营地里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欢迎，就象一名普通的旅行者一样……

鉴于布哈拉军队离得很近，又因新来的军事长官完全不认识自己的部属，部下也不认识他，切尔尼亚耶夫本不愿交出指挥权，但考虑到情况的严重，后来还是决定交出来，并留在其继任者手下充当一名传令官……。

谄媚切尔尼亚耶夫的人(这类人是够多的)大肆吹捧说，这是超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①]全部事业的功绩。

罗曼诺夫斯基在写给克雷扎诺夫斯基的信（3 月 30 日）中叙述了这一情况："在我接管部队之后不久，就得到埃米尔要发动决定性进攻的消息，这时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带着信来见我，要求准许他留在军队里，即使充当我的传令官也行。他愿意和老同事共赴危难，殊堪嘉许，我没有理由加以拒绝。但因上述消息至今未得到

① 亚历山大是公元前 336 至 323 年的马其顿国王，曾战胜波斯，侵入印度，建立了大帝国，由多瑙河一直扩展到印度河。——译者

证实，所以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决定明天启程前往塔什干，然后继续上路。”

切尔尼亚耶夫一开始便飞黄腾达的官运就这样地结束了。后来他获准退休，领取 475 卢布的退休金。他重新坐下来读书，通过了公证人考试。后经皇上赐恩，重新就职，虽无一定的公务，薪俸却相当可观。

第十二章

336

给新省长的指令。经费困难。营地的惊慌。抢劫。民团的建立。绵羊之战(4月5日)。司迪克的侵袭。伊尔贾尔附近的战斗(5月8日)。进军霍占的原因。围攻霍占(5月24日)。来自浩罕和布哈拉的使团。被布哈拉拘留的我方使团返回。庆贺皇帝陛下遇刺无恙的祝词。塔什干的自治。麦赫克麦的设置。1864—1866年间偿还政府债务的清算委员会。

在罗曼诺夫斯基将军出任土耳其斯坦省长之后，陆军部和外交部会同发出了一道指令，着即尽快修改原有计划，以适应新的意外情况。该指令经皇上批准。在彼得堡拟订关于转战中亚的指令，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规定适应一切情况的准则，会使担任直接领导的下级长官为难，因为他毕竟会遇到种种不可预料的情况。所以新指令中阐述的是一些十分一般化的原则，它们不可能起到任何指导作用。例如，指令规定："始终不渝地力求不扩大我国在中亚的直接领地，但同时也不应因此而放弃那些对我国必要的行动和决定，一般来说，这首先指的是俄国的真正利益。"指令的拟订者显然认为有必要提示新省长，要他首先关心国家的利益……切尔尼亚耶夫是从来不需要这样提示的；即使没有指令也总是毫无疑问会考虑到这一点的。总之，指令只好让直接有关的长官们酌情行动，即不照指令行事；在布哈拉的问题上，因近来的行动，使一向被认为是俄国朋友的布哈拉埃米尔变成了我们的仇敌，指令对此表示遗憾，并提出希望尽快恢复同布哈拉的友好贸易关系，

但并没有为此规定应采取的办法，如释放被捕的布哈拉人。相反，却提示说："亚洲人只尊重武力，稍为动摇和犹豫，尤其是不管他们
337 提出什么样的不适当的声明或行动，都一概让步，将会被他们视为软弱，因此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既对我们新占领的地区，又对我们的草原及原有防线贻害无穷。"

指令矛盾重重，末了巧妙地规定了长官的主要目标："要迫使埃米尔懂得，我们不想征服更多的地方，不威胁他的领土完整，但也不允许他向我国境内扩张自己的领地。"

要通过"友好贸易关系"来迫使埃米尔懂得上述这一点，当然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布哈拉人在千方百计地限制我国的贸易，要获得更多的贸易自由，还得去征服。因此，显而易见，指令是让地方长官放手去干的，所以也就完全不需要这道指令，即使是关于始终不渝地力求不扩大我国在中亚的领地的那一条，也毫无必要。决不让步，毫不动摇，迫使埃米尔交还俘虏，这一切的确意味着容许进行战争；而过去的经验已充分证明，战争必定会导致新的征服。

我们以后会看到，所发生的一切恰好同指令背道而驰。

2月10日罗曼诺夫斯基离开彼得堡之前，已事先获准拥有两项权力：(1)在需要的情况下，有权要求西西伯利亚派出援兵；(2)有权动用其他款项以应急需。此外，从塔什干和其他一些尚未并入帝国版图的地方获得的收益，都属于省长有权支配的特别款项。

切尔尼亚耶夫也动用过各种款项以应急需，但他因此而受到指责，而罗曼诺夫斯基却事先得到允许。

罗曼诺夫斯基在一封信（3月30日）中报告克雷扎诺夫斯基说："无论是部队，还是各工事，都急需粮食和弹药，但是储备不足，我到处都急需钱款，例如，在部队里目前公款不到一千银卢布。我已向沃隆佐夫伯爵私人借了五千卢布，以满足部队的需要。"总

之，新省长一开始就深信不借债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说，切尔尼亚耶夫曾因此受到指责是冤枉的。

罗曼诺夫斯基一开头就给自己定下了一项不轻的任务，即要同所有表示不满的切尔尼亚耶夫的老部下和解，还要压服某些习惯于独立行动的刚愎自用的长官。 338

这项任务的后半部分当然是极其容易办到的……

由于采取了某种严厉的措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采取了撤职的办法，于是那种使新省长感到讨厌的、“不是老老实实地执行命令，而是议论纷纷和自作聪明的老习惯”，当然也就让位于沉默而认真的纪律了。

当然谁也不反对切实执行命令，但一切照办也是有害的，这在中亚尤其如此，因为我们在那里不是靠数量，而是靠质量取胜，每个陆军少尉都可能遇到要自己负完全责任独立行动的情况，因此在那里就不应禁止，而应发扬下属人员的判断能力，即怎样更好地执行下达的命令，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地形等等①。罗曼诺夫斯基的看法则完全不一样，他还许愿说，谁信奉这样的至理名训，即“按我的拙见而不按他自己的高见办事”，谁就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罗曼诺夫斯基在给克雷扎诺夫斯基的信（1866 年 4 月 29 日，第 545 号）中顺便写道：“从我的信中您会发现，无论是对在此服役的人员及其履行职责的情况，或是对土耳其斯坦全省的整个事务，我同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在看法上很少有共同之处，因此，无论是司令部的或是前线的军官先生们都需要作一定的人事变动。”

一股布哈拉流寇经常在我们营地周围窜扰，不断地袭击因疏忽大意离开驻地的我方人员。

早在切尔尼亚耶夫任职期间就曾发生过下列几起袭击事件：

① 这当然不允许对长官的合理命令进行任何议论和批评。

2月24日，奥伦堡第三营的两名士兵到离我方步哨约三俄里的芦苇丛中去打猎。在那里游荡的十名骑马的布哈拉人，突然包围了他们。这两人联合行动，一面反击，一面平安撤回营地。

2月26日，奥伦堡哥萨克军第七连派了十名武装哥萨克外出为该连征集木柴。离营地数俄里后，四名哥萨克离队去打野鸭子，其余的人继续上路。过了一会，又有两人离了队，但他们刚刚落后了约三百俄丈，芦苇丛中忽然跳出一帮（总数为一百）布哈拉人，
339 将他们抓走。同伴们将此情况报告营地。部队即派出骑兵，在皮斯托利科尔斯中校指挥下，追上了布哈拉人，但是没能夺回被抓走的哥萨克，因为我们骑兵的马匹，在艰苦出征治扎克后，尚未得到恢复，而布哈拉人的马匹都很健壮，而且这一帮人大部分都配有双马；但是我方还是俘获了四人，缴获各种武器多件以及六匹割断了舌头的马。

为了充分保障外奇尔奇克河地区及其同塔什干的联系，成立了一支由克拉耶夫斯基上校指挥的特种部队，这支部队由五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组成，带四门大炮，驻扎在基利奥奇周围。

为了更好地保持同基利奥奇部队的联系，并掩护奇尔奇克河上的渡口，主力部队于3月10日溯锡尔河而上，兵营转移到奇尔奇克河口，在这里修了一个锡尔河新渡口，还建立了两座工事，锡尔河左岸的一座是桥头堡，而另一座是独立的多面堡，位于最近的岛上。

3月11日，我军一名士兵不慎越过了新营地的散兵线，几个骑马的布哈拉人对他进行袭击，并在离我驻地不远处砍下了他的头。

3月份，我们的交通线上开始出现了小股匪徒。3月20日有一名哥萨克带着公文从塔什干前往奇姆肯特，当他跑出果园时，一些人向他猛扑过去。他当时虽负了伤，但终于逃脱了。

3月24日，一伙恰尔达拉的布哈拉守卫队约三十人，窜到塔什干大路上进行抢劫，并在离塔什干二十五俄里的地方袭击了我骑手哨所。袭击是在夜间进行的，骑手都跑散了，但其中有十人被俘。

恰尔达拉要塞是出没在我方交通线上的匪帮的主要巢穴，布哈拉人在这里驻扎了一支一百人的小守卫队。

为了捣毁这个巢穴和惩罚孔格勒族的吉尔吉斯人（他们先前在阿雷斯河一带游牧，后来有六百帐户于1月份转移到锡尔河对岸的布哈拉境内），3月22日阿勃拉莫夫大尉奉令率领一个纵队向恰尔达拉进军，这支纵队由三个步兵连和一个奥伦堡哥萨克连组成，带两门机关炮和两门骑炮。部队两天内走了七十五俄里，于25日晨逼近恰尔达拉。布哈拉的守卫队仓猝撤离要塞，我们立即将其捣毁，还从在布哈拉守卫队保护下游牧的吉尔吉斯人那里夺 340
得约二千只羊、一百五十头牛和骆驼。

在这次武装冲突中，我方有三名哥萨克和一名炮兵负伤。

布哈拉人伤亡十人。

3月26日，罗曼诺夫斯基到达奇纳兹的那天，河的右岸，在阿勃拉莫夫大尉的前沿营地视线所及之处，有一伙骑兵从山上冲下来。当即派去了哥萨克和步兵各十五名，部分泅渡，部分乘小渡船过河。这支小分队同我们部署在河那边的骑手一起追击这股匪帮，救回了前一天从奇姆肯特和塔什干之间的岗哨上俘去的六名吉尔吉斯人。3月29日，阿勃拉莫夫大尉的纵队返回主力部队。

罗曼诺夫斯基早在前往塔什干时，即已收到边区出现紧张局势的情报，他就于途中下令从1号炮台抽调第五营的两个连，从彼罗夫斯克炮台抽调一队射击手和哥萨克，并抽调阿拉套军区的部分军队（两连步兵、两连哥萨克带两门大炮）到塔什干去。完成这次调动，还需要两三个星期左右，因此，为了尽快保障边区不受小

股匪徒的骚扰，又下令在塔什干、奇姆肯特和土耳其斯坦建立一支由可靠的吉尔吉斯人组成的民团。切尔尼亚耶夫根本没有迎接这位新省长，并打算不交出军权，借口是局势紧急、布哈拉大军压境、部队完全不熟悉罗曼诺夫斯基、加上他也不了解他们等等，但切尔尼亚耶夫最后还是听从了同罗曼诺夫斯基一起来的参谋长、侍从武官、上校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和他自己的几个最亲近的助手的意见。

我国的法律确实是允许这样越权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就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考虑到国家的利益，是允许不服从的（军事惩治条例第 143 条第 2 款）。而且这里的问题只不过是不立即交出、而是在紧急情况过去之后交出自己的职权。情况证明这种拖延是正确的。我们在前面说过，这种危急状况之所以得到了解决，是因为切尔尼亚耶夫以传令官的身份，仍然当了自己继任者的领导……

显然，罗曼诺夫斯基是乐意尽快摆脱这位传令官的。他找到
341 了一个简便的办法：只要援兵不到，就原地不动。这就得等很久……布哈拉人自己是不会穿过饥饿草原到我们这里来的……这样，切尔尼亚耶夫就在 3 月 31 日动身走了。罗曼诺夫斯基立即着手工作。

在队伍调动时，离营地六俄里的旧奇纳兹和渡口附近的新工事里，就不必一一驻扎军队。为此，4 月 1 日又在右岸（渡口对面）修了一个工事，并把旧奇纳兹的驻防军调去。

4 月 3 日，由哥萨克军中校谢罗夫新组织起来的塔什干民团，奉派去巡查塔什干近郊和从塔什干到奇纳兹通往锡尔河的道路。为了察看地形并肃清边区的小股匪徒，4 月 4 日主力部队派出一连乌拉尔哥萨克前往锡尔河右岸侦察奇尔奇克河两岸和离营地约三十俄里的锡尔河右岸地区。民团和哥萨克连一直巡查了四天，直到 4 月 8 日为止，发现过若干小股敌人，人数从十到三十不等，

这些匪徒都在巡逻队逼近时，急忙逃跑，但其中仍有些人被击毙。那时主力部队得到消息说，在离营地约二十俄里的锡尔河上游地区出现了大批布哈拉骑兵，敌人还有某种可疑的意图。为了核实哥萨克巡逻队提供的情报，纳扎罗夫少校奉命带领一小队步兵前去进行侦察。显然，步兵是察看不到多少东西的，所以纳扎罗夫只不过在湖泊附近几俄里处发现了一些踪迹而已。罗曼诺夫斯基认定这个迹象确实表明敌人就在附近，便于4月5日决定溯锡尔河而上，朝着霍占路上的穆尔扎一拉巴特方向进行侦察。

侦察纵队指定由五连步兵、两连哥萨克（带六门大炮）和一支火箭队组成。

这支纵队由部队的司令部主任、上校侍从武官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指挥。拂晓时，配备十名骑手的一个连比其他部队早两个小时出发；骑兵应在离营地约十俄里的地方赶上该连。

这个连离开营地刚刚走了五俄里，就发现路侧有一伙布哈拉骑兵（约五十人）偷偷接近我哥萨克前哨。哥萨克们下马抵住进 342
攻，布哈拉人看到我步兵连越逼越近，便急忙隐蔽起来。在阿克提尤别发现有一群人，约有五十，人群后面还有一堆堆看不太清楚的什么东西，那一堆堆东西还没有骑兵的马蹬那么高。因此，不难猜出那是羊群，而骑马的可能是一群普通的牧羊人。连有经验的军人皮斯托利科尔斯也是这样断定的。但是，罗曼诺夫斯基认为这种想法实在过于简单，也不符合他的愿望，因此就把这堆捉摸不定的东西当作是偷偷地匍匐前进的敌军步兵。

我方炮兵的准确射击和哥萨克在勇敢的步兵支援下发起的迅猛进攻，很快就解决了战斗，赢得了胜利，敌人可耻地溃逃了，落在我们手中的有一万四千个掳获物……却都是绵羊！……还抓住了一个牧羊人。无论牧羊人怎样申辩，说这些羊群属于我们的臣民——外奇尔奇克河的库拉玛人，但没有人相信他，因为罗曼诺夫斯

基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羊，部分是居住在伊尔贾尔的撒马尔罕、乌腊提尤别和治扎克等地的伯克们的私产，“而主要是锡尔河沿岸的居民在乌腊提尤别庆祝库尔班拜兰节[1]时送给布哈拉埃米尔的礼物和赋税”[2]。

这次战斗长期以“绵羊之战”而闻名。但是，自从所有当事人离开边区以后，大家不仅忘却了这次战斗，而且连罗曼诺夫斯基的姓氏也被人遗忘了。他在边区只不过呆了几个月，还来不及盖过切尔尼亚耶夫的荣光。

6日午后一点钟，全军返回奇纳兹营地，羊群被赶到塔什干去出售，赶到那里时都已经疲弱不堪，卖不出价钱……

在作战报告（1866年4月11日）中提到过敌人的三千骑兵、三面旗帜和若干门小口径炮。在马克舍耶夫的著作的第241页上也是这样记载的。后来，在罗曼诺夫斯基的继任者、侍从将军冯·考夫曼任职期间，库拉玛人对4月5日掠夺牲畜事件多次提出过要求，但这一棘手的事情，当然每次都是不了了之……

当时本已被我方侦察活动吓破了胆的流寇，又出现在我们的交通线上。著名匪首司迪克的到达，壮了他们的胆，这时司迪克已
343 渡到锡尔河右岸，一来就烧掉了我们为汽船准备的盐木堆。

6日，“彼罗夫斯基号”汽船从它停泊过冬的彼罗夫斯克炮台驶向奇纳兹，在阿雷斯河口以上三十俄里处，遭到茂密的芦苇丛中数百名布哈拉人的排枪齐射。虽然船上的枪炮不断把布哈拉人从岸边轰走，但在4月7、8、9、10日这几天，他们经常在岸上和汽船对峙，焚烧盐木堆。因此船长不得不派出一个小队到岸上去，在射手掩护下伐木砍柴。这样，汽船才于4月14日平安抵达新奇纳兹，毫无损失。

---

① 伊斯兰教徒的主要节日，祭祀节。——译者

② 摘自1866年4月11日的呈报。

奇姆肯特派出卡津少尉率领七十名哥萨克和八十名骑手，带着一门火箭炮前去讨伐司迪克。卡津在萨雷库里湖附近同司迪克遭遇，把布哈拉人驱逐到河的左岸。

4月18日，有一伙匪徒在吉尔吉斯人伊什努塔的带领下窜到离塔什干十二俄里的地方，抓走了在果园里砍树的第六营的三个人。接着这伙盗匪又抓走了我骑手的步哨，并抢劫了邮件。骑手中一些敢死队员追上了这伙盗匪，夺回了信差和文件，同时还抓获两名掠夺牲畜犯，其中一人当即处死。这些骑手原属奉调前来同克拉耶夫斯基的外奇尔奇克部队保持联系的骑兵大尉巴拉诺夫的部队。

4月19日，埃米尔派了使团带着信件前来。该信清楚地表明，布哈拉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训是不会醒悟过来的。

埃米尔故意不让其使团直接来到奇纳兹附近的营地，而是叫他们沿着河的右岸，经外奇尔奇克地区绕到我军的后方，同时他又派鲁斯捷姆伯克带领三、四千人前往外奇尔奇克地区，还派司迪克率领几个骑兵连向恰尔达拉进发，以便影响塔什干同奇姆肯特的联络。

整个使团活象一群奸细，因此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既不让他们进入要塞，也不让他们闯进部队，而是把他们安置在靠近汽船码头的岸边。但是，热情问候、设宴款待以及乘汽船游览等应酬之事，是无碍大局的。

为了在民众的心目中贬低从未同俄国人打过一次交道而自命为不可战胜的埃米尔的作用，为了消除治扎克远征的影响（按布哈拉人的说法，切尔尼亚耶夫是“剃光了眉毛”——相当于土尔其成语“啃饱了污泥”，——即耻辱地从治扎克撤退），当然应该寻找机会去击溃布哈拉军队，使他们在草原上溃不成军。

罗曼诺夫斯基在给克雷扎诺夫斯基的信（4月29日，第544号）中，对下一步计划作了绝妙而又明确的描述，他写道：“首先，我

当然要寻找机会同埃米尔较量，然后，我完全赞同阁下关于必须尽快占领霍占的意见。”

埃米尔极力要使新省长(即布哈拉人所称的“白沙皇新派来的切尔尼亚耶夫”)相信，我方使团被拘留只是因为我军进攻治扎克之故。但在谈判期间袭击从未间断过。

如“锡尔河号”汽船于20日抵达奇纳兹时，就同布哈拉人交了火，后来他们被迫撤离。

为了抵御出没于塔什干周围和奇尔奇克河对岸的匪帮，罗曼诺夫斯基成立了一支由一百五十人组成的快速部队，由格列宾金上尉率领，并派他前往尼亚兹别克。格列宾金从尼亚兹别克向帕尔肯特前进，但大部分居民同伊什努塔匪帮一起逃进了山里，格列宾金便跟踪穷追，遇到了二百人的火力阻击。不过匪帮很快就撤退了，但当我们一停止追击，开始返回萨马尔斯克（离帕尔肯特约八俄里)时，伊什努塔则转入进攻，包围了部队，并多次企图投入白刃战。峡谷中的道路相当狭窄，我军不得不占领高地，用刺刀把敌人从岩石后面赶出来。格列宾金就这样且战且退，直至萨马尔斯克，伊什努塔才停止追击。在这次战斗中我方有四人负伤，其中包括两名骑手。

敌人或分大股或分小股不断出没在我后方和交通线上，埃米尔的主力部队部署在伊尔贾尔天然界线，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发动进攻。5月5、6日两天中，又得到了确切情报：埃米尔巡视两天后又回到撒马尔罕，准备转入进攻。我们盼望已久的援军已经到达，汽船运来了备用的粮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执行拟定的计划，即击溃埃米尔，攻下霍占。据传埃米尔军队的人数极多。装备精良的萨尔巴兹和骑射手共有五千人；大炮二十一门，骑马的民军不少于三万五千人。

5月7日拂晓，奇纳兹部队(十四个步兵连、五个哥萨克连、带

二十门大炮和八门火箭炮)从阵地出发开往伊尔贾尔。 345

走在前面的是皮斯托利科尔斯中校，他率领五个哥萨克连和一个火箭小队，带六门大炮；走在他后面的是阿勃拉莫夫大尉，他率领六个步兵连，带八门大炮；再后是战斗后备队，共八个步兵连，带六门大炮，由法维茨基中校率领。

部队自带了十二天的粮食(士兵带两天的粮，辎重队带十天的粮)，此外，“彼罗夫斯基号”轮船还装运了十天的储备粮，溯河而上，和部队齐头并进。与此同时，由克拉耶夫斯基上校率领的基利奥奇部队沿着锡尔河右岸也向伊尔贾尔进发。

第一天，部队冒着40°的酷暑走了三十多俄里。敌人的骑兵只进行对射。从我军第一个宿营地穆尔扎一拉巴特到埃米尔的前沿阵地和伊尔贾尔不到二十俄里。5月8日拂晓，我营地前面开始出现了大批布哈拉人。上午九时，哥萨克同布哈拉的骑兵进行了第一次交锋，布哈拉人被击毙数人，我方只有一名哥萨克负伤。十一时后，我军停在亚克卡汉湖旁休息时，不得不推出大炮来抵御大批敌人的骑兵，一直到战斗结束时才停止炮轰。休息之后，我军按以下序列运动：阿勃拉莫夫的纵队走在最前面，取直路前往伊尔贾尔；在右侧齐头并进的是皮斯托利科尔斯的纵队；走在这两个纵队之后的是作为总后备队的步兵营的三个连及机关炮营，由皮谢穆卡少校指挥；辎重队由四个步兵连带两门大炮掩护，在法维茨基率领下，尾随阿勃拉莫夫纵队前进。

我军刚刚开始行动，大批敌人骑兵就包围了我们的队伍。

阿勃拉莫夫从一个阵地转到另一个阵地，炮击敌人。跟在战斗后备队后面的辎重队，由于法维茨基指挥有方，丝毫也没有耽误纵队的运动。至于我们的骑兵，尽管四面被围，并同其余部队失去联系，但在勇敢的指挥官的带领下，迅速向前推进。布哈拉人刚开始从后面进逼，皮斯托利科尔斯就停下来，向他们发射了一、二枚

346 火箭，然后继续飞驰前进。就这样赶上了敌人的步兵。就在这时，炮兵中尉伊凡诺夫（部队的代理参谋长）冲到他的面前，请求他回身援助阿勃拉莫夫，由于发现了敌人的工事，后者的任务更形复杂。在这样迅猛的进攻之后，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同敌人的步兵厮杀一阵就向后退，当然是不明智的，皮斯托利科尔斯也不可能这样做。因此他请求伊凡诺夫稍等一下，一面下令一个哥萨克连展开，用拉瓦战法[①]冲向萨尔巴兹的一个营。由于拉瓦战法经受不住敌人的火力，队伍散了开来，避开了布哈拉人。于是第二个哥萨克连排成两列横队的密集队形投入战斗，但这个连重蹈了第一个连的覆辙。皮斯托利科尔斯决定用炮兵来突破萨尔巴兹的队伍：疾驰的炮兵真的冲进了敌人步兵的队伍，哥萨克也紧跟着飞驰冲向前去，萨尔巴兹逃跑了。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得出结论：皮斯托利科尔斯的六门大炮连排同弹药箱，起到了突破敌人步兵队列的古代战车的作用；至今只知道 1812 年在克拉斯诺耶村附近，尼基京（后来成了伯爵，丘古耶夫枪骑兵团的名誉团长和南方军屯长官）的骑炮连的炮手们曾经冲进敌人的队伍，但这种别出心裁的使用炮兵的方法，后来未必有人用过。

这时，阿勃拉莫夫纵队正在猛烈炮轰。敌人并不示弱，也进行猛烈的回击，但没有造成伤亡，因为他们的炮弹都从我军头上飞了过去，落到了很远的地方。由于步兵发起的冲锋不太成功，所以炮兵在此也应作出榜样：他们飞奔向前，冲进敌人的队伍，夺取了敌人的大炮。布哈拉人正面被阿勃拉莫夫的炮兵冲垮，侧翼又被皮斯托利科尔斯的炮兵挫败，便开始急促撤退。皮谢穆卡应皮斯托利科尔斯的请求，让其纵队占领步兵和炮兵之间的地带，这样就使得后者有可能前去包抄隐约可见的敌营。皮斯托利科尔斯虽然包

① 哥萨克人用骑兵散兵线包围敌人的一种战术。——译者

抄了敌人的营地，堵住了它的退路，但他没有让哥萨克冲进去攫取战利品，因为他知道过后再集合这些人是很困难的，他便派了一名军官带领四十名哥萨克去向部队报告占领营地的情况。这个军官很快就被一群骑马的布哈拉人所包围，他同敌人交了火，由于寡不敌众，被逼回原处。又派出勇敢的乌拉尔军中尉基里洛夫，令他带领十名哥萨克，无论如何要冲出去，但不要同敌人交锋。基里洛夫准确地执行了命令，他在布哈拉人群中飞驰而过，布哈拉人大声呐喊，挥舞战刀，但却不敢碰一碰我们的这些勇士们。两小时后，敌 347
人的营地被及时赶到的部队所占领，步兵夺取了战利品。

当皮斯托利科尔斯出来迎接部队时，罗曼诺夫斯基脱下军帽（随从人员也跟着他脱帽），并且高呼："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乌拉！"晚上得到消息说，不远处有一个被弃置的埃米尔大本营的营盘，趁火打劫的和掉队的布哈拉士兵已偷偷地往那里集结。皮斯托利科尔斯请求罗曼诺夫斯基让哥萨克去占领这个营盘，但没有得到同意，理由是埃米尔的全部财产大概都留在那里，把这些财物托付给哥萨克，那是信不过的……这个营盘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占领，物资虽已搬走了一半，但仍然相当充足。布哈拉人对胜利过于自信，他们毫不担心自己的营盘失守。营盘中各种迹象表明，人们是刚刚离开的，如盛着煮熟了的食物的铁锅、冒着烟的水烟袋、沏好的茶等等。

就在采取上述行动的同时，克拉耶夫斯基率领的基利奥奇部队于5月8日下午五时在伊尔贾尔对面的锡尔河右岸突然出现。虽然部队因无法过河未能直接参加这次战斗，但仅仅是它的出现和几发来复炮的成功射击，就对战斗的整个进程起了一定的影响，并且阻止了逃跑的敌人窜向外奇尔奇克河边区。要是他们到了那里，对我们是不利的。

在这次辉煌的战斗中，我方伤亡为：一名士兵阵亡，十二名士

兵负伤；而敌人在战场上留下了一千多具尸体。

我方缴获的战利品有：在战斗中缴获的六门大炮和敌人在逃跑时扔下的四门大炮。

在敌人营地里，除财物外，还有大量储存的火药和整个炮兵辎重库。除敌人在逃跑时沿途丢弃的军需品外，共找到火药近六百七十普特，近二十二万发子弹和没有装配好的炮弹火药以及大量的圆形炮弹、榴弹和其他炮弹。因缺乏运输工具，这些东西只好部分销毁，部分扔进水里。

起初，罗曼诺夫斯基对皮斯托利科尔斯的行动方式说了些恰如其分的公道话，但经过较冷静的思考后，又认为他的行动不完全令人满意。于是，这位部队总指挥官召集全体军官，指出他们所犯
348 的错误，责备皮斯托利科尔斯过早地发动进攻，因而使敌人的步兵得以逃脱，申斥皮谢穆卡擅自离开后备队，最后把这次战斗的全部胜利归功于阿勃拉莫夫的步兵。

这样，就给那些习惯于按规矩办事，不坐等命令而根据具体情况行动的人，上了第一课。

皮斯托利科尔斯无疑地是一时的风头人物。在这里引用罗曼诺夫斯基5月11日呈报中的一小段话是适当的。

“从最先遇到的鹿寨直到布哈拉营地之间的整个战场上，布满了在我勇猛的哥萨克打击下死亡枕藉的敌人尸体。我们的哥萨克们象正规骑兵一样协调一致地配合行动，并且还有炮兵和火箭炮，这在中亚还是第一次。应该承认，这第一次尝试是极其成功的：仅在我们骑兵出击的一个战场上，后来发现有近千具敌尸”。

结果表明，5月8日我们同布哈拉人的这场遭遇战比我们预料的更为必要，战果也更为可观。

我们的外奇尔奇克边区发生的叛乱和骚动，不只是埃米尔一帮人的出现所引起的，而且也是一个大阴谋所策划的，就是在塔什

干也能找到这个大阴谋的蛛丝马迹。

埃米尔军队大败的消息在边区广为传播时，所有的匪帮都急忙逃窜到锡尔河左岸。从此以后，锡尔河右岸就完全平静了。

罗曼诺夫斯基在给克雷扎诺夫斯基的信（1866 年 5 月 30 日）中写道："为利用我们在伊尔贾尔所取得的胜利，为达到 1 月份远征锡尔河右岸的目的，即索回我国使团，并对埃米尔所玩弄的一切阴谋诡计进行惩罚，有两种行动方式可供我们选择：或者不停顿地追击溃败之敌，向乌腊提尤别、撒马尔罕及更远的地方进军；或者指向瑙堡和霍占"。罗曼诺夫斯基赞成进军霍占，因为这座城市位于从浩罕到布哈拉的要道上；它又总是骚扰我们外奇尔奇克边区的所有捣乱分子的重要堡垒；而且，由于霍占不属于布哈拉，所以进军该城不致伤害布哈拉人的民族感情和埃米尔的尊严。

看来，这些理由首先同禁止侵占任何领土的指令发生了矛盾，其次，也同浩罕人已不再和我们打仗并拒绝和布哈拉结成任何联 349
盟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况发生了矛盾。"对埃米尔玩弄一切阴谋诡计进行惩罚"，——可是，难道一个伊尔贾尔还不够吗？

罗曼诺夫斯基不但没有对布哈拉作出任何让步，相反，他却一举而灭尽了它的威风，并平定了边区。对罗曼诺夫斯基来说，剩下来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求交还我们的使节，然后让军队返回原地。这就符合了指令的精神。毫无疑问，在伊尔贾尔战场上，只要一提出这个要求，埃米尔是会释放我们的官员的。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向浩罕进军，岂非咄咄怪事！通过打击浩罕人，并从他们手中夺取霍占来惩罚布哈拉人，这不仅是怪事，而且简直太荒谬了！在这个问题上，马克舍耶夫却没有发现任何怪诞之处，他在第 243 页上这样写道："虽然这座城市是浩罕人的，而不是布哈拉人的，但是夺取这座城市对于巩固我们的地位却有无比的好处。"

罗曼诺夫斯基在伊尔贾尔让军队进行了必要的休息，并在那里整顿了辎重队。把所有多余的重物和战利品都用汽船从那里运往奇纳兹。5月14日，他下令向瑙堡进发，未发一枪就拿下了这座工事。15、16日两天稍稍修整了这座工事的碉堡，在那里留下了两个步兵连、两门大炮和一个哥萨克小队。奇纳兹部队的其他队伍于17日向霍占进发；同时，克拉耶夫斯基的部队也沿锡尔河右岸开赴该地。

虽然从瑙堡就给霍占的居民发了安民告示，然而霍占还是用炮火来迎接我军。

罗曼诺夫斯基在赴塔什干的途中，就曾下令动用那时去塔什干的运输队的钱款来支付各个炮台的费用，因此受到了奥伦堡总督的申斥。指示中严格规定，今后开支款项决不能违反新实行的监督制度，即钱只能花在直接预算用途上；省军需处主任从奥伦堡的军需官那里也得到了同样内容的指示。这道命令下达之后，塔什干的军需机关当然就完全不能执行武官省长所提出的要满足远征部队费用的一些要求，因为奥伦堡还未拨下供远征队用的任何
350 款项。由于克雷扎诺夫斯基的这道命令同他原先提出的不拘形式的解决办法相矛盾，所以不难推测，克雷扎诺夫斯基只不过是想阻止新省长在1866年秋季以前开战，他准备在秋季为开战的事亲自来一趟。不管怎样，反正没有钱打仗，窘困到了极点。留在塔什干代替最高长官的侍从武官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为了打发最后一个运输队去霍占，不得不采取切尔尼亚耶夫任职期间不只一次使用过的方法，即向当地一个富翁借了三千银卢布。

5月18、19日两天，沿锡尔河两岸进行了侦察，其间难免遭到守敌的猛烈炮轰和激烈的对射。

侦察结果表明，城墙周长十一俄里。城市靠河的那一面只有一道墙；其余几面，即东、南两面，都有两道又高又厚的墙。城寨位

于城中靠近河流处。最易于攻克的是东北面，但事先不作准备就攻城是过于冒险的。因此，19日夜间，筑起了四个炮垒：两个在右岸，两个在左岸，在城南的布哈拉大路和浩罕大路上。炮垒中架了十八门大炮和两门臼炮。20日那天，猛烈轰城，攻城时间定在21日凌晨。就在我军开始运动、作攻城部署时，城中走出了一个代表团，表示归顺，于是我军就返回阵地。但是，进行了一昼夜的谈判却毫无结果。城里的主战派不仅不让投降，而且逮捕了主和派的主要代表。让城里人给予最后答复的期限一到，我军又开始炮轰，从22日晚上六点一直炮轰到24日下午两点。

5月20日夜间霍占人已发现我军运动的情况，因此就不可能考虑在拂晓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我们就在22日夜间从城南的堑壕进路发动佯攻。与此同时，为了尽量分散守敌的注意力，为了更好地据守着通向浩罕的各条道路，围城部队分成了若干小队，并将强大的哥萨克巡逻队派到部队后方。总之，监视通向浩罕的道路 351
和保卫部队的任务都交给了皮斯托利科尔斯中校，他照例出色地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

所有这些措施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浩罕方面再也没有援兵前来，守敌的注意力也被引到了东面。

为了节约炮弹，在5月22日和23日两天里，炮轰城市（除两门臼炮白天黑夜经常轰击外）改成中午和晚上六点，一天两次。24日中午也进行了炮轰，炮轰一停止，就开始攻城。

指定两个纵队攻城：一个纵队由三个步兵连组成，配了两门机关炮和两门轻炮，归米哈伊洛夫斯基大尉指挥；另一个纵队由同样数量的步兵组成，但没有配备大炮，归骑兵大尉巴拉诺夫指挥。

24日拂晓，这两个纵队就从阵地出动。第一纵队直奔城东北部，并在最近距离内对着沿河炮座构筑攻城炮垒，以便中午时分同其他炮垒一起开火。第二纵队起先向浩罕门运动，以便在炮轰开

始以后就转向克列瑙门。大部分骑兵都调往浩罕门，他们应同巴拉诺夫的一个连一起，在巴拉诺夫离开之后在此掩护已修好的炮垒和挖壕作业。早上七时，攻城纵队的后备队和总后备队都出动了，前者由两个步兵连组成，配两门轻炮，归纳扎罗夫少校指挥；后者由同样数量的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组成，归法维茨基中校指挥。总后备队隐蔽在克列瑙大路上的果园里、在设了总救护站的清真寺的后面。

由于地势起伏不平、建筑物林立和果园里树木茂密，所以攻城纵队和后备队的一切运动都进行得十分隐蔽，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米哈伊洛夫斯基纵队悄悄地走到离要塞一百五十俄丈处，先让右翼靠近河流，接着，纵队避开了敌人，驻扎在这里的河谷中。在把步兵派到前面后，立即着手构筑两个炮垒，一个可容两门机关
352 炮，离敌人炮座有六十五俄丈远……另一个可容两门轻炮，离五十俄丈远。不管敌人的枪炮火力多么猛烈，炮垒作业进行得非常顺利。在这样近距离内构筑起来的炮垒，作用极大。敌人的大炮沉寂了，许多雉堞都被轰倒，总之炮座墙也遭到很大破坏。这时，两个纵队已准备攻城，他们拿来了云梯，隐蔽在靠城墙最近的掩体后面，只等米哈伊洛夫斯基发出行动的信号。

下午两点，炮轰一结束，第三营的步兵连在勇敢善战、素负盛名的连长绍罗霍夫少尉和纵队司令官米哈伊洛夫斯基亲自带领下，高喊“乌拉”，投入冲锋；后面紧跟着另外两个连。这“乌拉”声就是信号，巴拉诺夫立即让自己的两个连跑步冲向克列瑙门。

绍罗霍夫的连队将三架云梯搁到炮座上之后，虽然发现梯子不够长，但仍开始攀登城墙。前面的人刚爬到雉堞，炮座墙上突然出现大批刚到的守敌。石块、子弹和短锤一古脑儿地朝攻城者打来。米哈伊洛夫斯基、绍罗霍夫、库松斯基少尉和别利亚耶夫准尉

都成了攻城的第一批负伤者。他们全都受到石块和短锤的严重击伤。这次交锋虽延误了攻城，但无损攻城者的锐气。击中身死的马上由别人顶替，轻装排排长季列少尉勇敢地把大炮从炮垒一直推到城墙脚下，向敌人发射霰弹。虽然他胸部被子弹擦伤，但仍然留在排里，为被击退的纵队组织第二次冲锋。

这时，率领两个连冲向克列瑙门的巴拉诺夫，不顾敌人的猛烈炮火，成功地架好了云梯，在雨点般的子弹、特大砂弹、石块和从墙上抛下的滚木的打击下，爬上了第一道城墙，砸开城门，搬进云梯，很快就登上了第二道城墙。第一个在此登上城墙的是近卫军炮兵少尉马津格。可敬的神父马洛夫在这里也象在塔什干一样，走在前列，以身作则，振奋了士气。第二道城墙的城门也被砸开，接着两个连进入城中。纳扎罗夫的后备队也紧跟着他们进了城。这支后备队按预定的命令，一部分在纳扎罗夫亲自率领下直冲城寨，一部分前去支援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纵队。 353

攻城一开始，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头部就有几处受了伤，由于流血过多，不能继续留在部队，只得将指挥权交给奥伦堡步兵营的贝格鲍姆上尉。贝格鲍姆利用援兵到达和巴拉诺夫纵队翻越城墙的机会，又继续冲锋，这次取得了完全成功。炮座上的全部守敌都被刺死；攻城者先进入炮座，然后占领城墙，接着下到城里。

巴拉诺夫的连队占领克列瑙门以后，分出一部分人加入穿过市场直逼城寨的纳扎罗夫的纵队，其余的人都沿着城墙向左侧运动。巴拉诺夫的纵队一面向已占领的城门左边的城墙散开，一面清除碉堡上的大炮，有的铆住，有的推翻，并逐步向前推进，在浩罕门旁同留在那里的自己的第三连会合，协助他们砸开了浩罕门，一同进城。这个纵队在那里缴获了六门大炮（其中一门是通过战斗夺取的）后，就顺着城墙一直追击到河边，并于夜间同纳扎罗夫的军队会合，当时后者已占领城寨，并已运进两门大炮。

贝格鲍姆占领城墙之后，便派出一部分人从左侧前往克列瑙门，一部分人沿河直奔城寨，在那里也夺得了一些大炮，于夜间进入城寨。俄国的"乌拉"声刚从霍占城中传出，克拉耶夫斯基上校立即带领部分射手登上军用大艇，飞快地渡到左岸，利用城里的一片混乱，架起云梯登上沿河的城墙，冲进了城。克拉耶夫斯基在行进途中夺得一门大炮之后，同射手一起穿过几条街道奔向城寨，在那里遇见了纳扎罗夫，便返回右岸。纵队在城里运动时，遇到极其激烈的抵抗。在步兵进城后，皮斯托利科尔斯下令一连哥萨克骑马进城，另一连下马进城加强步兵力量，以尽快肃清城里的敌人。七时许，城里的炮击完全停了下来，对射也渐趋沉寂；进入城中和城寨的兵力共有十个步兵连、带四门大炮和两连哥萨克。

354 夜间，城中和阵地上一片平静。次晨，许多族长前来表示无条件归顺。

守敌因顽抗而付出了近二千五百人被击毙的代价。收尸和掩埋工作进行了一个星期。此外，在占领霍占的第三天，成群的受伤者到我们救护站来请求医治，人数极多，尽管我们的医生不倦地工作，他们仍然得排队等好几天。

我们的战利品除大量枪枝、小军旗、小口径炮和其他类型的武器外，还有十三门大炮和一面浩罕大旗。

我们在围攻期间的伤亡如下：五人阵亡、六十五人负伤、五十七人震伤，还有六人下落不明。其中一名军官负伤、六名震伤，共计一百三十三人。

浩罕汗王得知霍占陷落的消息，看来并无怨尤。28日抵达的浩罕使节带来了胡多亚尔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自称是白沙皇的朋友，并希望我们在"敌人"进入浩罕境内的情况下，不要停止对他的帮助，真象个同盟。这位汗王还说，他"尊敬和爱护"前来的俄国人，"胜过自己的臣民"。罗曼诺夫斯基友好地回了信，但向汗王

提出如下条件:(1)希望浩罕人不要成群结队来到锡尔河右岸;(2)希望不要限制俄国商人,并只能按四十分之一的比例抽税;(3)不要收容逃亡者和罪犯,应将他们引渡过来;(4)应保护在锡尔河上浮放的木排。

浩罕人眼见他们大半个汗国已落到我们手中,眼见阴霾四起,乌云密布,预感到大难临头,只得忍气吞声。他们忍气吞声也正是时候,因为克雷扎诺夫斯基正在寻找一个正当的借口,以便占领该汗国残剩的领土——锡尔河上游的肥沃盆地。小股的浩罕人在外奇尔奇克边区对自己的弟兄萨尔特人和塔吉克人进行劫掠,有一次甚至还袭击了我们的金矿主科列斯尼科夫的采矿队。说句公道话,这不能责怪汗王,因为他自己对这伙人也无能为力,但即使我们认为这可以当作开战的借口,反正我们也无钱进行战争,而主要的是无钱维持获得的领土。占领霍占以后,沃尔任采夫中尉奉命率领一个哥萨克连,据守通往科什-拉巴特峡谷的道路。在毛拉米尔村附近这支部队同浩罕人遭遇,把他们打得狼狈逃窜,丢下 355
了四门大炮。接着便向胡多亚尔汗建议举行谈判。然而克雷扎诺夫斯基请求陆军大臣(1866 年 9 月 5 日的报告,第 514 号)于 1867 年 6 月以前派两个营来,以便在秋天消灭浩罕汗国,结束这场战争。克雷扎诺夫斯基对浩罕的图谋是同禁止征服的指令完全背道而驰的。

七月后半月,罗曼诺夫斯基接到书面命令:"对浩罕要傲视,对胡多亚尔汗要鄙视,此人按其地位只是俄国的附庸而已。要是他感到受委曲而对我们采取行动,那就更好,就为我们提供了推翻他的口实。"

1866 年 9 月 15 日下达的命令中写道:"供您对浩罕采取进一步行动时参考,请阁下遵守下述普遍原则:即浩罕汗国剩下的全部国土直至天山山脉,迟早都将转归俄国统治……

"因此，不应同浩罕缔结可能束缚我们下一步行动的任何形式的和约，但是，在我们的力量足以完全征服这一地区以前，拖延同它的谈判是有好处的。可以准许浩罕商队来往。"

遵循这一策略，我们确实拖延了谈判，只不过随着领导人的更换，观点随之改变，因此事情也起了变化。

早在我部队向霍占进军的那天，治扎克的伯克就派来了使节，但罗曼诺夫斯基在我方的使团官员被遣返之前拒绝亲自接见他。过了十天，即占领霍占后，一个在布哈拉被拘留的军官格拉西莫夫少尉同埃米尔的使者一道到达。伯克在信中代表埃米尔请求不要对布哈拉的领地采取任何行动。罗曼诺夫斯基答复说，奥伦堡总督将亲临塔什干进行和谈。

罗曼诺夫斯基提出下列各点作为先决条件：(1)承认近几年来我们所获得的一切领地均属我国所有，并承认以饥饿草原和克齐尔库姆沙漠为边界；(2)降低俄国货物的关税，其税率应同我们对布哈拉货物所抽的税率相等；(3)保障我国所有前往布哈拉的臣民
356 享有充分自由和安全；(4)此外，必须偿付我们最近一次远征的全部军费开支。为停止军事行动，坚决要求立即全部释放我国商人，归还其货物，同时我方也答应申请立即释放在奥伦堡的布哈拉臣民。

我们的使团立即获得释放。

埃米尔接着又释放了他所拘留的我方全部商人，归还了他们的货物。

在进行谈判的同时，必须设法刻不容缓地筹集一笔资金，以保证前沿防线的军需供应和施工项目的进行，而这笔款项奥伦堡还没有拨来。从塔什干一地取得的三万五千卢布的地方收入几乎用尽，只剩下八百二十二卢布一个半戈比。此外再无任何别的来源。而当时，出纳处却有一笔钱款，供给军队的薪饷和给养，绰绰

有余。

情况的窘困迫使罗曼诺夫斯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使用钱款的有关人员组成，其中有军需官、出纳处处长及财政部和国家监察机关派来边区贯彻新的收支和监督制度的官员们。罗曼诺夫斯基要求他们这次不按现行的制度办事，而要求在领到拨款以前，向出纳处预借一笔钱款以应急需。且不说必须立即供给作战部队的费用，就是工程项目也必须加速施工，否则军队将没有住房过冬。该委员会作出决定：责成武官省长处理因情势所迫而不照章办事的问题，在领到所需款项之前允许他借支，但要将此呈报总督，委员们也要向各自的上司呈报。切尔尼亚耶夫在类似情况下也是这样做的，不过他没有召集什么委员会，而是全盘由自己负责处理。

我们对布哈拉人的胜利在臣属我们的土人中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民众好象摆脱了恐怖，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一样，安下心来，兴高彩烈。5月24日，塔什干居民为庆贺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在1866年4月4日遇刺无恙的祝词，很好地表达了部分最优秀 357
的居民的思想情绪。民众代表是在参加宗教庆典时知道皇帝遇刺无恙的。下面援引的一段贺词堪称为别具一格的东方辞令。开头这样写道："敬致上帝赐福之白沙皇。

"基督国君中之瑰宝、信奉耶稣的沙皇中之沙皇、英明的立法者、诸民族和诸王国的征服者、安宁幸福之泉、仁慈恩惠之源及最伟大的皇帝陛下。"

其结尾如下：

"值此，吾辈全体富者和贫者、智者和愚者、孤儿和异乡之客，谨按您伟大王国的其他臣民之惯例，极欲表示吾辈对陛下安然脱险之无限欣慰而连连祈祷上苍，赐您长寿，造福苍生。吾辈祈祷永无已时，因吾辈托您洪福，得以安居乐业：农夫安心耕其田，商贾平

安旅于途，店主泰然营于市。借陛下之福荫，吾辈既无内忧，且无外患。”

有六十七个最有影响的当地居民在祝词上盖了章。

克什米尔的大君连比尔辛格的几位使节也仿效塔什干人。

这些印度教徒写道：“近闻歹徒举枪行刺陛下，幸赖大慈大悲之上帝保佑，陛下得以身免。

吾辈深信，纵使有千百名此类歹徒举枪齐发，亦无一弹能近陛下之圣体。在陛下福荫之下，千百利亚克[1]民众日夜祈祷仁慈之君福寿双全。”

该印度领地代表们的这段朴实言辞，是一篇优秀文献。它说明我至圣君主的威名远播亚洲的穷乡僻壤。

整个6月份都非常平静。从布哈拉和浩罕得到的情报也十分令人满意。

358 这时克雷扎诺夫斯基从彼得堡寄来一封信，这封信是他在那里得知伊尔贾尔的胜利消息之后即刻写来的，当时还不知道进一步行动的结果。克雷扎诺夫斯基极力主张必须在同布哈拉缔结和约以前占领霍占。显而易见，占领霍占的既成事实同政府的打算并无矛盾。

现在应该考虑边区的自治以及增加地方收入的问题了。但是，任务难就难在必须废除切尔尼亚耶夫请准施行的优待办法，使居民服徭役，纳赋税，而这样做首先就使行政当局同伊斯兰教法典发生冲突，因而就要同穆斯林宗教界发生冲突，不过我们最近所取得的胜利已削弱了他们的影响。

按皇上的意旨，土耳其斯坦省的地方收入（不包括塔什干和霍占在内）已列入国家收入，并应完全归地方出纳处支配。而从尚未划入帝国版图的边区其他地方得到的收入，上面指令列为额外收

① 利亚克＝100,000

入，这笔钱在奥伦堡总督的监督下授权给武官省长支配。优待办法于1866年废除，因为即便不从经济上考虑，颁赐这类优待办法也是利少弊多，所以此后征收赋税都得从我军占领之日算起。

由于极度缺乏经过训练的民政管理人员，行政当局几乎无法有效地贯彻1865年底所颁布的土耳其斯坦省新条例。例如，到3月底，十五个职位还只有八个职员，而且其中六人还是从前线找来的。战事既已停止，就有可能从前线再调回一些完全可靠的、愿意在民政机关里服务的军官。这样做，无损于整个事业。

为尽快而较切实地熟悉新边区的情况，成立了统计委员会。

1865年底成立的省属军需机关在日常出纳工作中已恢复某些规章。

1865年塔什干居民致奥伦堡总督的著名祝词，明确指出了当地的宗教界，尤其是宗教界的头目哈孜克梁所极力追求的东西。

哈孜克梁发现罗曼诺夫斯基是个不太客气的长官，因而就变 359
得较为谦逊起来，不象从前那样干预管理居民的事务了，在同省长的交往中也将傲慢的声调改为阿谀逢迎。尽管如此，他的作用仍然很大：他将自己的一些近亲安插到最主要的神职和司法位置上，并把宗教界首领的权力同民事总法官的权力都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塔什干的哈孜克梁当然会给我们造成无穷的麻烦。

罗曼诺夫斯基不敢冒险把哈孜克梁驱逐出边区，怕他的一大群亲属和亲信对此不满。这些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流放出去的人渲染为宗教信仰的殉难者。因此，罗曼诺夫斯基想出了另外的办法。这种办法，不管是我们，还是别人，在类似的情况下都不止一次地使用过，而且总是卓著成效。

决定在塔什干成立特别司法机构麦赫克麦，它类似阿·彼·叶尔莫洛夫时期首创的高加索司法机构。这种机构在巴里亚京斯

基公爵时期更为普遍。麦赫克麦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激起过当地人的宗教狂热，因为审理案件时就有他们的宗教界人士参加，但得会同民选代表处理，并且还有政府派来的官员出席。

罗曼诺夫斯基召集了民众中最有影响的一些人，向他们说明了新制度的实质，并委托他们了解民意。民众很快就懂得了新机构的好处，甚至还发现了新制度和他们曾经实行过的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至少过了两个月才着手成立麦赫克麦，它的成立大典推迟到克雷扎诺夫斯基到达以后，虽然在他到达前两三个星期已按新制度审理了案件。麦赫克麦由主席（管理居民的官吏担任）、居民中推举出来的三名本地委员和哈孜组成。

通过成立城市委员会和在塔什干为男女儿童开办俄语小学，实行了自治的各项措施。

因此，就条件和财力而论，主要的、最迫切的要求是得到了满足的。这时，即6月底，得到消息说：抵偿全部军费开支的经费已经拨下来，并且很快就会送到；还说，彼得堡已派出专门委员会前来清理过去的账目。

360 清偿政府债务的要求已成为当务之急，因为政府的信用正随着军人的信用一起下降。这笔债主要是在1864、1865、1866年军事行动期间由于津贴发放不足而欠下的。粮食和运输材料的供应机关，也因塔什干出纳处缺乏资金而受累。

为了查明政府债务的数字和恢复过去的会计制度，陆军部派出了由贝科夫上校担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工作了两年之久。后来，于1867年9月成立了专门的清算委员会，以便向列入国库债权人名单的职员还清无可争议的政府欠债，同时也根据公认的单据和国库债券向当地人偿还欠债。清算的基金共计502,111卢布90戈比。

清算委员会断断续续工作到1872年7月，一共偿还了294,965卢布 $2\frac{3}{4}$ 戈比①。此外，为保证能偿还政府借用私人汇款的欠债，有20,237卢布 $74\frac{3}{4}$ 戈比留作提存金。最后，还有1,902卢布 $91\frac{1}{4}$ 戈比被列入债权人清单。

这样一来，政府全部债务的数字为317,105卢布 $68\frac{3}{4}$ 戈比。征服这样辽阔的边区花费了这样一笔钱，显然并不太贵……

不能不对清算委员会的成员，尤其是该组织的最后一任主席冯·迈埃尔上校说句恰如其份的公道话，因为审理和满足疑难要求②这项不轻的任务落到了这位上校的肩上。

① 其中仅付给军队和各管理机构的就有197,650卢布 $73\frac{1}{4}$ 戈比，而这是未发足的薪饷！根据这个数字就不难设想，奥伦堡和托·木斯克兵站委员会干得何等不错！

② 在向冯·迈埃尔呈报的193，726卢布 $80\frac{1}{4}$ 戈比中，只有49，218卢布 $43\frac{3}{4}$ 戈比被认为是正当的、应予满足的。

361

第十三章

侦察奇尔奇克河上游。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征服浩罕的计划。克雷扎诺夫斯基到达塔什干。同谁打仗都一样。已征服地区并入俄罗斯。同布哈拉谈判。1866年10月2日围攻乌腊提尤别。有关云梯的事。纳扎罗夫和近卫军。我军伤亡巨大的几个原因。进军治扎克。侦察。围城作业。守敌的军事活动。为什么总攻时间不定在拂晓，而定在正午？枪骑兵中尉库齐明斯基的遭遇。攻占治扎克后的掳获物。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和罗曼诺夫斯基将军离开边区。侍从将军冯·考夫曼上任。一本金书。

6月底，骑兵上尉绍富斯奉命率领一支部队，前去探查奇尔奇克河。

这支部队从6月27日到7月20日连续行军，沿着只能勉强通过一个人的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艰苦跋涉。绍富斯除负有沿途逢林开路的使命外，还要测绘尼亚兹别克和奇尔奇克河岸的纳姆工事之间的一段地形。早在1863年，列尔赫少校曾到过该地。

往回走时，部队选了一条通向普斯肯特河（奇尔奇克河的支流）的新路线，以便能察看更多的地方，并于7月11日出发，沿该路线返回。

当时，在纳曼干附近流窜的一股阿纳尔巴伊匪帮，得悉我军离开的消息后，袭击了金矿主科列斯尼科夫的一支勘探队。这个金矿主看到当地吉尔吉斯人的友好声明，以为边区已没有遭受任何袭击的危险，就把勘探队派到离我们部队三十俄里左右的地方去。

这支勘探队由几个吉尔吉斯人和三个俄国劳工组成，其中二人被阿纳尔巴伊抓走了。

但根据浩罕汗王指示，被抓去的俘虏，很快就被放回塔什干，还送了他们一些钱和长袍。

7月下半月，收到了克雷扎诺夫斯基对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建议的答复。克雷扎诺夫斯基的计划并不局限于占领纳曼干，他认为有必要占领整个浩罕汗国，把我国的疆界扩展到天山山脉和博洛尔山脉，他打算在增援部队和他本人抵达边区后，立刻行动。他在计划中还建议罗曼诺夫斯基"对浩罕要傲视，对胡多亚尔汗要鄙视，此人按其地位只是俄国的附庸而已"。他在信中还提到："要是 362
他感到受委曲而对我们采取行动，那就更好，就为我们提供了推翻他的口实。"

关于埃米尔，信上是这样说的："您要象过去那样，把他打垮，之后，必须向他提出全部要求，对他寸步不让。"因此，被扣留的布哈拉人，一律不准离开奥伦堡到锡尔河去，理由是他们会很容易地从锡尔河炮台那里逃脱。

克雷扎诺夫斯基终于在8月中到达塔什干，受到全体居民的隆重欢迎。而且一些有声望的人代表全体居民，送上了待客的食物，并呈递欢迎词。他们在欢迎词中再一次迫切地请求接受该城居民加入俄国国籍。

由于总督经陛下事先授权，可以处理居民坚决要求加入俄国国籍的申请，他认为由代言人在集市上向居民宣布接受这一请求是可行的。接着，外奇尔奇克边区、霍占和其他地区的居民，也向总督提出类似的迫切要求。于是，到1866年5月，被我们占领的所有地区，包括霍占和瑙堡一带，都永远地并入了俄国。

向居民们宣布这件事的仪式是相当隆重的，是在8月30日皇帝陛下的命名日进行的。就在同一天，还以同样隆重的形式在塔

什干成立了麦赫克麦。克雷扎诺夫斯基对罗曼诺夫斯基的工作感到极为满意，他在给陆军大臣的信(1866 年 9 月 5 日，第 514 号)中提到罗曼诺夫斯基的工作时说:“切尔尼亚耶夫将军留下的混乱局面已日趋明朗。”

克雷扎诺夫斯基到达后，立即命令部队向霍占集结。他准备夺取纳曼干或浩罕，如有可能，就同时攻占这两座城市。他在 8 月 18 日致陆军大臣的信中硬说罗曼诺夫斯基向他报告过:“浩罕汗王对我们并不友善”，因此，他准备“占领浩罕或纳曼干，或者两地同时占领”；并请求除已发下的五万卢布外，再发给二十万卢布。罗曼诺夫斯基根本没有写过有关浩罕汗王的报告，他不愿背上造谣者的名声，便请求解职……。克雷扎诺夫斯基可能因此陷入难堪的境地，于是转而指责布哈拉人，决定和他们开战。在这个问题上两位将军言归于好了。

363 9 月初，埃米尔派来的使节到达霍占，表示准备完全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但当我们向布哈拉人索取赔款时，使者先是支吾搪塞，藉口没有受权处理这件事，接着又请求宽大为怀。克雷扎诺夫斯基不远二千俄里而来，当然不能又一次空手而归……让步是不可思议的。此外，还必须补充一点:克雷扎诺夫斯基本人对埃米尔送来的微不足道的礼物感到莫大侮辱。他在致戈尔恰科夫公爵的信(1866 年 12 月 8 日，第 639 号)中对此表示了他的看法:“埃米尔托使者带给我和罗曼诺夫斯基将军的礼物只是几块厚缎子而已，这显然是夜郎自大，妄想显示他的优越感和对我们的蔑视。”这当然是无法容忍的了。无论和谁打仗，对克雷扎诺夫斯基来说，反正都一样。于是，就在 9 月 5 日，在同使者谈判结束之前，即在谈判期限前十五天(并没有规定期限，所以使者并不明确)，克雷扎诺夫斯基就写信给陆军大臣，说他正出发前去攻占乌腊提尤别和治扎克，也就是说，完全是跟另一个国家作战，并不是他在两周之

前所指的那个国家，可是为什么作这种改变，他却只字未提……。

9月13日，使者被告知，如在十天之内不送交赔款，就要恢复军事行动。这是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因为骑马去布哈拉，再从那里带着沉重的硬币返回，十天的期限当然是做不到的①。可见我们早就预料到，布哈拉人将要支付违约金的。

十天的期限于9月23日到期，而作战部队早在20日就离开了霍占，以便到期前抵达边境。组成这支部队的有十九个半步兵连、配有一个火箭队的五个哥萨克连，带有十六门步炮、八门骑炮和四门臼炮（炮弹重半普特）。但各连都严重缺员。部队备有两套基数的炮弹，一套半基数的枪弹，一个工兵辎重库和十五天的给养。而如果每天以半磅肉食替代半份面包干，那就够部队吃一个月。野战医院备有四个月的医疗用品，以便建立一些新的军医院。所有这些辎重，以及酒精，糁米、大麦、短皮袄等物，除用公家的带篷大车装载外，还有六百辆牛车和八百头骆驼运输。

部队在瑙堡休整了一天，补充了该工事驻防军的一个连，于 364
23日继续前进。部队在离乌腊提尤别十二俄里的瑙甘迪村附近扎营，从那里开始，是一片山麓平原，为乌腊提尤别要塞所控制。

9月23日，一支加强部队奉派前往侦察乌腊提尤别要塞，这支部队由三个哥萨克连和七个步兵连组成，配备八门大炮和八门火箭炮，归侍从武官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指挥，他奉命在向要塞开火之前，先同乌腊提尤别的伯克进行谈判。

虽然我军在接近要塞时遭到对方的射击，但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准确地执行了命令，他没有回击，而是派了一名骑手带着劝降书进城。我们的这位骑手几乎被迎面奔驰而来的一个布哈拉人杀死，后者在转交回信的时候，迅速地从刀鞘里抽出马刀，砍将过来，但是，那位骑手机灵地闪过身去，用马鞭招架。马刀把马

① 从霍占到布哈拉有495¾俄里，来回就是991俄里半。

鞭劈成两半之后，只轻轻地碰着了一下他的手腕。

这一背信行为倒使我们可以放手行事了：马上推出大炮进行轰击。与此同时，在部队服役的参谋总部的军官们绕过要塞的北面和西面，收集到极为完整的有关城市和要塞碉堡方面的情报。

此后的三天内，在克雷扎诺夫斯基亲自指挥下，对要塞和城市进行了几次更为详尽的侦察。

以这种方式收集到的资料看来，乌腊提尤别城又大又散，外形近似一个四边形。城市围有两道高墙，长达六俄里。北面有三个陡峭的高地，是力量最强的点。那里还紧连着一个能控制全城的城寨。最易攻破的地方看来是南面，它的前面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南面的碉堡四周都是果园，好多处都延伸到城墙边，使我们更有可能隐蔽地构筑攻缺炮垒和调动部队攻打。奥伦堡军区的炮兵司令官康德拉季耶夫少将建议利用我军炮兵的大量（相对而言）装备，为攻城纵队在城墙上轰开缺口。

必须指出，在此以前，虽然我们攻占过许多要塞，但从未在城
365 墙上轰开过缺口。甚至有一种顽固的信念，认为布哈拉和浩罕的要塞粘土墙是能承受我们炮火的轰击的，因而要想在墙上轰开缺口是不可能的。他们以围攻尼亚兹别克为例，那一次浪费了我们许多炮弹，徒劳无功。这样看来，以前围攻要塞采用的都是原始的简单方式，甚至赶不上特洛伊战争①时期采用过的方法。

唯一的辅助工具是云梯，沿云梯下到护城沟，从护城沟再沿云梯攀上崖径，然后攻打城墙。显然，这样作战是十分冒险的。两个人并排爬在云梯上，一面要扶住云梯攀登上去，一面还要对付因受到攻打威胁而加强防守的成群敌兵，这就很难发挥手中武器的作用。

而且常有这样的情况：三俄丈或五俄丈的云梯还不够长。这

① 指公元前12世纪古希腊人同特洛伊部族的战争。——译者

里的城墙很厚，有时甚至连崖径也不留，云梯就更加用不上。在无崖径的情况下，云梯必须竖在护城沟的底部，靠在城墙上。可以想像，攻城纵队将陷入什么样的绝境，当他们下到护城沟后，才发现云梯离城墙顶部至少还差一俄丈！

而且，土块、石块、滚木和枪弹从上面纷纷落下，不然，就是滚烫的树脂液往下倒，根本无法掩护。

我们认为，既然亚洲人的要塞与原始的要塞无甚差别，而他们的装备和防卫力量看来一直保持着从特洛伊战争以来的落后状态，那末对此当然不值得过虑，然而也有责任关心攻城人员，使他们不致遭受无谓的伤亡。如果有某种挡板，那就可以很好地保护攻城人员头部免受抛掷下来的石块的砸伤。使用云梯其实也是多余的。萨尔特人在进攻守卫撒马尔罕城寨的我军时，就没用云梯，他们善于使用系在双手和双脚上的铁爪子，象猫一样地爬上去。这里的粘土墙，干燥后都有裂缝，所以用铁爪子再好没有了。

轰塌城墙，就有可能从广阔的正面冲锋，这当然是一种改进。然而，曾在中亚一带作过战的许多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过于老练的作战方法，只适用于欧洲战场。这些人忘记了1864年10月2日 366
第一次进攻塔什干的情况，当时我们遭到很大伤亡，败下阵来，正是因为城墙完整无缺。有一个纵队攻打霍占时之所以被击退，伤亡了八十人，就是因为云梯够不到城墙顶。在中亚的战争中，敌我之间存在过，将来也还会存在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每一个无谓牺牲的俄罗斯人，每一滴多流的血，都是难以补偿的损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然而这种观点却没有得到全体人员的赞同。因此，在军事会议上决定用四个纵队同时投入攻城战：两队攻破缺口，另外两队则使用云梯攀登。如果说这是试验，那末这种试验花了多么昂贵的代价啊！

27 日前，部队按照制订好的围城计划部署在要塞的四周。

主力部队由十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组成，配有十门大炮，带着全部辎重车，归曼陀菲尔上校指挥，部署在通向治扎克的大路上。

在前面一俄里靠近西南角的地方，有一支先锋部队隐蔽在高地的后边，这支部队由四个步兵连和三个哥萨克连组成，配有四门大炮和六门火箭炮，归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指挥；还有一支特别部队奉命从北面行动，这支部队由五个步兵连、一个工兵队和一个哥萨克连组成，配有六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归巴拉诺夫骑兵大尉指挥，留在霍占大路上，也在高地的后边。

27 日和 28 日两天，对城墙进行了非常仔细的侦察，以便在尽可能接近要塞的围墙处，选择一个冲锋点和构筑攻缺炮垒的阵地。

决定在 9 月 29 日夜里挖掘战壕和构筑两处炮垒。估计 30 日就能轰破缺口，并于 10 月 1 日拂晓向城市发动攻击。预定四个纵队不在同时冲锋，先投入两个纵队冲向缺口，以便减轻被指定使用云梯攻城的纵队所承担的更为困难的任务。

为了支援构筑攻缺炮垒，从南面加强了炮轰，并由配备了一个火箭队的骑兵部队向东南角佯攻，还有几支步兵小队，带三门大炮对西面和西北角佯攻。然而，巴拉诺夫纵队必须进行的困难的大
367 迂回，使纵队无法在半夜之前开始工作，也就是说，拂晓前炮垒不能完工。所以这一工作只能延到第二天夜里进行。为了支援炮垒的修筑和转移敌人的注意力，罗曼诺夫斯基把配备了六门火箭炮的三个骑兵连和配备了一门大炮的一支步兵小队派到要塞的西北角，他指派皮斯托利科尔斯上校率领这支部队加强佯攻。

通过这样的调动，构筑对付东北战线的攻缺炮垒得以顺利进行。当皮斯托利科尔斯上校的纵队一开始发射火箭，预先在最近的凹地布阵的巴拉诺夫纵队，立刻运动到为在山岗上构筑攻缺炮

垒所选定的地点，离要塞九十俄丈。在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破土动工时，敌人才发现作业，并开了火，但是这未能减缓我方作业进展的速度。

然而天色极为昏暗，以致工程师们给炮垒选线时，很长一段时间内把位于炮垒前面的小土岗当作了城墙。等到一个机警的军官发现有错时，面对这个小土岗的炮垒已经开始修筑了，于是不得不把所有的堡垒向前搬移几俄丈。炮垒的交通线设在干涸了的灌溉渠道里，这是极好的天然堑壕。但在拂晓前，发现三门大炮中只有左侧的一门能够轰击城墙，其它两门炮的位置过低，射出的榴弹着地时发生弹跳，掠过了城墙。

为了支援这个炮垒，在它的后面，即在后备队的驻地，为四门来复炮修筑了两个土筑掩体，这些来复炮曾有一段时间越过炮垒发射。但是，在这里轰开一个完整的缺口是无望的，最多只能在城墙上部轰出一个二俄尺或二点五俄尺长的塌陷处。指挥这个炮垒射击的，是近卫军炮兵上尉齐诺维耶夫。

南面的炮垒也打得令人非常满意，那里有两门线膛炮，六门轻炮和四门臼炮。傍晚，这里已经成功地在前面和西面的城墙上，靠近西南炮座的凸角处，轰开了两个很大的缺口。

城墙后面几乎没有布哈拉人露面。他们十分谨慎地从小枪眼里向外射击，射击过后立刻用小石块堵住枪眼。然而由于他们和 368
我们的炮垒相隔很远，加上子弹很小，重量很轻①，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杀伤力。

规定于 10 月 2 日拂晓按信号弹发动冲锋。

从南面冲锋的任务交给三个纵队去完成，每个纵队由两个步兵连和一队工兵组成，归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指挥。一个纵队由近卫军骑兵上尉绍富斯率领，它应进攻离西南面炮座最近的

① 这些子弹大部分是浇铅的小石子或小豌豆。

城门；应在这一纵队左边行动的是由近卫军骑兵上尉格卢霍夫斯科伊率领的另一个纵队；最后，第三个纵队则由纳扎罗夫少校率领，向炮座附近的缺口处进攻。这三个纵队的后备队有三个步兵连，配了两门山炮，由曼陀菲尔上校指挥。而攻打东北面的任务指派两个纵队去完成，每个纵队同样也是由两个步兵连和一队工兵组成，归巴拉诺夫指挥。其中一个纵队由绍罗霍夫中尉率领，另一个由科诺佩利斯基上尉率领。它们的后备队有一个步兵连，配了两门线膛炮，由枪骑兵中尉库齐明斯基指挥。这些纵队必须向城墙的塌陷处冲锋。

有一队骑兵(三个哥萨克连，带六门火箭炮)停在南面的攻城部队的右边，由皮斯托利科尔斯指挥。为了迷惑敌人，在北面城墙的对面留下了一支小纵队(共一个步兵连，配一门大炮和一小队哥萨克骑兵)，由夏尔科夫斯基大尉指挥。

天刚拂晓，按照约定的火箭信号，我们的炮队暂时停止轰击，各纵队发动冲锋。南面应该首先由纳扎罗夫纵队冲向城墙塌陷处，而后才是绍富斯和格卢霍夫斯科伊两个纵队用云梯攻城。情况恰好相反，纳扎罗夫走在最后，听任另外两个纵队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首先遭受敌人的打击……。

绍富斯纵队的射手们首先跑过了他们和护城沟之间的一段空地，把云梯的上端，即窄的一头放进护城沟，把云梯靠在掩护城门的炮楼的墙上。步兵连连长格里片贝格大尉第一个爬了上去，马申准尉、费奥多罗夫准尉和几个射手跟在他后面。但是，倒置的云梯因支持不住人体的重量而折断了。三个军官和五个射手已在城墙顶上，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他们受到四面八方的、几乎是直射
369 的威胁……为了躲避弹雨，这几个勇敢的人从城墙上跳进敌群，突入城门洞，伏在里面，使两侧和后面不再受到威胁。在他们背后的城门还未被带着几个敢死队员奔去救援的卡利京少尉和九等文官

列尔赫①砸开之前，他们一直坚持从这里回击。城门是用守敌从城墙上投掷到我们士兵中的一些大滚木砸开的。这时，射手们成功地竖起了第二把云梯。攻占了第一道城墙，但它后面还有第二道墙，而在这两道城墙之间有大批守敌……。纵队用刺刀击退了敌人，并砸破了第二道城墙的城门后，便顺着城墙向右侧冲去，战斗中夺到了四门大炮。

格卢霍夫斯科伊的纵队几乎和绍富斯同时行动。工兵连连长普列茨大尉带着敢死队员和一队工兵走在前面。敢死队对敌人强大的火力毫不在意，下到护城沟，开始架云梯。格卢霍夫斯科伊把一部分射手留在沟边，以便对城墙射击，自己带着其余的人跟在敢死队的后面冲去。敌人的坚强防御未能阻挡住我们的勇士，攻城的人很快就顺利地越过了第一道城墙。然而，就在这里却与大批守敌遭遇，部分敌人投入了白刃战，部分敌人从炮楼和小屋内向我们猛烈射击。经历了一场时间不长的浴血搏斗。普列茨在这里中弹身亡。参谋总部科马罗夫中尉接替指挥敢死队。在这里受到致命伤的有康奇茨少尉和普列什科夫中尉，此外还有四名军官负伤和震伤。

这时，部分总后备队开去增援遭到挫折和受阻击的纵队，这使绍富斯有可能进城而无后顾之忧。随后开去的还有格卢霍夫斯科伊纵队，这个纵队从后备队中调来了两门山炮，加强了战斗力。

这两个纵队在战斗中的遭遇最为艰苦。每个纵队的人员总数都不超过二百五十人。可是伤亡减员的总数为：绍富斯纵队——达七十七人，格卢霍夫斯科伊纵队——达七十四人，共计一百五十一人，即几乎占攻城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指挥纵队战斗的是一些年轻的近卫军军官，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行事急躁，轻

① 出差来此进行科学考察的列尔赫先生和许多文官一样，也参加各种军事活动。

率地往前冲，还不到应该高呼“乌拉”的时候，就过早地高声喊起来了，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受到敌人的全面反击。

370 富有经验的、久经征战的军官纳扎罗夫表现得就不一样：他不动声色，不高呼“乌拉”，走在前面；当近卫军遭到无谓的牺牲时，纳扎罗夫已登上了城墙缺口处，毫无伤亡，他打退了藏在城墙后面应战的大批敌人，接着派出一部分军队向第二个缺口处突进，而其余的人直向西面城墙冲去，还夺到了四门大炮。后来，纳扎罗夫被指控耍了滑头：因为他被派去从宽阔的正面攻打城墙缺口，本来危险性就较小，何况他又不是早于，而是迟于绍富斯和格卢霍夫斯科伊行动，这就使敌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身上，从而造成他们无谓的伤亡。而纳扎罗夫却振振有词地辩解说，如果是他先发动进攻，就不应该是他在行动速度上去配合上述近卫军军官，而应该是他们来配合他；而且，如果他们喜欢赛跑，还要高呼“乌拉”的话，那不是他的过错。

这样，在不到半小时内，三个纵队都成功地攻占了城墙，并进入城市。后备队也渐渐跟着进了城。居民们在街道上顽强地抵抗着。在狭隘的区域内互相射击，短兵相接，这使我们面临大量伤亡的危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在被围者的后方出现了巴拉诺夫纵队。

在决定性的信号发出之前好久，巴拉诺夫纵队早已作好一切必不可少的准备：从灌溉渠堑壕中给炮垒带来了云梯，并赶来二辆牛车，以便必要时用来堵塞护城沟。

拂晓时分，三个信号火箭象火龙一样划破了地平线的上空。这时，炮垒齐射霰弹，各步兵连发动了猛攻，城墙那边的敌人立即发射出猛烈的炮火。

刹那间，有两、三个大胆的人（绍罗霍夫、科诺佩利斯基）一跃登上缺口。接着，缺口处站满了穿着白色制服的士兵。城墙那边

的射击声趋于沉寂。我们已经进城了！

来复炮排把炮放到前车上，急步向城墙塌陷处推进，该处已由工兵在几分钟内平整好了，不只可以通过轻炮，甚至连弹药车都能畅通无阻。

城寨内的全部情况表明，布哈拉人事先决没有预料到会有一场猛攻，看来，他们正准备吃早饭呢。在城墙上的路旁，放着一堆堆烤饼①。紧靠城墙边摆着一些铁制的三脚架、盛着水的大铁锅和其它东西。早晨七时，克雷扎诺夫斯基已经可以驱车进入城寨了。

10月2日缴获的战利品有：四面旗帜、十六门大炮（其中包括一门炮弹重两普特的臼炮）、十六门驮载炮、许多小口径炮和步枪、371
大量火药和弹药（其中包括爆炸弹）。敌人伤亡惨重，光是在城内和近郊收埋的尸体就不下两千具。

我方的伤亡如下：三名军官（普列茨大尉、普利什科夫中尉和康奇茨少尉②）和十四名士兵阵亡；一名军官和一百零二名士兵负伤；六名军官和一百零一名士兵震伤。总计伤亡是军官十名，士兵二百十七名。围城期间我们只有三名士兵阵亡，十名负伤，包括在上面的数字中。不过，我们的火力在围城期间对藏在城墙后边的敌人几乎不起作用。

绍富斯和格卢霍夫斯科伊两个纵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前面已经讲过，他们的伤亡总数达一百五十名。他们遭受巨大伤亡的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在爬上城墙之前过早地高呼“乌拉”，这就未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却使大批守敌及时集合到第一道城墙后边进行抵抗；第二，使用云梯攻城比攻打轰塌处无疑危险得多，而

① 一种烤制的面饼，哈萨克等族人当作主食。新疆维吾尔人把它叫做“馕”。——译者

② 要塞门以他们三人的名字命名，在平面图上可以见到。

且谁也不会阻止再轰出两个缺口，因为我们有半数大炮反正搁置在营地内没有用；第三，有一架云梯折断了；第四，攻占第一道城墙后，遇上了一群守敌，我们的纵队却仍用火力对抗，没有马上去拼刺刀，而布哈拉人是最怕拼刺刀的……这无疑是一种不果断的表现。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在于纳扎罗夫发动攻击的时刻不是早于邻队，而是迟于他们，因而使绍富斯和格卢霍夫斯科伊的冲锋似乎成了吸引敌人注意力的佯攻，而使纳扎罗夫有可能爬上城墙缺口，几乎毫无伤亡。不管怎么说，反正巴拉诺夫和纳扎罗夫的两个纵队从城墙塌陷处进攻要塞，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伤亡，而使用云梯攻城的两个纵队却伤亡一百五十人。战斗之所以能胜利结束，只是因为巴拉诺夫的连队冲入城内（仅牺牲五个人），迅速插到城南守敌的后方。

应该公平地认为，巴拉诺夫骑兵大尉是风云人物。且不说他的纵队在一片开阔地带和在漫长战线的火力下进行围城作业是十
372 分艰巨的任务，而且他的纵队首先进入要塞，占领城寨，还挽救了在南线进攻的部队。

克雷扎诺夫斯基颁发乔治十字勋章时，引起了格里片贝格的连队中一段值得一提的插曲：从连队里走出一名军士和两名列兵，请求将军让他们讲几句话。经将军准许后，其中一位士兵说了如下几句简朴而又恳切的话：

“请阁下允许我们向您致谢，感谢您给我连指派了一位卓越而英勇的指挥官。他真是我们的父母官，在劳作、行军和作战中都是身先士卒。我们大胆地向阁下请求发给我连一枚战士十字勋章，我们好把它送给大尉，以便大尉阁下终身铭记我们对他的尊敬。”

将军回答说：“照我看来，你连配得上这样一位长官，而大尉也配得上指挥这样的连队。弟兄们，要爱戴他，尊重他，要想另外找一个这样的大尉，不是随时都能找到的。战士十字勋章不能奖给军

官，但是你们应为长官请领一枚军官十字勋章，我将为你们的长官申请这种奖赏。你们要相信皇恩浩荡，只要皇上对我们表示满意，一定会给你们的大尉论功行赏的”。

格里片贝格果真得到了这种崇高的奖赏。绍富斯，格卢霍夫斯科伊和纳扎罗夫也得到了同样的奖赏。至于巴拉诺夫，他在高加索的一次英勇战斗中已经荣获了一枚乔治勋章。

攻占城市后，开始了习以为常的抢劫活动，虽然某些长官极力反对，但也无济于事，因为部队给养的供应极不正常，抢劫行为年深日久地已成为勒索钱款的一种形式了。

然而，绝妙的是，过了一些时候返回来的居民们，对我们的士兵好象已完全不怀任何敌意了。这些人不久以前还是仇敌，如今在街上和市场上相遇时，就同老相识（熟人）那样，彼此拍拍肩膀，表示亲善。

我们攻占乌腊提尤别后，布哈拉的埃米尔手中还剩下一个据点，他若能控制这个据点，就有希望保住锡尔河盆地。这个据点就是位于峡谷附近通往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唯一交通要道上的治扎克要塞。

因为我们占领乌腊提尤别后，布哈拉人原已允诺派遣的和谈使节并未来到，所以我们的部队就向治扎克推进了。10月5日出发的先头部队由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指挥。当这支先头部队推进到扎阿明小堡时，敌人慌忙逃窜，甚至丢下了一门大炮，我们 373
未发一枪就占领了这个工事。10月10日，我军全部在扎阿明附近集结，并于11日向治扎克推进。这支部队由十六个半步兵连和五个哥萨克连组成，还有一个火箭队，带了八门骑炮和十二门步炮。

我们从西南方向绕过治扎克，驻扎在离城四俄里通往撒马尔罕的道路上，就是说，正好在切尔尼亚耶夫上一年靠近过的那个地

方的对面。

从我们这次搜索活动开始时起，布哈拉人就动手加固自己的城堡。必须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他们在八个月内赶着做了很多事情。

部队到达的当天，在克雷扎诺夫斯基亲自指挥下，进行了一次侦察。当天晚上还俘获了一个阿富汗人，他提供了要塞内的详细情况。根据这个人的供词和侦察取得的情报看来，城堡四周有三道平行的城墙，城寨是第四道防御线。市郊居民已离乡远逃。外城墙高三俄丈半，厚达四俄丈，周长四俄里。

要塞周围，和乌腊提尤别的情况一样，布哈拉人破坏了城墙脚下所有的小土屋，因而形成了一条宽达六十到一百俄丈的空地。在治扎克城内有几百名阿富汗人，他们绝大多数当炮手；还有几百名土库曼人，约两千名萨尔巴兹，即常备军，几千名伊朗俘虏，守卫军总兵力达一万或一万一千名。要塞的主要长官是有大帅封号的阿赖亚尔汗。外边两道墙，尤其是第一道墙特别厚，所以大车能在城墙顶上通行。

堵死了三座城门，即撒马尔罕门、乌腊提尤别门和卡梅什－库尔干门（或称为塔什干门），以截断守卫队的退路，因为要塞司令根据埃米尔的命令，已决意坚守到弹尽人亡。

沿着城墙，每隔十五俄丈就有一座半身炮楼（他们这里叫做炮座），以便进行侧面防御。这些炮座都配有大炮。

要塞工事的构筑仍然在积极地进行着。

撒马尔罕门有一个向前突出得很远的圆形棱堡掩护，可以有效地射击通往这个城门的任何进路。在第一道和第二道城墙之间
374 有一条宽达六十俄丈左右的街道，街上就是守卫队的营地。

已没有一个人还想用云梯攻城了，因为攻打乌腊提尤别城的经历记忆犹新，采用轰塌城墙的方式显然能解决问题。

同时，阿赖亚尔汗于 12 日送来了一封信，请求我部队指挥官在得到埃米尔许可交出治扎克之前，暂勿围城。然而，我们早已领教过这种亚洲式的诡计——伯克显然又想玩弄上次用来诈骗切尔尼亚耶夫和拖延时间以待援兵的伎俩。

我们的答复是，坚决要求立刻交出要塞。送信的使者本应随同我们一支侦察部队带信回去。然而，当这支部队在堵塞着通往空地的街道出口处的街垒旁边停下来时，这个布哈拉人声称他不愿进入要塞，宁可留在俄国人的营地，原因是害怕由于带着我们部队同去而引起麻烦。最后，他直率地说，他的家属在塔什干，他不愿死在治扎克。我们便不再纠缠这个勇敢的爱国志士，而另派我们的一个骑手把回信送去。

为了使布哈拉人确信我们将马上开始围城，我们的炮队开了火，布哈拉人立即以枪炮回击，但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伤亡。

这个纵队的齐诺维耶夫上尉选择了构筑攻缺炮垒的地点，并找到了从远处测量城墙高度的方法。

布哈拉人是一层层地修筑粘土墙的：先筑起高一俄丈多的小土墙，待粘土干燥后，垒上第二层，再垒第三层等等。每一土层之间留着明显的叠合线。齐诺维耶夫发现，治扎克城墙上有九道叠合线，从而得出墙高十俄丈左右的结论。事实果然如此。

我们的侦察部队刚从城里出来，那里突然起了火。原来萨尔特人已经出击，并开始放火烧掉小土屋，以便扩大空地。火光在他们背后的城市上空照耀了一整夜。如果要塞附近有隐蔽的场所，那对我们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我军指挥官立刻下令派两个步兵连前往城市，他们应占领前面未烧毁的小土屋，以便阻止萨尔特人继续扩大空地。

10 月 14 日，准备再进行一次侦察活动，但未能实现。清晨，375
有消息说，轻炮连和半连哥萨克的粮秣员出发去城郊各村征购粮

秣，通过吉兰乌蒂峡谷后，被布哈拉了包围人。轻炮连不顺利的征粮活动变成了一次野战：一个连队接着一个连队被派去支援他们。最后，几乎整个部队，包括所有的指挥官，都离开了军营。

布哈拉人眼见我军逼近，马上仓猝后撤，我军通过峡谷跟踪追击，深入二十俄里，直抵峡谷那边的一个小型工事亚纳-库尔干。部队直到晚上八时才返回。就在14日那天，炮兵辎重库和工兵辎重库全部运到，这就万事俱备，可以开始围城了。

决定构筑两个攻缺炮垒：一个在撒马尔罕大路近旁，另一个在乌腊提尤别大路附近，15日晨六时，两个纵队奉派去执行该项任务：米哈伊洛夫斯基大尉率领一个纵队，包括四个步兵连，带六门轻炮和两门臼炮，向乌腊提尤别门进发；另一个纵队也有四个连，带四门大炮和两门臼炮，由格里戈里耶夫中校率领，向撒马尔罕门进发。

因为根据命令，每个攻缺炮垒，只要求容纳两门炮，不必构筑得过大，所以工兵军官们（斯维谢夫斯基上尉和普里奥罗夫中尉）决定利用空地边上的小土屋。弯弯曲曲的萨尔特街道和胡同成了绝妙的、安全的战壕。座落在道路尽头尚未烧毁的前几排小土屋，是分散的射手们最好的掩体，这样就构成了现成的平行壕。

紧挨撒马尔罕大路边有三间小土屋，都圈在围墙里，连在一起。小屋的前墙面向治扎克，几乎和要塞的城墙平行，因此，只要略加整修，就能凑合着用作炮垒的胸墙。后面的一些小屋，可以用作火药库，十分安全，布哈拉炮兵根本打不到，因为他们没有臼炮。乌腊提尤别门那边的炮垒也找到了同样合适的地点。

天刚昏暗，工兵们就开始构筑围城炮垒。撒马尔罕门的炮垒不到夜里十一时就完工了。全部作业只是在用作胸墙的围墙外面堆一排两层的土筐，筐中装上泥土；而后在围墙上凿一个炮眼，炮眼上罩一个木制炮门盖，以免敌人的子弹射入炮垒内部。诚然，这

些围墙和小土屋的墙壁只有薄薄一层粘土，加上装着该土墙碎块 376
的一排土筐，即使是抵御布哈拉炮，也是不够坚固的。此外，撒马尔罕门前面的棱堡对我们炮垒的侧面造成了威胁，而城下的一段地带为要塞的高墙所控制，我们的人甚至想后撤十二步而不被城墙上的人发现也不可能。然而我们的炮垒也有有利的方面：总共大约半小时就构筑完毕，就是说，在必要时可以毫不费力地把邻近的小土屋筑成新的炮垒。在修筑乌腊提尤别门那边的炮垒时，就远非这样顺利了，因为敌人在出击时，已破坏了我们本想用来改建成炮垒的小土屋和围墙。直到早晨才最后选定修筑炮垒的地点，并着手修筑。

这样，到 10 月 16 日早晨，只有撒马尔罕门的一个炮垒能够开火。因此它的情况极为不利：它只得稀稀落落地进行轰击，这当然使布哈拉人有时间斟酌采取措施，修理好被击坏的工事，准备进行顽强的防御。但弹药不多，也许只够一昼夜之用。

天刚拂晓，敌人已发现处境危险，便从要塞开火，向我们两个纵队进行密集射击，紧接着就向乌腊提尤别门纵队的右翼和后方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出击。

从敌人的防御方法看来，当时治扎克城内显然有正规军，特别是阿富汗人，他们从英国人那里已学会了一些东西。在围攻乌腊提尤别时，那里的守敌晚上很安静，从不开火打扰我们。而在治扎克，一到晚上反而加强枪炮的火力，将近拂晓时，火力最猛，也许是由于害怕我们照例会在拂晓进行强攻，霍占和乌腊提尤别正是在拂晓时被攻下的。此外，乌腊提尤别人在被围时从不出击，这里却每晚都这样做。

上午十时许，乌腊提尤别门的炮垒毕竟还是赶修了出来，并立刻开了火。炮垒是由土筐新垒起来的，而不是由围墙改筑的，因而具有壮观、坚固的外形。难怪士兵们都叫它为“旅社”：既有树木，

又有水池，炮垒内绝对安全，真无愧于这个名称。

在这个炮垒右边约三十俄丈处，薄墙后面架了几门小臼炮（炮
377 弹重半普特），这里称之为"小狗"。它们也对着要塞狺狺而吠了。

这个炮垒的指挥官拉菲茨基中尉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娱乐方法：城门近旁宽阔的护道上有一个不大的桥头堡，那里有一个布哈拉岗哨；拉菲茨基让射手们做好准备后，就向这个桥头堡丢了一枚榴弹，布哈拉人仓猝向便门逃窜。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们怎样弯腰曲背，躲在矮胸墙后面，身子还是露了出来。我们的射手立刻开火，直到布哈拉人等榴弹爆炸后回到桥头堡时为止。

攻缺炮垒的射击进行得非常成功：到傍晚，乌腊提尤别门那里已轰开半个缺口；而撒马尔罕门的炮垒为了节省炮弹，一天中只轰掉城墙上部的两层（约两俄丈）。于是决定加强撒马尔罕门炮垒的战斗力，为了支援乌腊提尤别门的炮垒，对破坏我炮垒的敌方炮楼进行还击，又构筑了一座攻缺炮垒。

到了夜晚，根据守敌表现出的行动，应该预料到他们会趁夜色昏暗来修复被轰塌的城墙缺口。撒马尔罕门的炮垒（齐诺维耶夫指挥的）为阻止敌人进行修复，每隔三、五分钟就用霰弹轰击缺口处。这样的措施看来是很有成效的。布哈拉人的确作了一些准备，要在夜间进行修补城墙的工作，但不敢动手去做。乌腊提尤别门的炮垒（米哈伊洛夫斯基指挥的）就没有这样机灵了，到了夜晚，他们就掉以轻心，停止炮击。布哈拉人立刻钻我们疏忽的空子，一个晚上就修复了轰塌的城墙，在上面布置了一个用树木构筑的大鹿寨。为了轰垮这个鹿寨，我们不得不消耗许多弹药。

17日，按照前一天的做法，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的部队（两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四门炮和一个火箭队）向要塞西南角发动了一次佯攻。

这一天，罗曼诺夫斯基在军事会议上提议，这一次强攻要塞要

打破在拂晓行动的惯例，改在中午发动攻击。过去，由于亚洲人粗心大意，不能严格遵守前哨值勤和守卫值勤规则，尤其在夜间更加疏忽，所以直到现在，我们在拂晓发动强攻，总是所向披靡。

而今天的敌人，正是对拂晓时的强攻常备无懈，因此必须选择别的时间。此外，如果拂晓时强攻，我们就得冒险，因城墙缺口已在夜间被修复了。而且，我们对凭借四道城墙有恃无恐的治扎克，总想进行出其不意的强攻，而使用火箭信号，当然不可能出其不 378
意，因为这对守敌来说也是一种信号。还有，当时夜明如昼（为望月），布哈拉哨兵当然能从城墙高处发现我们夜间攻城的准备工作。如果我们在上午十时集合各个纵队，就决不会暴露我们的意图，因为这个时间，通常正是我们战壕警戒哨连队每天换岗调动队伍的时间。根据以上种种理由，强攻时间就定在 10 月 18 日正午。

前一天的傍晚，沃伦斯基枪骑兵团的库齐明斯基中尉①，为测量护城沟的深度而进行了最后一次侦察。库齐明斯基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同该连的一名军士捷连季·索伊诺夫一起爬行前进。他用一根长十二俄丈的绳索系着一块石头，测出水沟深达九俄丈。

一天来，轰开城墙缺口进展很快。虽然城墙看起来是坚固的，但也经受不住我们不断的轰击。被轰塌下来的泥土落在护道上，堆得很高，对攀登缺口十分方便。

入夜后，霰弹不断地射向两处缺口，但布哈拉人仍然能够采取某些措施修复城墙：他们在撒马尔罕门缺口的两侧，用芦苇编成的大土筐垒成小围墙，把几个装土的大袋填在塌陷处的中央。18 日拂晓，我们的炮兵开始轰击两处缺口。在一百俄丈的距离内，大炮弹无虚发，把土筐一个接一个地掀了下来，就象用手推一样。

---

① 这个军官只是在这次远征前才来部队，马上就指挥一个连队，这当然不利于步兵军官们的提升，而使他们十分不快。人们也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后来可悲的结局。

米哈伊洛夫斯基大尉和格里戈里耶夫中校奉命率领两个纵队担任强攻，每个纵队有四个步兵连，加上由几个工兵和哥萨克组成的小队。这两个纵队的后备队由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指挥，共有四个步兵连，带两门山炮，还有一个哥萨克连。为了不泄露我们的意图并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三个哥萨克连，一个火箭队，带两门轻炮组成了一支小纵队，奉命对塔什干门进行佯攻，由皮斯托利科
379 尔斯指挥；而强攻纵队的后备队，如上所述，于上午十时出动，这通常是炮垒阵地上换岗的时间。

上午十时，皮斯托利科尔斯奉命加强佯攻。他命令一个哥萨克连下马步行，其它两连哥萨克隐蔽在果园里，自己率领徒步的哥萨克、一个火箭队，带两门大炮，直逼距城墙最近的地方，并故意大声喧哗，引起守敌注意。敌人发现进攻的人数不多，就进行出击。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展开了，徒步的哥萨克和骑炮兵出色地经受了一场考验。在我骑兵的伏击下，敌人终于失败。我们在这里只有一名军官轻伤（炮兵中尉施皮茨贝格）和十一名哥萨克受伤，敌人则留下了好几具尸体。佯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

接近中午时分，我们炮垒的火力逐步减弱，以便对布哈拉人起麻痹作用，而敌人也果真沉寂下来了。在正午前的十分钟内，担任强攻的连队向两个炮垒阵地靠近，按各云梯报了人数。

乌腊提尤别门的纵队从炮垒阵地冲到缺口处，必须通过九十九俄丈左右的路程；撒马尔罕门的纵队要通过一百俄丈左右。

中午十二时正，各个连队在一片寂静中抬起云梯，越过翻倒了的堑壕土筐，默默无声地冲向城前的空地。

果然不出罗曼诺夫斯基所料：萨尔特人丝毫没有想到会有强攻。我们在守敌还未觉察之前已顺利地通过了二十俄丈。治扎克城墙上硝烟弥漫，各连照例高呼“乌拉”，跑步前进。

留在炮垒阵地上的后备队，聚精会神地目睹着冲向前去的伙

伴们，终于失去了耐心，人们不约而同，不待令下，从炮垒阵地上一跃而起，高呼“乌拉”，向城墙塌陷处冲去。

担任强攻的战斗人员从云梯下到护城沟，不到一刻钟就登上了城墙。与此同时，按照负责围城作业的上校工程师瓦勃隆斯基事先的安排，斯维谢夫斯基和普里奥罗夫率领的工兵小队，在格里片贝格和斯维尔奇科夫上尉的射手们的掩护下，扑向城门。尽管所有这些都进行得很快，但在撒马尔罕门纵队里却突然发生了一桩深有教训意味的悲剧性的事件。枪骑兵中尉库齐明斯基连队的士兵，因上级更换了原来的连长和任命一个他们不熟悉的人而内心感到委屈，大家不约而同地有意要考验一下他们的新任连长，就 380
把第一个单独登上城墙塌陷处的荣誉让给了他……几支长矛一齐向库齐明斯基猛刺过来，他射完了手枪里的子弹，刚一回过头去招呼自己的连队，一支长矛已刺进了他的背部。这时，连队闪电般地跳上城墙塌陷处，刺杀了不少敌人。勇敢的库齐明斯基因战功（侦察和强攻）而荣获一枚四级圣乔治勋章，然而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必须用拐杖走路，伤口总是好不了。后来，他重新在自己的团队里服役时，因抗命而受到法庭审判（他奉派离开战地去华沙接受陛下亲自检阅，却擅离校场）。后又获准去华沙住院治病，却于 1876 年潜逃到塞尔维亚。当我们的部队进入罗马尼亚后，他在雅西[①]露面，并在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路过时，请求赦罪。皇上本人是认识他的，曾从私人财库中每年拨给这个军官三千卢布，让他在国外治病，这样持续了好几年。现在，皇上接受了他的请求，下令把这个罪人送到基什尼奥夫[②]去。显然，陛下的本意是要他在那里等待受审，然后就能得到赦免。但当陛下刚一转身准备上车时，库齐明斯基突然抽出一把匕首（他当时穿的是契尔克斯服装），向自己胸部猛刺

① 罗马尼亚东北部城市。——译者

② 现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译者

了两下……。

皇上听到有身体倒下的声音，没有回头，便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侍从回答说："库齐明斯基晕过去了。"皇上说道："好一场喜剧！"只是到了第二天，他才知道原来是一出悲剧……。

乌腊提尤别门的纵队的行动也受到了牵制：当我们的敢死队员刚爬上城墙塌陷处，顷刻间就发出一声爆炸，我们有十六人受了重伤或严重烧伤。

对爆炸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说，这是部分守敌，当然是最勇敢的那些人，眼看要塞失陷在即，就故意点燃自己的火药库，决心和胜利者同归于尽。而另一些人认为，萨尔特人根本没有这种英雄主义的本质，因而爆炸的发生当然是偶然的，因为仓皇退却的守敌，为了逃命，四处躲藏，很可能闯入火药库，而那些点燃了引火线的火枪，一接近炸药，就爆炸了。

我军占领城墙缺口后，就分成几个纵队：一部分冲上城墙顶部的道路，去推倒守敌的大炮；另一部分插进第一道和第二道城墙之间的街道；还有一部分冲向城寨。有两门山炮和一门来复炮，通过撒马尔罕门边的缺口，顺利地运进了要塞。因此，还掌握在守敌手
381 里的只是一座塔什干门，更确切地说，只剩下一座小小的侧门，因城门已被堵塞。不难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治扎克守敌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和绝望。十九个伯克和大批守敌的营地处在两道城墙之间，他们全关在这一夹道里了！

布哈拉人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会这样快地发动强攻。他们估计，我们至少还要过十天才能攻城。伯克们是这样判断的："既然乌腊提尤别防守了八天，那末治扎克至少也能守上十八天"。此外，他们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我们攻城的时间一定在拂晓之前，而不会在正午。所以夹道内的空地上，到处架设着铁锅和水壶，一堆堆篝火还在冒烟，萨尔巴兹正准备午饭呢。

敌人对皮斯托利科尔斯的出击刚一结束，所有的伯克都集合在我们炮火打不倒的、比较安全的一个棱堡里，商议进一步的防卫措施。突然有人跑来报告，说俄国人已经进入要塞。惊惶失措的达官贵人，首先想到的是必须脱下靴子①，然后都向距离最近的城门逃跑。但已经晚了，我们一个连队已打到他们面前，这样的遭遇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已是在劫难逃了。

我军占领了所有的缺口后，关在夹道里的萨尔特人到处乱窜，既不能进入堡中，也无法逃到野外。大批守敌吓得晕头转向，在我们的枪弹和霰弹的追逼下，都向着塔什干门狂奔，争先恐后，把前面的人挤得连气也喘不过来。然而，如上所述，城门早就被堵塞了。将近四千名骑马的和步行的守敌，彼此撞来撞去，乱成一团。我军迅猛地跟踪追击，冷酷无情地对着已经放下武器的守敌开枪扫射。城门边人尸和马尸堆积如山。幸存者想越过这座尸山也是枉然，因为俄国人的子弹不断把他们撂倒在大尸堆的上层；从这个尸堆里，时而伸出一只人手或人腿，时而露出一个马脸或马蹄……至少有三千具尸体躺在这里。在这个旷古未闻的、阻止我方士兵前进的尸体街垒后面，约有一千五百名守敌蜷缩在墙边，他们能免于死亡，只是因为我们的部队受到尸堆的阻隔只得停了下来。杀红了眼的，残暴成性的士兵们已稍为收敛，不久就停止了屠杀。活下来的人当了俘虏。这些俘虏中有六百名伤兵。他们恐惧地望着从他们身旁走过的俄国军官们，都挤在墙边，用压低了的嗓音，不断重复着“阿们”这个词，祈求饶恕。虽然也有少数人侥幸通过了塔什干门的侧门，踏上了田野，但是，皮斯托利科尔斯带着哥萨克骑兵就在这个地方等着他们……

382

在尸体中间可以找到很多装备得阔阔气气的士兵，他们穿戴

① 当地讲究穿戴的人所穿的靴子，后跟又高又细、几乎呈尖形。显然，穿着这样的靴子是不能奔跑的。

着镶嵌金银护片的大块皮革制成的甲盔。还有这样一些尸体，根据其脸型和精致的欧洲式的衣着来看，可以猜测他们是同我国竞争的一个大国派来的得力间谍；下列事实更能加深这种怀疑：在治扎克发现大量手枪，还有欧洲式的击发枪和来复枪。要塞的防卫措施有一些也是欧洲式的，如：岗哨值勤、出击、扫荡开阔地带、修复城墙塌陷处等等，所有这些都使许多人怀疑治扎克有一个或几个英国人……然而，死者是不会开口的。

还不到午后一时，整个要塞已在我们掌握之中。为尽快恢复城内秩序，采取了各种措施：扑灭城内的几处大火并制止无谓的流血冲突。

我军不久就撤离治扎克。城内只留下几个连队驻防；委派了要塞司令官。从此，治扎克就成了俄国的一个城市了。

正当上述种种事情陆续发生时，在我们后方，在留下来掩护军营的部队和皮斯托利科尔斯纵队的前面，又出现了大批布哈拉骑兵，骑兵后面，相隔一日行程的距离处，有两千名配备着十八门大炮的萨尔巴兹。这是埃米尔派来的增援部队。他们遭到了我们炮火的阻击并了解到治扎克的命运后，赶忙后撤，再也不敢来了。

缴获了大量战利品，主要是武器、马匹和挽具。夺得马匹极多，连步兵营的每个士兵都能分到一匹。决定利用这样的条件，把步兵营改成骑兵建制开赴塔什干，走直路，越过无水草原前往奇纳兹。徒步的步兵营是很难在缺水的情况下完成这样的任务的。还有消息说，我们的士兵发现了一个钱库，他们当然把所有的钱财都
383 塞进了自己的腰包。于是军营里果真出现了大量银币（科坎）。许多士兵把银币向军官们兑换成流通券，因为银币携带起来很沉重。

这一天的战利品，除一座要塞外，还有二十三门大炮和二十门驮载炮，十六面旗帜和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武器。敌人伤亡达六千人。而我们在整个围城期间和总攻这天只有六名阵亡，七十六名负

伤(其中包括五名军官:库齐明斯基中尉,阿列尼奇少尉,尔热佩茨基少尉,施皮茨贝格少尉和列德金少尉)和十六名震伤(其中包括校官一名——格里戈里耶夫中校),共计九十八名。如果把这次的伤亡和乌腊提尤别一役中伤亡228名相比,则这次少伤亡130名,这样的差距雄辩地证实了,采用轰塌城墙的方式是有成效的。

如果使用轰破缺口的方法,那末我们以乌腊提尤别城下所损失的兵力就能攻下三座这样的要塞!

攻克治扎克后,决定还要荡平布哈拉的一个小堡亚纳-库尔干,它位于塔麦尔兰门① 外,离治扎克城二十五俄里的地方。他扼守着峡谷的咽喉,常年都是流寇的巢穴。因此,就在10月21日,曼陀菲尔上校率领一个纵队(有两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未发一枪,就占领了这个小堡,接着用两个地雷把它炸为平地,之后就返回治扎克。

10月22日,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和罗曼诺夫斯基将军动身去塔什干,远征到此结束。然而布哈拉的埃米尔不仅未派来使节,甚至音信全无。因此,远征是按照亚洲方式以不宣而战开始,以不缔结和约告终。我们来到这里,占领的面积有几千平方俄里,但仍然未能使埃米尔接受我们的条件。克雷扎诺夫斯基于11月1日动身去奥伦堡;不久,罗曼诺夫斯基把这个地区和部队交给了曼陀菲尔少将,也继克雷扎诺夫斯基之后,于12月11日永远离开了这个地方。治扎克留下了一个前沿部队,共十个步兵连,三个哥萨克连和十二门大炮,归阿勃拉莫夫中校指挥。

因此,罗曼诺夫斯基在当地真正担任省长之职只有八个半月……得到了几次嘉奖就离开了……替换切尔尼亚耶夫对他说来是不值得的。

所有新占领的地区组成了一个特别军区,侍从将军康斯坦丁·

① 险峻的岩石山头,本地人把它叫做"塔麦尔兰门"。——译者

彼得罗维奇·冯·考夫曼被任命为这个军区的长官。他因在维尔诺[1]工作卓著成效而闻名。必须指出，他在维尔诺任职之前，长期在米柳京属下任陆军大臣办公厅主任。此人智多识广，尽管有德国血统，却能以纯粹的俄国人的观点，结合他的全部才智来处理俄国的种种公务。

384 他在维尔诺供职，对波兰帮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所以娶波兰人为妻的形形色色的达官显贵们施展阴谋，把他轰下了台……人们取笑他的"考夫曼"这个外国姓，挖苦他是米柳京卵翼下的人，只称他为"米柳京杂货铺出身的小商"，不叫他别的名字。

征服的地区已经够大了，看来该停下来回顾一下，考虑考虑如何巩固所征服的地区，如何组织地方管理机构和开发边区丰富资源的问题。为此要想物色比考夫曼更好的人选是很困难的。他后来的工作使他荣获了"土耳其斯坦边区组织者"的称号，这是恰如其分的。这个称号之所以一直保留到现在，不只因为它已铭刻在塔什干大教堂里这位著名事业家陵墓前的铜牌上，而且因为任何一个后继者对边区作出的贡献，都不及考夫曼所作的十分之一。

皇帝陛下认为赋予新上任的总督以政治上的全权，以便同中亚所有的汗王和独立的领主们进行谈判和缔结条约是有利的。此后，和平和战争就掌握在他手里，不必等待相隔遥远的，同塔什干尚无电报联系的彼得堡的批准。陛下完全信赖考夫曼的深谋远虑和小心谨慎，给了他充分的自由去采取迅猛的行动。

金色锦缎精装的证书（证书书页用粗金线穿过银质镀金的厚壳面缀连起来，壳面涂了一层红蜡，还压印了大国玺），缀在金线头上的金丝缨络，在用俄国各省各州的徽章组成的图案框框中以金色粗体字母写成的证书本文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漂亮签名——这一切使那些看到过考夫曼一有机会就出示这本"金书"的有名望的

① 现称维尔纽斯，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译者

当地人，对它产生一种特殊的恭敬和虔诚的心情。浩罕、布哈拉和喀什噶尔的使者们每次翻阅这本金书后，都终于确信考夫曼是真正大权在握的人，确信对他们说来可望而不可即的伟大的白沙皇赋予了考夫曼代表他本人跟他们打交道的一切权力。关于这本金书和金书给予考夫曼以极大权力的传闻，很快地就传播开来。老百姓马上给他起了一个与这种权力相应的称号："亚雷姆·帕季沙"，意思是"半个沙皇"。冠上这个称号的考夫曼一直到现在都很有名气，他的后继者却没有获得这样的称号。

385

第十四章

布哈拉流寇的活动。司迪克。安乔科夫。和谈。曼陀菲尔将军主张占领亚纳-库尔干工事前沿哨所的理由。1867年5月26日的战斗。擅自行动受到嘉奖。布哈拉人的措施。6月7日的战斗。7月5日的战斗。来自安杜尔的印度使者。斯卢任科少尉被俘。同布哈拉人重新谈判。治理边区的章程草案。组织委员会。同浩罕签订的和约。肃清前沿防线抢劫活动的措施。侦察努拉塔山脉北坡。1868年3月7日乌胡姆附近的战斗。马申少尉在吉兰乌蒂峡谷被袭。总督准备前往彼得堡。埃米尔寻找同盟军未果。民众的不满。宗教界人士和伯克们在布哈拉非常会议上制定的法令。宣布圣战(加扎塔)。

占领治扎克后，一些令人欣慰的情报以及中国希布察克人①和沙赫里夏勃兹人派来代表团，看来都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而且大部分军队已有十个月远离自己的大本营，都亟需休息。因此，除十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以及留在治扎克附近的八门机关炮和八门线膛炮之外，其余的军队一部分分散到大本营营地，一部分派往重新占领的扎阿明和乌腊提尤别两据点。

但在11月头几天，传闻埃米尔企图乘我部队分散于冬季营地之机，重新在撒马尔罕集结兵力，进犯治扎克。这时，不仅在治扎克和奇纳兹的交通线上，而且在锡尔河右岸，甚至在塔什干近郊，抢劫活动都日益猖獗。由于这种混乱局面总是和近邻汗国的好战

① 指当时接受清政府管辖的布鲁特希布察克部。——译者

阴谋有关，同时关于布哈拉进行备战的消息不断传来，言之凿凿，所以克拉耶夫斯基上校于11月6日从治扎克沿撒马尔罕大路进行了一次侦察。结果查明，埃米尔果真在撒马尔罕前方约四十俄里的希拉兹运河边集结了兵力(达八千人)，但纯粹是为了防御，对付那些准备叛变的希布察克人和沙赫里夏勃兹人。

至于那些抢劫活动，从抓到的几个盗匪和就地侦讯来看，表明 386
干这种勾当的主犯是一些吉尔吉斯人，他们倒是从我们这边，即从奇姆肯特、奥利耶阿塔，甚至是从维尔纳工事来的，本意是作为民丁在部队里服役，就象前几年的做法一样。但因为他们想在远征中、即在掳获中发一笔横财的指望落了空，生活需要就迫使他们从老百姓那里去捞些钱用。

12月6日，部分司迪克匪帮约一百人，埋伏在穆尔扎-拉巴特的一些建筑物(奇纳兹和治扎克之间的几口水井)后边，当时一支酒精运输队在步兵连的掩护下正向此地靠近。因为井里的水一般都很少，后到的人只能弄到混浊的臭水，所以总是有几个胆子大的走在队伍前几俄里去碰运气，想比别人早到井边，给自己弄些比较干净的水。司迪克流寇对这种惯例了解得一清二楚，决定加以利用。有几个掌柜和士兵果然赶在连队之前，他们刚一走近穆卢什卡①(当地人对类似水井上的罩棚那样的圆顶建筑的称呼)，里面突然跳出伏兵。双方开了火，连队及时赶了上去。流寇随即逃窜，丢下了几具尸体。但他们也抓走了一名军士；此外，交火时，我方一名随从运输队的掌柜和一名萨尔特人“阿尔巴卡什”(车夫)阵亡。

1867年春，埃米尔又派了使者前来进行和谈。埃米尔力求索还乌腊提尤别和治扎克。以此作为谈判的主要目的，只不过是想拖延谈判，以便加紧备战，不致在谈判失败时措手不及。布哈拉使

① 意为小庙，小寺院。——译者

者穆萨伯克充当这样一个角色，是最恰当不过的人选：在将近一年的整个谈判期间，他又耍滑头，又撒谎，还经常对做过的事、谈过的话，甚至最后决定了的问题，都假装糊涂。这位外交官一踏进我国领土，就从事阴谋活动，说他是使者，倒不如说是间谍。例如，在1号炮台，他延聘我方士兵到布哈拉去工作，唆使鞑靼人叛变，并许以高官厚禄。

在他到达卡扎林斯克之前不久，锡尔河沿线风传司迪克·肯尼萨罗夫已集结匪徒准备进犯防线。彼罗夫斯克炮台司令官对此
387 置若罔闻，而卡扎林斯克的要塞司令官尤尼少校①，则于5月4日派哥萨克大尉安乔科夫率领七十八名哥萨克，沿通往布哈拉的商路过河。这位大尉极其粗心大意，他远离炮台143俄里后，于5月7日停在萨雷布拉克天然界线，自己带了二十名哥萨克和一名军士，将马匹全部赶下河去饮水，而且只带了七支枪。这时，司迪克匪帮突然向他猛扑过来……哥萨克当即有十四人牺牲，六人被俘，马匹全被抢走。安乔科夫本人和军士总算侥幸逃回营地。五十八名哥萨克就在该处苦战了三昼夜，又渴又累，最后只得抛下全部辎重，沿商路徒步返回炮台。吉尔吉斯人忙于抢劫营地，顾不上追击哥萨克……5月13日午夜，哥萨克才回到卡扎林斯克。司迪克还抢劫了阿克贾尔驿站，之后，就返回布哈拉。

布哈拉使者是在5月初到达奥伦堡的，和奥伦堡总督开始谈判时，就要求归还乌腊提尤别和治扎克，并要求把布哈拉和俄国的边界线划在锡尔河左岸。在不应当对布哈拉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归还在战争中夺来的乌腊提尤别和治扎克。

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所提出的条约，大体上得到皇上的赞同，

---

① 此人曾在莫德林斯克兵团任少尉，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期间，隐于马拉霍夫岗上的炮楼内，率领士兵数人抗击三千名法国兵。佩里谢元帅曾传令全军以此人为范例。拿破仑第三特将一枚荣誉军团勋章赏给被俘的尤尼，但遭尤尼拒绝。

而由于开战与缔结和约的政治全权已转授给新任土耳其斯坦总督，所以此条约虽授权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签署，但必须先同冯·考夫曼将军商讨并取得其同意。条约草案共分十条，但冯·考夫曼将军认为还必须补充两条：一条是俄国商人可以自由通行于布哈拉各个城市并受保护，另一条要特别规定埃米尔和土耳其斯坦总督的未来关系的范围。此外，俄国臣民在布哈拉取得不动产的权利问题，则已商定必须经土耳其斯坦总督许可。最后，在边界问题上，冯·考夫曼将军认为可以、甚至必须把从布哈拉人手中夺来的亚纳-库尔干要塞归还他们，这座要塞位于努拉塔山脉的那一面，在治扎克峡谷之外七俄里，它并不能给治扎克供水，又因位置突出于我方防线之外而常常引起埃米尔的抗争。埃米尔曾直率地 388
向我治扎克当局声明，并在给克雷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多次重复过，说在我军撤出亚纳-库尔干之前，他决不解散自己的部队。因此，为了不给对方提供冲突的借口，以便确立盼望已久的和平，冯·考夫曼将军乐意作出让步的决定，这是因为他在致埃米尔的信中，提出以签署并遵守我们缔结的条约作为让步的前提。这样一来，我方的让步就不致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以上列举的这些变动，均为克雷扎诺夫斯基所采纳，于是，这份由他在 1867 年 9 月 14 日所签署的条约，就交给了布哈拉的来使。条约第一条规定，沿喀什噶尔达坂山脊，包括吉兰乌蒂峡谷，再沿努拉塔山脉到克齐尔库姆沙漠，往前再伸向布坎套山脉和锡尔河口，为俄罗斯帝国和布哈拉的新边界线。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各自授权所委派之人员准确地就地勘定边界。第三条责成双方采取措施，互相保证防止边境上的伯克、盗匪或其他人等擅自入侵和袭击。第四条规定，缔约双方的臣民可以自由通行于俄国和布哈拉的一切城市。第五条责成埃米尔在征收我国臣民商队关税及其他赋税方面，应与汗国臣民一视同仁。第六条规定，俄国臣民有权选择地点开设商队旅舍，不受

侵犯。第七条责成埃米尔准许俄国商队头目根据需要进入任何城市。第八条提到，俄国臣民在取得土耳其斯坦总督的同意下，有在布哈拉领地上定居并取得不动产的权利。第九条规定，对在布哈拉犯罪的俄国臣民的审判和惩治权，不属于布哈拉当局，而属于土耳其斯坦总督。第十条责成埃米尔采取措施，保证俄国商队不受盗匪袭击。第十一条规定了缔约双方未来关系（书信往来和私人往来）的范围。第十二条，即最后一条，规定缔约双方务必遵守所签订的神圣不可违犯的条约。克雷扎诺夫斯基并未要求赔款，因为在他看来，只是作为开战口实，才需要提出赔款的要求……。冯·考夫曼将军还请这位使者带给埃米尔一信，说明自己的使命和维
389 护和平睦邻关系的愿望，但同时又认为有必要补充几句："我国皇帝对战争深恶痛绝，但据陛下旨意，若邻国拒不遵守神圣之条约，不保障边境之安全，并对陛下之臣民妄加处置，则战争亦难避免。前车既覆，足为后车之鉴，愿每一邻国与俄罗斯尽释前嫌"。此外，还交给使者一份皇上于1867年7月17日授予冯·考夫曼的全权（全权决定一切政务、边务和商务，派遣委任人员去相邻领地和签订条约）证书的副本。使者于9月启程，推算埃米尔的复信当可在10月底以前送到塔什干，给埃米尔的信中也写明了这层意思。但事实上未获答复。冯·考夫曼将军11月7日到达塔什干后，并未找到布哈拉的使者，而其间前沿防线不断报警，边境伯克们所纠集的匪徒，在周围地区到处横行。

这就彻底拆穿了布哈拉外交的性质。布哈拉人现在再也不能用误会、过失或不知情等鬼话来为自己辩护了。

在派出使节的同时，埃米尔赛义德·穆扎法尔专心致力于扩大自己的军队。他甚至为此目的雇用了一万名土库曼人，每人每天发给四十戈比银币。

在任命考夫曼之后，到他抵达边区之前，同布哈拉的边境关系

相当紧张。我们已经讲过，克雷扎诺夫斯基在占领治扎克、离开边区前，曾于1866年10月21日派曼陀菲尔出塔麦尔兰门(或称吉兰乌蒂峡谷，亦称治扎克隘口)，前去摧毁了布哈拉的一个小堡，由于这个亚纳-库尔干小堡，后来引起了我们与布哈拉之间的许多纷争，所以必须讲一讲，它是怎样重新落入我们手中的。

1867年初，布哈拉的奸细麕集于治扎克地区和乌腊提尤别地区，他们煽动居民反对我们，为埃米尔向居民收捐派税，怂恿我方士兵叛变和逃跑。当时，在一些城市里，也开始发生了袭击我方个别士兵或哨兵的事件。组织委员会刚一开始工作，就遭到了沉默的反抗，使行政管理当局在采取行动时，小心翼翼，犹豫不决。

4月中，治扎克部队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士兵果然开始逃跑，两天内跑了五个人。从收集到的有关几次叛逃的全部材料来看，可 390
以断定，怂恿士兵叛逃以及为此给他们提供物资，都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干的。但及时采取了措施，抓了几个奸细，绞死了其中三名，叛逃现象也就制止了。

4月20日，在离城八俄里的地方，有一大帮布哈拉人跑下努拉塔山，扑向一群属于治扎克居民的牛羊；牧人被匪徒捆绑后，丢进了山谷，牛羊群则被赶进山里。两小时后，被捆走的牧人的同伴从城里取食回来，得知事情经过，马上回到城里报告要塞司令官。要塞司令官立即调派一队骑手，还邀同阿勃拉莫夫中校一起前去追击掠夺牲畜犯。阿勃拉莫夫带了六十名哥萨克和一个火箭队，出营后沿山向西奔去。尽管从时间上看，掠夺牲畜犯至少比我们早走四个小时，但快速追击仍然可以迫使他们丢下牲畜，可以表明我方对追击盗匪是常备不懈的，这样做又能给居民留下良好的印象。我部队快马加鞭，跑了二十俄里左右，就追上了那些掠夺牲畜的土匪，他们丢下牲畜就逃。只损失了十九头。因为时近黄昏，匪徒已逃之夭夭，所以哥萨克们夺回牲畜后即行返回。居民们对我

们这样准备妥善的援助非常满意，全都怀着感激的心情出来迎接径直回城的要塞司令官。

埃米尔虽然早已备战，但总还是下不了决心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在许多次会议上，多数人往往持观望态度，赞成伺机而动。可是，我方占领了撒马尔罕附近那个最强大的布哈拉要塞，又使埃米尔坐立不安。据说，他甚至对他的军事头目宣布，谁能拿下治扎克部队的营地和治扎克城，就把撒马尔罕赏赐给谁！

应当承认，埃米尔怀着这种敌对情绪，是由我方已掌握了一套作战方法所造成的。沿着通向撒马尔罕的大路所进行的多次不必要的侦察（1866 年 10 月 21 日、11 月 6 日和 23 日）也助长了这种情绪。埃米尔很清楚，而且根据经验也懂得，相距甚远的总督的许愿并不可靠，而我们那些次要的指挥前方哨所的下级军官，对他来
391 说，要危险得多。他们的进取精神，埃米尔是深有体验的，而且他的两胁，这个相当敏感的部位，已确切地感受到了……

这些军官由于不了解上面的政策，当然与外交部对待邻近诸汗国的观点大相径庭；由于某个亚纳-库尔干或撒马尔罕而可能在欧洲外交战场上产生什么样的格局，这个问题他们是任何时候都不考虑的。

罗曼诺夫斯基离职后，留下来代行省长职务的曼陀菲尔少将，曾请求（1867 年 5 月 24 日，第 5178 号报告）准许他占领亚纳-库尔干，并把治扎克哨所移往该地，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奇特，荒唐无稽。他写道："在治扎克和亚纳-库尔干之间，有相当多的居民，他们目前未向我们交纳任何捐税，因为他们完全可以迁到亚纳-库尔干而逃避纳税"。但是，首先，在峡谷里不仅没有大批居民，而且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居民（当然，在这里放牧牲畜的牧人，不能算作居民）；其次，就算是有居民，难道就因为他们承认布哈拉埃米尔政权，便有理由进攻他们吗？须知在占领亚纳-库尔干之后，我们的

将军马上就会发现，在这个要塞外边，也有不向我们纳税的居民；如果追逐纳贡者，那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呢？

曼陀菲尔还硬说，治扎克部队的给养都要依赖这些居民，为了证实这一点，他还举出，市场上物价上涨，每次都是由于风闻埃米尔有所行动而引起的……这样，甚至由于战争状态以及四周居民担心腹背受敌纷纷储备物资而引起物价上涨这种自然现象，也得归罪于亚纳-库尔干了！就是奥伦堡也确实知道，治扎克是从乌腊提尤别地区得到给养物资的，那个地区有许多灌溉渠和不需人工灌溉的山田，所以农业十分发达；而治扎克峡谷一带，从来没有种过庄稼。当然，这一点不仅治扎克知道，塔什干也知道，但为了找借口，就可以歪曲事实。除上述理由外，他还有一个论据："治扎克的水源在亚纳-库尔干那一边，所以水也就掌握在敌人手里"。根据曼陀菲尔的意见，占领亚纳-库尔干的好处可以归纳为：（1）我们已接近中国希布察克人的移居地（在撒马尔罕附近），这些人曾 392
寻求我们保护；（2）在峡谷外扎营，可以制止司迪克匪帮"从克齐尔库姆沙漠到锡尔河这一广阔地区"进行骚扰和抢劫，其根据是，司迪克的主要巢穴在努拉塔，而亚纳-库尔干正好是它的后方！但将军忘记了，流寇的巢穴是可以转移的；他也忘记了，流寇是没有后方的。如果他们出去骚扰，他们就既需要努拉塔，也需要治扎克！

还有，吉尔吉斯人在夏季还需要什么特别的巢穴呢？在草原上某个井边搭几个帐篷——这就是巢穴！努拉塔山脉一带，小溪流要多少有多少，春天，青草也很多，在各个峡谷就有不少难以接近的高加索式的阿乌尔。流寇根本就不需要亚纳-库尔干。

流寇的巢穴也应该是流动的，因为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在五十里外了。

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说法完全正确。因为在占领亚纳-库尔

干之后，司迪克变得更加横行霸道，而我们始终一次都没有攻进努拉塔！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自然认为那种幼稚的论据不值得重视，他严令（6月21日，第4913号）“不得以任何借口越过吉兰乌蒂峡谷”，因为占领了亚纳-库尔干，“又会以同样的理由，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促使我们再向撒马尔罕推进，接着还会得寸进尺，这是不符合我国政府意图的”。但是已经晚了，曼陀菲尔5月24日的报告不过是一个形式，因为就在第二天，即25日，指挥治扎克部队的阿勃拉莫夫中校，已率领三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一个炮兵营和一个火箭营，向亚纳-库尔干进发，并于当日占领了这个要塞。

次日晨，阿勃拉莫夫决定对吉兰乌蒂河上游进行一次侦察，这里还有一些给河边各地段供水的堰塘。需要走十八俄里多的路。由于辎重车通过不太方便，所以阿勃拉莫夫就率领轻装队伍（两个哥萨克连，带四门火箭炮）出发。刚走了十二俄里，阿勃拉莫夫就发现一小股布哈拉人（约三百人）包抄部队的后方，但保持在炮火射程之外。再走五俄里，他又发现后面还有一群骑兵从小丘后面打
393 过来，占据了附近的果园和民房。眼前这股敌人估计达六千人，而从骑兵的衣着和头饰来看，全是一色的土库曼人。我部队下了马，排成一个大阵，击退了敌人持续约半小时的多次进攻。土库曼人在各个点上都被击退，伤亡累累，只得退到园中。在我部队视线以内只留下了几道人数很少的散兵线。但我们也不得不放弃侦察，强行冲回亚纳-库尔干。我军迅速行动，冲散了挡在路上的敌群，为自己扫清了道路；但在离亚纳-库尔干八俄里处，不甘心失败的土库曼人重整旗鼓，硬要再碰碰运气，气势汹汹地发动了进攻，这次也被打退了。在他们还没来得及躲避炮火时，只见亚纳-库尔干方面灰尘滚滚，这是冯·特兰泽中尉的步兵营的一个连和哥萨克第二轻骑炮兵连的一个排，炮兵疾驰而来，步兵跑步前进。这支部

队是施坦佩尔少校（留在亚纳-库尔干的长官）派来的。步兵连立即布成了散兵线，和炮兵一起向前突进，逼得敌军向高地退了两俄里。随后，斯维尔奇科夫上尉的一个步兵连又从要塞开来。

追击土库曼人本来完全无益，也几乎不可能，所以阿勃拉莫夫让部队停在结束战斗的地点，等敌人从视野中消失后，才率领队伍返回亚纳-库尔干。

战斗进行了两小时零一刻。我方一名哥萨克阵亡，四名负伤（其中包括一名尉官），六名震伤。

关于阿勃拉莫夫这次行动，克雷扎诺夫斯基在给陆军大臣的报告（6月24日，第394号）中写道："此刻，我认为有必要向阁下大人呈报，阿勃拉莫夫中校未经曼陀菲尔少将许可而擅自行动，我感到极难饶恕。为了一劳永逸地制止土耳其斯坦省某些长官擅自行动，我认为委托土耳其斯坦代理武官省长从严查明阿勃拉莫夫中校轻举妄动的原因是有益的。但不管此事如何，参加此次战斗的军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战果辉煌，请允许我为特别优秀官兵呈请嘉奖。" 394

奥妙全在这里：侦讯和申斥是自然而然的，奖赏也是自然而然的……这样，我们在中亚就制定了一种特别的行动方式：部队的下级长官有开创局面的自由，动辄违背政府的方针，而他们进取的结果，又被政府看做既成事实，当作"历史财富"而予以承认；有进取精神的先进人物，挨了一顿呵斥之后，马上又得了嘉奖①。

因此，克雷扎诺夫斯基关于土耳其斯坦省"完全无法无天"和"即使阿勃拉莫夫中校向撒马尔罕进军"，他也毫不感到惊奇等等的申诉，看来至少是多此一举……

这样，我前沿部队就向撒马尔罕推进了二十五俄里。埃米尔认为这同正在奥伦堡进行的和谈是相抵触的，而这一情况竟把这

① 阿勃拉莫夫荣获了上校军衔。

位本来就不太懂国际法的半野蛮的统治者完全弄糊涂了。他马上采取了一些司空见惯的措施：把盗匪和流寇派到我国境内，规定了悬赏俄国人首级的金额（高达一千科坎，约值两百卢布），煽动我国领土上的居民不缴纳赋税，起来骚乱，还煽动我方信伊斯兰教的士兵叛变。

5月26日战斗之后，布哈拉人在撒马尔罕大路上离亚纳-库尔干七俄里处扎了营，其后数日，还陆续有援兵开来。我方鉴于可能再次受到袭击，当即下令加强我方在亚纳-库尔干附近的部队和治扎克的总兵力。后来果然不出所料。早在6月3日即已获得情报，亚纳-库尔干前方只有土库曼人的先头部队（达八千人），而在它后面三十二俄里处的石桥（塔什库普柳克）附近，则驻扎了撒马尔罕伯克的主力部队。随后，6月5日，敌人就占领了离要塞九俄里半的阵地，并开始挖掘战壕，到6日，就与我部队的前方两个连交了火。

治扎克和扎阿明地区全面吃紧的局势日益恶化，对居民的抢劫、凶杀和袭击日有所闻，居民开始骚乱。在这种情况下，阿勃拉
395 莫夫决定出其不意攻打布哈拉的营地。部队分成两路纵队：主队由阿勃拉莫夫亲自率领，要从正面冲锋陷阵，这一队包括三个步兵连，带四门机关炮，一个半哥萨克连，带两门火箭炮。另一队由格里片贝格大尉率领，预定要包抄并冲击敌人右翼，这一队包括三个步兵连，带两门大炮，还有三十名哥萨克，带两门火箭炮。其余部队（两个连和四门大炮）留在要塞。

凌晨二时，格里片贝格的包抄纵队出发，半小时后，主队也随着出动。我军走了一半多路程，完全未被发觉。后来，敌营发出警报时，我部队早已散开成战斗队形，并逼近敌营，至炮火射程内就停止前进，开始射击。——这是阿勃拉莫夫一贯的作法：以最远距离的炮轰来开始战斗。为了让格里片贝格有时间完成包抄行动，

这种作法在这种场合下毕竟是必需的。我方炮兵极为准确地发射出头几颗炮弹后，敌人的马群顿时大乱。我主力纵队向前挺进，停在离敌营四百俄丈处，等待格里片贝格方面的行动。从那边传来的炮声就是向敌营作正面冲锋的信号。阿勃拉莫夫命令施坦佩尔少校把步兵营两个连布成散兵线后，他就迅速向前推进。我军战士高呼"乌拉"，直向敌炮兵阵地扑去。大群萨尔巴兹人立即冲出保卫炮兵阵地。我军集中火力向他们射击，又快速冲向前去准备拼刺刀；但刺杀还没有开始，萨尔巴兹人即已溃不成军，和骑兵一起后撤。我军随后冲入敌营，萨尔巴兹人纷纷四散逃命，一路上死伤枕藉。

格里片贝格在右翼作战也旗开得胜。他遭到大批布哈拉骑兵（多达一万二千人）的冲击，但击退了他们，并在追击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敌人杀得一败涂地。不到清晨六时，敌营即已落入我手。敌人全部撤退，朝撒马尔罕方向仓皇逃窜。部队继续追击了大约五俄里，然后返回亚纳-库尔干。

据敌俘供称，布哈拉军队人数达十一万五千人，其中包括两万名各式各样的败类①。在营地里发现大量弹药、炮弹和子弹；此外 396
还有许多步枪、两面大旗，一个伯克的帐篷和全部什物。由于敌军慌乱溃逃，我方只有两名轻伤，一名失踪。击溃的残敌（达两万人）集中在石桥阵地。6月7日的辉煌战果影响甚大：四周居民安下心来，开始返回本乡；治扎克、扎阿明和乌腊提尤别的集市重趋活跃，掠夺牲畜的匪徒销声匿迹。

但这种状况持续并不久。到7月初，亚纳—库尔干周围又开始有一群群匪徒和小股布哈拉部队蠢动。例如，7月3日就发生

① 不过应当说明，俘虏的供词总是夸大自己的兵力，通常总是在克尔克明（即四万）左右打转转，——这个词相当于我们的"数也数不清"或"多得不可胜数"；我们采用这个成语纯粹是指钱币。但他们这种人有什么可怜惜的！

了一起袭击我粮秣采购队的事件，一名哥萨克牺牲，一名负伤。我方立即派部队追击这些流寇，但追击不得不停止，因为又遇上了四千名布哈拉匪军，他们当即与我部队交火，但被我步兵打得落花流水，慌忙向撒马尔罕大路右侧的山上逃窜。

早在6月中，即已出现小股匪徒，他们曾对游牧于锡尔河左岸奇纳兹和恰尔达拉之间的吉尔吉斯人进行过小规模袭击；到6月底情况极为严重，因此统领外锡尔河吉尔吉斯人的哥萨克中尉布哈林决定捣毁主要匪巢阿塔——加固了的圣徒陵墓（坟上建筑），这是土匪头目捷利·戈麦藏身之处。

布哈林带着恰尔达拉部队的一连步兵、半个哥萨克连和两门火箭炮以及他自己的四十五名骑手，于6月28日向阿塔进发，追上了捷利·戈麦匪帮，当即予以歼灭，而且土匪头目本人也受了重伤，但他由几个同谋者搀扶进山里去了。五百只羊和四十头骆驼落入我部队手中，我方只有两名轻伤（一名哥萨克，一名骑手）。

7月3日，亚纳一库尔干附近又扎下了布哈拉的主营，当天就
397 有零星匪帮逼近我要塞，但被击退。7月5日拂晓，发现了布哈拉营地上的特殊动向，紧接着就有大群敌骑兵开始从四面八方向我阵地冲来，他们占据了周围的果园和高地；不久，敌人倾巢而出，步步逼近，其主力部署在离我要塞约五俄里的高地上。上午九时，布哈拉人派出骑兵，布成密集的散兵线，又占据了离我们最近的高地，向我部队开火。敌方兵力刚一暴露，阿勃拉莫夫上校即已组织好部队进行反击：右翼由格里片贝格少校率领两连步兵，带两门来复炮；正中由皮谢穆卡中校率领三连步兵；左翼则由施坦佩尔少校率领一个哥萨克连、带两门轻炮和一门火箭炮；第二线只有一个步兵连，作为我左翼的后备队。为了保障后方安全，要塞还派出了一个半步兵连，配有两门机关炮。

我军不断前进，敌人便开始集中大部分兵力反击我两翼，但在

我炮火轰击下，土崩瓦解，纷纷后撤。可是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诡计：布哈拉人了解俄国人在追击时有一股猛劲，于是定下了对策。当我作战部队迅速向前追击布哈拉退兵的核心队伍时，敌军侧翼的骑兵便迅速从两翼包围我军，并向要塞飞驰而去。他们先在这里放火烧掉已经成熟而尚未收割的庄稼，接着直奔要塞。但布哈拉人当即遭到步枪射击，本已随队伍出动的两门机关炮也开炮助威；布哈拉人立刻回身扑向我右翼后方，但这次反击也未得逞，因为我方已采取了应付意外的措施：格里片贝格改变了阵列，用两门来复炮的火力迎击这群匪徒。匪群向一旁飞奔，和那些头也不回拼命逃窜的残匪会合。就这样，布哈拉人虽然数量多，会要诡计，也是无济于事。我们追击了十俄里，直到看不见一个布哈拉人才停止。下午五时前，我部队返回亚纳-库尔干。这次战斗中，我方只有两名士兵负伤，一名失踪。而敌方的伤亡，据投诚者自己的供述，极为惨重。布哈拉人的兵营已从石桥转移到阿克提尤别[1]天然界线，离撒马尔罕八俄里。

这次失败后不久，撒马尔罕派了一名使者来到我方兵营，带来 398
一封布哈拉军队长官的信，信中说明埃米尔愿意停止军事行动，和睦相处，要求我方退出亚纳-库尔干；使者同时还向阿勃拉莫夫口头声明，将向治扎克放水。然而尽管作出了许诺，从7月5日起，水源一直被堵。最后，治扎克的居民请求采取某些措施给他们弄水。

7月9日，阿勃拉莫夫派出了一支由施坦佩尔少校指挥的部队（有四个步兵连带两门大炮，一个哥萨克连带两门火箭炮），前去轰毁桑扎尔村居民所修筑的堰塘。部队走了三十七俄里，毁了七个堰塘，尽管日夜都遭到不断的攻击，却只有两名士兵负伤。

① 或译阿克求别。原名玛尼图噶图勒干。我国清朝政府在此设有常驻卡伦。——译者

7月5日战斗之后，我军营地出现了一个来自安杜尔城的印度人，他向阿勃拉莫夫呈交了一封用隐显墨水写的信，口称他们的汗王派他来俄国领地，任务是把信交给在途中遇到的第一批俄国人。这个印度人走了整整一年，穿过了拉合尔、白沙瓦、喀布尔、巴米安、巴尔克和卡尔希。在卡尔希他被布哈拉人逮捕，他的同伴（十人）均已跑散，在他身上搜出来的写给俄国人的文件均被没收，但刚呈交的这封信未被搜去，因为它是用隐显墨水写的，看起来就象一张白纸。这个印度人在卡尔希被拘留了半年左右，而后被送到撒马尔罕。当时正值6月7日战斗之后，撒马尔罕一片混乱。印度人趁混乱之际，摆脱了一切监视，混进武装的人群，和他们一起走出撒马尔罕，7月5日参与了反对我们的战斗，布哈拉人撤退时，他躲进了退路上碰到的第一间小土屋，在那里等到布哈拉人跑得完全看不见，才走出这个避难所，来到我方营地。

信在火上一烤，字就显现出来了，原来写的是印度文，是安杜尔邦主穆罕默德·加利汗写给陛下的信。顺便提一下，这位汗王写道："久闻陛下功勋卓著，鄙人不胜欢庆。欣喜之情，实非片纸只字所能表达"。后面他还写道："敝国虽不及贵国强盛，然迄今尚未
399 屈从英国"。他授权来使缔结任何条约，并表示希望留下使者作为常驻大使。末尾还附加了一句话："一旦贵国与英国开战，我将重创彼等，并在一个月之内将彼等全部逐出印度"。

我们有意详细引用这些话，一方面是为了表明，我军的胜利在印度产生了何等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了说明，那里对我军向中亚推进的原因和最终目标，是有深刻了解的……

印度来使还提交了条约草案，条约规定安杜尔邦主承担义务给我方提供辅助军队，并拨出公款供我方使用，条件是我方保证他的领地享有完全的自决权。这种谄媚的建议由于为时过早，被我方拒绝，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时，流寇的袭击活动依然不断发生。位于治扎克地区山中的鲍格丹阿塔乡的乌什马村，是掠夺牲畜的匪徒的主要巢穴。9月初，该村居民袭击了在奇纳兹大路上来往的几个俄国人，同时，炮兵少尉斯卢任科和三个士兵（他们正追赶着从奇纳兹前往治扎克的驿车）都被抓走，并被带往布哈拉。我军于9月30日彻底捣毁了乌什马村，以示惩罚。为执行这一任务，阿勃拉莫夫曾派施坦佩尔少校率领三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带了两门大炮和四门火箭炮。部队把村庄付之一炬，于10月6日回到亚纳-库尔干。斯卢任科在布哈拉遭到严刑拷打，在死刑威胁下，被迫改信伊斯兰教和训练布哈拉军队。我们要为这位军官说句辩护的话，虽然当时他不觉得有殉难的必要，但他无疑是一名英勇的军官，在保卫撒马尔罕城寨时，他以清白的死证明了这一点。

12月初，阿勃拉莫夫带领部队包抄了治扎克地区西部，6日，袭击了乌胡姆村，四面点火，全部烧为灰烬。1867年12月，布哈拉的使者穆萨伯克终于来到塔什干。他带来了埃米尔的信，说是我方的建议已被接受，还说使者带来了已签署的条约。可是什么条约也没有带来。总督把这种情况当作某种误会，于12月19日给埃米尔再写了一封信，请他批准和约并立即交还斯卢任科中尉[①]和三名士兵。然而，同使者一开始谈判就可看出，埃米尔根本就不是那么诚心希望和平（这本来关系到他本身的利益），显然，布 400
哈拉人有意拖延，正是为了赢得时间，好同我们作一次更有把握的较量。来使没有表示任何愿望，对任何要求都不表示异议。不论对他讲什么，他一概同意；但他的一切言谈表露出一种消极的对抗，碰上这种消极对抗，即使最良好的意愿也会破灭。尽管给他提供了往来联系的充分自由，可他宁可在深夜里秘密派遣自己的信使。

① 原文如此。上一段写的是少尉，显系作者有误。——译者

鉴于我们与布哈拉的关系捉摸不定，为了保持我们在外锡尔河吉尔吉斯人中间的影响，1867 年底，下令定期从 1 号炮台和彼罗夫斯克炮台调派轻装部队前往亚纳河，这样可以使部队熟悉地形和居民，并收集各种情报。

从 1868 年初开始，中亚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最近五年期间，我国政府竭力封闭西伯利亚边界线至奥伦堡边界线之间的敞开的大门，以保障我国免受匪帮及邻近游牧部落的不断侵袭，因此我们必须占领浩罕和布哈拉汗国的某些地区，将其并入帝国的版图。我国疆域的扩大，由此而产生的与邻近中亚各国统治者的关系，以及我们面临中国西部各省回族暴动的处境，都促使我们把同中亚和中国西部接壤的整个地区组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土耳其斯坦总督辖区”，并把它划为两个省：锡尔河省和七河省。

新建行政机构的基本原则，是由一个专门设立的所谓“草原委员会”制定的，这个委员会付出了许多精力、劳动和知识。整整两年功夫，这个委员会周游草原各地，收集了统计资料，熟悉了居住在我中亚领地上的各部落的生活习俗和社会结构，最后制定了“关于锡尔河和七河两省治理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的实施，在任何地方都未引起严重的反抗，而且民众都把新条例当作一种恩典来加以接受。委员会诚实的劳动使它有充分权利受到后代的感激，因此，这个委员会委员的名字应该载入史册。委员会主席是四
401 等文官吉尔斯，委员是：古托夫斯基上校、根斯上校和普罗增科中校。

施行条例时，力求尽可能地审慎行事，逐步推进：首先在塔什干市这个边区中心要地着手建立新组织，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示范性的委员会，还特邀了六十名当地人为委员。参加委员会工作的还有某些县长，他们以后也要在本县领导组织工作。在塔

什干完全成功的改革，最有力地影响到锡尔河和七河两省各县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游牧民族普遍表示赞同，接受了新制度，并协助各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在武装匪徒可以渗入的、与布哈拉毗邻的地区，实施新制度则需要特别审慎。为了使组织委员会在这些地区开展活动更为方便，也为了保护居民免遭掠夺，在成立委员会的同时，还向各处派出了侦察部队，轮流巡查指定的地区。

在新的基础上整顿边区的同时，还和毗邻的各个汗国进行了积极的谈判，以便维持和建立一种更为持久的和睦关系。年初，这种关系还极不稳定，但总督对浩罕所作的努力很快就取得了完全的成功。经过相当长期的谈判，浩罕汗王胡多亚尔最终（于2月份）同意了向他提出的条约，该条约在贸易方面和保障来往于汗国从事各种活动的俄国臣民的安全方面，都对我国极为有利。

该条约共有五条：(1)我国商人有权游历汗国一切城市；(2)有权随意在各处开办商队旅舍；(3)有权在汗国一切城市设置商队头目；(4)对俄国商人和伊斯兰教徒课税一视同仁；(5)俄国商队可以自由通过浩罕前往与其相邻的其他领地。

汗王只是对第一条和第五条感到为难，不敢为他们的宗教狂徒和匪徒担保。我们对汗王的答复是：我们决不容忍邻近地区的居民肆意横行，他们不服从汗王，就得服从我们。汗王最终同意了一切。他请求准许派使节前往彼得堡，并请求陛下给他颁赐证 402
书，借以在臣民心目中抬高他的威望，也可以作为俄国和他的关系始终不渝的一个永久保证，而不必担心俄国的长官有何更动。尽管汗王对俄国长官十分尊敬，但他也不能不注意到，这里的俄国长官三年之内就换过四个：切尔尼亚耶夫，罗曼诺夫斯基，曼陀菲尔，考夫曼……而且每个人都提出过自己的条约。

由于汗王的殷勤以及他在我们同布哈拉最近一次战争（即1868年远征撒马尔罕）期间的克制态度，考夫曼曾呈请准许浩罕

使节进谒宫廷。派来的使者是商人米尔扎·哈基姆·乌米多夫，此人由于每年都参加马卡里耶夫斯克集市而能说一口流利的俄国话，他对浩罕汗国的独立颇有非议，因为这种独立的表现是不断的骚乱、永无休止的抢劫和残酷的刑讯……乌米多夫后来获得二级安娜钻石星章和二级斯坦尼斯拉夫星章，并被授予四等文官的官衔。胡多亚尔汗除得到了贵重礼品外，还获得了一级斯坦尼斯拉夫钻石星章，他对此一直感到极为满意。

至于布哈拉的埃米尔，虽然他的使者于 1867 年即已在奥伦堡签署了和约，但埃米尔始终不肯签名盖章，不予批准，所以条约未能执行，尽管埃米尔本人经常说他希望维持和平。

1868 年 3 月 2 日收到布哈拉科什·别基① 的一封信，通知释放斯卢任科及其同遭不幸的伙伴。至于和约，答复仍然是转弯抹角，模棱两可，对真情及双方关系丝毫不予说明。总督希望无论如何也要与邻邦保持和睦，在自己决定去圣彼得堡之后，放走了使者，指望他在已同我签订贸易条约的浩罕汗王的范例影响下，善始善终，完成自己的使命。在致埃米尔的信中，还不得不向他详细说明互换已签署批准的条约的程序和意义，因为埃米尔在此以前的一切行动表明，他甚至连公认的国际交往中起码的方式都一窍不通。

使者走后，情况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在我国与布哈拉的边境上，出现了大股匪徒，抢劫我方臣民。为了制止这种抢劫活动，六
403 个哥萨克连被派往前沿防线，对埃米尔也说明了采取这一措施的真正原因，并预先通知他，沿努拉塔山脉北坡，即沿我国边界，在我方领土上，将有部队从治扎克开往乌胡姆，目的是在我国新臣民中间整顿秩序，进行管理。此外，部队还要为计划修筑的工事选择地址。

① кош-беги，疑为 куш-беги（军事大臣）之误。——译者

这支部队有三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两门火箭炮和两门大炮，总共528人，由格里片贝格少校率领，于2月29日从治扎克出发。

居民的敌对情绪，以及山区出现匪帮，布哈拉部队从奇列克、卡蒂-库尔干、努拉塔和其他各地开往乌胡姆峡谷的消息，迫使我们对山脉的侦察活动局限于我部队行进路线附近的带状地区。

7日，出现了布哈拉的哨兵，他们逐渐向乌胡姆峡谷退却，此处的高地已被匪骑兵占领。我军立即对布哈拉人占领的峡谷进行侦察。在这支派往峡谷的部队回转时，一小股占领出口的匪徒从高地冲到大路上，用小口径炮射击带领十名哥萨克走在前面的参谋总部侦察长官坚涅特大尉，接着又大叫大喊，高举军刀杀来；护卫队下马齐射，制止了敌人的进攻。这时，原在后面的乌拉尔第一哥萨克连赶到，格里片贝格也从营地派来了步兵。敌人慌忙退到他们原来占领的高地。格里片贝格得知各地援兵正在赶来，便决定在敌人还来不及在乌胡姆峡谷集中兵力之前，就占领峡谷。为此，土耳其斯坦第五边防营的混成连和乌拉尔第一哥萨克连，带两门火箭炮，由坚涅特率领，沿着大路直逼乌胡姆村。同时，由卡拉津中尉率领的边防营第二连，则从哈亚特镇向乌胡姆峡谷包抄过去。营地只留下一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排。

坚涅特的队伍逼近后，敌人就从他们筑在高地上的三个石壕向我开火。我军在高地的陡壁悬崖掩护下，尽管登山非常困难，但很快就占领了前两个鹿寨；占领第三个石壕要困难得多，因为它前面的山坡十分平缓，队伍无法隐蔽，避不开石墙后面扫射过来的枪弹。人们感到进退两难……敌人立即加强了火力。于是坚涅特决 404
心以身作则，鼓励部下：他从第二个鹿寨向敌人发射了一枚火箭后，从下马的哥萨克中征集了一批敢死队员，加上一排步兵，亲自带领他们冲向第三个鹿寨，其余的人都跟着他杀向前去。

这一坚决的进攻动摇了敌人，他们立即逃窜。我军穷追猛打，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紧跟在他们后面杀进了乌胡姆村。敌人遭到惨败，惊惶失措，纷纷丢下武器，逃进山中，顷刻之间不见踪影。

我们缴获了三面军旗，两门小炮（可以驮载），许多小口径炮和枪支。

3月4日，又发生了一次冲突：一股约八十人的布哈拉匪帮在吉兰乌蒂峡谷袭击了步兵营少尉马申和哥萨克少尉洛巴诺夫。他们在十五名士兵的掩护下，从治扎克前往亚纳-库尔干。我们的人离开营地才六俄里，就遭到布哈拉人围击。我们这几个好汉决定不退回营地，继续前进。哥萨克（九人）下了马，把马系在马申的车上，加入射手（六人）的队伍，回击布哈拉人。好汉们就这样跟着大车，差不多走到了塔麦尔兰门，因此疲乏不堪。于是马申命令哥萨克上马，肃清被布哈拉人堵住的峡谷。然而，这位骠骑兵① 临阵急躁，把事情搞糟了：他不等大家解开马，就带着两名同行的萨尔特人、一名送信的骑手和两名哥萨克冲向前去。布哈拉人趁射击间隙直奔马申，就在这种情况下，马申头部受了六处刀伤。受伤的还有两名哥萨克和两名萨尔特人，送信的骑手被俘，并惨遭杀害。洛巴诺夫救回了伤员，向治扎克撤退，一名射击手骑马先到。派来接应的两个哥萨克连没有遇到布哈拉人。如果马申不冲上去进行白刃战，那末情况就会很顺利，更不会有伤亡，可以使布哈拉人乖乖地撤退。这种先例有的是。

就在这同一时期，各地都出现了由奇列克和卡蒂-库尔干的
405 伯克们纠集起来的匪帮；这些匪帮在我们与治扎克及亚纳-库尔干之间的交通线上蠢动。尽管我们遭到袭击，甚至尽管埃米尔的军队蓄意制造了乌胡姆冲突，总督为了维护和平，佯装相信布哈拉外

① 在此之前，马申在亚历山大骠骑兵团任掌旗官。

交官员们的辩解，似乎这些事件的发生，根源只在于各地的伯克和一些流寇的私下猖狂活动。必须指出，冯·考夫曼将军的宽容态度甚至超越了必要的限度。即使埃米尔可以容忍他的伯克们（相当于我们的县长）肆无忌惮地与邻国开战，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边境上秩序荡然，使我们的名利都遭到损失。

当然，总督希望和平进行民政改革和打算返回彼得堡（他的家在那里），对他的政策是有影响的……

考夫曼读到此处，向作者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说："我服役凡四十年，还从未有人这样侮辱过我！我从未把个人利益置于委托给我的事业的利益之上，任何人都不应这样责备我！"

然而，如果考虑到制定治理土耳其斯坦边区的新改革方案，是考夫曼获准回彼得堡的官方理由，如果考虑到他是在1867年11月来到边区的，才过了五个月又准备回去，他未必能看清以往的缺点，那末我们只能认为，制定新方案不过是一个借口，而不是别的什么。这个方案的原始形式从来没有提出过，后来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那是经过九个委员会搞了几年才制定出来的。这是一项艰巨而严肃的工作。我们还要补充说一句，考夫曼当总督的最初几年，大都是在彼得堡度过的，因而不免引起了一向尊重上司的我们出版界的公正非难……

"委托给他的事业的利益"，即治理土耳其斯坦边区的利益，当然受到了损害……这就是为什么激起他不满的词句能够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理由。

总督定于4月9日启程。

这一天的前夜，即已得到消息说，由于布哈拉宗教界的策划，反俄国人的圣战（加扎塔）已经宣布，布哈拉军队在克尔米涅要塞附近集结，并企图在总督出发后立即开始军事行动。从侦探们关于埃米尔同喀什噶尔、浩罕、阿富汗和希瓦等地首领的勾结以及他 406

们立意组成伊斯兰大同盟的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七个月来埃米尔一直回避批准条约并竭力拖延谈判的原因。总督终于下了相当大的决心延期动身，因为从纳伦和前线来的火急情报，清楚地说明了布哈拉埃米尔的备战与其军队在阿尔蒂沙尔[1]的活动（表现为野石帐吉尔吉斯人游牧地区的骚乱）是分不开的。

从以往多次失败的惨痛经历中受到教训的埃米尔，看来在未找到同盟者之前，还下不了决心再次进攻俄国人。布哈拉使者穆罕默德·法里萨赫向东印度政府和土耳其苏丹的献媚活动，并未收到什么效果。侍从将军伊格纳季耶夫通知总督的紧急情报副本（1867 年 9 月 13 日、24 日和 10 月 3 日、15 日）使我们在这方面完全放了心；至于拟议的同盟中的其他成员，则只有胡多亚尔汗一人拒绝参加，其借口是，在不利的情况下，浩罕势必首先受到报复，而在顺利的情况下，他总是来得及参加同盟的。

埃米尔又想再次碰碰运气，又怕再次失败，因而在处理他和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上都举棋不定，同时又不得不长年备战，以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

在为保卫伊斯兰教反对异教徒而征税的借口下，埃米尔在上年冬（1867 年底到 1868 年初）向商人们抽了两项特别税，对每个商人任意规定税额。接着他又玩了这么一个花招：坚加（相当于我国二十个戈比）原来抵六十四切克；埃米尔吩咐在市场上和商队旅舍中大量兑收，然后宣布：用一坚加支付税款可抵 132 切克。但由于银子已经禁止流通，所以坚加的牌价上升到了二百切克；储存在国库中的银子按照空前猛涨的牌价兑换，使埃米尔发了一笔大财，尽管由于米珠薪桂，商业萧条，以及伯克们为填不满的加扎塔而横征暴敛，使得本来就苦不堪言的民众怨声载道。除此以外，埃米尔

① 阿尔蒂沙尔，意为“六城”，包括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乌什、阿克苏。这六座城市统称为喀什噶尔地区。——译者

还把手伸到了伊斯兰教经文学校毛拉教师的收益上。这就促使宗教界人士起来反对他，责备他没有把为战争征收的款项花在正当的用途上，并直接要求同俄国开战。因为既然征收了各种税款，埃 407
米尔就有责任进行这一战争。

为了安抚民众，埃米尔于3月初在布哈拉召集了一次非常会议，以便就和战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伯克、乌列玛[①]和富商们，并不因埃米尔在另一房间秘密监视讨论进程而感到拘谨，他们自由发表主战的言论，责备埃米尔对宗教事业和臣民的幸福漠不关心。

由于处境非常困窘，甚至是毫无出路，埃米尔只得推迟宣战，从这个斋节推到下个斋节。但后来库尔班拜兰节（这是祭祀亚伯拉罕[②]的节日，它使虔诚的教徒们牢记，必须为信仰牺牲一切）也平平静静地过去了，宗教界人士便趁埃米尔不在之机，在布哈拉近郊鲍古耶金的一次祈祷中，制定了关于对俄国人进行圣战的里沃亚德[③]，并宣布埃米尔不会治国安民，尤其不会作战，因为在1866年5月伊尔贾尔战役中，俄国人刚开始射击，他就带头逃跑。在撒马尔罕，教士们胡作非为到了极点，竟使得当时指挥军队的奥斯曼（一名逃亡的哥萨克）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派出军队，当场打死六十二人，才制止了这种混乱局面。埃米尔回到布哈拉时，受到骚乱人群极不友善的接待，遭到他们的责难和威胁，使得他只好转回吉日杜万城安身。这个城市在他来临时已十室九空。他在这里获悉乌胡姆战斗的情况，又获悉伊斯坎德尔汗带着286名阿富汗人

① 乌列玛为伊斯兰教的法学和神学家。——译者

② 据圣经传说，无限忠于上帝的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始祖，他的儿子伊希迈尔又是阿拉伯北部十二个部族的祖先。伊斯兰教徒据此认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始祖。——译者

③ “里沃亚德”是伊斯兰教教士和哈孜的法令，但其依据不是伊斯兰教法典，而是昔日范例。

和他从努拉塔的伯克那里夺得的两门炮向我方投诚，便从吉日杜万前往克尔米涅，并在该城宣布圣战，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后来埃米尔本人及其使者都硬说，他没有宣布圣战，以他的名义发布的文告是伪造的，是别人偷了他的私印盖在那些宣言上，以便挑起打俄国人的战争，推翻埃米尔，把布哈拉分割成几个独立的汗国。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们、从前的治扎克的伯克及其他的伯克们被说成是阴谋的策划者。这也是可能的。

第十五章

408

开战前锡尔河省的兵力。埃米尔的兵力。伊斯坎德尔汗的阿富汗部队向俄国投诚。我军向前沿防线集结。独特的司令部。进军撒马尔罕。间谍使者。阿克-库尔干谈判。护送军使的哥萨克的逃跑行为。5月1日撒马尔罕(帕潘阿塔)高地的战斗。城里派来代表团。俄军开进撒马尔罕。颁发奖章和长袍。军中的疾病。攻克乌尔古特和奇列克。总督关于撒马尔罕的设想。布哈拉人指望时来运转。

1868年春,锡尔河省的兵力如下:十一个步兵营、四个野战炮兵连(三十二门大炮)、二十一个奥伦堡和乌拉尔哥萨克军队的骑兵连、一个工兵连以及两个要塞炮兵连(177门大炮)。

4月初,各步兵营实有人数:17名校官,173名尉官和7,795名军士及士兵;按编制尚缺120名军官和2,872名士兵。

各炮兵连实有:3名校官,30名尉官,71名军士和698名士兵;缺一名军官和112名士兵。

各哥萨克骑兵连实有:29名尉官,121名军士,1,935名哥萨克;缺38名军官和998名哥萨克。

共缺:8名校官,126名尉官和4,240名士兵,也就是几乎缺三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营和七个哥萨克连,或者说,缺员达全省兵力的三分之一。

部队中疾病蔓延是缺员的主要原因。1867年这种情况特别严重。初春,奥伦堡防线派来两个步兵营和一个后备队以加强和

补充省区军队，代替长期休假的人员。由于长官[1]缺乏经验，这些
409 部队吃足了苦头，随军医院住满了病人，大多数患的是回归热，这种病后来还迅速蔓延到其它部队，由于建造营房和担负艰苦的守卫任务，弄得疲惫不堪，因而容易得病。营房拥挤，喝的是生水，而且往往不干净，在普遍的体力疲惫的情况下，病人自然日益增多，而医院中病房不足，药品、医生和医士都很缺，这一切都助长了疾病的蔓延。加之 1867 年和 1868 年的冬季雨水特别多，在用部队的经费（国家的补助极少）匆匆忙忙建造起来的营房里面，又冷又潮，瘴气弥漫。房顶漏水，窗户是用油纸糊的；泥地经雨水一泡，连空气也是浑浊的。所有这些都使得病人激增，例如：从 1867 年 8 月到 1868 年 4 月，锡尔河省部队中的病号平均每日达 1,324 名[2]。在这八个月中，有 12,000 多人住过医院，死亡 820 人，几乎相当于整整一营人；这样，平均每月死亡人数几乎达 130 人。在前沿防线亚纳-库尔干和治扎克的步兵部队中发病率更高：从驻扎在该两地的两个营来看，到 1868 年春，即与布哈拉开战以前，很难集合一连健康的人！没有医生，没有奎宁，病了就送到塔什干的医院去；在治扎克前面的克柳切沃耶工事里只有一名医士，什么病都用艾蒿治。当地人报告埃米尔说，俄国人快死光了，剩下没有几个人了，还说什么，因此总督也快要到彼得堡去了。这样的消息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埃米尔对我们的态度。

出差人数平均每月超过一千人（主要是步兵和哥萨克）。医疗和事务机关、驿站和其他单位从部队调走了大批人员。此外，四百多人被派去给没有带仆人来边区的各级长官当临时勤务兵。这里

① 长官中有一名大尉罗津男爵，作风粗暴，除艰巨的行军活动外，还在休整的时间内给纵队布置各种操练，士兵简直没有时间休息，以致经常有几十个人昏倒。后来，沿线一个炮台司令官终于发觉，将罗津拘留，并指派另一名军官接替了他的工作。

② 这里还不包括留在奥伦堡军区各炮台的病号，这类病号在 1868 年 3 月达到 1,785 人。

还必须指出：部队要自己动手建造营房，因此几乎没有时间进行队列和军事训练。

至于布哈拉人，1868 年春，他们的兵力（不包括沙赫里夏勃兹人）为十二个步兵营，一百五十门野战炮和二十到三十个骑兵连，总共约一万二千名步兵，一千五百名炮兵和两千到三千名骑兵。410 这是常备军，从 1865 年以来，一直保持着这种编制。

布哈拉正规步兵营（徒步的萨尔巴兹）只有第一横队有枪支，这里有各种样式的火石枪、击发枪和双筒猎枪①，凡非正规的民军都发给火枪。

第二横队主要是用冷兵器装备：长柄斧、棍棒和长矛，只少数人有手枪，只有民军带马刀。

正规骑兵连（骑马的萨尔巴兹）配有长矛和马刀，第一横队另外还有步枪，但这里的骑兵还使用各种棍棒。

大部分布哈拉步兵按我国尼古拉时期的操典进行训练，一小部分仿效阿富汗人按英国操典进行训练。布哈拉军队的训练工作，由 1863 年左右逃到浩罕的一名西伯利亚哥萨克军的军士奥斯曼负责。②

布哈拉正规军，更确切地说是常备军的组成和补充，部分靠招募，部分靠雇用。每名萨尔巴兹一年领一套衣服，每月的薪饷为二十个科坎（合四个银卢布），但伙食自理。

战时，埃米尔的兵力大为扩充，办法是武装居民，主要是骑马的居民，组成民军。其人数视战争的规模而定。民军的服装与其他和平居民的服装毫无区别：缠一样的头巾，穿一样的棉长袍，腰

---

① 多半是图拉工匠制造的。

② 他曾因两次穿过队列而受到罚款处分。阿利姆库尔委托他训练萨尔巴兹，同迈埃尔和谢罗夫打仗的正是他的那些门徒。1865 年他被埃米尔俘虏后，为埃米尔指挥过部分军队，他竭力反对与俄国人媾和。1870 年，因某事被埃米尔处决。

上系一样的宽带，所不同的只是身上多挂一把马刀或军刀，有枪的人腰上还缠一根长长的引火线，引火线的一端夹在“蛇头”（即扳机）中，战斗一开始就将它点燃。自然，被打死的，还往往有被打伤的，由于身上的棉长袍被引火线烧着，过后就在火里慢慢地烤焦了！。

除正规军和武装的民团外，赛义德·穆扎法尔还拥有一支阿
411 富汗人小部队，归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孙子伊斯坎德尔·艾哈迈德汗指挥。

宣布圣战时，赛义德·穆扎法尔把阿富汗人的部队派往努拉塔要塞，指定他们留在那里当守卫队。

伊斯坎德尔汗是苏丹·艾哈迈德的儿子，苏丹·艾哈迈德曾投靠波斯，统治过赫拉特，在赫拉特被围困期间死去。多斯特占领赫拉特以后，苏丹·艾哈迈德的孩子们，很长一段时期都带着铁镣跟随着阿富汗军队。后来，他们得以逃脱，伊斯坎德尔汗历尽艰险，⑨
才在布哈拉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地，他在这里奉命指挥一支由三百五十名阿富汗人组成的队伍。但布哈拉人不能按时发饷，阿富汗人不得不变卖一些自己的财物、马匹、甚至武器上值钱的装饰品，以维持生活。后来伊斯坎德尔汗向努拉塔的伯克提出了领钱的最后期限，若超过这个期限，他就不再等钱，从此以后也不再对埃米尔承担任何义务。规定期限一过，阿富汗人就从要塞的碉堡里带走了两门山炮（质量相当好），并向治扎克进发。伯克集合了一大帮人追击，但二百八十名阿富汗人（几乎全是徒步的）排成方阵撤退，不断用直射火力击退了多次冲锋。伊斯坎德尔汗日夜兼程，于4月16日到达治扎克，投靠了俄国人。县长诺索维奇上校命令阿富汗人放下武器，并将这些武器交给施特兰德曼中校的哥萨克看管，但是，这位值得尊敬的长官没有留神他那些同样值得尊敬的部下，所有的好武器都被偷光了……第三天，当接受阿富汗人为我们

服役，下属奉令还给他们武器时，才发现无法全部归还，许多阿富汗人只好赤手空拳。

为了以后不再重复叙述这件事，我们在这里还要提一下，阿富汗人多次参加了同布哈拉人作战，功绩卓著，开始时，他们还不足一个步兵连（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和同教者打仗，这样的人就被送往塔什干），后来增加了一些投诚过来的人和俘虏，多半是波斯人，这支队伍才得到了加强。泽拉布拉克之役使他们得到了相当多的武器，而在再度占领撒马尔罕时（6月8日），又得到了许多马匹。于是，奉派管理阿富汗民团的骑兵上尉捷连季耶夫就有可能将民团编成三个骑兵连。然而，在突击冲锋和横渡泽拉夫尚河的几次紧张演习时，民团的人数减少了一些（一下水就逃跑了二十多个），这倒正好，因为嫌和后这些人反正没有地方安置。 412

伊斯坎德尔汗因与布哈拉人作战功绩卓著，荣获中校军衔、一枚乔治绶带金质奖章和一枚带剑的二级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后来他被调往彼得堡，荣幸地晋谒了皇帝陛下，并被暂时派到陛下禁卫军骠骑兵团，在这里服役将近两年，因与陛下的卫队长争吵而退役。他得到英国的庇护后，就到伦敦去了。

伊斯坎德尔汗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在捷连季耶夫的指导下，（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俄语，能说、能读、能写，后来还学了法语。他在我们这里的薪俸达四千卢布，当然，在陛下的骠骑兵团里，这样的薪俸是相当微薄的。出于什么原因把这位汗王暂时派到这个兵团里去，谁也不清楚。他在这里既不指挥一个排，又不指挥一个连，因而是不能学会战地勤务的。他也不能身边配三个随从（医生、副官和厨师）象富翁那样生活。无所事事使他很苦恼，他总是诉苦，还把自己比作一颗多余的牙齿，说他的地位既不是作战军官，又不是后勤军官，有职无名，什么也不是！总之，在别人看来，伊斯坎德尔汗只不过是一名

野蛮人中校，任何事都不能委托他去办，但又不值得去教导他。伊斯坎德尔汗为了提拔自己的副官拉姆季利汗，至少要让他当个军官，就将他安排到陛下的卫队里。卫队的副官在教练场上整队时，不管拉姆季利汗戴着一枚乔治绶带金质奖章，朝他的牙齿上打了一拳。伊斯坎德尔汗便写了一封信给卫队长，要求该副官赔礼道歉。但遭到拒绝。伊斯坎德尔汗又要求同卫队长决斗……卫队长也拒绝了。伊斯坎德尔汗通过决斗监场人告诉卫队长，只要他在宫廷里露面，就将狠狠地侮辱他一顿……这以后的第一个假日，伊斯坎德尔汗来到宫廷，但在第一个房间里他就被捕，关进了宫廷禁闭室，而拉姆季利汗被押往塔什干。后来伊斯坎德尔汗只好投靠英国人。英国人象接待王子一样地接待了他，并给他三万卢布的薪俸，拉姆季利汗半路上就被送了回来。当然，在金钱方面我们是不能和英国人竞争的，但伊斯坎德尔汗从不追求奢侈的生活，我们也不靠这一手来拉拢他，而是要满足他的虚荣心和自尊心，本来这
413 并不难。可现在事已做绝：我们推开了中亚的一位优秀人物，说不定，也可能是一位未来的政治活动家①。

这时，4月9日也过去了，埃米尔仍然没有送来条约批准书，而掠夺牲畜的匪帮活动日益频繁，人数也愈来愈多；布哈拉军队又在撒马尔罕附近集结。浩罕正在积极地整军经武，沙赫里夏勃兹人也准备和布哈拉人联合。

4月初，我们在靠近布哈拉的地区的兵力：

在亚纳-库尔干	2,000人
在乌腊提尤别	800人
在霍占	1,500人
在塔什干	2,000人
	共计6,300人

① 他现时在锡斯坦指挥波斯的一个旅。

这些兵力足以击退敌人对上述四个据点的进攻，并守住这些地方，但要进行系统的防御战，这些兵力是远远不够的，而打进攻战，则绰绰有余。

4月14日，部队总指挥官下令进军治扎克：(1)从塔什干调步兵营的两个连，一个来复炮营，半个工兵连。(2) 从奇纳兹调第四营的三个连。(3) 从霍占调第六营的四个连。(4) 从乌腊提尤别调第三营的三个连。1867年在本地区过冬的长期休假人员奉令组成：(1) 二百五十人的一个连以加强奇纳兹驻防军；(2) 一千人的一个营以加强塔什干驻防军；(3) 二百人的一个连以加强奇姆肯特驻防军；(4) 四百人的两个连为彼罗夫斯克炮台的驻防军。(5) 二百人的一个连以加强1号炮台的驻防军。

原定1868年春前往奥伦堡防线并从该地回乡的长期休假和临时休假人员，只有已成家的准予回去，其余的部分坐船，部分步行，全被分派到锡尔河防线各地的驻防军中去。

在塔什干由长期休假人员组成一个营后，又把步兵营的一个连和第一营的一个连调往治扎克。

与此同时，立即成立了炮兵辎重库和工兵辎重库，并储备了包扎伤口用品。

布哈拉人急不可耐地想用武力和我们较量。14月夜即15日 414
天亮前两小时，一大股布哈拉匪徒在奇列克的伯克之子奥马尔率领下，向驻扎在治扎克城外、吉兰乌蒂峡谷入口处附近的我军营地发动进攻。警报一响，我们的部队很快就起了床，枪炮齐轰，击退了敌人。

15日拂晓，两个哥萨克连带着一个火箭营，追击敌人四十俄里，将敌人完全驱散。敌人死伤二十余人，我方只有一名军官和哥萨克的两匹马受伤。我们俘虏了四人，其中两人是治扎克的居民①。

① 后来他们被绞死了。

4月18日，军区部队总指挥官从塔什干到达治扎克，亲临指挥当前的军事行动。塔什干的乌列玛们为了避免同情布哈拉人的嫌疑，在部队总指挥官出城时，诵读“巴塔经”，祝愿俄国军队节节胜利，获得新的荣誉……

19日，在奇纳兹渡过锡尔河登上左岸后，伊斯坎德尔汗带着他那伙阿富汗人来到部队总指挥官面前，他们衣衫褴褛；许多人没穿鞋子，用破布裹着脚；身上的装束勉勉强强可以称为制服，它恰好说明了这股匪徒的来历：长襟外衣和英国军队的镶红边、缝金属扣子的蓝色大礼服，使人想起1839年英国军队的覆没，而布哈拉萨尔巴兹的红色短上衣和缝着铜扣、锡扣和骨扣的我军旧大衣、旧制服，都说明了这股匪徒不久以前和现在的情况。

部队总指挥官对阿富汗人愿意为白沙皇效力表示了谢意，并希望他们忠诚服务。随后，就委托哥萨克中校谢罗夫去监视他们，同时还下令只挑选那些真正愿意同布哈拉人打仗的人出征，其他的人都送往塔什干①。

到4月27日，十六个步兵连，带六门大炮，六个哥萨克连，半
415 个工兵连和轻炮连的一个排都已在治扎克城郊的兵营里集结。其中还应加上阿富汗人组成的一个连和两队骑手。上述部队都有足够的子弹、火药和面包干（每人自带四天的面包干）。此外，到达治扎克后，部队还为亚纳-库尔干和治扎克的仓库储备了公用的面包干。剩下的事就是准备部队用的车队，任何一支部队都没有足够的大车。有些部队，如步兵营和来复炮兵连，根本就没有大车：组成这个营时，原打算用骆驼运辎重，但这很不方便，土耳其斯坦第一步兵营远征希瓦之前（1873年），既没有骆驼，又没有马，也没有大车；大车都是坏的，因为缺乏必需的木料，修理大车很困难。

① 后来，阿富汗民团交给乌拉尔哥萨克军的霍罗什欣大尉，过后又交给捷连季耶夫上尉统辖，这两名军官都因通晓东方语言而奉命担任这一职务。

此外，这里沟渠纵横，我们旧式大车的结构不能适应，当地的牛车车轮直径有三俄尺，可以毫不费力地滚过这些沟渠；而且小河上没有桥，不得不从浅水处过河，所以牛车在这方面也比较合适，因车身较高，不致于弄湿行李。因此，决定给每支部队雇用足够的牛车以补大车之不足。为搬运炮兵辎重库、工兵辎重库、军需辎重和军官行装，在治扎克雇了足够的自带牛车和马匹的车夫，每月工资十五到二十五银卢布，但伙食自理。塔什干居民出了二百多辆牛车搬运炮兵辎重库，一切自理，但为期只一个月。

由于多种原因流动医院没有组成。第一，各军需仓库中没有储存医院用品；第二，在这里的征讨往往是速战速决，没有重大的伤亡，而且很快就占领了城市，因此病号和伤兵总能找到休息的地方和包扎的物品。此外，行军时害病的人比驻防时要少，这一事实也是众所周知的。

至于行军司令部的组织情况，这一重要部门是远远不够完善的。主要原因是指派的部队长官戈洛瓦乔夫将军本人有一个司令部，和它并列的还有一个大本营司令部。显然，这两个同级的机关总有一个是多余的。取消那一个的问题，只能根据这个或那个司令官个人的品质来决定。被委任为行军司令部长官的佩特鲁舍夫 416
斯基上校与这一职务是不相称的：下达给他的命令，他不是忘了，就是曲解了，再不，就拖到第二天。结果总督只好将命令直接下达到应该执行这些命令的人，于是行军司令部就无事可做了。

任命的步兵长官是阿勃拉莫夫上校，骑兵长官是施特兰德曼中校，炮兵长官是扎里诺夫上校，地形测绘长官是十二等文官布尼亚科夫斯基①，但当出征快结束时，这一职务由参谋总部的坚涅特

① 这是一项十分奇怪的任命：布尼亚科夫斯基伯爵在总督手下只是一名负有特殊任务的小官吏，在此以前，他连一个普通的罗盘仪都从未见过。参加这次出征时，他表示愿意学会测量，因此就被任命为所有测绘员的负责人；显然，他所绘制的地图都是“不合格的”。

大尉接替。部队司令部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参谋长是参谋总部的德米特罗夫斯基中校,他是高加索的老军人,其副手则是十二等文官谢尔宾斯基,只举这一个例子就足够了。这样奇怪的任命未必能提高戈洛瓦乔夫将军的声望:这不过使连队军官感到气愤,成为士兵无休止的挖苦和讥笑的话题。诚然,穿西装的文人当副参谋长总是有些不象样子。行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实际上是参谋总部的雷科上尉,此人总是一本正经,可是谁也不同他交往,因为大家都恨他。而佩特鲁舍夫斯基则是大家都喜欢的人。后来,他当了军团司令官,一次轮船失火时,淹死在伏尔加河里。

在治扎克集中的主力原定4月27日出发。26日夜间下了整整一夜的暴雨,天亮前又刮起了飓风,以致许多军官的帐篷,包括部队总指挥官的帐篷都被刮倒。但到了七点钟左右,雨过天晴,八时整,部队和大本营就出发了。

倾盆大雨冲毁了道路,车队很难行进。吉兰乌蒂峡谷那条同名小河,水涨得很高,步兵只得涉过齐腰深的水陆续前进。

中途,在所谓的塔麦尔兰门附近稍事休息,四点钟时,全军到
417 达亚纳-库尔干。28日和29日两天,集中进行出征的最后准备;病号运往治扎克。这时,撒马尔罕的伯克和布哈拉军队的长官们给冯·考夫曼将军写了许多信,要求再等一等,在埃米尔送来条约以前不要开战。信上盖的图章(代替签字)的数目一封比一封多,这也表明其兵力得到了加强。当然,我们没有等待的必要,4月30日清晨四时,我部队(由21个步兵连,带十六门大炮和五个哥萨克连,约3500人组成)沿着撒马尔罕大路挺进。

为了同治扎克保持联系,在亚纳-库尔干留下了两个步兵连,两门山炮和两个哥萨克连。第一次休息时,从埃米尔那里来了一名使者,带来一封信和一些礼物,但条约还是没有带来,他们保证过一天就送到。将军没有接受礼物,并宣布部队将继续前进,直至

收到赛义德·穆扎法尔批准的和约为止。一般来说，敌方派到这里来的使者，与其说是外交官，不如说是间谍：他们出现在每站路上，通常不带任何正式的全权证书，利用我们这里出入的完全自由，又大摇大摆地回去。布哈拉人在这方面是比较警惕的，所以我们的使者很难钻进敌人的兵营，特别是从兵营中脱身出来就更困难。

将军放走布哈拉使者后，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立即响起了出发号，部队继续上路。天气愈来愈热，口渴难耐，无论在休息地，或在行军途中，都找不到东西解渴，部队因为没有水壶，不曾随身带水，不过这种水壶在这样的热天也不见得方便。最好是用瓶子，外面缝上个毡套，取水时，毡套浸湿。毡套一干，瓶里的水也凉了。

经过三小时行军后，队伍又停了下来。侧翼的骑兵侦察班发现了最近一场暴雨积成的几个小水洼。士兵们一看见水，就奔了过去，扑倒在地上，贪婪地喝着发热的脏水。要将士兵们从水洼边赶开，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禁令也无效，因为口渴使纪律松弛了！下午五时，队伍到达塔什库普柳克（石桥）天然界线，停在一个谷地附 418
近宿营，谷底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流过。

5月1日早晨，队伍正准备继续前进时，布哈拉的一名使者又来要求部队总指挥官回师亚纳-库尔干，或者至少就在塔什库普柳克等待新使者到来，但未予理会。队伍继续前进，走了十俄里完全平坦的草原，来到鲜花盛开的米安卡尔盆地的阿克-库尔干村附近。居民都已离开村庄，但在果园旁、大路边和土岗上，到处都可看到萨尔巴兹人，还有很多骑马的萨尔特人，挥舞着旌节和小旗帜。

可是当我先锋部队不断逼近，他们就撤离阵地，往后退却。烈日炎炎，加上人们的健康状况不佳（昨天士兵们毫无节制地饮了小

水洼里的脏水，引起了不良后果……），应该休息一会；但刚一下达停止前进的命令，先锋部队前面的一队骑手就传来了敌人转入进攻的消息。先锋部队排成战斗队形。同时，行军司令部长官、参谋总部的佩特鲁舍夫斯基上校奉令察看前方地形。他带了三十名哥萨克沿着大路向前走了一俄里半，就命令哥萨克在布哈拉人射程之外停止前进，并派了一名骑手去告诉敌人前沿部队的长官，要他退到泽拉夫尚河，因为仗还打不起来；而我军正在等待使者前来进行和谈，不能停在比泽拉夫尚河更近的地方。布哈拉人射了一排子弹来回答这一建议，并向前推进。

组成护卫队的哥萨克对敌人的突然射击大吃一惊，他们掉头就跑。同佩特鲁舍夫斯基留在原地的只有一名哥萨克。骑兵长官施特兰德曼中校紧紧追赶着哥萨克们，后来终于命令自己这个好样的小队停了下来，并带着他们一起回到佩特鲁舍夫斯基跟前，很快又有两个哥萨克连赶来，立刻就开了火；敌人随即退却，我方也就停止射击。

枪声沉寂下来之后，布哈拉部队又派来一名使者——司令官纳日穆丁和卓，他宣称带来了埃米尔签字盖章的和约。后来才发现，布哈拉人计划淹没果园和恰潘阿塔高地之间的整个地区（这个
419 地区也有他们的部队），这样，他们就可以较久地将我们的队伍拦截在他们许多门大炮的射程之内；由于他们打算用来增高泽拉夫尚河水位的堤坝无法在这一天之内筑好，因此布哈拉人就想用谈判来拖住我们。这次，条约倒是真的送来了，但却是用波斯文写的，还有很多阿拉伯字，没有一个译员能译出来。从能够读懂的那部分来看，原来埃米尔送来的是他自己提出的条款，和我们向他建议的那些条款全然不同。这又一次证明，埃米尔还自以为实力雄厚，可以不作任何让步。他要进行谈判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赢得时间。从我们这方面来讲，也要利用谈判来赢得时间，以便我军能从

容不迫地走出果园，准备战斗。因此，部队总指挥官一面谈判，一面命令部队向前转移到泽拉夫尚河边。纳日穆丁和卓要求我军原地休息，不再推进，部队总指挥官回答说：我们不能在大批敌人四面包围的果园里宿营。我先锋部队的前导刚走出果园，右侧就遭到密密麻麻的敌骑兵的冲击。我骑兵长官奉命击退这股敌人，并将他们赶过河去。

施特兰德曼率领四个哥萨克连和一个火箭连，哥萨克轻炮连带四门炮，向敌人发起冲锋，冒着布哈拉人从高地上直射过来的炮火，把他们的马队逼到了河的左岸。

布哈拉人整个阵地上的四十门大炮一齐开火，但不久几乎全部停止了。只有两门炮还继续朝着泽拉夫尚河的渡口轰击，但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伤亡，因为炮弹都落在被哥萨克逼向左岸的他们自己的马队中间。

我军停在泽拉夫尚河的支流之间，离布哈拉人占领的高地一俄里半。前面是泽拉夫尚河的宽阔多石的河床，这条河在这里分出了许多又深又急的支流。对面就是耸峙在泽拉夫尚河左岸的悬崖陡壁之上的恰潘阿塔高地。山顶有一座牧人庇护神恰潘的“小庙”（小礼拜堂），这个高地也以他命名。步行的萨尔巴兹沿山脚拉成一条防线，连续不断；高地上还有另一条防线，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举着旌节和小旗的骑兵。通往撒马尔罕有三条路，都遭到 420
敌人炮火的封锁。有一个敌炮垒位于正中，配备了二十门大炮，轰击穿过高地的大路。另一个炮垒位置稍左，有六门大炮，轰击从北边绕过高地的一条大路边上的泽拉夫尚河渡口；敌人的右翼还有一个炮垒，也有六门炮，这个炮垒轰击上述两条道路以南的第三条道路。

我们的先锋部队占领了指定的地点后，部队总指挥官向纳日穆丁和卓宣布，如果愿意继续进行谈判，他就应派人去告诉指挥布

哈拉部队的伯克们，让他们在两小时之内撤走部队，退出高地。

纳日穆丁和卓似乎表示同意，立刻派了一名亲信把将军的意旨通知伯克们。然而两小时过去了，却没有回音。同时，我军排成了两条线的战斗队列，还加上后备队，辎重队也开始列成车阵。部队总指挥官要让纳日穆丁和卓明白，他马上就要下令进攻了。

使者低声下气地恳求宽恕，请求再等一些时候；最后，要求让他亲自到伯克那里去，并保证一小时后一定撤出高地。

部队总指挥官将他放走时对他说，只要布哈拉军队开始从高地向城市方向撤退，即使过了一小时，他也不会发动进攻；但使者不断说情，原来只是为了从我们手中脱身。他过河以后，布哈拉军队就开始调动，在限定的时间前一刻钟，全线都响起了枪炮声。

用树枝和马队伪装起来的布哈拉人的炮垒，突然间全都暴露出来，炮弹朝着部队总指挥官的随从们飞来。给纳日穆丁和卓限定的时间一到，冯·考夫曼将军说了一声“上帝保佑！”就将队伍向前推进了。

第一线有第五和第九边防营的六个连。右翼，在第九营的几个连中间有两门机关炮和两门来复炮。左翼，在第五营的几个连中间，有四门机关炮。右翼的后备队是第三营的三个连——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阿富汗连。

421 左翼的后备队由第四营的三个连和半个工兵连组成。四个哥萨克连带了四门马炮和一个火箭连留在原地，组成总后备队。辎重车队由第六营的四个连，两门来复炮，两门机关炮和半个哥萨克连保护。

作战部队的长官戈洛瓦乔夫将军亲自率领部队向高地进攻。虽然左边一条路比其他两条路要近一些，但这条路在阵地后边就转入一条小巷，两边都是果园围墙，显然，布哈拉人不会选这条路退却，他们将选择比较宽的另外两条路，因此进攻阵地的左翼对我

们是有利的，我全部骑兵队伍也可以从这一侧进行包抄，并把全部敌军赶入、或者可以说是将他们逼进果园间的那些小巷子里，在那里布哈拉人当然要遭到惨重的伤亡。但是，我们不知道浅滩的位置，不知道在我们的右翼，离包抄道路不远，就有一些浅滩，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派哥萨克去寻找。加之敌人阵地的左翼是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之上，难以攀登。因此，戈洛瓦乔夫将军奉命向敌人阵地右翼和正中两个点发起冲锋。

我左翼部队在阿勃拉莫夫上校率领下，向敌人阵地的右翼推进，而戈洛瓦乔夫率领第九营、第三营和步兵营的几个连向布哈拉人的正中阵地推进。

我军涉过齐胸深的泽拉夫尚河支流，接着又通过泥水没膝的稻田，在敌人枪炮交叉射击的火力下，高喊“乌拉”，开始向高地攀登。靴子里的水使大家行动极为困难，但是，人们立刻想到了一个办法：只要仰卧在地上，将双脚举起，一普特重的靴子马上就变轻了！伊斯坎德尔汗在讲述他对新伙伴的初步印象时说，他看见到处都躺着士兵，开头以为这些人都是胆小鬼，后来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特别高兴，怀疑立即消失，觉得很开心。

第九营的几个连，在纳扎罗夫中校率领下冲向正中的萨尔巴兹和炮队，而第三营和步兵营的几个连，在巴拉诺夫中校率领下，急速地向布哈拉人阵地的左翼冲去。我们的炮兵几乎没有参加战斗，因为他们渡河非常困难，一个装得满满的弹药箱连同马匹都陷在河里。骑兵同样什么也做不了，但并不是因为不可能克服渡 422
河的障碍（步兵就克服了这一障碍），而是因为骑兵是由一名年轻的军官率领的，他完全不懂军事，一点也不了解骑兵在战斗中的作用、任务和使用它的方法。此外，他还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战斗。

其实，步兵渡河时得到了哥萨克很大的支援，这也是根据考夫曼的意见进行的。哥萨克被布置成一条散兵线，横切涉水处河面，

以便稍微减弱水的冲力，渡口下游还有一条散兵线，截阻被水流冲走的步兵。

然而，敌人并不准备同我们拼刺刀，在我们向前逼近离他们一百步时，他们早就丢下二十一门炮逃跑了，一路上不仅丢下枪和子弹袋，而且还丢下衣服和靴子，因为穿着这些东西跑起来很困难。

当我军向高地推进时，布哈拉骑兵几次冲向我们的辎重车队，口里喊着"乌尔！""乌尔！"，但每次都被我掩护部队的火力击退。我部队早上四点钟起床，又走了三十俄里路，在这样极度疲惫的情况下，要追击溃退的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只用枪炮为布哈拉人送行。

五点钟刚过，我部队的小旗就已在"小庙"附近飘扬了；第一个进小庙探看的是率领骑手的大尉连涅男爵，但躲藏在那里的教徒向他打来一块石头，后来又打来一盏神灯。好奇的男爵淋了一身油，高傲地躲到一边，而那个宗教狂当即被刺死。这是最后一个牺牲品，因为这时射击全都停止了。敌人的伤亡极小，我们的射击几乎没有给他们造成损失，根本就没有进行白刃战。很少碰到死尸。

我方两人阵亡，三十一人负伤（其中包括三名尉官），七人震伤。被敌人的炮火击伤而下火线的只有六人，枪弹打伤的有三十人，军刀刺伤的只有两人。

到晚上九时，潮湿而寒冷的夜晚代替了炎热的白昼，疲乏的队伍停下来宿营。而辎重车队及其掩护队天亮前都得留在原车阵地带，因为在昏暗中不便渡河，所以大家没有东西可吃。

由于没有帐篷，大家只得睡在潮湿的草地上，穿着湿衬衣，盖
423 着湿大衣，而那些进攻高地时无力带上大衣、只好将它们丢掉的人，现在连这个潮湿的覆盖都没有。

还算万幸，在附近的果园里有一些小土屋，伤兵就马马虎虎地安置在里面；但是他们也只得盖上潮湿的大衣。

大家都认为，敌人已撤回城里，为了保卫这座城市，他们大概会爱惜自己的力量。

可是，5月2日拂晓，撒马尔罕宗教界和行政方面的高级代表来到部队总指挥官面前，请求他保护这座城市，并接受这座城市并入"白沙皇"的版图。卡蒂阿明（族长们的首领）诉说，撒马尔罕的居民在伯克们和荒淫无度的埃米尔专横暴虐的压迫下受尽了苦难，所以很高兴地等待俄国人到来，并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救星。他还说，当被打垮了的埃米尔军队向城市撤退时，居民都关上城门，不放他们进去，希望俄国人不让居民们受辱。撒马尔罕宗教界的首领哈孜克梁（大法官）也说了类似的话。

部队总指挥官表示同意将撒马尔罕城置于俄国人的保护之下，并派了一部分代表进城，命令宗教界人士、族长们和撒马尔罕居民中的上层人物都集合在最近的城门前，按照俄国人的习惯欢迎我部队。哈孜克梁和卡蒂阿明留在营地准备陪同部队进城。

早上七时左右，两名族长从撒马尔罕城疾驰而来，再一次要求部队尽快进城，因为到中午时分该城就可能被两万名沙赫里夏勃兹人占领。

立刻发出了警报，不到半小时，由第三营、第九营和步兵营的九个连和一个哥萨克连组成的先锋部队，带四门来复炮，排成纵队向撒马尔罕城前进。第五营、第四营、炮兵连、哥萨克以及骑兵营，由阿勃拉莫夫率领，留在高地，等待辎重车队。

步兵营的两个连走出果园后，就跑步穿过果园和城市之间的空旷地。一个连占领了谢赫津杰门，另一连进入城寨；这两个连齐声高喊"乌拉"，欢迎策马而来的部队总指挥官。

这个圣城的族长和首领们站在谢赫津杰门两边叩拜之后，向胜利者献上款待的食物，并再一次要求接受该城归顺白沙皇。

通过市场到城寨的路上到处挤满了热情欢迎部队的居民。城

424 寨门旁，塔麦尔兰的宝座旁，接二连三地响起了“乌拉”声，欢迎俄国统帅入城。城寨里发现了两门大炮，3747 枚炮弹，533 枚手榴弹和爆炸炮弹，218 个弹药筒，101 普特火药和 30,763 发子弹。

埃米尔的宫廷空空如也，没有家具，没有家用什物和其他器皿。除了一些陶盆和打破了玻璃的窗框以及几条方凳和长凳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傍晚，阿勃拉莫夫率领主力部队和后卫部队进了城，然后，这些部队和第九营一起开往城外，在布哈拉大路上扎营。

部队总指挥官估计我们占领撒马尔罕后，将可使赛义德·穆扎法尔有所醒悟，便下令暂停进军，并给埃米尔送去一封信，信中建议根据原来的条款媾和。但补充了以下内容：要求让出撒马尔罕伯克领地，偿付军事费用，承认俄国自 1865 年以来从布哈拉汗国夺得的全部土地属于俄国。

在等待回音期间，我们给撒马尔罕周围地区的居民散发了告示，宣布保障一切顺民的绝对安全。这也起到了作用：每天从早到晚，城郊所有村庄都派了代表团到撒马尔罕来表示归顺之意，并按地方风俗献了礼物；有的送来一头牛，有的送来一篮鸡蛋，一块岩盐①，或者几个烤饼。

3 日那天，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招待撒马尔罕社会名流和宗教界的代表。部队总指挥官赠给每一位族长和毛拉一件长袍，并代表皇帝陛下向最有影响的人物赏赐银质奖章。第一枚奖章发给哈孜克梁，但他抱歉地说，他不能接受这枚奖章，更不能佩戴它，因为人们将会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可兰经教义的背叛者②。

这是一个相当尴尬的场面，但将军自己打了圆场，说是宗教正统教徒可以不公开佩戴奖章，而只是留在身边，以怀念宽宏大量的

① 这里的岩盐带有美丽的玫瑰色。

② 任何人像，特别是浮雕的人像，皆为可兰经所禁忌。

白沙皇，在沙皇的大国之中，千百万穆斯林正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沙皇保卫和庇护所有的人，并赐予每一个人以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宗教习惯的权利。

哈孜克梁接受了奖章并将它藏在怀里说，他将永远把奖章挂在心头。

后来，他每次谒见部队总指挥官时，总是将缝在短棉袄靠近心口的小口袋内的奖章取下来给长官看。别的穆斯林都不再炫耀自己是清教徒，而以感激的心情戴上了奖章。

当然，对我们进入撒马尔罕城，从内心最感到高兴的是犹太人和伊朗人，前者是受排斥的民族，自我们进城以后取得了充分的俄国公民权，而后者是奴隶，或者是俘虏的后裔，他们一直盼望过上好日子，并回到波斯去。的确如此，有五十七人(主要是孤苦的农民)在我们的帮助下，经奥伦堡和阿斯特拉罕回到了祖国。

部队冒着酷暑紧急行军两天，加上5月1日那天又极度疲劳，两天三夜在营地上听凭风吹雨打，没有帐篷，部份人员连大衣也没有，所有这一切使得部队中出现大批病人。大部分在行军前就患过热病的人旧病复发。从5月3日起，平均每日病倒五十人。于是立刻采取了措施。

一个布哈拉兵营被用来作为医院，拨了五千卢布作为建院费。每个营抽了一名伙夫，一名面包匠和四名士兵，作为医院的工役。此外，还买了一定数量的方平花棉布[1]制作活动帐篷(tentes abris[2])；根据命令，凡阴雨天，发给每个士兵一小杯酒精，同时减少面包干，增加肉类食品。还有，为了不使人们过于疲劳，加固城寨的作业也推迟进行。这些措施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这时，撒马尔罕地区所有的城市中只有奇列克和乌尔古特没

425

① 一种当地织的土棉布。

② 法语，意为"隐蔽帐篷"。——译者

有派代表团来。从1867年秋季开始，奇列克就成了匪巢，盗匪经常出没其间，向治扎克地区的居民勒索苛捐杂税，并煽动他们反对我地方当局。这个加强了防御的城市靠近从撒马尔罕到亚纳-库尔干的大路，因此，对我们的交通线危害极大。

426 乌尔古特位于通向沙赫里夏勃兹盆地的峡谷，如我军继续向布哈拉方面进军，它是一个重要的侧翼。

6日，部队在冯·施坦佩尔少校率领下（六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一个火箭营和一个来复炮营）向奇列克进军，如该城居民仍不表示归顺，就占领该城，并摧毁其工事。到达奇列克之后，发现守卫队和居民已弃城而走，这当然不是归顺的表现，所以，我军便摧毁了城寨和营房，于7日返回撒马尔罕。这种行动方式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要征服成为事实，布哈拉人的一切官方建筑，就成了我们的公共财产，而毁坏自己的财产是毫无道理的。

炮兵辎重库在土耳其斯坦第一边防营的一个步兵连和土耳其斯坦步兵营的两个连的掩护下，于4日从塔什干运来后，部队消耗殆尽的弹药得到了补充。由于可以就地取粮，就免去了军粮的辗转运送，部队可以吃上新鲜面包，这也有利于军人的健康。

5月11日，阿勃拉莫夫上校率领一支由六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一个火箭营和一个轻骑炮兵营组成的队伍，向乌尔古特挺进，该城位于撒马尔罕东南三十二俄里处。

傍晚，队伍停在离城四俄里的地方，阿勃拉莫夫给乌尔古特首领侯赛因伯克送去了总督的一封信，要求交出乌尔古特，并邀伯克去撒马尔罕。不久就有各种各样的信使来到营地，有的是族长们派来的、有的是伯克派来的，都表示无条件归顺，请求部队停止前进，并保证侯赛因伯克将于第二天傍晚作出最后答复。阿勃拉莫夫宣布，他只能等到明天清晨。

这时，侯赛因伯克仓忙地把全体居民及其财物从乌尔古特城

转移到山里去，只留下有能力进行自卫的武装人员。

11日夜间，城中所有的街道都筑起了街垒，果园墙上都打了枪眼和炮眼。

夜间十二时左右，又有三名使者来到阿勃拉莫夫跟前，其中一人自称是侯赛因伯克，但很快就真相大白，骗子们也全盘招认了。阿勃拉莫夫派第三个人去告诉侯赛因伯克，如果早上七点钟他不来，部队就要开进城去。清晨五时，使者回来说，侯赛因伯克请求宽 427
限三天；同时还提请注意，乌尔古特过去从来未被人占领过，如果俄国人想用武力夺取，那末结局殊难预料。阿勃拉莫夫放走了使者，并对他们说，他将再等待两小时。

九时，队伍向该城进军，但还没有走出一俄里，又不得不停下来。侯赛因伯克送来了一封致部队总指挥官的信，请求在接到回音之前不要以兵戎相见。阿勃拉莫夫没有接受这封信，吩咐使者告诉侯赛因伯克，再给半小时期限。半小时后使者转了回来，直截了当地说：侯赛因伯克既不会到他这里来，也不会到部队总指挥官那里去，现在军队已经集合，全城都在准备防御。阿勃拉莫夫就这样上了谈判的圈套，几次延期促成了敌军的集结。我部队便排成战斗队列，继续前进，很快就进入谷地。在离城约一俄里半的地方，队伍刚刚拉到谷地时，我右翼对面就出现了骑兵群，他们向我军猛扑过来，骑术颇佳，但枪法不精。阿勃拉莫夫让队伍停下来，下令轻骑炮兵连开炮。凡发炮弹就顺利地驱散了敌骑兵群，于是队伍向前挺进，很快就逼近果园墙边，果园后面发现一群群武装的步兵，都只携带冷兵器，个别人例外。进城的路上筑有一道大鹿寨，在那里据守的仍然是那些敌军，也带着同样的武器。格里片贝格少校奉令把敌人从果园里赶出去并占领鹿寨；哥萨克大尉霍罗什欣带了一个乌拉尔哥萨克连被派往鹿寨侧翼。炮兵用榴弹轰击。格里片贝格各连的好汉们冲向鹿寨，经过一番短暂而艰苦的

肉搏战，迫使敌人退到了第二道鹿寨后面。格里片贝格和霍罗什欣走在队伍前面，最先受了伤，但他们没有退下火线，而是率领部属继续前进。

每隔一百八十步到两百步构筑了一道鹿寨。每道鹿寨都得用战斗来夺取。可是我部队刚一向前移动，已占领的鹿寨立即被隐藏在果园围墙后面等待时机的敌人夺回。因此，后卫部队常常不得不第二次夺取这些鹿寨。

下午三点，城市和城寨都已被我占领；敌人逃往沙赫里夏勃
428 兹，留在这里的尸体达三百具。这一天我方的伤亡为：一名士兵阵亡，一名校官、两名尉官、十四名士兵负伤；此外，六名士兵碰伤；总共二十四名。其中有三分之一因枪伤而下了火线。

阿勃拉莫夫在摧毁了城寨和萨尔巴兹人的营房后，于13日黄昏回到了撒马尔罕。

14日早上，乌尔古特的代表团给军队总指挥官献了款待的食物，表示无条件归顺。

皇上的旨意是：不再占领土地来扩大我国疆界，只要惩罚埃米尔。我们的政策是要削弱他在亚洲的影响。总督遵循皇上的旨意，在占领撒马尔罕后不久，就和埃米尔的侄子赛义德·阿卜杜拉打交道，这个人早已和叔父闹翻，并离开他而跑到了沙赫里夏勃兹。原来曾建议由撒马尔罕地区组成一个由赛义德·阿卜杜拉管辖的独立领地；但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判过程表明，赛义德·阿卜杜拉处于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们强力挟持之下，而这些人敌视我们的程度与埃米尔毫无区别，因而这个建议就搁置下来了。

自愿交出撒马尔罕的消息在布哈拉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是，正因为亚洲各城邦的居民习惯于命运的变易，习惯于改朝换代，所以他们现在也和往常一样，指望重新回到原来的统治者的怀抱。我们不止一次亲自听说过，就连多年归顺我国的臣民，例如塔什干

人，在谈起埃米尔时，总是怀着尊敬的心情。他们一说起埃米尔，嘴上总离不了“帕季沙赫”(皇帝之意)的称呼。撒马尔罕人自愿交出城市，只不过想以此避免强攻的恶果。他们的打算是对的，但是他们后来并不认为和布哈拉以及和沙赫里夏勃兹的勾结是犯罪行为，而且还阴谋串通起来反对他们的宽宏大量的胜利者。埃米尔也同样没有死心。

埃米尔对总督建议签订和约的信没有答复；派去送信的两个伊朗人，有一个被他下令砍了头，另一个则被投入地牢(亚洲的普通监狱)。俄国人提出和平建议，在撒马尔罕按兵不动，并在进攻奇列克和乌尔古特后立即回师，这一切在布哈拉人看来，都是我国虚弱的表现。圣战(加扎塔)的狂热鼓吹者不断涌向泽拉夫尚盆地。也就是说，斗争还没有结束。

429

第十六章

加固城寨的碉堡。5月13日的军事会议。进军卡蒂-库尔干及占领该城。和谈。撒马尔罕犹太人的恐惧。阿勃拉莫夫进军卡拉提尤别及其失利。撒马尔罕居民的行动。我军的轻信、疏忽和自负。布哈拉人袭击卡蒂-库尔干城郊驻军。6月2日泽拉布拉克战役。未进行侦察。与敌军突然遭遇。皮斯托利科尔斯的方案。战斗后的侦察和休整。返回卡蒂-库尔干和撒马尔罕。当地的趁火打劫分子。关于撒马尔罕居民叛乱的消息。

5月13日起，开始加固城寨，为此每天早晚各派出五百人。

士兵们奉令把最精良的布哈拉大炮装在较灵便的布哈拉炮架上，挑选炮弹和霰弹，并备好火药。

5月13日召开了军事会议，全体将军和最有经验的校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部队共有二十五个步兵连、五个哥萨克连、十六门大炮和六门火箭炮。但步兵连和哥萨克连都缺员，只稍多于编制的一半。本应有步兵五千人，实际只有二千六百五十人；本应有骑兵六百五十人，实际仅有四百五十人。但大多数惯于使亚洲人吃败仗的人认为，必须尽可能地深入到米安卡尔（泽拉夫尚）盆地，甚至打到布哈拉城。另一些人则认为，就连向卡蒂-库尔干进军也是冒险，因为这必需把部队分成两部分，彼此相隔六十五俄里。

此外，由于埃米尔拒绝谈判，需要采取某些措施。于是决定立即占领卡蒂-库尔干。为此，在戈洛瓦乔夫将军指挥下，由十三个半步兵连、三个哥萨克连，带十二门大炮组成的一支部队，携带十

天的面包干，每支枪配一百发子弹，还配了全套炮弹，于5月16日，即在让埃米尔接受和平条件的最后限期这一天出发。

撒马尔罕城内留下了十一个步兵连、一个机关炮连、一个火箭连和两个哥萨克连。

17日下午三时许，当部队到达离卡蒂-库尔干十一俄里的最后一个宿营地时，突然从西方刮起了一阵飓风，漫天红沙洒向部队，接着下了一场特大暴雨，最后一阵大冰雹无情地迎面打来。部 430
队只好暂停前进。马匹自动转身，背朝冰雹冲击的方向，人们则把能用的东西都用来挡雨。天稍放晴时，发现一个小村庄，居民已经走空，部队权且把它作为避难所。卡蒂-库尔干派出的使团来到这里表示归顺之意，并报告了布哈拉军队已退到克尔米涅的消息。部队在雨水冲刷过的田地上，即泥泞里，草草宿营（不过，是在作战阵地上，而不是在村子里）之后，拂晓又继续前进，顺利地占领了卡蒂-库尔干。

这时，一度放弃奇列克和乌尔古特的伯克们，重新回到该地，纠集匪帮，出没在我们的交通线上，继续统治当地居民。

5月15日，奇列克的伯克阿卜杜勒·加法尔向科什库普柳克进发，妄图切断我们和亚纳-库尔干的联系。纳扎罗夫中校奉命率领两连步兵、一连哥萨克，带两门火箭炮，开往受威胁地点。这一行动迫使阿卜杜勒·加法尔经乌尔古特，退向沙赫里夏勃兹。于是，我部队也在18日返回撒马尔罕。

部队总指挥官得到了占领卡蒂-库尔干的报告后，便派出运输队，送去食品、醋和弹药，并于20日早上亲自前往。布哈拉的使者已在那里等候他。但他们带来的仍然不是在撒马尔罕签订的条约，而是1867年的奥伦堡条约，即占领撒马尔罕之前我们白白等待过的那个条约。现在这些条件自然已经不能满足要求，而且也过时了。

按照原定目的，在占领卡蒂-库尔干后，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不扩大我们疆界的情况下，从我们的胜利中获得最大好处，即平定边区。因此，总督这次向布哈拉人提出：八年内向我们赔款一百十五万梯拉(四百六十万卢布)，埃米尔如能照办，就可以收回从卡蒂-库尔干到亚纳-库尔干被我们重新占领的土地（包括亚纳-库尔干在内)；否则，就要偿付军费十二万卢布，并承认1865年以来被俄国占领的全部土地属于俄国；二者必择其一。

5月23日谈判结束。使者同意了后一条件，但要求十天期限用于旅途往返和筹集部分赔款。部队总指挥官同意了这一限期，
431 并答应6月2日以前不恢复军事行动。有一个使者前往克尔米涅，把签订的条约送给埃米尔，另一个使者则要求留在卡蒂-库尔干。使者离开还不到一小时，休战就被一股吉尔吉斯匪徒破坏了。他们在头目司迪克带领下，扑向我部队所属随军酒食商的骆驼，并抢走了几头。奥伦堡第十哥萨克连当天在营前担任巡逻，他们在奥伦堡第六哥萨克连的支援下，立即追击掠夺牲畜的匪帮，赶上了他们，把骆驼夺了回来。

留在卡蒂-库尔干的使者再三申辩说，司迪克的袭击完全是由于不知道谈判的结果，当然，这也是他那位同事的过错，那位同事刚才在去克尔米涅的途中还见过司迪克。

当天晚上得到消息说，有大批沙赫里夏勃兹人从沙赫里夏勃兹向卡拉提尤别村附近的峡谷集结。这时军中的病情不断发展：在撒马尔罕未控制住的回归热，到卡蒂-库尔干后更加猖獗了。到23日，医院里就住有一百名病号，各医疗站除外。

部队的阵地照例没有选在果园的荫凉处；而是在太阳晒得很热的地方①，在那里，就连法国式帐篷也挡不了热气。营地所在的

① 戈洛瓦乔夫的参谋长德米特罗夫斯基上校是高加索人，他鄙弃一切舒适，视之为"娇气"。

努尔帕伊河左岸明明控制着有相当数量的空屋和树林的右岸，可是，为什么不可以在左岸营地上只留下值勤部队而驻扎在右岸呢？在左岸这样的地方宿营一两天、两三天还勉强过得去，但驻上两个星期，这可是个大考验了！对当地地主的土地——不知是谁使它免遭军队宿营之害——采取这种友善的态度，已经夺去了不少俄国士兵的生命，但他人的果园，却因此未受损失！……

总督派了两连步兵、一队工兵和一连阿富汗步兵去撒马尔罕，同时命令戈洛瓦乔夫在遭到敌人袭击时采取自卫行动，追赶不得超过一站路程。随后，两连哥萨克护送总督，于24日拂晓，离卡蒂-库尔干前往撒马尔罕，并在当晚到达。从26日清晨开始，犹 432
太人就不断来见总督，密告萨尔特人准备杀害他们①。而在城里来往的士兵和军官并未发现任何迹象。族长们一如既往，十分殷勤而恭顺。难道只凭居民接待较冷淡，就能断定他们对不速之客的好感淡薄了吗……

总之，大家都不相信犹太人，并且嘲笑他们胆小怕事。黄昏时，犹太人开始三五成群地来到城寨，提供了同样的情况。但大家仍然不相信他们的话……深夜时分，突然从犹太人居住区传来了喊声。派出的骑手侦察班抓到一个躲起来的武装的萨尔特人。他已经被打伤，被捕者所属城区的族长声称，这是个普通盗贼，多次被市民抓获并受到他们的惩罚。对罪犯的审讯也没有什么结果——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这时，关于沙赫里夏勃兹人在卡拉提尤别附近集结的消息得到了证实。26日深夜，阿勃拉莫夫上校奉命立即出发攻打沙赫里夏勃兹人。击败他们之后，返回撒马尔罕。

---

① 犹太人公开站在我们一边，并且扔掉了以前用来束腰的绳子，有些人还购置了坐骑（这在我们到来之前是不允许的）。这就激起了穆斯林居民的愤怒和仇恨，因此犹太人十分害怕爆发宗教狂热。

由第五营和第九营的八个连、乌拉尔第一连和奥伦堡第十一连混合编制的三个哥萨克连组成的一支部队，共有八百五十名步兵、二百四十名骑兵和六门大炮[1]，于凌晨三点，向卡拉提尤别进发，不停顿地急速行军，因此到上午十一点，离卡拉提尤别就只六俄里了。人很困乏，队伍拖得很长。哥萨克由皮斯托利科尔斯上校指挥，走在队伍的前头，把步兵和炮兵拉下很远。后者有时还得吃力地翻山越岭。

当我们部队接近撒马尔罕套支脉时，先锋部队发现很多同路
433 的步行者大多以棍棒为武器。抓到了其中几个人。当问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为何到山里去时，他们十分天真地回答说：他们是撒马尔罕的居民，到山里去抓俄国人，因为他们听说俄国人被沙赫里夏勃兹人击溃了。阿勃拉莫夫下令枪毙抓来的人，但后来又同意皮斯托利科尔斯的看法：那样的笨蛋不值得枪毙。随即归还了棍棒，把他们放了，劝他们赶快去同沙赫里夏勃兹人会合，因为我们不会等他们太久的。这些勇敢的战士喜出望外，跑了几十步，突然又改变了主意。他们转身回到部队跟前，声明不想再去打俄国人了，倒愿意揍沙赫里夏勃兹人一顿（也许是因为沙赫里夏勃兹人诓报消息并发出虚妄的警报），因此请求允许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这一突如其来的请求，使我们的人感到十分高兴。于是这些新来的同盟者，带着该隐[2]的原始武器，威武地同士兵们并肩行进。对消灭自己的沙赫里夏勃兹兄弟满怀希望！

阿勃拉莫夫派皮斯托利科尔斯调哥萨克进攻离部队最近的沙

---

① 这样，撒马尔罕城里留下了五百四十名步兵、十五名哥萨克。但是，只有后者还算得上战斗力，而前者或住在医院，或住在医疗站。冯·考夫曼将军带着十五名哥萨克卫兵冒险留在城里，认为他本人在此就足以防范一切。如果他把阿勃拉莫夫留下，自己去卡拉提尤别的话，市民很可能会袭击留在城寨内的病号，这对阿勃拉莫夫将极不利。

② 据圣经记载，该隐是亚当的长子，曾杀害他的兄弟亚伯。——译者

赫里夏勃兹匪帮的马队，他本人率领第五营的各连步兵继续沿大路前进，第九营的各连随后，以散兵线为前导，沿大路右边的山崖前进。骑兵(二百四十名哥萨克)绕过卡拉提尤别村，发现谷地里有大批徒步和骑马的敌人。立即发动了进攻。沙赫里夏勃兹人被打死了几百人后逃跑了。皮斯托利科尔斯没有穷追，他把困乏的哥萨克集合起来，就往回走，同步兵会合。可是这时，数不清的敌人从所有洼地和峡谷中扑来援助遭到哥萨克痛击的同伙。哥萨克被完全包围，皮斯托利科尔斯命令他们停止前进，下马排成散兵线，决定借此让人马休息。敌人马队从正面向哥萨克逼近，而步兵躲在山上大石背后，从两翼向我们射击。不过杀伤力不大，哥萨克中只有三人重伤，两人轻伤，还有一个穆斯林志愿兵被打死①。

步兵到达卡拉提尤别后，驻扎在一个小山岗上。阿勃拉莫夫发现哥萨克的困难处境后，便派第九营的两个连前去支援，随即将连队从山岗带到一条小河岸上。在那里较少遭受敌人从四周高地 434
的射击。

下午四时许，哥萨克同其他部队会合。阿勃拉莫夫发现地形十分不利于战斗，并同意纳扎罗夫所坚持的看法，即敌人将从各个制高点置我军于死地，于是决定马上撤退，甚至命令把差不多已经做好的饭食从锅里倒掉。

在这种情况下，阿勃拉莫夫只是机械地执行冯·考夫曼将军关于立即返回的命令。

相反，皮斯托利科尔斯却建议选好地方过夜，在就近的高地上设置两个岗哨警戒。如果不战而立即撤退，不仅敌人、就连自己人也确实会对阿勃拉莫夫作出极为不利的评价。终于取消了原来的命令。于是部队就在原地平静地过了一夜。枪声入夜才停息，我

① 赛义德·阿克列姆还年轻，而且有美好的理想，是一个对我们忠诚而有才能的当地人。

方伤亡(均为中弹)达二十五人。

沙赫里夏勃兹人以为哥萨克向步兵营地撤退是被他们打败的结果,就通知撒马尔罕人说,阿勃拉莫夫被击溃了,正在退却,因此他们应该向他出击,不让他进城,使他一败涂地。

28日晨,敌人已经不见踪影。阿勃拉莫夫报告说,沙赫里夏勃兹人已退走,因此要求派足够的大车运送伤员。但敌人根本不想撤退,只是下到河边低地宿营。

天刚破晓,我军即向撒马尔罕迤逦前进。四周不见一个敌人。离城不远时,皮斯托利科尔斯带领哥萨克离开队伍,快马加鞭而去。可是不久,阿勃拉莫夫的传令官向他奔驰而来,命令他回去,因为部队被包围了。我们的步兵的确被赶上前来的大批沙赫里夏勃兹人团团围困。他们原准备拂晓投入战斗,可是没料到俄国人悄悄撤退了,因此追赶过迟。除沙赫里夏勃兹人外,米安卡尔盆地的居民和撒马尔罕人都来了。我部队把这些乌合之众从大路赶走后,来到一个环绕撒马尔罕居民的果园的深谷,离园墙大约二百步。谷底有一条小河流过,两岸陡峭,其间的跨桥已被拆除。对岸挤满了徒步的萨尔特人,手持各种棍棒为武器。阿勃拉莫夫原以为,这些人是奉总督之命前来隆重欢迎的。可是人群中响起的枪声立即表明,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欢迎!占领渡口的任务交给了哥萨克,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通往饮马处的坡道,涉过小河,向山谷对岸的高地疾驰,萨尔特人望风而逃。于是一部分步兵也下到河边,沿残留的桥架攀越到对岸,为其余部队重新铺上桥板,然后随着哥萨克进发。果园之间的街道被街垒隔断,但叛乱分子未能坚持多久,就开始向果园中逃命。被背信弃义行为所激怒的步兵,不顾停止进攻的号令,到处跟踪追击。我们这天有八人受伤,而叛乱分子伤亡达两百人之多。

这次遭遇也足以说明,我们对本地居民是难以信赖的。他们

整夜都在堵塞卡拉提尤别部队的通路，却没有一个人把这件事报告俄国人！阿勃拉莫夫完全失利了：我们部队遭到敌人的射击，他们躲在大石头后面，我们看不见，也打不到，而对付他们的简单办法是撤退到洼地。我部队本来可以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即发挥皮斯托利科尔斯骑兵的作用以改变被动状态，但这唯一的时机却错过了，这是不可饶恕的。大敌当前，哥萨克坚持了几个小时，终因未得到强力支援而不能转入进攻。阿勃拉莫夫举棋不定，破坏了指望获得全胜的总督的布局，结果导致了沙赫里夏勃兹人猖狂侵犯并袭击我撒马尔罕城寨内力量薄弱的驻防军。

与此同时，28日早上，犹太人又开始跑进城寨，诉说萨尔特人的威胁。为了确切了解居民的心情，大本营的参谋长彼得鲁舍夫斯基上校想出了个十分简单、却完全无用的办法：他带了五名哥萨克到城里和市场上去，想看看人们怎样接待他，以及是否有人会表露出自己内心的希望和意图。萨尔特人自然是低头鞠躬，摸着胡子，双手贴在腹前①。对彼得鲁舍夫斯基来说，这就够说明问题 436
了：他眼见属实，确信是犹太佬撒谎。

阿勃拉莫夫关于敌人已撤退并请求派大车去运送那些由士兵抬着的伤亡人员的报告，是28日早上十点左右接到的。过了大约两小时，大车才在第六营一个连的掩护下出发。随后，为了迎接和嘉奖卡拉提尤别部队的迂回运动和对敌作战，部队总指挥官率司令部人员和由十五名哥萨克组成的护卫队，也随同车队前往。正好这时阿勃拉莫夫已逼近该城果园，并在那里开始战斗。因为听不见枪声，大车队仍缓慢前进，总督也没想急着赶路。车队走得很慢，以致总督不由自主地在每家店铺、每家作坊附近都要逗留一下，特别是看到一大群萨尔特人时，他马上向他们宣布，他是前去迎接自己的凯旋归来的部队的，这支部队已经把妄图破坏和平居

① 当地礼节要求如此，叫做库尔杜克。

民安宁生活的沙赫里夏勃兹匪帮击溃。和平居民们恭恭敬敬地低头鞠躬，摸着胡子，双手贴在腹前，回答说：他们对这种恩典十分感激，而且对俄国军队的胜利感到由衷高兴，祝福俄国军队一切幸运，诸事如意。总督对阿勃拉莫夫的报告信以为真，当时他还不知道，居民对战事的看法颇不一致。

在离果园出口约一俄里半处，总督碰上两个突如其来的武装萨尔特人，他们是从小巷子里窜出来的。很明显，他们万想不到俄国人会出城。数名骑手和哥萨克奔去追赶他们，而部队总指挥官仍继续前进。终于传来了枪声。接着，皮斯托利科尔斯和格里片贝格急驰而来。使总督感到惊愕的是，他们报告说，刚刚在果园里同撒马尔罕居民进行了搏斗，派去的车队已将大路堵塞，胜过任何街垒，因此，往前已无法通行了。

"发生了某种误会"，将军对浩罕的使者① 解释说，然后策马回
437 转。我们这时才弄清楚墙上每隔一百五十步到二百步凿穿一个槽孔的用途。显然，这是为筑街垒而准备的。

部队总指挥官回到城寨时，得知城里所有店铺都已关门闭户；在犹太人居住区和市场附近，卡拉卡尔帕克人已经开始抢劫。城里显得空空荡荡。居民四散逃跑，躲进果园。部队总指挥官下令召集族长和毛拉。他们自然都到了，装作无辜的样子，当听到居民所作所为时，显得万分惊讶，并把一切过错都推给卡拉卡尔帕克人、奈曼人和其他盗贼。为了保护居民的财产，在市场布置了一连步兵。这一天其余时间和晚上，城里一片死寂。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对鞠躬、摸胡子和双手贴在腹前，这种礼节再也不能信赖了。而曾经嘲笑犹太人胆小的人，感到还是不要笑得太早为好……

---

① 米尔扎·哈基姆巴伊，从前是个普通商人，以后历任浩罕各级官职。任达特哈不到一年，现被擢升为帕尔瓦纳奇（元帅或大臣）。这位使者来到撒马尔罕祝贺总督的胜利。〔译者按：达特哈相当于将官。〕

由于居民的恶感和各股匪徒便于在城里出没，撒马尔罕城寨对我们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从 13 日起，城寨内开始构筑工事。但是，在半数作战部队于 16 日开赴卡蒂-库尔干以及一个连队被派去护送运输队前往卡蒂-库尔干和亚纳-库尔干之后，每天出勤作业人数减少了，不超过一百人，有时还更少。到 28 日，部队总指挥官亲自指定的许多作业不仅没有完成，甚至尚未动工。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作业次序未按轻重缓急加以安排。例如，城寨内拆除了一大排房屋，以便在撒马尔罕门到布哈拉门之间修筑一条宽阔的街道，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不仅要清理城寨四周的开阔地带，而且还要拆除宽阔的崖径上的那些象燕窝般紧贴城寨围墙的店铺。这当然比修筑一条街道要少花些时间，而留下这一排小屋，等于是在当地居民身边留下一条现成的，从城寨任何地方都射击不到的暗廊。总督对这些穷人的小屋手下留情，的确是出于对自愿归顺我们的居民应有的宽宏大量。他的司令部里普遍轻敌，并坚信撒马尔罕城里的情况一切良好，这也是事实。可是这种宽宏大量和轻敌态度，以及防御措施方面的这种疏忽大意，结果使我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冯·考夫曼将军奉为信条的是：尽最大可能爱惜部队，如果不是十分火急，战时不着手进行任何作业。当然，动用民工是可以 438
的！……

至于在拆除了建筑物的地方修一条从布哈拉门通往宫殿的大路，那是为了一旦遭到敌人攻击，便于我们的人向作为最后据点的宫殿撤退用的。可是如果把那些拆屋筑路的人用来凿城寨墙上的枪眼，那就不会增加部队任何负担，还会给驻防军带来实际好处，而不会有拆墙筑路的那种害处，因为拆毁了街墙行人就无处隐蔽，就要遭到城内清真寺高塔和清真寺内的射击，从那里看城寨内部，一清二楚，了若指掌……头四天一直下雨，5 月 16 日才有一半部

队离开，就是说，只要干十天就足够了，其他一切都来得及布置。

这时情况日趋严重。5月29日晨，撒马尔罕得到戈洛瓦乔夫将军的报告说，23日起，在离卡蒂-库尔干十俄里的泽拉布拉克高地上，出现了大批布哈拉人集结的兵营；24日起，他们每天两次向我营地发起进攻——先派小股匪徒窜扰，使我部队疲于奔命，而后出动大批兵力，妄图占领卡蒂-库尔干，并消灭我军。5月27日，在卡拉提尤别附近发生战斗的同时，两万敌骑兵向我营地逼近。戈洛瓦乔夫给营地留下五连步兵和四门来复炮（第三营四个步兵连、一个射击兵连和一个来复炮营），派巴拉诺夫中校去击退进犯营地之敌，他自己带领四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轻骑炮营、三个哥萨克连和一个火箭连，去迎击沿布哈拉大路左侧包抄我们的大批敌人（我们营地在右侧、努尔帕伊河河弯的角上）。布哈拉人几次企图逼近我步兵，但每次在他们尚未进入我炮火有效射程之前，就被我连续发射的炮弹和榴弹打散。我们的军事长官特别欣赏炮轰，他就站在大炮跟前，尤其喜欢站在来复炮旁边！我们不惜把昂贵的来复炮榴弹不时射向成群出现在有效射程以外很远地方
439 的敌骑兵，按戈洛瓦乔夫本人的命令，还在炮尾架下面挖了坑，使大炮获得升降螺已经不能提供的射角。27日发射了不少炮弹（每门炮十发，共四十发），而且，从望远镜里看见两个敌人跌下马来时还满心欢喜！炮轰尚在进行时，大批进攻营地的敌人已经从四面八方把它包围。巴拉诺夫采用由两个正面构成的不完全方阵掩护营地。这两个正面都连着努尔帕伊河岸，每一正面都由两个步兵连和两门来复炮把守。但对营地所占地盘来说，部队数量很少，以致左面的连队未能拉长到河边。布哈拉人从这里进入营地后，开始下马抢劫营帐；但一部分被从邻近正面赶到的连队砍伤，另一部分从峭壁上掉进了努尔帕伊河。敌人没等到他们的六千正规步兵到来就撤退了。这支步兵本应参加对我营地的进攻，但未能赶上

战斗。我们无一伤亡。布哈拉人在进攻营地时，当场就有五人被打死，带走了很多伤兵。

5月底，在撒马尔罕对面的卡拉提尤别集结了三万沙赫里夏勃兹人、卡拉卡尔帕克人等等；离卡蒂-库尔干十俄里集结了三万布哈拉人，包括炮兵、正规步兵、骑兵及武装居民；在奇列克集结了一万五千人，准备进犯亚纳-库尔干。当地只有两连步兵、两门山炮和两连哥萨克。这样一来，敌人就把自己的部队从卡蒂-库尔干的正面，集中到了卡拉提尤别的侧翼和奇列克的后方。从其后的活动可以看出，敌人计划在6月1日从这三个方面同时进攻。我们的处境很不妙。撒马尔罕城寨陷入了不利于防守的困境。同塔什干的联系被切断了，而我军行动的消息中断，影响了塔什干本地居民的心理。

布哈拉人向卡蒂-库尔干部队的多次进攻，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将在泽拉布拉克高地开战，正如以前在撒马尔罕高地那样。由于相信撒马尔罕人不会叛乱并袭击城寨的驻军，总督决定只留下最少量的部队，而率领其余部队并带全部大炮（留在城寨的两门炮除外）以急行军速度向卡蒂-库尔干挺进，击溃集结于泽拉布拉克高地的布哈拉军队，然后返回撒马尔罕。我们占领了乌尔 440
古特和奇列克，撒马尔罕的两翼已有了屏障，因而有理由预料，薄弱的城寨驻军不会遭受任何危险。无论如何，冒一冒险也无妨。

按照这个计划，总督在撒马尔罕留下了95名工兵、第六营的四个连（其中包括乐队和非战斗人员，共520人）、两门臼炮（炮弹重半普特）、两门机关炮和四门布哈拉炮、双套基数的弹药以及二十五名哥萨克，他自己则于30日拂晓，率领十连步兵、带六门大炮和三连哥萨克（792名步兵和170名骑兵）向卡蒂-库尔干急速进军。

还在前一天，即29日拂晓，三万布哈拉人携带三门驮载炮，又

向我卡蒂-库尔干部队发动进攻，力图占领布哈拉大路左侧的果园。戈洛瓦乔夫将军在营地留下两连步兵和两门骑炮；向布哈拉大路先派出两百四十名步兵（两个连）和一百四十名哥萨克，带两门来复炮及一个火箭连（六门火箭炮），由德米特罗夫斯基上校指挥；自己率领五百名步兵、带两门来复炮和两门轻骑炮，向已经深入到营地左侧整个地带的布哈拉人右翼推进。

德米特罗夫斯基向前挺进，以步兵、来复炮和火箭连的火力射击敌人，同敌人展开白刃战。敌人立即溃逃，哥萨克紧紧追赶，砍死逃敌达七十人。天气酷热，不便继续追击，于是部队返回营地。我方阵亡两人，重伤三人，轻伤四人。敌人的伤亡很难估计，但根据炮兵成功的射击和哥萨克令人满意的进攻可以认为，其伤亡不下两百人。戈洛瓦乔夫的迂回运动一被发觉，敌人右翼（骑兵队）就开始向中心撤退。这位将军也向右转去进行阻击，竟忘记了：只带步兵那能追上敌人的骑兵，何况前面是一片辽阔的草原！布哈拉人停下来，于是我们也停下来；他们再折向河边，我们也向左转，
441 好象在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①！我们一直这样转战到十一点，士兵因疲劳和炎热开始昏倒，部队才返回营地，没有任何伤亡，因为敌人一直呆在大炮射程以外。虽然我们大方地消耗了炮弹，敌人却无任何伤亡。战斗中共发射了八十发炮弹，13,155 发子弹。

为了保证营地不再遭到袭击，在邻近的小沙丘上设了一个专门的哨所，驻扎一连步兵，配备了一门大炮，先后由坚涅特大尉和捷连季耶夫骑兵上尉指挥。这一措施看来是足以对付的。当然，只应该以此为开端，而不能到此为止。

总督在途中得到敌人 29 日进攻的消息和增运炮弹的请求后，决定加速行军，二十五个小时（从离开撒马尔罕时算起）走了六十

① 戈洛瓦乔夫将军的一些亲信认为，这种迂回运动相当机智，称之为在敌人视线内的侧翼进军。

五俄里，于31日晨到达卡蒂-库尔干。这次没有一个族长出来迎接他，而且沿途所有村庄都空无一人。卡蒂-库尔干显然也空了。很大一部分自愿投降的居民在泽拉布拉克高地上。食物和饲料只得靠采购。

6月1日卡蒂-库尔干部队的人数是：二十连步兵、六连哥萨克（一千七百名步兵和三百二十名骑兵），带了十四门大炮和六门火箭炮，其中有两个连共二百六十人是卡蒂-库尔干城寨的驻防军。

泽拉布拉克高地上的布哈拉人营地一直扎满了营帐，离我们营地仅八俄里。但我们一连两个星期都在观望犹豫，既未进行侦察，甚至也不去惊动敌人，他们给我们造成麻烦也不报复一下。我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耐心地等待着给布哈拉人规定的批准条约限期的最后时刻。军官们已经事先商定了谁去拿下布哈拉兵营的哪一个营帐。可是，有一天清早，兵营突然消失了。这次我们也未去进行侦察，而只限于详细盘问居民和投诚者。所得结论是：敌人退却了。如果戈洛瓦乔夫将军是要准确地执行只许防御的命令，那他也没有执行好，因为任何合理的防御都不排斥进攻，而总督甚至允许在必要时可以追击敌人一站路程——这种追击也就是侦察！可是却从未进行过。毫无疑问，如果上司不在，阿勃拉莫夫是 442
会采取别的行动的……

不进行侦察，就使我们对敌人的去向以及我们继续前进的路线都茫然无知。在与敌人遭遇时，我们关于发动攻击的任何设想，却只能凭空臆断。

6月1日，我们不采取行动的期限结束了。下一步的计划严加保密。真奇怪，连我们自己都一直对面临的行动几乎毫无所知，这在欧洲的什么公司里可能是上策，可是在这里，首先，这达不到目的，因为敌人通过车夫和密探总是预先就知道了一切，这些车夫

和密探经常带着烤饼和饲料来到营地，随即当着我部队的面顺大路向敌人走去；其次，我军由于事前心中无数，就不知道何时做饭，如何安排时间等等。

这次也是这样，关于出动的命令到深夜才下达。半夜一点吩咐沿布哈拉大路列队。两点时，部队完全准备好开拔。皮斯托利科尔斯上校奉命率领四个哥萨克连、第三边防营的四个连和步兵营的两个连，配备哥萨克轻骑炮连的四门大炮和六门火箭炮（280名骑兵和790名步兵）为先锋部队。主力由阿勃拉莫夫上校指挥，包括第四营四个连、第五营三个连、阿富汗连、机关炮营和来复炮营，连同阿富汗人总共七百五十名步兵和八门大炮。

随后，季赫缅涅夫少校带领第九营四个步兵连、机关炮连一个排和一个哥萨克连，共计420名步兵、60名骑兵作后卫，掩护相当长的辎重队，内有十天用的食品、酒精、以及炮兵用品储备。大路沿努尔帕伊河左岸伸延。夜色漆黑，伸手不见掌；部队悄悄行进、低声地下达各种命令。先锋部队奉命在离营地约八俄里的第三个小岗上停止前进……派了一位传令官来营地报告待命。传令官还没回来，天已破晓：东方已露出一条淡绿色的带状云彩和微微的曙
443 光，可以看到大路左边约四百步外、泽拉布拉克高地尽头的斜坡上，有一条几乎同大路平行的长长的红带。望远镜使一切争论和怀疑得到了解决：这条红带原来是布哈拉步兵的两个营，他们成三列横队一字排开，把枪枝架成叉形支架——萨尔巴兹不声不响、秩序井然地躺在这些枪架后面的地上。谁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太出人意料了！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布哈拉人事先知道我们的行动，因而决定出击，并在确实相当有利的阵地上开战；或者指望我们在夜里因没有发觉他们，而从旁边走过去，这样他们就能够从背后攻击我们。皮斯托利科尔斯马上把部队从大路拉开，摆成同敌人队列平行的战斗队形。五连步兵全布置在第一线：射手

在右翼，散兵线在左翼①。各连纵队和散兵线奉命卧倒地上，不许开枪。

第一线中间给炮兵留下了位置，但没有戈洛瓦乔夫的命令他们不得进入阵地。皮斯托利科尔斯亲自前去向总督报告已同敌人遭遇，并建议从努尔帕伊河方面发动进攻，以便切断渡口，将敌人赶向草原。

由于不知道除过桥这条路外，还有一条穿过草原通往布哈拉的道路，总督就同意了这一方案。如果采取另一方案，即攻击布哈拉人的右翼，并将他们赶进河里，战果就会更加辉煌——我们就会在这里眼见埃米尔全军覆没。

天大亮时，布哈拉人起来了，并解开了枪枝。我们的散兵线本来已经开了火，可是奉皮斯托利科尔斯之命，立即停了下来。看见好样的指挥官（皮谢穆卡和巴拉诺夫）冒着敌人的枪弹，沉着地在各营连队之间走动，多么令人兴奋！主力部队进行的侦察表明，除我们先锋部队碰到的这两个营外，布哈拉还有四个营作为前者的后右翼。萨尔巴兹（共六千）在这里也是占据着泽拉布拉克高地脚下的丘陵地。他们的十四门大炮布置在步兵线后面很远的制高点上，因为他们打算越过自己人的头顶开火，而不必担心在我们刚 444
刚发出的"乌拉"声中就落入我军手里。密集的骑兵队遮住了布哈拉人战斗队形右边的整个地带。

总之，他们并未占领通往布哈拉的道路。很难猜透，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布哈拉人来迎击我们，而同时却驻扎在几乎同大路平行的一侧，好象只是为了向我军致敬。如果我们能沉住气，从旁边不战而过，那我们不放一枪就能包抄敌人的阵地……但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做！

① 雷科在其1868年的军事行动札记中硬说我们的步兵排成扩展的队形，没有散兵线。这完全不对，排成这种队形的不是我们的步兵，而是布哈拉步兵。

将主攻放在布哈拉人的右翼，把他们赶进努尔帕伊河也是有利的①，因为该河两岸陡峭，水流湍急，极不便于涉渡。唯一的一座桥位于四俄里外，在布哈拉人后方的卡兹村附近。毫无疑问，敌人大部分步兵都会被砍死或者被俘，炮兵也难逃出我们的手掌心。当然，俘虏并不稀罕，肯定很快会被释放，以免浪费我们的粮食；但是解除全部步兵的武装，这在布哈拉汗国资财匮乏的情况下当然是有它的意义的。

很可能大部分俘虏宁愿在我们占领的地区定居，因为在萨尔巴兹服役的大多数是波斯俘虏。总之，如果按照上述方向进攻，那末可以断定埃米尔的正规步兵将全军覆没。

上述作战方案一个也未被采纳。决定由皮斯托利科尔斯的先锋部队进攻布哈拉人的左翼，以便把他们从渡口赶向无水的草原。② 根斯将军的方案被否定的原因如下：(1)把布哈拉人赶向桥边，我们就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可能沿努尔帕伊河此岸退却，而不渡到对岸；(2) 为了发动这种进攻，皮斯托利科尔斯就要从我们的右翼边缘，在敌人眼下沿着他们的战线转移到左翼边缘，以便
445 从该处攻击布哈拉人的右翼③，这种侧翼进军不象进攻，倒象退却，在亚洲这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凭武力取胜，而是靠道义上的优势；(3) 同亚洲人作战，应取以最短途径导致交火的方法。总督采纳了皮斯托利科尔斯的方案后，就让他开始战斗，以便主力这时能在大路左边列好队，并派炮兵支援他。

我军主力在阿勃拉莫夫上校指挥下，从布哈拉大路向左转，展

① 该方案是根斯将军(办公厅主任)提出的。

② 该方案是皮斯托利科尔斯上校提出的。

③ 但是，把皮斯托利科尔斯从右翼边缘调到左翼边缘，似无此必要。如果他必须单独与布哈拉人作战，就需要这样调动；但既然是整个部队都参战，那末为了执行该方案，就只要命令皮斯托利科尔斯在原地待命，直至左翼去解决战斗并把布哈拉人逼到河边为止。

开了如下的战斗队形：第四营四个连在右翼，第五营三个连在左翼，正中是阿富汗连，在它与两翼之间是机关炮营和来复炮营。阿勃拉莫夫按自己通常的习惯，让部队停留在离敌人阵地几乎近两俄里以外，然后开始炮轰。也许因为这位幸运的军官是炮兵出身，所以现在更乐于使用这种武器；也许是由于性情急躁，即使在远处看见敌人也忍耐不住，立即要使它遭到伤亡；也可能是为了使自己的下属免遭无谓的牺牲。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阿勃拉莫夫在每次作战时，总是喜欢用远程炮轰来和亚洲人交手。亚洲人敬畏大炮，这是无容争议的。但在炮火效力很差的距离内浪费炮弹，只不过意味着让敌人习惯于他们所害怕的炮声，由于伤亡很小而趾高气扬，并使他们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不会使用武器。如果我们的高级军官把大炮看作是刺激听不惯炮声的敌人的衰弱神经的乐器，这种看法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

皮斯托利科尔斯在右翼的行动，可以作为对作战持完全相反观点的例子：他把自己的兵力摆在离敌人阵地三百步的地方，按兵不动大约半小时，毫不理睬敌人的射击，等待阵地正中开始对射。位于先锋部队最近的山上的布哈拉人炮垒阵地首先开火。随后沿布哈拉大路已经走了很远的连涅男爵① 的“不朽勇士们”急驰而来，并带来消息说，他们后面有“克尔克明”骑兵在追赶。应该指 446
出，当地说的“克尔克明”（四万）与我们的“数也数不清”，意思完全相同。下面是当地战斗报告中关于这些令人吃惊的数字的答案：三个连击溃了四万、甚至更多的敌人，可是四万这个数字来自俘虏的供词，因此只应该译为很多，可能是三千、五千、七千。

“不朽勇士们”后面真的出现了大批骑兵，他们列成散兵队形

① 这位军官当治扎克要塞司令官时，成立了一支土著人护卫队。他们全都穿红色长袍，缠白色头巾，在白色的旗帜上有一个十分显眼的骷髅头和两根架成十字的骨头。

奔来，大声喊叫，胡乱放枪。但突然一颗布哈拉炮弹轰隆一声在他们中间炸开了，于是骑兵们掉转了马头。布置在右翼边缘以确保右翼不受攻击的哥萨克连队跟踪追击。这时，萨尔巴兹向先锋部队开枪急射一阵之后，看见我们没有还击，就在号角声中，端着"扳上板机"的枪，整齐地向前推进。于是，我们的散兵线奉命开火，同时炮兵也进入阵地。这时德米特罗夫斯基上校带着戈洛瓦乔夫将军的命令疾驰而来，要先锋部队拨出两个连去支援第五营。不难想象，很快地从右翼边缘赶到左翼边缘是不可能的，而且倒霉的连队肯定只是白跑一趟，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错过了战斗，而又来不及赶到那个地方。因此，皮斯托利科尔斯请德米特罗夫斯基在先锋部队留一下，过后再告诉戈洛瓦乔夫，说他在这里碰上了进攻，所以他认为不便把应调动的连队带走。理由是：以整个先锋部队支援第五营，立即进攻并打败敌人，比用两个连去支援第五营要容易些。德米特罗夫斯基同意了。哥萨克中尉托波尔宁的哥萨克营雄赳赳地奔向阵地，并用霰弹向萨尔巴兹人射击。萨尔巴兹人不顾信号和长官的喊叫、甚至刀砍，立即停步，过后又开了火。当我方射出第三批霰弹之后，布哈拉步兵就向后转，用同样的步伐开始退却。

我们连队马上一跃而起，高喊"乌拉"，奋力追赶；哥萨克也出动了；炮兵在完成自己任务后安上了前车。

这时阿勃拉莫夫的部队在离敌人阵地颇远的地方停下来，立即开始还击敌人，自然未给敌人造成多大伤亡。后来，总督在高岗上发现同皮斯托利科尔斯作战的布哈拉步兵朝天放枪——这是惊
447 慌的明显标志——马上发出冲锋信号。戈洛瓦乔夫亲自带领部队向前冲，迅猛异常，炮兵因被步兵的冲锋所挡，只得停止射击。

第五营由于其侧翼和后方没有任何保障（我们既无总后备队，也无分后备队），很快就被布哈拉骑兵包围，他们向离营的伤兵进

攻并开始杀害他们。但是营长是身经百战的猛将格里片贝格少校。他迅速改变了队形。用火力和刺刀击退了敌骑兵，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大路上。该处的前方，敌人的炮兵连阵地在引诱着他的虚荣心。第五营不止一次地被迫变更队形，但因布哈拉骑兵不停地袭击，右翼萨尔巴兹人又发动进攻支援骑兵，使我们不可能夺取事先已撤出阵地的炮连。我们的机关炮营在帮助第五营摆脱敌骑方面起了不小作用，但该营仍有十七人受伤，其中十二人为冷兵器所伤。

击退萨尔巴兹人后，格里片贝格就全力冲击退却的敌人，但被总督制止，他派来了来复炮营，用致命的炮火轰击布哈拉人。

戈洛瓦乔夫所在第四营① 在阵地上没碰上敌人，该处萨尔巴兹人的几个营一陷入我先锋部队的攻击圈内，并感到其后方开始受到我方压力时，就仓惶逃窜。

总督本人这时也来到敌军阵地。其随从看见右方有一大批人马，以为是发动进攻的敌人，感到不知所措，原来是从皮斯托利科尔斯那里逃脱的布哈拉人左翼的萨尔巴人。我们的将军带领全体随从和人数不多的卫队，从容地在体面地逃跑的敌人队伍中间走过，谁也不侵犯谁，好象老相识一样。

热衷于追赶逃敌的先锋部队很快就放弃了追击，因为步兵赶不上加快步伐的敌人，他们是从至少一百五十步远的距离，喊着"乌拉"跑步而来的，而且还要上山；而哥萨克（两个奥伦堡连）排成方阵跑到散兵线后面就开始疾驰，但没有超过步兵（自然是出于礼貌）……

毫无疑问，骑兵长官施特兰德曼中校本人的榜样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从战斗一开始，皮斯托利科尔斯怎么也不能把施特兰德 448

① 由两个连组成，因为一个常役兵连在战斗开始时被分出去掩护辎重，还有一个连被派去掩护第五营留下的机关炮。

曼调到右翼前面去，只得派出自己所有的传令官去找他。一个哥萨克连在后卫部队，而四个哥萨克连在先锋部队，他们的指挥官也就呆在先锋部队。

萨尔巴兹振作起来了，放慢了脚步，并开始还击。皮斯托利科尔斯于是命令哥萨克扫荡正面战场，同时又把炮兵调了上去。好样的托波尔宁奔驰到萨尔巴兹背后，卸下了前车，让霰弹在他们耳边呼啸，上尉小阿勃拉莫夫的火箭炮，也迫使萨尔巴兹阵脚大乱。哥萨克更大胆地前进了，可是初次碰到白刃战的新兵，在战斗中专砍受伤的和掉队的敌人，六个人同时扑向一个人，力图把不幸者剁成肉酱。自然，当他们在后面和敌人周旋时，前面的人已经赢得了相当大的地盘。全身溅满牺牲者鲜血的哥萨克，不听劝告，不听请求，也不听命令；没有一个受伤的或投降的敌人得以幸免。战斗一开始，军官们就眼看着这些人被砍死。布哈拉人不再招架，扔掉枪枝，头也不回，或者用手挡着劈头砍来的马刀，只顾逃命……只要退路上有一条沟壑，一块石头，或者一具马尸挡住他们一秒钟，顷刻之间旁边就尸体成堆。很多受伤的敌人假装已被打死，想保住一条命，但也是枉然，因为哥萨克及其后面的步兵，为了防备万一仍用军刀和刺刀去惊动那些已经躺下的人。

乌拉尔人的行动与此完全不同。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是皮斯托利科尔斯[1]的门徒，而且还有象格尔曼·基里洛夫那样好样的指挥官。

这样追击了大约八俄里。前面整个草原上，萨尔巴兹人的红色短上衣历历在目；有些地方隐约可见敌人骑兵的旗帜，他们被失败弄得晕头转向。

哥萨克拾到了很多旗帜，大路上还发现了布哈拉人遗弃的大炮，同时截获了敌人炮兵运输队，夺得驮载的炮弹四十箱。

① 从1865年到1867年，他是骑兵长官。

战斗结束了，溃败的敌人纷纷从努尔帕伊河退到草原。

冯·考夫曼将军很快也来了。他嘉奖了皮斯托利科尔斯作战有功，下令停止追击，并命全军开往卡兹村附近的渡口，戈洛瓦乔夫已派先锋部队的步兵先到该地。总督视察了战场，取过布哈拉 449
人的旗帜，就回到掩护辎重的后卫部队去了。还在战斗开始前，在左方远处同我们平行移动的布哈拉骑兵队，曾试图夺取辎重。但指挥后卫部队的季赫缅涅夫少校利用了大路左边的高岗，派去一个步兵连，在小山上布满散兵，把敌人阻击在枪弹射程以外。现在战斗已经结束，特拉夫洛上尉的连队看见有一马队带着各色旗帜逐渐接近，他们又开了火，差一点没把总督的随从击毙。好容易才用"俄国信号使发狂的小伙子们安静下来，可是仍不得不在偶然碰到的沟里躲避弹雨[①]。这是最后的射击。十点时，到处不见敌人的踪影。大炮已事先交给希尔·阿里帕沙沿努尔帕伊河的大路运走，由一百人掩护，其余部队由奥斯曼指挥进入草原。我们事后才知道，那些退却的人陷入了什么样的困境：卡拉库杜克井里的水很少——就是这点水也被赶过步兵的骑兵喝光了；而致命的酷热，加上急行军造成的疲惫不堪，使人渴得发狂……据说，这里死了不少可怜的布哈拉士兵。

结果出于我们的意料和期望之外，他们遗留下来的武器没有转到我们手里，却落入了附近剥光死尸衣物的居民手中。全军最后回到埃米尔身边的不过一千一百人。因此，布哈拉人的伤亡，仅在草原上大概就有三千五百人。

到中午时分，整个部队已在努尔帕伊河岸上扎营。对面是希

① 这一插曲成了令人开心的轶事：第三天（已经到了卡蒂-库尔干附近），将军在巡视部队时，嘉奖了他们的功劳和勇敢的行为。他对特拉夫洛的连队说："谢谢，好样的，你们的枪法真准，差点没把我打伤"。"愿为大人效力！"——好汉们大声喊道……

林哈滕(或称卡兹村)，先到那里的阿富汗人和哥萨克已经住了下来。多数居民在我们快到时离开了村子，男人参加了战斗。留下的妇女被集中到一个院子里，并由哨兵看守。可是年轻的都害怕俄国人。为了显得丑陋和年老，她们都把灰和泥涂在脸上。但胜利者对他们十分体贴和照顾，使她们安于自己的命运。因此在第三
450 天，当我们拔营往回走时，这些女俘不无依恋地和伊凡们[①]告别，彼此大声地隔河呼应……

战斗后的第二天，即6月3日，我们曾对泽拉套高地进行了侦察，但整个地平线上看不见一个人。南山坡的居民报告说，埃米尔的军队已各奔东西。密探和俘虏证实，埃米尔带着一支小卫队呆在克尔米涅，那里只剩下两千萨尔巴兹，还有炮兵。同一天将近中午时，一个萨尔特人从撒马尔罕骑马赶来，说沙赫里夏勃兹人冲进了城，但居民关上了城门，并在俄国人帮助下消灭了共同的敌人。

但没有从要塞司令官那里得到任何消息。看来，这种情况只能说明萨尔特人带来的消息并非捏造，因为应该认为，要塞司令官的报告已经无法送到，这一看法由于撒马尔罕人和附近居民确实已经背叛(过了卡拉提尤别村后，他们曾与阿勃拉莫夫遭遇)而得到了佐证。尽管如此，我们仍泰然自若，高枕无忧……

6月3日休息；4日也在休息；5日则转移到卡蒂-库尔干休息(共十二俄里)。到6日这天才不慌不忙地向撒马尔罕进发，第五营和两门大炮留在卡蒂-库尔干。如果我们真有彻底击溃布哈拉人后而返回撒马尔罕的计划，那就应该承认，这个计划只完成了一半。看来，总督举棋不定，不能当机立断。亲信们坚持向布哈拉

① 本地人称任何一个俄国男人为伊凡，女人为玛丽娅，并按自己的习惯改为玛尔莎。这个词现在在土著俄语方言(例：шалтай балтай некерек，胡说八道，毫无礼貌；бери один кокан 拿一个科坎。)中，一般是指女人。

推进，但考夫曼将军十分关心撒马尔罕的命运，最后决定回师。行军途中的休息，是为了不让人们把我们的回师看作退却。如果我们不“坚持到底”，泽拉布拉克一役就会前功尽弃。因为在亚洲通常总是这样：只要你一停止追击并准备返回，甚至逃跑的敌人马上就会趾高气扬。昨天还是最胆小的逃跑者，今天就成了拼命向你进攻的气势汹汹的骁勇汉；他相信你不是自愿离去的，他相信是他 451
在赶你走。譬如，阿勃拉莫夫在卡拉提尤别村附近就碰到这样的情况，敌人跟在他背后，一直跟到了撒马尔罕城下。考夫曼就是这样预计的。

在泽拉布拉克取得辉煌胜利后向撒马尔罕进发，使库罗巴特金将军日后有理由在《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历次战争概述》一书第二卷第三部分写道：“通往布哈拉的道路敞开了。幸而，具有洞察力的统帅考夫曼将军没有被可能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胜利所迷惑，而注意到了巩固我军后方，因此回师撒马尔罕。”好吧，就算有洞察力。但早在6月3日，考夫曼已经得悉敌人进攻撒马尔罕驻防军的消息；既然4日那天他还在等待正式报告，而洞察力又没有使他察觉出他同后方的联系已被切断，那还是不谈洞察力为好……

沿撒马尔罕大路的所有的村庄都空无一人。我们的部队就象采办了粮秣回来一样：羊呀，牛呀，驴呀，驮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它们跟着所属部队，沿大路两边缓慢地走着；步兵骑着马和驴；最后还有成群结队的趁火打劫分子（来自治扎克、乌腊提尤别、塔什干以及其他城市的居民），他们带着相当贫乏的掳获物——显示出另一种景象。这些当地的趁火打劫分子是我们行军途中常常可以遇见的。他们象饿狼一样跟在我们部队后面，不仅没给我们带来好处，而且能在我军停留处逃脱一切监视，造成很大的危害，更不用说，他们随时都能成为敌人的密探，并使我们的行动带上了掠夺的色彩。下面的事实足以说明一切：在消耗国家饲料方面，他们的

马群与我们的骑兵马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当这些趁火打劫分子对这次远征的希望未能实现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就在我们的疆界内开始抢劫，甚至不客气地袭击俄国人。我们只提一提 1867 年和 1868 年初在治扎克地区发生的抢劫就可见一斑。可是我们至今未对此采取任何措施，而其实是应该采取措施的。

部队在卡拉苏村宿营，该村位于卡蒂-库尔干和撒马尔罕的中途。

傍晚，贾纳-库尔干这个小城的伯克来见总督，表示归顺。他第一个提供了有关撒马尔罕情况的确切消息。原来城寨从 6 月 2
452 日起就已被围。埃米尔的几个儿子和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得知我军在泽拉布拉克城下告捷后，已向乌尔古特退却，而中国希布察克人以及其他部族，同撒马尔罕人一起仍在进攻。

7 日，部队继续前进，终于在离撒马尔罕十八俄里的达乌尔村的大路上得到了施坦佩尔少校用德文写的第七次报告（前六封信都被截夺）。总督也亲自用德文写了回信，仍派该伊朗人送去。将军通知施坦佩尔援军已经靠近，决定于八日拂晓进入撒马尔罕，命令他届时出击。

部队在离城八俄里处宿营。这是离开卡蒂-库尔干后六十二俄里路程中的第二次宿营，表明我们虽在赶路，但并不着急。

天刚黑，我军就发了几颗信号弹，通知英勇的驻防军。可是，由于城市四周都是树林，他们未能看见。

第十七章

宗教界的阴谋。撒马尔罕城寨驻防军的实力。各碉堡崩裂倾圮的情况。加固碉堡。沙赫里夏勃兹人来犯。6月2日对城寨的进攻。纳扎罗夫中校在布哈拉门附近的军事行动。6月3日的强攻。我驻防军出击并扫荡开阔地带。6月4日的强攻。向总督递送关于驻防军陷入困境的情报。6月5日的出击。伊朗人族长的帮助。6月8日卡蒂-库尔干部队到达。肃清市内的暴乱者。我方的伤亡。传令全军。掳掠城市以示严惩。我们占领撒马尔罕的必要性。埃米尔提出投降，但未被接受。和约。部队返回塔什干。埃米尔之子卡蒂·丘里亚背叛其父。我军配合行动，占领卡尔希并将其归还给埃米尔的军队。埃米尔之子丘里亚·江（阿卜杜勒·法季赫汗）出使彼得堡。请求归还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划定边界。通往希瓦的道路。匪徒巴班。斯科别列夫的行为。诺索维奇、斯特鲁维和科尔扎科夫出使布哈拉。

自5月30日总督出发去卡蒂-库尔干之后，撒马尔罕城寨发生的情况，确实使驻防军感到惊恐万状。我们大批军队离开撒马尔罕，当地人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总暴动的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他们正等着我军开拔。毛拉们定下了攻打俄国人的集合日期，火速地在当地散发了传单。于是，一伙伙的人立即开始集中，每个人都尽可能地武装了起来。仅两天之内，城下就集结了六万五千人。其中有二万五千名沙赫里夏勃兹人，他们从西南方向开来，驻扎在城郊果园后面。一万五千名希布察克人控制了城市东

北郊果园尽头的整个丘潘阿塔[1]山地，其余参加围城的人都是市民和郊区的居民，共约一万五千人。

如前所述，为保卫撒马尔罕而留在城寨中的有施坦佩尔少校（他本人奉命留下来担任要塞司令官）指挥的第六营四个连，还有切尔卡索夫少尉指挥的一个工兵连，斯卢任科中尉指挥的一个炮兵排，以及米赫涅维奇大尉指挥的从火工场抽出九十四人组成的
454 一支炮兵小队，整个炮兵部队都归他统辖。步兵总数可达658人，包括第九营的非战斗人员和医院里的轻病号在内。地方居民由哥萨克中校谢罗夫指挥。修缮城寨围墙和打枪眼炮眼等工作由上尉工程师鲍加耶夫斯基负责。

应该为我们俄国商人赫卢多夫[2]、特鲁勃恰尼诺夫、伊凡诺夫及其他商人说几句好话。他们和士兵一道，历尽艰险，尽其所有供给士兵茶叶、酒和雪茄烟。但是，如果说在被围困期间谁应享有崇高的荣誉，那就是第九边防营的营长纳扎罗夫上校和画家维列夏金准尉。后者是自愿留在撒马尔罕的，而前者是极偶然地留下来的。纳扎罗夫不善于掩饰，常常用最激烈的言词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在卡拉提尤别战役之后，大谈特谈阿勃拉莫夫指挥不力和在战报中吹嘘胜利，自欺欺人等等。根据阿勃拉莫夫的指控，纳扎罗夫被暂时撤销了营长职务，交付侦讯。他在告病后就留在撒马尔罕。

至于谈到维列夏金，也有必要为这个与众不同的人说几句话。他是一个有素养的水兵和有天赋的艺术家。退伍时是海军准尉，曾漫游世界。在他的写生画册里，俄罗斯、高加索和波斯的各种典型题材，琳琅满目。不言而喻，几乎谁也不熟悉的土耳其斯坦边区这块新地方，是能引起他的好奇心的。维列夏金结识了一些有权

① 恐系恰潘阿塔之误。——译者

②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死于被围困期间。

势的人，这些人把他安插在一个军官位置上，但为此他又得重新入伍服役。他虽然当了某边防营的准尉，却不想剃掉胡子，也不愿脱下老百姓的服装。所以战后他还是退伍了。从此，他再也没有穿过军服。

城寨开始被围困时，维列夏金只愿当个普通的志愿兵，怎么也不同意当军官。这个瓦西里·瓦西里伊奇（认得这个新伙伴的士兵都这样称呼他）紧握手中枪，给其他人树立了榜样：需要把冲进城门或突破口的敌人赶出去时，瓦西里·瓦西里伊奇就挥舞刺刀，冲在大家前面；需要扫荡开阔地带时，他就带头出击去烧毁民房。

城寨里还有一个俄国妇女，她是商人伊凡诺夫的妻子。她帮 455
助准备伤兵用的棉线团。此外，还有四百五十名患重病和受伤的士兵以及二十名囚犯没有参加守卫，他们是这场防御战的目击者。

保卫城寨的武器，除两门机关炮外，还有两门臼炮（炮弹重半普特）可以投入战斗。这两门炮是米赫涅维奇擅自从治扎克运来以防万一的。为了这件事，他从塔什干运送炮兵辎重库前来时，还受到炮兵长官扎里诺夫上校的申斥。这位炮兵长官还下令把运到城寨的二十四门布哈拉炮全部铆住，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家多么轻信撒马尔罕人对我们的恭顺，根本没有想到城寨有受袭击的可能。有什么必要把大炮铆住呢？简直不可思议。大炮既在我们手中，那就只有我们自己可以使用它，如果不准自己人使用，也用不着把它铆住。此外，总督去卡蒂-库尔干时，本来一门炮也不想留给撒马尔罕，只是由于阿勃拉莫夫求情，城寨才得到了两门炮。

扎里诺夫在出发前才下令给布哈拉大炮装上炮弹，却忘记大炮已经给铆住了。其中只有四门直到被围困期间才拆开铆钉。弹药并不缺乏，因为撒马尔罕有一个弹药库，除每个士兵手里有一整套基数的弹药外，还存有二十万套基数的弹药，火药达九十普特，火箭炮有九十五门。此外，还备有一百五十枚半普特重的布哈拉

榴弹(大都没有备用雷管)。这些榴弹可以当作手榴弹使用。城寨库存面粉和糁米可供全体驻防军食用两个月。至于肉类，被围困后，只够维持头几天。食盐也在头几天就全部用完，而又无从补充。驮载用的和军官骑的马匹，完全没有饲料，因此只好用半腐烂的芦苇喂马，就连这种芦苇也很难弄到手。水是通过一条沟渠从靠近布哈拉门的城墙下经过城里流进城寨的。水从布哈拉门分送到全城寨、灌满几个贮水池后，又从萨尔巴兹宫附近流回城里。显然，敌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断我们的水。城寨里有水井，但从这些水井被污的情况来判断，使用这些水井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们事前却没有想到过该清理一下这些水井。

456 城寨北面墙外有一处好水源，墙上开了一扇小门可以通到源头。但是，必经的斜坡毫无遮拦，显然，从敌人打第一枪起，驻防军就丢弃了这池泉水。因此，城寨的用水完全依赖城里。

为了充分估计撒马尔罕驻防军在出乎意料的灾难临头时处境的困难，有必要了解一下城寨在防御前和防御期间的倾塌情况。

把城市同郊区和果园分隔开来的城墙，还是古代用大粘土块砌成的，高约三至四俄丈，它以不规则的多角形环绕着整个城市。由于年久失修，城墙已倾圮过半，只能当作一道屏风，怎么也算不上是围墙了。城墙的西北面与城寨相衔接，城寨围墙断裂崩塌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两座城门可进入城寨，一是布哈拉门通布哈拉大路，一是撒马尔罕门(即阿克杰尔瓦扎，或称"白门")通城内市场。此外，北面还有一扇便门通向水源。

城寨座落在一个小山岗上，但城内所有的高建筑物都可以控制这个小山岗，因而从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经文学校的屋顶以及小山岗上的其他屋顶眺望，城寨内部就了若指掌。特别是面对城市的那部分围墙（即靠近撒马尔罕门的那部分围墙）是向峡谷低回的，这就使城寨所在的整个小山岗都暴露无遗。城寨墙边没有水

沟，除南面的部分围墙外，四周都是深谷，它就起着水沟的作用。峡谷并非处处都靠近围墙，因而空出了一条宽阔的崖径，崖径上有一些穷人的小铺子，倒也各得其所。

根据图上的经始可以认为，城寨围墙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某些部分有某种侧翼防御设施。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围墙侧翼不仅没有炮座，甚至连踏垛也没有，枪眼也没有凿。如上所述，紧靠围墙的民房和小铺（在布哈拉门和撒马尔罕门之间）为敌人提供了打开突破口的现成暗廊，而它们的屋顶则是攀登围墙的现成阶梯。这些民房和小铺都还没有拆除。而且，围墙的某些 457
地方还有未堵塞的裂缝和塌陷处（在图上，这些裂缝和塌陷处都用空白和字母 a 标出），所以城寨的状况足可说明我们对居民轻信的程度和我们自身麻痹大意的程度。

为了弥补这些缺陷，需要时间和人力，但时间上已来不及，人力又没有。如果考虑到驻防军的人数远远不够应付两俄里半长的火线和爬到上面去射击的困难，那就不能不承认，就是各个正面的防御也完全没有把握。

5 月 30 日起，着手整修要塞各碉堡，先要挖平撒马尔罕门左边靠墓地的峡谷的斜坡，否则敌人很有可能利用那个地方架上云梯。接着，在墓地上筑了两个炮座，以便控制围墙的各个漫长的正面和撒马尔罕门的入口。一天之内，峡谷的斜坡就被挖掉了几俄丈，一个炮座也筑了一半高。

第二天，除以上工作外，还清理了水源和城寨内的水沟，以便引水入池。就在这一天，市民中间发生了骚动。住在城里的犹太人了解到居民的诡计。他们在傍晚时分揭露了这一阴谋，并请求让他们在遭到袭击时转移到城寨中来。

6 月 1 日清晨，部队仍然出去施工，但携带了武器。过了一会，族长们向要塞司令官报告说，商人们由于害怕大批沙赫里夏勃

兹人从哈吉阿赫拉尔门进犯，正在关闭店铺，居民正在逃离城市。阿利别季利少校奉命率领一个步兵连前往哈吉阿赫拉尔门，发现城门已经打开，而居民却对他说，他们那里没有也不曾有过任何沙赫里夏勃兹人。到上午十时，可以看到城门对面的恰潘阿塔高地上，出现了许多步兵和骑兵。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到中午，从城寨可以望见的整个山坡上，都布满了敌人。还可以看到，市民们带着全部家当和牲畜，整家整户地离开城市。由于环绕城寨的果园和围墙挡住了视线，看不清其他地方发生的情况。尽管如此，对他们的阴谋诡计再也不能怀疑了。就在当天晚上，很多犹太人跑来要求要塞司令官让他们搬进城寨来住。要塞司令官表示同意。犹太人就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进了城寨。

458 从2日起，因可能遭到袭击而停止了施工。必须保存驻防军的实力。我们只来得及在墓地旁筑了两个炮座，在萨尔巴兹宫后面的突出角上只是开始修筑一个炮座，从墓地到水源挖平了一段峡谷斜坡。其余一切仍然保持原样：城墙上没有踏垛，而许多地方却有现成的缺口。1日傍晚，夕阳西下后，要塞司令官下令发射了一枚火箭，并轰了一炮。这是城寨向敌人鸣放礼炮，向敌人挑战！

6月2日拂晓，城里的族长们前来报告要塞司令官，说沙赫里夏勃兹人已逼近哈吉阿赫拉尔门，准备冲进城来，还说什么居民请求派部分军队去保护他们。施坦佩尔少校便率领一个工兵连和边防营的一个连，带一门大炮，立刻从城寨出发前往哈吉阿赫拉尔门，刚到城门外就遭到射击。我们的散兵线也开了火，但枪声稀稀落落，因为在果园树木后面和峡谷遮断了的地区，很难看清敌人。但可以看到大批人群聚集在城门右侧，而族长们正好请求不要向右侧射击，他们硬说那边都是些不介入战斗的撒马尔罕人。显然，族长们是在欺骗我们，因为敌人大批主力正朝这个方向转移，其目的是截断我们出击的部队的后路。施坦佩尔少校急忙返回城寨，

紧闭城门。这时街上已经出现了手持棍棒为武器的萨尔特人。在城寨大门入口处，有些石块掠过士兵的头顶。这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冲入城中，在粗野的喊声、战鼓声和号角声中迅速分布到各个街道。进了城的敌人和居民一起从各个方向拥向城寨，显然是企图冲进去。

当时在城寨执行守卫任务的是第六营的一个步兵连。发出警报后，部队各就各位，即第一连派出一部分人增援城门，第五营的体弱者和第三连的一个排据守撒马尔罕门左侧清真寺旁的墓地，萨尔巴兹宫外面的第二连保持一个排作为小门的后备队，工兵连在布哈拉门和撒马尔罕门之间的突出角上，辎重兵和其他非战斗人员以及几个哥萨克骑兵据守着不易攻破、不受萨尔特人威胁的西部围墙。

第一连剩下的人员、第三连的一个排和第九营的体弱者，作为 459
后备队留在医院附近。小寺院附近的墓地上架了一门机关炮，另一门机关炮调往布哈拉门。

敌人决定首先攻打靠近墓地的围墙，事先猛烈地扫射了一阵。当进攻的敌人刚从街道冲到峡谷边，架在这里的一门机关炮就向他们发射了霰弹。然而，我们微弱的火力压不住敌人，他们大队人马在疯狂的喊声中越过峡谷，向围墙猛扑过来，用铁抓子① 攀登墙垣。另一部分敌人在峡谷对面通过民房粘土墙上的枪眼，用火力掩护进攻。墓地上有两门布哈拉炮和一门大炮，列佩欣少尉在这里指挥。由于枪炮同时开火，加上峡谷坡度太陡，敌人的进攻未能得逞。于是萨尔特人转而扑向撒马尔罕门，但也被击退，他们只得躲进民房，用密集的弹雨向我炮兵阵地和部队射击。我炮手和步兵渐有伤亡，火力减弱了……。这时，又有一群亡命之徒再次向墓地冲来，一些大胆的人已经爬上墓地。勇敢的列佩欣少尉冒着极

① 套在手脚上的一种爪子，适应于攀登有裂缝的粘土墙。

猛烈的炮火亲自装炮弹，鼓舞士气。由于他刚毅不屈、指挥若定和其他官兵英勇奋战，敌人的进攻被击退了。但我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列佩欣少尉阵亡，阿多拉茨基准尉重伤，军需官伊凡诺夫阵亡，作为志愿兵入伍的掌柜萨马林和几个士兵也受了重伤。被围困期间一般很少轻伤，因为当人们在雉堞之间露面时，总是被敌人打中头部和胸部。这种情况（即大多是头部受伤）使某些人称赞沙赫里夏勃兹人的枪法很准。但是，如果考虑到那是成百发子弹从几步远的距离（即从最近的民房里）飞向每一个在雉堞间露面的俄国人，而且除额头外不可能打中其他部位，那就不会对敌人的枪法感到吃惊了。

460 当部分敌人攻打墓地旁边的城寨时，其余大批的敌人已遍布全城，直逼城寨围墙之下。为了保卫城寨最重要的几个据点，布哈拉门和撒马尔罕门分别部署了将近两个连的兵力。其余的围墙豁口，每处只能派十人或十五人。

上面已经谈到，撒马尔罕门几乎和墓地同时受到攻击。城门右侧的民房和城寨围墙衔接在一起，敌人很快就占领了民房，并利用这些民房隐蔽地接近城门。下午一时许，他们搬了一捆捆干草和几袋火药①，放火烧毁城门。第六营有三十个人在这里守卫，由马明准尉指挥。这些人先从枪眼回射，然后冲下去同穿过燃烧着的城门钻进来的敌人拼刺刀，显然，抵挡已来不及了。恰好这时西多罗夫准尉带领第三连的一个排赶到，协力击溃了敌人的进攻；随即跑步前往另一座城门——布哈拉门。敌人的攻势被挫败以后，他们甚至不敢走近城门抬走自己的伤亡人员。不久，舍麦季洛大尉带领第一连的后备队赶来增援马明准尉。直到城寨保卫战结束，舍麦季洛大尉都守在这里。傍晚时分，从墓地炮座上卸下的一门机关炮也运到了，架在火势已被扑灭的城门对面。

① 火药硝本身燃烧缓慢，萨尔特人不会把火药制成颗粒。

调动刚一结束，敌人就向这个据点发起了新的进攻，猛冲多次都未能得逞。由于运来的大炮的霰弹有效地杀伤了敌人，看来敌人数量渐少，放弃了再次进攻的念头。

一夜平安无事。敌人只射击了一阵，我方疲乏不堪的驻防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赫鲁肖夫中尉指挥的第六营第二连，据守着萨尔巴兹宫后面通向水源的小门和整个北部围墙。由于臼炮和手榴弹显示了威力，敌人在这里的进攻也未能得逞。布哈拉门和撒马尔罕门之间城墙的突出角处已有豁口，由一个工兵连守卫。该处城墙高达五俄丈，敌人无法攀登，便决定在墙下挖洞，以使城墙倒塌。我们的 461
工兵竭力登上城墙，射击在下面挖洞的萨尔特人。可是他们在城墙上刚一露面，就被一枪打死或受致命伤滚落下去，但勇敢的人一个个前仆后继。因此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中午时分，由第九营的体弱者组成的援兵，在纳扎罗夫中校指挥下到达这个据点。

这时，敌人的工兵已从坑道深入城墙里面，完全避开了两侧的射击。然而，不管敌人如何加紧作业，这一天他们在这里也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战果。

傍晚，工兵连和第九营向布哈拉门转移，那里非常需要他们。连阿尼奇科夫准尉和托普切夫斯基准尉在内，该处共有六十六人；他们当中还有一名带手榴弹的炮兵，阿利别季利少校负责防御阵地。

施坦佩尔少校进行侦察后刚刚返回城寨，立刻关闭布哈拉门。沙赫里夏勃兹人紧跟着他也到了这个据点。大批人群喊着"乌尔！乌尔！"向城门猛扑过来，并开始捣毁城门。另一群人从小铺的屋顶上攀登墙垣，企图翻进墙来。敌人首次得逞。他们的各色旗帜就在城寨墙上飘动，子弹也象雨点一样倾泻到为数不多的驻防军

头上。但是，我们的驻防军以协调而准确的排射还击，使许多骁勇汉子丢下旗帜纷纷从城墙上翻滚下去。

如果占领墙头的人有足够的勇气往下跳进城寨，那末，驻防军的处境就不堪设想了！

随后敌人几次进攻都没有得逞。最后，他们决定火攻布哈拉门。丢在一扇门下的几袋火药，很快就把布哈拉门烧着了。这正是紧要关头。在这里我们已经遭到大量伤亡。顺便提一下，阿利别季利少校也身负重伤。刚刚带领一个排参加了撒马尔罕门战斗的西多罗夫准尉，成了这里最高的指挥官。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一个年轻军官，作战经验不足，很难肩负重任。因此当天黄昏，在纳扎罗夫指挥下，工兵和第九营的体弱者调到了这个据点。一门机关炮也于这时运到。

纳扎罗夫赶到布哈拉门时，那里正烈火熊熊。火焰直冲城楼顶，燃烧着的木炭飞向城寨中芦苇房的房顶，有引起火灾的危险。水离得很远，要运水来又没有工具，也没有人。为了使运来的大炮
462 投入战斗，纳扎罗夫下令向燃烧着的城门发射第一炮，这一炮就打烂了城门的正中部分。但因残留部分仍在燃烧，难以在这里设置障碍，于是有四名工兵自告奋勇去拆掉这两扇门。这种真正的英勇行为不能不使人感到敬佩。这几个敢死队员冒着弹雨，冲进火海，终于拆掉了城门，把门板抛到易于用土灭火的地方。火焰对我们已经没有威胁，却制止了敌人冲入城门的企图，所以我们并不打算灭火，这样一来，大炮就有了一个大射击孔，但结果大炮只能笔直地对着城门口轰击（这本来是应该预料到的），而敌人却能够避开炮弹，集中在城门外两旁的街道上。而且，敌人的火力不断加强，杀伤力越来越大，我们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这时，工兵中尉切尔卡索夫建议在城门里面构筑鹿寨，以便掩护剩下来的保卫者，并把大炮移到城门前边，从而稍许增大射击角度。为此，从

粮仓运来了许多大袋子，但泥土不得不在民房屋内挖掘。用十字镐挖掘屋地比挖掘街道上干燥的、硬得象石头一样的粘土容易些。

切尔卡索夫工兵中尉和沃罗涅茨少尉一起，在几名工兵陪同下，几乎走出了城门。他们指定了构筑鹿寨的地点后就留在那里，直到鹿寨构筑完毕。这当然表明青年军官是有勇无谋的。在那样危急的情况下，多一个保卫者都是无价之宝，谁都没有权利无谓地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更不应该拿自己部下的生命去冒险。为了构筑鹿寨根本用不着走到前边去，因为袋子大得很（长两俄尺，直径一俄尺半），装满土就能当作防障，人们可以弓在袋子后面把它们推向前去，可以推到比切尔卡索夫指定的地点还要远得多的地方。那时，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可以在城门前边构筑多边形的掩体，并从侧面防御敌人接近城墙。

西部城墙因为难以接近，这一天完全没有受到攻击。围城的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们遭受了大量伤亡：两名军官和二十名士兵阵亡，一名校官、三名尉官和五十四名士兵负伤，共计八十人。

6月2日夜间平安无事。当夜集合了赶大车的民伕和阿富汗 463
人，把整个炮兵辎重库从萨尔巴兹宫转移到埃米尔宫。

6月3日拂晓，又响起了凄厉的鼓角声和疯狂的喊叫声，这是敌人准备发动新的进攻的前奏。为了保卫受到威胁的各个据点，驻防军官兵作了如下部署：布哈拉门由工兵连、第九营的体弱者和徒步哥萨克据守，配有一门独角炮，统归纳扎罗夫中校指挥；布哈拉门和撒马尔罕门之间的突出角A及其两旁的两个缺口，由第六营的步兵连守卫，归马明准尉指挥；撒马尔罕门及其右边的缺口由第六营第一连负责，配有一门大炮，归舍麦季洛大尉指挥；靠撒马尔罕门的墓地交给了第六营第三连，由西马科夫少尉指挥；萨尔巴兹宫和城墙小门交给第六营第二连，由赫鲁肖夫少尉指挥；西部城墙由辎重兵的一些岗哨和各营的体弱者一起防守，加上一些哥萨

克骑兵负责传递情报。

纳扎罗夫吩咐把自己的铁行军床运到布哈拉门来。虽然在整个被围困期间，他从没有在这张床上睡过觉，但运床的小事却大大鼓舞了士气，因为这个愉快的、在枪林弹雨中还用各种俏皮话逗人发笑的长官不会离开他们！

躲在埃米尔宫里的犹太人，听说敌人又准备发动进攻，完全陷入了绝望之中，他们发出一阵阵哀号，真叫人心烦并为他们感到羞愧。要塞司令官鉴于驻防军处境危急，决定立即向部队总指挥官报告这一情况，他派了一名骑手乔装成叫化子，前去执行这一任务。驻防军指望着救兵会很快赶到，因而士气稍稍高涨。这时，敌人打算进攻城寨西部。我们在那里几乎没有布置兵力。为了尽可能加强该据点的防御力量，决定马上修筑炮座，架起一门大炮。为此只得使用一些囚犯，因为部队里连一个士兵都抽不出来。

天色大亮后，敌人又对前一天进攻过的几个据点重新发起猛攻。上午十时许，一名哥萨克从城寨西部奔驰而来，报告要塞司令
464 官说，在该处集结的敌人已在动手拆毁粮仓后面的城墙。军医院有二十五名病号已奔上火线。敌人拆开了一个豁口后，有三十个人冲进了城寨。但就在这时，病号和赫鲁肖夫中尉带领的第二连的后备队及时赶到，打死了五名萨尔特人，其余的人都经过豁口退了回去。此后保卫这个据点的任务，交给了鲍罗达耶夫斯基中尉率领的第五营的体弱者、钳工、病号和轻伤兵。天快黑时，一门布哈拉炮和一批手榴弹运到了这里，第三连的十五名健壮的人接替了病号。

布哈拉门左侧突出角附近，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敌人不等坑道挖通，从早晨五点起，多次企图强占城墙。守卫这个据点的人不多，因此未能堵住敌人占领城墙顶，但米赫涅维奇大尉及时赶到，送来了一门臼炮（炮弹重半普特）和一些手榴弹。后来，把敌人打

下城墙，因而可以爬上雉堞，米赫涅维奇大尉便亲手把这些手榴弹掷了出去。

清晨四点，撒马尔罕门附近开始了猛烈的对射。半小时后，一股敌人带着一袋袋火药和一些烧焦了的木头，向城门猛扑过来，放火烧着了城门。鲍加耶夫斯基上尉马上用装满土的袋子堆成鹿寨，又在鹿寨后面架起一门炮。当两扇城门化为灰烬时，敌人又一次发起猛攻，但被霰弹击退。几个亡命之徒跨过鹿寨跳进了城门，但都死于刺刀之下。

埋伏在城门附近民房里的敌人不停地射击，造成极大伤亡。要塞司令官于是醒悟到自己的过失。只是到现在，他才想到必须拆除民房。他下令舍麦季洛大尉进行出击，烧毁民房。这个任务在黄昏时分顺利完成。晚上，对射大大减少了。

这一天，布哈拉门的保卫者的处境最为困难。正是在这里，一股股沙赫里夏勃兹人作了冲进城寨的最勇猛、最坚决的尝试。进攻是在上午八时开始的。一股敌人在猛烈射击后扑向城门，有些人从小店铺爬到城墙上，另一些人将大块砖石扔进城墙，其余的敌人一齐奔向城门的鹿寨。他们虽然在三俄丈远的地方遭到了霰弹的射击，但仍然投掷火药袋，爬上鹿寨并控制了大炮……我们的人冲上去拼刺刀，维列夏金冲在最前面。敌人被击退了，我们的人一 465
直把敌人追到城里。工兵也趁机修复了鹿寨。

在敌人的这次进攻中，炮兵中尉斯卢任科阵亡。他受了致命伤从马上摔下来时，还鼓励士兵，高喊着“弟兄们，乌拉！”

但战斗并未到此结束，敌人一次接一次地进攻，直到下午三点。然而，敌人竭尽全力也是徒劳的，连体弱者、病号和伤兵都成了力大无比的勇士！

施坦佩尔来看望这里的保卫者，发现大炮没有用武之地，发挥不了霰弹的作用，便下令利用敌人进攻的间隙，把鹿寨往前移。接

着又有一门布哈拉炮运到这里。

下午三时，各处的敌人都停止了进攻，并从城里向恰潘阿塔高地慢慢转移。沙赫里夏勃兹人经过哈吉阿赫拉尔门，沿着通乌尔古特的大路撤退。这使驻防军欣喜若狂，许多人为了弄清敌人是否真的退却而走到哈吉阿赫拉尔门外，他们在附近的街道上确实没有遇见一个人。午饭送到了士兵身边，分发了官酒，饭后商人们又请士兵喝红酒，抽雪茄烟。

使大家惊奇的是，下午五点左右，退到恰潘阿塔高地的敌人又回到了城里，并停留在城寨围墙脚下。他们又开始射击和进攻，但不太猛。可是，保卫城寨的人数还是越来越少。根据晚间的报告，驻防军在两天内减员达一百五十人，而且没有任何根据能断定今后不再继续减员，因此要塞司令官决定，如果敌人终于从什么地方冲进了城寨，他就把全部军队集中到宫里去，坚守到最后；如果救兵不能及时赶到，敌人又将冲进宫来，那就爆炸火药和炮弹。所以6月3日白天就把行军医院搬进了埃米尔宫。6月3日夜间，在车夫、阿富汗人和骑手的帮助下，拆毁了埃米尔宫周围的民房，辟出了一片开阔地带，埃米尔宫也进入防御状态。同时，在萨尔巴兹宫外面的突出角B处，架起了一门大炮。

从6月4日清晨起，敌人又向城寨围墙各处发动进攻，但是，
466 疲惫不堪的敌人因沙赫里夏勃兹人退走而丧失了胜利的信心，他们的战斗力已大大减弱。

午饭后，布哈拉门附近敌人的喊声稍稍沉寂。这时，纳扎罗夫决定出击，以便烧毁靠近城寨围墙的民房，辟出一片开阔地带，即使不十分开阔也好。士兵们愉快地准备出击，天还没有全黑，就有一部分工兵和第九营的一些人，几乎每人带一盒火柴，拿着易燃物品如编织物、芦苇、从门窗上拆下来的干木板条等，跑出布哈拉门，沿着环绕城寨围墙的街道前进。出击不到一小时，就出色地完成

了任务。我们未折一兵一卒，顺利地烧毁了布哈拉门附近的许多民房。

这一天，要塞司令官又派出了一些骑手给冯·考夫曼将军递送关于城寨处境危急的情报，但是派出去的人或是陷入了敌人的魔掌，或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因此，七份情报只有最后一份送到了冯·考夫曼将军手里。夜间，有一名忠于我们的伊朗人，悄悄走近粮仓后面的围墙告诉我们说，布哈拉人已在卡蒂-库尔干外围被击溃，所以沙赫里夏勃兹人决定撤退。

5日拂晓前，纳扎罗夫的部队又进行了出击。他们到了离布哈拉门两百俄丈的大市场，烧了许多居民的殷实的店铺，随即返回城寨，毫无伤亡。在这次出击中，勇敢的维列夏金险些牺牲了性命，他一跨进临街一扇小门的高门槛，就被院子里六个武装的萨尔特人所包围。这时跑是跑不了的，而且他也未必想过应该赶快逃跑。他奋力迎战，伙伴们闻声赶来时，六具尸体已躺在他的脚下了。纳扎罗夫和舍麦季洛一起又从撒马尔罕门进行了一次出击，他们一起走到突出角A，沿途放火烧毁了全部民房。以"九个孩子的父亲"闻名的商人特鲁勃恰宁诺夫也参加了这次出击。他有时请求士兵不要把他推出去送死，"不然的话，就要留下九个孤儿"，有时又标榜自己："你们看，我有九个孩子，但我并不怕牺牲！"

我们的处境仍然很困难。且不说几乎每个士兵已经五昼夜没能闭上眼睛休息一分钟，他们甚至还不得不挨饿，因为肉已全部吃光，而又无法弄到。清水早就不足，大部分贮水池装的都是浑浊的死水，里面还有许多血红色的小虫。就在这困难的时刻，6月6日 467
早晨，伊朗人族长派了两名伊朗人来对驻防军表示同情，并说要给驻防军送几只羊和一些奶。接着，族长本人也很快就来了，答应回去后马上把要塞司令官的报告送给我们的先头部队并带回复信。他还说，他经过的那些地方，附近没有见到敌人，而且，果园近旁的

田里，现在种上了苜蓿。这些指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此，纳扎罗夫决定马上出击以采办粮秣。

6月7日下午五时，伊朗人族长从冯·考夫曼将军那里带回来的便函，使驻防军感到欢欣鼓舞。冯·考夫曼将军说，部队已经离撒马尔罕不远，拂晓即可抵达。要塞司令官带着这个便函走遍了驻防军的所有阵地，把便函读给大家听，嘉奖保卫者劳苦功高，并祝愿尽快结束英勇的城寨保卫战。到处都报之以响亮的"乌拉"声，保卫者的高兴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有些人高声祈祷，有些人划十字，互相接吻，互相祝贺。

敌人听到驻防军中传出的喧闹声，就加强了火力。到傍晚，鼓声、嘈杂声和叫喊声使人以为敌人可能又在大规模集结了。然而，整夜都平安无事。

6月8日早晨七时，敌人不再开枪射击。这时，卡蒂-库尔干的部队已经接近撒马尔罕的果园。

8日拂晓，卡蒂-库尔干部队从最后一个宿营地出发，很快就到了伊朗人居住的城郊村庄。伊朗人带着食品礼物欢迎部队（这一次有烤饼、鸡蛋、杏子、桃子）。部队长官估计市民将关上城门，我们将不得不翻过城墙，便下令攻城，同时要城寨驻防军也进行出击。部队停在离布哈拉门一俄里处，攻城纵队应按地段散开。捷连季耶夫骑兵上尉奉命带六名骑手去进行侦察。万一布哈拉门已经被敌人占领，骑手们身上一副亚洲装束也有利于侦察，不致遭到射击。捷连季耶夫沿着果园巷道向城市驰去，发现城门敞开，就奔入城内，直到城寨跟前，并对在雉堞后面向他瞄准的射手高喊，说他
468 是自己人。射手们觉得形迹可疑，便举起枪来。捷连季耶夫急忙后退，通报了敌人已经撤围和城寨四周不见敌人踪影的消息。

攻城的命令撤销了。但为了截断敌人缩回恰潘阿塔高地的退路，阿勃拉莫夫上校的队伍仍然沿城向左运动。巴拉诺夫中校的

纵队奉命通过布哈拉门，从塔麦尔兰清真寺旁边朝伊斯兰教经文学校穿城而过。暴乱者仍在这些地方的三角墙和高塔上继续向城寨射击。巴拉诺夫中校在自己营里总是坚决制止掠夺行为，为此他禁止士兵离开队伍，因而他的部队顺利到达市中心，几乎毫无伤亡。确实，在俄国人通过街道时，连躲在民房里的暴乱者也安然无恙。阿勃拉莫夫的队伍在途中遇到了各种阻碍（城北郊区为峡谷截断），未能快速前进以截击逃跑的敌群，只在追击时向敌人扔了一些手榴弹就回到城中。

总督进了城门，在工兵拆除他们在城寨门内用装土的大袋子堆成的胸墙时，不得不停下来。

尽管周围一片瓦砾，城寨门边的岗哨却具有一副威严的气派：高高的街垒后面，大炮通过炮眼凶狠地向外窥伺着，两旁有两个炮楼，射手们站在雉堞之间……然而，门前的景象就象翻掘过的墓地一样，更确切地说，是野蛮残忍的屠杀后的惨状：庐舍为墟，狗和猫正啃着烧焦了的尸体，它们当着我们的面津津有味地啃着的，也许正是它们过去的主人！……腐烂的尸体散发出极其难闻的臭气，烧烂了的长袍和烤枯了的人肉散发出焦味。所有这些有力地说明了人类残杀的手段何等毒辣！我们的马打着响鼻，在狭窄的地方把烧焦了的萨尔特人踩得吱吱作响，随即用后脚站立起来，卷缩起前脚。最后，工兵清除了街垒的一角，总督才进入城寨。人们不由自主地同情和尊敬那些接受检阅的苍白而消瘦的保卫者，他们是第九营的病号和体弱者。这里还有无忧无虑的乐天派纳扎罗夫和心绪平静得象是旁观者的施坦佩尔。将军在城寨门旁停下来和光荣保卫战的英雄们交谈了很久，这些英雄们似乎没有想到他们真的 469
建立了英勇的功勋，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事，服役嘛！总不能投降吧！"姗姗来迟的卡蒂-库尔干人（虽然不是他们的过错），觉得自己有负于撒马尔罕人，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这种歉意和对他们的

敬意。撒马尔罕人默默无言，也十分理解卡蒂-库尔干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是很少讲话的，他们珍惜自己伙伴的荣誉，从内心里为伙伴感到骄傲。如果要夸奖他们，那就只能说一声“好样的”。撒马尔罕人的确是好样的！

从布置了散兵线的埃米尔宫的屋顶上，可以看到巴拉诺夫的队伍在硝烟弥漫中向前推进，也可以看到萨尔特人从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经文学校的屋顶上朝着他那个方向射击。纳扎罗夫奉命带两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排，从城寨前去配合巴拉诺夫截断萨尔特人的后路，把暴乱者赶出清真寺，舍麦季洛带领守卫撒马尔罕门的一个连紧随前往。捷连季耶夫奉命在布哈拉门附近部署一连步兵和一连阿富汗人，配两门大炮，又派后卫部队进入城寨。他在废墟边上布置了散兵线，朝两条街道架起大炮后，就带领阿富汗人出城，把他们安排在最近的民房顶上，封锁果园至城边的通路。接着，这位军官又奉命率领一个步兵连去占领撒马尔罕门旁边的哨所，因为舍麦季洛的队伍刚刚离开那里进了城。捷连季耶夫认为不宜在城门前，在敌人容易躲藏的废墟附近停下来，便继续向前推进，占领了几条街道的出口，并在边缘的屋顶上布置了散兵线。从这里可以看到院子内部，躲在各个角落里的一群群暴乱者马上就暴露了。屋顶上的射击使萨尔特人从一个院子逃到另一个院子，其中有十六人被击毙，民房也被烧毁。

纳扎罗夫为了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必须通过暴乱者占领的市场，但敌人正从每一个掩体内向外射击。

纳扎罗夫不愿使士兵遭受不必要的伤亡，就一面火烧市场，一面派舍麦季洛大尉向清真寺挺进，终于挫败了敌人的顽抗，占领了该寺，大部分暴乱者都被歼灭。

中午十二点以前，各纵队已攻占了城内各主要街道，肃清了街
470 上的暴乱者。接着，枪声趋于沉寂，人数不多的驻防军同兵力强大

百倍的敌人之间持继七天的战斗到此结束！我们的伤亡达一百八十人。数字本身虽不大，但却占驻防军总人数的四分之一！病号达四百五十人。医院里仆役很少，不仅没有人送药，甚至也没有人送饭。尽管埃米尔宫有许多房间，但容纳不下所有的伤病号，一部分人只得躺在院子里的露天地铺上。总督向各作战部队下达了对英勇的驻防军的嘉奖令：

“英勇的撒马尔罕城寨驻防军！

“在我为挫败对我国采取敌对行动的埃米尔军队而出发前往卡蒂-库尔干后，你们被敌人所围。

“沙赫里夏勃兹军队以及受暴乱者蛊惑的武装市民和郊区居民肆无忌惮，妄想消灭你们。

“他们打错了算盘，并且受到了惩罚。天职、誓言和纯洁的俄罗斯的荣誉，指导着你们的行动。

“能够射击和刺杀的伤病号全都加入了作战行列，战斗在城墙上或进行出击。指挥若定、英勇善战的要塞司令官和全体校、尉官总是和你们在一起，率领着你们，分担着你们的危险。

“他们的指挥才干和你们的英勇顽强精神，使敌人的一切企图都成为泡影。你们对敌人寸步不让，战斗了七天。当我于第八天赶到你们这里时，你们仍然精神抖擞，情绪高昂，使我不能不为你们感到欣慰和自豪！

“七天来在这次光荣的城寨保卫战中的牺牲者永垂不朽！好样的！感谢你们履行了职责！”

6月8日，族长出面前来认罪。被捕者中凡携带武器者，即行枪决。

9日早晨，十九名被判罪的居民，被五花大绑横排在伊朗人村内的大道上，由六十名步兵执行枪决。这是为了杀一儆百，并使一贯忠于我们、备受暴乱者迫害的伊朗人称快。行刑的射击手人数

显得不够，因为每个服刑的人只能挨到三枪……但射击手又上了一次子弹……

为了严惩城市暴乱，也为了从战火中抢救出部分财产，以免白白烧掉，军队获准进行掳掠。这不能不使一些人误以为有机可乘：
471 有几个复仇者跑到伊朗人那里大肆抢劫，还行凶杀人，但所抢财物都夺了回来，归还给原主。

6月8日和9日，部队到处掠夺，兵营里开设了集市，做起买卖来了。

10日起禁止掠夺，这种事情就不再发生了。沙赫里夏勃兹人返回家园后，以为俄国人还要攻打他们，便开始准备防御，并决堤淹没沙赫里夏勃兹周围地区。

停驻在亚纳-库尔干对面的阿卜杜勒·加法尔，解散了自己的人马。我部队同塔什干的通讯联系已经开始。10日，驿车来到了驻营地：大本营来电转达皇上"恩谢"攻打撒马尔罕高地的部队并嘉奖战报中提及的人员。冯·考夫曼将军荣获一枚三级圣乔治勋章，幸运的阿勃拉莫夫被提升为将军。

当天晚上，老狐狸穆萨伯克前来要求重新谈判。由于最近事件的影响，总督当然已经改变了看法。

冯·考夫曼将军从以往和埃米尔历次谈判的失败中接受了教训。这次，他决定要把已经征服的领地并入俄罗斯版图。因为这样做，就可以对各种各样的格局应付裕如，如果皇上下达圣旨，也可以把已占领的边区无条件地归还布哈拉人。

如果根据皇上旨意，无偿归还已征服的土地，那时还可对布哈拉人说，这表明沙皇恩德无量，宽大为怀。而如果部队总指挥官本人作出类似的决定，那就成了一般的让步，因而就要被人认为这是我们软弱的表现和无法保住已占领国土的默认。此外，撒马尔罕对整个中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宗教意义。所以，埃

米尔一失掉这座古都，他至今在亚洲所具有的那种感召力，就在俄国沙皇的荣光面前黯然失色。

总督不能放弃这种道义上的胜利，从而使埃米尔恢复元气。

占有撒马尔罕，对我们来说，不仅道义上有利，物质上也是如此。由于撒马尔罕控制着供应布哈拉其他地区用水的水力设施，所以我们就有可能使布哈拉处于永远依附于我们的地位。只要撒马尔罕在我们手中，我们就随时可使布哈拉断粮断水，挨饿受渴。这样，我们就可以操纵它的命脉，以此遏制居民的宗教狂热！ 谈判 472
刚一开始，布哈拉人就提出要公平合理地分配泽拉夫尚河水。这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

泽拉夫尚河下游的土地既在我们手里，即使没有天然的边界，我们也可以认为自己今后的安全有了保障，不受亚洲政局动荡的影响。由此看来，只是在占领撒马尔罕后，才达到了连年不断征战的目的。如果我们真正希望确保和平，我们就应该保住这个重要的据点。

我们曾经讲过，来到卡蒂-库尔干的布哈拉使者曾请求给他们十天的期限去取批准的条约，并要求我部队在此期间不要向前推进。我们当即应允。6月1日期限已过，我们严格遵守了这个条件，而布哈拉人天天背约。

埃米尔从来没有正视过我们所提的低要求，而且，他嘴上议和，暗地里却准备竭尽全力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例如，最近一次，即6月2日，埃米尔的部队及其同盟者要在卡蒂-库尔干、撒马尔罕和亚纳-库尔干同时进攻俄国人。6月2日泽拉布拉克附近的战斗，6月2日至8日沙赫里夏勃兹人和暴乱者围困撒马尔罕城寨和进攻亚纳-库尔干，就是这一阴谋的大暴露。众所周知，这些奸计都没有得逞。失败使埃米尔的一切妙算和希望尽付东流，挫伤了他的傲气，使他不得不同意早先在卡蒂-库尔干向他提出的条

件。尽管我们用武力取得了新的胜利，但这些条件未变。

6月12日，埃米尔又派了一名急使送来一封信。从来信的语气可以看出埃米尔的绝望心情。只有非常危急的局势才能动摇这位亚洲暴君的性格，使他低声下气地提出下列请求：接受他率领残部投降，让他亲自觐见皇上并恳请皇上恩准他退居麦加。

赛义德·穆扎法尔是在其军队大败于泽拉布拉克的消息传到布哈拉再次引起暴乱之后，才下了这个决心的。

骚乱的人群聚集在埃米尔通常进入都城必经的杰尔瓦兹麦扎
473 尔门旁，打算坚决挡驾。赛义德·穆扎法尔预感到这一点，在6月2日傍晚得悉军队溃败的消息后，就逃往克齐尔库姆草原，甚至尽量绕过吉尔吉斯人的阿乌尔，而在此以前，他一直认为吉尔吉斯人是忠于自己的。赛义德·穆扎法尔派了一名我们所熟悉的官员纳日穆丁和卓去布哈拉，此人因为忠于无能的埃米尔，民众恨之入骨，曾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

然而，纳日穆丁和卓的劝导，使人们平静了下来。在得悉俄国人从卡兹村撤往撒马尔罕的那一天，纳日穆丁和卓设盛宴招待民众，稍稍缓和了布哈拉人同埃米尔的关系。埃米尔在无水的草原上颠沛流离，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三天后回到克尔米涅，但该城对他不表同情。

由于忠实的伯克们施加影响，埃米尔又得以在克尔米涅召集一次会议，会议期间，纳日穆丁和卓力陈缔结和约的必要性。参加会议的其他成员也认为，继续打仗毫无益处。

上面提到的埃米尔的来信，就是所有这些事件促成的。至此，整个布哈拉汗国都落到了我们手里，但是，我们没有军队去占领布哈拉。

6月10日以前，撒马尔罕总共有两千名步兵，三百二十五名骑兵，十六门大炮和六门火箭炮。指望沙赫里夏勃兹方面平静下

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对埃米尔不满的、希望同我们打下去的伯克都聚集到那里去了。埃米尔的长子卡蒂·丘里亚也躲在那里，他反对父亲，想夺父亲的王位。沙赫里夏勃兹人已经把他抬到白毡毯上，这种仪式相当于加冕典礼。令人担心的是，沙赫里夏勃兹人惊魂甫定，就要煽动盆地居民起来骚动。在这种条件下，假如我们有可能把撒马尔罕城内的全部军队留在那里驻防，然后又可以自由调动那么多的作战部队，我们才能占领布哈拉。

此外，还存在着作战部队已经疲惫不堪的问题。四分之三的士兵中过暑，患过腹泻，体力大为衰弱，从5月半起，每个士兵都参加了三百五十至四百俄里的急行军。由于这些原因，占领布哈拉的事是难以想象的。而且，也许可以说，现在这个埃米尔，由于连年同我们作战，屡战屡败，创巨痛深，又急于维持摇摇欲坠的王位，因此，我们同他打交道，比同任何一位新埃米尔要方便得多。任何一位新埃米尔都很可能试图通过和我们作战来提高自己的威望。474所以总督迅速答复了埃米尔最近的来信，并于当天赶紧提出保证安慰他："我从未把灭亡布哈拉汗国作为目的，也不曾有过此种意图，我一如既往地重申，我们的努力，甚至我们的战争目的，在于促进俄罗斯各邻邦的和平与安宁"。接着，总督建议埃米尔将缔结和约一事向民众宣布。至于军队投降问题，总督提醒他说：这些军队对他制服忤逆的儿子和使暴乱的伯克们重新归顺于他，是有用处的。近几年来，由于埃米尔同俄国作战失利，这些伯克已变得独立不羁了。

总督就这样自愿放弃给自己的桂冠再添上一枝粗大的月桂。这次征战的荣誉无疑地主要属于军队，但军队对埃米尔提出的投降简直一无所知。这件事只是在档案里留下了一点痕迹而已；否则，埃米尔的无条件投降将岂止在亚洲一地产生迥非寻常的影响！

如果接受这次投降，我们就会获得无数利益。首先，我们仍然

可以顺利地把这个穆扎法尔扶上汗位，那时他就会知道，只有我们在支持他，而以后如果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处境不利的当然不是我们。可我们自己似乎反而被巨大的意外收获吓倒了，好象埃米尔一投降，我们就必须占领布哈拉，而我们又没有力量这样做。

难道怕没有人同我们缔结和约，或者向我们清偿赔款？

但是，亚洲人反正不会把一纸条约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们签字之后立刻又会翻脸。至于赔款，即使没有埃米尔，也容易追偿。

当然，埃米尔现在一句也不顶撞，于是缔结了和约。

6月23日，确定了和约的三项补充条款：(1) 撒马尔罕边区和卡蒂-库尔干边区并入俄国版图；(2) 划定俄国领地和布哈拉领地的边界；(3) 授权国际混合委员会进行划界工作。此外，按照秘密条款埃米尔必须在一年内用黄金或白银支付赔款十二万五千梯拉即五十万卢布，并加强监视，不许边界上的伯克们纵容盗匪进入俄罗斯帝国境内。

由我方的贝格鲍姆少校和捷连季耶夫骑兵大尉同布哈拉方面
475 的米拉胡尔① 穆罕默德·纳赛尔组成的委员会于1869年秋着手划定边界。

6月23日，互换批准书，举行了缔结和约的庆祝活动：派军队值勤放哨，做祈祷，要塞鸣放礼炮祝皇上万寿无疆。

考夫曼骑在马上向排成方阵的军队作了长时间的演讲。但由于将军的声音不太洪亮，将军的头不时向两侧转动，所以听众只能听到片言只语。

因叛乱而受到战地法庭审讯的全部本地人（为了造成镇压气氛，处决缓期执行），得到了赦免。这些人都是头头，是暴乱的罪魁

① 即御马官。——译者

祸首。原来准备对他们处以绞刑，用恐怖的场面教育本地人，以儆效尤。但他们却被赦免，而犯罪较轻的十九个人倒被逮捕处决，只是因为携带了武器，或被伊朗人指控为压迫者……

考夫曼向全军发布了以下命令：

“转战于布哈拉境内的英勇的部队！几星期来，你们给予布哈拉人、沙赫里夏勃兹人以及受他们蛊惑的其他人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使他们遭到了惨败。现在敌人正在求和，和约正在签订。祝贺你们，光荣的小伙子们！”

由已征服的领地成立了泽拉夫尚临时军区，包括撒马尔罕和卡蒂-库尔干两个分区，建立了军民行政机构，阿勃拉莫夫将军被任命为军区长官，统辖四个步兵营、三个炮兵营、五个哥萨克连和一个火箭连。7月2日，总督率领其余的部队，即四个步兵连（坐大车）、一个炮兵营和一个哥萨克连离开撒马尔罕。他们以急行军速度前进，于7月5日傍晚到达奇纳兹，7月7日到达塔什干。如此戎马倥偬，是因为从浩罕，甚至从塔什干送来了紧急情报。

关于我们失败的各种谣传，特别是俄国驻防军在撒马尔罕被消灭的传说，虚妄失实，使塔什干人心浮动。连文书和勤务兵都发了枪支，规定一听到信号炮响立即把家眷搬进要塞，还作了其他应变安排。

我军迅速到达塔什干以及同布哈拉缔结和约的消息，使浩罕复趋平静。我们的一系列胜利和完全战胜埃米尔，使臣属我国的当地人不再寄希望于软弱无力的布哈拉的支持。同布哈拉进行了 476
三年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缔结和约后，埃米尔希望我们接受他的第四个儿子、即他心爱的儿子丘里亚·江进彼得堡任何一所学校读书。总督就这个问题提出的申请获得皇上恩准。这一消息告诉了埃米尔，但他这时正忙于处理更紧迫的、使他十分焦急的事件：他的长子卡蒂·丘里亚

仇视俄国人，举起了暴动的旗帜，而且声名大震，某些地方已拥戴他为埃米尔。他因父亲和俄国缔结了和约，就在散发出去的檄文中骂他的父亲"背叛信仰"，并宣布其父已被废黜。他的檄文在民众中引起巨大骚动。布哈拉军队便向切拉赫奇进发，其目的是向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们索回躲在他们那里的、觊觎王位的儿子。总督一心要帮助埃米尔，并竭力证明同我们建立睦邻关系自有好处，便下令阿勃拉莫夫将军佯攻卡拉提尤别、乌尔古特或贾姆，甚至更远一些，可假装侦察，只要行动及时。总督还补充说："那就可以声援埃米尔，自己又不致卷入军事行动——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

阿勃拉莫夫将军事先通知埃米尔说，部队出发前往贾姆，目的是不让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们真正帮助卡蒂·丘里亚。

当时情况越来越复杂：觊觎王位者同土库曼人、希瓦和吉尔吉斯的流寇建立了联系。8月16日，司迪克趁埃米尔不在，占领了努拉塔要塞，并从该处向克尔米涅进犯，觊觎王位者已指派他去当克尔米涅的伯克。埃米尔在切拉赫奇留下一千五百人，自己回到了布哈拉。觊觎王位者占领了切拉赫奇，接着又占领了卡尔希。

由于我们前往基塔布侦察，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们只得从卡尔希调回了四千人和大炮。这样，卡蒂·丘里亚就暂时停止了进一步的活动。这时，埃米尔乘平静之隙从布哈拉出兵，击溃司迪克于克尔米涅城下，恢复了对该地的统治。

但是，另一个吉尔吉斯流寇纳扎尔带领一千名匪徒包围并攻占了哈蒂尔奇。部分流寇甚至越过了我们的边界，威协着米塔纳，但很快就被我们派去的队伍击溃。土库曼人也猖狂到极点，竟然直扑布哈拉城下进行袭击，回到都城的埃米尔几乎陷入重围。由
477 于纷纷谣传卡蒂·丘里亚的打算，上述种种混乱局面对我们也有所影响。对我们更不利的是，一旦埃米尔垮台，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战争，这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困难，因为收税季节已迫近，军队也需要作过冬准备。况且，对我们来说，不受人爱戴的、没有威望的、昏庸无能的赛义德·穆扎法尔，在任何情况下，比有毅力、有威望的宗教狂卡蒂·丘里亚更便于掌握。还有，按照亚洲人的概念，现任统治者签订的各种条约，对其继承人来说，是没有约束力的。因此，就我们的意向和利益而言，应该支持埃米尔。

所有这些理由都十分令人信服，所以当埃米尔最后向阿勃拉莫夫求援时（在这以前，阿勃拉莫夫竭力回避给予援助），贾姆部队（七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六门大炮和六门火箭炮）终于向卡尔希进发了。

10月21日，部队逼近卡尔希，双方开火打了一阵，卡蒂·丘里亚就带着全部军队（约八千人）逃跑。哥萨克在普林茨大尉指挥下追击了十八俄里，并从敌人手里夺得十头驮载着小口径炮、炮弹、火药及其他炮兵备用品的骆驼。10月23日，在卡尔希的果园和城郊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由格列宾金大尉指挥的我前沿部队，不得不经受数量上多几倍的敌军的猛烈进攻。格列宾金的部队遭到大量伤亡，才甩开敌人，向城市纵深挺进。主力部队到达后，城内敌人被彻底打垮。我方两人阵亡，十一人负伤（其中四人重伤），共计十三人。

起初，卡蒂·丘里亚逃往沙赫里夏勃兹，但当地没有人收留他，所有的暴乱者纷纷作鸟兽散。

虽然我们事先告诉过埃米尔关于我军在卡尔希的行动，并提出过要他派伯克带军队前来接管城市，但布哈拉人不十分相信我们的诚意，慢步前进。我军便于10月27日从卡尔希城下沿着通撒马尔罕的大路开拔，行军一天后停了下来。城市移交给埃米尔军队的事由族长们自己办理。布哈拉人立即加快步伐，并于当天进城。

第二天，我军得悉布哈拉人已顺利地占领了卡尔希，就继续向
478 撒马尔罕前进。轻而易举地战胜卡蒂·丘里亚并把该城还给埃米尔，这件事无论在我们自己的伊斯兰教居民中间，或在邻近各领地，都产生了于我们有利的影响。这使埃米尔十分高兴，他后来还请求我们顺便帮他拿下亚科巴赫和沙赫里夏勃兹，同时答应由他负担军费。我们对基塔布的侦察，吓坏了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们，他们派了代表团来表示归顺，并同意我们的要求一定把亚科巴赫还给埃米尔。

沙赫里夏勃兹人没有收留卡蒂·丘里亚，于是他请求阿勃拉莫夫将军居间调停，使他和父亲和解。但当埃米尔答应饶恕他并召他前去时，他却不相信父亲的诚意而请求俄国庇护。可是这个王子获准在撒马尔罕居留后，又中途折回哈蒂尔奇，占领了该城，并处决了很多对手。接着又出发前往克尔米涅，但埃米尔本人已从卡尔希赶到该地。这个觊觎王位者便逃往努拉塔，从努拉塔被撵出来之后，又流浪到希瓦、阿富汗，最后在喀什噶尔被收留下来。

所有这些骚动都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埃米尔的国库收入，使他不能准确履行条约，如期缴纳赔款。1870 年 4 月最后一次缴款，就迟了七个月。除了内部困难外，不按时送交赔款的原因还有：(1)担心喀布尔的埃米尔会占领阿姆河左岸；(2)传闻已去圣彼得堡的冯·考夫曼将军以后不会回来，而新任总督来后，政策可能会改变；(3)风闻奥伦堡辖区吉尔吉斯草原上发生了混乱。总督越过草原之行，使埃米尔消除了后面两个疑团。在总督到达前，埃米尔急忙送来未还清的赔款二十七万六千卢布。1870 年 4 月缴清了最后的三万梯拉。

布哈拉的银币(约六万四千卢布)送到了彼得堡造币厂。大量金梯拉被省税务局主管出纳的官员动用，这是舞弊行为……这种行为使那位官员发了很大一笔横财。

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埃米尔已渐渐改变了让儿子在俄国受教育的主意，他只是请求让儿子到宫廷去服务，以此表明自己有和 479
平友好的愿望和悔改的诚意。但他在 7 月 13 日给总督的信中竟说出了如下几句话："看在至高无上的名字(白沙皇)的份上，应该使五、六个现在无家可归的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徒系指伊斯兰城市，无家可归系指被俄国占领)能够活下去。我们非常清楚，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自始至终都没有寻衅挑起战争；我们也很清楚，贵国土地辽阔，但不过是暂时的（换句话说，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的)"。特别有趣的是，埃米尔在给陛下的国书中谈到我们过去的关系时，竟天真地歪曲事实。他说："土耳其苏丹写信告诉我们说，俄国国王是伟大的皇帝，最好和他保持友好关系。因此，我们派了纳日穆丁和卓·苏杜尔携带国书觐见陛下，但不知何故他到达奥伦堡后未获准继续前往；我们的另一位使者穆萨伯克也遭到了同样的冷遇。我们带领部队去萨塞克库里只有一次，而且也是为了恢复和平，而贵国军队已开始进攻。我们牢记着陛下的友谊，不战而回①。贵国总督率领大军来到我们这里，并占领了几座要塞。我们知道，贵国地大物博，陛下是伟大的国王，我们深为钦佩陛下的高尚和伟大；同贵国相比，我们的王国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我们居处狭窄，但我们满足于祖传的土地。我们乌兹别克人如果违反了贵国的法律和风俗，请陛下宽大为怀，原谅我们，并把贵国占领的要塞归还我们"。总督从中看出了使团别有企图，便警告使团团长(达特哈)说，关于边界、通商及其他一切事务，都应在这里解决，因为他已受权处理这些问题。此外，总督给埃米尔的信中，还写了如下几句："皇上的旨意和愿望，是谋求臣民的幸福和邻邦的安宁，这是我所深知的。这种旨意和愿望是我在任何情况下的指针"。

然而，任何说理都不起作用。在 1870 年 10 月 22 日盛大的招

① 这是伊尔贾尔战役时期的事。

待会上，达特哈竟向皇帝陛下提出了埃米尔索还被我们占领的城市的请求。皇上直截了当的答复仍不能使布哈拉的外交官有所醒悟。他在和我们的国务要人会晤时，还多次提出同样的请求。当然，我们给予了断然的答复，使他理屈词穷。但他每次都硬说，既然土耳其斯坦总督受有全权，那就只有他能解决与相邻汗国的各种问题，因此圣彼得堡的中央政府就得回避直接参加谈判。这种企图最好不过地说明，号称"世界明珠"、"宇宙中心"的撒马尔罕的丢失，使布哈拉人感到何等痛心。

达特哈为了更有效地说服我们让步，还声称埃米尔出于为白沙皇效劳的愿望，从而得到沙皇的宽恕，已下令禁止布哈拉境内贩卖奴隶。假如这一措施真能付诸实现，那就可以说是我方政治影响的结果。然而，随后的情报证明，贩卖奴隶之事还长期存在。

甚至到 1873 年，即战胜希瓦以及同布哈拉签订了新条约（其中新增加的第十七条规定"禁止无耻贩卖人口"）之后，美国旅行家斯凯勒不仅在布哈拉市场上看到公开贩卖波斯人，而且为了取得入证，他自己还通过仆人买了一个波斯人，并把这个人带到塔什干，后来又带到彼得堡。这是一出大丑剧，尤其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希瓦释放了四万名波斯奴隶。

布哈拉也没有交出从我方逃亡出去的鞑靼人，理由是没有搜索到他们。关于俘虏，我方总是收到同一内容的通知书：

"被遣往恰尔朱伊①，已在该地按上帝的意志死去。"

在我们占领撒马尔罕的时候，布哈拉的埃米尔及其伯克们对待神圣不可侵犯的条约，尚且持这种态度，如果我们把这座城市归还他们，自愿地放弃唯一的保障，唯一能套住执拗而半野蛮的伊斯兰骡子的笼头，那末，完全可以预料，他们的态度将会变得更加乖张。

① 1940 年以后改名查尔朱。——译者

布哈拉人之所以在撒马尔罕问题上顽固不化，其原因是当时盛传着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有意将该城归还他们的谣言。我们的刊物转载了英国报纸的高谈阔论，也证实了这一点。1869 年 11 月 1 日，当时的英国大使布卡南先生曾给自己的政府呈送了一份关于俄国皇帝有归还撒马尔罕的愿望的紧急情报，但他说："这里遇到一个难题，即如何在无损俄罗斯尊严和保证加入俄国国籍居民安 481
居乐业的情况下，办妥此事"。七个月后，那位大使又宣布说，一俟埃米尔付清最后一笔赔款，就将归还撒马尔罕。

丘里亚·江没能取得任何让步，便于 1870 年 3 月 1 日回到塔什干。2 日，在隆重接见时，他向考夫曼递交了一份书面申请，要求归还撒马尔罕，说什么看在他本人的份上，不要让他蒙受失败的耻辱回到父亲身边。

陪同丘里亚·江来彼得堡的达特哈因此失宠，丘里亚·江也失去了父亲的欢心，一年后死去。

1869 年秋前，传来了希瓦玩弄阴谋并确曾参加奥伦堡辖区吉尔吉斯人骚乱的令人不安的消息。为此决定派两支队伍去草原：一支从彼罗夫斯克出发去库凡河，如果得到司迪克袭击的情报，就要去亚纳河；另一支由两个乌拉尔哥萨克连组成的队伍，从治扎克出发，沿努拉塔山脉直趋布坎山脉，即直趋希瓦边界，并绘制去希瓦的行军路线图。这支队伍还要顺路划定我国和布哈拉的边界，这个任务交给了捷连季耶夫骑兵大尉，他因在地方任职，已免去参谋总部职务。由第一步兵营贝格鲍姆少校指挥的队伍，于 10 月 24 日从治扎克出发。边境一带的伯克们按照埃米尔的命令，在部队各宿营地预先准备好了木柴和饲料。布哈拉的全权代表米拉胡尔（御前马厩长）穆罕默德·纳赛尔从努拉塔前来迎接。经过长时间的争吵，他同意以克齐尔库姆草原上布哈拉大路左侧九俄里处与队伍经过的道路相平行的路线为边界。这样一来，将来万一出征

希瓦，我军就可毫无阻挡地在俄国的土地上行进。边界的标志是用大石头堆成的锥形塔，当然，就近可以弄到石头；甚至水井也可算是边界的标志，只需从水井往左算九俄里。其实，考夫曼本人并不认为这样划界有什么意义，也没有给捷连季耶夫作过任何指示。捷连季耶夫的主要任务是绘出行军路线图和我们当时完全不熟悉的河间地区民族分布图。经过向酋长们和一心指望得到长袍和礼物而来部队当向导的人多方面打听，也就完成了这个任务。米拉胡尔因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而感到自己在场是多余的。我们曾坦率地告诉过他，所以他也觉得俄国希望控制通往希瓦的道路是
482 合情合理的。于是他就装病留在一个宿营地。但他签署了边界条约，也就是说，他在条约上盖了章。野营生活、已降临的严寒、更主要的是愈接近布坎山脉，有关司迪克的传说就愈多，大概是这些情况促使米拉胡尔决定离开队伍，让俄国人单方面去随意划界。

十五天内，我们的队伍朝布坎山脉前进了三百八十俄里，一路上从未遇到过司迪克流寇。在未带帐幕和列氏 14° 的严寒天气里行军约八百俄里之后，于 11 月 22 日回到治扎克，其间还对布坎山脉进行了侦察。

在我军这次出动的同时，埃米尔又把已脱离布哈拉的城市如吉萨尔、库利亚布、杰伊瑙等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在征服之余，还滥施酷刑……占领库利亚布后，埃米尔随即兴师前往臣服于浩罕的喀拉提锦，向该地的伯克希尔·阿里别伊问罪，因他支持过库利亚布的伯克。希尔·阿里逃往浩罕，埃米尔也就并吞了喀拉提锦，并扶植了自己的伯克。浩罕汗王向考夫曼控告了这件事。埃米尔则交出希尔·阿里的一封信来证明他有罪，借以为自己辩护。浩罕汗王又把被逐的伯克的另一封信送给考夫曼，以便鉴别信上所盖图章的真伪。鉴别证明，前一封信的图章是伪造的。因此，考夫曼建议布哈拉的埃米尔把喀拉提锦归还浩罕汗王，埃米尔

只好照办。

连年动荡不安，埃米尔长期带兵外出，加上民众缺乏政治上的约束（他们总是倾向于每一个闹独立的觊觎王位者），使得内讧不断，盗贼蜂起。在贾姆和卡蒂-库尔干之间广大地区进行抢劫的巴班匪帮，尤为猖獗……和我们毗邻的齐阿金的伯克坦率地承认，自己没有力量消灭这股拥有三百人的匪帮，而且这股匪帮经常从他那里逃入俄国境内，而当我们派哥萨克去清剿时，他们又从我们这里逃入布哈拉境内。鉴于匪首狡猾奸诈，考夫曼和埃米尔商妥，无论布哈拉军队或俄国军队，都有权越过边界，在别国领土上追击匪帮。1869 年 12 月中旬，撒马尔罕得到了巴班窜入我境内的消息。当时泽拉夫尚军区的骑兵长官是考夫曼的亲戚、已提升为哥萨克大尉的步兵军官普林茨。参谋总部所属格罗德诺骠骑兵团的斯科 483
别列夫上尉（他是阿勃拉莫夫的下属）经常挖苦普林茨用步兵操典训练和指挥骑兵。

两人从此结了仇。阿勃拉莫夫一直认为斯科别列夫比普林茨更适于担任骑兵长官的职务。这次，他委派了斯科别列夫去歼灭匪帮。斯科别列夫到了卡蒂-库尔干，指挥一个半哥萨克连剿伐巴班。匪帮被哥萨克的火力打伤了一些人之后，随即越过边界逃跑，以为和过去一样万无一失，就停在离边界十八俄里的恰尔沙姆勃村，该村没有防御工事，象个有高墙的多面堡。哥萨克于夜间到达该村。斯科别列夫命令他们下马，捣毁大门。黑暗中有人说，没有捣毁大门的工具，步枪枪托又撞不开大圆木做的门……斯科别列夫命令爬墙，又听到反对的声音，说是没有云梯爬不上去，甚至还说："你自己去爬吧！"斯科别列夫非常气愤，便扑向人群，并向骑兵司务长挥动马鞭……骑兵司务长挡开了马鞭，还说："安静点，先生，我自己也有马鞭……"当着敌人的面这样做，是极大的犯罪。斯科别列夫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再没有下达任何命令就离开了哥

萨克。这时，哥萨克们自己想起应排成稀疏的散兵线包围整个村子，以便拂晓时从墙上找到进口。斯科别列夫没有参加这一活动……后来，大家认为黑暗中是找不到他的……

早晨，哥萨克在同大门相对的后墙上找到了一个入口，从这里冲进了村子。但村里只有几个婆娘和五个重伤的匪徒，其余的匪徒一夜之间都从那个口子逃跑了。哥萨克把受伤的匪徒送到齐阿金的伯克那里，伯克吩咐就在市场上把他们杀死。斯科别列夫回到卡蒂-库尔干后举行告别会，用伏特加酒和大馅饼招待哥萨克，但他们拒绝了……这也是前所未见和前所未闻的事！

斯科别列夫到达撒马尔罕后，向阿勃拉莫夫报告，说什么他攻进了村子，杀死了很多匪徒，俘虏了二十五人，并把他们送到了齐阿金的伯克那里，只有部分匪徒趁混乱之际逃跑了。他在作战报告中提出的最优秀者是指挥一个哥萨克连的、骑兵团的禁卫军中尉格斯滕茨威格和极为粗暴地回敬他的骑兵司务长……

普林茨从个人出发就虚构的强攻详细询问了在场的官兵，其中包括格斯滕茨威格。了解详情后，他便给考夫曼写了一封信，控
484 告斯科别列夫作战报告中的捏造，还指责他胆小，说当哥萨克不听他指挥时，他却在什么地方躲了起来，后来哪里也找不到他……

考夫曼立即派参谋总部的科罗利科夫大尉到撒马尔罕进行秘密调查。除胆小外，其他一切都证实无误。斯科别列夫被传到塔什干，在他向考夫曼报告时，将军当着许多人的面称他为“撒谎鬼”，还说，在这里，即在土耳其斯坦边区，用不着他……

事后，斯科别列夫和普林茨进行了决斗，但结果没有流血。接着，斯科别列夫和格斯滕茨威格也进行了决斗，后者在决斗中受了伤，几个月之后死于肺结核。绝妙的是，当斯科别列夫飞黄腾达、升为上将时，因舞弊而受到拘禁审讯的普林茨上校却死于鄂木斯克的禁闭室中……

关于决斗的事，考夫曼是知道的，但他不想阻拦……

成立了侦讯委员会，由叶菲莫维奇上校担任主席，格里片贝格中校、参谋总部的大尉考利巴尔斯男爵和隶属参谋总部的索鲍列夫大尉为委员，着手调查“关于隶属参谋总部的骑兵上尉斯科别列夫在恰尔沙姆勃的可耻行为”一案。但在这个卷宗中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公文夹和由当时的参谋长丹杰维利少将签署的关于任命上述人员参加委员会的第一个文件。其余的文件不知被谁在什么时候从1870年第30号卷宗中抽走了。司令部的老前辈指出，斯科别列夫五年后在浩罕出了名，身为当地的武官省长，曾力图勾消自己在军事舞台上第一次拙劣表演的不愉快的回忆，大概，某位参谋长满足了他的愿望。

斯科别列夫的第一份作战报告，是在错误观点的影响下写成的。一般说来，当时所有的作战报告都是用虚构来装璜门面的，而且被告当年也很年轻，缺乏经验，因此这件事就暗中了结了。为了给斯科别列夫一个恢复名誉的机会，曾让他在奇纳兹带领一个哥萨克连。考夫曼本来准备把斯科别列夫调离边区，现在这样处理，就更近乎人情了。毫无疑问，这个军官的人事关系如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教子、宫廷大臣阿德勒贝格伯爵的侄子、巴拉诺夫伯爵的侄子等人，是起了作用的。

奇纳兹有一个哥萨克营，他们每天要渡运马匹过锡尔河去放 485
牧，傍晚再把马运回。渡河用的是平底渡船，相当慢。斯科别列夫让自己的那个哥萨克连采用泅渡过河的办法，这样做的效果极好。这中间淹死了几匹马，但斯科别列夫掏了自己的腰包给哥萨克偿付马钱。

这时，风传埃米尔对外交使团的失败深表不满，已同阿富汗和希瓦相勾结，又传说布哈拉市场上也在公开谈论和俄国重新开战在所难免，因此，考夫曼将军派出使团前往布哈拉，说是对埃米尔

多次派遣使团的回访。治扎克的县长诺索维奇上校被任命为使者，他带了八名随员和由五十名哥萨克组成的护卫队前往。该使团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接待，民众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也许是因为阿勃拉莫夫从撒马尔罕放的水和使团同时进入布哈拉的缘故。可是，库什别基(即首席大臣)① 却事先对诺索维奇说："但愿你们不要到处乱逛，你们是客人，我们希望不要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这里有很多特别难以管束的流氓，没有木棍、监狱和打手，是管不住他们的！"

使团成员都认为自己既年轻，又俊美，因此，如果没有当地随从武官用监狱、木棍和打手威吓民众，他们就害怕在当地流氓的眼前露面……而且，库什别基还对他们说明过，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周围尽是一些粘土墙，我们的军队也未经训练，装备又很差，所以，观看训练也许对乌兹别克人来说是观光，但对俄国人来说，只会感到可笑和难受"。

这些道理足以打消旅行者所特有的那种好奇心，我们的使团也就足不出户，只是逢到正式场合才出去。

埃米尔在隆重接见时，赠送了一些普通礼物。诺索维奇不顾代表团某些成员的反对，硬要他们穿上恩赐的锦缎丝绒长袍，并穿着这样的服装在市内兜风。他说，让民众看看，埃米尔是怎样接待我们的！

埃米尔请求我们送给他四千枝枪，并派一批工匠去铸造大炮，以备同阿富汗人开战之用。我们对他说明，不应向阿富汗人挑衅，
486 只要不让他们在阿姆河右岸立足就行了。

阿富汗使者几乎是和我们的使团同时到达的，而土耳其和希瓦的使者到得还要早些。他们的谈判对我们是保密的，但据猜测，

① 第五章原书页码第 149 页中，库什别基后面括号内的解释是军事大臣。——译者

谈的是结成反俄大同盟的问题。这一猜测是以埃米尔对希瓦和喀布尔的使者所说的话为依据的。他说:“我因为首先发动战争而不止一次地受到过严厉的惩罚。你们说我年纪大，请我当首领……那就让你们的汗王先到这里来拜会我，以此表明大家公认我是首领”。从 1868 年起，我们同英国进行了谈判，英国谋求在我们和他们的亚洲领地之间建立一个中立地区或中立地带，它包括布哈拉和阿富汗①。所以，我们拒绝向埃米尔提供枪支。

除了已脱离布哈拉的一些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外，在泽拉夫尚河上游难以攻进的山谷里，还有几个半独立的伯克领地，如克什图特、马基扬、马恰、法拉勃等等。我们的泽拉夫尚军区把它们和布哈拉分割了开来，因此埃米尔在这里的权力受到了削弱。这些伯克领地本来并不完全依附任何一个相邻的汗王，他们那里成了害怕丢掉脑袋的各色人物的可靠避难所。由于我们没有去惊动他们，居民中的盗匪日益猖獗，他们甚至下山到我国境内抢劫自己的同行。关于他们的遭遇，将在下一章叙述。这里只提一下我们和布哈拉的关系，免得以后再重复这个问题。1870 年，布哈拉歉收，接着出现了饥荒。我们的粮价也上涨了，便禁止向国外输出粮食。布哈拉人把歉收归咎于俄国人没有管理好撒马尔罕大坝，而且给布哈拉的水太少……埃米尔因请求取消粮食输出禁令遭到拒绝，就增加了卡尔希岩盐的关税。考夫曼送给埃米尔一百辆大车的粮食，即将近三千普特，但没有取消禁运。由于传说开春前要作好某些备战工作，他又派外交官员、正式文官参事斯特鲁维去布哈拉，谈判有关我军如出征希瓦则需通过布哈拉领地的事。埃米尔同意 487
了这一点，并把贵重的长袍和马匹慷慨馈赠给我们的使者，甚至还赏给他三万科坎；其实，这笔款总计只有六千卢布，虽然考夫曼禁

①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以及与诸汗国的总的外交关系，在捷连季耶夫所著的《俄国和英国在中亚》一书中作了阐述。

止我们的代办接受钱礼，但斯特鲁维经受不住诱惑……

斯特鲁维向考夫曼报告说，关于埃米尔穷兵黩武的传说没有充分根据，至于贩卖奴隶之事，尽管他作了详细调查，也没有发现。

1871年，库拉玛县长科尔扎科夫上校奉命出使布哈拉，向埃米尔吊唁丘里亚·江王子逝世。在隆重接见时，科尔扎科夫收下了各种礼物，但坚决不穿赠给他的锦缎长袍。他向埃米尔解释说，法律规定俄国军官必须穿沙皇钦定的军服，因此，除军外套之外，不能用任何服装罩在制服上。埃米尔引证说，就连斯特鲁维将军也穿过长袍。科尔扎科夫反驳道，斯特鲁维不是军人，所以情有可原。这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琐碎小事，但在亚洲外交官们的眼里，却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1872年，布哈拉使团应考夫曼本人的邀请来到塔什干。该使团返回时，财政部的代办彼得罗夫斯基先生（他后来当了我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奉派随同使团前往。他的主要任务是弄清一个问题，即布哈拉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受我们操纵以及抵制英国货物进入市场的时机是否成熟。市场上仍然充斥着英国的商品，彼得罗夫斯基还看到有人出卖奴隶，他们干这种勾当时，非常巧妙地避开了去布哈拉的俄国官员们的眼睛。彼得罗夫斯基关于这方面的情报与斯特鲁维的情报截然相反，要它们趋于一致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没有向布哈拉的埃米尔提出任何质问。而且，同埃米尔的联系总是通过斯特鲁维去进行。

后来，埃米尔屈从了考夫曼的要求，不再撇开土耳其斯坦总督直接同土耳其政府联系，因此似乎放弃了他的自主权。埃米尔和他的继承人逐渐安于附庸地位，接受了我们的政治代办，割让了铁路路基附近和俄国城市恰尔朱伊附近的土地，后来还割让了克尔基和阿姆河边的捷尔梅兹，允许俄国边防军在同阿富汗接壤的边界上沿阿姆河岸设立岗哨，最后完全臣服于俄罗斯。

第十八章

488

1870年夏侦察泽拉夫尚河上游地区。两支部队分别从撒马尔罕和乌腊提尤别出动。马恰的伯克不怀善意。从波利多拉克向泽拉夫尚河的冰川地区进军。回师途中。坚涅特中校的部队遭到袭击。坚涅特向扬格萨巴克峡谷迂回运动并严惩敌人。阿勃拉莫夫进军伊斯坎德尔库里。6月25日库利卡兰高地的战斗。马恰的伯克表示归顺。浩罕汗王为坚涅特部队的伤兵和阵亡者家属筹集优抚金。我方对沙赫里夏勃兹不满的原因。总督的决定。我军从撒马尔罕出动。侦察沙赫里夏勃兹都城（沙列和基塔布联合城）。围城作业和8月14日的攻城。我方的伤亡。攻占的都城移交给埃米尔派来的伯克。占领伯克领地马基安①和法拉勃并将其并入泽拉夫尚军区。浩罕汗王引渡逃入其境内的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们。

为了熟悉泽拉夫尚河上游河谷的情况和侦察越过喀什噶尔达坂山脊的道路，两支部队按预定计划于1870年夏同时出动。一支部队由两个哥萨克连和一个步兵连组成②，配有八门火箭炮和两门山炮，归阿勃拉莫夫少将指挥，从撒马尔罕出发；另一支部队由一百名步兵（第七边防营步兵连）和奥伦堡第十六哥萨克连的五十名哥萨克组成，归参谋总部坚涅特中校指挥，从乌腊提尤别出发。第一支部队必须通过品治肯特，溯泽拉夫尚河而上，经过克什图特

① 马基安（Магиан）即前一章中的马基扬（Магиян）。——译者

② 两个哥萨克连是奥伦堡第二十三哥萨克连和乌拉尔第九哥萨克连。一个步兵连是土耳其斯坦第三边防营所属的步兵连。

到达波利多拉克，再经乌尔米坦和瓦尔齐米诺尔折回；第二支部队越过马恰河谷后，必须和阿勃拉莫夫的部队会合，并应在泽拉夫尚河谷走了一段路程后，再沿另一条道路返回乌腊提尤别。

阿勃拉莫夫部队里有几名负责地形测绘、地质勘探和考古工作的文武官员。起初，撒马尔罕出动这支部队，使沙赫里夏勃兹人感到恐慌，但当他们从阿勃拉莫夫的信中得知出动部队的目的后，就完全放心了。

从乌腊提尤别出动的侦察部队，于5月14日到达奥奇村，16日到达奥布尔丹村，同阿勃拉莫夫将军的部队会合。部队所过之
489 处，没有遇到抵抗，但不利于行军的地形，却大大阻碍了部队的活动。越过巴斯曼金峡谷已经十分困难，而越过阿克巴山口更为艰苦，光是上山就花了九小时，其中五小时要在深雪中行走。登上高达一万五千英尺或一万六千英尺的山顶时，多数人感到剧烈头疼，有些人还呕吐，流鼻血。这是因为在这样高的地方，空气异常稀薄。悬崖上的羊肠小道千回百转，有的地方极为狭窄，部队只能冒险行进，骑马的人无法转弯。甚至有几个驮子滚了下去，其中有一个就这样损失了。

虽然每移动一步都有困难，部队还是不停地前进。带着堑壕用具的步兵在前面修路。但有的地方还是很难通过，只得把驮子卸下，用手搬运。因此，越过这个山口所花的时间就不下于十四个小时。

不论在上山或下山的路上，在峡谷最狭窄的地方都能发现许多石堆鹿寨和大量篝火痕迹，这说明最近期间有大批人群到过这里。可以推测，我们这两支部队同时向奥布尔丹村运动，已迫使马恰的伯克退出巴斯曼金峡谷，并撤向波利多拉克。

阿勃拉莫夫的部队于4月26日出发，29日进抵达什蒂卡兹，这是我国与法利加尔接壤的边防站所在地。老百姓中间传说，俄

国人是来推翻伯克解放他们的。这种传说迫使那些伯克逃往马恰。马恰的伯克集合了自己的武装，并唆使那些依附于他的乌米尔坦和法恩的伯克们，洗劫与瓦尔齐米诺尔毗邻的各村。为了警告乌尔米坦的马恰人，从而援救居民免遭洗劫，骑兵上尉阿米诺夫男爵率领一支由一个步兵排和一个哥萨克排组成的先锋部队，带两门火箭炮，向该地进军。

5月2日，这支部队紧随阿勃拉莫夫将军的主力部队越过国境，进入乌尔米坦。停留四天后，于7日向瓦尔齐米诺尔进发。该村居民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们的部队，并告诉我们说：吉萨尔的伯克把奸细派往法恩领地，企图策动民众暴乱，并破坏了法恩河上的普利毛拉桥，以便堵塞通往伊斯坎德尔库里的道路。侦察结果证 490
实了这些消息。架设新的桥梁或修复泽拉夫尚河上所有的旧桥很费时间，阿勃拉莫夫将军便把修建桥梁的任务交给当地居民，由乌拉尔第九哥萨克连连长负责监督，部队则向泽拉夫尚河的冰川地区进发。5月12日，部队离开瓦尔齐米诺尔，16日到达奥布尔丹——这是敌视我们的马恰伯克领地的第一个居民点。

奥布尔丹的族长们已经停候在离村六俄里的路边迎接阿勃拉莫夫，而上马恰很多村庄的族长们第二天才来到部队。

阿勃拉莫夫部队在乌尔米坦地区行军时，一路上居民常来控诉马恰人对他们的迫害和压榨。当阿勃拉莫夫踏上马恰的土地后，居民同样地控诉自己的伯克对他们的种种迫害和欺凌，这使阿勃拉莫夫惊奇不已。

经过详细了解，原来在这一边区横行霸道的罪魁祸首，就是当时的马恰的伯克帕德沙和卓·巴齐尔·霍真。他不孚众望，本无权统治这块领土，但在混乱的岁月，他的亲信组成了一个小集团（宗教的），把他抬了出来。他的左右尽是自己的亲信，不久后，他就无法控制这些人的胡作非为。他们利用他的名义，肆意横行。

当地人诉说，不论在马恰人的土地上或乌尔米坦和法恩的土地上，尽管没有任何借口（因为马恰人和乌尔米坦人之间，根本没有部族仇恨），伯克们照样进行抢劫。居民们把自己的处境诉说得至为悲惨。这里真是个赤贫的边区。

阿勃拉莫夫看到居民丝毫没有反对俄国军队的敌对情绪，便决定继续溯泽拉夫尚河而上，直抵该河的发源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勘查该河流域的地理状况。我们对这些地区如喀拉提锦，是一无所知的。

在进入马恰领地前不久，阿勃拉莫夫曾写信告诉伯克和附近的居民，说明部队出动的目的，要求所有居民留在原地，各安其业，我们对他们不怀任何敌意。伯克回信说，他是由浩罕汗王任命的，马恰河地区是属于浩罕的，因此，在未得到汗王批复之前，他不可能作出任何肯定的答复。但我们了解得很清楚，在我们占领撒马
491 尔罕后，所有这些地区都已独立，就是在此以前，马恰河地区也并不属于浩罕汗王，而属于布哈拉埃米尔。

虽然侦察部队平静地前进，就象是在早已被我占领的地区内活动一样，但部队仍要经历艰险（不过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在离奥布尔丹八俄里处，阿勃拉莫夫认为有必要预先察看一下狭窄得难以通行的悬崖上的小道，因为他担心马匹不能在那里通过。派去的工兵为一伙山民所阻，这伙山民占领着高地，把大块大块的石头翻滚下来。工兵随即被调回，一些射手奉命顺着小山谷迂回进山。但迂回还没有结束，阿勃拉莫夫又决定带着随员通过工兵们刚才遇上石块阻击的那条羊肠小道。当他刚驰近悬崖突出的地方，峭壁上又滚下许多石头，砸死了一位军官[1]的马匹，军官本人也被打断了一条腿。但其余的人都顺利地通过了。阿勃拉莫夫的这种勇敢行动，对那些以为峡谷难以通过的马恰人震动极大。完

① 绍斯塔克大尉。

全有可能，由于军官们经受了这次考验而在山民们的心目中威望骤增，因而以后在马恰地区的行动中，再也没有遭到山民们的类似的对待。

通过向留在部队中的族长们了解，得知原来马恰的伯克在山里有七个骑手。从这天早晨起，他们就在监视部队的活动。派上山去的人只见到两个骑手在逃窜。阿勃拉莫夫根本不把马恰的伯克及其匪帮放在眼里。他自信地向上级报告说：他将不发一枪地对付他们，必要时也能找到不用火药武器制服他们的手段。可是，我们将会看到，以后的事实戳穿了他夸下的海口。

四天后，乌腊提尤别部队也到达奥布尔丹。这两支俄国部队能在出入十分不便的山区配合一致地行动，使山民惊服不已。

5月20日，两支部队溯河而上，在奥布尔丹留下了半个排的射手，以便保证同瓦尔齐米诺尔和乌腊提尤别的联络畅通无阻。

从奥布尔丹到波利多拉克的第一站行程中，马恰的伯克派了波利多拉克城的几个有声望的人(哈孜和拉伊斯①)带着信件和礼物来见阿勃拉莫夫。

马恰的伯克在以前的几封信中，要求阿勃拉莫夫的部队不要 492
再向前推进，并威胁说，不然的话，他将拿起武器截击我们的部队。现在，当他确信威胁不起作用后，就赶忙声明他已作好充分准备，将友好地接待我军，但事先说明，他的老百姓一贫如洗，如长期驻留，对俄国人和老百姓都很不便。换句话说，欢迎去作客，只是不要久坐！阿勃拉莫夫一一馈赠来使，非常客气地给伯克回了信，还送了礼物。

前一天就已收到吉萨尔的伯克的来信，他对我们早就从撒马尔罕送去的有关我军行动的通知作了答复。他在回信中表示友好，并说，他不仅命令居民保持镇定，而且还传令边境地区各村供

① 拉伊斯，司警官职务的伊斯兰教徒。——译者

应部队粮食和牲畜饲料等一切必需品。

5月23日，泽拉夫尚的部队顺利到达波利多拉克，受到城里几个头面人物和留在当地的部分居民的欢迎。而伯克本人没等被邀客人到来，已在前一天带领十名骑手沿着去浩罕的大路出走。阿勃拉莫夫送给他的礼物被居民们抢夺一空。

伯克对我们表示不信任，倒使阿勃拉莫夫可以为所欲为。他下令摧毁伯克的城堡，即伯克统治老百姓的老巢。居民们看清了是怎么一回事，就特别热心地协助部队，忙着拆除和捣毁伯克的城堡。看来，他们十分"爱戴"自己的伯克！

阿勃拉莫夫安抚了居民，号召已离城的人返回住所，然后于24日调走了乌腊提尤别的部队，自己带领一支小护卫队（火箭连）前往泽拉夫尚河的发源地，25日到达。这一段路很好走，沿途三十俄里都有人居住。居民们都留在原地，接待部队极为殷勤。泽拉夫尚河发源于一条大冰川，它流经整个峡谷，宽达半俄里。冰川沿峡谷往上伸延，按当地人的说法，长达七塔沙（四十九—五十六俄里左右）。虽然探索冰川一直走到源头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但由于时间不够，设备不足，无法进行这种调查工作。因此，阿勃拉莫夫只好在可能范围内察看了这条冰川及其支流，就返回波利多拉克。这里几乎集中了附近所有的居民，喀拉提锦伯克派来的使者也携带信件来到该地。

波利多拉克及其附近的居民都向阿勃拉莫夫控告他们的伯
493 克，并请他转禀总督，他们不希望再立伯克，因为所选的伯克一味欺压百姓，作恶多端，此外什么事也不干。他们表示，只有土耳其斯坦总督任命的伯克，他们才衷心拥护。至于原来的那个伯克，居民都不愿让他回去。如果他要回去，他们决不放他进城。

部队长官允诺把居民的这些要求转禀总督，同时，他建议居民们自己安排一切，在没有任何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自己觉得怎样更

好、更方便，就怎样安排。居民们请求允许他们选出自己的族长和法官，选举的日期定在我军离开波利多拉克的那天。

乌腊提尤别的部队按照下达的命令，从另一条道路返回，即经过位于波利多拉克以下二十俄里、通往霍占县的扬格萨巴克峡谷，再前往伊斯法纳村。过去，人们认为这个峡谷是通往马恰河谷的捷径。峡谷还有丰茂的优质牧草，这类牧草，我们在马恰河谷整个行军期间，都极度缺乏。部队在泽拉夫尚河大桥附近的塔武什村旁停下来宿营，而骑兵大尉乌尔茹姆采夫在部队从波利多拉克出发前几小时，已奉命率领二十五名哥萨克继续前进，以便侦察道路并通报山口的情况。

第二天，坚涅特中校的部队越过了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终年积雪的山口。上坡坡度出乎意料并不十分陡峭，上去很方便；可是要下到冰雪覆盖着的、中有一条宽阔的冰川的深谷就非常困难。此外，部队登上山口时还遇到了暴风雪，两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部队费了很大力气下到谷地，在离山口八俄里处停下来宿营，但这时得到消息说，乌尔茹姆采夫的侦察班突然遭到了袭击。

乌尔茹姆采夫大尉通过山口后，在狭径中遭到山上枪弹和石块的袭击。哥萨克跳下马来，藏身于山石之后还击。对射没有多久，乌尔茹姆采夫就返回部队，这时部队已得知被袭的消息。对射时有两名哥萨克被石块击倒，掉下悬崖，下落不明；后撤时发现一人腿部受了伤。军马中有十二匹被击毙，一匹受伤。

坚涅特决定进行一次侦察，以便亲自弄清部队能否带着辎重 494
通过敌人占领的狭径。第二天，即5月27日，他带了七十名射手继续出发，把辎重留在宿营地，由留守的部队掩护。射手们进入狭径时，同样遭到了枪弹和石块的袭击。士兵们伏在悬崖凸出部分的山石后面还击。尽管敌人极力阻止我们侦察峡谷的情况，通道还是被我们侦察清楚了。原来通道被石头堵塞，悬崖凸出部分的

小道十分曲折，驮包完全无法运。因此坚涅特只得翻越终年积雪的山脊返回，以便另选一条较为方便的通路。

不过，这次侦察活动所花的代价不小：士兵四名阵亡，四人重伤（其中包括一名骑手），十六人轻伤，其中校官一名（坚涅特本人），士兵十三名，骑手两名。军马四匹受伤，两匹被击毙。这样，通过扬格萨巴克峡谷的尝试，使部队伤亡二十七人，军马死伤十九匹。

阿勃拉莫夫从坚涅特的报告中得知这种情况后，就想用武力占领峡谷。为此他派出一支由四十名射手和十名哥萨克组成的小部队，由阿米诺夫男爵率领，其目的大概想以此证明坚涅特带七十名射手通不过的地方，别人只要带四十个人就能通过。但是，当派出去的部队见到沿着冰雪覆盖的峭壁狭径上山时不得不用手搬运辎重，就确信乌腊提尤别部队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非同小可。因此，尽管阿勃拉莫夫派了四十名射手来增援，但他们并没有冒险前进，而是协助坚涅特后撤，用手拖运辎重，用套索拖走军马和驴子。5月31日，部队回到塔武什村。阿勃拉莫夫已于29日到达该地，听说吉萨尔的伯克怀有敌对意图这一令人不安的消息，便放弃了预定向峡谷进军的计划。此外，暂时还必须保留瓦尔齐米诺尔和奥布尔丹两地的驻防军，以便警戒各个峡谷和保证同撒马尔罕的联络畅通无阻。因此，阿勃拉莫夫决定于6月1日离开塔武什村，顺泽拉夫尚河返回，第二天顺利到达奥布尔丹，到处受到善意的接待……

坚涅特的部队到达奥布尔丹后，又单独出发活动。6月5日，他们沿原路前往奥奇。坚涅特进一步行动的目的，是要从相反方
495 向进入扬格萨巴克峡谷，准备严惩5月27日的袭击者，以儆效尤。

坚涅特的部队于当天越过了高高的奥奇山口，到达奥奇村。

部分驮载从这里运往乌腊提尤别，坚涅特本人则带领其余的人翻山越岭，通过米特克、季瑙和艾多拉克等村落，于6月8日抵达伊斯法纳村。

俄国部队的突然出现和在山地的神速运动，在当地人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伊斯法纳村里人直到俄军出现在村前，才知道他们的活动。在这里，我军获得了详细的情报，弄清了5月27日敢于袭击部队的那伙人的藏身之地。原来他们藏在库姆别利天然界线，在扬格萨巴克峡谷对面。6月9日夜间，匪徒们遭到出乎意料的报复后，四散奔逃。我们夺得很多枪支、一门小口径炮和一千五百头牲口。俘虏了十六名马恰人，并夺回了一些哥萨克的什物。这样教训他们一顿是完全必要的，不能容许当地人肆意阻挠俄国军队通行而不受惩罚。

根据收到的情报判明，对抗俄国部队的主要肇事人是奥瓦加特族和康格尔族的吉尔吉斯人，他们是在喀什噶尔达坂山脊一带游牧的，有一千多帐户。此外，匪帮中还有一些跟随马恰的伯克逃亡的骑手①。

12日，坚涅特的部队回到了伊斯法纳，停留一天后，向乌腊提尤别进发，15日到达。这支部队出征一个月内，带着全部辎重四次过雪山，越过高达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英尺的山口。

让我们回过头来，讲一讲撒马尔罕部队。

阿勃拉莫夫在瓦尔齐米诺尔把伯克的城堡即城寨夷为平地，交给了居民。部队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比预定的要久一些，因为发现吉萨尔的伯克确实有阻挠我部队向伊斯坎德尔库里前进的意图，并在煽动当地居民为他的罪恶目的效力。然而，他的阴谋活动是徒劳的，因为居民都知道我部队在马恰地区活动的详细情况，对

① 为进一步揭露5月26日和27日进行袭击的肇事人并确定库姆别利天然界线位于何方境内，曾派参谋总部德米特罗夫斯基上校进山了解过。

俄国部队没有任何疑虑。可是吉萨尔人还是破坏了伊斯坎德尔苏
496 河上的桥梁，对部队以后的运动造成了局部困难。6月12日，阿勃拉莫夫沿法恩大路前往萨尔瓦达河，于13日到达。15日进抵伊斯坎德尔库里。

从瓦尔齐米诺尔到普利毛拉桥的一段路（十五俄里）十分难走，全都是峭壁悬崖上的狭径，而且有些地方完全断了路，临时架设了一些小木桥，非常危险。部队中的工兵小队，在沃隆涅茨少尉率领下，在这段路上工作了两昼夜，大力平整了一番。因此，虽然部队行走十分费力，但没有发生任何不幸事件。通往伊斯坎德尔库里的其余一半路程好走得多。

伊斯坎德尔库里是一个面积不大的高山湖，海拔七千英尺。它周长不到十俄里半，但深达三十多俄丈。

在侦察部队外出活动期间，撒马尔罕的长官谢罗夫中校，负责密切注意了解与部队活动地区相邻的领地马基安和沙赫里夏勃兹人的情绪。起初，这些伯克领地的居民表现得甚为平和，甚至我们的信使途经马基安领地也通行无阻地到达部队。但从6月21日开始，不时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克什图特的居民正在武装起来。因此，土耳其斯坦第六边防营第一连奉命在连长赫鲁肯夫上尉率领下，随同干粮运输队开往品治肯特，到达后应立刻向阿勃拉莫夫报告，等候他的指示。接着，土耳其斯坦第九边防营的一个步兵连又受命前往品治肯特。克什图特人正在武装起来的消息已经证实，因为撒马尔罕收到了马基安的伯克侯赛因① 的来信，他向谢罗夫报告，说他事前已警告过克什图特的居民，叫他们不要以武力去反对阿勃拉莫夫的部队；但居民们却回答他说：他们立意非打不可，“后事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① 马基安的伯克一直同阿勃拉莫夫保持联系，表明他是忠于俄国、完全服从俄国皇帝的。

根据撒马尔罕收到的各种消息判断，克什图特河谷的所有居民都已武装起来，并已向克什图特集结，还有一些我国的臣民——乌尔古特的居民，也到达该地。派往品治肯特的部队密切注意各 497
方面的情报；谢罗夫刚刚得知阿勃拉莫夫向克什图特进军的消息，就奉命立即出发去救援阿勃拉莫夫。

阿勃拉莫夫部队在湖区宿营时，曾对通向吉萨尔方面的毛拉山口进行了侦察。18 日，部队回到萨尔瓦达要塞，24 日，一支由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组成的部队，带了三门大炮和八门火箭炮出发前往克什图特（该城是马基安领地的一部分）。这支部队走第一站路时，一名骑手来到队伍中。他前一天带着邮件去撒马尔罕，半路上被抢劫一空，邮件全被马基安的伯克强行取走。这个伯克还下令杀了商人菲拉托夫的掌柜，拘禁了另一名骑手。而后，这个伯克亲自通知部队说，他本人是乐意让部队通过的，但他不能担保克什图特的百姓，因为他们武装起来的人数已达三千之多，不再听他的命令；因此他建议部队，为了避免一场战斗，希望他们走原路经法恩和法利加尔的领地返回。阿勃拉莫夫要他安抚百姓，送回被拘禁的骑手和夺走的邮件，如若违抗，将严惩不贷。

部队还未到达山口，就停下宿营。第二天上午九时，顺利地登上了海拔一万英尺的山口。根据事先收集到的资料：通过克什图特峡谷最难走的一段路是在进入峡谷约两俄里半之处；这个地方特别狭窄，山高壁陡，过了这段路，峡谷渐宽，十分便于部队行进。阿勃拉莫夫得知前面有敌人阻击，就不把部队带进峡谷，而决定首先探明峡谷有多宽。于是第三边防营步兵连连长绍罗霍夫上尉奉命率领四十名射手，向峡谷左侧的库利卡兰高地进发。禁卫军枪骑兵团上尉阿米诺夫男爵，也率领四十名射手，从峡谷右侧上山。他们奉命侦察峡谷，如发现其中有敌人，应竭尽全力赶走他们。其余的部队则停在峡谷的入口附近。

绍罗霍夫的部队刚一接近山麓，就发现山麓斜坡的石块后面有许多人在监视部队的行动。当绍罗霍夫开始登山时，敌人的观察步哨就离开掩蔽物，急忙地隐蔽在山峰后面。

登上库利卡兰高地十分艰难。通向山顶的山坡，长达五百俄丈，坡度约 35° 左右。在如此陡峭的山坡上是走不快的，绍罗霍夫
498 的队伍在一小时内才勉强走了这段路的三分之一。这时，敌人开始在山顶上出现；半小时后，山上已集中了大批兵力，有七面旗帜。十一时半，山顶上放了第一枪，随后，全线开始密集射击。

从峡谷的右边上山，更为艰险。然而，阿米诺夫男爵的队伍费了很大力气，终于攀登上去了。因为峡谷右边只发现几个散兵游勇，没有出现大股的敌军，所以阿勃拉莫夫就调回阿米诺夫男爵，把他的队伍编入后备队。

敌人从山顶上开火后，阿勃拉莫夫认为有必要向库利卡兰高地绍罗霍夫阵地左侧再调去三十名射手和一门火箭炮，由沃隆涅茨中尉率领。同时，隶属队部的一支炮队也投入了战斗。阿勃拉莫夫亲自为炮队选择了阵地，下令炮兵排长皮斯托利科尔斯上尉向山顶后面发射榴弹。这次射击十分成功。每次射击过后，敌人的火力马上减弱。虽然减弱的时间不长，但也足以减轻登山部队行动的困难。这时，阿勃拉莫夫还在炮兵阵地，得知绍罗霍夫虽已负伤，但仍在组织进攻，便派格列宾金大尉去接替绍罗霍夫，也交给他四十名射手，命令他尽可能加速行动。这时，敌人的火力愈来愈猛。阿勃拉莫夫把炮兵排的第二门炮也调进阵地，并下令加速轰击，又调了乌拉尔第九哥萨克连的二十名哥萨克，由连长切鲍塔列夫大尉率领。这支队伍在上山途中赶上了格列宾金，和他们会合在一起继续行进。乌拉尔哥萨克向山顶疾驰，尽管上坡很困难，但他们只用了三刻钟的时间，就赶上了前面的步兵，并肩战斗。阿勃拉莫夫自己也骑在马上随着哥萨克奔驰上山。我们的几队人马

虽在途中遭到密集的炮火和山上滚下来势如骤雨的石块的打击，但一分钟也未耽搁，快速登山，顷刻之间就到达了离山顶三十俄丈处。他们高喊"乌拉！"冲向山顶。敌人没有料到会遇上如此凶猛的进攻，立即溃退。下午三时，我们攻占了山顶。几乎所有的队伍都同时到达。但是，最先冲上的是最后一批调上去的乌拉尔棒小伙子。

下午五时，阿勃拉莫夫和乌拉尔哥萨克一同下山，经过峡谷旁侧，停在离普林茨骑兵大尉的部队驻地四俄里左右处宿营。26日，499该部队平静地通过了峡谷，这里的敌人早已被肃清。唯一的耽搁，是停下来拆除敌人在峡谷狭窄处设置的障碍。敌人以为俄国人将会强行冲过峡谷，决不会迂回过去。

袭击库利卡兰高地时，我方的伤亡如下：五人阵亡，三十人负伤，两人震伤。伤员中包括绍罗霍夫（子弹擦伤眼角边的鼻梁）在内。根据收集到的材料和俘虏的供词得知，投入战斗的敌人达两千人，敌人的枪支和小口径炮达六百件。这伙人的首领是克什图特的沙迪伯克和法兰的赛义德伯克，成员有马基安、法兰和克什图特的居民（后者占大多数）。三百名沙赫里夏勃兹人没有赶上参加战斗。有消息说，我们的边界城市乌尔古特和品治肯特的一些居民也入了伙。这个消息是符合事实的。马基安的伯克虽然没有参加这次战斗，但从截获的书信看来，他只是因病才未参加。所以他只好出出主意，提提建议，以此协助沙迪伯克。

沙赫里夏勃兹人是否参加了这次战斗，虽然没有事实根据，但是，伯克们对我们所采取的态度，一股股匪徒在边境的出现，哥萨克在阿克赛附近受到匪徒艾达尔和卓袭击，以及沙赫里夏勃兹人反对俄国人而表现出的敌对情绪——凡此种种都使他们无法开脱罪责。

我们对克什图特居民本无丝毫恶意，而他们却和我们对抗，这

是必须严加惩处的。从严惩处以儆效尤，不只对克什图特居民，而且对其邻近地区的人都极有必要。因此，阿勃拉莫夫下令从发生战斗的峡谷直到我国边境的所有村落，一律烧毁；把克什图特要塞化为焦土；各级长官应断绝和马基安的伯克的一切来往；禁止马基安居民来泽拉夫尚地区赶集做买卖。

当部队从克什图特开往品治肯特时，以前的马恰的伯克帕德沙和卓来到部队，请求俄国人保护。阿勃拉莫夫安抚了他，告诉他说，既然他没有参预对我部队的袭击，就没有理由担心俄国人会对他进行任何迫害。后来得悉，俄国军队刚从波利多拉克撤走，马恰
500 人就不承认帕德沙和卓为他们的伯克，人们被他的胡作非为所激怒，甚至不让他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住在波利多拉克。

不能不为乌腊提尤别部队和泽拉夫尚部队说句公道话，他们在这个高山地区克服了不可思议的重重困难。深渊边缘那些蜿蜒曲折的狭隘山路，常使部队陷入绝境。因此，为了使大部队避免无谓牺牲，坚涅特和阿勃拉莫夫派出小部队走在前面，这种做法是十分明智的。只有一点应该指出，当时坚涅特如果不去接近敌人伏击的地方，而是设法登上高地，那就要有利得多，而当时带上徒步轻装的射手，是可能抢占高地的。我们的部队要在悬崖狭径上缓缓爬行，既不能躲开石块和子弹，又无法还击，当然只能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可是，坚涅特随后从另一峡谷迂回进入敌人后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并给敌人设下血腥酒宴——这种行动是值得大加赞扬的。浩罕汗王从参加这次袭击的臣民身上征收了五千银卢布，送到坚涅特部队，优抚伤兵和阵亡者家属。于是，重伤兵每人得到三百卢布，轻伤兵五十卢布，阵亡者家属每人六百卢布。

早在1865年，当我军开始对布哈拉采取军事行动时，沙赫里夏勃兹大部分居民都曾参战，为布哈拉的部队提供正规军，这些萨尔巴兹一直是埃米尔最优秀的军人和射手。沙赫里夏勃兹的伯

克们怀有野心，对我们1868年的征战危害极大。经常对我们表示友谊的巴巴比伊和朱拉比伊这两个伯克，于1868年初，利用我大部分作战部队离开撒马尔罕去迎击集结于卡蒂-库尔干附近的布哈拉埃米尔军队之机，直逼撒马尔罕，煽动该城居民，并和他们一起围攻城寨达七天之久。该城寨进行了英勇保卫战，举世闻名。

泽拉布拉克城下的光荣战斗以及随后和埃米尔缔结的和约，迫使沙赫里夏勃兹人退回到自己的领地，停止敌对行动，暂时把祸心包藏了起来。当时我们毫不犹豫地给妄图侵犯撒马尔罕的沙赫里夏勃兹人以重创，看来是一件大好事。但他们却为自己辩解，说自己既依附于布哈拉，战争期间就有义务给它援助。

然而，战争结束以后的事实表明，埃米尔的政权根本没有得到沙赫里夏勃兹人的承认，因而他们在1868年的行动纯属本意，决非对埃米尔尽义务。

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们不断地煽动埃米尔的臣民，协助埃米 501
尔的儿子卡蒂·丘里亚谋反，逼得埃米尔不得不于1869年秋向我们求援，以惩罚沙赫里夏勃兹人并驱逐那些伯克。

撒马尔罕和那些不安本分的邻居相距太近，对我们的处境不利。所以我们必须尽力满足埃米尔的请求。但是，那些伯克当时在我们面前的表现又无可指责，他们当即切实履行我们提出的一切要求；处理贸易方面因误会而引起的种种纠纷；让商队自由通行；交出我方的逃亡者和藏身于他们境内的罪犯——总的来说，表示了同我们保持和平睦邻关系的愿望。因此，为了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宁和避免发生无端的战争，我们对埃米尔提出的惩罚沙赫里夏勃兹人的请求置之不理。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我们日后感到十分遗憾。

早在阿勃拉莫夫少将远征泽拉夫尚河上游期间，在和沙赫里

夏勃兹毗邻的边界地区，已开始出现小股匪徒。其中有一股匪徒，当时以为是由艾达尔和卓率领的，他们伏击了奉命从撒马尔罕前往正在边境地区征税的我方官吏那里去的哥萨克七人小队。结果我们有两人牺牲，三人负伤。我们要求伯克们交出艾达尔和卓，他们回答说，这股匪徒是由另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率领的，而艾达尔和卓并不在沙赫里夏勃兹境内。至于阿勃拉莫夫以后的几封信和提出的要求，伯克们根本不作答复。这时，边境的股匪逐渐增多，而且日益猖獗。沙赫里夏勃兹人不再满足于向我们边境村落征收齐亚克特税和赶走畜群，而开始要求归还边境的村落。他们在泽拉夫尚地区变本加厉地进行抢劫和屠杀，致使村民普遍惶惶不安。他们都痛斥沙赫里夏勃兹人为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于是税收无着，边境村落空无人烟。

显然，这种状况是无法容忍的。冯·考夫曼将军不得不委派阿勃拉莫夫去占领主要城市沙列和基塔布，把敌视我们的伯克们从那里赶走，而后请埃米尔把这一地区并入他的领地。根据事先收集的情报看来，8月份最适合于出征沙赫里夏勃兹，因为当地居民这时正在收割庄稼。在沙赫里夏勃兹缺乏战备和仓猝间无法武
502 装大批守卫军的情况下，向基塔布发动快速的突然袭击，是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

关于进军沙赫里夏勃兹的计划，在8月6日以前一直严加保密。此后，为了执行既定的命令，进军沙赫里夏勃兹的部队在阿勃拉莫夫指挥下，分两路纵队离开了撒马尔罕城。

右翼纵队由一个步兵营和两个哥萨克连组成，带十门大炮、六门火箭炮，在米哈洛夫斯基上校率领下，于8月7日离开撒马尔罕，经过两昼夜的行程（六十五俄里）到达贾姆。

左翼纵队由四个步兵连和半个哥萨克连组成，带两门山炮、两门火箭炮，在索科夫宁中校率领下，于8月9日离开撒马尔罕，越

过群山，通过卡拉提尤别峡谷，走捷径向基塔布进发。

出征沙赫里夏勃兹的部队共由九个步兵连和两个半哥萨克连组成，带十二门大炮、八门火箭炮，并带有十天的贮备粮，一套半基数的弹药和子弹。右翼纵队的辎重队使用的是牛车，左翼纵队的辎重队是驮载的。

事先有两连步兵奉派占领了贾姆村，以便保护随后运到的贮备粮；同时，这两连步兵也是一支小后备队。

在右翼纵队出发的前夕，阿勃拉莫夫把进军基塔布的事通知了埃米尔。为了在必要时增援作战部队，从克柳切沃耶工事调了三连步兵到撒马尔罕（8月6日）；从奇纳兹工事调了两连步兵到克柳切沃耶（8月7日）；第二步兵营从塔什干调到撒马尔罕（8月5日）①。

阿勃拉莫夫随着右翼纵队，于8月11日晨到达沙赫里夏勃兹盆地的马克雷特村。沿途村落的居民都在家里从事各种劳动。然而就在同一天，当米哈洛夫斯基的纵队从马克雷特村向乌鲁斯村继续前进时，有几批骑马的沙赫里夏勃兹人从基塔布方面奔驰而来，在我们的纵队通过后，他们合成一群，射击我们的辎重队和后卫，但被我纵队的火箭和右翼散兵线的火力所击溃。

8月11日下午五时前，米哈洛夫斯基纵队到达距沙赫里夏勃兹外城②两俄里半的乌鲁斯村的果园。索科夫宁的左翼纵队在卡拉提尤别峡谷接到和主力部队会合的命令后，就从那里出发，于同 503
一天的傍晚到达右翼纵队的宿营地。

8月12日，从早晨开始，在我右翼阵地的对面，发现了许多敌人，他们进入火力射程内，就向我部队开火，但被我散兵线的火力

① 这些部队在远征结束后就返回自己的营地。

② 沙列和基塔布城，加上其它的几个村落和了望土台（小堡垒）在内，被一个外城围在一起，而每个城市各有一个单独的内城，此外还有一个城寨。

击退。

8月12日早晨九时，阿勃拉莫夫率领一个步兵连，二十名哥萨克，带两门火箭炮，和参谋总部的军官们及各部队的长官一起去侦察基塔布的防御工事。阿勃拉莫夫在阿利姆别克高岗（离外城三百五十俄丈）观察后，提出用两列攻城纵队攻打拉瓦塔克城门的两侧。他指定了用大炮轰开两个缺口的地方，接着又去侦察适于构筑攻缺炮垒的阵地。

敌人用大炮和小口径炮向我侦察部队猛烈射击，阿勃拉莫夫随即从营地调去两门来复炮，轰击城墙。这两门大炮的火力和火箭炮队的出动，迫使敌人暴露了他们的全部防御力量，我们得以点清敌人的全部大炮数目。在这次互击过程中，我方除几匹军马外，没有其他伤亡。我侦察人员为选择左翼攻缺炮垒阵地走到了离城墙八十俄丈处。就在这时，一个马队从靠近阿利姆别克高岗的果园里奔驰而来，向掩护我侦察人员的火箭炮队开火，但该马队被几枚火箭驱散。侦察部队仔细地观察了地形，确定了攻缺炮垒阵地的位置后，就回到营地。

攻缺炮垒预定在当晚修筑。调到乌鲁斯村的两个步兵连，奉命立刻置备云梯、堡篮和填沟用的柴束。接着组成了两个攻城纵队。米哈洛夫斯基率领右翼纵队，包括三个步兵连，五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索科夫宁率领左翼纵队，有三个步兵连、四门野战炮和两门山炮。

攻城纵队的后备队有一个步兵连、一门大炮和两个半哥萨克连，由普林茨大尉率领，向阿利姆别克高岗靠近。

辎重队和炮兵辎重库留在营地和乌鲁斯村果园里的部队阵地上，由戈姆津中尉指挥两个步兵连和二十名哥萨克掩护。

傍晚，天色已黑，攻城纵队的步兵进入指定的地点，构筑攻缺
504 炮垒阵地。部队经过乌鲁斯村时，背了准备好的云梯、堡篮、柴束

和工具。纵队趁夜色昏暗之际，保持绝对肃静，着手修筑炮垒阵地，没有遭到射击。米哈洛夫斯基的炮垒阵地(А.)离外城二百二十俄丈；索科夫宁的炮垒阵地(Б.)离外城七十八俄丈。

一夜之间，炮垒阵地即已构筑就绪，并装置完毕。8月13日拂晓，开始炮轰，一部分轰击敌人架设大炮的外城上的炮楼，一部分轰击指定作为攻破缺口的地方。敌人用大炮和小口径炮的猛烈火力还击，特别是对着索科夫宁的炮垒阵地，敌人集中了第四、第五、第六三个炮垒共八门大炮的火力。

敌军的射击兵据守着这些炮垒之间的全部外城，他们用步枪火力来加强大炮轰击的效果。为了削弱敌人这种火力的作用，阿勃拉莫夫命令索科夫宁上校让射手沿着小谷地向炮垒阵地的前方和左侧散开。索科夫宁亲自执行这一命令，他发现被指定去占领谷地的射手都奔往前面的墓地，虽然该处有利于掩蔽，但离城墙太近。索科夫宁就向墓地走去，催他们回来。但就在这时，他的胸部和腿部中了两发子弹，受了重伤。这个勇敢的高加索老兵，在高加索时胸部就受过伤，无法治愈，如今又添两处伤口，疼痛难熬，经过几个月的折磨，就在撒马尔罕去世了。

按照阿勃拉莫夫的命令，索科夫宁的炮队对着缺口轰击，因为那个地方的进展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还轰击了5号炮楼，该炮楼对我攻缺炮垒阵地威胁极大。

阿勃拉莫夫发现在敌人的5号炮楼右侧有一个水沟出口，这条水沟从远处看来是经过外城进入基塔布周围的果园的，而在这个出口的右侧，刚好就在城墙的后面，有一个大土岗，这是敌人指挥各条防御战线的所在地。阿勃拉莫夫认为占领这个土岗极为有利，便派格列宾金大尉带一个步兵连直下卡什卡河床，并命令他到指定的地方去观察土岗的情况，如有可能，就把它占领下来。阿勃拉莫夫还派了另一个连，以便必要时支援格列宾金。

格列宾金下到这条小河的河床，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率领连队向水沟出口处快速冲去。原来这条水沟不是通往城内的，而是沿城墙流的。很明显，要不惜很大的牺牲才能占领位于城墙那边
505 的土岗。格列宾金只好返回炮垒阵地。从该处攻城，只有轰破缺口，其他办法都是不可取的。就这样，8月13日白天第一次偶然的攻城没有成功。

然而，耗费了大量弹药之后，轰击缺口的工作虽有所进展，但十分缓慢①。

在索科夫宁的炮垒阵地上，阿勃拉莫夫腹部中弹，受了轻伤；我们在基塔布城下的伤亡，大多出在这个阵地上；当格列宾金观察水沟时，第九边防营的科兹洛夫斯基准尉也在这里阵亡。

这时，架在阿利姆别克高岗上的一门来复炮，在轰击拉瓦塔克城门旁的炮楼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大削弱了炮楼的火力，并击毁了敌人一部分大炮。

米哈洛夫斯基阵地上的炮轰，十分令人满意，缺口基本上已形成，通向缺口的进路已经打通。敌人这一方面的炮火虽很猛烈，但比抗击索科夫宁炮垒的火力要弱得多。

阿勃拉莫夫认为，沙赫里夏勃兹的守卫者几乎都是随时抓去的，因此它的防御力量可以不断得到补充；而且，为等待轰出两个缺口而推迟进攻时间，只能使战斗更困难，更复杂，于是决定不再等待索科夫宁轰开缺口，只用右翼纵队攻打外城围墙，同时以左翼纵队拖住敌人的一部分兵力和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入夜后，从左翼纵队抽调了两个步兵连和一门山炮，以加强米哈洛夫斯基的纵队，攻城时间定在凌晨三时半，左翼炮队奉命在右翼攻城前四十五分钟对城市发动猛轰。

---

① 后来发现，这里的城墙很厚，耸立在水沟边缘，水沟的陡坡占城墙高度的一大半。

米哈洛夫斯基的攻城纵队分成两部分。先头部队包括三个步兵连和两门火箭炮，由米哈洛夫斯基亲自率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排作为后备队，带一门山炮和两门火箭炮，跟在先头部队后面。米哈洛夫斯基奉命在攻占缺口之后，立即向左侧运动，也就是向城门通往基塔布的干道突进，直逼基塔布的城寨。

代理索科夫宁的拉耶夫斯基中校奉命在炮击后，率领一个半步兵连，带一门山炮，趁米哈洛夫斯基的纵队开进城里、敌人炮火减弱时去攻占城墙。 506

从营地调来的一个连，应停驻在右翼炮垒阵地附近，以防万一。

当时，敌人通宵喧闹，庆祝胜利，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再度攻城，并且来得这么快。

8月14日凌晨三时半，左翼纵队的炮垒开始轰击城市。这时，米哈洛夫斯基上校的右翼纵队的先头部队第一线有两个连（每连各备两乘云梯），第二线有一个连，携带堑壕工具和火箭炮。整个先头部队沉着镇定，秩序井然，几乎通过了从炮垒阵地到城墙脚的整段路程都没有被发觉。只是在我们纵队越过城墙脚下的小河的最后一条支流时，敌人才开火猛烈扫射。

士兵们在枪林弹雨和一片"乌拉"声中，把一部分云梯架在缺口处，一部分靠上城墙。这时，大批敌人抢占了这段墙顶，但当冲在前面的士兵手持刺刀跃上城墙，他们就立刻溃退。攻城纵队的大部分人员随着米哈洛夫斯基，按照预定的方向，从左侧冲上通向城寨的大路，途中放火烧了一些堆贮饲料的民房，借以照明通道。纵队的另一部分人员随同波尔托拉茨基少校，从右侧沿城墙突进，从炮楼推下了敌人的两门大炮，点燃了民房，然后回到缺口处，这时后备队也已赶到。波尔托拉茨基在缺口处把一些散兵集合起来，编入后备队，再去同米哈洛夫斯基会合。

正在右翼炮垒阵地上的阿勃拉莫夫得悉米哈洛夫斯基的纵队已冲进了城，并向指定的方向挺进，就下令普林茨大尉率领骑兵后备队去摧毁并占领拉瓦塔克城门。虽然哥萨克遭到敌人炮火的轰击，但迅速执行命令，顺利完成了任务。十分钟内，普林茨就攻下了城门。这时，阿勃拉莫夫看到攻打的城墙大部分已被我占领，便下令拉耶夫斯基的左翼炮垒停止轰击，如发现敌人守卫城墙的力量薄弱，就发起冲锋。一刻钟后，拉耶夫斯基纵队里响起了"乌拉"声，表明已经占领了城墙。敌人在这里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拉耶夫斯基登上了还未完全轰开的缺口，立刻沿着右侧城墙冲去，一面同据守邻近街道和果园的敌人对射，一面冲到已被普林茨攻下的拉瓦塔克城门边，随即沿着通向基塔布的大路去和米哈洛夫斯
507 基会合。这时，米哈洛夫斯基正在这条大路上缓慢地逼近基塔布的城墙。

果园间狭隘的通道上挤满了溃逃的沙赫里夏勃兹人，他们惊惶失措地从两侧小巷中蜂拥而去，在黑暗中和我们的纵队相遇，因此，通道上不只是发生对射，而且彼此还不断用冷兵器搏斗①。

米哈洛夫斯基到达交叉路口的街道广场后，停下来等待破晓，暂时只得点燃堆在四周的干饲料照明。波尔托拉茨基走另一条路，遇到了同样的阻碍，但终于根据信号，在这里找到了先头纵队，并和他们会合。米哈洛夫斯基预料在基塔布城墙上会遇到敌人的抵抗，便派出近卫军上尉阿米诺夫率领一连步兵去打听拉耶夫斯基纵队的去向。阿米诺夫在路上又遇到一群骑马的沙赫里夏勃兹人，经过一阵射击，将他们击溃。所有的纵队会合后，重新整顿队伍，均分弹药，收容伤兵。米哈洛夫斯基在这里奉阿勃拉莫夫之命，统率已越过外城的所有部队，去占领基塔布；拉耶夫斯基奉命去占领拉瓦塔克城门，伤兵也随同出发。

① 米哈洛夫斯基在这里被马刀砍伤头部，伤势不重。

当米哈洛夫斯基的纵队通过外城向城内挺进时，大批沙赫里夏勃兹人集合在1号炮楼处，向我右侧炮垒阵地猛烈开火。阿勃拉莫夫派该炮垒阵地的格列宾金大尉带一个连，前去击退城墙上的敌人，肃清炮楼。格列宾金从缺口进入城墙内，向右拐弯，从侧面快速进攻，击溃了敌人，肃清了炮楼，把大炮推入水沟，又回到炮垒阵地。

此后，敌人还屡次企图反抗，大队人马在我们炮垒阵地附近集结，但每次都被我们的火力击退。

米哈洛夫斯基在集合点整顿了自己的部队，带领四个连、三门山炮、一门骑炮和四门火箭炮，向基塔布的城墙挺进。在城门旁，部队遭到了火力阻击。于是米哈洛夫斯基对护城门、炮楼和城门本身用霰弹和榴弹扫射一通，命令部队冲向城墙。第三营步兵连在"乌拉"声中冲向城门左侧的城墙，冒着炮火爬越过去，打开了城门。

部队进入基塔布城，已见不到一个敌人。这样，就一枪不发地 508
到达了敌人放弃了的城寨。

转战之前，普林茨奉命带着哥萨克去收拾外城被攻处丢弃下来的大炮。

哥萨克遇上了大群沙赫里夏勃兹的马队，但我哥萨克连发动冲击，打垮了敌人。

早晨八时，战斗结束。由于部队已经疲乏，进军沙列城延到第二天进行，但在我们攻占基塔布后，该城派来了一个代表团表示归顺。

据战俘供称，和我们对阵的只有八千名守敌。如果我们不进行突然袭击，朱拉比伊和巴巴比伊（用布哈拉埃米尔新委派的伯克们的话来说）就有时间准备，他们可以象多次对抗埃米尔那样，能拉出一万三千名武装人员。

就在攻城的那一天，沙赫里夏勃兹人被击毙的达六百人之多。

我方阵亡：尉官一人，士兵十八人；负伤：将官一人，校官四人，尉官三人，士兵一百零一人。其中重伤五十九人，轻伤四十二人；军官中，索科夫宁一人重伤，阿勃拉莫夫将军腹部受伤和麦列尔·扎科麦列斯基少校额部受伤，如果挨了别的子弹，那是极为危险的。这里常见的是涂了铅的豌豆弹。当地人制造这种子弹是由于缺乏金属，却说是学俄国人的样。他们认为，俄国人尽管很富裕，但也制造空心的子弹①。

缴获的战利品有四面旗帜、二十九门大炮、许多小口径炮、冷兵器和大量储备的炮弹弹药。

15日，阿勃拉莫夫视察了沙列城，居民出城三俄里迎接。阿勃拉莫夫向他们宣布：根据总指挥官的命令，沙赫里夏勃兹的领地将交给合法君主布哈拉埃米尔管辖。他要求居民返回家园，等待埃米尔委派新伯克。阿勃拉莫夫还视察了位于外城墙内的达亚克工事，然后回到基塔布。在那里找到了切拉克钦和亚科巴克的两位伯克，他们经埃米尔委派暂且管理沙列和基塔布。16日，托
509 赫塔梅什比伊带了一千五百名骑兵从埃米尔处前来该两城驻防。接着埃米尔又派了亚库勃·卡拉乌尔·别基带着信件前来，埃米尔在信中通知了他所发布的对我们夺取的领地进行管理的命令。

阿勃拉莫夫把这两个城市移交给新到任的伯克后，准备返回撒马尔罕，但是得到消息说，逃亡的朱拉比伊和巴巴比伊在马基安集合了三千居民，一俟俄国军队撤离，就要去袭击沙赫里夏勃兹。阿勃拉莫夫已奉命取消马基安和法拉勃这两个伯克领地的独立，把它们并入泽拉夫尚军区，便率领三连步兵，带两门山炮，向法拉勃进军，于21日到达。阿勃拉莫夫在这里，除居民外，一个敌人也

① 这是指的米涅弹。〔译者按：米涅(1814—1879)，法国人，曾发明一种圆锥形的底上带孔的来复枪弹，十九世纪多使用它。〕

没有遇到，后来得知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们并未在马基安停留，已逃往浩罕或喀什噶尔地区。于是他摧毁了法拉勃的防御工事，并向居民宣布，他们已被并入泽拉夫尚军区的乌尔古特县。

米哈洛夫斯基受命在马基安采取同样措施。他完成任务后，于22日回到法拉勃。阿勃拉莫夫出发前往撒马尔罕，并下令统辖基塔布部队的科贝林斯基中校也返回撒马尔罕。

出征沙赫里夏勃兹的部队，于8月25日全部返回撒马尔罕。

从沙赫里夏勃兹逃跑出去的朱拉比伊和巴巴比伊，带着三百名骑兵沿霍占县的边界前往浩罕领地。8月22日，霍占的代理县长得悉这一情况后，派了两个哥萨克连从霍占和乌腊提尤别追击到伊斯马涅村。因逃跑者已进入浩罕领地，哥萨克未能将他们捕获。然而根据浩罕汗王的命令，逃亡者在那里被拘留了。浩罕汗王把这一情况通知了冯·考夫曼将军，征询他如何处置。答复是请他把逃亡的伯克们送到塔什干。9月9日，这两个伯克就被押解到该地。法拉勃的伯克赛义德和克什图特的沙季伯克来撒马尔罕请罪。曾于1868年在乌尔古特城下和我们打过仗的马基安的伯克侯赛因，因病留在马基安，也来信请求准许他归顺。肇启战端的祸首艾达尔和卓也同样落到了我们手中，并在撒马尔罕被交付法庭审讯。然而，他得以证明了自己在袭击征税人员的护卫队时并未在场，因而被判无罪。那些倒霉的伯克们当时不敢把他交给我们，对阿勃拉莫夫的书面要求也不予答复，可见都是枉费心机……他们因此而受到了十分惨痛的报应。然而必须承认，他们因 510
1868年袭击撒马尔罕的驻防军，或迟或早，反正逃脱不了倒霉的命运。我们只是在法庭宣告艾达尔和卓无罪之后才知道，我们过早的反击，更主要的是证据不足，都有利于被俘的伯克们推卸罪责。他们两人似乎因平白无辜被控为逃犯而得到酬谢，两人都获得骑兵中校头衔，每年领取三千卢布的薪俸而无所事事，长期住在

塔什干，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这次出征，部队集合之迅速是引人注目的。例如，8月6日，撒马尔罕部队接到集合出征的命令，8日就到达了贾姆，即离撒马尔罕六十五俄里的地方；克柳切沃耶的三个连和奇纳兹的两个连，也是在接到出征命令的第二天就出发的；第二步兵营，中午十二时在塔什干接到出征命令后，从岗哨上换下来，第二天凌晨三时前就作好了出发的准备。

攻占从未被人征服过的沙赫里夏勃兹的都城，对我们的邻邦震动很大。立即把这些城市归还埃米尔，又足以证明认为我们在中亚的目的就是不断侵略的那种成见是毫无根据的。这种做法大大博得了所有的布哈拉人对我们的好感，可以认为，从此以后，我们在布哈拉的地位已完全巩固了。

（第一卷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征服中亚史
作者=（俄）M.A.捷连季耶夫
页数=582
SS号=10220807
DX号=
出版日期=1980年06月第1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附录页